



下  
册











補

漢

●下冊

書目文獻出版社

漢書補注

●二十四史考訂叢書專輯

性

書





陳勝項籍傳第一 服虔曰傳次其時之先後耳不曰賢智之功大  
江充息大躬與謝通同傳賈山與路溫舒同傳嚴助與賈捐之同傳之類是也 漢書三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陳勝字涉陽城人 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潁川縣志屬潁川縣汝南郡潁川縣志屬潁川縣汝南郡潁川縣志屬潁川縣

有陽城縣汝南郡潁川縣志屬潁川縣汝南郡潁川縣志屬潁川縣汝南郡潁川縣志屬潁川縣

先謙曰潁川縣志屬潁川縣汝南郡潁川縣志屬潁川縣汝南郡潁川縣志屬潁川縣

並無汝南郡也 吳廣字叔陽夏人也 師古曰地理志屬潁川縣汝南郡潁川縣志屬潁川縣

屬今陳州府太康縣治勝少時嘗與人傭耕 師古曰地理志屬潁川縣汝南郡潁川縣志屬潁川縣

而為之耕 輟耕之壟上 師古曰輟耕之壟上 師古曰輟耕之壟上 師古曰輟耕之壟上

富貴無相忘 師古曰但一人富貴不 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 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師古曰鴻鵠之志哉 師古曰鴻鵠之志哉

舉千里鵠音胡反補注沈欽韓曰呂覽長利篇秦二世元年秋 今使燕雀為鴻鵠鳳皇應則必不得矣與此意同 秦二世元年秋

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 師古曰閭左門也發閭左之戍 師古曰閭左門也發閭左之戍

陽漁陽縣今順天府勝廣皆為屯長 師古曰入所聚曰屯 師古曰入所聚曰屯

有次當行至新大澤鄉 師古曰新大澤鄉 師古曰新大澤鄉 師古曰新大澤鄉

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 師古曰度謂量勝廣遇謀曰今亡 師古曰度謂量勝廣遇謀曰今亡

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師古曰度謂量勝廣遇謀曰今亡 師古曰度謂量勝廣遇謀曰今亡

而死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 師古曰度謂量勝廣遇謀曰今亡

士道章郎書云李斯為二世廢十七兄 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 師古曰度謂量勝廣遇謀曰今亡

而立今王則二世是始第十八兄 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 師古曰度謂量勝廣遇謀曰今亡

呂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 師古曰數音所今或聞無罪二世 師古曰數音所今或聞無罪二世

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 師古曰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 師古曰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

二世殺之師古曰如或說皆非也此言我聞二世已殺扶蘇矣而 師古曰如或說皆非也此言我聞二世已殺扶蘇矣而

百姓皆未知之故勝廣舉事許曰自燕扶蘇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師古曰如或說皆非也此言我聞二世已殺扶蘇矣而

無也 項燕為楚將數有功 師古曰反愛士卒楚人憐之或曰為在 師古曰反愛士卒楚人憐之或曰為在

補注沈欽韓曰楚世家六國年表王項籍傳並言先殺將軍項燕後  
勇荆王負芻獨始皇紀言二十二年勝廣王項燕立昌平君為荆  
王或以項燕為在秦則始皇紀作自殺為是若先一年為秦所勝  
楚人豈得不死乎先謙曰史 今誠曰吾眾為天下倡宜多應者  
有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九字官本類注在宜上廣昌為然遇行  
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 李奇曰  
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斥言而勝失其指反依鬼起怪  
也師古曰李如之說謂此非也下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託鬼神  
可舉起耳故勝廣曉此意則為魚書孤鳴曰威眾耳補注沈欽韓  
曰列子說符篇楚人鬼而越人禳張勝廣之意也先謙曰官本注  
無或字曉勝廣喜念鬼 師古曰勝廣喜念鬼 師古曰勝廣喜念鬼

眾耳遇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 師古曰罾魚腹中 師古曰罾魚腹中

之者 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 師古曰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 師古曰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

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也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也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也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也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也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也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也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也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也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也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也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師古曰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陽詳地 二月餘補注葉德輝曰史記月表二世元年九月周文兵至歲敗走二年十一月周文死此云二月餘與表合陳涉世家作二三月亦約計之秦以章邯追敗之復走屯池  
合陳涉世家作二三月亦約計之秦以章邯追敗之復走屯池  
日屯音補注先謙曰屯池補注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到軍  
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  
右丞相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師古曰言為繼敘與秦無異補注  
先謙曰師古此柱國也文偶異耳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師古曰徙居宮中不優禮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縣涉還封之案以上文房君例之成都郡  
是封邑然涉何事取名遠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置縣差為近耳趣趙兵亟入關師古曰趣讀曰促趙王將相與  
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  
日勿令兵使使北徇燕地自廣趙南據大河河北有燕代楚雖勝  
西出也前漢三十一

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師古曰重趙承秦楚之敵可自得  
志於天下補注沈欽韓曰案此仍策士之故智六國之謀以亡者  
項王云趙舉而秦強何敵之乘此固英雄也趙王曰為然因不  
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補注張耳曰卒燕地貴人豪  
桀謂韓廣曰補注當為燕故貴人故責人謂昔六國時燕貴人而今失  
勢者如李廣傳故將軍之比若此秦時燕地無所謂貴人而今失  
勢者脫故字誤移地字實之史記地作故上燕下有地字即其證  
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  
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呂楚  
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又安敢害將軍之家乎補注  
關本又作獨無之字南監本作獨有之字王先謙韓廣曰為然迺  
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不  
可勝數周市北至狄師古曰縣名也後漢安帝時改名臨濟  
狄人

田儼殺狄令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  
甯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  
地已定欲立周市為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師古曰反勝迺立甯陵  
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  
服度曰周章即周文秦兵且至我守榮陽城不能下補注先謙曰史記秦軍  
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目守榮陽師古曰遺雷也悉精兵迎秦軍  
盡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  
令曰誅吳廣師古曰矯詐也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  
使為上將田臧迺使諸將李歸等守榮陽城自引精兵西迎秦軍  
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榮陽下破之李歸死  
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鄧師古曰說讀曰悅鄧東海縣也音說補注  
與鄧地相近先謙案陽城鄧並潁川縣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東  
南三十五里鄧縣前漢三十一

今汝州鄧縣治章邯別將擊破之補注劉放曰案是時章邯方至  
是鄧下乃有鄧下軍鄧說走陳銍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  
之五逢亦走陳補注先謙曰史記五逢作伍徐王引之云徐與逢  
聲相近故字相通案漢書伍姓勝誅鄧說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銍  
人董縱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張晏曰  
縣也經符離縣也取慮徐臨淮縣也師古曰縱音先列反取音  
超又音秋慮音慮補注先謙曰凌縣今徐州府宿遷縣東南五十  
里取慮今徐州府睢寧縣西南徐將兵圍東海守於鄆補注先謙  
縣今泗州府盱眙縣西北八十里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  
府鄆城縣西南三十里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  
鄆下軍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人統屬於人告軍吏曰武平  
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呂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  
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補注先謙曰  
關本有敗字先謙曰史記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  
監於義為長疑字形相近而誤





陽建補注先謙曰史記建下有捕字索隱建訓請斬獄掾曹書補注及謂有罪相連及為檢陽縣所逮錄也補注請斬獄掾曹書補注為楚海春侯大司馬補注抵櫟陽史司馬欣呂故事皆已補注應劭曰項梁補注樂陽從斷微採曹皆取曹與司馬欣相歸抵也補注已止也補注項梁補注王先謙曰事止梁一人不當云皆已皆字涉下文誤衍史記作得補注索隱劉伯莊云相憑託也語較明顯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補注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補注師古曰言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補注呂兵法部勒賓客子弟知其能補注六引楚漢春秋項梁陰養死士補注最高者多力拔樹以擊地八百三十五引云項梁陰養死士九補注十八人參水者所與計謀者也木作疾於室中鑄大錢以具甲兵補注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補注梁與籍觀籍補注曰彼可取而代之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補注師古曰凡言族梁補注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補注師古曰扛才氣過人吳中弟子皆補注憚籍補注曰官本作子弟史記同上子弟例之此誤倒秦二世元年補注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補注張晏曰假守兼守也晉灼曰楚漢春秋補注九補注前漢三十一

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補注師古曰數十百人者八九補注府中皆驚伏莫敢復起補注師古曰驚伏氣也章涉反籍注錢大昭補注若謂籍與梁迺召故人所知豪吏諭曰所為補注師古曰論曉告之補補注惜古字通梁迺召故人所知豪吏諭曰所為補注師古曰論曉告之補補注字案人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補注師古曰四面諸縣也非得精兵補注八千人部署豪桀為校尉候司馬補注師古曰分都尉置之二千石補注司馬比千石部下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補注曲曲軍候比六百石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補注某事不能辦曰故不任公眾迺皆服梁為會稽將補注師古曰言補注文云佩守印綬知是為守郡守亦稱籍為會稽將補注師古曰彈音補注諸將反徙易守為將史記作會稽守籍為會稽將補注師古曰彈音補注皆類此補注師古曰縣人收下縣同漢紀作下縣與上文使秦二年廣陵補注人召平為陳勝徇廣陵補注師古曰召讀曰都縣東北許應元云此別補注一召平非東補注師古曰召讀曰都縣東北許應元云此別補注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迺召八千人渡補注前漢三十一

優下名族乃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師古曰倚依其眾從之適已其

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其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蒲

師古曰此二人也服說失之若是一人不當先言姓名後通稱將

軍也補注先謙曰索隱章昭云蒲姓也服云英布起蒲非也布武

起於江湖之間案吳仁傑刊誤補遺應斷蒲將軍為棘蒲侯陳武

引不取注自是也傳寫倒誤凡六七萬人軍下邳補注先謙曰下

東州府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已距梁補注

徐州府銅山縣治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

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適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補

先謙曰軍上當更有嘉字史記有此脫嘉還戰師古曰一日嘉死

胡陵山陽縣今魚臺縣東南六十里嘉還戰復來戰一日嘉死

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胡陵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

字史記同此脫將引而西章邯至栗師古曰栗縣名地理志屬沛

邑縣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敗亡走胡

陵梁迺引兵入薛前漢三十一薛魯國縣今充

羽別攻襄城補注先謙曰襄城縣今許州襄城縣治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

師古曰陷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

從沛往居鄆人范增音灼曰鄆音鄆絕之鄆師古曰居鄆縣名也

特東國補注先謙曰今廬州府東縣東北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

五甲官本鄆絕之師古曰言其計畫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

梁曰陳勝敗固當非是宜應敗也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蘇林曰但令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亡秦

補注先謙曰南公自是姓南索隱引袁喜志林曰南公言道士

議秦與之數却亡秦者必楚南公言陰陽五行事案鄧此南公也

在陰陽家流服注謂南方之老人也沈欽韓曰廣韻注南公復

姓六國時有南公稱以稱爲南公名案陽三戶地名案左哀四年傳界

曰壽古峰字也壽起如壽之起言其眾也一說壽與鋒同言鋒銳

而起者補注先謙曰壽起索隱單行本作壽今今本史記作壽起

王念孫以爲史誤皆作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

梁迺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已爲楚懷王從民望也

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師古曰盱音許于反台音

縣今泗州盱眙縣治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師古曰亢父音甫

臨縣東北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儼於臨菑補注先謙曰亢父東平

南五十里田假復自立爲齊王儼弟榮走保東阿補注先謙曰東阿

此誤也田假復自立爲齊王儼弟榮走保東阿補注先謙曰東阿

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開故將補注先謙曰

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儼子市爲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

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師古曰趣張晏曰與黨與也補注宋祁曰田假

迺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張晏曰與黨與也補注宋祁曰田假

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聞呂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贊

榮猶不用命梁急設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如待呂初又可呂買

易他利呂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曰後齊故曰市市買易也晉灼

曰欲令楚殺田假呂爲己利而楚保全不殺呂買其計故曰市也

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市音呂角間市取齊兵也直言趙不殺角聞

呂求齊兵耳補注先謙曰官本如作加初作祿是集解引齊遂不

張注不如下多依春秋寄公五字官本無故曰市也四字齊遂不

肯發兵助楚梁使與沛公別攻城陽補注先謙曰沛公別攻城陽

陽國之城陽可以補三到誤所不及先謙曰成陽濟陰縣今曹

國之城陽是矣以爲誤加土旁非也屠之西破秦軍濮陽補注

先謙曰濮陽東郡縣秦兵收入濮陽沛公攻定陶定陶未下去

今大名府開州南秦兵收入濮陽沛公攻定陶定陶未下去

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補注先謙曰定陶濟

縣西北雍丘外黃並陳留縣今開

封府杞縣治外黃並陳留縣今開

定陶再破秦軍師古曰比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

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今少情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

音必衆反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

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彊起之將皆爭附君者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名顯封於高陵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

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

楚大破之定陶解在古曰衛故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

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迺與呂臣俱引兵

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呂

爲楚地兵不足憂迺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爲王陳

餘爲將張耳爲相走入鉅鹿城註古曰趙歇張耳共入鉅鹿也

平鄒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秦二世也王離章邯軍其南

築甬道而輸之粟師古曰章邯爲甬道而運陳餘將卒數萬人軍

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

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師古曰可謂知

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師古曰說因召爲上將軍羽爲魯

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師古曰冠軍言

補注錢大昭曰皆屬下當有美字先謙曰集解引文穎云卿子時

人相與尊之詞猶言公子也冠軍者張晏云若霍去病功冠三軍

因封爲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補注葉德

冠軍侯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補注葉德

此時兵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後魏地志已氏有安陽城是也

在今宋州楚邱西北沈欽韓云以下文宋義送子至無鹽秦三年

證之謂在已氏者是也一統志安陽在今曹州府曹縣東秦三年

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

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曰破蝱張晏曰搏音博

蝱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勢欲成秦當寬耶等也如涪曰猶言本

欲曰大力伐秦而不可曰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曰手擊牛之

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師古曰鼓行謂擊鼓而行故不如先闢

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

如虎俱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遺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

鹽師古曰縣名補注先謙曰無鹽東飲酒高會師古曰高天寒大

雨士卒凍飢羽曰將効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貪食半

菽孟康曰半五斗器名也豆師古曰士卒食蔬菜曰菽雖半之師古

云半一作半五斗器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半量器名容五升也

半本器名此言辛須食五升菽耳今無見糧不供供食文丞相承

斗字乃升之爲軍無見糧師古曰無遇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

趙食與并力擊秦迺曰承其敵夫呂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

舉趙趙舉秦強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

將軍師古曰屬委也師古曰欲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宴

先謙曰官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義頭

師古曰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驚

服師古曰驚失氣莫敢枝梧如涪曰梧音梧枝梧猶枝打也臣

是也補注先謙曰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

共立羽爲假上將軍師古曰未得懷王之命故且爲使人追宋義

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羽已

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迺遣當陽君蒲將軍將軍將卒二萬

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補注先謙曰當陽君陳餘復請兵羽迺悉

引兵渡河已渡皆湛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沒其於水中悉

官本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師古曰視讀曰

辛字史記下有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

蘇角文穎曰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師古

最爲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師古曰呼諸侯軍人入懽恐服度曰儒音章瑞反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官車爲陳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師古曰周禮掌膝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也補注先謙曰史記重諸侯將三字是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師古曰繇將軍兵皆屬焉補注劉敞曰將軍字聯上爲句按史章邯軍棘原師古曰地名在欽縣南有棘原西南有漳河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日御退也二世使人讓章邯師古曰讓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司馬門三日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門爲司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復爲平旅之事不可相國趙高顯國主斷師古曰類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將軍熟計之補注葉德輝曰然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并郢鄢北阮馬服服馬服服馬服也故世稱之師古曰郢鄢皆楚邑也郢音邛郢音井反補注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周壽呂曰注賜號馬服當作馬服君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卒終也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十里師古曰金城補注宋一縣名也師古曰即今之榆林古者上郡界隸是也周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灼曰佑賜死於此何者功多秦不能封補注先謙曰史記因呂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竝起茲益多補注先謙曰史記彼趙高素諛曰入諛諛也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呂法誅將軍呂塞責師古也使人更代呂脫其禍脫免也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文穎

東爲從關西爲橫孟康曰南北爲從東西爲橫師古曰言欲如六反國時共謀秦二說皆是也還兵謂還兵內衛呂攻秦也從音子容南面稱孤執與身伏斧質妻子爲戮乎師古曰質謂繼也古者也楚音反章邯孤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師古曰侯軍候也始之隱始成其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師古曰在鄴西三十里名蓋是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水經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師古曰汙水在鄴西南音子蒲注錢大昭曰水經入漳其源出武安山今絕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迺與盟洹水南殷虛上應劭曰洹水在滏陽界殷虛故都也師古曰洹水出林慮縣東北至于長樂入水正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是殷虛南舊地名號北家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爲言趙高羽迺立章邯爲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補注先謙曰史記將秦軍行前師古曰行前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補注葉德輝曰史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師古曰今穀州新安城是補注先秦中退之多亡狀師古曰無善形狀也補注先謙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補注先謙曰一本無無一吏卒多竊言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竊言下有曰字集本是一吏卒多竊言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竊言下有曰字集同章將軍許吾屬降諸侯補注先謙曰德輝曰德輝曰德輝曰德輝曰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補注先謙曰案子史記又作必是諸將微聞其計微猶密也問其計慮如此呂告羽羽迺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眾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補注先謙曰史記至關下有中字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尉人秦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





田榮遂并王三齊之

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出關而擊楚也齊梁畔

之趙張良以齊趙反書趙羽亦改爲齊梁反書梁即指彭越反梁

彭越趙大怒迺召故吳令鄭昌爲韓王呂距漢令蕭公角等擊

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本要約也又呂齊

梁反書遣羽羽曰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

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曰史記云

令衡山臨江擊殺之江中先謀曰三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

王同受羽命而布遂殺之非史駁文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

地醜惡也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迺北居代餘曰爲

不可師古曰於前漢三十一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師古曰凡不義願大王

資餘兵資古曰使摩常山已復趙王請呂國爲扞蔽師古曰猶爲

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師古曰與齊併力擊常山大

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爲代王

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

北燒夷齊城郭室屋師古曰夷平也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

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

反城陽羽因雷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服虔曰時有十八

古曰常山河南魏韓殷也解在高紀十八諸侯漢時又先已得室

翟矣服說非也補注葉德輝曰劫史記十八諸侯漢時又先已得室

紀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呂精兵

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補注先謙曰魯魯國縣漢王皆已破彭城

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迺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

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或曰早擊之至日中大破師古曰

北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臣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漢軍皆南走山師古曰

音楚又追擊至靈辟東睢水上師古曰睢水在沛郡彭城漢軍皆南走山師古曰

明地理志宿州靈辟縣東睢水所擠師古曰擠排也師古曰多殺

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爲不流師古曰言殺人漢王迺與數

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開求漢王師古曰中反遇楚軍楚

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

戰京索開師古曰索音山各反補注先謙曰敗楚楚呂故不能過

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救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

王食乏請和割滎陽呂西爲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補注先

陽九江縣今和州治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迺急圍滎陽漢王患之

迺與陳平金四萬斤呂聞楚君臣師古曰呂聞語在陳平傳項羽曰

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

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師古曰疽癰也音干餘反於是

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降呂誑楚軍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

出令周苛從公魏豹守滎陽師古曰魏豹守滎陽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

成公廣韻同作從何氏姓苑云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開師古

今東莞人則此說字俗加木旁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開師古

日葉音式涉反補注先謙曰宛葉並師古曰宛葉並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

之卽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淮與項聲薛公戰下

彭越渡淮師古曰史記作彭越渡淮與項聲薛公戰下

成皋補注先謙曰成皋河南縣羽已破走彭越師古曰擊破引兵

西下滎陽城亨周苛殺縱公虜韓王信進圍成皋漢王跳師古曰

急出也跳音徒彫反補注先謙曰修武河內楚遂拔成皋漢王得韓信重留止使盧

信補注先謙曰修武河內楚遂拔成皋漢王得韓信重留止使盧

信補注先謙曰修武河內楚遂拔成皋漢王得韓信重留止使盧

信補注先謙曰修武河內楚遂拔成皋漢王得韓信重留止使盧

信補注先謙曰修武河內楚遂拔成皋漢王得韓信重留止使盧

罷天下父子爲也補注先謙曰罷讀曰疲補注先謙曰史記天下有之民二字漢王笑謝曰吾嘗

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

補注先謙曰漢沛郡交縣珍下聚在今鳳陽府靈璧縣東南軍少食盡漢師諸侯兵圍之數重

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迺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

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有美人名虞然後書世叔妻班昭字曰淑班音李恆妻衛氏稱是常幸從駿馬名

離常驕驕益其色名之補注通鑑曰趙管皆名是常幸從駿馬名

氣益世時不利兮離不逝離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師古曰

汝也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

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音許宜反

及指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迺覺之令騎將灌嬰呂五千騎

追羽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師古曰屬聯及羽至陰陵迷失道

今鳳陽府定遠縣西北六十里補注先謙曰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

令左也左迺陷大澤中呂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補注

日東城縣名先謙曰九迺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

師古曰脫免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

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師古曰伯然今卒困於此

日卒也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軍快戰補注錢

終南監本閭本並作決漢紀同王念孫曰諸軍當依史記漢紀作

諸君判此時但有二十八騎不得言諸軍也下亦作諸君葉德輝

史集解本作決先謙曰必三勝斬將艾旗迺死師古曰艾音刈

記作使諸君知我非用兵罪補注葉德輝曰知我閭本德謙曰

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補注孟康曰四下隤地也師古曰隤音徒

山在烏江縣西北三十里直陰而為圓陳外鄉師古曰陳四圍

陵山方輿紀要亦名四馬山補注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為公

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師古

呼也音漢軍皆披靡師古曰披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為郎騎追

羽還叱之師古曰還音頻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為三復圍之羽迺馳

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迺謂騎曰何如騎

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師古曰在牛渚補注

志云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烏江亭長橫船待羽師古曰在牛渚補注

岸曰棹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

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呂渡羽笑曰迺天亡我何渡為且

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

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

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呂賜

公迺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

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師古曰馬童面

之張晏曰呂故人難親研之故背之也如涓曰面謂不正視也師

古曰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亦謂反借而縛之杜

元凱曰為但見其面非也補注劉放曰面之直面向之耳沈欽韓

也亦作俯說文俯鄉也指王翳曰如涓曰指示王翳補注宋一新

少儀尊壺者個其鼻指王翳曰如涓曰指示王翳補注宋一新

王此項王也羽迺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師古曰購工

豆吾為公得師古曰得德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德字通迺自到王翳取

其頭亂相輾路師古曰輾路也音人九反補注爭羽相殺者數十

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呂封

五人皆為列侯補注錢大昭曰喜亦泉侯驛杜衍侯漢王迺召魯

公號葬羽於穀城補注何焯曰羽受命懷王救趙時以魯公為次

城說詳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補注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第一篇也司馬遷取曰賈生書有過秦二篇言秦之過此

國之士山又先徵故止言六國有甯起後伯蘇秦赤之屬爲

馬也。君一而亡。計倭虜。子立而肅。六合。執高才。曰。韓。答。天。鄧展曰。敲短杖也。扑捶也。師古。威震四海。補注。錢大昭曰。此句與下文餘威震于殊俗。史

記新書表  
作掘古字通  
師展曰類音簡  
師古曰古俯字  
或狂蔽胡寇如  
人家之有藩籬  
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補注先謙曰涉世於家是贊作賈弓字同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曰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也音火規反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如消曰鋦音鋤箭鏃也師古曰鋒音戣鑄曰爲金人十二師古曰所謂公仲者也三輔黃圖云坐高三丈其銘曰皇帝見編述其長五丈足跡六尺補注先謙曰索隱云呂弱天下之民各屯千石長高二丈足與此三丈異公作翁字同呂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服虔曰華華山爲城晉灼曰踐登也師古曰晉說是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先有也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補注先謙曰川水也呂爲固補注先謙曰川水也固文選作鞏新書作淵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師古曰問之爲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補注沈欽定曰六霸金鼓篇凡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分我壘上誰何不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呂爲

閭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  
殊俗然而陳涉竇牖繩樞之子服虔曰竊繩係戶樞孟康曰瓦甃  
樞也叱隸之人如淳曰叱古文萌字氓民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樞也作  
是中庸補注周壽昌曰中庸史記作中人案中庸古止訓中人庸  
非美稱也唐到知幾史通兩稱中庸俱作中人解可證  
及中庸補注先謙曰官本中庸遷徙之徒也材能不  
先謙曰文選注方言庸賤也言不若中等庸人也非有仲尼墨翟之知文穎曰墨翟宋人  
二誤曰新書天  
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陞羊  
謂陶朱公猗頓太魯人大畜牛羊  
於猗氏之南費撥王公馳名天下躡足行伍之間如淳曰躡音屢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撥作擬是  
而免起阡陌之中者言免脫徭役也免字或作僞讀與俯同補  
注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文選皆誤作阡陌唯始山紀  
作什伯縣縣集解引漢書音義云首出十長百中  
時皆辟屈在十伯之中據此則正文及如注皆本作什伯明矣陳  
涉世家應劭作什伯注謂在十人百人百人之長也於什伯明矣陳  
志云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又引過秦論云倪起  
什百之中此皆其明證上言行伍故下言什伯淮南兵略篇所謂

正行伍連伯也或謂陳涉起於田間當以作阡陌者爲是不知  
陳涉起於大澤乃爲屯長行伍時事上失文宣此謀之  
人後言遷徙之徒此文行伍什皆承遷徙之徒言之下文穢戍  
之眾又承行伍什伯言之躡足行伍之間免起什伯之中率罷散  
下卒將戰有先謙曰新書意相承皆謂戍卒也若作阡陌則與上  
起世家作倭仰文選作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讀曰疲轉而  
俛起官本注倭作免

攻秦官本注謙曰史記作而轉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師古曰揭音  
今讀之者爲負天下雲合響應師古曰響讀曰響羸糧而景從師

如影之隨形也師古曰白苦猶言如故也陳涉之位不齒於齊

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師古曰白苦猶言如故也陳涉之位不齒於齊

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師古曰齒讀齊列如齒編注先謙

耨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鍛日新書史記文選不齒作非尊鉏

也履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齊同釋謂不銑之把也鉤戟戟鈎鈎

曲者也鉞戟也言往者泰錮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耨及戈戟之

鋒百相攻戰也謂伐棘以爲杖也淮南兵略篇陳勝伐燃棗

方言矜謂之杜

前漢三十一

而爲矜義與此同伐棘爲柵卽上文所云斬木爲兵也徐樂傳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嚴安傳陳勝吳廣起窮巷棘矜史記淮南厲王傳道成之眾鑿鑿矜義竝與此同師古云以棘爲戟非也下文鉤戟長銀乃始言戟耳先謙曰史記不敵作非銛文戟同一作非銛新書建本作不敵潭本作非銛銛銛字同官本適成之眾不脫注獲鉏柄也四字謂上無譴字其別反作山列反尤當也讀亢於九國之師師古曰適讀曰譴謂罪罰而行也尤當也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師古曰曩昔也音通朗反然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補注先謙曰新書史記無何宇文選並無也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師古曰絜謂圍束之也度比權量力補注朱祁曰學官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呂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師古曰區區小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小作之引宋祁曰姚本注文之作小先謙案官不注文在上句下招八州而朝同列曰招舉也蘇林曰招音翹補注先謙曰新書招作序始皇紀文選同陳涉世家作抑官本注鄧展蘇林互易百有餘年然

后呂六合爲家師古曰后用與後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古曰墮毀也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音火規反



也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公曰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賢大夫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大夫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字有誤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舜蓋重童子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字非相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眸子是謂重明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眸子豈其苗裔耶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拔起隴畝之中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疾起也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并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羽出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也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歸而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勝之地而都彭城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王之國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王先慎曰史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記始作謂是欲呂力征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責過失迺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陳勝項籍傳第一終

漢書二十一

張耳陳餘傳第二

漢書三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張耳大梁人也 臣瓚曰今陳留大梁縣也補注先謙曰地理志陳留郡大梁縣也

符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 師古曰言其向及見毋忌為之賓客也

亡命遊外黃 師古曰亡命者名也凡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 師古曰言不特賴亡邸父客如淳曰父

也師古曰邱明也音丁禮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王孫云徐廣注一本云其夫亡也案此當讀嫁庸奴亡其夫

字在其父下引本云其夫亡也案此當讀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王孫云徐廣注一本云其夫亡也案此當讀嫁庸奴亡其夫

甚辨但史嫁字諸本皆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有之應去究嫌武斷

決嫁之 師古曰請決絕於女家厚奉給耳耳已故致千里客宦為外黃令 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宦魏為外黃令是也必有魏

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 補注沈欽韓曰孔叢獨居篇載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

謙曰苦陸漢中山縣章帝時益昌師古曰正定府無極縣東北富人公乘氏呂其女妻之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亦餘年少父事耳相與

為刎頸交 師古曰刎頸也刎頸交者言其交深重高祖為布衣時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亦餘年少父事耳相與

士也句 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 師古曰監門卒也此兩嘗曰過咎餘欲起耳攝使受咎 師古曰史記攝持作攝之更去

耳數之曰 師古曰數責也反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陳涉起斬至陳耳餘上謁涉 師古曰上謁若今之通名見涉及

左右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豪桀說涉曰將軍被堅執銳帥

士卒曰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為王陳涉問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膽言勇之甚 出萬死不顧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視天下私 師古曰示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

立六國後自為樹黨 師古曰也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曰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矣 師古曰解謂離散其心

也涉不聽遂立為王耳餘復說陳王曰大王興梁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傑 師古曰與相和也補注願請奇

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曰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左右校尉 補注齊召南曰案此文上史記有部驩為將軍一句又下文

情不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 師古曰津名即今滑州白馬縣界

刑殘滅天下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殘滅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領

之成 服虔曰山師有五所曰為名交趾合浦界有此領師古曰服

名則有五焉 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陽江桂陽陽是為五領

案淮南書如皇發卒五十萬使蒙公築修城使尉屠維發卒五十

萬守南野之界一軍守城之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部

此也案漢志九疑城屬番禺郡南野縣南野縣屬南海縣外內騷動百姓罷

徹師古曰罷頭會其效之補注沈欽韓曰淮南人開訓大夫其會

其於衡會 師古曰衡會也師古曰衡會也師古曰衡會也師古曰衡會也

使天下父子不相聊 師古曰相保也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

不響應 師古曰響應也師古曰響應也師古曰響應也師古曰響應也

丞郡殺其守尉今曰張大楚王陳 師古曰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

立為王號張楚耳云張大楚者斥其號也補注劉向本注地作也

張楚即大楚說見陳涉傳但言張楚人不通知故稱張大楚以顯

其義 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

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取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迺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

日武臣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迺引兵東北擊范陽先謙曰范陽漢縣屬秦屬漁陽郡今保定府定興縣南四十里范陽人剗通說其令徐公降武信

君補注濟南曰案漢書史記亦多所訂正如說項羽之韓生祖基養生前豈應稱諡漢書改高祖為皇帝當矣又說武信君曰侯印封范陽令語在通

傳趙地聞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補注先謙曰邯鄲漢趙平府邯鄲縣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補注先謙曰邯鄲漢趙平府邯鄲縣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又聞諸將

為陳王徇地多已讎毀得罪怨陳王不召為將軍而召為校尉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怨陳王不召為將軍而召為校尉

師古曰非不也補注先謙曰今將軍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補注先謙曰師古曰填且陳王

聽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願將軍毋失時武臣迺聽遂立為趙王召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使人報陳王

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補注錢相國當作柱國陳勝傳云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史記作相國亦誤周壽昌曰當造亂時官無定制柱國相國從其尊各稱之非秦末亡今又誅武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賈之使急

引兵西擊秦陳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耳子敖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趙兵西入關師古曰趙耳餘說武臣曰大王趙非

楚意特呂計賀王師古曰言力不能制且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召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

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召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騫略上黨師古曰上黨音烏點反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王迺與陳餘北略地燕界補注王先慎曰傳例敘事不書姓陳餘下

又言耳餘患之尤耳同往略地之明證趙王聞出為燕軍所得此不得單言餘也先謙曰官本陳作耳趙王聞出為燕軍所得

輒殺之召固求地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曰蘇林曰廝取婦

也舍謂所舍宿主人也晉灼曰曰辭相告口謝師古曰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今流俗書本於此舍下輒加

人字非也廝音斯補注先謙曰集解引章昭云斯薪為廝炊烹為廝案廝即斯詩斧以斯之斯本字廝後起字也史記舍作舍中案

隱漢書作舍人即顏所請流俗本亦太死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舍非對人言而何顏斥為俗本亦太死

載歸師古曰二公張耳陳餘補注宋祁曰別本為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輩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十餘輩皆死若何呂能得王師古曰若汝迺

走燕壁師古曰走燕將見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

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

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單也師古曰筆謂馬箠也音止衆反亦各欲南面而王

大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初定師古曰顧且呂長少先

立武臣呂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

呂一趙尚易燕師古曰提擊也音七岐反况呂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

燕易矣師古曰提擊也音七岐反况呂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

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補注先謙曰石邑漢常山縣屬秦屬邯鄲郡在真定府秦兵塞井陘補注先謙曰井陘常山縣屬秦屬邯鄲郡在真定府秦兵塞井陘補注先謙曰井陘常山縣屬秦屬邯鄲郡在真定府

詐稱二世使使遺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疑也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之邯鄲益請兵師古曰之也末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望見召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

殺之良呂得秦書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

邯鄲不知竟殺武臣補注先謙曰據史記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

故得脫出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張晏曰焉而

欲附趙難可獨立趙後輔呂誼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重立字是也史記亦作難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趙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張晏曰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前漢三十二

五

前漢三十二

六

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軍迺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

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懸陳釋所在餘曰張懸

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呂為殺之數問

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師古曰望怨望也次下亦同豈呂

臣重去將哉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餘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綬

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迺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

趨出耳遂收其兵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入

關項羽立諸侯耳雅遊多為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能

稱譽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稱譽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稱譽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稱譽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稱譽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稱譽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稱譽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稱譽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稱譽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稱譽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稱譽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稱譽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稱譽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稱譽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稱譽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稱譽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稱譽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稱譽也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前漢三十二

六

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師古曰分先至必王楚雖疆

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巨耳謁漢王漢王

厚遇之師古曰高紀云元年五月漢王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

年十月陳餘擊常山王張耳敗走澤漢而此傳通言方圍廢巨

時耳謁漢王漢王曰他事後云漢紀元年五月東擊楚則與帝紀前後

參錯不同疑傳誤也補注先漢紀元年五月東擊楚則與帝紀前後

年十月耳謁漢王漢王曰他事後云漢紀元年五月東擊楚則與帝紀前後

誤餘已敗耳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餘師古曰

立呂為代王餘為趙王弱國初定雷傳趙王而使夏說呂相國守

代師古曰為代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迺

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

西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斬餘泚水

上蘇林曰泚音也音灼曰問其方人音抵師古曰蘇晉二說皆

計反今其土俗呼水則然補注泚音灼曰問其方人音抵師古曰蘇晉二說皆

北有封龍山泚水所出下流入河處河趙州泚水自元氏縣南

境流經臨城西相楊亭將至城五里許斷伏不流二百前漢三十二

餘步復出東流經鉞山下入河俗名三斷縣楊河追殺趙王

歇襄國補注先漢紀元年五月東擊楚則與帝紀前後

耳為趙王補注先漢紀元年五月東擊楚則與帝紀前後

五年十二月乙丑堯高紀五年正月諸侯上疏已有張敖名諡曰

則耳之堯在正月前可知表作十一月是也此秋字當作冬諡曰

景王子敖嗣立為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王后七年高祖從

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增禮高祖其踞罵詈甚

慢之師古曰箕踞者謂趙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怒曰

吾王辱王也孟康曰貫高者趙相也說敖曰天下豪桀竝起能者

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王殺之敖謂其指出

血師古曰自其指出血也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賴皇

帝得復國師古曰復音音反德流子孫秋豪皆帝力也願君

無復出口貫高等十餘人相謂曰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背德且

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迺汗王為師古曰言

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八年上從東垣過師古曰擊韓王信餘

先漢曰無南垣縣名貫高等迺壁人柏人要之置廁文選曰置

海負薪枝五里一環十里一置錢大頭曰而與同非罵之則

也伐人於置側欲要而殺之先漢曰置劉說是也解見田儋傳上

則錢說是也解在汲黯傳柏人趙國縣在今順德府唐山縣南上

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不宿去九年

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

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

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師古曰迺檻車與王詣長安師古曰檻

為檻形謂曰板四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

周之無所通兒師古曰榜謂撻擊之刺熱身無完者應劭曰曰刺之又燒灼

也音彭他皆類此師古曰刺熱身無完者應劭曰曰刺之又燒灼

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呂魯元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

下豈少迺女庠師古曰廷尉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曰私

問之張晏曰目私相問也師古曰廷尉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曰私

知之師古曰私相問也師古曰廷尉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曰私

不侵為然諾者也師古曰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叩視泄

公師古曰復與前叩視泄公師古曰復與前叩視泄公師古曰復與前叩視泄公

文十五年傳注竹使一名勞苦如平生歡師古曰勞苦如平生歡

編與齊魯以北名之曰勞苦如平生歡師古曰勞苦如平生歡

張王果有謀不師古曰官本無也字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

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曰論死豈曰王易吾親哉師古曰易代也願為王

實不反師古曰願為王實不反師古曰願為王實不反師古曰願為王

字句絕謂本根所由也史記作於是泄公具報上上迺赦趙王

上賢高能自立然諸使泄公赦之告曰張王已出上多足下師古曰

也師古曰故赦足下高曰所曰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



矣師古曰塞也滿也且人臣有篡弑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師古曰充者總謂頭耳而死蘇林曰充頭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也師古曰充者總謂頭耳

曰爾雅云充鳥噉即喉嚨也音下郎反又音工郎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下有苟悅論曰賈高首為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

主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四十教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得向于中行王弼亦曰為配

也諸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通云尚公主與尚書尚食同掌為辭貢禹又云諸侯則國人承公主益知主不得言主掌也補注王引之曰索隱韋昭云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

顏云尚配也恐非其義引之案小司馬說是也公主尊故以奉事為辭王吉傳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

諸客皆曰為諸侯相郡守語在田叔傳及孝惠高后文景時張王

客子孫皆為二千石初孝惠時齊悼惠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

為太后師古曰為齊太后呂母禮事之補注齊召南曰案顏注高

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復薨補注劉效曰呂太后

立敖子偃為魯王呂母為太后故也師古曰呂公主為齊王又憐

其年少孤弱迺封敖前婦子二人壽為樂昌侯修為信都侯補注

封故魯王偃為南宮侯補注先謙曰表偃薨子歐嗣歐薨侯子

生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為睢陵侯師

官本注在子昌嗣下補注先謙曰表云坐為太

免國除孝平元始二年繼絕世封敖玄孫慶忌為宣平侯食

千戶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廝役皆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

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晉灼曰始在貧相然信死補注先謙

然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師古曰鄉

謂也後相背之蓋也師古曰蓋古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張耳陳餘傳第二終

虛受堂

十

漢書三十二





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彭越為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

人入海居陽中章昭曰海中曰陽師古曰音丁老反補注齊君

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北八十里先謙曰唐東海縣在今海州東

北元和志小爾山在東海北六十里田橫避漢所居也三而絕壁

皆百餘仞惟東南一道略通行人案小爾山今南直海州東高七

百餘里周圍十餘里去岸二十餘里中可居千餘家其上累石

為城謂之高帝聞之呂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

中不收後恐有亂迺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幸陛下之使

鄼食其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

海陽中使還報高帝詔衛尉商曰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

動搖者致族夷師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呂詔意曰橫來

大者王小者迺侯耳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補注劉奉

亦不失為侯詳語意世曰高帝唯召橫耳故許之大者封王小者

可知豈為其徒屬哉不來且發兵加誅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

雒陽師古曰傳至戶鄉廢置師古曰戶鄉在偃師城西臣瓚曰案

前漢三十三五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劉人鄉在偃師縣西三十里春秋時曰尸氏

官本師古作應劭是偃師縣屬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

河南郡今河南府偃師縣治止雷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

是呂侯王自謂孤寡不殺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北面事

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師古曰併

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召欲見

我不過欲壹見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開形

容尚未能敗猶可知也補注錢大昭曰閔本知作觀遂自剄令客

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補注錢大昭曰閔本知作觀遂自剄令客

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高帝曰嗟乎有呂起布衣兄弟三人更

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焉高帝曰嗟乎有呂起布衣兄弟三人更

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高帝曰嗟乎有呂

下讀呂字不另作句苟紀嗟乎下省豈非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

有字更下加立為二字豈非作豈不豈非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

漢書補注 卷三十三 列傳第三

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呂王者禮葬橫補注王先慎曰案正義

既葬二客穿其家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呂橫之客皆賢

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

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因問故韓王信以別之知幾因表有信都二字妄為此解不知

致不同非韓王故韓襄王孽孫也張晏曰穰子為孽師古曰孽謂

本名信都也故韓襄王孽孫也庶耳張說非也補注齊召南曰

是也長八尺五寸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

後故立韓公子橫陽城君為韓王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作

是史欲呂撫定韓地項梁死定陶成犇懷王師古曰犇沛公引兵

擊陽城使張良呂韓司徒徇韓地得信呂為韓將將其兵從入武

關沛公為漢王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

遷也補注先謙曰二字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蓋東鄉可

呂爭天下師古曰及軍中將士氣鋒也師古曰高紀反韓彭英盧

語豈史家謬乎將二人所勸大指實同也據謂引領舉足也蓋

策鋒同鄉讀曰嚮補注周壽昌曰高紀反韓彭英盧信之

何信也然史記韓信說漢王曰云云集解徐廣云韓王信非韓陰

侯信也與此傳同是高紀誤從傳為長先謙曰高紀及史記

信傳並作及其鋒據鄭注所見本亦作鋒故知是借字漢王

還定三秦迺許王信先拜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

皆就國韓王成呂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為褒侯文穎曰褒南

古曰褒侯是也後又殺之聞漢遣信略韓地迺令故籍游吳時

令鄭昌為韓王孟康曰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距漢漢二年信

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昌補注先謙曰史

降漢迺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苛等守滎陽楚

漢書補注 卷三十三 列傳第三

九三





死范范即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齊又居陶自號朱公竟以壽終  
信引之曰自喻者蓋言種一死則見殺蓋逃亡則免免蓋言種  
遷步諫曰言二文義甚明無煩曲也蘇林曰實音舊孟康曰實猶斃也言子胥得  
皆不能保其位文義甚明無煩曲也罪於夫差而不知去所以斃於世也師古曰  
胥所曰償於吳世也蘇林曰實音舊孟康曰實猶斃也言子胥得  
償謂種而倒也音方竭反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之貢蠻夷師古曰貢僕之  
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師古曰妾風痺病也音人佳反  
日支頭一足盲人不忘視蓋本此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舍合新信信之入伺  
奴與太子俱及至顏當城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縣名  
為縣名無生子因名曰顏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顏當及  
可取證要率其眾降補注先謙曰據表漢封顏當為弓高侯晉灼曰功臣  
要為襄城侯晉灼曰功臣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  
補注先謙曰表  
子失名孫名曰孫無子國絕嬰孫弓不敬失侯補注先謙曰坐詐  
續當學孫媽古曰鄭音是也音盤貴幸名顯當世補注先謙曰  
見後

婦弟說謂曰曰說曰曰校尉擊匈奴封龍額侯注曰古曰字或作龍額  
 冤有重罪繫說諫之上後坐酎金失侯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孔武仲  
 感而贊寬見劉向傳仲謙說云漢多以酎金失  
 侯其故何也考史記平準書武帝方事支絀而擊夫越下式上書  
 顯父子往死之帝侯卜式賜金六十斤田十頃以風天下天下焚  
 應而列侯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者故於宗廟詔時使少府省諸  
 侯所獻金斤兩少者色惡者下削縣侯失國焉益祿諸侯之不從  
 軍武帝忿焉乃設此法故失侯  
 者百餘人而尊式爲御史大夫復曰待詔爲橫海將軍擊破東越  
 封按道侯師古曰史記年表并衛青傳載韓說利封龍額侯後爲  
 議按道侯名說列爲二傳同而漢書功臣侯表失封龍額侯名  
 師古不加訂正說列爲二傳同而漢書功臣侯表失封龍額侯名  
 師古不加訂正說列爲二傳同而漢書功臣侯表失封龍額侯名  
 尚致疑詞非也太初中爲游擊將軍屯五原外列城還爲光祿勳  
 掘蟲太子宮爲太子所殺師古曰掘音其勿反  
 將軍死事無論坐者服虔曰時無故反殺而無辜之論坐伏辜者  
 也臣瓚曰按說無故反殺布子復爲巫蠱見  
 曰掘蟲爲太子所殺死於國事忠誠可問今異雖曰巫蠱見誅其  
 昆弟宗族應從坐者可迺復封異弟增爲龍額侯增少爲郎諸曹  
 勿論之所曰追寵說也

侍中光祿大夫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  
封千戶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  
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增  
世貴幼爲忠臣補注周壽昌曰幼爲忠臣語不甚可掣功臣表陽書過溫傳辟司空曹操子復注爲將軍忠臣侯亦有忠臣字考後漢官制時授封武平侯是知功臣列侯得稱忠臣必漢制如此不忠操奏勃人豈自稱爲忠臣耶忠臣顯傳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  
忠臣之子復爲可說也案景父承封關內侯平殲王莽續以忠臣子  
孫拜前中案增先七世二千石郡校關內侯平殲父爲太常其  
先世不以忠節著是世著之家亦可稱忠臣矣補注周壽昌曰定吾今代以忠爲功至之名忠臣或等於此忠臣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注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疑亦是紀述功臣也事三  
主重於朝廷爲人寬和自守呂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  
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鳳二年薨諡曰安侯子寶嗣亡子國除  
成帝時繼功臣後封昭兒子岑爲龍額侯薨子持弓嗣補注光祿  
持弓王莽敗迺絕補注周壽昌曰新莽時尙紹封至東漢始絕也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師古曰耗減也音講而炎黃  
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師古曰謂神農黃帝堯舜之後秦滅六國而上古遺  
烈燬地盡矣師古曰烈業也楚漢之際豪桀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  
爲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  
非天庠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晉灼曰韓先與周同姓其後出裔事晉封於韓  
原姓韓氏韓厥其後也故曰周烈師古曰烈業也贊曰案武王之子方於三代  
世爲兄也祖武王曰左丘傳云出於應韓武之穆也據如此贊所  
云則韓萬先祖武王之裔而杜預等曰爲出自曲沃成師未許其說與贊曰歟

魏豹田儼韓信傳第三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漢書三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韓信淮陰人也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今淮安清河縣東五里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

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淮陰王補注先謙曰淮陰王無伍莊子達生篇孫休資於鄉

里長修德進賢名之曰三選罷士無伍莊子達生篇孫休資於鄉明見於君申君韓非問田篇公孫宣同聖相也而關於選舉之法信

以無行故不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師古曰行賈曰賣常從人寄食補注

得推擇也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師古曰行賈曰賣常從人寄食補注

言寄食為備其母死無以葬補注先謙曰無其字迺行營高燥地令傍可

置萬家者補注先謙曰周壽昌曰營度也先謙曰史記贊作高燥地信從

下鄉南昌亭長食亭在淮安府西三十里周壽昌曰案隱引楚漢

亭長妻苦之師古曰苦厭也補注王先謙曰案亭長人

作新昌亭長妻苦之師古曰苦厭也補注王先謙曰案亭長人

為德不竟明從食之日久矣若無數月二酒晨炊葦食張晏曰未

中食補注王引之曰方音厚也厚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

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韓侯有一漂母

哀之飯信而飯之漂母曰呂水擊絮曰漂母古曰哀憐竟漂數十日信謂

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補注何焯曰博物志云王孫公子皆相

推敬之詞案索隱引劉德云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而

俗韓王後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補注王念孫曰案此

又童為有言少年中有侮信者也古字通以又為有補注王念孫曰案此

少年有言少年中有侮信者也古字通以又為有補注王念孫曰案此

居戲下無所知名師古曰汎在戲之下也梁敗又屬

更無餘資師古曰汎在戲之下也梁敗又屬

項羽為郎中信數言策干項羽補注宋祁曰羽用漢王之入蜀

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李奇曰楚官名補注周壽昌曰功

臣表作連敖典客案隱云典客漢表作栗客知栗客功臣表

如注連敖楚官左傳有連尹其後合為一官也時功臣以

連敖起家者尚有柳丘侯賜隆慮侯周竈河陵侯郭亭朝陽侯

華奇若煮棗侯華朱則以越連敖入漢知當時不獨漢有此官

坐法當斬其噉十三人皆已斬師古曰噉乃仰視適見滕公

師古曰曰上不欲就天子乎補注宋祁曰無此字先謙曰官

本傳天下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師古曰釋與語

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曰為治粟都尉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

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補注周壽昌曰至南鄭為高

王都南鄭諸將士卒信度何等已數言師古曰度計量上不用

皆思東歸故多道亡信度何等已數言師古曰度計量上不用

卽亡何聞信亡不及曰聞自追之補注沈欽韓曰許彥周詩話蜀

陰處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

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師古曰何曰臣非敢亡亡者耳

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已數十補注先謙

十數據上文則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

是也官本已作以國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張晏曰無必

國士無雙師古曰為國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張晏曰無必

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決師古曰願王曰吾亦

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補注宋祁曰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

信卽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

不置王曰曰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

無禮師古曰慢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召去也必欲拜之

有王字先謙曰官本有王字史記同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

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

皆驚信曰拜上坐補注先謙曰官本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

之聽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唯亦讀爲維文選解輟正  
 作雖師古曰非唯其人聽知乃會晤之可爲也又失之矣信亦目  
 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意烏猝嗟  
 千人皆廢李奇曰猝嗟猶咄嗟也言羽一喟嗟千人皆失氣也晉  
 意烏晉說是也猝嗟暴猝嗟歎也猝音千忽反補注先謙曰  
 官本考證云史記作猝嗟叱咤又言語姁姁史記作嗔嗔然不  
 能任屬賢將也音之欲反此特匹夫之勇也師古曰項王見人恭  
 謹言語姁姁師古曰姁姁相好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  
 功當封爵刻印刳忍不能予蘇林曰刳音到角之刳刳與搏同手  
 反搏音大官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  
 反又音專  
 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曰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  
 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補注齊召南曰案諸侯  
 指田都王臨淄田王王濟北臧荼王燕司馬卬王殷張耳王常山  
 兵徙其故王於他處也不然信拜大將在四月諸侯已各就國罷  
 兵矣烏知後有田榮殺田都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師古曰  
 田市反滅荼殺韓廣事乎

知之卽用此三字顧炎武謂殊不成文殆偶未檢此書邪  
 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師古曰微謂檄書也傳檄可定於是漢王大喜曰吾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郤  
 之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潘注先謙曰陳倉扶風縣今定三秦二年  
 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補注王念孫曰今當依史記作  
 合謂漢與齊並合而共擊楚也先謙曰西漢年記考異云楚方擊齊於陳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各安加耳先謙案史記  
 合若擊楚彭城則齊不與是班氏改史記偶未及檢處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  
 信補注先謙曰史記發作收是也高紀亦云收與漢王會荅關中之兵權在漢土蕭相非  
 信補注先謙曰史記發作收是也高紀亦云收所發也與漢王會榮陽復擊破楚京索間師古曰索呂故楚兵不  
 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師古曰彭城師退也師古曰彭城劉音丘略反音丘寇王欣翟王翳亡漢  
 降楚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欲反漢與楚  
 和此時諸侯皆反漢而與楚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欲反漢與楚  
 非但欲反也此班氏刪正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

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

意臣之計必不爲二子所禽矣

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

其言不能千里襲我

乃非才能之能也

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聞人窺知其不用

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

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

反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

文草草也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

從若令其裨將傳餐

汝也令其裨將傳餐

官本注補先謙曰

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

胡即王恐吾阻險而還

而還也若謂韓信自恐阻險則當曰吾恐阻險而還不當云恐吾

正所謂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也

前行屬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

上句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



韓信攻趙背水為陳即此尉繚子天官篇背水陳為絕地向阪陳  
為廢軍陳餘知兵法故趙軍笑其陳也先諱曰韓馮水自太原之  
水立營今所謂背水背也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  
行出井陘口鼓而行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棄鼓  
旗走水上軍趙也音奏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復疾戰三字衍  
文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師古曰殊絕也  
注宋邵曰逐信張耳信張耳已入水上軍疑有二張信所出奇兵  
字先諱曰上言張耳矣此不必有二張字宋說非

前漢三十四

七

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  
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師古曰泚音祗又音丁計反補述先諱  
水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屈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  
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  
對而師事之師古曰鄉皆讀曰嚮補注周壽昌曰漢初禮以東鄉  
也周勃傳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師古曰諸校諸  
鄉坐貴之勃自尊也皆此類諸校劾首虜休皆賀師古曰諸校諸  
鄉也勃致也諸致致其所獲補注沈欽韓曰勃當作效曲禮致  
馬效羊注致猶呈見先諱曰官本作効史記同此形近誤字因  
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補注沈欽韓曰杜牧注孫子  
巨陵淮南兵略篇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杜牧注孫子  
北注高者為生下者為死巨陵為杜牧注左杜牧注孫子  
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曰勝此何術也信曰此  
在兵法願諸君弗察耳師古曰願念也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  
亡地而後存乎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兵法深入則危危則士自修  
死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歐市人而戰之也  
師古曰經亦謂兵法也歐與拊同也忽入市而戰取其人令戰  
言非素所練習補注宋邵曰新本注文同也無也字沈欽韓曰呂  
遠云信所將非素所拊循兵不為用與歐市人同戰國之後民  
猶習兵諸將灌嬰曹參之流百戰之餘非真市人也故背水而陣  
得以用之若市人也有相擠而入水耳鳥能與之殊死戰乎不可

不察也王先慎曰經史記作此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今卻  
則經非指兵法言經史記無據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今卻  
子生地皆走補注先諱曰史記作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  
置死地使自為戰今子之生地皆走今謂為即史漢多有記語言非  
通此蓋後人旁注即字以釋今義傳寫者不知而併入正文也  
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  
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師古曰何若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  
大夫不可言圖存師古曰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若臣者何足言  
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百里奚  
本虞臣也後仕於秦遂為大夫穆公用其言曰非愚於虞而智於  
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  
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  
亦有一得一失焉人千慮必有一得史記亦作必明亦為必之誤  
故曰狂天之言聖人擇焉故臣計未足用先諱曰掘腹往故恐

前漢三十四

八

之故當作願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補注曰先慎  
官本不誤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補注曰先慎  
夫一日而失之軍敗師下李奇曰師音羹醴之醴常山縣也光武  
趙州柏身死泚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  
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眾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餼食  
傾耳以待禽者師古曰輟止也靡輕麗也餼與餼字同餼苟且也  
補注先諱曰官本禽作禽是史記同靡衣餼食史記作  
餼衣甘食索隱言漢書作美衣餼食所見與顏注本異然而眾勞  
卒罷讀曰疲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勸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  
下情見力屈師古曰見顯露也屈盡也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  
單竭師古曰單亦盡若燕不破補注宋邵曰齊必距境而曰自疆二國相  
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信曰然則何由  
師古曰由從也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  
牛酒日至曰饗士大夫北首燕路師古曰首謂趣向也音式究反然後發一乘之

使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短

補注先謙曰官本呂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

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

著此之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補注周壽昌曰廣

君李左軍之後是廣武有子孫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

漢因請立張耳王趙曰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度河擊趙

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

漢王出南之宛葉師古曰之往也宛葉二縣名得九江王布入成

泉楚復急圍之四年補注王先謙曰二年高紀出成泉奪張韓

上文不書漢王出成泉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

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奪其印符師古曰就

摩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補

宋祁曰學宮景德本作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為相國

兩軍軍印新本無印字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為相國補注錢

前為左丞相位蕭何下今為相國位何上周壽昌曰此說誤漢左

右丞相設於孝惠高皇后時前左丞相虛稱也吳嘯亦為之相國

設於高祖十一年此發趙兵未發者擊齊文謂曰謂趙人信引兵

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

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渡河補注先謙曰官葉歷下軍至臨淄

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淄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

且將號稱二十萬師古曰且音子余救齊齊王龍且并軍

與信戰未合師古曰欲戰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關窮寇戰鋒不可

當也補注宋祁曰一本戰字上有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師

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

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

師古曰自謂當何為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師古曰濰音維濰

得封齊之半地何為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師古曰濰音維濰

東北經臺昌入海即禹貢所云濰水其源出濰縣其水東北入海

實作經引宋祁曰注文經縣當作其縣沈欽韓云元和志濰水在

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明志濰州高密縣西南有濰水

水方與紀要今縣西五里有韓信傳信所鑿信乃夜令人

為萬餘囊沙壅水上流補注先謙曰官本沙上有引兵半度擊

龍且補注宋祁曰舊本半字下有夜字去兩夜皆作渡陽不勝還

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度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

軍大半不得度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

追北至城陽廣屠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

反覆之國南邊荒師古曰邊近也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不為

假王呂填之其執不定師古曰填今權輕不足呂安之臣請自立

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

也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而汝也乃欲自立

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

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

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已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

徵其兵使擊楚楚亡龍且補注宋祁曰以疑作已周壽昌曰以

必改齊不勝改即作以本字文義項王恐使肝台人武涉往說信

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師古

謂必

信之

身居

項王

掌握

中數

矣師古曰數

然得

脫背

約復

擊項

王其

不可

必師古

曰必

信之

身居

項王

掌握

中數

矣師古曰數

然得

脫背

約復

擊項

王其

不可

必師古

曰必

信之

身居

項王

掌握

中數

矣師古曰數

然得

脫背

約復

擊項

王其

不可

必師古

曰必

信之

身居

項王

故武王傳奉天期今不得項與張晏項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呂擊楚且為

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戰張晏曰郎中言不聽畫策不用成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眾字先讓曰史記數上亦有子有解衣衣我推食食

我師古曰下衣音於記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有難死先讓曰史記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曰三分天下之計補注宋部曰景祐本越本無之

同語在通傳信不忍背漢又自曰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為楚王都下邳補注先讓曰下邳東海縣今徐州府邳州東

在楚此其意欲得故邑正義云謂從陳項州北以東海泗徐淮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信信又先有故齊舊地先讓

案徙信王楚所以實前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言而齊地送焉郡縣矣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

長錢百恥辱之曰公小人為德不竟晨炊辱食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曰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

死之無名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兩死字皆作殺蓋故忍而就此師今日就成也項王亡將鍾離昧師古曰昧音莫易反補注周壽昌

金首問之味楚重將家在伊廬曰今中盧縣也師古曰章說非先謙曰官本味皆什味志東海郡縣有伊廬鄉元和志

中盧在襄陽之南補注先謙曰續志東海郡縣有伊廬鄉元和志中盧在襄陽之南補注先謙曰續志東海郡縣有伊廬鄉元和志

海州素與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漢怨昧間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音下更反有變告信欲反變告者謂告

非常事書聞於天子上患之用陳平謀偽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師古曰度欲謁上恐見

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曰

不擊取楚曰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到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

軍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猶猶也師古曰此黃文子上德篇狡兔死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吳越春秋大夫

桂曰子胥於吳當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弓藏吳越春秋大夫臣亡范蠡亦有斯言韓非內儲下以爲太宰嚭道大夫種書刺上

通曾以風韓信故信云果若人言也師古引黃石公三略非也上曰人告公反逐械信至雒陽赦曰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

補注宋部曰浙本無王字案六年游雲稱疾不朝從師古曰朝朝夢時高祖已即帝位不容更稱王也師古曰執執志不滿也音於兩

由此曰怨望居常鞅鞅反補注宋部曰當作牛向反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

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俱爲列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補注先讓曰官本注在有差下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

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補注先讓曰善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

此乃信之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爲代州監邊辭信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

挈其手謂韓信之與步於庭數市仰天而嘆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

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補注周壽昌曰豨此時無

反不懼豨之言於上乎此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意信曰謹奉教漢十年

稀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病不從補注宋部曰浙本病字上有稱字周壽昌曰病與稱病情事絕異觀下相國給陰使人之豨所而

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稀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補注

人樂說也宋祁曰功臣侯表云懷陽樂說為淮陰侯舍人告淮陰侯信反侯二千戶齊召南曰劉據表以正晉誤是也本書作樂說史表作樂說樂樂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亂師古曰黨音他則反補注錢大昭曰亂南監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稀已死官本死作破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賀師古曰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師古曰鍾室謂懸鍾之室補注周壽昌曰紀表俱作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稀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宋祁曰景祐本哀下有之字引問曰信死亦何言呂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師古曰自說謂自解說也釋放也置也補注劉放曰訓釋為解也語在通傳補注宋祁曰新顏是劉非語在通傳補注宋祁曰新彭越字仲昌邑人也補注先謙曰昌邑山陽縣今常璠鉅野澤中前漢三十四  
為盜師古曰漁捕魚也鉅野山陽縣今曹州府鉅野縣南陳勝起或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闢且待之師古曰兩龍謂秦與陳勝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為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師古曰一校之長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陽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眾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眾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呂擊楚補注劉氏曰田榮使越擊楚此不合有漢字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先謙曰劉說是也事見高紀

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黃師古曰於外黃來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鄭氏曰豹迺拜越為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師古曰擅專也使專為此事補注何焯曰擅將兵者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二年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項王與漢王相距榮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補注先謙曰穀城即府洛陽縣西北項王南走陽夏師古曰走並音奏夏音攻城反補注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斛已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補注劉放曰漢王敗此時漢未敗其敗字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補注錢大昭曰固王之敗敗於陽夏南非固陵也其與留侯計議合信越并力擊楚乃在壁固陵之時見於本紀及張良傳此固陵上當有壁字先謙曰高紀明言擊楚至固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曰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師古曰蚤今取睢陽呂北至穀城皆許曰王彭越補注先謙曰正義從宋州以北又言所曰許韓信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陳下項籍死立越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陳稀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師古曰讓責也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為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越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同非也臣增曰扈輒勸越

反而越不誦願是反形已請論如法上赦已為庶人徙蜀青衣  
具也師古曰誦願是也  
曰青衣縣名在漢書地理志云屬蜀郡今在雅安縣北  
也唐顏師古注彭越傳杜佑通典云彭越在漢書地理志云屬  
失之矣案集解引張注云今檢各本此處無彭越字以說彭越  
今為陳郡彭越縣是漢書地理志云屬蜀郡今在雅安縣北  
也今同州府華州北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為呂  
后泣涕自言臣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詔與俱東  
一無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白遺患不如  
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  
補注先漢書地理志云屬蜀郡今在雅安縣北  
秦案部王恬敗越越關又為關遠夷越宗族  
縣布六人也師古曰六縣名也解在高紀補注先  
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八相我當刑而王幾是  
乎臣聞曰後近也師古曰後近也  
平言人相我當刑而王今豈是乎史記黥布傳亦作幾幾解引徐  
廣曰幾一作堂案應是乎是明論矣豈與幾古  
同聲而通用也  
布乃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補注沈欽韓曰愛字記英布城  
番君為其眾數千人番君曰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  
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師古曰地名也補注先漢書地理  
兵而東間項梁定會稽西度淮布兵屬梁梁西擊景駒秦嘉等  
布常冠軍師古曰言其號項梁間陳涉死立楚懷王呂布為當陽  
君項梁敗死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聚彭城補注先漢書地理志  
疑作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懷王使宋義為上將  
聚注宋祁曰越本項籍與布皆屬之北救趙及籍殺宋義河上自  
將字下有軍字

立為上將軍使布先涉河師古曰涉謂無舟而渡也  
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  
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皆服  
屬楚者呂布數曰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  
擊阮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  
關下軍師古曰關謂函谷關也  
書作楚軍前鋒者高祖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等懷王  
為義帝徙都長沙道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柳齊王田榮叛  
楚項王往擊齊微兵九江布稱病不往師古曰九江在安徽懷遠  
合是也乃項王傳教於遣將將數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  
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譙讓召布也師古曰譙責之  
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  
師古曰多欲親用之呂故未擊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  
至虞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是也補注劉放曰上文云漢之敗  
後參差云漢王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是則項王已去齊  
矣安得復言留項王於彭城反隨何在未至彭城之前明矣實謂項  
王未去齊也然則漢王使隨何在未至彭城之前明矣實謂項  
王未去齊也然則漢王使隨何在未至彭城之前明矣實謂項  
至故欲使人說布叛楚而布得布共伐齊西方有變必留布而  
而漢可取天下矣及楚何說布歸漢漢果得以入彭城也然則說  
而漢可取天下矣及楚何說布歸漢漢果得以入彭城也然則說  
云項王取彭城三年布方歸漢也及楚何說布歸漢漢果得以入  
士萬言如此非本語也充謙曰案下文留項王於彭城數月高祖  
為項王必留之得劉氏疑為高祖言過矣上文之不合也此傳全用  
史記故未與楚大戰彭城為高祖言過矣上文之不合也此傳全用  
兩言會戰也漢書地理志云屬蜀郡今在雅安縣北  
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謂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  
曰孰能為我使淮南師古曰孰誰也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彭城  
之取天下可呂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  
太宰主之服虔曰淮南太宰作內主補注先漢書地理志云屬官  
注此非向官之太宰也漢書地理志云屬官有太宰



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曰楚為彊呂漢為弱此臣

之所為使師古曰此事正是臣所為來欲言之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

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師古曰質錘也言伏於錘上而

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

人北鄉而臣事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補注周壽昌曰此先謙曰官本

呂楚為彊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李奇曰版牆版也築

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

夫漢王戰於彭城補注先謙曰此謂漢王率五諸侯擊楚時項王

未出齊也大王宜堵淮南之眾日夜會戰彭城下師古曰堵者謂

之為補注宋祁曰彭今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

孰勝師古曰孰手曰拱孰誰也言不動搖坐觀夫託國於人者固

若是乎大王提空名曰鄉楚也師古曰鄉讀曰嚮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

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肯楚者呂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

呂不義之名師古曰負加也加呂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

王特呂戰勝自彊補注先謙曰史記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

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微乘塞楚人還兵開呂梁地服虔

在楚漢之中央師古曰梁從齊還當經梁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

古曰梁音居竟反補注先謙曰方是時彭越反梁地故何言羽深入

敵國乃至滎陽成皋爾從齊還彭城自不經梁地也欲戰則不得

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

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師古曰不足者

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呂致天下

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

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或之補注錢大昭曰或古惑字或之者疑之也臣非呂淮南

之兵足呂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數月漢之取

天下可呂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

王補注先謙曰史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補注宋祁曰淮南本

字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

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又項曰在滎方急責布發兵隨

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呂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起何因

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言背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疾

走漢并力師古曰走音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

龍且攻淮南項王雷而攻下邑師古曰雷名也在梁地補注先謙

東據高紀是時周補注劉奉世曰數月字宜屬上句此文雖

呂侯將兵居下邑補注劉奉世曰數月字宜屬上句此文雖

邑又非齊地先謙曰數月字屬上是也劉於非

齊地致疑未悟史記止項王於齊一句有誤龍且攻淮南破布

軍布欲引兵走漢恐項王擊之故開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方

踞牀洗師古曰洗濯足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

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祖呂布先入

之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

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秋

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入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

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陳

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破項籍死上置酒對眾折隨何曰腐儒

言無所堪任為天下安用腐儒哉師古曰高祖意欲賞隨何恐

勞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

勞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

勞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

勞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

勞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

勞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

勞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

勞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

勞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

勞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

五萬人騎五千金能呂取淮南乎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  
 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嗟  
 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師古曰  
 乃呂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  
 豫章郡皆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陽補注王先慎曰史記作七  
 年朝陳八年朝雒陽秦朝  
 陳紀合諸侯執韓信之歲本書六年是也朝雒陽之年當從史記  
 高紀八年月行如雒陽九月行自雒陽至淮南王從即此史明  
 七爲入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彭越張敖謀梁  
 之誨

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師古曰賁音名赫赫乃厚餽遺從姬飲肥姓賁名赫赫乃厚餽遺從姬飲  
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師古曰從音千容反王怒曰女安從知  
之師古曰安從何由者也具道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具說狀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  
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師古曰傳音張慈反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  
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師古曰反及其未發兵先誅伐之上召其書語蕭  
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師古曰不慮有反謀恐仇怨誣之補古曰怨音於元反  
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師古曰微驗不顯言其事補注宋元謂曰微或作徵舊本及李本並作徵今代作  
微景德本無王字布見赫召罪亡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  
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召爲將軍補注宋祁曰浙水上字下  
更上字召諸侯補注先謙曰官本侯作將是問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阬豎子  
耳何能爲汝陰侯滕公呂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  
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張晏曰疏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

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與前年同耳文相避也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補注曰正義荆王劉賈都吳蘇州閩闕城也西取楚補注先謙曰正義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補注先謙曰下蔡沛郡縣今鳳陽府壽州北歸重於越身歸長沙師古曰重歸重也音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師古曰是者謂布也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爲廢上計而出下計師古曰胡何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上下有中字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

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遂發兵自將東  
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將獨  
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文穎曰揣度也音初  
委反補注劉放曰上曰善案薛公所言英布出下計不盡如薛言  
如取荆又敗楚遂與上遇何嘗歸重於越身歸長沙乎又史云果  
如薛公所揣楚上未見揣者疑薛公本亦揣知布意上厭兵不來果  
言之故曰果如也或曰北亦歸士寓言非實事見而後死長沙故  
云歸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師古曰縣名屬臨淮郡補注先  
重耳謙曰今泗州盱眙縣東北六十  
里盡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師古曰盱眙縣之閒也  
臨淮縣徐在今泗州盱眙縣西北為三軍欲召相救為奇師古曰徐僮並  
西北八十里僮在泗州東北為三軍欲召相救為奇師古曰徐僮並  
三欲互相救出奇兵補注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  
先謙曰官本注兵作謫  
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師古曰謂在其本地戀土懷安故易逃  
散補注周壽昌曰孫子九地篇云用兵  
之法有散地又云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又云是故散地則無  
戰此卽所引之兵法也為散地地下魏武注云士卒戀土道近易散  
此卽顏注所本也蓋凡戰於他國地勢皆生不知所往  
故多聚而戰自戰其地各戀其鄉關志不堅故為散地今別為三

彼敗吾一補注先謙曰史記一下有軍字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

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過斬西會師古曰會音工外反響音丈

高帝紀作會街周壽昌曰鑿史記作戰一作戰斬之鄉音與

此同先謙曰官本作是過史記作過是官本同此形近致誤

兵精甚上乃壁庸城鄧展曰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

相望見險謂布何苦而反師古曰險讀曰遠補注錢大昭曰論即

下不險補注論與險同陳漢傳廣烏孫語布曰欲為帝耳上怒

集都賴補注論與險同陳漢傳廣烏孫語布曰欲為帝耳上怒

之遂戰破布軍布走度淮補注論與險同陳漢傳廣烏孫語布曰欲為帝耳上怒

尚未足補注論與險同陳漢傳廣烏孫語布曰欲為帝耳上怒

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晉灼曰苒之孫同也師古曰據表

苒之子成王臣耳傳既不同晉說亦誤也補注先謙曰案集解引

苒說尙有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十二字師古刪之而據

爲己僞與俱走越師古曰僞謂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

茲鄉師古曰僞謂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

廢鄧陽縣在鄧陽縣西北百二十里正義英布家遂滅之封賁赫

在饒州鄧陽縣百五十二里十三步補注齊召南曰案功臣表中牟侯單石車

爲列侯將率封者六人補注齊召南曰案功臣表中牟侯單石車

相侯冷耳高陵侯王虞人並以擊

布功封與期思侯賁赫凡七侯也

盧縮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晉灼曰親父

高祖父太及生男高祖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縮

安侯長安故咸陽也項籍死使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師古曰共尉子也師

古曰共尉子也師

七人上欲王綰爲羣臣缺望師古曰缺謂相缺也望怨望也缺音

又字姚補注論與險同陳漢傳廣烏孫語布曰欲為帝耳上怒

或謂邱瑞反而解爲望之義缺失義此缺音決而舊作漢書有

功此義義乃類監所不取又案說文無缺字依顏義即缺字之異

部依舊義則欠及虜賊茶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

呂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常從平定天

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綰爲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綰立六

年呂陳稀事見疑而敗稀者宛句人也師古曰宛句縣名也地理

南史傳贊稱稀梁人則宛句今曹州府荷澤縣西不知始所已得從及

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稀曰郎中封爲列侯呂趙相國將

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補注論與險同陳漢傳廣烏孫語布曰欲為帝耳上怒

傅諫兩又曰以趙相國趙字當作代吳仁傑曰淮陰侯傳稀爲代

相監邊高紀稀以代相國反此云趙相國其文異者蓋七年代王

如意王趙而稀就還趙相國則稀爲代相在七年爲趙相國在九

年歲月可攷蓋未嘗稀反時爲代相國也功臣表亦載稀以趙相國反

而紀於十年九月書稀反時爲代相國而不著其爲趙相國若代趙相國

相尤非至通鑑但書稀反時爲代相國而不著其爲趙相國若代趙相國

有相國呂趙相國相事而稀自爲相國守邊時諸侯未有丞相

置相故稀以趙相國相事而稀自爲相國守邊時諸侯未有丞相

明文亦無周紀帝言代地吾所急故封稀爲列侯以相國守邊時諸侯

爲代相國明矣又三代地與皮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故稀爲代

致賓客常告過趙師古曰因休告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

皆滿稀所召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師古曰言屈己尊大趙相

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稀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

稀客居代者諸爲不法事多連引稀稀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

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師古曰舍止也諸侯王及諸郡為欲置

而盟此令當在其時以賢苟故使其後人得嗣王也諸說相  
孝惠高后時對蒯子一人爲列侯補注齊召南曰傳國數世絕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  
臧荼盧縮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權變曰詐力成功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  
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強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  
於滅亡張耳呂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  
號五世呂無嗣絕慶流支庶有呂矣夫師古曰呂其不用詐力也著于甲令而  
稱忠也師古曰甲者令篇之次也

虛受堂

五



荆燕吳傳第五

漢書三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荆王劉賈補注錢大昕曰宗室王例不高帝從父兄也師古曰父

子為從父兄弟也言本同祖從父兄而別補注齊召南曰史記劉賈

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此云從父兄又史記劉濞諸劉遠屬此云從

史記之缺略也補注不知其初起時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為將軍定

塞地師古曰司馬欣之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皋北度河得張耳

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度白馬津

師古曰即今滑州白馬縣河津也入楚地燒其積聚師古曰倉廩

曰破其業無已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補

齊召南曰史記作賈輒壁不肯與戰是堅守壁壘意此作避是避

其鋒也王念孫曰避本作壁壁不肯與戰謂築壘而守之不肯

與戰也吳王濞傳條侯壁不肯戰是其證後書耿弇傳法壁謂築

壘壁也後人不不知其義而改壁為避其失甚矣竊燕世家正作壁

不肯而與彭越相保師古曰保謂依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

度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師古曰間謂私求間

陽曰後書鍾離傳注間私也謂使人私招之也項羽紀沛公道蒞

也顏注於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陰下誅項籍漢

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師古曰共

日龔尉死呂臨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

欲王同姓呂填天下師古曰填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

弟可目為王者補注先謙曰史記下有立弟交為楚王子羣臣皆

日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補注先謙曰時分韓信地為二國楚王

高紀作東陽郡郡吳郡五十三縣吳王濞傳云王三郡立六年

走富陵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臨淮郡補注為布軍所殺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師古曰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補注

張卿師古曰澤宗家言宗家似疏遠言宗家似疏遠言宗家似疏遠

史闕當別有見楚漢春秋非陸賈元書不足據證高祖三年澤為

郎中十一年呂將軍擊陳稀將王黃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王黃

而史記陳稀傳王黃以封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師古曰田

實購得之情事可互證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師古曰田

字子春補注先謙曰游之資呂畫奸澤服皮曰計畫干之文類

官本注在游之資呂畫奸澤服皮曰計畫干之文類

共為計策欲呂王及說是也畫音營補注王失慎曰澤大說之

史記奸計呂王及說是也畫音營補注王失慎曰澤大說之

讀曰悅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師古曰田生已得金即

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類也言不復與

相知也師古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

幸大謁者張卿師古曰張卿或作釋卿案周勃傳臣者今張釋論告顏注

釋澤二字不知何從後今此作釋卿是然則此宜作澤卿矣但

曰案此書恩澤侯表及周勃傳皆作張釋與史記呂后紀同而何

每遇澤釋字輒互異如張良傳建成侯呂澤實是呂釋之此官者

張卿名釋字澤充難懸定也先謙曰釋澤古字通用鄭益美稱下

文田生亦履釋卿蓋若魯扶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

師古曰親父也具供具也補注周壽昌曰顏謂田生令子請之故

云然然觀下張卿往見田生屏人與語是仍以田生為主親脩具

迎田紛夫妻治具是也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補注先

置酒帷帳具是也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補注先

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補注先謙曰索隱此一切猶一今呂氏雅

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師古曰呂公知高祖貴呂女妻之推轂使

亦同 太后必喜諸呂呂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

為內臣不急發恐過及身矣補注先謙曰官本過張卿大然之乃

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

張卿千金師古曰千斤之金補注先謙曰官本過張卿大然之乃

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

將軍補注先謙曰史記諸劉下少長字當依此獨此尙缺望師古

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

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呂須女亦為營陵侯妻補注先謙曰官本須作須故遂立

營陵侯澤為琅邪王補注劉敞曰高后紀元年王諸呂七琅邪王

與田生之國急行毋留師古曰田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

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

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

西界遂跳驅至長安前漢三十五

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既見其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求入關

補注宋祁曰齊王呂昌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

顏注是琅邪王本無意於誅諸呂特見許於齊王其後又因敗以

為功耳是以通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其立代王是為

孝文帝文帝元年徙澤為燕王而復呂琅邪歸齊前漢三十五

復與澤王燕二年薨諡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補注宋祁曰

十六年史記年表漢表皆同錢大昭曰自文三子定國嗣定國與

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

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如定國知令郢人呂告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肥如燕之屬縣也郢人者縣令之名也定國

別欲誅其臣又欲誅肥如令郢人而為郢人等所告也補注先謙

秋向炎武云地理志肥如屬遼西郡而為郢人等所告也補注先謙

折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然則肥如之屬於燕必在

元朔以前未析遼郡之時也先謙案肥如故城在今永平府盧龍

縣北三十里肥如令郢人即定國所定國使謁者呂宅法劾捕格

殺郢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補注先謙

亦發定國陰下公卿皆議曰當在議下誤倒定國禽獸行亂人

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補注宋祁曰

作二十四年周壽昌曰表作二十四年錢大昭曰哀帝時繼絕世

乃封敬王澤玄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為營陵侯師古曰無終其

第一爵歸生名也補注錢更始中為兵所殺之年錢也補注先謙

大昭曰歸生為侯表失載更始中為兵所殺之年錢也補注先謙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

守棄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為合陽侯補注先謙

子為句言歸命於天子也不忍致法上當更有天子二字語

意方足史記重天子二字是也此奪文合陽鴻鄉縣說詳志子濞

封為沛侯補注先謙曰沛沛郡縣三國時縣布反高祖自將往誅

之濞年二十補注先謙曰史記呂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為布

所殺無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所字引宋上惠吳會稽輕悍無壯

王填之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所字引宋上惠吳會稽輕悍無壯

稽不知順帝時始分二郡漢初安得言吳會稽當是錢所見本未

誤後人妄增之齊召南云吳會稽言吳之都會也胡三省通鑑辨

誤已當論之先謙案高祖紀灌嬰傳功臣表周聚下皆言吳郡是楚

漢間當分秦會稽郡為吳郡景帝後併合之吳會稽自當時語耳

皆非也諸子少師古曰少幼也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師古曰濞至沛

郡五十三城補注宋祁曰故東陽郡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

若狀有反相師古曰若汝獨悔業已拜師古曰獨悔者心自懷悔

進先謙曰史記作心獨悔因拊其背師古曰拊摩循之也一日漢

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

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

豫章郡銅山章昭曰此有豫章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補注

郡即丹陽郡也志有銅官沈欽韓曰寰宇記大銅山在揚州江都縣西北七十里吳王濞即山鑄錢處志銅山在建安軍永貞縣西北八十里案永貞即今儀徵縣志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今並在儀徵界又池州府銅陵縣有銅官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史記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故無賦國用饒足如漢海收其利曰足國用故無賦於民也補注先謙曰正義云吳錢民何以銅鑄如說非也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先謙案下文文明言吳王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眾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傳皆楚人錢大昕曰吳之師傳當是吳人而史稱楚者戰國時吳越地皆併於楚漢初承項羽之後吳會稽皆併於地故上文云上患吳會稽輕悍此云楚人輕悍吳楚異名其實一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也朱買臣吳人而史稱楚吳此傳同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師古曰提擲也首徒計反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也首於問反曰天下一宗姓其爲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已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師古曰及後使人爲秋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瘠曰諱不自行也使人代己致請禮師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服虔曰言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補注沈欽韓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反覺見責急補注先謙曰官本反愈益開補注先謙曰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其已往之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呂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服虔曰呂當爲吳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隨時月與平賈也晉灼曰謂借人白代爲卒者官爲出錢顧其庸卒踐更皆得庸直也清浦志蘇林注曰平賈以錢取人歲時存問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如道日律說平賈有得錢二千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師古曰茂材也茂材宅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其禁不與如道日頌猶公也師古曰頌讀曰容補注周壽昌曰頌

注訟公也本書刑法志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朝繫者訟繫之注謂寬容之不枉桎也蓋頌亦訓容並從容音史記魯仲連傳世以鮑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注從如此者三十餘年已故能使其眾王一代行事也班固見其篇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朝錯爲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師古曰從數上書說之文帝寬不忍罰曰此吳王曰益橫師古曰橫及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師古曰孽亦庶也補注錢大昕曰二或彼文誤也先謙曰史記傳傳作七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錢大昕曰楚元王傳及高紀與云王三十六縣兄弟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補注無稱字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卽山鑄錢煮海爲鹽師古曰公謂顯然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也音居力反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師古曰言於也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師古曰東海郡之屬章郡會稽郡句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補注先謙曰史記章郡會稽郡句及前二年趙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補注先謙曰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謂膠東濟北之屬於是適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補注先謙曰口書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其不敢自外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呂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師古曰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師古曰滋亦益也良實也信也日已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

師古曰猶古語字地用舌食也蓋曰大為喻也言初起雖遠至食  
米也地音食爾反補注齊召南曰索隱言括據盡則至米謂創土  
也湯下云以舌取食也或作蛇顏以括為地非括據盡則米見語  
也史記狂作狂荀子強國篇伏而暗天注括與張同然張暗皆說  
文所無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師古曰吳王  
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師古曰內疾謂在身中常患見疑  
無呂自白師古曰明也舊肩蒙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魯事也謂欲之  
足也並謂懼耳竊聞大王曰爵事有過日過責也所聞諸侯創地  
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此恐不止創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  
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畱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補  
王念孫曰史記同情相求作同情相成案惡助為禍好畱為禍情  
成爲禍則作威者是也淮南兵略篇亦曰同利相死同情相成情  
字或作威與草書求字相似因爲今吳王自呂與大王同憂願  
而爲求矣鄭氏什時訪續補注今吳王自呂與大王同憂願  
因時循理棄軀呂除患於天下師古曰意亦可乎日意與抑同膠  
西王瞿然駭曰師古曰瞿然無守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  
死耳安得不事師古曰安焉也補注周壽昌曰言安得不以高曰  
御史大夫朝錯營或天子侵奪諸侯師古曰營謂同德之意補注  
之義沈欽韓曰孔子世家匹夫而敵寇忠憲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  
憂勞聖人所召起也補注先謙曰索隱所吳王內曰朝錯爲誅外  
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師古曰方洋猶細細也方音旁又音旁洋  
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  
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  
止之處也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  
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適身自爲使者師古曰潛行而去也至膠西面約  
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爲漢十二師古曰不當漢十分之二

爲叛逆呂變太后非計也文穎曰王成兩主分爭患適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魯川膠東濟南皆許  
諾二子則下文請此有根本書奪文諸侯既新創創震恐多怨錯  
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呂下膠  
西膠東魯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師古曰後悔  
移兵伐之乃灌而自發此史記文與前正之背約城守濟北王  
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古  
大也與魯川濟南共攻圍臨淄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  
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師古曰悉盡也盡發使行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  
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  
皆發二十餘萬人師古曰發下史記無發字是也去此  
止完上語不南使閭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閩東越也史記  
能連下讀前漢三十五  
作南使閩東越東越亦發兵從閩東越也史記  
吳王保東越東越發兵閩東越也明此大閩字誤前  
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  
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魯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  
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如濞曰吳後四世無嗣國除庶  
子二人爲列侯不得稱王志將不  
之反也幸教呂漢有賊臣錯師古曰幸教呂漢有賊臣錯  
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曰侵辱之爲故孟康曰故事也師古  
爲事不召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師古曰人君者言絕先帝功  
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師古曰誑亂天下師古曰誑亂天下  
能省察師古曰逸放也師古曰逸放也師古曰逸放也師古曰逸放也  
國雖狹地方三千里師古曰狹師古曰狹師古曰狹師古曰狹  
日浙本無精字先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  
謙曰史記有精字先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  
其兵呂隨寡人謂其舊豪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

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館古曰言處處諸王日夜用之不

陽此當作淮陽夏公謂劉固善疑顧未見景文所見衍本爾然則



通鑑可安子先策安史記亦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

補注元策曰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此言吳兵下言楚兵

官本有都字不得以吳統楚也史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

記無楚字即其證北壁昌邑曰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

泗水南入淮故謂之淮泗口塞吳饒道師古曰饒使吳梁相敵

而糧食竭乃曰全制其極全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以破吳必矣條侯

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清補注先謙曰昌邑山陽縣今

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

而西無它奇道難曰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

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曰反為名

此兵難曰籍人籍假也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補注先謙

兵猶言多它利害蘇林曰祿伯將兵漢白為已利於吳為生

別將也前漢三十五

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他則害謂分兵而去徒自損耳

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

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兵利險

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

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曰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

王徐行雷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

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推作推是史

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

得為將校尉行間候司馬孟康曰行伍間候也師古曰在行伍間

二字贊文史記無二字文義自足疑此涉下行獨周丘不用周丘

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案酤疑酤字之誤先謙曰史記亦作

酤通酤同案如司馬相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已無

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曰報

王適子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

召令人戶使從者已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

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補注先謙

至字通至無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

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師古曰比破城陽中尉軍

有中尉掌武職通鑑作陽城誤陽城縣不得有中尉也聞吳王

敗走白度無與其成功師古曰度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

史記作癰宋說癰蓋疽之誤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

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曰福為非者天報曰殃高皇帝親垂

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師古曰

絕故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

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

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曰私錢殺亂天下錢稱疾不朝二十

餘年有司數請澤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

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

反師古曰從

萬民伐殺無罪補注先謙曰史記伐作天燒殘民家掘其丘壘甚為虐暴而卬

等又重逆無道師古曰重燒宗廟

物供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

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曰上皆

殺無有所置師古曰置

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補注先謙曰敗當為破字之誤也史記

同棘壁即左傳宣公二年宋鄭會戰之大棘也史正義括地志云

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川即梁棘壁先謙案即漢

救梁兩軍補注先謙曰史記云遣六將軍兩軍作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

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慰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補注先謙曰官本使

下無人字引宋祁曰上使告條侯作上使人告條侯救梁

弟張羽為將軍李奇曰相即張也補注周壽乃得頗敗吳兵吳

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補注先謙曰史記守下即走條侯軍

走音舍會下邑欲戰梁國縣也今徐州府嶧山縣東條侯壁不

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

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於是吳王遁與其戲

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師古曰戰讀口危又音許宜反補注先度淮

走丹徒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作數千人通鑑同此說數字度淮

記正作度江走丹徒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作數千人通鑑同此說數字度淮

亡卒漢使人呂利昭東越師古曰通鑑東越即給吳王給誰也

吳王出勞軍使人銓殺吳王師古曰方音戰戰之說蘇林曰銓音

首楚盛其頭馳傳呂問師古曰傳呂問吳王太子駒亡走閭越吳王太子駒亡走閭越

子駒此止駒一人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

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淄也三月不能下漢兵

至膠西膠東留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徙庇廩飲水謝太后

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曰罷師古曰罷音疲補注王念孫

漢兵還也還當依史記作還字之誤也師古曰罷音疲補注王念孫

之兵罷故曰已罷可罷先謙曰曰已字同可變順收王餘兵擊

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補注先謙

下有之字引宋祁曰不聽漢將弓高侯頗當遣王書師古曰王書

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慮須呂從事師古曰

王欲曰何理白安處再待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

謹驚駭百姓迺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茹醢之罪弓高侯執

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郗行對曰今者朝

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印等呂為不義恐

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呂誅錯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呂字引今

聞錯已誅印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呂錯為不善何不呂聞

及未有詔虎符補注王念孫曰及當為乃言王何不以聞而乃渠

史記亦擅發兵擊義國補注先謙曰史記義國又謂齊呂此觀之意非徒

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師古曰圖謀也稱

之字後人所加景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

膠東留川濟南王皆伏誅鄒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

北王呂劫故不誅補注先謙曰王舊川詳見齊王肥傳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

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贊曰荆王王也補注先謙曰王也上應有之字先謙曰此由漢

初定天下未集師古曰集和也故雖疏屬呂策為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

於田生權激呂氏師古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敖說呂氏也呂氏

於田生權激呂氏師古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敖說呂氏也呂氏

於田生權激呂氏師古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敖說呂氏也呂氏

於田生權激呂氏師古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敖說呂氏也呂氏

於田生權激呂氏師古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敖說呂氏也呂氏

於田生權激呂氏師古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敖說呂氏也呂氏

於田生權激呂氏師古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敖說呂氏也呂氏

於田生權激呂氏師古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敖說呂氏也呂氏

於田生權激呂氏師古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敖說呂氏也呂氏

於田生權激呂氏師古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敖說呂氏也呂氏

於田生權激呂氏師古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敖說呂氏也呂氏

於田生權激呂氏師古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敖說呂氏也呂氏

利能薄斂補注宋祁曰斂字上當有賦字已使其厭生逆亂之萌自其子與師古曰萌謂始  
也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目封蓋防此矣朝錯爲國遠慮禍  
反及身毋爲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師古曰此逸周書之言贊引之者謂錯適當此言耳

虛受堂

五

荆燕吳傳第五

終

漢書三十五

楚元王傳第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漢書三十六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師古曰言同父知其異母補注

曰朝錯對景帝語稱高祖庶弟元王見吳王傳先謙曰史好書多

材其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服虔曰伯生

浮丘伯秦時儒生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毀學篇李斯與包丘子

俱事荀卿包丘子不免於秦禍蓋陸賈新語賈誼賈誼之傳

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誅於高壓之下也伯者孫卿門人

也師古曰孫卿姓荀名況為楚蘭陵令漢曰避宣帝諱改之曰孫

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漢人不避漢名荀之為孫如孟卯之為

由徒語音轉耳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次仲伯

孟卒師古曰孟古早字也補注高祖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高

祖使仲與審食其留待太上皇師古曰食音交與蕭曹等俱從高

祖見景駒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

田至霸上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

與盧綰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

數別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荆王交為楚

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補注先謙曰史先有功也後封次

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王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與賓客過

其丘嫂食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婿為丘婿丘空也

大婦為家婦師古曰史記二說其義得之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羹盡輒

釜服虔曰音勞輒也師古曰呂句繇金令為客呂故去已而視

釜聲也繇音洛又音繇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樂客呂故去已而視

釜中有羹繇是怨嫂與由同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

上皇呂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補注錢大昭曰為其母不

長者補注先謙曰高帝嫂呂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為羹頤侯師古

音莫言其母羹頤也補注宋祁曰當作羹頤先謙曰史正義引

在地志云羹頤山在潁川懷遠縣東南帝取其山名為侯城

在廬州府舒城縣西北三十里信墓在縣西北三十五里俗呼為

舒王家二說不同推其取山名國隱寓思情事為合索隱謂是

爵號非縣名案侯國無非縣者小司馬誤也宋氏以為當作頤羹

荀悅漢紀竟改為羹頤此則不長耳元王既至楚呂穆生白生

尤高帝大度雅懷或不如此淺陋耳元王既至楚呂穆生白生

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

卒業師古曰卒終也補注先謙曰郢客史記文帝時聞申公為詩

最精呂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師

曰凡言傳者謂魯之解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師古曰次

先謙曰之謂其非衍字世或有之補注王先謙曰藝文志不載

史傳疑云或有以未見之意高后時呂元王子郢客為宗正

封上郢侯補注上郢即魯國薛縣也詳見地理志宋說非元王立二

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師古曰辟非者猶辟邪辟兵之類也先

文帝乃呂宗正上郢侯郢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失官隨郢

客歸復呂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子壽比

皇子師古曰元王子子壽皆與皇子同所呂尊寵元王子子壽比

文云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子子壽比為魯王師古曰魯王

禮秩比皇子耳非封景帝即位呂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為

魯侯補注先謙曰呂富為休侯歲為沈猶侯子侯表為千乘高

平陸侯補注先謙曰呂富為休侯歲為沈猶侯子侯表為千乘高

執為宛胸侯師古曰執為宛胸侯調為棘樂侯補注先謙曰呂富為休侯歲為沈猶侯子侯表為千乘高

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啻酒師古曰穆生不啻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

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鞠多米一宿而熱不齊之補注錢大

釀郭注以藥作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鞠多米一宿而熱不齊之補注錢大

謂少鞠多米失之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鞠多米一宿而熱不齊之補注錢大

反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師古曰與今

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師古曰下繫

宋祁云浙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補注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曰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

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師古曰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

區之禮哉師古曰區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

年為薄太后服私茲削東海薛郡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乃與吳

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論胥靡

隨坐輕刑之名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

之役因使呂鎖聯綴耳晉說近之而云隨坐輕刑非也補注劉敞

曰胥靡說文作縶衣之緒衣使杵曰雅春於市正義曰高祖舉杵

為木杵而手杵即今所謂步杵耳非雅春於市也補注先謙曰官

本雅作確注確曰作確春引宋祁曰確一作雅補注先謙曰官

也言使之常春不得息晉注春而雅歌以相春也周壽昌云雅常

情事亦不合以相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

父矣師古曰不吾與言不與我同心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

師臣贊曰侯母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反

其相張向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向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

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饑吳王走戊

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奉

元王後是為文王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乃與吳

王道嗣二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乃與吳

表相應計年亦合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記注作

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

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師古

曰言常伺聽勿失機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乃與吳

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

入漢為彭城郡師古曰彭城郡初休侯富既奔京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

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為紅侯太夫人與實太后有親懲

山東之寇師古曰懲創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乃與吳

等四人師古曰四人必以彭越王反又辟請曰關疆請曰疆

供養仕於朝師古曰仕於朝太夫人薨賜塋師古曰塋

界域塋葬靈戶師古曰地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乃與吳

讀富傳國至曾孫無子絕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乃與吳

帝時呂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師古曰論議每

欲常呂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

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其職是

呂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

多與大臣共事師古曰共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呂免

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可免也然之選擇宗室可用者辟

疆子德待詔丞相府師古曰於丞相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

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疆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

八十矣徙為宗正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乃與吳

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乃與吳

此少字乃叔字之誤非謂幼少也文選兩都賦序注初學記職府



部下白帖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七御覽職官部二十八引此城有  
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師古曰言若駿  
年齒幼少故謂之駒師古曰言若駿  
徐劫者其弟曰劉澤師古曰言若駿  
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師古曰言若駿  
補注宋祁曰注文以他官當作與他官先謀反欲殺青州刺史者  
此兩收而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崔光  
選此兩收而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崔光  
詔獄為宗室則當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崔光  
後世親屬所自貶太中大夫後復為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  
錢大昭曰宗正掌親屬諸公主家令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師古曰  
門尉皆屬焉故蓋主事德亦案之師古曰  
說老子四篇則其家學也先謙曰官本脫師古曰三字師古曰  
將軍光欲召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  
言師古曰師古曰公主之孫名譚德數責召公主起居無狀師古曰  
音所具反補注周壽昌曰數責數其罪而責侍御史召為光望不  
之起居無狀指公主為外人求封等事師古曰  
受女怨望也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師古曰  
故云誹謗詔獄免為庶人屏居山田師古曰  
而恨之師古曰師古曰召復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  
宣帝師古曰師古曰召復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  
封為陽城侯師古曰師古曰召復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  
安民為郎中右曹宗室官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師古曰  
之家二字亦見史記晉世家後德寬厚好施生師古曰  
漢樊宏傳或以為宗室之誤非德寬厚好施生師古曰  
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師古曰  
已振昆弟師古曰師古曰振賓客食飲師古曰  
也立十一年子向師古曰師古曰振賓客食飲師古曰  
也市德上書訟罪會葬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諡

置嗣制曰賜諡終侯師古曰師古曰終惡諡也召其妾訟子補注先謙為  
置嗣傳至孫慶忌復為宗正太常薨子岑嗣為諸曹中郎將列校  
尉至太常薨傳子至王莽敗乃絕師古曰  
十一年薨居滿元年侯繼嗣與此不同以年考之德以地節四年  
四年至居滿元年加子十八年孫二十一年共四十九年而宣帝地節  
當更有一代公劉表有太常劉岑可據也  
向字子政師古曰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讀  
生年十二曰父德任為韋郎師古曰  
典引周運與服數事曰羊車一名韋郎也師古曰  
為韋郎也周壽昌曰任也師古曰  
紀除任子令應劭注漢律史二子張晏注子弟以父兄任為郎哀  
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師古曰  
帝循武帝故事師古曰  
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儵等並進對師古曰  
或作喬音鉅駢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  
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師古曰  
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僊黃白之事名為鴻寶萬畢三  
章論變化之言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鄉衍重道延命方世  
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師古曰  
三十餘始元二年事也淮南事元朔六年是時德待詔丞相府父見  
是在故拜辟疆為光祿大夫時德待詔丞相府父見  
是也此因向得淮南書而附會已詳德傳更生幼而讀誦為奇  
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師古曰  
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更吏鑄偽黃金繫當死師古曰  
案此比例之誤當時鑄作黃金不成事本創見無科罪專條漢律  
惟所欲陷則子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師古曰  
此此子死比也

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服虔曰踰冬至春行寬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復至冬故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師古曰三輔舊事云石渠閣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師古曰加官也百官公卿去大夫得舉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想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昂卷舌間師古曰見於昂與卷舌之間也卷舌卷舌六星在昂北主口語以知禍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也曲吉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

前漢三十六

七

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為諫大夫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後此在元帝初年即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師古曰非常變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外親謂母黨也言竊聞故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師古曰忤猶逆也音五故反他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逆作過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言為且復見毀議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師古曰言不宜用有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應劭曰謂蕭望之馬堪反向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補注周壽昌曰言漢後赦呂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師古曰辛終也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師古曰說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師古曰恨也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寬其罪也補注錢大

昕曰此事寬傳不載韓說名在侯幸傳而能為寬諫亦自可取當表而出之先謙曰說附韓王信傳不列侯幸其兄媽為侯幸史帶敘其名耳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曰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與常有詔問師古謂改作慮章補注葉德輝曰問本無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先謙曰官本注在與下應作憲是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師古曰比音必麻反補注葉德輝曰問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已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後復視事天陰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補注葉德輝曰問本無注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師古曰殆近也補注葉德輝曰問本無注臣愚以為宜退恭顯言章蔽善之罰師古曰章明也補注葉德輝曰問本無注

前漢三十六

八

進望之等言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補注錢大昕曰元成為太子太傅不當刪太子字益轉寫失之劫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補注周壽昌曰望之傳子為望恭顯白令詣獄置對師古曰置對者立為對辯補注宋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太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補注周壽昌曰案下封事上於元帝師古曰元帝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師古曰幾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

前漢三十六

九

十

前漢三十六

十

九四

[illegible][illegible]

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師古曰謂隱公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十  
試其君與夷七年曲沃伯諸兒子侯殺之十七年鄭高渠弑  
昭公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子侯殺之十七年鄭高渠弑  
使卜弑賊其君鄭子武開信其君鄭子武開信其君鄭子武開  
公子高梁文元年楚太子商賁弑其君太子商賁弑其君太子  
仲殺子惡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太子商賁弑其君太  
子歸生弑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太子商賁弑其君太  
右州蒲癸七年鄭子驪使賊夜弑其君太子商賁弑其君太  
光太子癸弑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太子商賁弑其君太  
園問王疾弑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太子商賁弑其君太  
許太子止弑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太子商賁弑其君太  
比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乞弑其君太子商賁弑其君太  
凡三亡國五十二師古曰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大去  
楚晉滅滅滅滅滅滅滅滅滅滅滅滅滅滅滅滅滅滅滅滅滅滅  
梁四年楚滅江五年楚滅陳六年楚滅蔡七年楚滅鄭八年楚滅  
宣八年楚滅江五年楚滅陳六年楚滅蔡七年楚滅鄭八年楚滅  
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鄆十七年楚滅舒襄六年晉人滅鄆齊  
侯滅萊十年諸侯滅偃陽十三年取鄆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  
年楚子滅賴十三年晉滅欒十六年楚子取欒十七年晉滅  
陸渾戎二十一年晉滅欒十六年楚子取欒十七年晉滅  
滅唐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人滅賴十五年楚子滅賴十五年楚  
公滅曹又鄭滅須句楚滅權晉滅欒楊楚滅道房諸侯奔走不得  
申凡五十二補注先諸曰官本舒蕭作舒蕭是  
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  
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師古曰貿戎  
庚與來奔之類是也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  
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傳伐其郊師古曰郊周邑也  
日孰敗之蓋晉敗之也賈音莫侯反師古曰郊周邑也  
圍鄭也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  
伯古曰隱七年冬經書射王中肩師古曰伯來聘伐鄭伯突出奔蔡襄  
齊逆命而助朔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  
三君更立莫能正理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  
猛子朝及敬王是為遂至陵夷不能復興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  
三君也更音工衛反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  
也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

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  
優游寬容使得竝進今賢不肖渾殺師古曰言雜亂也渾白黑不  
分邪正雜糅忠諫並進師古曰言雜亂也渾白黑不  
交公車人滿北軍師古曰言雜亂也渾白黑不  
北軍尉北軍尉曰法治之楊博上書遂幽北軍尉北軍尉曰法  
注沈欽韓曰案此謂待詔郎官食於北軍者多也東觀漢記舊制上  
書以青布囊素衣封書不中不得上既上朝臣毋午膠戾乖刺  
師古曰言志意不相各相違更相譏謔轉相是非師古曰言志意不相各相違更相譏謔轉相是非  
言下者五故反刺音來曷反更相譏謔轉相是非師古曰言志意不相各相違更相譏謔轉相是非  
在陛下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師古曰言志意不相各相違更相譏謔轉相是非  
其下營或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師古曰言志意不相各相違更相譏謔轉相是非  
責所曰官本德或作惑師古曰言志意不相各相違更相譏謔轉相是非  
先諫曰官本德或作惑師古曰言志意不相各相違更相譏謔轉相是非  
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  
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已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  
集於朝師古曰言其  
毀譽將必用已終乖離之咎師古曰言其  
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  
也夫違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已成太平致雍頌猶卻  
行而求及前人也師古曰言其  
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師古曰言其  
猶不能解紛師古曰言其  
議邪之所已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  
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師古曰言其  
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師古曰言其  
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師古曰言其  
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





今曰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師古曰誅其

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曰為法原秦魯之所消曰

為戒師古曰思謂歷觀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曰揆當世之變

也師古曰省視放遠佞邪之黨散險詖之聚師古曰險言日杜閉

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師古曰杜塞也補注先決斷狐疑分別

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

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師古曰肺腑云肺腑謂肝肺相附著猶言

帝室猶肺腑也附於大材也師古曰肺腑云肺腑謂肝肺相附著猶言

又言託則語意重出余謂肺腑皆謂木皮也說文木皮也木皮也

木也木也木也木也木也木也木也木也木也木也木也木也

於木也木也木也木也木也木也木也木也木也木也木也

王傳傳王傳傳王傳傳王傳傳王傳傳王傳傳王傳傳王傳傳

託肺腑史記惠景開侯者表序諸侯子弟若肺腑附託於元六

肺附乾錄其餘已長義近同也若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遁所聞

竊推春秋災異曰効今事一二條其所曰師古曰由也補注先謙曰官

效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

牛等師古曰比音煩寐反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

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惡眾口之

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曰材能幸補注米一新口與常稱

譽堪上欲曰為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也師古曰

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補注先謙曰胡注

肉曰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

而誅今宜奈何與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

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

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言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

貞信不立朕聞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為河東

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

蝕之於是上召諸前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

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師古曰

助抑厭遂退師古曰厭音平方反信有憂國之心臣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

異師古曰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曉昧說天託咎此人師古曰

不明也諱與暗朕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出而試之曰彰其材堪出之後

大變仍臻眾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

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師古曰此固足曰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

臣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諛諛欺也師古曰諛諛欺也或引幽隱非

所宜明意疑曰類欲曰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

者天咎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師古曰信排

於異人將之哉師古曰竟也明也其微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

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師古曰

得見常因顯白事決顯口會堪疾瘡不能言而卒師古曰顯

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蓄疾譏擿要救危及世頌凡

八篇師古曰遠謂指發依與古事悼己及同類也師古曰與謂比

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曰故

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蘇林曰三輔多水數秦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  
師古曰倚音於綸反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呂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補注宋祁曰師古曰言中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師古曰言中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師古曰休美也音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補注先謙曰成帝以陵在延始二年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在鴻嘉元年罷昌陵反故陵在永始元年反故陵即此傳所云復還歸延陵也反故陵後制度仍舊故向上此疏未云初陵之無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明向此疏疎延陵制度之奢非諫昌陵也亦承傳云五年不成而後反故  
又廣野營表發人家墓斷截骸骨暴揚尸骸百姓助竭力盡悲愍感天又云且發初陵之作止諸營營宮室與向此時進諫事可互證漢紀通鑑並載此疏於永始元年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曰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師古曰易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應劭曰三王之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統也張晏曰一曰天統為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建之端也二曰地統為殷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建之端也三曰人統為夏三月建寅為人始建之端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不備也古王告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為周作周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周字同二家作諸家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禋祿將于京師古曰此大雅之王之篇殷士殷之刺京周京也古殷之臣有美德而致也喟然歎曰然歎息貌音丘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曰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自戒慎民萌何自勸勉師古曰萌與毗同無知之貌補注宋祁曰折本注文同下有毗毗二字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

之子補注劉向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曰德不及周而賢於秦補注沈欽至公篇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于一人兼有天下就百姓欲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淮南子論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山嶺太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國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秦周欲子孫以德久長故不便為雒陽之險也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曰德為効師古曰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服虔曰廁側近水水經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今斯原夾二水也意愴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曰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應劭曰斷陳也故云以北山石為椁紵絮者可用紵衣之絮也斷而陳其間又從而漆之也紵音張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劉呂反斷音測  
又前漢三十六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師古曰有可欲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是有間隙也無可欲謂不實器衛而薄葬大段為發掘取之故無感也劉向傳云先謙曰官本亦作傳傳下言以字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曰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曰薪薪薪也衣音於既反後世聖人易之曰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師古曰在上郡陽周縣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子午據水經注古周周在走馬水北應在今延安府安定縣北界界山也之陽周乃後魏僑置非故縣也橋山黃帝陵皆當據水經注改入延安堯葬濟陰澤縣東北五十里舊志唐堯陵在曹州府荷丘龍府皆小葬具甚微集解引劉向曰堯葬濟陰五帝紀堯葬小葬具甚微二妃不從師古曰二妃堯之二女補注集解堯葬蒼梧二妃不從德鍾曰禮記作三妃當依此訂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師古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清曰列龍也墨子曰禹葬會稽之山既葬收餘壤其土龍若參耕之畝則止

前漢三十六

10

前漢三十六

[illegible]



原無原亦謂無量也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亦失之齊策  
高注度計也計與度同義故計亦謂之原東方朔傳其山出玉石  
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謂不可勝又多殺宮人  
計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亦失之  
生葬工匠計百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補注錢大昭曰役古文  
役字見說文先謙曰官  
本作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師古曰周章陳  
後周章即周文陳勝傳周文西擊秦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  
收兵至關卒十萬無百萬也說計勝傳  
者咸見發掘也補注宋祁曰本注發字上有皆字其後牧兒  
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家藏者音在到反補  
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櫛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  
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  
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  
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補注先謙曰胡  
巨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  
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

前漢三十六

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師古曰小雅篇名美宣王考至其首章  
王之德如潤水無極已也  
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  
秩流出無極已也  
師古曰宮室如制謂殖殖其廷有覺其極君子攸寧也子孫眾多  
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熊維羆女子之祥也補注沈欽韓曰成  
帝無嗣故言及魯嚴公莊公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師古曰解  
此示勸戒  
後嗣再絕孟康曰謂子般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於秦如此而  
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  
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師古曰埤下也音埤積土爲山發民  
墳墓積石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  
功費大萬百餘師古曰  
墳墓也  
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曰饑饉  
物故流離曰十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臣甚愖焉  
此事故也師古曰愖謂亡其居處也  
諫曰胡法當從後說案漢紀作愖愖字通曰死者爲有知發  
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埤師古曰安焉也補注葉德  
坤曰閭本無注先謙曰

前漢三十六

本無謀之賢知則不悅曰示眾庶則苦之師古曰說讀曰若苟曰  
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  
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補注葉德輝曰光昭五  
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巨隴  
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巨隴師古曰顧猶反也  
注在亂  
爲陛下差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  
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曰  
儉安神可曰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曰侈生害足曰爲戒補注  
應曰上文言秦昭五王此不初陵之樞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曰  
應獨稱秦昭昭昭昭字衍初陵之樞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曰  
墓之墓師古曰謂昭昭昭字衍初陵之樞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曰  
規度墓地也引此初陵之樞則字當從土作樞  
非先謙曰官本注在初陵之樞則字當從土作樞師古曰樞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曰  
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  
禮制師古曰趙皇后也  
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師古曰孽嬖  
音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  
計反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補注先謙曰曾發云傳稱八篇而隋  
非向書曰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  
新序三十篇說苑二十篇補注先謙曰曾發云傳稱八篇而隋  
苑雜事及臣向書氏問書校錄其事煩多章句相滯除去復重  
更造新事則此二書各本有之  
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  
十上曰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  
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師古曰浸漸也  
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補注先謙  
是日盛其漸也  
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曰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  
而不言孰當言者師古曰  
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



先謙曰宮本註在寵字下兼南北軍之眾擄染起王之尊駟登

重宗族盤互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恩上古至秦漢外戚

皆不及也師古曰皇前周卿士字也周后龍之故處於盛位權重  
 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其微象周之末祿武安侯田蚡也  
 時冠石立於泰山石為一石在石故曰冠石也  
 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齊王莽之其梓柱生枝  
 葉扶疏上出屋根地中  
 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  
 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卑隸  
 太后之福也如霍曰內寵親也  
 權無故榮昌侯王武先謙曰通鑑無有司焉昌曰平昌侯王  
 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  
 近宗室親而納信師古曰援引也  
 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

社稷所自衰雖外內之姓子孫孫無疆之計也  
 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師古曰如若也  
 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慮師古曰慮  
 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師古曰上唯陛下深聖思審  
 國幾密覽往事之戒已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入承皇  
 太后師古曰言社稷不安則帝天下幸甚  
 昌陵師古曰言社稷不安則帝天下幸甚  
 休矣吾將思之  
 儀靡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師古曰經術  
 中星李東井師古曰東井  
 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若丹朱放  
 聖帝明王常曰致亂自戒不諱廢與故臣政極陳其愚唯陛下  
 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  
 五月有奇而壹食師古曰壹食  
 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  
 也頻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

補注先謙曰胡注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河平元年四月癸亥  
始三年八月己卯晦四年三月癸卯朔四月二年二月丁未晦永  
辛未晦凡八食而是年春正月己亥又不預此數異有小大希稠  
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言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辭也昔孔子對魯哀公竝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  
提失方孟陬無紀則失其所建首時為孟正月為限師古曰限音  
子侯反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  
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師古曰四時之孟太白經天而行孟康曰謂  
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無雲而雷張晏曰雷當託雲指  
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也經天者星之記臣也二世不  
恤天下人有畔心象經天夜光應劭曰流星也其射如矢地行不  
獨號令而無臣也經天夜光應劭曰流星也其射如矢地行不  
有聲為天狗無聲為彗主劫故曰彗惑主內亂月變火燒宮師古  
聲為枉矢也張晏曰野鳥入都門內崩師古曰內長八見臨洮石  
也野禽歲廷處主人將去都門內崩師古曰內長八見臨洮石  
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亡應劭曰天王坐席也流星觀孔子  
前漢三十六

之言考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  
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  
星見之異也京房所謂陰氣盛而奇日光者也孝昭時有泰山  
臥石自立上林樹復起大星如月西行眾星隨之此為特異孝  
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地為天狗皆星也久陰不雨者二  
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  
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  
宗成王亦有雖難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  
有復風之報師古曰復反也事功見前古高神明之應應若景嚮  
讀古曰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有寬明之德  
葉德輝曰開本德藩本下無有字先謙曰官本無翼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曰崇劉  
氏補注先謙曰胡注崇增高也故根根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根  
謂諸高劉氏之業愈盛也

意也奸犯也張音惡奸音于補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  
紫宮師古曰通鑑作惡惡字同  
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師古曰上言是言設卦指爻而復說  
義書曰伴來曰圖孟康曰伴使也使人召圖來示成王明日說不  
諫曰官本曰天文難曰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  
清燕之間指圖陳狀師古曰間謂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  
廷錢大昭曰謂納其然終不能用也元延元年考異云向傳云星  
孛東井岷山崩向傳云不能入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則上此奏當在  
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食入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則上此奏當在  
今年也胡旦亦載之三年胡三省云案劉向傳若以星孛東井為  
據則上奏當在今年若以岷山崩為據則上奏當在三年若以二  
十歲間日入食為據則上奏當在去年然則向言日食之變率以二  
六月而一發以班書考之自建始三年至三年九月丁巳晦志書食  
元二年五月而食至四年三月癸丑朔則元二年九月丁巳晦志書食  
而紀不書至二年二月乙酉晦則元二年正月己卯朔則未及一特而食  
月丁巳晦不計也又前漢三十六

又至四年七月辛未晦則一年六月而食向所謂率二歲六月而  
一發亦通二十歲而約言之耳自建始三年至今以紀考之則  
九食以志考之則十食此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  
落則本根無所庇廕師古曰庇音必廕反廕音於禁反方今同姓  
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宜彊漢宗卑私門保守  
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  
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  
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政終不遷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  
為王氏所排及在位大臣所抑故終不遷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  
非扶助之解也陳景雲云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七十二  
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補注錢大昭曰依此推檢向當卒於  
後四十餘年案傳言卒後十三年王氏代漢則向卒於成帝建平  
元年至此實四十餘年當以漢紀為是吳修讀疑年錄亦推向生元  
鳳四年卒建平元年益壽代侯在孺子嬰初始元年十二月是年

上即劉平正十三歲之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師古曰伋音汲呂易教授  
後氏誤推不足據  
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歆字子駿少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二百二十一載劉向集書諫子歆曰今若年  
少得黃門侍郎顯處也又四百五十六云告歆無忽若未有異德  
榮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曰郭君在門賀者 河中受詔與父  
在關有憂則恐懼事則必有善而還福也

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  
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  
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

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  
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  
秋左氏傳歆大好之補注沈欽韓曰馬融周官傳云歆年何幼務  
本北堂書鈔九十八引桓譚語云劉子歆精於春秋某德釋曰原  
注三人尤珍重左氏教于孫下至婦女無不誦誦時丞相史尹

咸呂能治左氏與歆其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  
大義師古曰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謂指趣也  
及歆治左氏引傳文呂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

湛靖有謀師古曰湛音沈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師古曰志記也補注  
後文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過絕於人歆曰爲左丘明好  
惡與聖人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  
亦恥之吾恥之也

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師古曰七十子指其言成數  
也補注宋邵曰注文二當作七傳聞之與親見之補注宋邵曰其  
先謙曰自本注言在以下是傳聞之與親見之補注宋邵曰其  
詳略不同歆數言難向向不能非問也師古曰問音居見反補然

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  
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  
肯置對師古曰豈不與歆意同故不肯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

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師古曰迭五聖帝明王累起相襲  
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  
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

書制作春秋紀帝王之道補注先謙曰文選紀作記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  
十子終而大義乖子夏六十四人其撰仲尼微言補注先謙曰重遭戰國棄  
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師古曰豆邊音邊補注宋邵曰理一作治先謙

曰官本注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補注先謙曰陵夷至于暴  
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師古曰古事  
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

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補注先謙曰  
秦燔書而易爲卜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補注先謙曰藝文志  
經之事傳者不絕

卿大臣絳灌之屬補注先謙曰大昭曰李善注文選見絳灌是一人取  
絳灌與灌嬰前漢三十六

封地一取氏族不相倫類故李氏疑非二人蓋據楚漢春秋謂高  
祖之臣別有絳灌然史傳中無此人且賈誼傳已云樊鄴絳灌樊  
指喻鄴指商絳指周勃灌指灌嬰又陳平傳云絳灌等或從平樊  
命乃且縣此兩人蓋各舉其姓則周有周昌周勃等之不同各舉  
其封地嬰又封穎陰兩字不可單稱故當時有此絳灌之名

介胄武夫莫不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師古曰掌故  
掌故官名也從伏  
生受尙書尙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

已詩始萌牙師古曰言若  
草木之初生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  
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補注先謙曰賈誼補  
不容更有漢字錢大昕曰漢初留川田何濟南伏生魯申公齊轅  
固燕韓嬰魯高堂生齊胡毋生皆諸侯王國人唯賈生洛陽人在  
漢十五郡之內故云漢朝之儒賈生一人宋末之思何何卒人  
儒林傳漢興梁太傅賈誼修左氏春秋傳爲左氏傳傳授趙人  
賈公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是以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  
推賈生先謙曰文選無漢字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  
詩禮春秋先師師古曰前學之師也補注先謙曰舒即是其義也  
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



相合而成補注先讀曰李秦善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補注先讀曰

李注引七略曰孝武末有人得秦善後書於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

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補注

作離合先讀曰李注宋經未焚書之時案官本無稱字及魯恭王

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補注

先讀曰官本有篇字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

倉卒之難未及施行補注先讀曰孔子世家未發云安國爲今

巫蠱之禍也漢紀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早多則安國不及

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則與世家早卒之文合

孔傳已詳不復出然又有可疑者安國身爲儒官既以古文傳授

何不及生時獻而當身後倖他多事始上之乎當魯恭王始封

在景帝中本傳云好治宮室季年好音則其壞壁得古文亦在

景武之際武帝即位後崇儒術未多欲苛知孔氏所藏古文亦在

使世儒無能通曉密有不錄視府而任其意焉民間則廣開獻書

按朝錯微若補注今文至兒寬始顯而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又在

其後寬先受業孔安國則古文始師名輩在先無踰於安國治今

文者何能抑使不行乎益古文之不顯實緣世主之不好而學者

不得施行遂爲疑案及春秋左氏三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

十餘通臧於祔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

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補注先讀曰三事謂左氏春秋古

及毛詩者以毛詩無先師也班志藝文敘毛詩則云自謂子夏所

傳河間獻王好之儒林傳則云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

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故教授九江神漢爲王莽講學大

夫由是言毛詩者本年之徐故授意皆有微詞傳或問編師古曰脫

禮左傳之可信故曰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問編師古曰脫

韓曰大戴小辨篇子曰若不思廢絕之關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  
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師古曰罷讀信口說而背  
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補注沈欽韓曰公穀二傳皆戰國時爲末  
說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  
其原師古曰幽冥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  
義之公心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論排儒文學曰論者相或懷妬  
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曰尙書爲備師古曰  
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尙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師  
古曰瓚說是也補注先讀曰官本備上有不字齊召南云案瓚注  
據太常孔臧與從弟安國書也漢初不知書本百篇則安國二十  
八篇取象二十八宿錢大昕云以注文證之不字衍陳詩庭云南  
監本無不字先謙案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補注先謙曰言自豈不  
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  
其情補注先謙曰昭猶依違謙讓言不專決也樂與士君子同之  
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補注先謙曰遺近臣奉指衛命將曰輔  
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師古曰比合也經義有  
比音類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彼曰不誦絕之師古曰不  
誦謂之而欲絕去此學補注宋祁欲曰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  
與樂成難與虛始補注先謙曰李注此乃眾庶之所爲耳非所望  
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  
書補注先謙曰文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補注何焯曰內謂陳發祕  
生遺其下多爲字皆有徵驗外內相應師古曰公肅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  
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  
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師古曰過猶誤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師古曰志識也一日記補注先謙



下無也字今此數家之言所呂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  
師古曰專執已所偏黨同門妬道真學如道義之真也  
 專已守殘見荀子守殘見荀子見荀子守殘見荀子守殘見荀子  
 違明詔失聖意呂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  
 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呂歆移書上疏深自罪  
 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  
 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意欲廣道術亦何呂為非毀哉歆由是忤執  
 政大臣為眾儒所訕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呂  
 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呂病  
 免官起家復為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  
 為黃門郎重之白太后補注宋祁曰新太后太后畱歆為右曹太中  
 夫遷中壘校尉義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與儒林史  
 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補注先謙曰初歆呂建平元年改  
 前漢三十六

名秀字穎叔云應劭曰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  
逆宋祁曰注文趣字當作何焯曰載其改名幾呂趣也補  
 於哀帝之時以見歆樂禍非望素不能乃心王室及王莽篡位歆  
 為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自孔子後  
 綴文之士眾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師古曰孫  
 也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  
 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師古曰近音其斬反劉氏鴻範論發明大  
 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

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師古曰言其究極鳴序向言山陵之  
 戒于今察之師古曰序讀曰呼補注何焯曰言赤眉之哀哉指明  
 梓柱呂推廢興昭矣師古曰昭然明白補注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  
 友與師古曰諒信也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益矣贊言向直諫多聞可謂益矣與諫口歆補注何焯曰多

謂指上鴻範論七略三統歷譜言山陵梓柱則加以直諫七略三  
 統并子歆所著述類舉之而申言向之直諫則褒貶亦具其中矣  
 先謙曰官本注可謂益矣矣作也

虞受堂

吳

楚元王傳第六

漢書三十六

季布變布田叔傳第七

漢書三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呂事也

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也呂權力使輔人也項籍使將兵數

窘漢王如治口為面也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

三族師古曰舍匿隱也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

尋其蹤迹也師古曰能聽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剗布許之適髮鉗布

衣褐師古曰衣著之也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柳車為廣

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降穹也音灼曰周禮說衣髮柳柳聚

是也隆節之所聚也此為載已喪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作大柳衣車皆

先謀曰案集解引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與此異并與其

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師古曰朱家魯人見游俠傳朱家心知其季布

也買置田舍師古曰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

陰侯滕公師古曰滕公曰夏侯嬰也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

耳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事也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

而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呂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

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師古曰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呂資敵國此伍子

胥所忌鞭荆平之墓也師古曰伍子胥伍員也荆平楚也子胥之父

王已卒其後吳師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也補注

本字同師古曰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師古曰從容反滕公心知朱家大俠

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侍閒果言如朱家指師古曰侍閒於天子間

添也師古曰上乃赦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為柔師古曰多

朱家亦曰此名聞當世布召見謝拜郎中師古曰郎中孝惠

時為中郎將軍干嘗為書嫚呂太后師古曰嫚謂辭語發汚也嫚

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

中諸將皆阿呂太后師古曰阿曲也呂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

夫呂高帝兵三十餘萬師古曰呂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

時亦在其中六字史記所無然匈奴傳詳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

載布言且及平城之歌詳略不同如此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

中今噲奈何呂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謾師古曰謾欺誑也且秦

呂事胡陳勝等起今瘡痍未瘳師古曰瘡痍未瘳呂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

創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

匈奴事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呂為御史大夫

又言其勇使酒難近應劭曰使酒酣酒也師古曰言呂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

日官本又上無人字引宋祁本云一本又言字上至雷邸一月師古

有人字師古曰呂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

之舍在京師也師古曰呂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

日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呂臣欺陛下者師古曰

其賢故也今臣至無所受事補注宋祁曰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

陛下曰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呂窺

官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求也呂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

持權屬諸人顧呂金錢也師古曰呂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

威權因呂請託故得他人顧金錢也師古曰呂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

勢招權歸己也顧金錢者謂志在金錢也顧猶念師古曰呂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

李奇曰宦者趙談也補注宋祁曰談云談人據史記安改與竇

以父諱談為同漢書自應作談越本乃後人據史記安改與竇

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師古曰呂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

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師古曰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

發書師古曰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

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師古曰諺傳也補注先諺曰史記百下有斤字諺上有一字

下何呂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

名於天下顧不美乎師古曰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師古

讀曰悅補注何焯曰既為僕則其交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

必難此曹丘所以卒容於季布也

布名所呂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閭中遇人恭謹為

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師古

爰絲字音呂兄長之禮也補注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

注宋祁曰浙本注文也字作之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

如滄曰中尉之司馬補注先諺曰索隱漢書中尉司馬誤也

昌曰雖以都之嚴峻不敢有加於波先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曰

諺曰史記作不敬不加禮部見酷吏傳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曰

行師古曰許自稱為當是時季心曰勇布曰諾聞關中補注何焯

俠之盛季布袁盎謂之也自田竇敗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

師古曰此母弟為客送多閭里之怨矣補注宋祁曰浙本注父無之字

有也字周壽昌曰左傳二十四年傳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是謂

同母弟為弟也師古曰丁公為項羽將逐害高祖彭城西短兵

名周則自姓丁故以為異父孟康曰丁公及彭越張敖

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孟康曰丁公及彭越張敖

孟說非也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厄丁

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雖與賴俱俱退而高祖獨與固言耳丁

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曰丁公徇軍中行示也音

辭後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

為人臣無傲丁公也

樂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師古曰家人猶言編戶之

庶人見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

魏豹傳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

韓曰魏豹子世兵籍伊尹酒保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略賣為

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

呂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

反明矣師古曰趣亨之曰促促急也方提趨湯而欲投之於湯也

趙綱曰趣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榮

陽成皋間項王所呂不能遂西徒呂彭王居梁地師古曰徒但與漢合

從苦楚也師古曰從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

破且陔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師古曰微無也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

封亦欲傳之萬世補注先諺曰官本亦作之引宋今漢壹徵兵於

梁補注宋祁曰越本作今彭王病不行而疑呂為反反形未見呂

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

亭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

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

曰法滅之吳楚反時呂功封為鄒侯蘇林曰鄒音輪清河縣也補

西南五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樂公社布薨子賁嗣

侯賁音奔孝武時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蘇林曰陘音刑補注錢大昕曰史記云陘城今

城縣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鉅公師古曰姓樂名

之稱也補注先諺曰史記樂毅傳樂氏之族有樂臣公善修黃帝

老子之言顯聞於齊魯韓魏解臣公一作巨公史公贊云樂昭

巨公也御覽五百十引道學傳亦作樂鉅公巨公此鉅公即為

人廉直喜任俠師古曰喜好游諸公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趙人舉之趙相

趙午言之趙王張敖曰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賈

高等謀弒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罪

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補注先諺曰史記隨王

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師古曰廢為宣平侯補注先諺曰官本

廢下有王字引宋

無云一本 乃進言叔等十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十餘人 上召見與語漢廷臣  
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材不勝補注宋祁曰上說師古曰說謂曰  
官本注云有也字引宋祁曰字也字 盡拜為郎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補注  
十餘年此漢初所以吏盡其職得與民休息也 孝文帝初立召叔  
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知之曰公長者宜知之  
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  
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土  
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賈高等謀反天子  
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曰身死  
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師古曰罷讀為疲下亦同 而匈奴  
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  
城死敵如子為父曰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敢之哉師古曰歐與擊同言不歐  
之令戰也歐字前漢三十七 是乃孟舒所  
之哉之下當有戰字先謙曰官本歐作歐又作支  
曰為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召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  
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  
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實安在師古曰索 叔曰上無曰梁事為  
問也師古曰言不須更論之也 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  
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曰為魯相補注先  
景帝王餘相初至官民曰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  
二千人皆怒之師古曰渠大也補注錢大昭曰千閭曰王非汝主  
耶何敢自言王魯王聞之大怒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  
也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師古曰不爾是則王為惡  
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師古曰於外自  
魯王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補注周壽昌曰舍入舍休王

呂故不大出遊數年呂官卒魯呂百金祠補注沈欽韓曰以少子  
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呂壯勇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數從  
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  
三河還如淳曰為刺史於三河郡三河謂河南河內河東也補注  
以丞相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補注史記云仁上  
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大  
守皆內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懼宜先正三河以警天  
下石云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仁數上書言  
相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射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仁數上書言  
以仁為能不畏強禦拜仁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  
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遣仁掌閉城門乃  
贊曰呂項羽之氣而季布呂勇顯名楚身履軍旗者數矣師古曰  
軍戰勝蹈履之季奇曰季拔也孟康曰季新取也師古曰謂勝敵  
拔取旗也師古曰李二說皆非季音為今流俗書本改履謂履而加與  
字云身履軍旗也補注宋祁曰注文謂履當作 可謂壯士及至  
困厄奴僕苟活而不變何也師古曰僕古奴也奴僕 彼自負其  
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  
夫婢妾賤人感榮而自殺非能勇也師古曰感榮謂感念其死  
孫曰師古以感榮為節榮則感榮二字義不相屬故必加感字以通  
成其說也今案感榮而自殺史記感榮則感榮也感榮則感榮也  
然之意然則莊子至樂樂是感榮也感榮則感榮也感榮則感榮也  
畫無俚之至耳張晏曰言其計畫無所成賴至於自盡且 彭越田  
古曰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其計畫無所成賴至於自盡且  
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死者難處死者難也雖  
古烈士何呂加哉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高五王傳第八

漢書三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

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

趙其王恢燕靈王建 鄭氏曰諸姬姓也張晏曰非一之稱也師古

史各異言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姬也而趙幽王三王

非必同母蓋呂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故總言之文三王傳云諸

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指景十三王傳云屬諸姬子于栗姬此意

皆同張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子仲子戎子諸子

謂此其例也豈已諸為姓乎鄭 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 師古曰謂與旁通者補注沈

和外國也列女傳賢明篇宋鮑叔孫仕 高祖六年立食七十餘城

三年而娶外妻外婦與外昏外妻同義 虛受堂

補注齊召南曰案高祖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 諸民能齊

陽郡七十二縣封齊先王時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師古曰欲其

言者皆與齊 國大故多封之補注先王曰索隱引孟說此時人多

流亡移亡一也 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

上坐如家人禮 師古曰兄弟齒列不從君臣

兩厄鳩酒置南 應劭曰鳩鳥黑身赤目食粟拔耳鳥其羽畫令

齊王為壽 補注周壽昌曰據此古人置酒為壽先自飲明其酒無

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 師古曰齊王怪之因

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鳩酒憂自目為不得脫長安 師古曰脫免

安不得更至齊國 內史士曰 補注先王曰內史王官士者其名也太后

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適食數城王誠曰

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

陽郡曰尊公主為王太后 師古曰為齊王太后也言呂母總事之

曰案史記無此句但曰獻城陽郡曰為魯元公主湯沐邑而已呂太后喜而許之適置酒齊邸樂

飲遣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師古曰高祖之九年也他皆類此補注沈欽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 師古曰西京雜記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外傳

戚姬使舊趙王內傳趙姬四年高祖崩 師古曰趙王四年呂太后徵王到

長安鳩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

趙凡立十四年 補注宋祁曰友呂諸呂女為后不愛愛它姬諸呂

女怒去諶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 師古曰安太后百歲後

吾必擊之太后怒曰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不

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

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呂惡 師古曰惡

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能明白之也 棄國自快中

野兮蒼天與直 師古曰天色蒼蒼故曰蒼天言已之理直冀天臨

字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 師古曰賊害也悔不早棄趙國而快

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 補注宋祁曰仇

幽死曰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為趙王二

年有司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

遂為趙王遂弟辟疆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

皆可王於是取趙之河間立辟疆是為河間王文王立十三年

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

錯呂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

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 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悍下

景武功臣侯表云建侯建德曰建侯建德是為相姓建名德也而

姓表傳不同疑後人轉寫此傳誤脫去一建字也補注先王曰史

記上下文並作建 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

德悍顏說是也



和漢使曲周侯鄺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

間之亦不肯入邊繫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補注先謙曰紀要西河在

廣平府邯鄲縣東二十五里一名清沁水濁漳水注牛首水出邯

鄲縣西諸山東流分爲二水漢景時六國皆趙國韓趙魏齊楚

趙國邯鄲相捍七月引水灌趙城補注先謙曰紀要西河在

鄲縣西諸山東流分爲二水漢景時六國皆趙國韓趙魏齊楚

趙國邯鄲相捍七月引水灌趙城補注先謙曰紀要西河在

鄲縣西諸山東流分爲二水漢景時六國皆趙國韓趙魏齊楚

趙國邯鄲相捍七月引水灌趙城補注先謙曰紀要西河在

鄲縣西諸山東流分爲二水漢景時六國皆趙國韓趙魏齊楚

趙國邯鄲相捍七月引水灌趙城補注先謙曰紀要西河在

鄲縣西諸山東流分爲二水漢景時六國皆趙國韓趙魏齊楚

趙國邯鄲相捍七月引水灌趙城補注先謙曰紀要西河在

鄲縣西諸山東流分爲二水漢景時六國皆趙國韓趙魏齊楚

趙國邯鄲相捍七月引水灌趙城補注先謙曰紀要西河在

鄲縣西諸山東流分爲二水漢景時六國皆趙國韓趙魏齊楚

趙國邯鄲相捍七月引水灌趙城補注先謙曰紀要西河在

鄲縣西諸山東流分爲二水漢景時六國皆趙國韓趙魏齊楚

趙國邯鄲相捍七月引水灌趙城補注先謙曰紀要西河在

鄲縣西諸山東流分爲二水漢景時六國皆趙國韓趙魏齊楚

趙國邯鄲相捍七月引水灌趙城補注先謙曰紀要西河在

鄲縣西諸山東流分爲二水漢景時六國皆趙國韓趙魏齊楚

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死于邯

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補注先謙曰紀要西河在

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補注先謙曰紀要西河在

吏當作史實之初建武或立之監或佐之史先章自請曰臣將種

也請得呂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

言耕田師古曰欲高后見子畜之師古曰比之於子也補注先謙曰紀要西河在

曰畜如季布布諸帝也補注先謙曰紀要西河在

乃故也汝父直謂王紀耳下又云帝三自以見子畜之不以人臣待之也

也齊召南曰悼惠王本高帝微時庶子故曰知田上文高后見子

畜之不謂呼孫爲子也下文云帝微時庶子故曰知田上文高后見子

白劉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師古曰若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

爲我言田意補注先謙曰紀要西河在

種立苗欲疏師古曰種也此意字即下文章字誤也章曰深耕種

而去之師古曰目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師古曰避

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

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已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

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弼師古曰爲音干僞反補注先謙曰紀要西河在

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曰威

大臣欲爲亂章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

欲令發兵西師古曰門西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爲內應呂

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

尉魏勃陰謀殺兵齊相召平聞之師古曰召讀曰召補注先謙曰紀要西河在

平及此召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曰師古曰給讀曰給補注先謙曰紀要西河在

漢虎符驗也補注先謙曰紀要西河在

也召平聽勃事在前何緣有銅虎符師古曰有初字則前此未有銅虎符

欲韓云史家以後事追稱此類甚多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

君將兵衛衛王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

勃既將呂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補注沈欽韓曰春申傳贊引之遂自殺於是齊王呂駟鈞為相魏

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給琅邪王曰呂氏為

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呂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

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師古曰言自高帝之時已為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

離兵服虔曰不敢離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蒞見齊王計事并將齊

兵呂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呂為然迺馳見齊王齊王與魏

勃等因畱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

澤既欺不得反國補注王念孫曰既欺本作既見欺謂見欺於齊

燕王劉澤傳注引此有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

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師古曰適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

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畱臣無

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呂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

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遺諸侯王書曰高

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畱侯張良立臣為齊王

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補注先謙曰史記

義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呂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國更分齊南

凡為四也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師古曰

賈胡故謂之富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補注先謙曰今諸

呂又擅自尊官聚官嚴威補注宋一新曰監本下官作劫列侯忠

臣矯制曰令天下師古曰謂也宗廟呂危寡人帥兵入誅

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穎陰侯灌嬰將兵擊

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

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畱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

師古曰諭呂待呂氏之變而其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

補注先謙曰史記乃下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

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

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母家駟

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訪呂呂氏故幾亂天下如治

猶方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補注劉劭曰此訪與公羊訪今又立

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

於今見在最為長呂子則順呂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

代王而遣章呂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

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

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師古曰言曰社稷將危故舉兵呂氏之不

引宋祁曰注文以臣之或作以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股戰也

匡之先謙案文臣史記作大人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股戰也

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執視笑曰人謂魏勃勇矣庸人耳

補注先謙曰索隱何能為乎乃罷勃師古曰勃父呂善鼓琴見秦

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呂自通乃常獨早埽齊

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呂為物而司之得勃師古曰勃謂鬼之勃曰

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欲呂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已為

舍人壹為參御言事呂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內史始悼

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既

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盡呂高后時所割齊之

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

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

國除補注先謙曰史城陽景王章補注先謙曰王齊威孝文二年

呂朱虛侯與東牟侯與居俱立二年薨子其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補注先謙曰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三年薨子頃

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補注宋祁曰越本作十年先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補注宋祁曰越本作

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成帝復立雲兄理為城陽王補注先謙曰理王莽時絕濟北王與居補注先謙曰初呂東牟侯與大臣共

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師古曰滕公夏侯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

大臣許盡呂趙地王章盡已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師古曰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呂王

章與居章與居意自呂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人邊漢多前漢三十八

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與居呂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補注

表有棘蒲侯陳武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逆亂呂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師古曰

彼反又讀曰疲補注錢大昭曰本紀亦作七人故王子侯表管侯侯軍氏邱其侯甯國營平侯信都楊邱侯安陽侯侯周侯侯

時受封此七人當作十人下文云十五年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閭呂楊虛侯立濟北王志呂安

都侯立菑川王賢呂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呂白石侯立膠西王叩呂平昌侯立補注先謙曰菑川王都劇膠東王濟南王辟光呂

劫侯立服虔曰劫音勑劫平原縣也補注宋一新曰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

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師古曰與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其圍齊張晏曰膠西膠東菑川濟南也補注劉奉世曰吳王濞傳前

然初言四國共圍齊又言三國無濟南其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補注周壽昌曰廣韻中字下引賈執

謙曰案隱引顧氏按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路氏諸中大夫名即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

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師古曰若汝也反齊趣下三國

不且見屠師古曰趣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

將誅路中大夫齊初聞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樂布平陽侯等兵至齊

師古曰平陽侯齊襄補注齊召南曰案顏注大誤曹襄以武帝元光五年嗣爵豈容孝景初年已為將軍索隱云案衣是曹奇是也

奇薨於景帝四年則救齊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補注王念孫曰已後聞三字文義不順後當為復言樂

伐齊也通鑑漢紀八作後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史記三國有謀遂欲復齊初與三國有謀補注王念孫曰已後聞三字文義不順後當為復言樂

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呂為齊首善師古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呂追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

事漢皇太后張晏曰皇太后武帝之母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子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納在先謙曰見外戚傳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

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

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言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

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呂此事師古曰風讀曰風紀太后怒曰

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爲宦者入事漢補注先謙曰史記及作急下更

有乃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呂女充後

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師古曰娥向配也然事有所害恐如

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燕王定國傳云與其子姦又長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言

定國姦其子女及其姊妹師古曰姦字從女生文生死字上有新字先謙曰史記及作急下更

記有姦字故呂燕感太后師古曰姦字從女生文生死字上有新字先謙曰史記及作急下更

曰毋復言嫁女齊事師古曰姦字從女生文生死字上有新字先謙曰史記及作急下更

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收一市之租直千金也人眾殷富鉅於長安師古曰鉅大也補注先

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爲亂

楚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楚止鉅依反十七字景德本有他本無今問齊王與其姊亂於

是武帝拜偃爲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

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大罪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以

監本作以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

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天

子亦因偃公孫弘曰齊王呂憂死無後非誅偃無已塞天下之

望師古曰塞滿也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亦

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

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武帝爲悼惠

王家園在齊迎割臨菑菑園悼惠王家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

之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武帝紀賜

令奉祭祀志立三十五年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武帝紀賜

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案諸侯王表志在位是爲懿王

三十五年與傳同以元光五年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武帝紀賜

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武帝紀賜

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師古曰

終古或參與被席師古曰與或白晝使羸伏犬馬交接

形體也音郎果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羸作羸案羸誤羸亦俗字王

多見羸少見羸而經傳中羸字皆爲羸矣師古曰羸字皆爲羸矣

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師古曰去除反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

侯王呂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師古曰秩比六百石秩比六百石

故所呂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

倫師古曰悖乖前漢三十八

年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子孝王橫嗣三十一年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

薨子永嗣王莽時絕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爲大國呂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

輔師古曰勸感發故大封同姓呂壤天下師古曰壤音竹刃反時諸侯得自

除御史大夫羣卿已下眾官如漢朝漢獨爲置丞相自吳楚誅後

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張晏曰諸侯有罪傳相不舉

令之條也左官解在諸侯王表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武帝紀賜

壽昌曰左官諸侯王表注應劭曰人道爲右今舍天子而任王侯

故謂之左官也附益二字見論語諸侯王表注張晏曰律鄭氏說

封諸侯過限曰附益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武帝紀賜

衛意舉郡計亂滅諸侯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武帝紀賜

張晏曰諸侯有罪傳相不舉奏爲阿黨諸侯王表注或曰阿黨王

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朱博傳言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

大同焉焉阿黨大臣無益政治皆提也

稅貧者或乘牛車

虛受堂

十一

高五王傳第八終

漢書三十八

漢書補注 卷三十八 列傳第八



蕭何曹參傳第九

漢書三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蕭何沛人也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是也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於文母害母害者取世曰持法者或以己意私怨陷人謂之害故貴

蓋其時擇吏之二事也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又云無行不得推擇為吏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此無害之確證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居大府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無人能傷害之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又云然文深則無害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引章昭云有文理不傷害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者劉昭注郡國秋冬遣無害吏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害可任事者猶云最能可任事者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吏高下皆可施用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布衣時數已吏事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也字亭長何又擁助也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先謙曰官本役作役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氏云時錢有重者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辨之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之錢大昭曰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史補注周壽昌曰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郡也索隱如氏云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南召南比秦事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何何固請得毋行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廷徵何用之何心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少疆弱處民所疾苦者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

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呂

距漢王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勸之何諫之曰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漢功臣之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王曰何為乃死也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為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七十一篇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漢其稱其美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名也師古曰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作天河沈欽韓曰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能誅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臣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

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軍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補注先謙曰史曰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大不任曰極曰然史傳趙母害若相亞大吏府中

撫諭告師古曰撫音竹忍反補注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

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

輒奏上可許師古曰從事師古曰可其所奏許即不及奏輒已便宜施

行上來目聞乃目所為聞也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趣去何

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目此刺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刺讀與專

此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刺作專漢三年與項羽相距

京索間師古曰索反上數使使勞苦丞相師古曰勞音來鮑生謂何

曰師古曰鮑生當時有議之士姓鮑而為諸生也補注鮑生謂何

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

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師古

讀曰漢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

上目何功最盛先封為鄼侯文穎曰音贊師古曰先封何者謂諸

海陽師古曰海陽注天部云陽部師古曰陽部師古曰陽部師古曰陽部

官贊又臣官本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封曹參師古曰曹參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至正月丙午封張敖師古曰張敖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漢孔聚陳賀陳稀師古曰陳賀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何先封沛郡之師古曰沛郡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作師古曰沛郡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西南音贊者師古曰西南音贊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臣等身被堅執兵師古曰臣等身被堅執兵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

臣等上何也師古曰臣等上何也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之師古曰之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獸處者也師古曰獸處者也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也師古曰也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先謙曰史記作足證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補注吳仁傑曰史

縱通師古曰縱通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文追殺獸者師古曰文追殺獸者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殺之師古曰殺之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蕭何安坐樊師古曰蕭何安坐樊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從我多者師古曰從我多者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補注齊召南曰案十

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補注功臣多封

何師古曰何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侯鄂千秋時為師古曰侯鄂千秋時為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逃

者數矣師古曰者數矣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中遣軍補其處師古曰中遣軍補其處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與楚相守榮陽數年軍無見糧師古曰與楚相守榮陽數年軍無見糧

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侍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

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師古曰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師古曰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補注一二字當依此訂賜

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

君遇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

二也師古曰二也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

丞相為相國師古曰丞相為相國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承相為相國師古曰承相為相國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承相為相國師古曰承相為相國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承相為相國師古曰承相為相國注未作有齊官本注未作有齊

為相國在淮陰既誅之後此傳甚明而公卿表乃列於九年誤也  
 若昌曰高帝即位未報信尚未誅矣當以此傳為正在十一年周  
 丞相至是更名相國一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為相國  
 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讀曰邵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  
 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補注先謙  
 也作以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  
 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君令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  
 衛衛君非已寵君也師古曰恐其為變故守衛之補願君讓封勿  
 受悉已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師古曰悅其秋黥布反上自  
 將擊之補注宋祁曰舊本作上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師古曰問其  
 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補注先謙曰史記曰作相國二字營  
 作相國實事此作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糧食資用出日佐軍也  
 日乃對使者語矣補注先謙曰此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

漢書三十九

五

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孽孽得民和師古  
 字與政同政政言不怠也補注所謂數問君者補注宋祁曰此疑有  
 同史記作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賣自污上  
 為有者師古曰賈賂也於是從其計上乃大說師古曰悅上罷  
 心必安師古曰賈賂也於是從其計上乃大說師古曰悅上罷  
 布軍歸民道遮行師古曰在道上書言相國疆賤買民田宅數千  
 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上至何謂上笑曰今相國適利民補注先謙  
 所有以民所上書皆已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地  
 廩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為獸食師古曰棄禾  
 田之不收其粟稅也補注老反釋音工早反補注劉效言言每  
 收粟草為獸食而已補注此棄地本種粟給獸食今令民田  
 取粟也補注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買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  
 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前問曰  
 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師古曰史失之也侍謂侍天子也前問曰  
 而請也胡何也上曰吾聞李斯相

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買金為請吾苑自  
 媚於民師古曰媚愛也求愛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  
 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買人錢乎  
 人先謙曰史記作買人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  
 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補注先  
 記不重關相國不曰此時為利乃利買人之金乎且秦呂不問其  
 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  
 不憚師古曰憚愧也感衛尉之言故慙悔而不悅也補注先謙曰  
 不能不勉從故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跪  
 入謝上曰相國休矣師古曰休出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補注先  
 本吾字在苑下引宋祁曰越本作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補注先  
 許錢大昭云南監本闕本吾字在苑下先謙案史記同我不過為  
 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

漢書三十九

六

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補注宋祁曰因問曰君即百歲後  
 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何死不恨矣補注先謙曰周壽昌曰高紀帝崩時呂后問相帝已定何後  
 也師古曰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師古曰為家不治  
 垣屋師古曰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執家所尊孝惠二年  
 何覺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  
 里補注諡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為鄉侯師古  
 延為筑陽侯師古曰鄭及筑陽皆南陽縣也今其地見屬襄陽州筑  
 而無其母家姓先謙補注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鄉侯薨子遺嗣薨  
 日官本注見作並補注景帝  
 無子文帝復已遺弟則嗣有罪免補注先謙曰景帝  
 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師古  
 治也亦曰其補注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呂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

為列侯嘉則弟也薨于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符中復下詔御史  
目都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都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  
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為太常儀性瘦免補注先諱  
不誤宣帝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  
十二人復下詔呂鄭戶二千封建世為鄭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  
殺人滅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鄉長壽為鄭侯補注先諱  
足學識之掌此縣名也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年更為蕭鄉侯莽敗絕侯表居潁元

曹參補注先諱曰參字敬伯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  
主吏居縣為豪吏矣師古曰言參及蕭何高祖為沛公也參呂中  
涓從如涓曰中涓如中涓者史之參及蕭何高祖為沛公也參呂中  
涓從如涓曰中涓如中涓者史之參及蕭何高祖為沛公也參呂中  
涓從如涓曰中涓如中涓者史之參及蕭何高祖為沛公也參呂中

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也公名也晉灼曰案  
史公者時人尊稱之耳晉灼曰案公名也晉灼曰案公名也晉灼曰案  
史公者時人尊稱之耳晉灼曰案公名也晉灼曰案公名也晉灼曰案  
史公者時人尊稱之耳晉灼曰案公名也晉灼曰案公名也晉灼曰案

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補注先諱曰高祖時攻之賜爵  
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補注先諱曰高祖時攻之賜爵  
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補注先諱曰高祖時攻之賜爵  
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補注先諱曰高祖時攻之賜爵

攻韓咸補注先諱曰韓咸字子真又攻下邑補注先諱曰韓咸字子真  
攻韓咸補注先諱曰韓咸字子真又攻下邑補注先諱曰韓咸字子真  
攻韓咸補注先諱曰韓咸字子真又攻下邑補注先諱曰韓咸字子真  
攻韓咸補注先諱曰韓咸字子真又攻下邑補注先諱曰韓咸字子真

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補注先諱曰此臨濟在  
范縣西北補注先諱曰此臨濟在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章  
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西攻陽武下轅轅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西攻陽武下轅轅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西攻陽武下轅轅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西攻陽武下轅轅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軍破之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軍破之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軍破之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軍破之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先陳取宛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先陳取宛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先陳取宛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先陳取宛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攻  
下辨故道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下辨故道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下辨故道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下辨故道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破之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破之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破之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破之補注先諱曰項羽曰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



名曰新城補注先謙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故咸陽高帝元年更名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

日孟康曰縣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出

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理志寧秦高帝八年更名華陰日將軍

引兵圍章邯廢丘呂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度園

津師古曰在東郡補注先謙曰據河水注東郡白馬縣有章鄉故

可互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師古曰音徒何反東取碭蕭彭城

二年彭城之役補注先謙曰北漢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呂中尉圍取雍丘王

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補注先謙曰皆漢將所亡無更郡之縣故

黃作黃集解引徐廣云內黃縣有黃澤案樊噲傳作外黃是

津縣東三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補注先謙曰今開封府鄭州

北三十里先謙曰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師古曰南陽縣也

音隱衍氏魏邑補注先謙曰今葉縣南三十里還攻武彊師古曰武彊

今南陽府葉縣治葉在先謙曰封嬰人姓名昆陽補注先謙曰城在陽武

正義括地志武彊故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三十一里因至榮陽

帝時在榮陽補注先謙曰高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

榮陽師古曰敗謂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呂假丞相補注先謙曰此

已真拜補注先謙曰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邀東張補注先謙曰

有左史記補注先謙曰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邀東張補注先謙曰

政某軍擊某軍脫去重字補注先謙曰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邀東張補注先謙曰

同先謙曰補注先謙曰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邀東張補注先謙曰

子齒奔城城補注先謙曰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邀東張補注先謙曰

鄉縣治也一統志補注先謙曰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邀東張補注先謙曰

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補注先謙曰

城在絳州絳縣東南或曰在曲沃之陽故曰曲陽垣補注先謙曰

如垣故縣補注先謙曰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邀東張補注先謙曰

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

夏說軍於鄆東師古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夏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此夏說自為代相也補注先謙曰

韓信傳信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其說是矣此作趙趙益誤大破之斬

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

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鄆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迺引兵詣漢王在

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呂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

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莒濰陰平原高盧師古曰五縣名也時

之耳補注先謙曰定濟北郡收莒濰陰平原高盧師古曰五縣名也時

以濟北郡為鄆非追書也先謙曰著濟南縣濰陰平原高盧並平原縣

盧泰山縣著在今濟陽縣西南濰陰在今濰縣西平原地因

今平泉縣南二十里濰縣今濰縣北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

虛今長清縣西三十里並屬濟南府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

假密師古曰或以為高密補注先謙曰濰水注濰水逕高密縣故

高密縣西南下密膠東高密高密高密高密高密高密高密高密高密

虜亞將周蘭師古曰定齊郡凡得七十縣補注先謙曰得故

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師古曰田既守相韓信

立為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

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為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曰長子肥為齊王

而呂參為齊相國補注先謙曰呂參歸相印焉高祖曰長子肥為齊王

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參呂齊相

國擊陳稀將張春破之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軍驍十二萬與高

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師古曰四縣名

蕭縣今在鳳陽府宿遷縣北二十里相今宿遷縣西北蕭縣今徐州府

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蹕郡守

司馬候御史各一人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侯作侯史記亦作侯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前云虜秦候一人也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侯作侯史記亦作侯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前云虜秦候一人也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侯作侯史記亦作侯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前云虜秦候一人也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侯作侯史記亦作侯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前云虜秦候一人也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侯作侯史記亦作侯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前云虜秦候一人也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侯作侯史記亦作侯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前云虜秦候一人也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侯作侯史記亦作侯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前云虜秦候一人也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侯作侯史記亦作侯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前云虜秦候一人也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侯作侯史記亦作侯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前云虜秦候一人也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侯作侯史記亦作侯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前云虜秦候一人也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侯作侯史記亦作侯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前云虜秦候一人也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侯作侯史記亦作侯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前云虜秦候一人也補注先謙曰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嗣有罪完爲城旦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征和二年宗坐太至哀帝

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爲平陽侯補注錢大昕曰案功臣表本

字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補注先

云建武二年侯宏嗣以舉兵佐軍至今八侯補注劉攽曰八侯字

紹封非莽所侯也嗣字當在封上補注參元孫本始子宏宏

子曠即功臣表所謂今見者也八侯似非衍文周壽昌曰案高帝

時侯者後嗣紹封最盛如蕭何不過終西漢而止不及曹參魏志

武帝紀云漢相國曹參後注引王沈魏書云參以功封平陽侯世

襲爵上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呂制書也古者用當

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言在凡庶之中也漢興依

日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在田

何曰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師古曰高祖出征何天下既

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

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師古曰冠爲一代之

宗臣師古曰言爲後世之所尊師故曰慶流苗裔盛矣哉

蕭何曹參傳第九

漢書二十九

張陳王周傳第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漢書四十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也

韓之張去疾趙之季嬰齊之孟嘗謂其祖也楊侯注益張良之

祖韓非說林張相韓將死公乘無正統三十金而問其家案

張之相當有公仲公叔之後荀子與韓非俱並時目擊者當非

妄說而史名開地名平無一同者又王符氏姓志云良韓公族姬

姓良而韓報韓秦案平無一同者又王符氏姓志云良韓公族姬

邪今改諸書則良之先以張為氏符言非也

相韓昭侯宣惠王

襄哀王父平相釐王讀曰儼悼惠王補注錢大昭曰人表世家

及世本悼惠王二十三年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

並作桓悼惠王二十三年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

韓補注宋本無年字先謙曰漢大昭曰閩本官作營周壽昌曰何

記作未韓破良家僅三百人弟死不葬悉呂家財求客刺秦王為

室事韓處受堂

韓報仇呂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昭侯至良嘗學禮淮陽補注先

正義今陳州府淮陽縣治東見倉海晉灼曰海神也如清曰東

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補注沈欽良

越絕云楚威王滅無疆無疆之子侯自立為君長倉海君益諸

粵之君長先謙曰索隱施察以武帝時東夷得力士為鐵椎重百

歲君降為倉海郡或因以名益得其近耳

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也今

日史記振作漢地理志河南陽武縣有博狼沙中二十里

東南五里漢陽武縣城在今陽武縣東南陽武縣南二十里

與客俱擊秦皇帝師古曰但謂密伺之音千隆反字本亦作擊

必伏而候是也誤中副車師古曰副車也求賊急甚良乃

御而從後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師古曰索搜也求賊急甚良乃

從土傳為盜誤從汜合從土作固音則下文直墮其履汜下並作

汜字校定誤汜汜謂若土實作汜則應劭矣然則汜字從土亦

亦字校定誤汜汜謂若土實作汜則應劭矣然則汜字從土亦

未為誤而汜定汜亦未宜從土也宋祁曰汜從水張必改作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汜蓋本字原後人從汜未容無義也改從土者蓋汜字從土

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師古曰放良令去戚以復會也其蚤音早當作蚤古早字先謙曰蚤早通作字非古字也依說文當爲早五日雞鳴往父父又在復怒

如是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次之也聯而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儒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補注先謙曰史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州即我已誌終之辭云一本謂下讀東河縣東濟州故濟北郡即我已誌終之辭云一本謂下讀其書適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常習誦誦字先謙曰史記作常習誦誦字

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歷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雷補注先謙曰雷音雷在陳之封雷即以此事別本作在陳雷非也良與上會雷者也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爲慶將服虔曰官名也補注沈欽良數曰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韓曰猶楚宮殿尹之職

喜常用其策良爲宅人言皆不省師古曰省視也補注先謙曰沛公殆天授師古曰故遂從不去補注先謙曰沛公殆天授師古曰故遂從不去沛公殆天授師古曰故遂從不去沛公殆天授

項梁其立楚懷王良遇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補注先謙曰成賢師古曰成賢師古曰成賢師古曰成賢成賢師古曰成賢師古曰成賢師古曰成賢成賢師古曰成賢師古曰成賢師古曰成賢成賢

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補注先謙曰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

武關沛公欲呂二萬人擊秦峽關下軍師古曰峽音峽補注先謙曰武關沛公欲呂二萬人擊秦峽關下軍武關沛公欲呂二萬人擊秦峽關下軍

曰秦兵尙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呂利師古曰商賈之人志曰秦兵尙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呂利

無遠大驚猶傳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補注先謙曰史記徐廣注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師古曰皆所呂表已軍之

酈食其持重寶昭秦將師古曰昭音徒秦將果欲連和昌曰果下酈食其持重寶昭秦將師古曰昭音徒秦將果欲連和昌曰果下酈食其持重寶昭秦將

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師古曰解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

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呂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去補注先謙曰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呂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去

行毒藥苦口利於病補注先謙曰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呂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去行毒藥苦口利於病

聽樊噲言沛公通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有事急補注先謙曰沛公通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有事急

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曰臣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沛公曰臣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補注先謙曰沛公通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有事急

沛公沛公曰臣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沛公曰臣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補注先謙曰沛公通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有事急

金百溢補注先謙曰沛公通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有事急金百溢

名珠二斗良具呂獻項伯漢王亦因令其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  
服皮曰木下盡與漢中故請求之補注先謙曰史集解引如清曰  
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案服注蓋振高紀蕭何等傳但言漢中  
故云然據此傳上又明言止王巴蜀則無漢中明矣如注為是  
此當在項羽議封未定時侯表其功狀亦有請漢中地四字  
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遺項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  
師古曰棧道關道也  
示天下無還心呂固項王意適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  
良歸至韓聞項羽呂良從漢王故不遺韓  
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適遺項羽書  
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復項羽書曰官本無  
下疑有又呂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呂故北擊齊  
良適間行歸漢漢王呂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  
而還至下邑師古曰梁國之縣也今屬宋州補注先謙曰官漢王  
本國作地高紀時周呂侯將兵居此帝往從之  
下馬踞牽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其功者捐關呂  
東謂不自有其地將呂與入合其立  
項曰九江王布楚梟將  
師古曰  
謂最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  
補注先謙曰官此  
健也  
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師古曰屬委  
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適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  
使人連彭越師古曰與  
相連結也  
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師古曰  
專任之使將也補注先  
謙曰北史記作兵是  
因舉燕伐齊趙補注何焯曰伐當作伐  
史記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  
補注先謙曰  
作代  
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  
與酈食其謀燒楚權師古曰燒弱也音酈  
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  
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補注先謙曰官本道作德  
伐滅  
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補注  
昌曰高帝五年即皇帝位此三年  
猶為漢王陛下之稱史臣追書之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

師古曰伯謂曰霸補楚必斂社而朝師古曰社衣襟也補注王念  
法先謙曰官本無注而朝實地傳海岱之間故被而往朝焉是社  
也廷快也此云斂社而朝實地傳海岱之間故被而往朝焉是社  
即快也管子弟子孫篇攝社壘微又曰振社掃庭趨集攝社抱几  
列女傳漢文伯引社攘  
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  
師古曰  
掩而親饋之皆謂秋也  
與六國使帶也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為  
我計燒楚權者具呂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補注先謙曰官  
也官本何如意同叔孫通吳王濞傳並有於公何如之語其義  
並同宋本史記亦作於子房何如今本誤為具以酈生高告於子  
房曰何如詳王  
念孫史記志良曰誰為陛下盡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  
哉良曰臣請借前箸為籌之  
張晏曰未借所食之箸月指畫也或  
之不古也師古曰或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  
說非也著者直庶反  
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  
師古曰度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人殷表商  
容閭師古曰閭商容殷賢人也  
式箕子門  
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箕子之拘徐廣注得一作式拘一作因  
不可式常亦門之誤  
前漢四十  
子門之事故改門為四而不計式因之不可也史記下云今陛  
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闕式習者之門乎正承上三者言尤  
為史漢文同之顯證後見大同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  
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  
許  
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補注先  
謙曰則當依留侯世家作錢周本紀亦作財王念孫云此後人依  
晚出古文尚書改之武成正義作書治要引正作錢齊世家還周  
書克殷篇管子改法解淮南子術道應篇並同設本紀帝紂學賦  
稅以實鹿臺之錢呂覽慎大篇云賦鹿臺之錢說地指武篇篇鹿  
臺之金錢並作錢自偽書盛行後人輒改錢為財幸其後不一  
猶可考見  
呂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曰畢偃革為  
軒蘇林曰革者兵革革輅軒者朱軒  
倒載于戈示不復用  
補注宋  
作也如清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  
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  
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塹管灼曰在弘農關南谷中師古  
名曰桃林廣闊三百里即謂此也其山谷今在  
示天下不復輸積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示字引宋本天字上有示字  
今陛  
念孫云案浙本無是也史記漢紀及新序善謀篇皆有示字



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棄墳墓師古曰左者  
受難之曰從漢也補注先試曰官本左作難引朱祁曰難親戚漸  
本難作左左者言其棄避而委難之若只作難字則不須用注也  
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適立六國後唯無復立  
者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封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  
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  
繞而從之服虔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  
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  
古曰服說是也師古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  
作不可者八矣王侯封爵不可者二以下遞舉至此書不可者七  
無其不可者八矣王侯封爵不可者二以下遞舉至此書不可者七  
字與本書稍異師古曰綴止也補注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報食吐哺罵曰豎  
儒幾敗迺公事師古曰綴止也補注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報食吐哺罵曰豎  
促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假齊王師古曰綴止也補注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報食吐哺罵曰豎  
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冬漢王追  
楚至陽夏南師古曰陽夏在陳之東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  
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  
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補注史記權作帳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  
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呂臣授陛下陛下用  
臣計幸而時中補注史記權作帳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  
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補注史記權作帳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  
補注宋云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補注史記權作帳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  
淮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補注史記權作帳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  
謂之復道補注史記權作帳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  
昭云閣道補注史記權作帳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  
日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師古曰屬  
始安補注史記權作帳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  
之欲反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  
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

下不足呂獨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  
聚而謀反耳上適憂曰為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  
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  
每日勇力困辱高祖補注王念孫曰案怨字因注文而衍蓋正文  
本作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  
文有怨字則服虔注為贅語矣有故即有怨呂氏春秋精論篇齊桓  
公與管仲謀伐魯而無故子牙為請無故即無怨也史記作雍齒與我有故  
文選幽通賦注御覽居處部二十三引漢書並作雍齒與我有故  
同皆無怨字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  
臣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  
侯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而急趣丞  
相御史定功行封師古曰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  
矣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  
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師古曰殽山也殽池也音滿補注背  
河鄉維其固亦足恃師古曰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  
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  
沃野千里師古曰沃野無疆也言其土沃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  
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之利故云沃野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  
一而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輓引  
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呂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師古曰  
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也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  
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補注史記權作帳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  
志吳質傳注上將軍良壯肥中領軍朱棣性瘦與此沈義同計秦  
十卽道引不食穀孟康曰服時穀桑而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  
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  
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適使建成侯呂澤

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釋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殿上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  
曰王先謙曰宮本終上有曰字居殿上  
曰王後人妄加王念孫云曰說非也

太子師古曰謂和平之護謂保安之召戚夫人指視曰師古曰視讀曰示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

已成難動矣呂氏真適主矣師古曰適汝也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

吾爲若楚歌師古曰若歌也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師古曰鴻鵠反羽翼

已就橫絕四海師古曰就成也意林尸子曰鴻鵠之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

橫絕四海又可奈何師古曰奈何又作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矰繳

繳音之若反師古曰繳音之若反歌數闕終爲閉音口穴反戚夫人歔歔流涕

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服虔曰何時未爲相所

與從容言天下事甚眾師古曰從容言下字王念孫曰案蕭相國是也

史記亦有上字非天下所目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

迺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震

動今呂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

燒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迺學道欲輕舉師古曰道謂

道下有引字是道謂仙道是望高帝崩呂后德良迺食之師古曰食

文爲注而失其本意矣高帝崩呂后德良迺食之師古曰食

曰人生一世如白駒之過隙師古曰解在魏豹傳補注錢大昭曰

本有問字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強聽食後六歲薨師古曰薨

年卒後二年諡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師古曰

宋祁云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師古曰

黃石六黃石公記曰取而寶之師古曰寶字皆作葆及

良死并葬黃石師古曰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

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師古曰侯表不疑孝文五年坐與

不敬異史記亦作師古曰侯表不疑孝文五年坐與

五年明此三字誤師古曰侯表不疑孝文五年坐與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師古曰陽武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

補注錢大昕曰案地理志陽武屬河南不

屬陳留沈欽韓曰御覽五百三十二引蔡邕陳留東昏廟上里社

碑曰惟斯廟上里古陽武之戶牖鄉也秦時有池子華爲丞相

相孝明之世虞延爲太尉熹平中延曾孫放以宰相繼踵咸出斯

里雖有積德修身之效亦斯社所相乃祠碑云水經注東昏縣故

陽武之戶牖鄉平有功德於高祖封戶牖侯是後置東昏縣也紀要

東北二十里故戶牖鄉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

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

先諱曰史記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

產師古曰產字近而此曰亦食糠粃耳孟康曰穀麥糠

灼曰穀音說文穀堅麥也從麥之聲孟注音與許合穀本字此

借穀爲之說文穀下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棄之及

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師古曰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

富富人張負師古曰張負也然此張負既稱富人或恐是大夫周壽昌云下云

家此豈老婦人師古曰家此豈老婦人行動其爲丈夫無疑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

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付喪呂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

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師古曰視而平亦曰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

家適負郭窮巷師古曰負郭已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徹師古曰

長者貴人也後書馬援傳但謂長者家兒又子石嘗居自守而

反游京師長者與此長者同家使魏志文帝詔三則長者知被服五

先諱曰官本微作微史記同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曰女孫子

陳平曰吾欲以女嫁平女下疑二字劉攽仲曰平貧不事事師古曰

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索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

長貧者乎卒與女爲平貧迺假貸幣呂聘師古曰聘子酒肉之資

目內婦負戒其孫曰毋曰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迺父事嫂

如事迺母師古曰迺父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

先諱曰孔穎達云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三人夫不

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其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

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則得立社故曰今之里社平爲宰師古曰







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師古曰傳  
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師古曰  
於道中且計也補注宋初曰又呂后女弟呂須夫補注王念孫曰  
後人以意加之也女弟而但曰弟者省文耳景祐本及史記皆無  
女字樊噲傳會以呂后弟呂須為婦人行志趙皇后弟昭儀高五  
王傳紀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弟有親且貴帝曰忿怒故欲  
斬之即恐後悔寧因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呂節召樊  
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轡轡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  
燕平行問高帝崩於道中問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須怒迺馳傳  
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  
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師古曰就成也  
得其成計補注先因固請之得宿衛中補注宋祁曰平此時但請之耳  
下太后以爲中令然後得其所請若云周勃請之得宿衛中  
則是平已得宿衛而下文爲贊語矣之字說上文兩之字而衍史  
記太后迺爲郎中令日傳教帝先謙曰史記曰作日是後呂須  
無太后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  
王陵爲右丞相平爲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人咸陽陵  
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迺曰  
兵屬漢漢王還定三秦五霸伐楚之後故下文云陵水入  
漢之意也但張傳言陵解張敖之厄乃在沛公定南陽水入  
武關以前南陽先謙曰據高祖紀帝入南陽時陵時在沛公定南陽水入  
武關以前南陽先謙曰據高祖紀帝入南陽時陵時在沛公定南陽水入  
事理固無礙也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  
呂招陵師古曰項羽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  
王漢王長者毋呂老妾故持二心妾呂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  
王怒亨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曰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

本無從漢之意呂故後封陵爲安國侯補注周勃曰最後  
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  
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  
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師古曰說問丞相平補注先謙曰官及  
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  
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而盟諸君  
不在邪師古曰啖小飲也音所甲反補注宋祁曰平無而字王  
血而盟者一本作血是也景祐本作啖而盟而部部之以元作啖  
合之耳史記呂后紀作啖血而盟無而字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  
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  
折廷爭臣不如君師古曰廷爭謂全社稷定劉氏後補注先謙曰  
君亦不如臣陵無呂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迺陽遷陵爲帝太  
傅實奪之相權補注周勃曰呂之猶其也古訓如此項  
免杜門竟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問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  
年而薨補注先謙曰陵之免呂太后從平爲右丞相曰辟陽侯審  
食其爲左丞相師古曰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  
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曰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  
呂太后及爲相不治師古曰不治不治也監宮  
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曰平前爲高帝謀執樊  
噲數讒平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曰益甚呂太  
后問之私喜補注先謙曰平不以能加於呂之上而質呂須於  
平前師古曰呂太后多立諸呂爲王平僞聽之師古曰謂且  
呂須之語師古曰呂太后多立諸呂爲王平僞聽之師古曰謂且  
也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  
食其免相文帝立舉呂爲相如注曰舉猶皆也取人之議皆曰爲

帝初立怪平病謂其病也問之平曰高帝時謂本帝上

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

封三千戶居頃之上謂明昌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

歲決獄幾何也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謂其愧也勃不能對上亦問

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謂其各有所司也平曰臣

各有所司而陛下文平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

平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

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謂曰臣愚之辭也猶今言

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謂其各有所司也外填撫四夷諸侯內

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

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

長安盜賊數又欲強對邪謂其不問盜賊數也於是絳侯自

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謂其辭也而平

願爲丞相謂其願也孝文二年平薨諡曰獻侯傳子

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主謂其棄主也王陵亦至玄孫坐酎金

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爲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

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謂其降之也

今貴州東南三十里淄川

道家之所禁謂其禁也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呂吾多陰

禍也謂其禍也平曰勃不能對上謂其不能對上也其後曾孫陳掌呂衛氏親戚貴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謂其先人也勃沛勃已織薄曲爲生

也字引宋沛人也謂其字也勃沛勃已織薄曲爲生

曲月令曰其曲也謂其曲也勃沛勃已織薄曲爲生

口許慎云聲薄也謂其聲也勃沛勃已織薄曲爲生

曰豐鐵論散不足篇今俗困人之喪先求酒食幸與小生而責

實作煩是又云立傳歌處煩猶材官引強服虔曰能引強弓弩官

今挽歌類也歌者或有篇管材官引強服虔曰能引強弓弩官

馬也歸其兩反高祖爲沛公初起勃呂中消從攻胡陵下方與

房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酈及蕭復攻碭破之

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謂其取之也

擊章邯車騎謂其擊也邯之敗兵也殷音丁見反補注到奉世日殷最多

皆功之高下名也周壽昌曰殷爲高帝敗後也擊章邯車騎句

殷一字句先讀曰殷若是名品則下功也傳不當書到說謬顏

則是以章邯車騎爲何矣周壽昌曰殷爲高帝敗後也擊章邯車騎句

往至栗謂其往也今濟南金鄉縣東北二十里顏以爲栗東山也

栗浦郡縣今歸取之攻桑桑謂其攻也桑亭在徐州補注到奉世日殷最多

德府夏邑縣治先讀曰桑桑亭在徐州補注到奉世日殷最多

阿下破之謂其破也阿下破之阿下破之阿下破之阿下破之

宛胸得單父令謂其得也今曹州府河澤縣東南單父山陽縣今曹州府單

縣今泰安府東平州西南後漢光武以叔父名更單父山陽縣今曹州府單

改壽張此作壽張後人所改史記作張又脫壽字破李由雍三

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又類曰勃土卒至者多也如日黃後  
章郎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  
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襄令沛古  
晉肥補注欽韓曰史記作虎賁令徐廣云一作句從沛公定魏  
盾令史記是也高祖方用勃爲將安得遠縣集之  
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補注先漢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在項羽破河戰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綴補注先漢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陽今許州西南絕河津擊趙軍戶北補注先漢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薊破武關曉關攻秦軍於藍田補注先漢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至呂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爲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  
定三秦賜食邑懷德補注先漢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如滑曰於將軍之中功爲最也補注先漢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之士其先入者舉爲最其後入者舉爲最也補注先漢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後書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補注先漢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前漢四十

作一百呂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呂前至武泉補注先漢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章郎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  
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襄令沛古  
晉肥補注欽韓曰史記作虎賁令徐廣云一作句從沛公定魏  
盾令史記是也高祖方用勃爲將安得遠縣集之  
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補注先漢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在項羽破河戰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綴補注先漢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陽今許州西南絕河津擊趙軍戶北補注先漢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薊破武關曉關攻秦軍於藍田補注先漢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至呂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爲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  
定三秦賜食邑懷德補注先漢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如滑曰於將軍之中功爲最也補注先漢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之士其先入者舉爲最其後入者舉爲最也補注先漢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後書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補注先漢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前漢四十

東二十九縣補注錢大昭曰遼東上史記有遼西二字案地理志所定者多三縣後又有析置者耳且下云定遼陽二十二縣較得

昭曰當作十二縣補注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補注師古曰最者凡也

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

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本強敦厚補注師古曰木謂質高帝

呂為可屬大事補注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上東鄉坐

責之補注如清曰勃自東鄉責諸生說上不曰賓主之禮也師古曰鄉

作事史趣為我語補注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趣讀曰促謂令速言也其

惟少文如此補注師古曰惟謂謙也應劭曰今俗名拙謂為令速言也其

而歸高帝已崩矣呂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呂勃為太

尉補注先謙曰徐廣云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

功臣將相十年高后崩呂祿呂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呂呂王為

相國秉權欲危劉氏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勃為太尉不得

相平朱虛侯章其誅諸呂語在高后紀於是陰謀為少帝及濟

川淮陽恆山王皆非惠帝子補注錢大昭曰此稱恆山後稱常山

以孝惠子侯者四人襄城侯武三年為常山王補注侯少帝也

呂王異姓諸侯王表高后七年呂王產徙梁十一月丁巳王始

故平呂侯補注錢大昭曰呂王產徙梁十一月丁巳王始

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恩及呂產徙封呂王其實一也初高后

之子此事之所宜有者則濟南王辟光尚存七國既平梁又未嘗

益封此兩濟川者名同而實異也先謙曰官本運作以是呂太

后呂計詐名宅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呂為後用

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

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適與太僕汝陰滕公入

宮補注汝陰侯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適顧靡左

右執戟皆仆兵罷補注師古曰仆有數人不肯去官者令張釋諭告亦

去補注師古曰荆燕吳傳云張釋今此作釋參錯不同未

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補注師古曰言

下當有矣字補注師古曰言何所也滕公曰就舍少府

門補注師古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入太尉往喻還引兵去皇帝

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

呂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補注先謙曰史

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呂

厭之則禍及身矣補注師古曰厭謂當之也古說有大功又受厚賞而

烏狎反補注先謙曰居尊位呂久當之即禍及矣厭音一涉反又音

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為丞相補注先謙曰官本

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

率列侯之國適免相就國補注先謙曰本書王商傳張匡云往者

恨而日為之飽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

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呂見其後人有上書告

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補注師古曰置立也

侵辱之勃呂千金與獄吏獄吏遇書牘背示之補注師古曰吏明執

也尚配也補注師古曰呂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

子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為無反事文帝朝太

后呂昌絮提文帝補注應劭曰呂昌絮也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

也提音徒計反補注師古曰昌絮也漢時亦自稱帽本書

師通初以刺船郎著黃帽應云師通者方言家中南楚之開云

陌師也唐宋以來呼曰抹額索隱提該音底鄉也案師通抵物曰

之抵戰國策侍醫真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刺刺與此同義

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刀彀弓弩持滿

聞之曰爲將軍從天下也師古曰不太討卽其計室難易使更



搜般聞果得吳伏兵迺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兵榮陽師古曰會集也

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師古曰走音奏深壁而守梁

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帝詔使救梁

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弓高侯韓彭當絕

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

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補注宋祁曰浙本堅作頃

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亞夫使備西北已而

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補注劉奉世曰兩陣相向吳奔東南陬

西南陬傳者但欲見能料敵吳楚既餓迺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

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

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

頭呂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迺太尉計謀為

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

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待補注錢大昭曰待當作上

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

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

君之子章武太及臣即位迺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

已時行耳師古曰古高貴當及已身也補注周壽昌曰人生史記

也竇長君在時竟不得封侯補注先謙曰死後迺其子彭祖願得

侯師古曰吾甚恨之補注先謙曰景本計之字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

與丞相計之補注先謙曰景本計之字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

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其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

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沮者止壞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

人降漢師古曰匈奴臣表云雖徐盧等五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

俱匈奴王以中三年十二月丁丑同上欲侯之呂勸後亞夫曰彼

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下侯之即何呂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

議不可用迺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

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師古曰大胾音側更反補注宋祁曰

肉也補注戴震曰曲禮注殺骨體也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

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補注引與服虔事云尚席掌武帳帷幔

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補注孟康曰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

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由我字上有

二字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

少主臣也補注沈欽韓曰謝覽八十八引漢武故事曰時太子在

尚方甲楯五百被可召葬者補注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音被義反

取庸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苦謂庸苦使也庸知其

盜買縣官器補注先謙曰宋隱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為縣

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者主簿之簿簿問其辭情師亞夫不對上

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

云帝責此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合諸廷問也補注

說以爲姚察解師古曰一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

所買器適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

耳補注先謙曰史記君更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

夫人止之呂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

歲上迺更封絳侯勃宅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

子太傅坐耐金免官後有罪國除補注先謙曰五年坐耐金免侯史記作坐耐

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蓋本作元鼎五年坐耐金不善有罪  
國除史文誤倒非耐金不善之外別有罪也兩文同在元鼎五年  
此無不合明亞夫果餓死死後補注先諫曰據上迺封王信為蓋

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左孫之子恭為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為其貌魁梧奇偉師古曰魁大貌也梧者言其可驚梧今人讀為吾非也補注王念孫曰案師古以梧為驚梧則義與魁大不相屬故又加一可字以

增成其義其失也蓋矣今案魁梧皆大也梧之言吳也方言吳大  
也後書臧洪傳洪體貌魁梧李注梧音吾蓋舊有此讀魁梧奇偉

四字平列魁與梧同義奇與偉同義應劭以魁梧為反若婦人女  
邱虛壯大之意是也先諫曰官本注驚下梧作梧為

子故孔子稱曰貌取人失之子羽師古曰子羽孔子弟子澠臺滅

學者多疑於鬼神師古曰謂無鬼神之事也補注先如良受書老

父亦異矣高祖數離困阨良常有力師古曰豈可謂非天乎陳平

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為謀臣補注宋

作謀及呂后時事多故矣師古曰故謂中屯難也平竟自免曰智終王陵廷

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

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伊周師古曰處伊尹周公之任何其盛也始呂后

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已佐之師古曰戇愚也舊音下紺反今

讀音竹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已後非迺所及師古

波也言汝亦不及見也補注宋終皆如言聖矣夫

師古曰漸本正文及下有也字

張陳王周傳第十

漢書補注

卷四十 列傳第十

漢書四十

樊鄴傳新周傳第十一

漢書四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樊噲沛人也目屠狗爲事師古曰沛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晉書樊噲字叔齊沛人也

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爲沛公師古曰高祖時沛公在沛

舍人從攻胡陵方與師古曰沛公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

薛西師古曰沛公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

巨戰殲東師古曰沛公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

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亦召南曰陽城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陽城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十六級賜上聞爵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名通於天子也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初命爲諸侯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號成君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爵第七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九級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引呂覽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景帝方置明此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中二年而酈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大抵秦時酈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守尉從攻東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參傳從攻東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同義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

樊噲傳新周傳第十一

漢書四十一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樊噲沛人也目屠狗爲事師古曰沛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晉書樊噲字叔齊沛人也

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爲沛公師古曰高祖時沛公在沛

舍人從攻胡陵方與師古曰沛公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

薛西師古曰沛公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

巨戰殲東師古曰沛公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

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亦召南曰陽城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陽城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十六級賜上聞爵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名通於天子也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初命爲諸侯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號成君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爵第七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九級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引呂覽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景帝方置明此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中二年而酈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大抵秦時酈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守尉從攻東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參傳從攻東文穎曰卽官大夫也

同義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







昌文侯即呂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補注齊召南曰史記郡也此文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枸邑泥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地縣氏蘇支枸音荀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破雍將軍烏氏周煒姓名具存也此傳質言但云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枸邑泥陽守將諫曰烏氏安定縣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北泥陽北地縣今慶陽府靈州東五十里泥陽里枸邑扶風賜食邑武城六千戶補注先謙武成城成通用字武城禹邕縣今同州府華州東北十七里紀要在文八年傳秦伐晉取武城魏文侯三十八年秦取我武都尉城下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補注先謙曰史記以龍西都尉昧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臣梁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補注先謙曰史記二漢王卽帝位燕王臧荼反商呂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孟康曰地名也補注沈欽韓曰述世家孝成王十九年在易州西南三十里趙以龍脫汾門與燕龍脫卽龍脫也紀要龍述山爲石丞相補注周壽昌曰此石丞相與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

絕食邑涿郡五千戶漢四李慈銘曰史記涿下無郡字是也漢封諸功臣列侯及分涿縣立涿郡雖俱在高帝  
 六年然列侯之封無有以郡者蓋封商在前置郡在後當號曰涿  
 侯四字為縣及既為郡故更封商而周耳五千戶初受梁相國印今  
 不可去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又受趙相國印補注洗謙  
 右史記別定上谷上有以右丞相國字與綰等上有以與絳侯  
 等定代郡雁門得代丞相程縱補注洗謙曰據國守相郭同曰守  
 相謂為丞相將軍呂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呂將軍將太上皇衛一  
 歲補注洗謙曰昭太后上皇宮紀年十月呂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  
 補注先謙曰高紀十一年冬紀年七月誤又從擊黥布攻其  
 降東垣此十月即十一年冬紀年七月誤又從擊黥布攻其  
 前垣李奇曰前鋒堅蔽其前也又曰呂氏之制也呂氏之制也  
 拒大軍作太室是說皆非也補注洗謙曰呂氏之制也  
 字之誤也故史記本傳作和如補注洗謙曰和如  
 諸侯相近故史記本傳作和如補注洗謙曰和如  
 厚也周宮大司馬以推為左右之門鄭注軍門曰和今謂之

壘門立兩旌以爲之孫子軍爭篇合軍聚眾交和而舍譏武帝注  
 謂左爲和門兩軍相對爲上矣又韓而至于石和曰左和與秦人戰  
 齊韓魏其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三國乃罷兵魏軍其西齊  
 禮仲冬講武除地爲場四出爲和門言四出則左右前後唐開元  
 門故此言攻其前和也軍前所謂之門猶猶前敵謂之前和呂  
 氏春秋開春論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樂水鬻其木見棺之前  
 和是也與桓聲相近軍門四出謂之四出謂之四出謂之四出謂之  
 桓也據謂曰桓聲相近軍門四出謂之四出謂之四出謂之四出謂之  
 柱石出則桓聲相近軍門四出謂之四出謂之四出謂之四出謂之  
 也表然則史記作桓聲相近軍門四出謂之四出謂之四出謂之四出謂之  
 裴以拒爲方陳皆失之漢書作桓聲相近軍門四出謂之四出謂之四出謂之四出謂之  
 神密拒拒則史記作桓聲相近軍門四出謂之四出謂之四出謂之四出謂之四出謂之  
 爲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  
 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補注宋祁曰越本景祐本無二  
 軍字王念孫曰越本景祐本是也史記亦無二軍字周勃本無二  
 傳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崔嬰傳斬其小將十人皆無軍字二千石  
 呂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文

曰商有疾病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迺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迺得入據北軍遂呂誅諸呂商是歲薨諡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實友補注先謙曰史記友作交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呂寄爲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補注先謙曰史記十月藥布自平齊來迺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姊爲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噉兒也補注齊召南曰事在孝景中二年噉兒尙未尊稱平原君也史官紀事隨後文稱之耳何焯曰外戚傳武帝卽位尊太后母噉兒更嫁田氏乃覆寡之時時武帝姊王孫氏合宮戚家之奉噉兒更嫁田氏乃覆寡之時時武帝上爲田氏已三年矣田氏曰噉兒始嫁王仲更嫁田氏後生女子五女爲己子男兒皆名不啻若其姊當名之矣漢書紀傳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迺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迺得入據北軍遂呂誅諸呂商是歲薨諡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實友補注先謙曰史記友作交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呂寄爲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補注先謙曰史記十月藥布自平齊來迺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姊爲夫

高祖時功臣自酈商呂子孫爵平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補注

昭曰南監本問本乎作皆先謙曰官本作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送使客補注

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

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補注

為亭長重坐傷人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補注

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補注

桎梏言不為嬰故嬰證其然然告故者反坐高祖之初與徒屬

欲攻沛也補注

帝紀未嘗兩至沛下文嬰時呂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補注

義相屬非兩事甚明嬰時呂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補注

也補注

僕補注

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補注

呂胡陵降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補注

縣東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呂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補注

也補注

由軍矣此涉下文而誤衍先謙曰戰疾猶商傳云疾闕也賜爵

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呂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圭

從擊趙貴軍開封揚熊軍曲遇補注

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補注

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令補注

令也補注

復字是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補注

戰疾句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

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

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補注

之補注

收載行而雍樹補注

也補注

銘曰索隱蘇林與晉灼謂之先謙曰史記作收載之徐行而雍

灼於此索隱蘇林與晉灼謂之先謙曰史記作收載之徐行而雍

似應樹也較此為詳據項羽紀漢王推墮二子於是者三故嬰擁

抱於前不聽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

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補注

記作沛陽索隱蓋鄉名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

也補注

氏補注

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代

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

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

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補注

令敵不測也卒呂得脫補注

鄉讀曰鄉卒呂得脫補注

鄉讀曰鄉卒呂得脫補注

鄉讀曰鄉卒呂得脫補注

鄉讀曰鄉卒呂得脫補注

鄉讀曰鄉卒呂得脫補注

鄉讀曰鄉卒呂得脫補注

鄉讀曰鄉卒呂得脫補注

鄉讀曰鄉卒呂得脫補注

鄉讀曰鄉卒呂得脫補注

鄉讀曰鄉卒呂得脫補注

鄉讀曰鄉卒呂得脫補注

鄉讀曰鄉卒呂得脫補注

鄉讀曰鄉卒呂得脫補注

鄉讀曰鄉卒呂得脫補注

鄉讀曰鄉卒呂得脫補注

鄉讀曰鄉卒呂得脫補注

鄉讀曰鄉卒呂得脫補注

來嬰已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補注先謙曰東牟侯曰天

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太僕補注周勃曰

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嬰馬橋夏侯嬰

家在南道南先謙曰案隱案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

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馬

不居地悲鳴得石有銘曰佳城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馬

乃葬之諡曰文侯傳至曾孫頗補注先謙曰

御婢奸自殺國除初嬰為滕合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

隨外家姓號孫公主補注錢大昕曰漢景帝女平陽公主本陽信

其外家皆非孫氏此夏侯頗所尚之平陽公主蓋別一人不知何

帝女也馬端臨帝系考載高帝一女魯元公主蓋別一人不知何

諸公上武帝五女鄧邑公主景帝三女平陽公主南宮公主隆

慮公上宣帝二女陶公上宣帝三女平陽公主南宮公主隆

諸公上宣帝二女陶公上宣帝三女平陽公主南宮公主隆

諸公上宣帝二女陶公上宣帝三女平陽公主南宮公主隆

諸公上宣帝二女陶公上宣帝三女平陽公主南宮公主隆

諸公上宣帝二女陶公上宣帝三女平陽公主南宮公主隆

諸公上宣帝二女陶公上宣帝三女平陽公主南宮公主隆

諸公上宣帝二女陶公上宣帝三女平陽公主南宮公主隆

諸公上宣帝二女陶公上宣帝三女平陽公主南宮公主隆

諸公上宣帝二女陶公上宣帝三女平陽公主南宮公主隆

諸公上宣帝二女陶公上宣帝三女平陽公主南宮公主隆

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補注先謙曰

出襄陽關廢王八月降塞王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

邯廢王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

相項佗軍定陶南補注先謙曰

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補注先謙曰

此鄉四字衍與下復出李以爲衍文是史記亦誤復昌中謁者

從降下碭昌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雍王王武魏公申徒反補注先謙曰

武反於外黃往擊盡破之攻下外黃補注先謙曰

東萊二郡皆有黃縣時屬齊國並在今山東境非此時戰地西收

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迺擇軍中可爲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

重泉人李必駱甲補注先謙曰

李必案重泉在今同州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漢王欲拜之

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

日傳音附簡嬰雖少然數力戰迺拜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

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補注先謙曰

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饒道補注先謙曰

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補注先謙曰

之馬左亦如之皆約曰王所謂左右手人之騎則漢軍也

本傳左右馬今本無左字疑馬字曰王所謂左右手人之騎則漢軍也

語疑晉擊破柏公王武軍燕西補注先謙曰

皆不言王武是柏公則騎公曰一人名善騎射後名爲所將

卒斬樓煩將五人補注先謙曰

取其稱也案其解引作取連尹一人補注先謙曰

其善騎也案其解引作取連尹一人補注先謙曰

取其善騎也案其解引作取連尹一人補注先謙曰

取其善騎也案其解引作取連尹一人補注先謙曰

取其善騎也案其解引作取連尹一人補注先謙曰

取其善騎也案其解引作取連尹一人補注先謙曰

取其善騎也案其解引作取連尹一人補注先謙曰

取其善騎也案其解引作取連尹一人補注先謙曰

取其善騎也案其解引作取連尹一人補注先謙曰

取其善騎也案其解引作取連尹一人補注先謙曰

取其善騎也案其解引作取連尹一人補注先謙曰

取其善騎也案其解引作取連尹一人補注先謙曰

取其善騎也案其解引作取連尹一人補注先謙曰

取其善騎也案其解引作取連尹一人補注先謙曰

取其善騎也案其解引作取連尹一人補注先謙曰

取其善騎也案其解引作取連尹一人補注先謙曰

取其善騎也案其解引作取連尹一人補注先謙曰

取其善騎也案其解引作取連尹一人補注先謙曰

取其善騎也案其解引作取連尹一人補注先謙曰

取其善騎也案其解引作取連尹一人補注先謙曰

取其善騎也案其解引作取連尹一人補注先謙曰

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呂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

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補注李慈銘曰史記還至敖倉嬰遷爲御

史大夫補注先謙曰此假官也表三年呂列侯食邑杜平鄉補注

世出先謙曰前是衍文說見上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

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單騎將軍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

昭曰單騎南監本闕本並作車騎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

相田光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齊守相田光是也田儼傳同此脫

相田光守追齊相田橫至藏博師古曰藏博又作故齊王田廣

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

韓信攻龍且雷公於假密師古曰雷公名雷公雷令也政龍且及雷

密索隱注雷縣令稱公旋其於假密補注先謙曰史記亦作於高

名旋族疑皆於字之誤假密即高密假音革高假雙聲字卒斬龍

且師古曰嬰所將之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

得亞將周蘭師古曰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楚

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部身虜騎將

入攻博陽補注李慈銘曰南人攻博陽爲句非是沈欽韓曰博陽當作博陽紀

本及各本俱讀入攻博陽爲句非是沈欽韓曰博陽當作博陽紀

要僂陽城在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春秋時小國漢置博陽縣屬

僂國僂前至下相呂東南僅取慮徐師古曰僂又取慮又徐三縣

僂同音前至下相呂東南僅取慮徐師古曰僂又取慮又徐三縣

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師古曰廣陵也師古曰廣陵也師古曰

廣陵皆項羽使項聲薛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師古曰

平定下邳斬薛公補注先謙曰據高紀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

下邳斬薛公補注先謙曰據高紀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

曰此平陽在東郡補注沈欽韓曰按東郡燕縣之平陽亭司遠當

陽縣城今充遂降彭城虜桂國項佗師古曰佗反降雷薛沛鄧蕭相

州縣也師古曰六反攻苦譙師古曰譙官本譙作譙復得亞將

師古曰六反攻苦譙師古曰譙官本譙作譙復得亞將

師古曰六反攻苦譙師古曰譙官本譙作譙復得亞將

有頃鄉一統志頃鄉在歸德府鹿邑縣南紀要云在縣東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

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虜賜益食邑二千五百

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呂御史大夫將軍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

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

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補注先謙曰東城今鳳陽府

九江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涓曰雒陽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縣補注齊召南曰按後儒以會稽至東漢順帝始分吳越二史此又

爲諸然亦安知楚漢之際不當分爲二郡而其後復合乎下文又

曰遂定吳豫章會稽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補注沈欽韓曰

灌嬰以爲豫章郡治官本考證據功臣表作陳嬰不知灌嬰先有

灌嬰以爲豫章郡治官本考證據功臣表作陳嬰不知灌嬰先有

此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補注先

離互證兩傳文當在此時呂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

取楚王信還剖符世勿絕食願陰二千五百戶補注李慈銘曰

字不可省前漢四十一從擊漢王信於代補注錢大昭曰漢當作

降樓煩呂北六縣斬代左將補注李慈銘曰史記破胡騎將於武泉

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師古曰胡名

韓曰梁書諸夷傳白題國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今在渭水東按

裴子野即援此傳爲證先謙曰唐杜南秦州雜詩胡舞白題糾薛

夢符注題領也其俗以白塗額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

其額因得名如黑齒題之類望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

破胡騎於磬石師古曰磬石反至平城爲胡所困從還東垣師古曰

可從擊陳稀別攻稀丞相候倣軍曲逆下破之補注先謙曰史記

敬及特將五人師古曰五人謂將卒五人前元年從起宛間所將各

特將似皆其所部裨將先謙曰官本各特作各獨是降曲逆盧

奴上曲陽安國安平補注先謙曰盧奴中山縣今定州治上曲陽

縣今深州安平縣治攻下東垣黥布反呂車騎將軍先出攻布

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

擊字誤也華母傷爲灌嬰所虜田解富不得蜀隗疑擊富髡斬或

高紀參噲傳此在河內者自別一趙將賁郝後人習見趙賁妄



九九四

將郝兩所將卒得騎將一人車馬二百五十四匹從攻安陽呂東至

下十縣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隆

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

義引摺地志云平陽城在相州平陽縣西二十五里按臨漳縣今屬彰德府

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

李奇曰或曰爲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兵郡守也師古

君一人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斬兵守郡守各一人此奪守各二字沈欽韓云墨子號令篇非時而行者惟守

魏晉之都督與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擊破趙郡補注先謙曰官本郡作軍

是史記同  
**降邯鄲郡六縣**  
補注先謙曰自別之河內至此皆擊趙事當在三年韓信張耳擊趙時別令欽將兵畧趙

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饑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

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

前漢四十一  
七

於篋國大言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

戶爲信武侯補注先謙曰案史記爲作號呂騎都尉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

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補注光緒曰據灌嬰傳此與壘

將別專陳稱元相敵破之侯敬因陷曲逆從擊黠布有功益封

三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

一人二千石呂下至五石三十九人補注錢大昭曰五下南監本闕本皆有百字先謙曰官本

周葉市人也師古曰葉呂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

定三秦常爲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卽馮翊池陽縣補注先謙曰糴食邑時池陽尙未爲縣縣乃

惠帝置也秦上蕩社縣其地有池陽蓋秦之舊縣因食之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

10

平陰遇韓信軍襄國補注李慈銘曰案此傳史記多脫文班氏因之如遇韓信軍襄國上下皆有佚說即賜食

上馳入奪其軍傳蓋言此事然非襄國也殺趙王敬襄國又在此  
事前與遇信軍無涉戰有司不同冬二淮土心土呂牒爲言代奏

李以爲有尊文是也。單有和不利終亡。師古曰。其忠信故加此號。補注先謙曰。功臣。表云。望。巢。分。鳥。萬。以。藥。爲。言。虎。口。言。武。蓋。以。此。食。邑。三。千。三。百。戶。

補注先謙曰表云二千二百戶上欲自擊陳稀縲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

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曰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通注

人不死四字  
十二年更封綬爲蒯城侯  
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崩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

漢春秋作憲城侯陪愚釋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肯反補注王文彬曰按先封某邑後改他邑曰更封如史記曲周侯鄆商傳商先食邑祿號曰涿侯後云更食曲周是也釋前封詰武乃名號侯至

此爲鄆城侯是新封邑不得云更封也更字當爲衍文史記作以  
據爲鄆城侯不言更封先謙曰史記作蒯成索隱蒯者鄉名三蒼

云蕪在城父縣音裴正義引括地志云蕪亭在河南西十四里  
 苑中輿地志云蕪成縣故陳倉縣之鄉聚名也周繆所封晉武帝  
 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蕪成縣屬始平郡先謙案三蒼音蕪孝文五

爲裴與呂忱音屬爲隋同諸書雖崩肺互異其韻一也 孝文五

年薨諡曰貞侯一作卓案尊與貞聲近而誤卓則爲脫貞下半也

作陳國張照曰按陳國無鄆縣據志應作沛郡王念孫曰淮水注  
 鄆水東逕鄆縣故城南漢景帝中二年封周憲為侯國音多上聲

引蘇音則但曰音多誤走弓王康之音方曰多丁度遂遂爲當但

反之音以聯會之歡注則六朝古已如是不始於小顏小司馬  
也見通雅永念孫案而郡縣之郡蘇林孟康皆音多下寒反  
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上本毛本同諫專注前作

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爲其所惑凡漢書中所引漢魏人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其之某未有音某某反者明

國本地理志鄭陽下孟用  
音多寒反皆不煩漢魏人語  
蘇林同  
鄆縣之鄆  
孟也  
鄆道元  
顏攡  
字明是監本所加考

司馬貞字伯康皆音多自是舊讀如此非有脫文史記周  
撰傳索隱引蘇林正作音多則本無蹇反二字明矣地理志之鄠

康之苛苦蘇音多寒反而孟音多則後人當兩存其音不當獨用孟音今諸家皆音多而不音多寒反則蘇孟同音可知又高紀上

自東至邯鄲鄲二字皆無音而鄲侯之鄲獨有音則其音多而不音單又可知水經注音多即本於蘇孟乃云六朝本已加是不始於小顏小司馬或立馬頭馬後日雙所見本敘景祐末王本

女力ノ魚ノ言ト是ト強ク言フ一朋所見スヲ夢和ス

毛本皆不足據而唯明監本為足據邪沈氏之意徒以單在寒韻  
多在歌韻而於單聲不當讀如多此明監本所以加寒反二字也  
不知寒歌二韻古聲相近故單聲之字多有轉入歌韻者并有轉  
入河反韻者說文解字從馬單聲而魯頌駟騶字說文亦從單聲  
爾雅羴羴也羴音丁賀反四篇駟騶駟騶駟騶駟騶駟騶駟騶  
單聲而轉入歌韻者則不可枚舉又何必疑於邪之音多乎而全  
祖望經史問答且謂沈說足發二千年之謬也先謙曰官本作邪  
是二字乃二千年未有之謬也先謙曰官本作邪音多寒反按王  
是說  
贊曰仲尼稱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師古曰論  
為弟子仲弓發此言也犂雜色騂赤色也舍置也言牛色純而角  
美堪為犧牲雖曰其母犂色而不欲用山川寧肯置之喻父雖不  
材不害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張晏曰茲  
雖有田具信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綰之時  
值時適獲豈自知附驥之尾師古曰蓋曰蚊蚋為喻勤功帝籍  
刀謂屠狗豈自知附驥之尾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  
先謙曰官本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曰酈寄為賣友夫賣友  
勤作勸是  
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其父而令寄行說  
雖摧呂祿呂安社稷補注先謙曰漢紀酈呂祿誼存君親可也

樊鄴滕灌傳新周傳第十一 終

漢書四十一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漢書四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張蒼陽武人也補注先謙曰陽武河南縣今懷慶府武陟縣東南二十八里好書律歷秦時為

御史主柱下方書補注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

下云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

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補注齊召南曰按柱下

史本周制而秦因之老子在周為柱下史是也沈約宋志侍御史

於周為柱下史師古注若今侍立御史矣立字似衍文唐制侍御史

下脫書字集解引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召客從

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錕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當斬上有坐法二字不可省身長大

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迺言沛公赦勿斬補注周壽昌

祖起沛陵亦聚數千人居南陽是雖未從沛公實同在南陽亦未

與沛公為敵也或偶過沛公適見蒼被罪愛而為言以救之耳

遂西入武關至咸陽補注先謙曰史記遂下有從字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

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王蒼為常山守從韓信擊

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王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

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召代相從攻

荼有功六年封為北平侯食邑二千二百戶補注先謙曰官遷為計

相文穎曰呂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補注

相文穎曰呂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補注

相文穎曰呂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補注

相文穎曰呂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補注

相文穎曰呂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補注

相文穎曰呂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補注

范雎傳三歲不上計注凡郡長論課殿最歲遺史上計新序載

魏文侯時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韓非子稱西門豹重飲

古者上計以貢稅定其殿最也補注先謙曰淮南厲王傳為布

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淮南厲王傳為布

合證高紀長王當在十二年公卿表高后八年淮南丞相張蒼為

御史大夫自高帝十二年至高后八年計十六年此四字當作六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師古曰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沛

起補注錢大昭曰沛起二字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

沛公補注先謙曰官本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

改耳景祐沛公呂昌為職志師古曰志與職同奇氏曰主旗志

本亦作以沛公呂昌為職志師古曰志與職同奇氏曰主旗志

為客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也補注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

漢王呂苛為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昭曰公卿表苛為內史昌為中尉漢三

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

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慮矣師古曰若汝也趣讀

慮當為虜先謙曰官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

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呂父死事封

為高景侯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師古曰下昌

嘗燕入奏事孟康曰以上宴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下昌

還走師古曰還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

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

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呂留侯策止而昌庭爭

之強補注先謙曰庭字上問其說昌為人吃音訕補注先謙曰官

本無音

訖二字

本皆作然

記亦同據

廢太子

為某宋祁

心知斯

心知斯

心知斯

心知斯

心知斯

心知斯

心知斯

心知斯

心知斯

心知斯

心知斯

心知斯

心知斯

心知斯

心知斯

心知斯

心知斯



帝行御史大夫事郎中令賈壽以灌嬰及齊楚合從告相國產宮  
即以語馳告丞相太尉及呂祿已去北軍相國產欲入未央宮  
作亂復馳詔太尉則固非不與大臣共謀誅諸呂者也但代  
邸上議羣臣列名即太尉固意者史記所謂云固得其寶乎不然即不  
與太尉共坐事免官在當與襄平典客其賞矣先謙曰不與者不與  
其事也當坐事免官在當與襄平典客其賞矣先謙曰不與者不與  
已代任故賞蒼而不及密說詳呂后紀此傳說也蒼淮南相張  
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  
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  
其緒尋而正之曰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  
不革師古曰史記作因故秦時先推五德之運呂為漢當水德之時上  
黑如故師古曰史記作先謙曰案正義引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吹律調樂  
入之音聲師古曰史記作先謙曰案正義引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吹律調樂  
錯入已定十二律之法以周赤鳥為火漢勝火以水也吹律調樂  
如必履反臣瑱曰謂呂之法於樂官長行之或曰比清濁各有所比不相  
謙曰官本注或曰音頻二反補注先若百工天下作程品也師古曰依  
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音灼曰若  
漢及之辭師古曰言吹律調音曰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  
蒼定章程也官本注是下有也字至於為丞相卒就之師古曰  
也成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書補注宋祁曰學官本尤  
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漸本凡注不音陽夏公謂  
案從凡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者是也景祐本凡注不音陽夏公謂  
為況上言汎好書故下言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達律歷尤遠  
二書正對汎好言之好字仍當讀去聲不當讀上聲史記作蒼本  
好書則讀去聲明矣張蒼好書律歷師古亦無音而無所不觀無所  
不通而尤達律歷師古曰休沐之日常先朝陵夫人上  
貴父事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補注周壽昌曰師古曰休沐之日常先朝陵夫人上  
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  
傳師古曰傳謂傳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  
下蒼蒼曰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曰  
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張晏曰呂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

以為漢宜改正朔數用五色上黃贊曰誼欲改定制以漢為土  
德其術已疏矣案秦人用水德本自諱外不可承況五德取相生  
不取相剋即欲漢為土德亦何益乎見荀悅漢紀第一卷更元年  
臣貢諱又明年蒼由此自細補注宋祁曰一作細作謝病稱老蒼  
先謙曰後元年蒼由此自細補注宋祁曰一作細作謝病稱老蒼  
任人為中候師古曰蒼有所選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古曰大為茲利上  
目為讓師古曰蒼有所選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古曰大為茲利上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案漢書作穀類即穀也王念孫云本作類或  
又音讀史表作預及類穀皆類之誤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  
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補注李慈銘曰  
餘下有為侯丞相四字長六尺餘下有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  
坐法失侯四字此節去之則語意不明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  
女子為乳母師古曰此節去之則語意不明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  
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補注周壽昌曰  
申屠嘉梁人也呂材官蹶張補注周壽昌曰  
之弩呂材官蹶張補注周壽昌曰  
注錢大昭曰說文蹶張也從走斤省聲蹶張音蹶張音布麥反補  
矣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師古曰一隊之從擊黥布為都尉  
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呂二千石從高祖者悉召為關  
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補注錢大昭曰據本紀是三十人傳止二十  
此同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曰  
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補注先謙曰廣欲相之曰恐天下曰吾私  
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曰周壽昌曰史  
記作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師古曰周壽昌曰史  
未死之餘人也則又皆多死補注先謙曰  
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補注先謙曰  
之嘉本功臣而由關內侯為相則破格之事也後因丞相封侯者為  
遂起於此先謙曰故邑前所食之邑在故安也在今易州東南嘉  
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補注先謙曰  
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補注先謙曰



見字蓋後人所加景祐本及羣書治要所引皆無見字史記亦無

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

禮不可已不肅師古曰肅敬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私

私謂私是明也口喜爲故名道言天目

教戒之非骨朝坐府中嘉爲楊召通諸丞相書也長二尺不來

且車返還之言一二日江京復弟但悲言今何人召衣冠亦汝

字史記  
亦無  
兔冠徒跌頓首謝嘉嘉坐自如謙曰史記不重嘉字是弗

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

斬史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史曰今便行斬之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史作史集解引如注亦作史案百官志丞相

更字爲訓轉屬贅文爾雅釋詁係炎注卽猶今也故今卽轉相爲

訓上文吾今使人召若亦謂吾卽使人召若也叔孫通傳郡守尉

今捕誅伍被傳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周呂傳今爲虜矣  
今字並與卽同義淮南厲王傳令復之王念孫說並可參證

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使使持節召通

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

義文帝崩孝景即立二年量借爲內史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景記亦有登進郎至爲上泣曰丞相音巨依反怨殺臣嘉爲丞相王

位二年者通  
更注先謙曰  
議曰商

而丞相嘉自絀師古曰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

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墼垣也

曰宮外垣辟地也如清曰塽音畏端之  
儒師古曰塽音如椽反解在食貨志  
嘉間錯穿宗廟垣爲奏請

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自古曰歸至朝嘉請誅

內史錯上巨鎗所穿非真廟垣迺外垣垣故穴官居其中尤謂散

補汪先謙曰史記尤誤他

漢書補注 卷四十二 列傳第十二

九九九

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師古曰言先斬而後奏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

而死諡曰節侯傳子至孫夷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

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

侯起居功臣表含父襄本項氏親賜姓劉此書表傳俱作舍史記作舍者誤也舍諡懿侯昌許溫孫諡哀侯澤薛歐孫皆曰司美

踵齒廉說文曰前子王肅謂然一不曰音注踵齒廉說文曰前子王肅謂然一不曰音注

齏齒相值也日有子三齏齒之別體廣云齏廉謹也本此傳耳先諫

妮一作斷一作躡索隱妮音則角反漢書作躡脂一作斷義如尙  
 書斷音行無他技先議案說文無躡妮二字妮當爲妹說文驚謹

也讀若澤較數數大徐音測角切則角與則角初角同聲韻略

如好往者謂諸山也。踏字亦有誤踏今人斤人爲此義也。其作斷斷者又後人以踏踏爲誤而改之耳。

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長營文子律歷爲某名目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名爲好律

賁曰引着之女行歷爲漢名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文學律

而專遵用秦之顓頊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歷何哉師古曰何哉何爲其然哉周

昌木強人也其兩反補注先謙曰宮本直作質任敖曰舊德用晏

呂后吏 申屠嘉曰 謂岡毅 曾無德學 死與庸世陳平 賢矣

議見不如蕭曹等也

[illegible][illegible]

1.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1

100

張周趙任申署專第十二終

海國圖志

九九九

鄧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鄧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補注錢大昕曰地

郡琅邪郡皆有高陽縣然非其所居之高陽也高陽縣在東漢郡

城陽明志云聚邑名屬陳留國沈欽韓曰金史地理志紀縣在東

漢淮陽縣今開封府舊傳食其國高陽縣人國姓漢陳留縣前

存紀縣南五十里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

郭氏曰曉音薄之

貌也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師音是補注先謙曰志行裏然吏

曰集解云灼曰落魄落託義同案洛託亦不落落托爲里監門然吏

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曰史及賢者豪者皆不役食其補注

小吏而縣中賢豪不以役使也班氏當以監門役非市役也

書寫本史然二字誤到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

書寫本史然二字誤到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

書寫本史然二字誤到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

書寫本史然二字誤到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

書寫本史然二字誤到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

書寫本史然二字誤到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

書寫本史然二字誤到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

書寫本史然二字誤到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

書寫本史然二字誤到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

書寫本史然二字誤到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

書寫本史然二字誤到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

書寫本史然二字誤到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

書寫本史然二字誤到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

書寫本史然二字誤到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

傳也一首張應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

兩通宅皆類此補注先謙曰一音是

求見使者入通公方就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士上過陳留縣生

下爲事未暇見大儒也按此與史記食其傳未所附可

高湯酒徒非儒者也按此與史記食其傳未所附可

牀令兩女子洗

師古曰洗足也音先與反補注

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

下攻闕本作破先謙曰官本作破引宋祁云新沛公罵曰豎儒

本破作攻按史記作破聲書治要引此亦作破沛公罵曰豎儒

見言其賤劣如儒豎補注王文彬曰豎儒猶言小儒

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

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

補注先謙曰於是沛公輒洗起衣

作也起衣著衣也補注王念孫曰古無謂著衣爲起衣者此衣本

而延之上坐也按此與史記作沛公上坐見沛公起衣著衣

連讀而訓爲著衣誤矣史記作沛公上坐見沛公起衣著衣

是沛公起

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

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

也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同補注王文彬曰瓦

合言不相附也史記傳陳涉起匹夫匹夫瓦合適成本書陳涉

傳烏孫瓦合與此義同禮儀行毀而瓦合義引班氏云致已

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同禮儀行毀而瓦合義引班氏云致已

作鳥合一作瓦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已徑入疆秦此所謂

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

央凡五達也臣賈曰四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

相今請使令下足下師古曰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

是遣食其往沛公引隨之

報沛公遂下陳留史記作號其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

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言爲說客馳使諸侯

當從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榮陽漢兵遁保鞏

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古田反

韓信方東漢王數困榮陽成臯計欲捐成臯

呂東屯壘雖已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王者王事可成不

知天之王者王事不可成王者呂民爲天而民目食爲天補注先

隱管子云王者以民爲天民以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

食爲天能知天之王者斯可矣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

適有藏粟甚多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教倉城在鄆州縣西

秋穿寶高誘注穿郭所以楚人拔榮陽不堅守教倉迺引而

東今通卒分守成臯師古曰通讀曰通通卒謂卒之有罪者即

爲此迺天所呂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師古曰不

爲奪便利也臣竊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

百如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師古曰宋手耕曲木也

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榮陽據敖庚之粟

前漢四十三

師古曰敖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

反距飛狐之口古曰飛狐是秦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

後人依託之語杜太行之道乃秦人規取韓趙舊意當時漢已

魏豹燕趙已定即代郡飛狐亦非楚人所能守白馬之津補注

北境何庸杜此兼近彼乎與當時事實開遠守白馬之津補注

按白馬縣屬東郡大河所經其西岸即聚也補注先

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補注先

教倉年請說齊爲一事獨劉向新序分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食其

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

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

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呂言之曰漢王與項

王戮力西面擊秦補注先

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

義帝之負處補注宋祁曰或無負字王念孫曰無負字者是實義

安一員字則義不可地此涉下文殺義帝而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

後補注先

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

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

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師古曰

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師古曰

不能授孟康曰

前漢四十三

說非也補注

注刻斷補注

書治要補注

本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補注

文財字補注

當有史記補注

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補注

上龍門補注

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齊亡可立而待也田廣呂爲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師古曰日飲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眾迺夜度兵平原襲齊

齊王田廣聞漢兵至呂爲食其責已師古曰責其與韓信通謀沒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將亨汝師古曰亨大也迺亨食其

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鄼商呂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音介數將兵上呂其父故封疥爲高梁

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補注齊召南曰武陽

二表不言後更食邑未可知是又子遂嗣亦與表異據表疥子

李慈銘曰武陽當爲武遂矣表疥子勃而此作武遂上武遂而誤耳

余按索隱是也漢表與史同傳不應有異且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亦不辭此賜卒三字衍無疑先謙曰李說是

陸賈楚人也呂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師古曰辯音辯居左右

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音徒尉佗

爲南越尉佗曰尉他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結

實踞見賈服虔曰賈音推今兵士推頭望也師古曰結讀曰結賈

形似賈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補注先

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迺欲呂新造未集之

越師古曰越屈強於此師古曰屈強謂不柔服也漢誠聞之掘燒君王

先人家墓補注先謙曰官夷種宗族師古曰夷種先謙曰史記作夷滅

宗族此云夷種宗族是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即越殺王降漢

如反覆手耳師古曰易於是迺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也賈曰

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師古曰

也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

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補注先謙曰王誤起豐沛討暴

下理中國中國之人已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

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今

王眾不過數萬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師古曰崎音

區譬如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不起中國故王此使

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速而不漢也遽者其

遠亦何也連言何速者古人自有復語耳連字或作詎詎又作

淮南子公孟篇曰此何速不能爲福否言何速不善而鬼神何遽不

策曰吾其論焉矣連也知見侮之爲不辱哉呂氏春秋曰豈然哉秦

夫果乎正論焉曰豈然哉知見侮之爲不辱哉呂氏春秋曰豈然哉秦

曰豈然哉知見侮之爲不辱哉呂氏春秋曰豈然哉秦

遠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郭璞曰豈然哉知見侮之爲不辱哉呂氏春秋曰豈然哉秦

遠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郭璞曰豈然哉知見侮之爲不辱哉呂氏春秋曰豈然哉秦

遠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郭璞曰豈然哉知見侮之爲不辱哉呂氏春秋曰豈然哉秦

遠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郭璞曰豈然哉知見侮之爲不辱哉呂氏春秋曰豈然哉秦

遠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郭璞曰豈然哉知見侮之爲不辱哉呂氏春秋曰豈然哉秦

遠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郭璞曰豈然哉知見侮之爲不辱哉呂氏春秋曰豈然哉秦

曰大曰小曰囊今毛傳下曰囊它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物故曰它送也  
師古曰囊是傳寫異也裨替語未熟  
師古曰它猶餘也補注先謙賈辛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  
歸報高帝大說師古曰悅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  
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呂  
馬上市治乎師古曰王念孫曰治下亦當有之字與上得之對文御覽  
同且湯武逆取而呂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  
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殺之夫音扶差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  
音楚宜反補注宋祁曰補本注文宜作壁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  
氏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呂為信張晏曰莊襄王為  
謙曰官本注鄉使秦呂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信作姓是也師古曰鄉讀曰安馬也補注宋祁曰高帝不憚和樂也  
師古曰鄉讀曰安馬也補注宋祁曰高帝不憚和樂也  
以疑作已先謙曰已以通作下等改字高帝不憚和樂也  
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呂失天下吾所呂得之者師古曰有慙也謂作書明

前漢四十三

言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下有何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  
字文意較足官本注言下有何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  
生通相述存亡之徵師古曰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  
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師古曰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  
大臣及有口者師古曰有口者謂辯士賈自度不能爭之  
好時田地善往家焉師古曰好時即今雅州好時縣補注先  
男迺出所使越藥中裝賣千金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子子二百  
金令為生產業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補注先謙曰  
舞鼓琴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補注錢大昭曰闕本飲作飲飲  
十日而更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補注錢大昭曰闕本飲作飲飲  
於義所死家得寶刻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呂往來過它客率不過  
再過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它處為賓客率計一歲  
游於外也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它處為賓客率計一歲  
道塗其往來經過它處者為日恆多故於其子所率不過再過也

先謙曰史記無曰數擊鮮毋久潤女為也服虔曰潤辱也吞常行  
字再過作再三過數擊鮮毋久潤女為也服虔曰潤辱也吞常行  
也師古曰鮮謂新殺之肉也潤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擊鮮  
性呂與我鮮謂新殺之肉也潤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擊鮮  
注劉放曰史記作數見不鮮是漢人語也宋祁曰按宮傳曰三公之  
馬宮傳君有不鮮明是秦策昭王謂范雎曰天引沈飲韓曰史記  
位恩公為也潤作恩是秦策昭王謂范雎曰天引沈飲韓曰史記  
無入恩公為也潤作恩是秦策昭王謂范雎曰天引沈飲韓曰史記  
借通恩公為也潤作恩是秦策昭王謂范雎曰天引沈飲韓曰史記  
注恩公為也潤作恩是秦策昭王謂范雎曰天引沈飲韓曰史記  
索隱恩公為也潤作恩是秦策昭王謂范雎曰天引沈飲韓曰史記  
引徐廣曰女一作公明公是也詳見鍾傳呂太后時王諸呂擅權  
義同漢人稱公無尊卑貴賤皆用之呂太后時王諸呂擅權  
龍錯父亦稱子為公是也詳見鍾傳呂太后時王諸呂擅權  
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嘗燕  
居深念師古曰方策補注先謙曰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  
直入坐師古曰方策補注先謙曰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  
假將命師古曰方策補注先謙曰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  
本亦但作往請無不字此漢書音義云請謂問起居則訓請為命語  
意與史記各別坐者坐所也平方深念陳平方念不見賈師古曰  
際故不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章  
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  
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  
注意將相和則士豫附師古曰豫附也補注王充曰釋諸  
附上下文義不屬矣史記作將相和則士乃樂附也訓為素  
猶向也慕也慕附與樂附意同益證此訓為素之誤士豫附  
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  
謂大尉絳侯師古曰謂者與之言補注錢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師  
曰言絳侯與我相君何不相交驩大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  
戲押輕易其言耳君何不相交驩大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  
平用其計迺呂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為其  
飲補注先謙曰官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  
本注其作共是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  
迺呂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曰此游

前漢四十三



漢廷公卿問

師古曰廷謂朝廷

名聲籍甚

孟康曰言狼籍之甚補注周壽昌曰籍甚史記作籍甚蓋籍即

失之先讓曰官本之甚作甚盛是義解引漢書音義同籍籍通作

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迺

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

令比諸侯師古曰比諸侯謂諸侯之制也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曰壽終

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繇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

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如淳曰遂者布臣也臣增

建諫之何得也師古曰建諫先謙曰梁父侯姓漢既誅布聞

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師古曰建諫先謙曰建諫先謙曰建諫先謙曰

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師古曰

欲建師古曰建諫先謙曰建諫先謙曰建諫先謙曰

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師古曰賀曰平原君母死

適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呂其母

故師古曰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

矣辟陽侯迺奉百金稅衣被之具師古曰稅衣被之具

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

目之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

建辭曰急不敢見君建迺求見孝惠幸臣閼籍孺師古曰閼籍孺

說曰君所自得幸帝天下莫不聞師古曰君所自得幸帝天下莫不聞

太后而下吏

師古曰下吏謂下官

誅旦曰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師古曰肉

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閼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

陽侯之因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呂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

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與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

情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卒不誅計

畫所目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

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為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

乃汝也遂自剄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迺召其子拜為

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師古曰中大夫使匈奴

余善是以得具論之師古曰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妻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轡師古曰

師古曰二音同也師古曰二音同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二音同也當刪作音同

路首路死者千數周昌曰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李注引

漢書作妻敬脫輓轡師古曰妻敬脫輓轡下自衣其羊裘四下衣敬與解嘲云

因先諫曰據集解引蘇林注進當作鹿索隱略者鹿也前橫木案

三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解衣敬曰臣

衣帛衣帛見師古曰衣帛見衣帛衣帛見師古曰衣帛見不敢易衣

虞將軍人言上上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

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師古曰取天下與周異

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師古曰邵邑名也即今陝西德縣善十餘

日本言都秦地者妻敬妻者蜀也人呼妻江曰劉河吾妻塘市土

太子代王于何者食漢重幣陛下已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

師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餽餼之使辯士風諭呂禮節讀曰諷冒

頓在固爲子婿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補注

宋祁曰聞字下可毋戰呂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今宗

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補注先謙曰官本不肯貴近無益也

師古曰近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補注沈欽韓曰張敖以五年尚

音其斯反冒冒此呂后泣曰妾唯呂一太子一女師古曰自慰奈

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師

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爲公主補注周壽昌曰漢制貢家

子入宮無職號者謂爲家人子有上家人子中人子之別顏家

誤焉唐傳士卒盡家人子則是庶人之家子不能與此同解也先

謙曰據匈奴傳使敬奉宗室女爲主爲單于閼氏是家人子通宗

室女使敬往結和親約舊事曰沈欽韓曰御覽七百七十九引三輔

至匈奴庭與其分土定界至曰汝本處北土之濱秦亂汝侵其界

而居中國地今婚姻已成當還本牧還我中國地汝作丹書鐵券

土盟子然後還按此土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割敬從匈奴

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補注先

傳可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師古曰言匈奴

秦中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少民地肥饒可益實未

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二今陛下雖都

關中賈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疆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

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

家且實關中無事可已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已東伐此疆本弱

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師古曰今高

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

叔孫通薛人也注沈欽韓曰據孔叢通爲孔鮒弟子周壽昌曰此

尚是秦之薛郡也觀下亡去之通蓋字何秦時曰文學徵待詔博

士師古曰於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成卒攻

斬入陳於公何如師古曰先謙曰史記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

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師古曰將謂爲逆亂願陛下急發兵擊之

二世怒作色師古曰反作色謂變動其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

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錄前且明主在

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輻輳也言如車輻

豆反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師古曰如鼠之盜何足置齒牙

間哉郡守尉令捕誅補注先謙曰官本令作今是史記亦作今

史記作今復之亦謂即復之也後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

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

諸生言盜者皆罷之迺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師古曰一襲上下

一副也補注先謙曰索隱案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拜爲

博士通已出反舍師古曰還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補注周壽昌

先生漢時稱生師古曰先生如先師棘下生師古曰棘下先生

也此傳下呼叔孫生亦諸生呼其師爲叔孫先生也通曰公不知

我幾不免虎口音鉅依反通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

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

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

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補注先謙曰索隱孔文祥

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壯士進

之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充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

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師古曰狡通通謂曰漢王方蒙矢

石爭天下被也冒也諸生寧能闔乎故先言斬將率旗之士師

曰率拔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張晏

取音唐欲令復如之補注沈欽韓曰集解徐廣曰益言其德業足

以經唐宮復下之風流也補注水注亦引之張說非先謙曰集解

漢書音義曰稷嗣君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通

名誤也故願不從之



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呂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陸

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共苦食啖如

無菜茹為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古其攻擊勤苦

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談音大敢反補注先謙曰其官本作攻據

注攻字是史記同政治也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

不當訓擊官本注敢作敢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

通曰臣願先伏誅已頸血汙地高帝曰公能矣吾特戲耳

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

帝崩孝惠即位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

師古曰又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

東朝長樂宮孟康曰朝太后於長樂宮補注先謙曰宮本孟康作

樂宮也漢太及間往時中問小兒數躍煩民師古曰妨其來

本師古作孟康索隱韋昭云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復道方始

人行也中問往來清道煩人也前漢四十三

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曰反補注先謙曰黃圖武庫在未央

宮黃圖東越武庫南過縣路門通奏事因請間師古曰請空隙之

取道高帝廟南達長樂宮也通奏事因請間時不欲對眾言之

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

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傳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清

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也古始於高廟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

寢衣冠也謂從高帝衣冠於廟中如衣冠遊於高廟每月一為之儀制

則然而後之學古不曉其義於後漢高廟平紀義陵寢

也補注云三輔黃圖高廟在長安西高廟衣冠冠是也先謙曰集解

引如說云出遊於高廟不云宮中三月與此不同子孫奈何乘宗

廟道已行哉補注錢大昭曰以南監本圖本作上先謙曰言本亦

行空故云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師古曰舉事不當

乘其上行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師古曰舉事不當

語見史記梁孝王傳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師古

更立之故云重也渭北說見黃圖孝惠更於渭北建高帝廟謂之

原衣冠月出游之補注先謙曰黃圖高祖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

不至城中高帝廟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補注先謙曰但月游原廟

故復道無妨也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補注先謙曰但月游原廟

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孰

可獻師古曰禮記曰仲夏之月羞曰含桃先薦食廟

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曰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師古曰縉紳儒

志師古曰此語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

而立一王之儀師古曰枹者鼓椎所目擊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罷

梓其字從木補注先謙之事劉敬漢代之禮故云王之儀也枹音

曰官本注未有也字遇其時也鄭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

不免鼎鑊足曰鑊音胡郭反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

亦已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師古曰病歸呂不受憂責從

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曰安漢朝也附會將相呂

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曰安漢朝也附會將相呂

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曰安漢朝也附會將相呂

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曰安漢朝也附會將相呂

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曰安漢朝也附會將相呂

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曰安漢朝也附會將相呂

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曰安漢朝也附會將相呂

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曰安漢朝也附會將相呂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漢書四十四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淮南厲王長補注周壽昌曰顏氏家訓風操篇厲王名長琴有高

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補注先

擊韓王信餘補注先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補注先

於東垣也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補注先

敢更內之補注先為築外宮舍之補注先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

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

子補注先師古曰日謂往日補注先趙翼云史記作得幸上有身是

此云有子蓋已生子也下文云厲王母已生厲王言既生厲王非

始覺計已逾年豈有身而尚未生乎趙氏考之補注先吏呂聞上方怒趙

未審也先謙案史記作有身周說蓋得其真補注先吏呂聞上方怒趙

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后妒不肯白

辟陽侯不強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

師古曰呂不理其母補注先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

母家縣也補注先在焉父世縣也謂父祖代居真定也補注先十一年淮南王

布反自上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補注先布故地凡四郡補注先

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呂故得幸無患然

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己為最親補注先帝呂唯二人

在驕蹇數不奉法補注先謂不順也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補注先呂孟反

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補注先扛舉也

音迺往請辟陽侯補注先謂先謙也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襲金椎椎之補注先

曰漢古袖字也謂呂金之命從者刑之補注先如道日刻其形體備五刑也

推其罪案出而推之命從者刑之補注先如道日刻其形體備五刑也

事見史記補注先謙曰顯炎武云史記作劉之當從劉音相近而

為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當作劉也王念孫

云說文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刑到也補注先

厚師古曰毋失不失也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呂稱皇帝之

厚德今適輕言恣行負誦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呂千里爲

宅居百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師

日沐亦頗字也蒙冒也沐洗面也音胡內反赴矢野戰次城

先謙曰官本作攻身被創痍病音夷爲子孫成萬世之業難

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

豐潔粢盛奉祭祀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

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

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

不順言節行呂高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爲大兄也師古曰

高行用此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謂斬也貴布

衣一劍之任補注先謙曰布衣任使惟以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

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

不自制而妄行也詳下史反補注先謙曰觸動也動於情則

位奮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諸衛孟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

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得立高帝廟於其國故

然云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呂安周齊桓殺其弟呂反國

弟者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呂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

母并殺弟遷其母亡代高帝奪之國便事應劭曰項王高帝

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還爲郅濟北舉兵帝誅之呂安

漢應劭曰濟北王與居與大臣其誅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

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已安國便事而欲親戚之意望於太

上不可得也知言曰太上天子也補注何若瑤曰按曲禮太上責

義太上者最上之稱傳言太上天子也補注何若瑤曰按曲禮太上責

聖於太古亦不可得甚言其不可也先謙曰天子尊無二上

故稱太上天子正義太上者最上之稱得之詳亡之諸侯游宦事

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昭師古曰舍匿即季布傳而藏匿也補注錢

匿罪三族是也時長收聚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故有舍

奴僕以事人及平人容匿之論其罪其在王所吏主者坐

皆有當坐之法也下乃言匿於王所者其在王所吏主者坐

則吏主其事坐罪也言相不臣正舉秦當坐之今諸侯子爲

吏者御史主補注先謙曰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

之御史主督察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主諸

從蠻夷來歸誼及亡名數自古者內史縣令主補注錢

傳占先謙曰官本作占是歸誼謂幕義來降名數戶籍也萬石君

者內史縣令主之也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

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王若不改漢繫大王耶論相

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賤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貧

賤之人反哀憐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呂差先帝之德師古

也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

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

行多不軌師古曰追念舉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

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下得宜海內常安

願執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

王得書不說讀師古曰悅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

太子奇謀呂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

以載兵器也補注王念孫曰案輦車爲人輦行之車則不得言輦

師與其華鄭注華車馬車八行故曰輦車四十乘世人多見華

少見華故輦車爲輦車四十乘世人多見華

王至長安丞相張敖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補注宋祁曰孝文

七年爲御史大夫先諫曰長廢在六年與宗正廷尉雜奏補注先  
時宗正臣廷尉臣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  
屋蓋擬天子師比也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其郎中春  
爲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補注先諫曰漢諸侯  
人爲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呂二千石所  
當得二千石之秩祿也師古曰賜二千石也臣贊曰奉時先諫  
曰官本作所不當得考諸古史本無字裴駰集解亦止引如薛二說  
如薛三案所見漢書本無字裴駰集解亦止引如薛二說  
之淮南見長史與生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亦  
奉以二千石所大夫但張晏曰大夫也清曰但大夫名也師古曰  
大夫耳不妨但爲大夫也補注錢大昭曰大夫民爵第五級謂士伍  
開章等七十人補注錢大昭曰大夫民爵第五級謂士伍  
章之等殿章即開章漢書四十四卷漢書作崇崇與  
楊音義兩通韓詩外傳漢景公遊牛山事有柴車五  
晏子春秋作棧車此其證也機變因機形近而譌欲呂危宗廟  
社稷謀使閭越及何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  
不予與故中尉蘭忌謀殺呂閉口師古曰姓蘭名忌音新嚴助  
此簡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  
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補注沈欽韓曰寶字公山一名肥陵  
縣在安豐縣東六十里唐武德七上補注肥陵縣在肥水之上  
東南山下有肥陵縣舊址無考一統志肥陵縣在肥水之上  
則亦淮南屬王殺陵縣舊址無考一統志肥陵縣在肥水之上  
屬王都壽春被開章似不當遠葬諸安豐東又八公山有肥陵之  
稱而安豐以東傍肥水記者無山阜之迹先諫曰如沈說則以肥陵  
爲八公山者是也然史記作肥陵邑在肥水之北百餘里與諸書  
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與諸書合蓋當  
時事覺長令開章遠匿肥陵後知不可掩乃殺之即葬其處耳李  
可據也補注先諫曰肥陵邑在肥水之北百餘里與諸書合蓋當  
注往非謂不知葬處也初言不知安在謂告往捕之吏不知開章  
窮知其詐長知不可掩乃令簡忌殺之肥陵即又陽聚土樹表其  
葬其地情事如此文特倒敘遂致讀者難明耳

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者豎木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  
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亡命棄市詐捕命者呂除罪晉灼曰  
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無  
告効繫治城旦呂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呂下  
五十八人補注先諫曰死罪及城旦春以下不應赦者賜人爵關  
內侯呂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  
肯見拜使者補注沈欽韓曰新書云皇太后之使賜棗脯而南海  
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補注先諫曰南海王反陸  
軍降處之上後復反即其事也補注先諫曰南海王反陸  
賜吏卒勞苦者補注先諫曰官本考證按五十四史記長不欲受  
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補注周壽昌曰織  
史記多一民字緣上南海民而誤也若民何以忌擅矯其書不  
能上書獻璧帛乎無民字是先諫曰史記無帛字忌擅矯其書不  
呂聞又穎曰忌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補注先諫曰史記  
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  
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更二千石議補注先諫曰史記  
二千石列侯更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補注  
南曰按即汝陰侯夏侯嬰也淮南王反事在孝文六年嬰時尙爲  
太僕至八年薨錢大昭曰時淮南嬰陳嬰皆前卒故知是嬰嬰也  
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嚴道邛邛補注先諫曰  
邛邛置名也師古曰邛邛行書之舍音尤補注先諫曰嚴道邛邛  
道今雅州府榮經縣治有邛來山在縣西五十里補注先諫曰  
從居師古曰子母者縣爲築蓋家室皆曰三食給薪菜鹽遺其子母  
有政字炊食器席蓐師古曰炊器釜鬲之屬補注先諫曰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  
食音飲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上言子  
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則亦令從之補注先諫曰於是盡誅所  
與謀者適遣長載呂轎車師古曰轎車也音韻令縣次傳補注先諫曰以郵傳致之也



事迺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

治者曰淮南王安維閣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師古曰雍讀曰應格



奇聞謂或聞不行之補注宋祁曰景德本無求字先謙曰史記格  
上有廢字索隱引崔浩云詔書莽擊匈奴而王遷過應募者漢律  
所謂廢格則不當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  
廢字不可少當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  
使中尉宏赦其罪罰已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  
卿誅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適與太子謀如前計  
謂刺殺漢使中尉至即賀王王曰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  
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道從也為妄  
言言上無男即喜下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  
去當是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治者朝廷治  
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載之意補注先  
謙曰皆妄言耳非真有實地也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治者朝廷  
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  
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常山王舜皆景帝子諸侯並  
爭吾可呂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無煩加親字此義上

前漢四十四

士

在高帝孫上後人傳寫誤耳上文王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  
親高皇帝孫行仁義是其證史記亦誤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  
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孽古曰王不  
愛后太子皆不召為子兄數如高曰后不召為子不害子建材高  
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著兄弟數中也時諸侯皆得分子弟  
為侯師古曰分國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  
陰結交師古曰與外欲害太子呂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  
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  
曰明帝諱改莊為嚴正史記作莊莊氏以毒藥苦口利病忠言  
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茶荼子遷常疾害建  
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  
書既聞上召其南下廷尉河南治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上以其是  
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補注先謙曰辟陽侯子平嗣於

卿蓋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  
於弘引迺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河南治建辭引  
太子及黨與初王數召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呂吳楚七國為  
效反事不成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  
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  
銳欲發鋒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  
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  
漢使節節冠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欲如伍被計使人為  
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為得罪之狀而去  
通故偽亦作為左成九年傳為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為不  
知釋文並云為本傳偽詩宋景公之為言疏引定十二年傳子為不  
成義蘇引詐作二字釋為字之義顏云為得罪之狀非如字讀失  
之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師古曰發兵謂王

前漢四十四

士

曰索隱崔浩曰一日猶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如高曰曰物  
為發去之則其入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頭而  
也師古曰晉灼是補注先謙曰易序卦傳蒙者蒙也物之解也欲  
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適與伍被謀為失火宮中師古  
亦讀曰為史記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  
盜卒之掌逐捕賊盜者補注沈欽韓曰求盜亭長所部卒也田仁  
代人為求盜亭父方言亭父或謂之部部曰求盜亭長所部卒也  
皆絳繡絳衣也先謙曰衣者衣也衣者衣也衣者衣也衣者衣也  
此所謂求盜衣也沈氏持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  
云絳繡絳衣也沈氏持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  
記作東方按下方言呼言曰南越兵入師古曰呼言火故反補欲  
越兵入則南方是也呼言曰南越兵入師古曰呼言火故反補欲  
因呂發兵迺使人之廬江會稽為求盜未決廷尉曰建辭連太子  
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  
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召出為解師古曰不應  
也解者解說也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

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師古曰與太子念  
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呂為口絕補注先謙曰謂  
迺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曰非時發恐  
無功臣願會逮師古曰會謂應王亦愈欲休補注王念孫曰愈讀  
偷欲休言偷安而不欲發兵也上文云王銳欲發此云王偷欲休  
之而信信反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詐  
人之機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難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史記蘇  
秦傳愈通也而愈字偷取多難淮南子不知其爲偷字矣即許太子  
偷與愈通也而愈字偷取多難淮南子不知其爲偷字矣即許太子  
太子自刑不殊師古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不殊不死也  
以刀刑傷之並訓爲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  
子王后圖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已聞師古曰索  
反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  
皆曰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  
王上曰諸侯各呂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安賜  
一補注衡山反謀發覺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  
三人補注議王先慎曰按功臣恩澤侯表元朔間列侯無以讓者  
六年正當嗣侯時且據史漢表功臣位次平陽第二蕭何第一何  
曾孫勝元朔元年坐不廉耐爲謀臣至元符三年慶始紹封故此  
時列侯與議襄宜居首也漢書文三王傳梁平王襄宗憲云漢書作  
讓今各本仍舊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  
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猶此有詐僞心呂亂天下營  
惑百姓師古曰惑謂同惑之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  
蘇興曰此春秋義說也公羊莊三年昭元年傳並云君親無  
將將而誅焉義同而文小異本春秋傳孫通傳博士諸生亦引人臣  
無將語王莽傳春侯之義君親無將而誅焉文同公羊而不言  
爲春秋下脫傳字非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  
也史記亦無傳字

漢書補注 卷四十四 列傳第十四

呂上及比者師古曰比謂二百石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  
相殺皆當免補注先謙曰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削爵爲士伍毋得官爲吏  
官作宦吏記同其非吏宅贖死金二斤八兩師古曰非吏故曰  
之人非吏人首補注宋祁曰姚呂章安之罪師古曰使天下明知  
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補注先謙曰此詳字當爲詳貴中邪  
辟字亦不承相弘廷尉湯等呂聞上使宗正呂符節治王師古曰  
公卿表宗正劉秉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  
也及諸傳作樂次又爲六安國以陳縣爲都  
爲九江郡師古曰東謂陳縣之補注先謙曰集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補  
先謙曰史記作次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駭姬生子二人淮  
南衡山相責望禮節問不相能師古曰兄弟衡山王聞淮南王作  
爲畔逆具亦心結賓客呂應之恐爲所并補注先謙曰伍被傳載  
必有應者無應即還路師古曰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  
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擊告之令  
內史呂爲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補注王使人上書告內史  
內史治言王不直而具言王之意狀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呂爲  
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爲置吏二百石呂上如當曰  
已下自除國中今呂衡山王呂此志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  
法候星氣者日夜縱與王謀反事如當曰史記曰勇縱吏猶史  
謂獎勵也補注成欽韓曰後乘舒死師古曰後乘舒死立徐來  
爲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師古曰惡謂讎  
此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  
與飲呂刃刑傷之后呂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奔歸  
師古曰爲夫與客姦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  
所奔而歸也與客姦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

數百數讓之師古曰上數音所具反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

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計愛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

與其毀太子王呂故數繫太子補注先謙曰史元朔四年中人

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旁妻補注王疑太子

使人傷之管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

病自言有喜色補注先謙曰史記曰言下有病字是也謂太子實

言有喜色之理明此奪一病字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

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

孝亂呂汚之欲并廢二子而呂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

己無已時師古曰已止也數欲與亂呂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

為壽因據后股求與臥后怒呂告王王迺召欲縛管之太子知王

常欲廢己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強食

請上書補注先謙曰官本強作強先謙案強

采姦亂事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子太子

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呂親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

曰將軍今居外家補注錢大昭曰今南監本闕本作外宅皆是也多

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

師古曰將讀曰獎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日夜從容勸之按上文曰

夜縱與王謀反事縱與史記亦作從容從容與縱義通也

班氏易此文從容為將養亦從容從容與縱義通也

義謂長育之總謂導成其反諷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朝車鍛

非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朝車鍛

矢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朝車鍛

更言錢大昭曰說文朝車鍛

近而誤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朝車鍛

下兵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朝車鍛

金武翳羽謂之鏃大雅行樂篇云四鏃既約周官司弓矢云殺矢

鏃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矢人云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

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師古曰王

反時請得漢節下下邪者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東補注先謙

補注先謙曰詳吳王濞傳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東補注先謙

東上有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呂

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如是補注先謙曰衡山王

此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昆弟語補注先謙曰

除前障約束反具師古曰吳楚約為反具補衡山王即上書謝病

上賜不朝補注先謙曰史迺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

爽聞即使所善白縣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

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羸呂淮南事繫師

國陰事即上書告太子呂為不道事補注先謙曰史下沛郡治元

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老家吏劫孝首

匿喜師古曰為頭孝呂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音通

也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

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

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就問之補注周壽

安大行王具呂情實對吏皆圖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呂聞公卿

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

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已反而自得除反罪補注先

坐與王御婢姦及后除來坐盡前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

孝皆棄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補注先謙曰史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

先謙曰探表為衡山王十二年徙濟北一年薨史記漢興以來諸

侯年表云衡山王十二年徙濟北十三年薨當孝景五年與漢表

合是徒二年當作一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官年十四年當作十三年王寬天漢四年嗣是式王三年薨自孝景六年嗣位至天漢三年正五十四年作王寬表王寬天漢四年嗣是式王三年薨自孝景六年作武形近致子寬嗣十二年補注先謙曰表云十一後成史表誤未知孰是之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諄人倫師古曰諄亂又祠祭祝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征和四臘五年遷孝昭始元四年書大鴻臚田廣明為衛尉此後元二年事正當廣明為鴻臚時不容別有大鴻臚利其人疑利為明字之誤又奪去王弓刃自剄死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泰山郡無北安縣推盧縣注云清北王都疑北安為盧之誤或初名北安而後改盧也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閟宮之章也膺當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俗疆疆姁為寇亂常須呂兵信哉是言也淮齊當而懲艾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之作也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呂丞輔天子補注先謙曰史記丞作承按說文丞作丞下云胡也從什從下從山山高奉丞之意承下云奉也從手從下從什音義並同故經典丞承而刺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刺與專同音之充反謀為畔字通用逆仍父子再亡國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王下過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補注王念孫曰漸靡之漸靡與摩同釋名曰靡也漸靡之漸靡與摩同師古曰靡謂相隨從補注王念孫曰漸靡之漸靡與摩同於漸字無音於靡字則前訓為相隨從後訓為盡皆失之師古曰剽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音匹妙反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漢書四十四

漢書補注 卷四十四 列傳第十四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漢書四十五

漢 蒯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開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蒯通范陽人也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

七客謂陳生也蒯通之輕重先謙本與武帝同諱師古曰本

後史家追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謙曰據張耳傳武臣乃下趙

十城引兵擊范陽時

蒯通也竊問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

曰何已弔之通曰足下爲令十餘年矣謙注先謙曰蒯通范陽令

有秦法重三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眾慈父

孝子所忌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人曰

事百兩吏反字本傳同官考工記又

作舊音皆同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傳

注先謙曰施行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

爲補說文補刺內也內與入同

報再祭之報釋文初治反是接有備音故與插通也上文李注東

方人以物插地中爲事插此云接刃於公之腹是事與插同義

插與接同字史記接刃作傳刃是接刃於公之腹是事與插同義

而接字師古無音則是誤讀爲交接矣已復其怨而成其功

名師古曰復猶報也音其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

弔者也曰何已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

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

將欲見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略

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爲殆矣

始危也

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

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

臣

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臣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

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補注宋祁曰一本利下

有之字錢大昭曰南監

本國本

有之字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

固守師古曰嬰曰城自繞補注先謙曰文選曹植黃巾詩李立引

餘射今爲上徐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環城皆爲金城湯池不可

攻也師古曰全曰城固

爲君計者莫若曰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

馳驚於燕趙之郊師古曰

令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

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

此臣所謂傳檄

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曰此說武臣武臣已

車百乘騎二百俟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

三十餘城謙注先謙曰史記云趙國以城下者

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

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

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豈有詔止

將軍乎師古曰酈食其

何曰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請見

前漢四十五

解引郭云城今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

也音徒釣反將軍將

數萬之眾迺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

是信然之從其計遠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

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呂卿生爲欺己而亨之因敗走信

遂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漢方困於榮陽遣張良卽立信爲齊王

呂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

說信令背漢乃先徵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

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謙注先謙曰言背貴

信曰何謂

也通因請間師古曰下

不歡

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

壹呼師古曰建號者自立

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師古曰

雜音吉相雜而異稱補注先謙曰

韓曰史記謂若韓之說文曰火飛也今楚人謂火之飛起者曰

韓音諸遠反敘傳勝廣舉起標起標至也此言士之趨赴如火



之恐飛風之疾也也下言風起上不得復言飄至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鞏維岷山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岷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敗榮陽傷成皋張晏曰於成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關逐北至榮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補注然兵困於京索之間師古曰京索山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師古曰今已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師古曰呂臣料之師古曰料量也非天下賢聖其孰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肝膽以相告也音火規反補注王念孫曰墮者輪也謂輪將墮幣焉服虔注墮輪也言將輪受宋之幣於宗廟是古謂輪為見情素墮肝膽義與此效忠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孰莫敢先動夫目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目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鄉讀曰向齊國在東故曰西鄉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師古曰淮泗水名侯呂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拱揖讓則天下若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頸之交補注宋祁曰及爭張懸陳釋之事師古曰及言其迫窘也史記作東澤澤常山王奉頭鼠竄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迫窘也史記作東澤借兵東下戰於鄆北成安君死於泝水之南師古曰鄆

首呼各反音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五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呂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懸陳釋之事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曰過猶誤也補注宋祁曰湯本用諸踐師古曰踐致致必王之不危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言敵國破謀臣亡故臣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呂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為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虜王禽夏人之兵數十萬眾逐斬龍且西鄉呂報師古曰報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師古曰不世出者也師古曰呂其計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曰安焉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計者存亡之機也師古曰機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師古曰儋石祿祿也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師古曰禍故猛虎之爭與不如子之必至師古曰必至而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必至而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必至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時不再來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

弓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告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

巫天下既定後信呂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

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通詔齊召蒯通

補注先謙曰詔齊王肥捕之也史記召作捕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

汝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野之狗吠當彼時臣

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張晏曰呂天下其逐之

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師古曰可殫

誅邪師古曰殫盡也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

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師古曰

之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

之師古曰自恥從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

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

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

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呂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

呂事而謝之師古曰謝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補注先

今令而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束縲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曰亡肉家

先謙曰縲與縲通文選西京賦既縲崇之又行火焉是也昨日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

之師古曰治謂燒治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母非談說

之士也東縲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

火於曹相國適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

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

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補注漢亮吉曰

衛意同爾雅嫁往也方未嘗卑節下意呂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

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曰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

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音字亮反雋肥肉也永

通善齊人安其生補注先謙曰史記安其生當于項羽羽不能用

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補注先謙曰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呂材能稱為淮

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呂數被為

冠首師古曰最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徵諫師古曰諫

也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補注先謙曰

中尉掌武職無將軍將軍天子之官也淮南王補注先謙曰

被以亡國為言衡山王補注先謙曰衡山王傳號其子孝曰將軍王補注先謙曰

王安得亡國之言乎補注先謙曰雷被事刺也後呂被其謀被口

亡國之語乎補注先謙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

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

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

寡人乎對曰不臣將為大王畫計耳補注先謙曰官本不臣作小

謀案作不臣不臣王書耳補注先謙曰王書耳補注先謙曰王書耳補注先謙曰

臣也補注先謙曰臣也補注先謙曰臣也補注先謙曰臣也補注先謙曰

以不字為誤而改之耳補注先謙曰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補注先謙曰

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預見之補注先謙曰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動

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呂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

治乎亂乎補注先謙曰治乎亂乎補注先謙曰治乎亂乎補注先謙曰治乎亂乎補注先謙曰

治王不說師古曰說曰公何呂言治也補注先謙曰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之序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皆得其理上之舉

錯遺古之道師古曰錯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貴周流天下

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貊貢獻東甌入朝補注先謙曰

音滿廣長榆補注先謙曰如舊日雷謂不大之也長榆塞名王補注先謙曰

謂之榆也或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補注先謙曰

日湖本句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卽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呂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呂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爲用騎上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神力引宋祁曰一作身材如此先謙案史記作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并得水適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適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采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呂食地爲號也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呂爲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適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呂爲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前漢四十五七

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呂爲錢煮海水呂爲鹽伐江陵之木呂爲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補注先謙曰去吳則爲六國七當爲舉兵而西破大梁敗孤父師古曰在梁陽奔走而還爲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今潤頭之閒也父音甫奔走而還爲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今潤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爲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夫呂吳眾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補注先謙曰不見時不知時史記作不知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張晏曰不成就即死一言耳臣瓚曰說死並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亡曰此致死也補注劉敞曰此言所死雖不同等是死耳王未晰先謙曰集解引注作或有一言之交以死之矣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皋口而令漢將得出之是緩者反計今我令緩先要成皋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緩無機字機緩通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先謙案裴在顏前

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曰如此計則漢河南郡亦未必然也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日言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以行爲可得通行則數行二字義不相屬故習字以通之得通行者有數矣殆失之廷矣余謂通谷者通谷也人言絕成皋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呂爲何如對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如言曰天下勞苦人心有間此者作比者先謙曰顏注中間已有當爲中已行間句則此句無乘可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此句無乘可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應卽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應卽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前漢四十五

南本被曰略衡山呂擊盧江補注先謙曰盧江官本及史記作盧江有尋陽之船補注先謙曰尋陽官本及史記作尋陽守下雒城補注先謙曰下雒城官本及史記作下雒城移於江南先謙曰尋陽縣在江北今新蔡縣界也守下雒城孟康曰下雒江夏縣今武陽縣界也守下雒城地理志下雒江夏縣今武陽縣界也守下雒城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補注先謙曰江淮間音其勿反可呂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呂爲什八九成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臣也補注先謙曰公獨呂爲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蒙詔獻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師古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反響讀曰響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呂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補注先謙曰有術士燔



江充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

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爲上客補注先謙曰彭祖諡敬肅久之

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

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爲姦姦

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補注先謙曰官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

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試與廷

討雖治去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補注宋祁曰上書訟太子

羣臣周勃之充輔逃小臣苟爲姦爲敝怒聖朝師古曰欲取必於羣乘

三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後難亨臨計不悔臣願從

趙國勇放士  
從軍擊匈奴  
盡

死力言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

初充召見犬臺宮

自請願呂所常被服冠見上

義反。博上。京字。二。字。一。上。富。依。字。上。念。孫。曰。宋。說。是。也。言。破。

上國使臣不用朝服與蟬衣不相應矣劉覽居處第一引此無衣字下後人乃以不與書刺之其人吏部二十第帛部三引此皆有

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

1

漢官儀曰武賁中郎將衣紗縠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  
 衣交輸正幅字從衣次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領在  
 鉤邊實達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綳角割  
 名曰交輸裁也師古曰如蘇二說皆是也補注沈欽韓曰晏子問  
 名衣不務於隅眚之前淮南本經訓衣無隅差之曲裾也正義云  
 然直則裾本直也曲裾者深衣注云鈎邊若上謂裳幅斷交垂也  
 漢明帝以爲朱衣朝服後垂者樣名當充婦人注謂裳幅斷交垂也  
 上廣下狹如刀圭也交輸者玉綳在當充婦人注謂裳幅斷交垂也  
 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爲正義云幅廣二尺  
 頭二寸幅殺爲二四邊各去一尺餘取名爲正義云幅廣二尺  
 裂一而爲之按此則一幅斜剪若燕尾喪服注所云燕尾二尺  
 五寸即交輸裁者也先冠禪纚步搖冠飛翾之纓放履以冠纚  
 諸曰官本注續作纚是冠禪纚步搖冠飛翾之纓放履以冠纚  
 鳥羽作纚也蘇林曰析翠鳥羽作纚也臣瓚曰飛翾之纓謂如  
 蟬翼者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纚纚爲之即今日目紗是也纚言  
 以綰髮而結之按以禪纚束髮訖然後加冠并充復以首飾若步  
 搖冠也名服以載纚冠是冠飛翾也先禮曰上冠古玩反冠見而  
 步搖冠也晉書載魏慕容廆傳慕容廆多冠步搖冠慕容廆見而  
 好之乃敎髮髻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述爲慕容廆充  
 趙人與燕代密邇則步搖冠乃其鄉俗故是充所常被服也官本  
 注戈作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大也岸者帝望見而異  
 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旣至前問呂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  
 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呂敵爲師事不可豫  
 圖上呂充爲謁者使匈奴還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  
 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吝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  
 擊匈奴文選曰令書服奏可充卽移書光祿勳中黃門建名近臣  
 侍中諸當詣北軍者補注宋福曰移劾門衛勅後文於門衛也  
 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  
 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呂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呂充忠  
 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  
 曰武帝之嘗即懷皇后元也補注武宗至曰案方西云館陶公主  
 子堂邑侯陳季張元滿元年生母公室至服未除云云則主幸於  
 元特之衣反江充尚主沒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補注劉  
 已十餘年館陶字誤無疑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A	AB	AC	AD	AE	AF	AG	AH	AI	AJ	AK	AL	AM	AN	AO	AP	AQ	AR	AS	AT	AU	AV	AW	AX	AY	AZ	BA	BB	BC	BD	BE	BF	BG	BH	BI	BJ	BK	BL	BM	BN	BO	BP	BQ	BR	BS	BT	BU	BV	BW	BX	BY	BZ	CA	CB	CC	CD	CE	CF	CG	CH	CI	CJ	CK	CL	CM	CN	CO	CP	CQ	CR	CS	CT	CU	CV	CW	CX	CY	CZ	DA	DB	DC	DD	DE	DF	DG	DH	DI	DJ	DK	DL	DM	DN	DO	DP	DQ	DR	DS	DT	DU	DV	DW	DX	DY	DZ	EA	EB	EC	ED	EE	EF	EG	EH	EI	EJ	EK	EL	EM	EN	EO	EP	EQ	ER	ES	ET	EU	EV	EW	EX	EY	EZ	FA	FB	FC	FD	FE	FF	FG	FH	FI	FJ	FK	FL	FM	FN	FO	FP	FQ	FR	FS	FT	FU	FV	FW	FX	FY	FZ	GA	GB	GC	GD	GE	GF	GG	GH	GI	GJ	GK	GL	GM	GN	GO	GP	GQ	GR	GS	GT	GU	GV	GW	GX	GY	GZ	HA	HB	HC	HD	HE	HF	HG	HH	HI	HJ	HK	HL	HM	HN	HO	HP	HQ	HR	HS	HT	HU	HV	HW	HX	HY	HZ	IA	IB	IC	ID	IE	IF	IG	IH	II	IJ	IK	IL	IM	IN	IO	IP	IQ	IR	IS	IT	IU	IV	IW	IX	IY	IZ	JA	JB	JC	JD	JE	JF	JG	JH	JI	JJ	JK	JL	JM	JN	JO	JP	JQ	JR	JS	JT	JU	JV	JW	JX	JY	JZ	KA	KB	KC	KD	KE	KF	KG	KH	KI	KJ	KK	KL	KM	KN	KO	KP	KQ	KR	KS	KT	KU	KV	KW	KX	KY	KZ	LA	LB	LC	LD	LE	LF	LG	LH	LI	LJ	LK	LL	LM	LN	LO	LP	LQ	LR	LS	LT	LU	LV	LW	LX	LY	LZ	MA	MB	MC	MD	ME	MF	MG	MH	MI	MJ	MK	ML	MM	MN	MO	MP	MQ	MR	MS	MT	MU	MV	MW	MX	MY	MZ	NA	NB	NC	ND	NE	NF	NG	NH	NI	NJ	NK	NL	NM	NN	NO	NP	NQ	NR	NS	NT	NU	NV	NW	NX	NY	NZ	OA	OB	OC	OD	OE	OF	OG	OH	OI	OJ	OK	OL	OM	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者素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此謂其行馳道中如清日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甘泉  
車騎也盡効沒入官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稱注錢大昕曰後閼本作先周壽昌曰從上從帝也充時在側得行其讒構也頗說誤  
逢太子家使師古曰太子遣人使音山吏反乘車馬行馳道中充曰屬吏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太始三年直指使者坐法免與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崇在巫蠱其字從出從示師古曰崇謂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於是上曰充為使者治巫蠱漢書四十五  
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視鬼者師古曰補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染汗染地令有祠祭之處也誣其人也補注先謙曰二說皆非也巫能視鬼故田蚡傳蚡疾一身盡痛上使視鬼者聽之是也夜祠者夜祠禱而祝詛者也下息夫躬傳即其證言捕蠱及夜祠之人豫埋偶人於其居又以他物染汗其處託為鬼魅之迹通使胡巫視之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鬼所染汗令共知有埋蠱處從而掘之民轉相誣曰巫蠱吏輒劾曰服之鉗鉗也灼灸也鉗音其炎反民轉相誣曰巫蠱吏輒劾曰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呂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宫得桐木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主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主

子傳也其中敘戾太子後加詮置閼邑故云戾園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容貌壯麗為眾所異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傳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目為援交游日廣與躬相結是長安孫寵亦目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為太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補注周壽昌曰帝祖母傳太后昭以祝詛罪令自殺所謂其罪不明也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道徑自通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道徑作徑道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曰為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邪人有此私議補注周壽昌曰先當作宣東平王雲曰故與其後日夜祠祭祝詛上補注先謙曰雲  
思王字子欲求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而後舅伍宏反因方術呂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目杓把也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補注先謙曰發官本作發躬寵遇與中郎右師譚張晏曰右師其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師古曰為者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目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為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不實也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補注先謙曰傾覆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攙也不可任用嘉曰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眾畏

其口見之灰目師古曰灰目也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詆也

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師古曰蓄縮也御史大夫賈延

瑒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驂

不曉政事師古曰驂驂也諸曹已下僕不足數師古曰僕僕也

不曉政事師古曰驂驂也諸曹已下僕不足數師古曰僕僕也

使狂夫嗷譁於東崖師古曰東崖也東海之邊也師古曰東海也

引廣雅方曰王莽與東海通先謙師古曰東海也

野風起師古曰野風也京師雖有武彘精兵師古曰武彘也

將軍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師古曰將軍也

沈欽韓曰方言半步為跬師古曰沈欽韓也

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師古曰輻湊也

紀小夫懷臣之徒憤慨不知所為師古曰紀小夫也

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有犬馬也

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渠國渠曰富國彊兵師古曰敗之至也

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師古曰節領也

議不可成迺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傳害其寵師古曰議不可也

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曰為單于當目十一月入塞後曰病為

解師古曰病為解也

匈奴傳服虔乃首獻捷之捷既已失之末俗學者又改毫字為鹿

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迹師古曰侍如也

南伐并烏孫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師古曰南伐也

為卑爰遣使者來上書曰所目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

之耳唯天子哀師古曰之耳也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

都奴之界師古曰都奴也後漢為伊吾盧之變師古曰後漢也

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師古曰客聞也

應之祖其所為不用師古曰應之祖也

見孫子謀攻篇師古曰見孫子也

祿曰為中國常曰威信優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

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師古曰且匈奴也

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

竟憂也師古曰竟憂也躬持祿曰師古曰躬持也

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幾音冀師古曰計幾也

謂幾之先見也躬言為國家計於幾先師古曰謂幾也

之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曰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

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榮

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第於河鼓師古曰惑守心也

三其法為有兵師古曰三其法也

行言下更反師古曰行言也

變異師古曰變異也

欺哉天之見異所曰救戒人君師古曰見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

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辨士見一端或妄目意傳著星

歷師古曰傳讀曰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謀動干戈設為權變

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師古曰臯車馳關交臂就死恐懼如

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危也補注劉向云當憂云云二字

即上所辯口快耳師古曰快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

傾險辯慧深刻也師古曰諛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

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

讀曰呂敗其師師古曰敗悔過自責疾誅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師古

秦繆公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目先入之語

為主師古曰主先入謂躬先上不聽遂下詔曰聞者災變不息盜賊

眾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師古曰見未聞將軍惻然深為意簡練

戎士繕修干戈師古曰繕器用監惡師古曰監不堅牢也孰當督之

視察也師古曰視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

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師古曰詣將軍二人但謂令

將軍舉二人中二千石一人耳師古曰舉將軍二人但謂令

法有大慮者尚不足為將軍耶此明云中二千石各舉一人將軍

舉二人先謀劉周說是哀紀建平四年冬詔將軍就拜孔鄉侯傳

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

有食之師古曰食補注先謙曰明本為衛將軍因以晏為衛將軍更明為票

年正月辛丑哀紀云正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

軍印綬師古曰綬補注先謙曰公卿表云辛亥賜而丞相御史奏躬舉過上

繇是惡躬等師古曰繇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

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誣之策師古

日諛詐辭也師古曰諛欲呂誑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師古

音虛遠反師古曰音日交遊交

結奔走之也為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

名以求名也師古曰名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師古曰張人曰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張

古曰此說非也丘亭空也師古曰丘人曰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張

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曰祝盜方曰桑東南指枝為之師古

日桑東南師古曰桑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

出之校師古曰校義持七招指祝盜師古曰招求福禍或指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

朝廷所進師古曰進謂進用之先謙曰進侯星宿視天子吉凶師古曰

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師古曰監躬呼字音火故反師古曰

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譁師古曰譁血從鼻耳出食頃死師古曰

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宋祁曰咽喉血從鼻耳出食頃死師古曰

年下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師古曰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寵祝詛

上大逆不道聖棄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師古曰充漢躬妻名曰躬同

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師古曰身不得仕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

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

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

絕命辭曰師古曰補注先謙曰官

玄雲決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決鬱盛貌決音馬朋反師古曰鬱隼隼厲

鸞徘徊兮師古曰五采鸞鳴中五音徘徊謂不得其所也師古曰鸞若浮葵

動則機兮師古曰機則機發矣音必逐反師古曰機發矣音必逐反師古曰

引作疾風也一切經音義注云扶搖風也師古曰扶搖風也師古曰

無接疾風也師古曰接疾風也師古曰接疾風也師古曰

林叢盛如木之編利也師古曰林叢盛如木之編利也師古曰

先謙曰官本中作山也師古曰先謙曰官本中作山也師古曰

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師古曰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師古曰

日黃鵠早算兮師古曰七年不雙冤頸師古曰七年不雙冤頸師古曰

獨宿兮師古曰獨宿兮師古曰獨宿兮師古曰獨宿兮師古曰

關干也師古曰關干也師古曰關干也師古曰關干也師古曰

李太白集卷之六  
傷肝沈欽韓曰結情亂之也孟康曰情骨痛注虹蜺蜺曰微曰虹  
忠良忠良之氣而補注有照曜以蔽日月上非謂忠良行香冥兮未開張晏曰  
古曰蜺覆日光明謂之蜺師痛入天兮鳴譟寬際絕兮誰語張晏曰  
也誰語言無所告語也師古曰鳴譟者呂鳥自喻仰天光兮自  
列招上帝兮我察張晏曰上帝天兮謂陳列其本也秋風爲我吟浮雲爲  
我陰師古曰嗟若是兮欲何畱師古曰言變故如撫神龍兮撫其須  
高舉遠遊不復反覆之意觀上撫神龍之文可見班史所謂如其  
日姚伯雄失據兮世我思位也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後數年乃  
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應劭曰事崩通一說而喪三僞應劭曰亨

謀主忠不終而詐讎李奇曰詐爲王畫策而讎見納也師古曰讎  
 龐食其敗曰橫驕韓信也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爲  
 補注先謙曰橫當作廣

偽之策而見納用也補注先謙曰集言又集本作售是也  
引宋祁曰注云售姚本作售先謙曰集言又集本作售是也  
師古曰謂流共工故謫兜竄三苗誣誅夷不亦宜

乎書放四罪事見虞書補注先謙曰官本蘇作蘇是詩歌青蠅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愷悌  
君子無信讒言蓋蠅之爲蟲毀汙黑白黑目喻佞人變亂善惡春秋

呂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翬謂隱公曰吾將爲君殺威公曰我爲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今將授之矣翬懼反諸隱公而殺之葉書

郤而晉厲弒應劭曰樂書使楚公子茂語厲公曰鄢陵之戰郤至

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仲正妻子也牛官本考證云楚公子茂晉語作楚王子發鉤先謙案茂當作拔書因是反移屬公補注宋祁曰注文孫周姁本作孫同先謙曰

伯毀季昭公逐張晏曰邠昭伯毀季平子於昭費忌納女楚建走  
應劭曰楚平王爲太子建娶於秦無忌曰秦女美甚勤王自納之

因而構焉云其怨望今將畔令王殺之補注先謙曰案此注語未

漢書補注 卷四十五 列傳第十五

疑有宰諂譏胥夫差喪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諂曰伍  
 脫黃國之賊夫差大怨賜之李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李園春申  
 屬鏹之劍其明年越滅吳李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李園春申  
 姊妹春申君已有身使婦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  
 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爲王也春申君乃  
 寵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爲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  
 寵乃刺殺之補注上官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爲上  
 誘懷王會於武關遂趙高敗斯二世縊張晏曰趙高譖李斯攻  
 執曰歸卒死於秦趙高敗斯二世縊張晏曰趙高譖李斯攻  
 二世於望夷宮乞爲伊戾坎盟宋庠死李奇曰伊戾爲太子傅無  
 黔首不聽血加盟書目證之公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與楚客盟  
 諛宋詐殺血加盟書目證之公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與楚客盟  
 日故殺庠師古曰庠音在戈反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  
 詠皆自小覆小覆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師古曰覆音芳

虛受堂

五

崩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終

漢書四十五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漢書四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萬石君石奮 補注流欽韓曰萬石非史例也史公之誤班當其父

趙人也趙亡徙溫 補注流欽韓曰萬石非史例也史公之誤班當其父

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

何有 師古曰若汝 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 補注先

鼓瑟 師古曰若汝 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曰

奮為中涓受書謁 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涓者也外有書

家云是時萬石君奮為漢 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涓者也外有書

王中涓受平謁即其事也 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涓者也外有書

人故使居戚里 師古曰戚里在城中 有親戚之義猶武帝時封小史遺卿因曰遺族

周壽昌曰索隱長安城中號之曰戚里帝王之戚戚也據此戚里

為美人移家於長安城中號之曰戚里帝王之戚戚也據此戚里

家而名曰姊為美人故也 師古曰舉朝無此 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

學恭謹舉無與比 師古曰舉朝無此 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

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曰奮為九卿追

近憚之 張晏曰以其恭謹履度故難之 補注周徙奮為諸侯相奮

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 補注周徙奮為諸侯相奮

呂馴行孝謹 師古曰官本注在二千石下 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

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過舉其門凡號奮為萬石

君 師古曰集也凡最計也總合其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

一門貴寵耳不煩曲說先謙曰王說是也過舉其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

朝臣 師古曰豫朝請補注沈欽韓曰尹文子天道篇魏王立賜歲

其一千金食上大夫祿漢無上大夫通以中大夫二二千石者

之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執轡 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

史記作式是 師古曰式是 子孫謂小吏來歸謁 補注先謙曰謁謂通

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謂讓為便坐 師古曰便坐於

也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過許子孫

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 師古曰申申申申申申申申

皇疏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

下文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僮僕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其善化人也 師古曰善化人也 唯謹 師古曰唯謹 唯謹 師古曰唯謹

前其執喪哀戚甚 師古曰執喪哀戚甚 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

君家曰孝謹聞于郡國雖齊魯諸儒實行皆曰為不及也 師古曰

重也 師古曰重也 補注王文彬曰論語文勝質則野皇此實實也言為實實也

行猶自以為不及 師古曰行猶自以為不及 前漢四十六

顏說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曰文學獲罪皇太后 張晏曰太后呂

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長子建為郎中

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 師古曰無恙 每五日洗沐

歸謁親 師古曰歸謁親 內史非郎官五日一下補注劉奉世曰建為郎中

有休入子舍 師古曰有休入子舍 沈欽韓曰禮命子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言諸侯家

沐浴太子坐東面視視非先謙曰官本注舍上文云謁親則在親親問侍者取

所非私室矣 師古曰所非私室矣 親中 師古曰親中 親中 師古曰親中 親中 師古曰親中

受糞而者也 師古曰受糞而者也 東南人謂糞木空中如傳謂之糞也 師古曰

門小神移為侯侯神也 師古曰門小神移為侯侯神也 神也 師古曰神也

反問之 師古曰反問之 反問之 師古曰反問之 反問之 師古曰反問之

反問之 師古曰反問之 反問之 師古曰反問之 反問之 師古曰反問之

反問之 師古曰反問之 反問之 師古曰反問之 反問之 師古曰反問之

反問之 師古曰反問之 反問之 師古曰反問之 反問之 師古曰反問之

反問之 師古曰反問之 反問之 師古曰反問之 反問之 師古曰反問之

反問之 師古曰反問之 反問之 師古曰反問之 反問之 師古曰反問之



當朝內見時諱上已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邑古曰里陽  
注劉放曰長安中自有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  
里名陵非茂陵里也  
 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補直先諱曰史記無謝字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  
 君讓曰諱古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  
 中自如固當諱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余補注先  
注未如先諱案反言之是也而云當如酒謝罷慶諱古曰慶及諸  
此乎則非固當語意頗注未嘗不是  
 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補注齊召南曰按前文云  
舊年十五爲小吏則漢之二年也至元朔五年凡八十有載萬石  
君蓋一百歲建以哀毀歲餘卒蓋亦八十歲矣洪亮曰萬卒時  
年九十六先建哭泣哀思杖廼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  
諱曰洪說是  
 建最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奏事下諱古曰建有子孫上而  
 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服皮曰尾馬字下而音馬五建  
曲者爲尾并四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補注先諱曰獲譴史記  
點爲四足凡五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作上譴下有其書恐三

謹而已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  
所忠九卿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慎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三人補注先謙曰官本二作二足忠見鄭志司馬  
相如諸傳宣見酷吏傳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  
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師古曰徙音讀曰豫補注  
之師古曰適之義曰適上曰爲慶老謹不能與其議師古曰與音讀曰豫補注  
不合事理非慶所能爲也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呂下議爲請者慶慙  
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駕無呂輔治城郭倉廩空虛  
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  
賢者路上報曰聞者河水滔淫陸倕曰滔淫音莫千反泛濫十餘  
郡隄防勤勞弗能墮塞師古曰墮音頽也朕甚憂之是故遣方州張晏曰  
州也師古曰東方諸國補注到奉世曰後有濟淮  
江則不特東方州也宋書曰法諸州州字當作侯禮焉嶽通八神  
呂合宣房孟康曰八神祠祀志八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  
此說非也曰言政體中藏通教入神耳合宣房者於宣

房塞決河也濟淮江歷山濱海師古曰濱海者循海邊也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

民法呂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重賦也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民法呂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最所以多課吏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朕方答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日天見神物是以瑞氣相應故曰氣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應地比校考也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盜賊公行也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其官猶先誅也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至於盜賊公行也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則泰史記蘇秦傳然則燕然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也師古曰君不繩責長吏而請已與徙四十萬口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搖蕩百姓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曰率家長也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補注王文也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先謙注文也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不充實民多貧盜賊眾請入粟為庶人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動危之而辭位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何君其反室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反室自呂為得許欲上印綬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慶愛之上呂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除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侯表坐失法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十三人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衛綰代大陵人也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代先謙曰文三王傳太原王參從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車也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帝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蓋今之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下文無它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心謂有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不孰何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通語不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史記作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慎日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也本司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上林詔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作參是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功次選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何也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字似不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所施易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廉忠實無宅賜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官有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反補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縮日具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閨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官有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閨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廉忠實無宅賜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閨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官有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閨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反補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閨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縮日具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閨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官有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閨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廉忠實無宅賜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閨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官有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閨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反補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閨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縮日具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閨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官有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閨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廉忠實無宅賜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閨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官有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閨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反補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閨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縮日具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閨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官有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閨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廉忠實無宅賜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是目切比閨里知吏姦邪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也



屬下讀與上文以是景帝再自幸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  
 終常讓不敢受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終字諸侯羣臣賂遺終無  
 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之補注王先慎曰  
 敬之耳重字當訓敬不必牽涉下文仁乃病免呂二千石祿  
 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驢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音驅則各本  
 作歐誤也案史記作歐解音於友反師古用孟音

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  
 呂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呂氏貴其尊尊中子學說曰刑名治

說者云刑名謂名家也師古曰呂氏貴其尊尊中子學說曰刑名治  
 名家者即并學兩家術耳流欽韓曰趙策蘇子謂

秦王曰刑名之家皆曰白馬師古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  
 為非白馬者謂名家也師古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

為非白馬者謂名家也師古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  
 為非白馬者謂名家也師古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

為非白馬者謂名家也師古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  
 為非白馬者謂名家也師古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

為非白馬者謂名家也師古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  
 為非白馬者謂名家也師古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

為非白馬者謂名家也師古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  
 為非白馬者謂名家也師古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

為非白馬者謂名家也師古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  
 為非白馬者謂名家也師古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

為非白馬者謂名家也師古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  
 為非白馬者謂名家也師古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

為非白馬者謂名家也師古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  
 為非白馬者謂名家也師古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

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謂也故疾也  
 後云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謂君子譏之師古曰與謂也故疾也

是曰其敦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汙君子  
 譏之補注先謙曰石建澣衣自是孝道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訥語載孔子之  
 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謂也故疾也

後云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謂君子譏之師古曰與謂也故疾也  
 是曰其敦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汙君子

譏之補注先謙曰石建澣衣自是孝道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訥語載孔子之

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謂也故疾也  
 後云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謂君子譏之師古曰與謂也故疾也

是曰其敦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汙君子  
 譏之補注先謙曰石建澣衣自是孝道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訥語載孔子之  
 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謂也故疾也

後云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謂君子譏之師古曰與謂也故疾也  
 是曰其敦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汙君子

譏之補注先謙曰石建澣衣自是孝道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訥語載孔子之

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謂也故疾也  
 後云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謂君子譏之師古曰與謂也故疾也

是曰其敦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汙君子  
 譏之補注先謙曰石建澣衣自是孝道

虛受堂

十

文三子傳第十七

漢書四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

懷王揖師古曰下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呂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補注先謙曰月武為代王 補注先謙曰四年徙為淮陽王 補注先謙曰四年徙為淮陽王 補注先謙曰四年徙為淮陽王

徙淮陽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師古曰總數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 師古曰比頻也 師古曰比頻也 師古曰比頻也

八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 師古曰比頻也 師古曰比頻也 師古曰比頻也

入朝傳不言者自王梁後數之 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

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

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師古曰從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 補注先謙曰事又見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 補注先謙曰四齊先擊梁棘壁 文穎曰地名 補注先謙曰地名 補注先謙曰地名

楚齊趙七國反補注先謙曰四齊先擊梁棘壁 文穎曰地名 補注先謙曰地名 補注先謙曰地名

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睢陽城 補注先謙曰睢陽城 補注先謙曰睢陽城 補注先謙曰睢陽城

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呂距吳楚補注先謙曰呂距吳楚 補注先謙曰呂距吳楚 補注先謙曰呂距吳楚 補注先謙曰呂距吳楚

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皆在此役者也吳楚呂梁為限不敢過

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與漢中分

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中分 補注先謙曰廣雅釋詁略

史記貨殖傳秦破趙連卓氏卓氏見處略獨夫妻推舉行詣還處

魏志呂布傳引英雄記呂布與卓氏見處略獨夫妻推舉行詣還處

交非也梁所殺虜與漢中分 補注先謙曰廣雅釋詁略

與漢中分則句讀益明裴駰彼注又引孟注立訓疏矣明年漢立

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

漢書補注 卷四十七 列傳第十七

蘇林曰陳留北縣補注齊召南曰高陽縣聚名非縣也鄭食其傳

陳留高陽人又云諸將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即此高陽矣先謙

司馬彪云固有高陽亭也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

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謂言補注宋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

百餘里補注先謙曰索隱蓋言其奢非實辭正義括地志云兔園

後嚴樓龍池鵝洲東園南十里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

樹琅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 廣睢陽城七十

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

鼓倡節持而後下之和者稱睢陽曲今踵曰為故今之樂家雖

陽曲是也其遺音補注先謙曰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

三十餘里師古曰平臺在大梁東北城宮所在也管仲曰或說在

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目反補注沈欽韓曰任昉述異記

梁孝王平臺至今存有蒹葭洲鳥鵲洲梳洗潭元和志平臺在宋

州虞城縣西四十里商邱縣志縣東北十七里得賜天子旌旗從

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趨止行人也言出

動左右侍衛惟瞻者稱警出殿則傳止人清道也補注沈欽韓曰

若後世之鳴鞭喝探也詳見唐書與衛宋史儀衛志先謙曰史

記作出言師古曰疑此也音擬補注先謙曰景帝招延

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

梁游公孫詭多奇邪計補注先謙曰梁游公孫詭多奇邪計 補注先謙曰梁游公孫詭多奇邪計 補注先謙曰梁游公孫詭多奇邪計

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

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 補注先謙曰鉅萬百萬也 補注先謙曰鉅萬百萬也 補注先謙曰鉅萬百萬也

作且是案史記云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索隱引如珠玉寶器

富云巨亦大與大百萬同也章昭云大百萬今萬萬 珠玉寶器

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迎梁王

於闕下師古曰但持馬往也 補注先謙曰但持馬往也 補注先謙曰但持馬往也 補注先謙曰但持馬往也

是補注先謙曰史記耳天子副車駕四馬師古曰與即車也墳說

馬文義較明官本注四並作駟是 既朝上疏因留呂太后故

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補注先

官表諸侯王善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善音竹略反補注先

子殿門是也善籍猶言通籍言以梁王侍臣姓名著籍引出入天

出入殿門無門籍不得擅出入寶要傳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諸



是其證此籍字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呂

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補注王先慎曰索隱袁

是有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

行也案小司馬二說皆非也關謂通也禮記通謂通也禮記通謂通也

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通也其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通也其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通也其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通也其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通也其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通也其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通也其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通也其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通也其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通也其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通也其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通也其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通也其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通也其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通也其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通也其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通也其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通也其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通也其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通也其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通也其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通也其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通也其說亦如行者之有謂津立訓拘曲史記侯幸傳案隱注呂

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呂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

三十五年冬復入朝補注先謙曰上疏欲畱上弗許歸國意忽

不樂北獵梁山補注先謙曰梁山在東平府梁縣東南有梁山

也丘義在北志云梁山在東平府梁縣東南有梁山

唐之壽張縣漢之壽良縣屬東郡今泰安府東平州西南梁山在

州西南五里山名梁山或光武諱叔父名改壽良縣為壽張此山

改梁山處有獻牛足上出背王惡之六月病熱六日薨

時人遂併有獻牛足上出背王惡之六月病熱六日薨

改梁山處有獻牛足上出背王惡之六月病熱六日薨

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今出背王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

月六日薨太遷先謙曰史記足下無上字索隱云述記陽有梁

孝王之案案六月當作五月據史漢表孝王支

子四王皆以五月立則孝王薨非六月明矣

后病口不能食補注先謙曰史記更常欲畱長安侍太后太后亦

愛之及聞孝王死實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

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適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

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迺說為帝壹餐師古曰說

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參徙為代

王補注先謙曰復並得太原郡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

置太原郡晉陽二年初王參四年參更徙為代王實晉太初元年

并州太原地名太原王下集解引徐廣曰都晉陽王參所徙志云

陽州此太原地名太原王下集解引徐廣曰都晉陽王參所徙志云

陽州此太原地名太原王下集解引徐廣曰都晉陽王參所徙志云

陽州此太原地名太原王下集解引徐廣曰都晉陽王參所徙志云

陽州此太原地名太原王下集解引徐廣曰都晉陽王參所徙志云

陽州此太原地名太原王下集解引徐廣曰都晉陽王參所徙志云

陽州此太原地名太原王下集解引徐廣曰都晉陽王參所徙志云

太始三年剛是剛王二年... 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 州刺史林奏年為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 之壻怒曰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 之壻怒曰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 來送迎則師古曰宗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 房陵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 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 廣平府威縣東莽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 志廣宗故城在莽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 志廣宗故城在莽篡位國絕

武徙王梁梁孝王... 武徙王梁梁孝王... 武徙王梁梁孝王

買為梁共王... 買為梁共王... 買為梁共王

識為濟陰王... 識為濟陰王... 識為濟陰王

梁共王買... 梁共王買... 梁共王買

濟川王明... 濟川王明... 濟川王明

有司請誅... 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 梁平王襄... 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太母也... 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太母也

而平王之后曰任后... 而平王之后曰任后... 而平王之后曰任后





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爲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曰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曰愛親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親愛二字不必分指太后景帝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厥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興虛受

士

文王王傳第十七 終

漢書四十七



賈誼傳第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漢書四十八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已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

其能爲文也屬音之欲反補注

先謙曰史記作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

師古曰秀美也補注周昌曰書中凡秀之

字曰茂也光武書也獨此尚存考村二字

日史記亦無之字

其政治和平也故與李斯同邑

通諸家之書

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

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

及也

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

禮樂酒草具其儀法

師古曰更也補注王念孫曰惡更秦之

法秦更也補注王念孫曰惡更秦之

故言此以總之若謂秦之法於上則但當言

帝謙讓未皇也

不暇改制非謂

是天子議呂誼任公卿之位

是天子議呂誼任公卿之位

注周昌曰呂誼也

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亦謂忌其能也

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

長沙王太傅

中大夫秩比二千石

本讀曰諫

原屈原楚賢臣也

也遂自投江而死

善注引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諫漢高祖

文帝遷居長沙

哀屈臣有體

應氏所傳

聞屈原今自湛汨羅

流兮敬弔先生

身極中也

讀曰呼補注先謙曰鳳凰伏竄兮鳴鵠

夷反焉音于驕反

師古曰開其下村不肖之人

也

先謙曰文選李注引胡廣云

道而行也

廉士湯曰天下

楚之太公望

柳下惠之弟

注引李奇云

故今

上句幹棄周鼎師古曰幹寶康瓠今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  
五列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應劭曰康瓠也一日康空也索隱引  
李巡云康謂大瓠也先謙案爾雅注瓠瓠也郭詵云說文康  
瓠破與李本光按光猶廣也大也李巡蓋以光瓠爲大瓠郭云  
林作瓠李本義異爾雅此文皆言瓦器當以光瓠爲大瓠郭云  
郭爲長據此義異爾雅此文皆言瓦器當以光瓠爲大瓠郭云  
師古曰章父殷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履反在上也父讀曰嗟若先  
甫師注劉奉世曰薦之言藉也言以冠藉履貴賤顯對  
生獨離此咎兮應劭曰嗟若先謙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有苦文選引勞苦上更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記文選詳作集解引李奇曰師古曰許音碎補注先謙曰史  
也效選詳作集解引李奇曰師古曰許音碎補注先謙曰史  
莊音素對反訊猶宣也重宣其意周成解詁音碎據劉周二音皆  
讀訊爲笑語作訊不題楚辭章句作許說文許諫也引國語曰許  
包胥爲吳語作訊不題楚辭章句作許說文許諫也引國語曰許  
也訊通用見釋文者不可枚舉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師古曰一國  
子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四前漢四十八

夫固自引而遠去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之神龍兮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日物音味張晏曰深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應劭曰蠨蛸水蟲害魚者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日本篇而蠨蛸水蟲害魚者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見江東謂之魚鰕先謙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蝦與蛭蟻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德兮遠濁世而自藏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云異夫犬羊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音班般反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難離也馬過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妻機班馬過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兵揚雄傳般陸其制則皆從旁今各改正作般矣師古曰  
鏡與此般字意同孟音是義非郵史記文選作尤亦夫子之故

也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屈原事則可與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矣何憚此都也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有也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州相也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不他適也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奈師古曰入耳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之師古曰入耳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賦結隔鳴球韋昭曰古文記作搖增而去之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李奇曰增益也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若擊日增益也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退對文是增爲高也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高注對文是增爲高也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里燕之外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四前漢四十八

起而橫奔兮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燁而後下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史記借翻耳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作注是在唐世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舟之魚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桑楚曰反又音一故反魚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所還其體而說爲之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晉灼曰小水不爲魚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朝主問不客文忠逆之言亦爲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諫曰口口口口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引莊子庚桑楚謂弟子吞舟之魚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爲長沙傳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出城也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命鴛日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云巫縣有鳥如鴛鴦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漢太常孔臧作鴛鴦師古曰史記文選選此難也師古曰離







漢書補注 卷四十八 列傳第十八

地字於國字一商鞅守理仁親善民夫樹國必審樹德之象度居

一〇五三



後人妄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清曰爽忒也補注先謙曰爽改也漢之所憂在諸侯漢初之所憂在異姓而今之所憂在同姓沈彤云爽甚也謂下疑上則必先反而後上則必先疑其憂也爽有猛烈意是也言上數為憂所傷也故下文云非所以安上甚非所曰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南厲王長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清曰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王反今吳又見告矣如清曰時吳王欲擊取榮陽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今吳又見告矣如清曰時吳王告之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周壽昌曰言下更反補注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權力且十此者師古曰十倍於此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誼之大意侯相合是是跡而動則其權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師古曰十倍於此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誼之大意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冠古師音丁禮反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偏作偏案治要作偏通志九十七引賈誼傳作偏宋建本新書同盧文弼云舊本已上偏置私人補注先謙曰官本偏作偏案治要作偏通志九十七引賈誼傳作偏宋建本新書同盧文弼云舊本

前漢四十八

上

漢書亦是偏字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補注先謙曰案當作堯舜不能漸本作不能治字蓋涉上句而衍各本又脫能字賈子宗黃帝曰日中必曩操刀必割孟康音節日中盛者必曩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曩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時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彙纂彙纂之也彙纂所習反又音所解反補注先謙曰盧文弼云顏氏家訓引賈誼策作曩宋澤本新書正相合從之先謙案說文曩曩乾火也彙纂作曩耳通志賈誼傳亦作曩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補注日道也也補注不肯早為已過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應劭曰抗其願不為墮也補注豈有異秦之季世虜師古曰虜二世師古曰虜二世也補注夫呂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

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又曰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虜臣又以知陛下之不能也語意並與此同賈子作將不云云恐臣又曰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後人據漢書改之也補注如曩時師古曰曩久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稀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師古曰亡恙言無恙病補注先謙曰亡恙猶言尚在耳補注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師古曰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子位能自安乎師古曰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師古曰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併起非有仄室之執師古曰非有仄室之執呂豫席之也師古曰呂豫席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卿大夫也臣瓚曰席藉也先慎曰左桓二年傳師服曰吾聞國之立也大夫有貳宗鄭注則室取子也得立此一官孔疏趙有側室曰貳是卿得立此官也案國家側室貳宗皆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副貳此言淮陰侯等非有副貳之執為之師古曰諸公幸者適為中涓其次虛得舍人師古曰中涓與僕同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曰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師古曰

前漢四十八

上

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師古曰惠古德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師古曰角校也競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召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孟康曰諉累也以疏為累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強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師古曰蔡說是矣疏音女端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補注日謂隱幽王王淮陽其王王梁師古曰共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虜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師古曰自以為而不論君師古曰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擅爵人赦死罪師古曰甚者或戴黃屋師古曰黃屋天子車蓋注文云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

聽召之安可致乎謂古曰不說謂不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勳一  
親戚天下團視而起應劭曰國情正視也師古曰言驚愕也補注  
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清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  
為御史大夫先謀曰敬是無擇子見高紀末說謬也則為刺客所殺  
亡首已陷其匈矣補注周壽昌曰前之養食其後之哀益者是也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師古曰領理也補注錢大昭曰仲尼燕居居  
諒改爲理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  
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已然同姓襲是跡而動其所以然  
謂改其法師古曰證驗也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  
移師古曰移明帝處之尚不能已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  
解十二牛師古曰解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  
俗訓作屠牛吐而芒刃不頓音師古曰芒刃謂刃之利如說文  
芒刃前漢四十八  
鋒刃師古曰鋒引申之則刀端亦謂之芒文選七命建雲髦敬雅芒芒  
刃二字當平列顏說所排擊刺割皆原理解也師古曰解支節也  
非官本注家作宅師古曰宅解謂其肌肉也說文解判也單理至  
於體解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  
斧也體音寬聲音陸又音必兩反師古曰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  
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體也釋斤斧之用而  
欲嬰刃師古曰嬰繞也補注先謙曰下文嬰加臣呂為不缺則  
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師古曰一國皆反誅何不施之  
官本一臣竊跡前事師古曰尋前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  
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仗賁高困趙資則又反陳  
稀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師古曰賁布用淮南則又反  
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遇在二萬五千戶耳師古曰王念孫曰在讀  
僅二萬五千戶也字或作財說文見又作裁廣雅綰僅也言  
說文在從才聲故與發財載通用而在字師古無音則讀如本字

矣賈子篇彊篇正作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  
乃繼二萬五千戶師古曰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  
形執然也彊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師古曰  
勢可亡也師古曰師古曰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  
日事裁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師古曰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  
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植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  
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師古曰少則易使呂義國小則亡邪  
心師古曰使之遊禮義也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  
補注王念孫曰制從當為從制謂莫不從其節制也今本作制諸侯  
制從則文義不順賈子五美篇漢紀孝文紀並作莫不從制此下  
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謂歸命天子師古曰有天子無可以傲作之下  
亂之業二句雖在細民且知其安師古曰舊本在作有故天下咸知陛下  
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師古曰數也解在食貨志使悼惠  
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呂次各受祖之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地盡  
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單而子孫少者建呂為國空而置  
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曰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  
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屬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  
人若有罪則其地皆入於漢故曰頗入也補注宋祁曰新本子孫  
下若於彼二字注文皆入於漢故曰頗入也補注宋祁曰新本子孫  
云也當作他謂諸侯或以罪絕其地被削多入於漢者若因其所  
存地為國則國小而其子孫亦不得封故為之徙其侯國並封其  
子孫於他所則其被削之數償之也師古曰償補注先謙曰新本令其作  
合不所呂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  
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補注劉放曰言諸侯之地先  
有削而頗入漢者後而以封列侯今為徙之及至封其子孫皆  
數償之假令一王合封十縣則十縣是為以數償之矣所字衍  
文劉奉世曰償之言還也所以數償還其地也如前所云者明天  
子不利有其地也先謙曰詳文義上不應有誠曰定治而已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師古曰慮計也  
書作慮莫不王是也詳顏注則漢書本作慮莫不王故訓慮為計  
信宗室子孫自計莫不可王故無倍畔之心若作慮慮不王則當



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不得復除遼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易得復除言雖也師古曰復音去復除遼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易得復除言雖也師古曰復音去目反補注周壽昌曰長爵世及之爵也雖有長世之爵猶赴征伐不得復除也也昭紀如注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謂是也五尺已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皆當自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檣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呂相告枯皋枯皋頭兒零呂薪草之呂望其煙曰燧張晏曰畫舉烽夜插疑也師古曰張說誤也書則燧燧然則舉烽補注流欽韓曰義書曰然燧以望火煙夜舉燧以望火光也燧土魯也燧炬大也皆山上安之有寇舉之司馬相如傳失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燧索懸烽主燧燧主夜諸家並與張說合師古塞上亭守燧火者義取候戍也謀愆惡有警則舉次闔下云塞上亭守燧火者義取候戍也謀愆惡有警則舉被介冑而睡師古曰破音皮義反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師古日醫者諛自謂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曰帝皇之號為戒人諸侯執既卑辱而既不怠長此安窮師古曰言長言此患將何所窮極也補注流欽韓曰言以此為久長何所究竟也讀進謀者卒曰為是固不可解也固新書作困亡具甚矣

臣竊料匈奴之眾師古曰料不過漢一大縣  
少目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師古曰料不過漢一大縣  
臣爲屬國之官主匈奴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真德秀云此  
文下新書言天子之三表五辟而史則又威  
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下新書言天子之三表五辟而史則又威  
臣號爲丞相云云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分尊卑之經也可爲長太  
息者也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  
而史削之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  
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奴說不肯行強之因曰  
漢事告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勉也說名也行臣胡剛反說諸  
日梟中行說事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師古曰聽今不獵猛敵而  
具在匈奴俾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天子之命今不獵猛敵而  
獵田義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已爲安也  
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可爲流  
涕者此也今民責僮者謂隸妾也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絛服虔曰  
以作履絲絛師古曰平詔若今之紵衣曰爲要襪及頭領者曰古謂  
之車馬裘其上爲平詔及騎從之象也補注沈欽韓曰廣雅稱  
總綯絮也說文條屬緒也服虔謂脩是也偏諸即編結之段借訖

注條一名偏諸織絲縷之所以懸係承塵戶幃因爲飾也  
案偏諸縷猶偏諸即一物聲轉字異耳官本注如作加是  
閑中服受曰偏是古天子后服所曰廟而不宴者也  
則服之宴處  
則不著蓋而庶人得曰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紬之裏徒曰偏諸  
貴之也  
曰曰偏諸縷著衣也師古曰縷音妾  
謂曰偏諸縷著衣之也縷音步干反  
美者黼繡師古曰黼者織爲  
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曰被牆師古曰被古  
者曰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師古曰得其  
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  
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  
師古曰屈謂財力  
且帝之身自衣卑絺師古曰絺厚縹  
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  
后曰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師古曰夔庶賤者補注先謙曰官  
孽妾是也此篇本名孽產子上注文繡者雖說院字新書作  
妾亦作孽妾說文孽庶子也引申之則眾庶旁出者並受此稱庶  
子婢妾皆謂之孽也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之不能衣一人  
師古曰衣  
音於既反  
欲  
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

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師古曰言其勿反盜賊直須時耳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爲大耳師古曰好爲大語者補注周壽昌曰漢文時尚黃老爲大言毋動爲治故曰毋動爲大不必嚴讀先謙曰毋動身爲大句例正何人語曰大所未聞也等也師古曰無至冒上也師古曰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尊卑之差者此也商君遺禮義秉仁恩師古曰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

日敗故羣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資應劭曰出作贅也師古曰謂之贅婿者言其不露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贅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婿也家貧無有聘財已身爲質也資古之銳反分音抹問反補注錢大昕曰一則家貧子壯出資賈生以爲秦俗之薄窳疑昏娶諸門戶貧富必相當子就歸家貧者固得所願恐非女家所棄若富室有女安肯與貧人昏漢時七科遣戍資增吏有罪亡命者並刑又同故也曰說文賁以物贖錢也從敕貝敕者猶故貝當復取之也漢書嚴助薄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賣資子以接衣食如潘文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限取賸者三年不能贖遂爲秦人子壯出資謂其父子不相顧惟利是嗜捐棄骨肉寧爲奴隸而







之史務而不知大禮補注先謙曰官本禮作禮是書新書陛下又不

自愛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

禮也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

僵不修則壞師古曰植建也筦子曰師古曰筦與管禮義廉恥是

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

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師古曰若曰管子爲愚人之言不實則

體則當寒心而憂之補注王念孫曰按當從賈子俗微篇作則是

豈不可爲寒心哉是字指四維不張而言言使管子而少知治體

則今之四維不張豈不可爲寒心哉可爲寒心者危之詞非謂

當寒心而憂之也師古曰田單傳君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

慘傳小下之作可爲寒心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

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爲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謂

本社上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師古曰幾讀

有兩字今定經制師古曰經常也補注先謙曰今即也令君君臣

同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經常也補注先謙曰今即也令君君臣

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

疑惑師古曰眾信謂其爲忠信也補注王念孫曰按此本作羣

羣臣上而不疑惑今本羣下衍臣字師古曰疑惑謂其爲忠信也

不疑惑非謂上不疑惑也姦人無所幾幸對上文姦人幾幸而言

羣臣信上而不疑惑也姦人無所幾幸對上文姦人幾幸而言

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若夫經制不定

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楫補注先謙曰維楫若夫經制不定

風波必覆矣師古曰覆音芳曰反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

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補注周壽昌曰自殷

十餘世皆載大戴記保傳篇惟字句小異二十餘世彼作三周爲

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

師古曰遠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補注王充

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適生固舉呂禮師古曰適始也補注

齊肅端冕師古曰齊見之南郊見于天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虎通義使士貢子於南過闕則下過廟則趨補注先謙曰孔廣森云

亦下者問與古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過廟則下補注先謙曰

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昔者成王幼在緇抱之中

緇抱者緇色赤故曰赤子耳補注先謙曰緇色赤

小孔廣森云新書修政語云成王十有六歲而位故云緇色之中言其

有三年耳但保傅亦賈子書接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

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意師道之教訓師古曰保安也傳補

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意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

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居補注先

時隨事輔導師古曰少師故遇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曰道習之

也師古曰孩提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

也直也師古曰端士出入故太子適生而見正事則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補注先

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補注先

要引作大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上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

楚言也故擇其所善必先受業適得當之師古曰適擇其所樂

必先有習適得爲之師古曰言孔子曰少成若天

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言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

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言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

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言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

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言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

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言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

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言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

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言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

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言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



以肆夏先趨後行掘人時從外內言樂節則同是二經言行趨  
先後不同而肆夏宋齊自有定屬燕禮記所云賓及庭謂及庭庭  
郊特牲所云賓入大門疏云賓行朝聘既畢燕享之時燕則大門  
證本傳步趨互倒先謙所曰明有度也盧注教天下儀也其於  
曰官本注此作言是所曰明有度也盧注教天下儀也其於  
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盧注先謙曰新書上不  
食故遠庖廚所曰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千萬夫三代之  
所曰長久者曰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  
辭讓也所上者告許也師古曰許謂面相斥罪也音居爵反蓋面  
相斥罪而又告發之故謂之許顏但以面相斥罪訓許字則於義  
未盡訓許則許人許語惡許以爲直者孔注發人之私曰許新書禮  
書王商傳父子相許顏彼注云許告斥其罪也其說是矣固非貴  
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  
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  
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師古曰艾讀曰豈

前漢四十八

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曰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師古曰道鄙諺  
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補注王念孫曰視已成事本作如視已事  
成事無庸更加成字如者當也結語如字之義而改之也已事即  
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也師古曰視已成事也結語如字之義而改之  
則當視已事以爲法也師古曰視已成事也結語如字之義而改之  
久者其已事可知也也已事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是其明證矣師古  
注下文云已事可知也也已事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是其明證矣師古  
輒謂大戴禮正作如視已事賈子說篇篇公乘不仁也又曰前  
車覆後車誡補注流欽韓曰死說篇篇公乘不仁也又曰前  
車覆後車誡補注流欽韓曰死說篇篇公乘不仁也又曰前  
覺夫三代之所曰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已事然而不能  
從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謂秦世之所曰亟絕者其轍跡可  
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  
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  
教與選左右也師古曰諭曉告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  
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補注王念孫曰智誼之指本作智

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欲不異師古曰粵讀曰喑稱于越東越之子  
生而同聲欲不異師古曰粵讀曰喑稱于越東越之子  
雖死而不相爲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爲處補注宋  
文彬曰爲助也論語夫子不爲也皇疏爲猶助也此言其人行事  
雖至老死各不相助老子安其居樂其俗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與  
此同意先謙曰行者之者官本有是也新書同大戴則教習然  
禮作行雖有死不能相爲者蓋文誤倒通鑑又刪行字則教習然  
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  
宋祁曰越本得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  
字上所有有字

前漢四十八

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  
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也庶獲其利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  
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補注錢大昭曰  
石夫慶賞勸善刑罰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  
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然  
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使民  
日遷善遠惡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遷畏惡則懼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毋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爲人  
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謂所擇用取舍之極定於內而  
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萌始生也安危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  
日而危也皆曰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師古  
仲反上言審此言中理自明白曰禮義治之者積禮義曰刑罰治

之者積刑罰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

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曰德教或歐之曰法令師古曰道

歐之曰法令者法台極而民風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

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

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

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

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已異在天子之所置之

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德被

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

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幾及身子

孫誅絕師古曰幾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

言曰聽言之道必曰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

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曰觀之也師古曰

則也人主之尊尊如堂羣臣如階殿席如地故陸九級上廉遠地

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補注上文九級上者天

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升鄭

注云降三等下至地則士以三等為階以此推之一尺為一階大

夫五尺五等階諸侯七尺七

等階天子九尺九等階可知陸九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

者易陵師古曰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

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延及庶人等

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

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

音其廉恥節禮曰治君子補注光諺曰治要引作禮節前書曰通

新其廉恥節禮是司馬公所見漢書已與今

本同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曰黥則之卑不及大夫曰其離主上

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師古曰蹙謂食其草也

六反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

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辱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師古曰趨音

古禮然則由君之欲而通未必是而孔光之遭接策賢未必非

耶余案寬臣非侍臣也臣之比說文尊居也一曰愛也恩也易

承天寵也書居寵也臣之傳陳桓公方有寵于王皆是益為君所

貴愛之臣也不得接策尊為說先謙曰下文云眾庶之所當寵亦

尊貴之此所已為主上豫遠不敬也師古曰所已體貌大臣而厲

其節也師古曰謂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

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伯父伯舅則曰伯舅

伯長而令與眾庶同黥剔髮削笄鬻棄市之法師古曰削髮則曰

也師古曰削髮則曰削髮也削髮則曰削髮也削髮則曰削髮也

堂不亡陸序被戮辱者不泰迫序師古曰迫序則曰迫序則曰迫序

也師古曰迫序則曰迫序則曰迫序則曰迫序則曰迫序則曰迫序

大臣無適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序師古曰序則曰序

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重法者師古曰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

國也補注劉奉世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先謙曰趙高

欲逆何云以法定二世之罪劉說非也當以重法即決死之謂言

上刑罰積習致然投鼠而忌器之智也臣問之履雖鮮不加於

枕補注先謙曰冠雖敝不曰其履師古曰其履則曰其履則曰其履

子汝反沈沈欽韓曰韓非外儲左篇費仲說紂曰冠雖敝必戴于

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文于上德篇冠則敝之絲則足履之

漸不可久喻意正同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

矣吏民嘗俯伏曰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

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師古曰縲謂曰長繩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徒官則曰徒官則曰徒官則曰徒官

役使罪人之事故曰徒官師古曰徒官則曰徒官則曰徒官則曰徒官

寇曰徒官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史記儒林傳安得司空城旦書

者謂廣作司空刑徒之官也皆其證司空小吏署馬而榜答之

空爲司寇不刑役使罪人非司寇所掌且司寇定其罪而後輸之  
司寇則不得更言輸之司寇也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則所見  
本已誤作司寇實子附錄篇作司寇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百  
官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承相治司寇主水及罪人引此  
文名大宗李附錄李是明其明漢承秦制有廷尉司寇哀帝元  
帝二年雖造司寇職而帝旋崩未竟其事故終漢世無此官百  
表亦未載此司寇是罪名非官名顏注主刑罰之官是官所也  
刑法志隸臣奏滿二歲爲司寇王于侯表揚郎其侯安尉爲司寇  
蓋復作徒刑也在孝景帝四年與前時相近此云輸之司寇明是  
長小吏明非同廷尉尊官下云司寇小吏新書亦云司寇正徒  
司寇小吏書罵而榜笞之師古曰殆非所目令眾庶見也夫卑賤  
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適可已加此也蘇林曰知其有一日  
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適可已加此也蘇林曰知其有一日  
字則謂一旦可加乎其上也語意略同蘇說非非所習天下  
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當敬眾庶之所當寵死而死  
耳補注王念孫曰死而死耳猶言死則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  
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師古曰行言胡謂反補注  
元

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面吞炭鄭氏曰豫讓面自易貌吞  
也曰毒藥重之補注劉奉世曰豫讓以物塗其面也師古曰累燕  
之取以累故謂之豫讓與豫讓皆非也必報襄子五起而不  
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  
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警行若狗彘已而抗節  
致忠行出序列士補注先謙曰列烈古通  
其大臣如遇犬馬被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  
頑頓亡恥師古曰頑頓曰鈍頓注  
音后補注劉台拱曰本本作頓音鈍頓注  
語恥也或從其音而誤爲頓也音者耳說文誤廉恥不立且不  
自好師古曰自好猶言自苟若而可師古曰故見利則逝見便則  
奪師古曰主上有敗則困而挺之矣式延反補注沈欽韓曰廣雅  
挺取也淮南子傲其剛操挺挺挺世之風俗高注挺挺挺上下以  
求利便也方言秦晉之間凡取物而逆謂之纂楚部或謂之挺先  
謙曰官本注起下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  
有也字無下音字

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師古曰此於人主爲羣  
下至祿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蘇林曰粹  
古此借粹爲萃蘇釋爲純望文生義耳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  
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曰厲寵臣之節也古者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已  
音扶簠音甫又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  
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  
充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目諍之也師古曰諍音人  
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聞譴  
何則白冠薳纓鄭氏曰百工作纓白冠薳纓也補注沈欽韓曰荀  
之飾令罪人服之纓子作草纓案此纓纓亦必有誤以毛作纓於古未聞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  
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繫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  
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滄曰水性平者已有正罪君曰平  
法治之也加劍當自白劍也或曰殺性者曰盤水取頸血故不若  
此也師古曰應如二說皆是補注沈欽韓曰據蘇說蓋請室令先  
驅清道字本當爲清呂覽篇篇作法至新書耳漢書請室亦有  
領請室謝又請之誤先謙曰盧文弨云如蘇言耳漢書請室亦有  
作清室者建本新書此文正作清室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  
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曰弛音式爾反補注先謙曰弛廢也自廢而死  
而死其義不明與下頸蓋而加亦不相合魯語及楚辭悲阿風注  
並云弛緩也聞命而免衣冠就絰絰自毀其容儀不待上使人入  
頸而加絰也此雖不至大早然較諸何者爲重不能上不使人入  
頸蓋而加也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師古曰蓋古辰字  
罪何至戾頸而加刀其有大學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  
罪何至戾頸而加刀其有大學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  
曰裁謂自上也解見上其有大學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  
刑殺也上不使梓抑而刑之也師古曰梓持頭髮也抑曰子大  
夫自有過耳服皮曰子者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  
師古曰意謂曰喜音計吏反意好也好爲志氣也補注宋祁曰王  
仲弓謂意字宜曰喜音計吏反意好也好爲志氣也補注宋祁曰王  
王說亦謂當作喜案本當作喜故顏師古嬰曰廉恥故人矜節行師  
本文意爲喜王云宜曰喜讀爲意誤矣





者已不少矣其孰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曰益淮陽而爲  
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列城縣補注先識曰官本注文在下文益梁下與  
東郡呂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補注先識曰不可謂梁  
起於新鄭呂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鄭潁川縣也鄭音千移反著音  
北七直略反淮陽包陳呂南捷之江晉灼曰包取也如清曰捷謂大和縣  
十里直略反淮陽包陳呂南捷之江也或曰捷接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  
補注王念孫曰捷當爲捷字之誤也隸書捷字或作捷與捷字相  
似因誤而爲捷漢巴郡太守張綱功伐救收功捷字作捷是  
其證也杜預補注捷字捷字作捷是  
謂捷之交接也如清前說是解捷字故訓等立後說是解捷字故  
訓爲捷謂相接續也公羊春秋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接捷也  
二年鄭伯接卒文十四年晉人內接苗于祁妻左傳穀梁皆作捷  
莊子則陽篇接子人表作捷子捷與接字異而義同梁起於新  
鄭著之河著接音直略反謂相聯屬也此言梁之地北屬於河淮南捷之江者  
捷與接同亦謂相聯屬也此言梁之地北屬於河淮南捷之江者  
於江也如清前說謂捷爲立非也淮  
陽包陳以南立之江斯爲不詞矣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  
而不敢謀梁足呂并齊趙淮陽足呂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

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古語曰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  
適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  
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旣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如清曰但動願  
指摩則所欲皆如意謂注劉奉世曰願指兩事吳仁傑曰陳勝傳  
卒中往往指曰勝廣誦手指曰視之此固爲兩事若願指則如意  
再所云家富誇足曰指氣使耳願之謂動曰以指物出氣以使人  
然則願指曰指正自一意如說是也山谷詩云外聞李父願指麾  
用此王念孫曰家人之類願不能指麾如說非也願當爲願左思吳都  
賦塞旗若願指劉述注引此傳曰願指如意是所見本與如本不  
同也莊子天地篇手扞願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是其證碑文  
願也莊子賈馮傳曰指氣使願注動曰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所說  
馮凡扞杖舄視指使後漢書仲長統傳聘聘則人從其目之說策  
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感義與願指並相近先謙曰凡人出氣使  
人願與日俱願指之說未爲非也新書本說葛洪書引莊子願指  
釋文云本亦作願指是義得而通如吳說是也舊唐書郭子儀傳麾  
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爭貴子儀願指進退如僕隸  
焉唐書王翰傳家畜聲伎日使酒令願指之義承用甚古王振  
文選劉注所引別本以駁如落並謂動願不能指麾失之泥矣高  
拱曰成六國之旣難曰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旣孰視而不定師古

日齋讀曰舊補注先謙曰執官本作執引宋祁萬年之後傳之老  
日熟字舊本無心後孰計亦無火當去四點  
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  
日欲發言則問其臣稱注王引之曰師古以言爲發言非也言亦  
問也連稱言問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訊言有言有所告謂若  
雅言問也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鄭注有言有所告謂若  
有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注言謂有話所問也留子問召公  
言於周公正義曰言猶問也哀公問曰寡人頭有言欲免而視公  
不已重乎左昭二十五年傳叔孫氏之司馬穀辰言於其眾曰若  
之何此古人謂問爲言之證問官家人注鄭司農云何人主設使梯  
言言問其具梯物小雅出車篇執訊獲醜鄭箋訊言也訊其  
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小雅出車篇執訊獲醜鄭箋訊言也訊其  
言言問所復之眾以辭大雅皇矣篇執訊運運箋曰訊言也訊所  
生得者而後言之此故使人臣得舉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師古曰  
言問二字連用之證  
同屬擇而幸從其言補注王念孫曰如師古說則財幸二字意不  
相屬今案財猶少也唯陛下財幸者唯陛下少說明財幸二字意不  
願陛下少留計也諸葛豐傳唯陛下裁幸安幸傳唯陛下哀憐財  
幸義並同也錯傳唯陛下裁家父曰唯陛下財幸者唯陛下言  
唯陛下少澤之也裴安世傳唯天下財哀以至老臣之命言唯天  
下少哀之也李尋傳唯財留計也點曰覆復愚臣之言言唯陛下少留  
神猶賈誼願陛下少留計也點曰覆復愚臣之言言唯陛下少留  
心言唯陛下少留眾心也財與裁古通用亦通  
作幾李陵傳注財僅也廣雅量少也華與僅同文帝於是從誼計  
迺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  
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補  
先謙曰據文紀梁王勝死在十一年封厲王四子也在八年班氏載  
此事於前疏後益諫王淮南諸子亦在十一年也初封列侯無緣  
便知復王通鑑載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  
龍疏於八年失之  
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臣瓚曰謂曰  
王之言不久也既餓餓也猶今人言竊復也補注先謙曰顏訓接  
爲續是也言前既餓餓也猶今人言竊復也補注先謙曰顏訓接  
不必又云接今時當即王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  
之注末也字官本作爾  
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師古曰悖惑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  
死天下孰曰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曰負謗於天下  
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  
是屬王無罪漢任殺之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  
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

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之也。子也。事見春秋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平王之也。之。作。諸。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刻。手。曰。衝。仇。人。之。句。師。古。曰。刻。利。也。音。曰。官。本。憤。作。忿。固。爲。俱。靡。而。已。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斃。也。靡。碎。注。再。作。冉。是。淮。南。雖。小。隸。布。當。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越。本。雖。武。皮。反。淮。南。雖。小。隸。布。當。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得。存。此。直。夫。擅。仇。人。足。曰。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子。天。幸。耳。雖。割。而。爲。四。子。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師。古。曰。刺。諸。刺。吳。王。秋。傳。及。燕。丹。子。也。補。注。先。謙。曰。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應。劭。曰。周。虎。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補。注。先。謙。曰。假。借。也。史。記。范。雎。傳。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爲。虎。翼。者。也。也。假。賊。兵。與。爲。願。陛。下。少。畱。計。梁。王。勝。壁。馬。死。李。奇。曰。文。三。工。傳。虎。翼。是。二。喻。兩。誼。自。傷。爲。傳。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補。注。先。謙。曰。江。中。云。梁。王。死。本。紀。在。十。一。年。云。云。十。年。參。其。前。後。以。紀。爲。正。則。賈。生。之。卒。在。十。二。年。其。生。在。高。帝。十。三。年。之。七。年。也。先。謙。案。文。紀。封。齊。悼。惠。王。淮。南。厲。王。諸。子。在。十。六。年。下。文。云。後。四。年。是。誼。死。爲。十。二。年。無。疑。史。記。曰。者。傳。云。王。墮。馬。薨。誼。不。食。恨。而。死。與。史。記。誼。傳。不。合。誼。死。距。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王。薨。歲。餘。則。云。不。食。恨。死。者。非。其。實。也。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言。補。注。先。謙。曰。官。本。上。有。之。字。適。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齊。大。難。制。值。文。王。薨。帝。思。賈。生。言。適。分。王。悼。惠。六。子。以。弱。之。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曰。王。之。後。十。年。文。帝。崩。補。注。先。謙。曰。據。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韋。昭。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西。鄉。京。師。請。曰。鄉。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先。謙。曰。衡。山。王。賜。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師。古。曰。言。繼。其。家。業。補。注。先。謙。曰。史。記。賈。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伊。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

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曰。移。風。俗。師。古。曰。躬。行。謂。身。追。觀。目。下。並。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曰。漢。爲。土。德。色。史。家。之。詞。上。黃。數。用。五。補。注。周。壽。昌。曰。案。武。帝。紀。太。初。五。年。夏。五。月。正。歷。遂。即。文。帝。十。五。年。黃。龍。見。成。紀。改。反。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曰。係。單。爲。土。德。未。嘗。非。由。生。言。發。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子。也。愛。好。有。實。已。諸。可。期。十。死。一。生。破。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曰。懷。其。目。賜。之。盛。食。珍。味。曰。懷。其。口。賜。之。音。樂。婦。人。曰。懷。其。耳。賜。之。高。堂。寢。室。曰。懷。其。心。此。五。餌。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常。義。監。本。及。新。舊。皆。云。帝。義。也。先。謙。曰。官。本。注。府。作。倉。其。術。固。曰。疏。矣。誼。曰。天。年。早。終。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天。年。早。終。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拾。也。音。丁。反。活。

虛受堂

三

賈誼傳第十八

漢書四十八

愛盎錯傳第十九師古曰最古朝字其下作朝蓋延用耳 漢書四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愛盎字絲其父楚人也師古曰盎音一渢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世師古注陳申公後世孫爰諸生爰清塗因而命氏其後或為爰字又作袁字本一族也爰高塗左傳作韓公穀作袁爰盎史記爰實係通用故為羣盜從安陵師古曰羣盜者羣眾相隨而為盜也高后時盜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盎兄噲任盎為郎中師古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師古作如絳侯為丞相

朝罷趨出意得甚師古曰意也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補注先謙曰史記徐廣曰自一作目案君無自送臣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

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亡亡與

亡如痛曰人主在時與否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

與亡者之義也補注王充曰按意謂勃王諸呂不以死爭故引

曲說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師古曰言是

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補注王念孫曰顏說

疾病篇言有主行有本師古曰本者主也言主兵柄也戴禮曰

篇主作本是本與主同義師古曰本者主也言主兵柄也戴禮曰

明世稱大司馬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

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師古

也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師古曰莊

也獨此與莊書中莊字多改為嚴師古曰莊字未改已而絳侯望盎曰吾與

汝兄善今兒遇毀我故絳侯兄呼之師古曰望責怨之也補注先謙曰時盎年少

之傳廷辱張廷尉也故絳侯兄呼之師古曰望責怨之也補注先謙曰時盎年少

廷通形近致誤非班氏改廷為通也師古曰望責怨之也補注先謙曰時盎年少

及絳侯就國人上書告曰為反徵繫請室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

賈誼傳補注先謙曰事

在文帝四年請室史記作清室賈誼傳諸公莫敢為言唯盎明絳

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迺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

辟陽侯師古曰自國居處驕甚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

地師古曰適上弗許淮南王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謀反發覺上徵淮南

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盎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呂

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補注王

霜當為霧霧說文本作霏形與霜相近因誤而為霜考史記袁盎

有霧露之疾師古曰下當何面淮南厲王傳師古曰淮南厲王傳作霧露後漢書謝安傳如

以見天下語意即本此師古曰下竟為呂天下大弗能容補注先謙

倒師古曰有殺弟名索何上不聽遂行之補注宋祁曰淮南王至雍病

死間師古曰宋祁曰注是字當刪先謙曰官本縣下無也字上輟食哭甚

哀師古曰止也盎入頻首請學師古曰不自責也上曰呂不用公言至此盎

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呂毀名

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當病三年陛下不

交睫解衣師古曰解衣上當有旁毛也交睫謂睡也也補注宋祁曰

云師古曰史記有旁毛也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

先布衣猶難之補注宋祁曰曾參字子思魯人今陛下親呂王者修之過曾

言無孝字句義未嘗不足承上文敬事而今陛下親呂王者修之過曾

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顯制師古曰顯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

不測淵鄭氏曰大臣亂乘傳馳雖責責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

也陛下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師古曰再

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也竟讓天下於由由由下五呂天

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呂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

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迺解補注先謙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下耳於

是文帝立其三子盎繇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繇與由同盎常引大體悅慨

皆為王二十八字盎繇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繇與由同盎常引大體悅慨

皆為王二十八字盎繇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繇與由同盎常引大體悅慨

皆為王二十八字盎繇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繇與由同盎常引大體悅慨

皆為王二十八字盎繇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繇與由同盎常引大體悅慨

皆為王二十八字盎繇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繇與由同盎常引大體悅慨

皆為王二十八字盎繇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繇與由同盎常引大體悅慨

皆為王二十八字盎繇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繇與由同盎常引大體悅慨

皆為王二十八字盎繇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繇與由同盎常引大體悅慨

皆為王二十八字盎繇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繇與由同盎常引大體悅慨

皆為王二十八字盎繇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繇與由同盎常引大體悅慨

皆為王二十八字盎繇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繇與由同盎常引大體悅慨

皆為王二十八字盎繇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繇與由同盎常引大體悅慨

皆為王二十八字盎繇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繇與由同盎常引大體悅慨





官者云郡官何吏族者明未嘗不止輩受其言不可用置之  
是官與吏者皆通人耳更有一言字不可用正與言可采  
同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曰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  
聞師古曰日得聞異言也補注宋祁曰景德無大夫上三字  
先謙曰史記作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案上字  
不可省宋說是也賢士大夫古今恆言不當入吏字景德上字  
人妄加英字也寄下注在益聖傳作明所不知日益  
聖而君自閉籍天下之口先謙曰官本注在而日益愚下而日益  
愚夫曰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適不  
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為上客益素不好龔錯錯所居坐益輒避  
益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龔錯為御史大  
夫使吏案盜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為庶人吳楚反聞間問於  
天錯謂丞史曰如治日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及史也  
史大夫名大司空置長史如中丞又云宣帝時御史中丞更名御  
史長史是丞史御史丞並稱錯亦不至與丞史為二非也府中之  
史職分卑職不當與丞並稱錯亦不至與丞史為二非也府中之  
商要事也集解引丞及史又誤作丞相史爰益多受吳王金錢專  
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計謀丞史日事未發治  
之有絕也補注生謙曰索隱謂絕吳反心也今兵西向治之何益  
且盜不宜有謀不有為益錯猶與未決讀師古曰與人有告盜  
盜恐夜見資嬰為言吳所反錯猶與未決讀師古曰與人有告盜  
先謙曰時嬰願致前口對狀師古曰至天子之簡也補注錢大  
用益見嬰傳願致前口對狀師古曰至天子之簡也補注錢大  
是也顏注入誤嬰入言上迺召盜盜入見竟言吳所反獨急  
斬錯目謝吳吳可罷上拜益為奉常補注先謙曰此及下文奉常  
常字皆不通作奉公卿奉常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此在景帝  
三年正當作奉常不當作太常也奉與泰形相近後人但知太常  
知奉泰以泰而妄改之耳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  
奉為奉之誤而妄改之耳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  
長安中賢大夫後漢書謂徙居諸陵未仕之人長安中賢大夫則

為制官者也此脫長者二字又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乘及  
量錯已誅盜呂泰常使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曰  
五百人圍守盜軍中初盜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頌曰  
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侍者通遇亡去盜驅  
自追之師古曰驅逐遂曰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盜使吳見守從  
史適在守盜校為司馬發補注先謙曰為校中之司馬所領上率正當守  
馬司適悉其裝賈賈二石醇醪者不惟不惟其說也取  
反賈音子侯反又音郭補注宋祁曰古本無此句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去矣  
吳王期旦日斬君盜弗信曰何為者上補注先謙曰史記何司馬曰  
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有親老補注  
先謙曰疑吾不足案公師古曰案古單司馬曰君弟去弟但臣  
當作老親吾不足案公師古曰案古單司馬曰君弟去弟但臣  
亦且亡辟吾親遇害也晉灼曰辟音避君何患適目刀決喉道從  
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喉而開合通道得自出也  
史記作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之處決喉而開合通道得自出也  
亡之道張音張案道與決張義不相屬如顏注以道為道之  
上屬為句非也道與決張義不相屬如顏注以道為道之  
道也謂決開軍張考之從醉卒道直出也說先復恩篇作乃以刀  
決帳從醉卒道直出也從醉卒道直出也說先復恩篇作乃以刀  
縱訓為道則上道字非謂道路明矣司馬與分背師古曰一盜  
解節施懷之如史記作毛旋牛尾也履步行七十里如  
履步行而逃亡者沈欽韓曰史記作杖步行七八里蓋謂盜解  
節施以杖格而步行也吳郡捕獲盜賊七八里得稅行七十  
里之遠吳郡捕獲盜賊七八里得稅行七十  
履則不可通矣史記中書書昭也漢書袁盎發行之也里是也  
廣雅云里也史記中書書昭也漢書袁盎發行之也里是也  
經便因以馬名也後漢書中書書昭也漢書袁盎發行之也里是也  
泥而注之故曰泥也後漢書中書書昭也漢書袁盎發行之也里是也  
矣明兒梁騎馳去遂歸報梁軍之騎遂因得脫歸報天子補注先

上更得馬馳去也史記馳去

陸侯禮為楚王呂盜為楚相當上書不用盜病免家居與閭里浮

湛相隨行鬪雞走狗師古曰湛雒陽劇孟嘗過盜盜善待之安陵

富人有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戲之徒也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劇

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

有師古曰凡人在生夫一旦叩門不目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

人之不能無緩急之事夫一旦叩門不目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

也解者若今言分疏矣注錢大昭曰案論語之語曰其行諸

包成以爲賈弱救乏之事子日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諸

安國以爲當白父兄之身不得自專虎通義亦云朋友之道親存

得行若二不得許父兄之身不得自專虎通義亦云朋友之道親存

兄之身不得許父兄之身不得自專虎通義亦云朋友之道親存

爲之不忍表則以親爲解行古之道不己在亡爲辭師古曰或

也先謙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存亡存亡存亡存亡存亡存亡

持不以身之存亡爲計而義也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未當說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數騎師古曰陽也晉灼曰陽常也師古曰陽常也師古曰陽常也

但世家公子光詳爲足疾索隱詳詳也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本也田儼傳陽陽爲陽其奴注陽陽也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知也傳文陽陽本亦作伴是陽從數騎王與徐說一本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詳從數騎相同謂富人偶飾以起人也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蓋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問之皆多盜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補注先謙曰居家當爲家居而謀倒也上文亦云盜病免家居

凡言隱不仕者皆謂家居不云居家也史記亦作盜病免家居

其創新治同長安中創閣工工曰

鼂錯穎川人也通請錯穎川之故曰穎而晉書曰錯穎川之故曰

賦乃讀爲錯錯也學中商刑名於張恢恢生所師古曰錯穎川之故曰

中商法也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刑名家非儒家安得稱儒儒生亦生也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伯夷之廉注先生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伯夷之廉注先生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伯夷之廉注先生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伯夷之廉注先生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伯夷之廉注先生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伯夷之廉注先生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伯夷之廉注先生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伯夷之廉注先生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伯夷之廉注先生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伯夷之廉注先生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伯夷之廉注先生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伯夷之廉注先生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伯夷之廉注先生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伯夷之廉注先生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伯夷之廉注先生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伯夷之廉注先生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伯夷之廉注先生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伯夷之廉注先生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伯夷之廉注先生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注錢大昭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

心也張晏曰若伯魚仲尼敦乃讀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詩書也補注先謙曰書當為禮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曰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補注先謙曰集解服虔曰太子綱家  
已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王先謙曰史記博里子博博里是時匈奴強寇邊上發兵曰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闕畜產師古曰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師古曰其後兵之卒沒世不復師古曰永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師古曰輯與集起破傷之民曰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法曰大有利補注先謙曰而法曰大有利此語絕不勝  
前漢四十九  
西之民有勇怯遇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師古曰繇與由同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浸也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師古曰二不當一巨陵曼衍相屬師古曰曼衍連綿也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也師古曰曠野也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師古曰居間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師古曰淺草也劍楯三不當一師古曰劍楯也薊竹蕭師古曰蕭也

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師古曰起居也動靜不集師古曰動靜也難不畢補注先謙曰畢盡也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師古曰金鼓也音為是作師古曰音為是作王念孫曰作指者是也景祐本亦作指指者意也鼓之意主於進退之意主於止若進則鼓若退則金若進則金若退則鼓以止嚴正聲指字之義宋改指為音而各本皆從之誤矣通鑑作防十三省云指當作音則此不習勒卒之過也補注先謙曰通鑑作防十三省云指當作音則此不習勒卒之過也  
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師古曰袒裼也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鐵同師古曰亡鐵也之禍也師古曰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其卒子敵也卒不可用其將子敵也將不知兵其主子敵也君不擇將其國子敵也四者國之至要也補注先謙曰四者國之至要也  
作兵者是也官本亦作兵官利器精卒知兵之將擇將之君其國之至要也師古曰作兵者是也官本亦作兵官利器精卒知兵之將擇將之君其國之至要也師古曰作兵者是也官本亦作兵官利器精卒知兵之將擇將之君其國之至要也師古曰作兵者是也  
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執險易異備師古曰險易也夫卑身師古曰卑身也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曰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敵國之形也夫卑身師古曰卑身也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曰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敵國之形也  
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師古曰地形技藝也

道領人且馳且射師古曰人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

車突騎師古曰突騎中國之騎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及遠師古曰遠匈奴之長技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先鋒師古曰先鋒匈奴之長技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什伍匈奴之長技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師古曰材官匈奴之長技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矢相射也師古曰矢相射匈奴之長技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的的謂所射之準也師古曰的的匈奴之長技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文生義耳師古曰文生義匈奴之長技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下句矢相射也師古曰下句匈奴之長技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中句矢相射也師古曰中句匈奴之長技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中句矢相射也師古曰中句匈奴之長技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中句矢相射也師古曰中句匈奴之長技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中句矢相射也師古曰中句匈奴之長技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中句矢相射也師古曰中句匈奴之長技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中句矢相射也師古曰中句匈奴之長技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中句矢相射也師古曰中句匈奴之長技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中句矢相射也師古曰中句匈奴之長技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中句矢相射也師古曰中句匈奴之長技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中句矢相射也師古曰中句匈奴之長技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中句矢相射也師古曰中句匈奴之長技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中句矢相射也師古曰中句匈奴之長技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

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

俗和輯其心者師古曰輯臣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

之平地通道則曰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

加之臣眾師古曰臣眾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

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師古曰財擇

見賈誼傳師古曰見賈誼傳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

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師古曰上書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

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

不明擇於不狂是已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

本當世急務二事師古曰本當臣聞秦時北攻胡貉

築塞河上師古曰築塞南攻楊粲師古曰南攻楊粲

焉其起兵而攻胡粲者非已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

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

卒積死師古曰卒積王念孫曰積字師古無注案積讀為漬漬死病死也

相漸漬而死也師古曰相漸此言邊地苦寒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

漬謂相漬而死也師古曰漬此言邊地苦寒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

者何漬積也師古曰者何此言邊地苦寒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

多也釋文積本又作漬師古曰多此言邊地苦寒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

厚六尺師古曰厚六此言邊地苦寒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

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飲此言邊地苦寒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

能寒師古曰能寒此言邊地苦寒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

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師古曰其此言邊地苦寒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

於邊輸者償於道師古曰於此言邊地苦寒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

之名曰譴戍先發吏有譴及贅壻賈人後已嘗有市籍者又後已





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朝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  
無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二十等爵內  
案樊噲傳賜爵卿卿謂左庶長以上之爵孟說非其亡夫若襄  
者縣官買子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  
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呂其半子  
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為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呂其半子之師古  
其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為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呂其半子之  
本主曰半賞之縣官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及畜產而它人止得  
也補注先謙曰之言官本無其民如是補注劉奉世曰其民當  
之字通鑑胡注引有之字其民如是補注劉奉世曰其民當  
官為贖取其民人各有骨肉弗能子人則官為贖其半子之仍令  
也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呂德上也師古曰言非呂此也  
而德之也下之於上不能以立德言願說非欲全親戚而利其財  
也此與東方之戎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如這曰東  
不習戰國當成邊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戎作呂陛下之時徙民  
成是胡三省云言其功萬倍於東方之戎卒也

前漢四十九

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  
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師古曰言發怨恨上  
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曰實塞下使屯戍  
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這曰將送也或曰將實也補注甚大  
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師古曰存卹所從之老弱善遇其  
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與集同師古曰存卹所從之老弱善遇其  
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補注王念孫曰募當為募民募先至者之  
募也此涉上文募民而誤通典遺防十作募臣聞古之徙遠方  
呂實廣虛也師古曰所呂充實寬虛同謂徙遠方之民以實空曠  
之墟也漢紀作實空虛是其說矣師古曰徙遠方之民以實空曠  
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是曠與廣通廣虛猶言曠土耳若以  
武子傳廣廣義可互證廣虛之下必加之地二字而其義始明矣  
加所字分爲二句非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

前漢四十九

之宜觀其山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  
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  
東房西室也王鳴盛曰鄒康成謂古者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  
士則但有東一房西一室無左右房房者旁也室在室兩旁也其制  
與室不同之處未能詳析蓋前為室後為室而室之東置器物焉  
旁為一房此大夫至庶人同者張晏謂言二房非也置器物焉  
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已輕去故鄉而勸之新色也師古  
往也補注錢大昭曰色當為置置置呂救疾病已脩祭祀男女有  
昏婚姻配合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張晏曰畜長六畜  
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反補注劉歆曰所種所樹畜也師古曰種樹  
積長茂先謙曰此與下室屋完對文劉說是也室屋完安此所  
呂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呂備敵也  
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  
假五百假五百假五百假五百假五百假五百假五百假五百假  
設猶假司馬之類也非非常置也周書昌曰周官司服注今謂其體  
綴衣古兵服之遺色因軍旅什伍官府巡徵者亦襲其服案軍旅  
什伍之伍伯即古之假五百官府巡徵之伍伯則後世執人  
非伍伯也先謙曰胡三省云五百即後所謂伍伯也賈公彥曰伍  
伯者漢制五人為伍伍伯長也沈約曰舊說古者行師從卿行旅  
從旅者五百人也今諸官府及郡各置五百四以象卿行旅從依  
五百人為旅之義證之此文五百益與長士候隨地名非必以  
義也十連一邑邑有假候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假候即軍候也  
護民沈沈欽韓曰公羊宣十五年傳注其有辨護仇健者為里正  
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  
於內則軍正定於外補注先謙曰正即服習呂成勿令遷徙師古  
守其幼則同游長則其事夜戰聲相知則足呂相救畫戰目相見  
則足呂相識驩愛之心足呂相死如此而勸呂厚賞威呂重罰則  
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  
糧不可用也補注先謙曰雖有材力不得長吏猶亡功也陛下絕  
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之也補注先謙



氣陰陽不正之氣為災者也本書天文志云風怪雲變氣此  
皆陰陽之精于華于盤氣伏息災變不作安氣盤氣與賊氣義同  
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  
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  
曰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  
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  
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  
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眾  
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曰己內恕及人師古曰己之心  
情之所惡不曰強人情之所欲不曰禁民是曰天下樂其政歸其  
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  
後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政反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  
臣竊曰五伯之臣明之師古曰伯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曰

國前任之呂事

九

國前任之呂事師古曰呂屬委也音之欲反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  
用下不敢踰越而誣上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師古曰矜自伐也遭  
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曰亡能居尊顯之  
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曰苦民傷眾而為之  
機陷也孟康曰機發也音算也呂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  
實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曰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  
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則民財曰顧其功師古曰顧瞻也而  
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己也師古曰知具者取財以賞功也其行罰也非曰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師古曰從呂禁天下不忠  
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舉大者罰重舉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  
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  
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曰傷民師古曰吏改也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

曰傷國師古曰傷國也令施行致傷國也復音扶目反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  
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驚汚之名師古曰驚汚也  
巧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曰德匡天下  
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師古曰與並也  
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  
民之眾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恩  
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曰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  
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宣愚臣竊曰秦事明之臣聞秦始  
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師古曰臣不及其佐然功  
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  
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師古曰輯與同輯和也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  
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

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

三

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師古曰進前也音及其末塗  
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怨亡極師古曰怨亡極民力罷  
盡賦斂不節師古曰斂音疲矜奮自賢羣臣恐諛張晏曰恐機發也  
懼而為諛諛也師古曰諛諛也音為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曰隨善意  
妄誅曰快怒心法令煩苛師古曰煩苛也音害於下師古曰害於下下怨人  
命身自射殺師古曰射殺也音見其事必害人字義乃易丁先諫曰上云輕絕人命  
此殺字下不可天下寒心莫安其處發邪之吏乘其亂法曰成其威  
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  
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師古曰吏家  
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內外咸怨離散連  
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師古曰潰音絕祀亡世為異姓福  
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宣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



先諫曰史記作人口錯曰固也師古曰言不當如此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曰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補注齊召南曰按此二句補史記史記吳王濞傳中語丞相青翟等劾錯云云又補史記會實嬰言之缺但丞相青下不當有翟字此為青也與景紀同會實嬰言爰益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師古曰謂錯計發上問盜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庫伯詳吳王濞傳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師古曰即就也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序何已言其無能為也盜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已亂錯曰盜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盜對曰

前漢四十九

至

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盜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錯趨

避東箱補注沈欽韓曰公食大夫禮甚恨補注宋祁曰一本上卒問盜師古曰對曰吳楚相還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

卒竟也對曰吳楚相還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

諫曰謂各有定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曰

故反名為西其誅錯復故地而罷補注先諫曰方今計獨有斬錯

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

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曰願念也盜曰愚計出

此唯上孰計之迺拜盜為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

沈欽韓曰公卿表丞相嘉慶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此與漢紀皆

謂為青翟文苑英華錄陶隱居碑云陶舍子青翟位至丞相則

知其謀已在六朝傳本矣錢大昕曰中尉嘉廷尉歐師古曰張歐

因武帝時有丞相嚴青翟相涉而誤師古曰音區補注

先諫曰安臣侯張歐為奉常見公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

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

可信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召子吳師古曰徐僮二縣也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召城邑子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中師古曰市中更反錯衣朝衣斬東市師古曰朝錯已死謂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道曰道軍從吳楚所來也師古曰道軍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曰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師古曰拊口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曰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師古曰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師古曰杜塞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

前漢四十九

至

亦恨之補注先諫曰恨悔也迺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師古曰

縣多奇計建元年中補注宋祁曰建元元年字則俗而不古但言中則

傳鄧公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先者其名也補注何焯曰張恢生史記

誤行上則以鄧公先為先生者是也補注何焯曰張恢生史記

引孔文祥云鄧公名先則一曰其名者用孔說也師古曰鄧公先時免起家

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曰修黃老言顯諸公間

贊曰爰盜雖不好學亦善傳會張晏曰因官之仁心為質引義慷慨

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財也適值其世得聘其時已變

易張晏曰謂景帝補注先及吳壹說果於用辯師古曰辯身亦不

遂補注先諫曰遂進也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

暗之經於溝瀆師古曰溝瀆謂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官本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呂全其宗張晏曰趙母幸趙使趙

無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敗於長

平曰母約故卒得不坐補注先諫曰官本考證李觀曰史臣責



錯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鼂錯用至忠之略與趙括必敗之勢  
異也使錯父爲之是阻其子爲忠也孰可擬議先議按官本注有  
罪上有括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虛受堂

三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漢書四十九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漢書五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 師古曰堵音堵補注先謙曰官本額

後人校注而刪本寫入與兄仲同居呂貴為騎郎 師古曰音如字

是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下有儀字 師古曰音如字

釋之為廷尉不任孝文三年表誤 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

產不遂 師古曰達字下當添也字 欲免歸中郎將爰盜知其賢惜其

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

毋甚高論 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補注周壽昌曰漢文學

論其高論 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補注周壽昌曰漢文學

興者 師古曰宋祁曰漢字上當存而字所以緩 文帝稱善拜釋之為

謁者僕射 師古曰宋祁曰漢字上當存而字所以緩 文帝稱善拜釋之為

也音永遠反補注王先謙曰黃圖漢書九卷圖一在未央宮中

文帝問上林尉及馬援當熊此處當圖上有機觀又安志注

引漢宮殿疏秦故虎園周市三十五步西至長安十五里先問

上林尉禽獸簿 師古曰簿音簿也音步反補注先謙曰簿音簿

禽獸之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 師古曰視音視也音步反補注

非索胡是豈不能對者上林尉一人也 師古曰視音視也音步反補注

對曰官長自當知其類也 師古曰視音視也音步反補注先謙曰簿

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 師古曰視音視也音步反補注先謙曰簿

作書 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 師古曰視音視也音步反補注

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 師古曰視音視也音步反補注先謙曰簿

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

周壽昌曰長者厚德之稱與陳平傳之長者為貴人異史記平

書天子於是是以式終長者後書寇恂傳時人歸其長者章帝八王

傳論章帝長者三國志陳羣傳注引 師古曰音如字

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

音灼曰喋音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喋漢書作喋喋喋

多言也先謙曰說文口部地下云多言也詩曰無然喋喋言部

下云多言也詩曰無然喋喋言部 師古曰音如字

道後人妄加十字耳且秦旨任刀筆之吏爭言苛察相高

日亟急也反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 師古曰音如字

音居力反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 師古曰音如字

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 師古曰音如字

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

舉錯不可不察也 師古曰音如字

召釋之駟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 師古曰音如字

行字 師古曰音如字

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 師古曰音如字

尉公車令曰胡廣云諸門各陳充其道其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

入朝不下司馬門 師古曰音如字

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 師古曰音如字

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

也師古曰視讀曰示補述先謙曰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索隱走猶向也官本注不重秦字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曰歌合曲也倚意悽

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北山石為梓用紵絮陳漆其間豈

可動哉師古曰紵音竹呂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

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亡中亡可欲雖亡石梓又何戚焉師古曰解

文帝稱善師古曰先謙曰劉向傳文帝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

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渭橋漢世也劉向傳文帝其後

志中渭橋在咸陽東南二十里中渭橋漢世也劉向傳文帝其後

錄秦漢唐諸帝渭者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名渭橋漢世也劉向

咸陽東南四十里者為東渭橋不知始於何世有一人從橋下

走補述先謙曰史記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師古曰

音之欲反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漢曰長安縣人也補述先謙曰

橋下久宮正禮記曾子問皆作譚釋非古字已為行過師古曰言

既出見車騎即走耳行過乃出也且與下即字相應若作既則以

為行過四字不相屬矣即與釋之奏當此人犯罪如漢曰長安縣

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補述先謙曰唐律禁律車駕行

衛隊者徒一年衛三衛伏者徒二年如云罰金四兩是漢律較唐

律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我馬馬賴和柔令宅馬固不敗傷

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師

曰公謂不私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

之則已師古曰魏志王肅傳肅曰天子之命不可違也師古曰

可以失乎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乎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

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不可而況行之乎肅謂釋之此語為

失當則可至誦之士稱之言不可而況行之乎肅謂釋之此語為

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師古曰安焉也錯唯

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

師古曰得者盜環之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秦

人為史所捕得也

當棄市師古曰沈欽韓曰唐盜賊律諸盜大祀神御物上大怒曰人

亡道迺盜先帝器師古曰法謂常法師古曰史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

法奏之師古曰法謂常法師古曰史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

讀曰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如盜玉環不若盜長

陵土之逆補述先謙曰劉奉世曰此等然昌逆順為基師古曰昌

讀曰昌之逆補述先謙曰劉奉世曰此等然昌逆順為基師古曰昌

則下句當照字字字史記作然以逆順為基若以等為等差則

且罪差然以逆順為基若以等為等差則

陵土之逆補述先謙曰劉奉世曰此等然昌逆順為基師古曰昌

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師古曰

言故曰取土喻也師古曰今學者謂長陵一抔土師古曰

忍言取土喻也師古曰今學者謂長陵一抔土師古曰

皆上之物也補述先謙曰宋祁曰新本抔作搗先謙曰抔字

傷迫切先帝故也案不取指不取指不取指不取指不取指

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威見釋之

持議平迺結為親友師古曰齊召南云按如宋威威威威威威

但山都侯自名恬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

王念孫云高惠高后漢書功臣表百官公卿表王恬威威威威

書啟字或作啓因高后漢書功臣表百官公卿表王恬威威威威

亞夫為將軍軍其時此云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

是為之為廷尉亦當在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有廷尉之為廷尉亦當在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代釋之公卿表文帝三年下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

歐之開傳未仕亦未封侯見重文帝朝三年已為廷尉矣

與釋之為廷尉亦當在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餘年不逾一帖公卿表文帝三年下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

如前免官人若謂釋之任廷尉直前向有廷尉矣

去對免官人若謂釋之任廷尉直前向有廷尉矣

遷對免官人若謂釋之任廷尉直前向有廷尉矣

知本傳十年不謂之語為不誤也通鑑書廷尉釋之事於文帝三

年係指公卿表之誤漢紀知表誤也通鑑書廷尉釋之事於文帝三

而於十三年書廷尉釋之奏當二事以意編次猶為未當梁昭山

都侯王恬啟據功臣表云高后四年四月封八年薨孝文四年薨  
侯中黃嗣是釋之為廷尉山都已薨矣疑釋之未顯時風與山都  
之名重一時班氏沿而不察耳張廷尉辭此天下稱之讀與由同  
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師古曰司馬門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  
見則未知何如帝而謝罪也下文帝見謝即此句言之則此句  
原有謝字明矣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過責也王生者善為黃  
老言處士補注先謙曰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補注王文彬曰  
盡會立案後漢書傳注居坐也時漢廷尊尚王生老人曰吾  
黃老故大會時王生被召坐廷中而公卿盡立也王生老人曰吾  
職解穢釋名穢末也存脚末也又作穢哀帝紀穢係解是也顧  
謂釋之為我結穢釋之跪而結之師古曰結穢已人或讓王生獨  
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  
廷尉方天下名臣補注先謙曰不可史記方吾故卿使結穢欲已重之  
補注宋祁曰卿使結穢疑云卿廷使跪結穢存廷跪二字乃是詳  
了前語不可制也先謙曰史記作卿辱廷尉使跪結穢宋誤記也  
五  
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猶尚已  
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官不能取容當世  
故終身不仕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曰孝著為郎中醫長  
助反補注周書昌曰父紀賜三孝者人常五匹帛者帛人三匹  
以後帝紀孝著者分列履見此孝者疑孝者之誤薛宣傳云其  
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消漢孝子郎也據應說漢代自有  
以孝舉為郎者師古正用應義王鳴盛以為謬解實不然也爰益  
鄭上幸上林事文帝帝薨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師古  
年已老矣何自為郎也崔浩曰自從也從何為郎此說非也  
補注劉敞曰按文帝問唐唐遂及居代時事則何自為郎正問從  
何處來為郎崔說是索隱謂唐之進身不一故帝問之次乃問其家  
安在也顏云曰為郎郎無自為之理劉云從何處來為郎則與家  
悉陳之帝遂及居代時事則何自為郎正問從何處來為郎則與家  
拉誤會耳韋適索隱謂文帝索過問唐也具曰實言文帝曰吾

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祜補注先謙曰官本祜作祜案漢紀治要並  
祜未知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補注先謙曰胡三  
就是秦將王離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  
圖鉅鹿時補注沈欽韓曰方言凡尊老謂之倭或謂之父老周  
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師  
而以前老字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師  
曰已猶耳補注先謙曰臣大夫在趙時為官帥將帥師古曰父祖  
謀曰史記作何先謙曰臣大夫在趙時為官帥將帥師古曰父祖  
反將子亮亮何補注先謙曰臣大夫在趙時為官帥將帥師古曰父祖  
士將索隱案國語閭閻三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帥賈逵云百人  
官帥將子亮亮何補注先謙曰臣大夫在趙時為官帥將帥師古曰父祖  
義兩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  
牧為人良說大說補注劉敞曰師古曰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  
良久也先謙曰劉敞是也猶拘韓曰師古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  
李牧為將補注王念孫曰治要引此牧下有嗟乎字是也今本無時  
廉頗李牧而為將也而時聲相近故字相通賈誼傳故自為赤子  
而教固已行矣大戴記保傅篇而作時聲義然而用財如此其厚  
者大戴記朝事篇而作時聲義然而用財如此其厚  
奴哉唐曰主臣補注宋祁曰恐懼之言解在陳平傳陛下雖有廉頗李  
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眾辱我獨亡間處  
庫師古曰何不問陳之處而不言補注先謙曰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  
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四年印姓孫見文紀注功  
表上曰胡寇為意適卒復問唐曰公何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  
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遺將也跪而推轂曰闔呂內寡人制之闔呂  
外將軍制之章昭曰門中樞為闔師古曰音牛列反補注沈欽韓  
之兵將軍制之復操持若親操持其刃曰從此下至消者將軍制  
之兵將軍制之復操持若親操持其刃曰從此下至消者將軍制  
傳曰東云曰闔呂西如李如圭云闔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  
闔東云曰闔呂西如李如圭云闔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  
解章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中樞曰闔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

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

自用其土補注先謙曰案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案史記李牧傳市租皆輸人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養士

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一說不從中覆校其所用之數亦通

案史記援作援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

百乘補注先謙曰案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案史記李牧傳市租皆輸人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養士

疑行史記無四字索隱引如淳曰發騎張弓之騎也謂能控弦之

騎有萬三萬人騎亦作發騎張弓之騎也謂能控弦之

謂騎兵能射者亦其證也李牧傳選騎得萬三千匹者言此為

發者十萬人騎萬三千匹而傳寫本亦作百金之士十萬服處直

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兩重一斤也案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

金喻其貴重耳服說也案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

牧傳百金之士五萬人與此異是呂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

也匈奴傳但言林胡不言澹林先謙曰案注都甘切說既云音都

甘反不得又音談也談疑作淡案徐廣曰一作德索隱一本

作德通鑑胡注澹林即德林今案胡說是也李牧傳滅澹林

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正與此傳合案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

非林胡可知案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

亦為澹林矣林胡以同聲通用澹林又作澹林通轉耳西抑疆秦

南支韓魏補注先謙曰案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

音鉅依反五字後會趙王遷立補注先謙曰案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

開護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補注先謙曰案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

相如傳之顏聚趙策作顏聚案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

最少見取故書傳中取字皆謂作最案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

者依史記改之耳是呂為秦所滅今臣竊問魏尚為云中守軍市

租盡已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補注先謙曰案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

是史記解通鑑胡注引或作私廩假貸又史記無出字案隱軍

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說是也或云官所別稟給也胡三

省云余謂當從漢書以私養錢是也呂饗賓客軍吏舍人是呂匈奴遠

避不近雲中之塞虜當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

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補注先謙曰尺籍所由書軍人

如漢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尺籍書下縣移家人子謂庶人之

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

家尺籍也十一字道鑑胡注引顏注謂庶人之家子也尺籍書故

尺籍者謂書其新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

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二歲也故

與意同案詳是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

文意索隱是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

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呂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

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補注先

紀作罰及之非也案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

也補注先謙曰上文數處皆言廉頗李牧故曰廉頗李牧不能

為頗字下雖得廉頗李牧本傳贊為不能用頗牧以頗牧二字

其證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補注先謙曰案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

魏尚復呂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日車戰之士也補注周壽昌曰史補傳以戰車為郡及云臣從

漢紀作主中尉及郡國車士十年景帝立補注先謙曰案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

官通呂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補注先謙曰案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

云魏尚槐里人也補注先謙曰案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

汲黯字長孺潁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補注先謙曰案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

通志王先謙曰風俗通衛宣公太子伋之後居汲因汲為氏案至

黯十世世為卿大夫補注先謙曰案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

馬孟康曰大臣任補注先謙曰案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

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

相攻固其俗不足呂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



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  
謙曰通鑑胡注引此近也上有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

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已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

補注王念孫曰史記臣過河內及河內貧人河內倉粟三河內皆因發倉粟振之是時河內先經河南故曰臣過河內傷水  
已至河內而發倉粟振之是時河內先經河南故曰臣過河內傷水  
皆因發倉粟振之是時河內先經河南故曰臣過河內傷水  
是也通鑑三河內並依史記作河南請歸節伏矯制舉師古曰

而行之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驕恥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

迺召為中大夫呂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

言治官民好清靜補注齊召南曰治官理民擇吏任之  
也鄭當時為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云律  
太守部尉諸侯內史各一人卒史書生各十人全掾各一人  
亦是以為郡縣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責大指而  
亦是也楊三省云據漢制郡守之屬有丞掾曹掾史責大指而  
已不細苛黯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太守稱之上聞召為主

爵都尉補注齊召南曰按公卿表黯以建元六年為主爵都尉

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史記  
為人性倨少禮師古曰倨傲面折不能容人之過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史記  
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史記  
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安益之為人補注

伯梁人為孝王將素抗直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補注  
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史記亦呂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

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黯見蚡未嘗拜

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  
此也史略其辭耳補注周壽昌曰古詩上希亮矣曰觀黯計語如  
帝所云云之語先謙曰周壽昌曰古詩上希亮矣曰觀黯計語如  
紀作上曰吾欲與政治治亮舜何如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  
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

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態也補注先謙曰索隱曰索隱  
所具反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諠

告者數終不瘳師古曰瘳猶病也如瘳曰杜欽所請病滿三月上常賜  
滿三月則當解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傅  
百病即合解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傅  
嚴終疾病假滿百日合解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傅  
未要舉停此則出自特恩其常員百日例罷沿漢制也  
云病滿三月免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

職居官亡已瘳人師古曰瘳猶病也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

弗能奪也師古曰賁猶病也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  
去雖目謂賁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  
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如說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史記  
見大臣則御坐為起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  
然則踞廁者輕之也前漢五十

見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史記  
今觀武帳置兵閣五兵於帳中師古曰孟說是也補注先謙曰  
嚴終兵則不坐武帳也先謙曰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  
集解韋昭云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  
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史記  
以得此於君張湯曰更定律令為廷尉更故也黯質責湯於上前

師古曰質封之也補注先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補注  
先謙曰史記質上有數字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

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師古曰言何為乃而公曰此無種矣

師古曰言當時與湯論議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補注  
先謙曰史記作黯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謂公卿果然補注  
守高不能屈心毅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謂公卿果然補注  
謂字官本作為史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師古曰  
足言懼也也師古曰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師古曰  
民不安矣也師古曰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師古曰

法一何句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黠務少事間常言與胡和  
親毋起兵師古曰每四上方鄉儒術師古曰鄉尊公孫弘及事益  
多吏民巧師古曰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臣幸師古曰幸  
官本而黠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己阿人主取容師古曰容  
詳弘傳官本面斥之互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  
陷人於罔自為功師古曰功上愈益貴弘湯  
引湯心疾黠雖上亦不說也師古曰說上愈益貴弘湯  
傳信欲誅之已事師古曰事弘為丞相適言上曰右內史界  
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黠為右內史師古曰徙  
至太初元年乃更名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  
然黠與亢禮或說黠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師古曰下  
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不拜師古曰拜信為重也按黠下云反不重邪史  
記作大將軍尊重益貴師古曰益黠曰夫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師古曰不  
能降貴已證大將軍間愈賢黠數請問臣朝廷所疑遇黠加於平  
日淮南王謀反憚黠曰黠好直諫守節死義師古曰死難惑以非四字語意  
更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師古曰發式說反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黠言  
益不用始黠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黠  
同位黠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黠時丞史  
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師古曰過黠之丞史記作黠時丞相史則謂故  
黠列為九卿時之丞師古曰丞黠心不能無少望也望也見上言曰  
相史二義未知孰是師古曰孰黠罷上曰人果不可召無學觀汲黯之言曰益  
甚矣師古曰甚汲黯之言曰益甚矣師古曰益汲黯之言曰益甚矣師古曰益  
汲黯之言曰益甚矣師古曰益汲黯之言曰益甚矣師古曰益汲黯之言曰益甚矣師古曰益

上文云上方鄉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師古曰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臣幸師古曰幸  
官本而黠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己阿人主取容師古曰容  
詳弘傳官本面斥之互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  
陷人於罔自為功師古曰功上愈益貴弘湯  
引湯心疾黠雖上亦不說也師古曰說上愈益貴弘湯  
傳信欲誅之已事師古曰事弘為丞相適言上曰右內史界  
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黠為右內史師古曰徙  
至太初元年乃更名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  
然黠與亢禮或說黠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師古曰下  
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不拜師古曰拜信為重也按黠下云反不重邪史  
記作大將軍尊重益貴師古曰益黠曰夫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師古曰不  
能降貴已證大將軍間愈賢黠數請問臣朝廷所疑遇黠加於平  
日淮南王謀反憚黠曰黠好直諫守節死義師古曰死難惑以非四字語意  
更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師古曰發式說反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黠言  
益不用始黠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黠  
同位黠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黠時丞史  
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師古曰過黠之丞史記作黠時丞相史則謂故  
黠列為九卿時之丞師古曰丞黠心不能無少望也望也見上言曰  
相史二義未知孰是師古曰孰黠罷上曰人果不可召無學觀汲黯之言曰益  
甚矣師古曰甚汲黯之言曰益甚矣師古曰益汲黯之言曰益甚矣師古曰益  
汲黯之言曰益甚矣師古曰益汲黯之言曰益甚矣師古曰益汲黯之言曰益甚矣師古曰益



長安城外四面之郊耳邑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補注請謝賓客  
劉奉世曰近郊乃三十里蓋字誤然不必分別遠近  
黃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師古曰恐不自見年少官薄其慕長者如恐不稱師古曰恐不自見年少官薄  
者禮意不稱所自見即以爲嫌然自見當屬上句先謙曰史記本  
作其慕長者如恐不稱師古曰恐不自見年少官薄其慕長者如恐不稱師古曰恐不自見年少官薄  
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師古曰大父謂祖父行音  
行字武帝即位當時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  
右內史師古曰武安魏其時議師古曰議田蚡及賈嬰  
注在魯貶秩爲詹事遷爲大司農補注齊召南曰按史記作遷爲  
事下貶秩爲詹事遷爲大司農補注齊召南曰按史記作遷爲  
元光中史文偶失檢處也大司農大農令是也當時爲大農令在  
亡雷門下者補注宋祁曰邵本無下字王念孫曰案景祐本亦無  
引此皆無下字史記同執賓主之禮曰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  
產印奉賜給諸公師古曰印音牛向然其饒遺人不過具器食  
按管子版法盤食也補注沈欽韓曰具史記作算徐廣曰算竹器  
質飲字書無質字說文質竹器也則作算質者皆質之壞脫此作  
具益非風俗通也禮記太尉黃璣章孝子負薪并步磨一  
此本字亦與管子同作質皆質之誤然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  
下長者師古曰下云言上不必復云說字上下屬皆不成句顏說  
非也說當讀曰悅聞說猶言暇豫也候上從其推轂士及官屬丞  
容悅豫之時其所進言未嘗不及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  
史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舉又如車轂之運轉也有味  
推作常引弓爲賢於己爲至美之言常以爲視己倍賢也未嘗名  
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曰  
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清曰治行謂莊嚴  
嚴之誤也二字見後漢書竟傳又吳漢傳朝受上曰吾聞鄭莊行  
詔夕則引道初無遊嚴之日辦嚴與裝嚴義同上曰吾聞鄭莊行  
千里不齋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趨向也

漢書補注 卷五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和音胡不敢甚斥臧否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不敢甚引當否如漢  
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其後不堅之類也  
任人賓客師古曰賓客謂受顧貨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賓客  
於司農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司農司農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司農  
農人集解徐廣曰人一作入臣瓚曰任人謂保任人賓客爲大  
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適負也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司農  
獨推也此云幸較亦謂合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幸較也先謙  
案本書下人字作入與賓客對舉是也兩通諸家解皆云任賓客而略  
人字富商大賈之屬與莊賓客並爲大農幸較取利也人多通負  
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曰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  
史如清曰丞遷汝南太守數歲呂官卒昆弟曰當時故至二千石  
者六七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兄弟子孫以莊故子孫二字不當  
時始與汲黯列爲九卿內行修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兄弟子孫以莊故子孫二字不當  
師古曰落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兄弟子孫以莊故子孫二字不當  
點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承人乎當時死家亡餘財  
先是下邳翟公爲廷尉師古曰下邳音杜邱音圭京兆縣名也補注齊召南  
賓客亦填門師古曰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靜無人行也後復  
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師古曰署曰一死一生週知交情  
一貧一富週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週見師古曰見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  
如是亦何已成名哉楊子爲孝文親誅帝尊曰信亞夫之軍師古  
補注先謙曰楊官本作揚師古曰揚曷爲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師古  
故曰此言激文帝也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終

1077

漢書五十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漢書五十一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山穎川人也祖父祛補注先謙曰官本傳作祛故魏王時博士

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言傳山受學祛所言

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不專精也嘗給事穎

陰侯為騎師古曰為騎者常騎馬而從也補注沈欽韓曰通鑑胡注

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師古曰借秦為喻言借秦之失為喻名曰至言補注先謙曰至言

而惡至言至言與諸侯對見至言即直言之謂至之言為極也

文選鄒陽上吳王書察其至言善引引劉向周易注云至極也

極言猶至言也蔡邕傳傳入華蓋言善義及與賓客語未嘗不極也

三權三日開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論衡至言棄捐聖賢距逆

義故與此同今人多以至言為至善之言幾疑山自名至言為夸

矣其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臣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

臣山是也臣不敢曰久遠論願借秦為喻論唯陛下少加意焉夫

布衣章帶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章帶曰單章帶無修身

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補注先謙曰言秦修身

後世秦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言秦修身

子遇不遇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言秦修身

役事也罷讀曰疲師古曰言秦修身

言疲於役使也師古曰言秦修身

罪者眾也盜賊皆依師古曰言秦修身

山為阻故云滿山師古曰言秦修身

遠視有異志也傾耳師古曰言秦修身

而聽言樂禍亂也師古曰言秦修身

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此

作凡是始紀閭內離宮三百閭外四百餘此總計之詞又云乃

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三百餘此總計之詞又云乃

移而具先謙曰官本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

鐘作鐘古本通借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

為房也一說大陵曰河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師古曰阿房者

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曰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師古曰阿房者

日例補注何焯曰一說近是然始皇紀云阿房宮則阿房宮地名也師古曰阿房者

之解為其地在渭南上林苑中東方朔傳所謂阿城其遺址也師古曰阿房者

之東西五里南北千步補注先謙曰始皇紀云阿房宮東西五

步南北五百從車羅騎四馬騶馳旌旗不燒師古曰阿房宮東西五

騎馳騁無所迫師古曰阿房宮東西五

日注屈曉下當有也字先謙曰屈曉音官本樓並作樓師古曰阿房宮東西五

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師古曰阿房宮東西五

引應劭云馳道天子道也道苦今之中道然東窮燕齊南極吳楚師古曰阿房宮東西五

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師古曰阿房宮東西五

同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補注先謙曰阿房宮東西五

諸侯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師古曰阿房宮東西五

央三丈也不如今及入其車馬蓋沿秦制師古曰阿房宮東西五

服虔曰作壁如甬道師古曰阿房宮東西五

堅隱之使師古曰阿房宮東西五

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阿房宮東西五

庫曠日十年師古曰阿房宮東西五

注先謙曰始皇紀師古曰阿房宮東西五

三泉下師古曰阿房宮東西五

之也音師古曰阿房宮東西五

謀曰官本治作呂珠玉飾呂翡翠師古曰阿房宮東西五

雄雌異名也師古曰阿房宮東西五

理器珍也師古曰阿房宮東西五

重也師古曰阿房宮東西五

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達師古曰阿房宮東西五

皆非師古曰阿房宮東西五

通呼物一出改為一類師古曰阿房宮東西五



呂熊熊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師古曰師厚也

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師厚也

仲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已

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呂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師厚也

犯也師古曰師厚也地之曉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師厚也

江皋河頽雖有惡種無不獲大師古曰師厚也日限盛也補注先謙曰狼倖

也說詳文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

道不用殺之論曰龍逢箕子之賢身死亡而文王

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探薪之人皆得盡其力師古曰師厚也

大雅板之詩曰詢于芻蕘此周之所呂與也故地之美者善養

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師古曰師厚也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古曰師厚也執重非特

漢書補注 卷五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

而不敢自盡又遇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補注宋祁曰

震之吕威壓之吕重師古曰師厚也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

摧折者哉師古曰師厚也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

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師古曰師厚也

過之史常在君側也師古曰師厚也反警誦詩諫師古曰師厚也公卿比諫師古曰師厚也

於道商旅議於市師古曰師厚也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

之見義而從之所呂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

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補注先謙曰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師古曰師厚也

日饌酒與膳同進食日饌膳者少師古曰師厚也祝餉在前祝饌在後師古曰師厚也

食不下也呂老人好饌饌故為備祝日祝之補注宋祁曰饌當作

饌同先謙曰後漢明帝紀祝饌在前祝饌在後與此不同案祝饌

當從明紀祝饌當從本書祝饌之義饌下云饌饌也饌下

饌饌下云饌饌也饌饌下云饌饌也饌饌下云饌饌也饌饌下

奉杖大夫進履舉賢呂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師古曰師厚也

者故呂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師古曰師厚也立輔弼之臣者恐

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

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

國富有天下破六國呂為郡縣築長城呂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

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師古曰師厚也

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暴虐殘賊天

下窮困萬民呂適其欲也師古曰師厚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補注宋祁曰

過歲三日補注王充曰王制云文王時歲三日當作歲不過三日此禮記

年目下皆然按周禮均人云豐年用三日中日用二日無

與功是古者力役與於農隙之時以冬三月為農隙一年一句而三

止以三月為農隙一日無年而力役不過三日也若云不過歲三日則

皇帝呂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



德師古曰為漢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  
諸吏補注錢大昭曰諸吏中常侍皆加與之駝駝射獵師古曰駝  
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反補注宋祁曰江蘇本廷作臣  
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  
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廢馬曰賦縣傳師古曰  
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謂其賦役  
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  
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褚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  
師古曰衣褚於既反補注沈欽韓曰書其罪於衣褚今時猶然周  
官司圖加明刑師古曰以版書其罪狀與姓名著於背表示於人  
亂下大署府於其背曰詔貴貴友貧官理母先諫曰等教之人不  
復衣褚沈欽韓曰明刑之事於衣褚下是而賜之衣人曰赦歸與父子  
合解見下文官本注衣褚下是而賜之衣人曰赦歸與父子  
兄弟相見上經其無髮則賜之巾憐其貧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  
衣褚書背則賜之衣也文特參錯其辭前漢五十一  
喜師古曰是曰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旨相陛下也師古曰  
助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  
之所旨願陛下也師古曰天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  
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補注先謙曰說  
從容延年之意也說詳韓信傳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  
風師古曰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  
狐補注宋祁曰免疑作蒐先謙曰此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  
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  
者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師古曰夏歲二月師古曰時正月十月為歲  
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夏音胡雅反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修先王之道下則為之為作謂為講古通  
王引之云夏與漢之二月皆建卯之月也因修先王之道故以三  
代信之而稱皇歲二月欲明所用之二月合於古耳非謂漢之二

月在子月不在卯月也漢紀文帝紀載此文正作歲二月無夏字  
蓋漢初之二月與夏同故或言夏歲二月或言歲二月義得兩通  
若漢初以夏之二月為五月則漢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  
之名與夏絕殊苟說不得首夏字矣師古曰言乃可意意  
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師古曰言乃可意意  
非謂可意意也古者大臣不嫌也音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齊  
嚴之色肅敬之容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補注先謙曰君  
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諸曰樂補注沈欽韓曰新書  
人不並奏樂樂則左右侍御者侍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  
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侍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  
皆務其方曰高其節師古曰方謂廉隅也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  
盡心曰稱大禮師古曰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  
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  
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恐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  
廷論議夫游不失樂補注先謙曰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補注先謙曰  
之事不軌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  
諫曰為變先帝法非是補注先謙曰漢紀上書及諫除鑄錢令並  
後云云是前上書不同在五年案除鑄錢令在五年據此文其  
年明矣通鑑列前書於二年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補  
孫云訟古通作詞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漢書陳  
湯傳谷永上疏訟湯漢紀作誅其誅也子京述誅當作訟而後  
人輒改之持未達六書假借之旨先謙案訟作誅古借字然非所  
謂六書假借之旨又言樂唐子為不善足曰戒師古曰侯侯侯侯  
目也王說誤矣又言樂唐子為不善足曰戒  
南王傳此云樂武樂奇也文記作棘補侯樂武高王傳棘補侯  
太子奇不云樂武樂奇也文記作棘補侯樂武高王傳棘補侯  
侯樂將軍功臣表云棘補侯樂武高王傳棘補侯  
疑樂將軍功臣表云棘補侯樂武高王傳棘補侯  
子不可考矣章下詰責  
也而可曰易富貴貴者人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柄令民為之  
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長謂養也言此事宜速禁  
可長非長久之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曰廣諍爭

之路也其後復禁錮錢云補注先錄曰景帝中六年定錮錢市律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

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曰文辯著名久之吳王曰太子事

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

引秦爲論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

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未央宮師古曰

曲臺殿蓋緣懸衡天下衡服曰關西爲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清曰

秦宮而名懸衡天下衡服曰關西爲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清曰

古曰此說秦自曰爲威力猶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

之據則此說從橫之事耳服釋是也補注王念孫曰如說是也縣

衡天下謂法度加於天下耳李善注文選仍用如說引申于曰君

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皆謂衡爲從橫

之權則縣衡二字義不可通且始皇已滅六國無庸連衡也下文

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乃說二世時事與此無涉亦非以從橫對

文也先謙曰官本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注權作衡是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音子

文選李善注廣雅曰振呂叩函谷咸陽遂危叩擊也何則列郡

引也言相引以爲援也補注先謙曰引素爲論以見富強不足時

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補注先謙曰引素爲論以見富強不足時

爲今胡數涉北河之外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史記曰秦惠王上覆

飛鳥下不見伏菟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不

也師古曰覆畫是也音芳曰反補注劉奉世曰上胡飛鳥下盡伏菟

蘇說最近之說已知趙連句以吳交越不欲斥言故諱其辭而云

胡政趙連吳四國有怨故兵不專梁淮陽不能關城不休救

助已欲吳王曉其辭辭也然文意辭辭故不可通關城不休救

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補注宋祁

至轉粟流輪千里不絕何則疆趙實於河間師古曰趙幽王爲呂

子六王追怨惠帝時事一說是也割濟南琅邪乃城陽顧於盧博

在呂后制制時與惠無涉官本注王台二字作后城陽顧於盧博

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官本注王台二字作后城陽顧於盧博

地王章樂地王與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呂二邵王之章失職

歲餘樂與居樂死後王與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呂二邵王之章失職

北地先謙曰文選注引孟說又曰二邵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

所封興居樂死後王與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呂二邵王之章失職

居封興居樂死後王與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呂二邵王之章失職

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爲三王

師古曰三子謂淮南衡山濟北也此三子見還殺恩墓欲報怨也

引宋祁曰別本注文淮南衡山濟北也此三子見還殺恩墓欲報怨也

欲報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清曰皆

怨兵反天子來討四國但有意不肯專爲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諸

先謙曰陽意本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爲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諸

國不肯專爲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諸國不肯專爲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諸

入邊諸國各懷私怨大王不以爲憂恐無專救漢意而謬言胡數

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治解其意故云不能爲吳二說相成

義乃可明最爲得之如說四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

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古胡爲趙難越爲吳難不

國不敢相攻師古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古胡爲趙難越爲吳難不

攻長沙而後還舟師古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古胡爲趙難越爲吳難不

地沈欽諱曰水經注引蘇林曰青陽長沙縣也西地廣記潭州長

沙縣故青陽地秦始王二十六年荆王歇青陽以西是也先謙曰

文選注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蘇林曰青陽水名也

水長沙劉說不厭胡越水陸共代漢也善云此同孟康之義也案

又進然不敢斥言侵吳也其隱顯之義善注備之雖使梁并淮

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呂越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日鷄**大鷄也如治曰鷄鳥比諸侯鷄比天子師古曰鷄擊之鳥  
鷹鷂之屬也鷄自大鳥而鷄者耳非鷄也象古巢字鷄音同  
**全趙之時**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補注先謙曰全趙之時猶韓  
安國傳云全代之特也文選注引應劭曰後分爲三  
**武力鼎士袞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袞服盛服也鼎士  
羣也在邯鄲袞衣州縣之縣補注大昭曰說文袴衣袞服即  
袞服也袴字在新刑中亦謂之袴服左傳五年說文袴衣袞服  
以均服爲黑服古戎服也戰國策立師觸龍曰老臣兼思舒頤  
願公補黑衣之數師宮子云黑衣戎服先謙曰文選注服虔  
曰袞服大盛衣黃黑也補注  
叢臺本臣墳諫布見古史引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師趙樹王友  
也湛讀曰沈所敗於泜南遼山泉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  
**西也**師古曰厲王名胡王長也然而計議不得補注先謙曰然  
亦爲然與則同義故然可然文選作然則  
古者然而說詳萬石君傳雖諸貴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諸  
謂孟喜言故顧大王晉璽而已師古曰畫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  
古勇士也故顧大王晉璽而已師古曰畫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  
**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張晏曰據山谷各國立爲天子諸國聞文帝入  
明意不安也臣瓚曰文帝入關而立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慄  
未明而起師古曰瓚說是補注先謙曰寒心如履冰也銷志成逸

列傳第二十一

雍所曰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補注先謙曰新垣平以謀反誅也言齊北蜀王之死者皆以象平等故非天子臣不厚也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補注先謙曰謂漢用事大臣深謀難測如鼂錯是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如淳曰新垣平許言鼎在泗水之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鬱其在乎弗迎則不至爲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服虔曰過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師古曰言吳當絕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應劭曰章邯爲雍王高祖曰水灌其城破之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水作灌下荆王攻項王皆灌人妄改兵不暫行師古曰言無所稽留不廢於項王先謙曰文選注攻之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水攻則章邯呂亡其城陸擊則荊王呂失其地如淳曰羽敗走此也謂項羽敗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險之慮也師古曰言漢朝之安諸侯不當妄起邪意應詒是也補注劉敞曰袁讀曰袁先謙曰國家謂吳言高帝之功成乃有天命乎今所可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補注宋祁曰內疑作納先幾幸也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補注宋祁曰內疑作納先



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

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智略慨不苟合師古曰悅

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師古曰介謂間別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

等疾之先謙曰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曰惡謂讎也

陽吏將殺之陽客游曰讒見禽恐死而負榮師古曰榮音力瑞反

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曰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

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

集解曰如消曰白虹兵象也太白食昴義亦如之補注曰先慎曰

然也師古曰虹貫日者事不成矣後問軻死事不立太子曰吉如其

乃軻發後事陽特舉以見軻之事師古曰軻之精誠遠天取與軻先生之事為配

如李泥於正文以見虹貫日不微知事不成師古曰此文與字之義衛

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師古曰昭王不為秦伐

也師古曰昭王不為秦伐

誠字引宋祁曰精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師古曰畢議願知

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斥王也

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執察之昔王人

獻寶楚王誅之應劭曰下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執察之昔王人

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師古曰玉尹

極刑張晏曰李斯諫二世以是呂箕子陽狂接輿避世張晏曰接

陽狂避世師古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

胡亥之聽師古曰以謬聽母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

心子胥賜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為賜夷受子胥之江賜夷膝

字下當有也字先謙曰索隱韋昭云以皮作賜夷形名曰臣始不

信遇今知之願大王執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師古曰初

也故初不相識師古曰初不相識

字上安增不相識三字師古曰初不相識

傾蓋也師古曰初不相識

丹事師古曰初不相識

假王師古曰初不相識

秦而故於燕魏也師古曰初不相識

是呂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師古曰初不相識

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呂齊終死師古曰初不相識

不信於諸侯師古曰初不相識

晉注令閔王厚葬以敬齊此蘇代為燕王非蘇秦也師古曰初不相識

止一端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師古曰初不相識

厚遇之還故中山補注先謙曰魏世家樂羊為魏文侯拔中山說

與孟子同時問答諸侯攻中山為軍人吮疽無白圭取中山之說

有五盡必亡後中山果亡於趙齊王為燕所破師古曰初不相識

也此蓋別一實當後中山亡時苦前中山之見滅於魏時代不相及

時為魏將兵者官本注不重魏字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

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呂駢驪師古曰駢驪馬也

有讒諂而更食呂珍奇之味師古曰珍奇之味

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呂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

相信師古曰剖心析肝







鄒大義鄒氏曰齊人也應劭曰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賊妬

言也適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

言也適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

言也適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

言也適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

言也適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

言也適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

言也適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

言也適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

言也適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

言也適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

言也適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

言也適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

言也適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

言也適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

言也適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

言也適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

言也適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

言也適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

仁人之於兄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已後世稱之魯公

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曰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

獄有所歸師古曰歸罪也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師古曰季友慶父

春秋曰為親親之道也師古曰公羊之說也魯哀姜薨於夷孔子

齊桓公法而不誦曰為過也師古曰叔而後殺閔公齊人殺之於夷夷

齊地也法而不誦者言守法而行不能權用權呂免其親也師古曰

法門也法門即正門史記賈生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

又云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家語七十二弟子

義師古以法為守法則法義稍迂師古曰是說天子徵幸梁事不奏

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師古曰

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師古曰之去吳則為六國七當為六

字之誤下文校和傳吳王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吳

齊王自殺不得立嗣師古曰首善即立其子此云不得立嗣者蓋嘗有為

者耳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攢謂濟北王曰師古曰

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攢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

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師古曰

又非有奇怪云云師古曰待難也師古曰如清曰其有奇材異計欲曰非有

言確謀助力既不能守待變難而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

改云作亡子謂云善要須改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師古曰



說苑所稱特以後事加前書爲不同也文選作待至者昌失全者亡齊世家湔于髡曰舜無立錐之地呂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呂得全昌失全亡

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鄭氏曰音傍滄之滄

父音字上智有命注須後文為訓故必待喻字乃足沈欽韓  
日達周書天地之間有逾無善用道者絕無窮孔見注論寒也一

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謂棄火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謂日文

救火也補注先謙曰夫湯止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

射者也補注先謙曰夫湯止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

步而射百楊葉之大加百中焉謂周君曰善由基楚之善

其止也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探弓持矢也謂周君曰善由基楚之善

非止見百步之中故福生有基禍生有胎謂周君曰善由基楚之善

胎禍何自來謂周君曰善由基楚之善

納福之義也謂周君曰善由基楚之善

單極之統斷幹謂周君曰善由基楚之善

盧矢其義矣謂周君曰善由基楚之善

其有時而盡師古曰舊亦磨也底末石也厲種樹畜養不見其

益有時而亡師古曰舊亦磨也底末石也厲種樹畜養不見其

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

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師古曰鄉呂誅錯為

名漢聞之斬錯呂誅諸侯枝乘復說吳王師古曰鄉呂誅錯為

萬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又邱作武王始通此已云而距

然無解復說也何焯云前篇諸侯之文此作孝王中郎枝乘為書

後人以吳事寓言之也先謙案據說苑吉梁孝王中郎枝乘為書

書異耳師古曰鄉呂誅錯為

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補林開在勝州榆林縣東三十里東北臨

河秦匈奴之處於此開皇三年於此築城置榆林郡城南北至都

塞按始皇本紀三十三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

陰山三十六年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正義曰北河謂勝州也榆中

即今勝州榆林縣徐廣謂金城之榆中非也秦長城起自臨洮今

出於秦之北門西至西羌所居縣中也又趙策武靈王時累卒發入

趙世宗秦之上郡近打關至於榆中距羌之塞師古曰打關西南

補注宋祁曰打關從州下同王念孫曰史記西南夷傳云秦時常

領諸通五尺道此諸國頗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東北

而而蜀故微也司馬相如傳西南夷而於諸國置吏及漢興皆東北

當通而蜀故微也司馬相如傳西南夷而於諸國置吏及漢興皆東北

力一心呂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

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

之所明知也師古曰鄉呂誅錯為

之義師古曰鄉呂誅錯為

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

之所明知也師古曰鄉呂誅錯為

之義師古曰鄉呂誅錯為

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

之所明知也師古曰鄉呂誅錯為

之義師古曰鄉呂誅錯為

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

之所明知也師古曰鄉呂誅錯為

之義師古曰鄉呂誅錯為

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呂為吳禍師古曰言勤王之此臣  
所呂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呂皆於漢李奇曰呂者量也師驚猶蠅  
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謂當之也納音茂又  
者人悅反補注先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師古  
失其常分今漢親誅其三公呂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  
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  
而居過於中國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補夫漢并二十四郡十  
七諸侯方輪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  
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王也四方更輪錯互更出攻  
也如清曰東方諸郡呂封王侯不呂封者二十四耳時七國謀反  
其餘不反者十七也東山吳王之府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  
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輪錯出貢賦入於天子猶  
不如吳之富也補注王念孫曰方猶並也言郡國之貢賦並輸  
出運行之不絕也淮南子論篇注方並也微子曰小民方與相為  
難宋世家方作並荀子正論篇注方並也微子曰小民方與相為  
今也漢書刑法志並作方是方與並同義呂刑方告無辜於上謂  
並告無辜也鄉射禮不方足謂不並足也爾雅大夫舟謂並兩  
舟也沈曾植曰地理志吳東有海鹽山之銅此所謂東山蓋即  
章山也東山文選誤山東又注引張云錯互出攻明此注下更字衍  
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師古曰海陵縣名也  
自給也晉灼曰海陵海中為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東漢書  
倉師古曰瓚說是也鄉射禮注錢大昭曰海陵縣名也東漢書  
本大倉作太倉治官修治上林雜曰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  
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孟康曰曰江水洲為苑也章昭曰長洲在  
元和志長洲苑在蘇州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  
臨道長洲苑在蘇州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  
有曲臺殿補注宋祁曰海水朝夕為池也師古曰先漢圖未央宮  
史記曰者傳所謂地不足東南上以海為池也朝夕後漢圖未央宮  
汐字戲說類編海潮汐池也海濤朝曰朝夕後漢圖未央宮  
壘副曰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呂為大王樂也師古曰言  
游宴之處論天子也補注宋祁曰景祐本無以字王念孫曰景祐  
本是也此以字涉上文此臣所以為大王患而衍上文當有以字  
此不當有三復之而其義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師古曰十  
自明漢紀文選皆無以字

五分無患故不然而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  
林黃頭循江而下舟立黃旌於其端也師古曰鄧通曰權船為黃  
頭即蘇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羽林騎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  
自太初以後始有此篇蓋出後人假託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  
之饒道師古曰饒字補注錢大昭曰魯東海漢紀作虜東海  
郡以絕其道也地理梁王飭車騎昌戰射師古曰飭與積乘固守  
志有魯國東海郡梁王飭車騎昌戰射師古曰飭與積乘固守  
呂備榮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師古曰已夫三淮  
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齊王殺身呂滅其跡王將閭  
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樂布聞齊初與三國有謀伐之王懼  
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後樂之王懼  
已稱之古傳不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魯東海漢紀作虜東海  
同當有誤者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魯東海漢紀作虜東海  
見諫也文選南官本齊國為齊所扼不能出而合兵非謂趙四  
邯鄲按諸傳吳王正月先起兵二月敗走中問五十日爾三國圍  
齊三月不能下漢兵至乃引歸解圍而後走齊王自殺則當在吳走  
後一月外事又乘此書云梁固守以待吳飢則是未飢以前安得  
已知齊王殺身與四國不得出兵及遣四之詳此不可掩亦已明  
矣師古曰言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  
十里張韓將北地如清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時皆北地兵方  
也吳軍之北呂距吳非北地張羽韓韓安國也時皆北地兵方  
不將漢兵如說非也補注先漢書左右也後弓高侯竟將輕騎絕兵  
服虔曰韓韓當也如清曰宿軍左右也後弓高侯竟將輕騎絕兵  
吳糧道師古曰宿止也言弓高所將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也  
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補注先漢書左右也後弓高侯竟將輕騎絕兵  
紀休軍不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  
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補注錢大昭曰  
帝元鼎四年而景帝時已有弘農都尉何也漢初弘農當屬河南  
郡蓋為河南郡尉而治弘農元鼎中因郡尉治為郡治耳沈欽  
韓曰子訓函谷關本在弘農乘久為大國上實與英俊並游得其  
所好不樂都吏已病去官復游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補注  
日西京雜記梁孝王遊忘憂之館集遊士各使屬辭賦乘為月賦羊  
路喬如為鶴賦公孫龍為文鹿賦鄒陽為酒賦公孫乘為月賦羊

勝為屏風賦安國作凡賦不成鄒陽代作陽安國罰酒三升孝

賜枚乘路喬如綈五匹先謙曰藝文志賦家有枚乘賦九篇

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適居安車

蒲輪徵乘師古曰蒲輪曰蒲裹輪乘道死師古曰道在道病死也

是道字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適得其孽子皋師古曰皋字少孺

乘在梁時取皋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怒師古曰

有乘字更分舉數千錢畱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師古曰共

王也子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元從爭師古曰元從散職之從王

謙曰官本無見讒惡遇罪師古曰惡謂元從言其短惡之事補注

惡與惡同說文說相毀也玉篇烏古切廣韻又烏路切惡之事非也

謂讒毀也戰國策史記家室沒入皋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關自

陳枚乘之子得上得之大喜師古曰越本是大喜越本無之字上

得者即謂上得之無庸更加之字張耳陳餘傳陳涉生平數聞耳

條賢見大喜但言見而不言見之文義正與此同漢紀孝武紀相

如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部二海覽文部三及十六引此並作上得

無之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師古曰平樂館

之拜為郎使匈奴皋不通經術詠笑類俳倡師古曰詠嘲也俳人

也該音次律音排朝音竹交反補注宋祁曰注文嘲南為賦頌好

本作嘲後人不識改從嘲耳先謙曰官本竹上無音字為賦頌好

嫚戲師古曰嫚戲曰故得媒賁貴幸師古曰媒賁也貴幸比東方朔郭

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師古曰武帝春秋二十九適得

皇子羣臣喜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祿祝師古

月令記於高禘高禘求子之神也武帝祿太子喜而立此祿祝

而令皋作祭祝之文也師古曰武帝祿太子喜而立此祿祝

字王先謙曰按立皇子祿祝師古曰武帝祿太子喜而立此祿祝

帝春秋二十九適得皇子與武帝子傳年二十有九適得太子受詔所為皆不

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皋奏賦已戒終師古曰令慎皋為

賦善於朔也師古曰何焯曰奏賦戒終有詩人之從行至甘泉雍河

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

馭狗馬薨薨刻鏤師古曰薨薨也薨薨也薨薨也薨薨也薨薨也

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

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師古曰沈欽韓曰西京雜記皋文章敏

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疾書難制用枚皋廟廟之下高文典

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下筆而成初不謂

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責皋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

又言為賦迺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嫚東方朔如

詆嫚也詆嫚也詆嫚也詆嫚也詆嫚也詆嫚也詆嫚也詆嫚也

得其意師古曰詆嫚也詆嫚也詆嫚也詆嫚也詆嫚也詆嫚也

開座李善注問作問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師古曰百二十篇

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師古曰百二十篇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師古曰鉅鹿縣之里名父為里監門

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為牒編用寫書師古曰小簡曰

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

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

不知其處今流俗書曰地理志山邑無石邑無石邑無石邑無石

石邑丞晉灼所見乃誤耳坐法免復為都吏元鳳中廷尉光治

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張晏曰光治元鳳六年為廷尉四年

先漢曰官不注張晏作論古是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

廢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

之禍而桓公呂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師古曰伯

王不終師古曰趙王如意諸呂作難而孝文為大宗師古曰

王不終師古曰趙王如意諸呂作難而孝文為大宗師古曰

王不終師古曰趙王如意諸呂作難而孝文為大宗師古曰

王不終師古曰趙王如意諸呂作難而孝文為大宗師古曰







語劉居有師工之誦注誦謂歲誦也是師工之誦即為師工之風

也左傳二十八年傳聽與人之誦亦謂與人之誦也今人見風上

有之字輒疑其不訓為風師古注本謂風讀曰誦悲痛之辭也故

者不可枚舉而此文獨無注則亦如字誤讀矣

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

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也音七全反諱

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

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讒語訛也

則能受於汙濁人君之者御唯陛下除誹謗已招切言曰霍山言

下亦當忍恥病也誦音垢

諸儒生喜狂說妄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仇之開天下之口廣箴

諫之路墮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已廢治獄先謙

曰廢除也謂除

去治獄之弊政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

幸甚師古曰與天長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

日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補注錢大昭曰顏說非也漢制諸侯王

國亦有少府不名私府百官表舊事中長秋私府令長丞皆屬焉

然則私府皇后之官也諸侯王之后亦有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

之耳先謙曰廣陽燕王旦太子建所封

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

暴骨方外師古曰求為卒而隨使至匈奴也補注周壽昌曰求以

在臣已盡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

官師古曰已其言無可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

從祖父受麻數天文呂為漢厄三七之間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

年二百一十一年也至平上封事呂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

上書所謂涉三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

孫皆至牧守大官師古曰建武永平史事深刻故班氏有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已禮諫君君子已為有後師古曰臧孫達魯

公取鄒大鼎於宋哀伯諫之周內史問之曰賈山自下剗上孟康

謂剗切之也蘇林曰剗音摩厲也師古曰剗音工來反補注錢大

昭曰說文無剗字古作摩易繫辭云剗柔相摩涼房曰摩相剗切

也虎欽韓曰風俗通皇霸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曰

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孫

為大官不絕

虛受堂

孟

寶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漢書五十二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寶嬰字王孫 補注齊召南曰史記無要字觀景帝語 孝文皇后從

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 補注先謙曰索隱以言其累葉在觀津

故云父世也先謙案索隱說是言自其父以上世為觀津人說

河其親早卒齊觀津博太后令清河置國邑二百家後傳自要父

始居觀津明矣觀津屬清河後更屬信都耳在今冀州武邑縣東

南 喜賓客 師古曰喜好 孝文時為吳相病免孝景即位為詹事

先謙曰百官表楚 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

飲 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 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

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 師古曰從音干肅反補注宋 太后驪

嬰引厄酒進上 補注先謙曰通鑑明注 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

相傳漢之約也上何昌得傳梁王 補注先謙曰史 記得下何字

嬰亦薄其官 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補注先謙曰南本注也

余按師古注無何 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 補注先謙曰案胡注

傷之此其甚可哀 師古曰請音才 孝景三年吳楚反 補注先謙曰

也 不得朝請 師古曰請音才 上察宗室諸寶無如嬰賢 師古曰宗

侯宗室大臣行誅王金帛賜諸 上察宗室諸寶無如嬰賢 師古曰宗

也補注先謙曰案索隱謂宗室之中及諸寶之宗室也又姚氏

宗室任為郡國則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賜故吳改氏由

禮外宗兼母之寶也通外侯宗室為高祖宗室中諸寶氏明矣

姓女子子婦通名外宗外侯宗室為高祖宗室中諸寶氏明矣

魏晉師古注與始昌宗室氣味說不相附也宗室於人何有

史記作俱宗室外家此寶氏宗室無行者其屬籍又俱外家

之證也先謙曰下文舉諸寶宗室無行者其屬籍又俱外家

史記作俱宗室外家此寶氏宗室無行者其屬籍又俱外家

之上自是帝之同姓 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 補注先謙曰史

任 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甯可已讓邪迺拜嬰

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爰益爰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

賜金陳廊廡下 師古曰廊堂下周屋也廡門屋也音侮補注先謙

書通用郎董仲舒傳郎即郎也自來釋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

覆也廣雅無舍也廡下周屋也無此則廡是廡下之屋而廡郎

東西廡之上周廡下無廡也蓋今所謂遊廊也軍吏過郎令財

取為用 師古曰財與哉同 金無入家者嬰守榮陽監齊趙兵

斯曰時樂布擊齊擊楚擊楚擊楚擊楚擊楚擊楚擊楚擊楚擊楚

趙吳楚之兵有周亞大自將非嬰所得益若齊趙雖各遣將而嬰

得遙制之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

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 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補注四年立栗

太子 師古曰栗姬之子數曰栗太子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敬曰嬰

為傳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敬曰嬰

南山下 師古曰屏隱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敬曰嬰

為是先謙曰宋說是李廣傳亦云廣屏居藍田南山下數月諸寶

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遇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

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博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 補注先謙曰秦

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 師古曰抱也問祇

加慰自明揚主之過 師古曰慰也慰也慰也慰也慰也慰也慰也

祇謂短衣 有如兩宮更將軍 師古曰兩宮太后及帝也奏怒軍

必整人此指嬰為怒則嬰子無類矣 師古曰言成誅 嬰然之乃起

朝請如故桃侯免相 師古曰桃侯也免相也免相也免相也免相

臣有愛相魏其者 師古曰魏其也愛相也愛相也愛相也愛相也

沾沾自喜耳多易 師古曰沾沾也沾沾也沾沾也沾沾也沾沾也

或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薄之行也

或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薄之行也

或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薄之行也



音胡孟反六年寶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  
上曰蚡爲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補注周壽昌曰大司農當爲大農令時尙未更名大天下士郡諸侯益附蚡師古曰郡及諸侯蚡爲人貌  
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謂自尊高示貴龍也蚡爲人貌  
隱云顏說蚡也生貴謂自尊高示貴龍也蚡爲人貌  
傳注侵上聲短小也生貴謂自尊高示貴龍也蚡爲人貌  
貴矣故曰又曰爲諸侯王多長張晏曰上初卽位富於春秋師古  
年功也蚡歷方久蚡曰肺附爲相師古曰肺附爲相肺附爲相  
故云富於春秋蚡曰肺附爲相師古曰肺附爲相肺附爲相  
其輕薄附著大材也補注蚡詳對向非痛折節曰禮屈之天  
記作肺附下同案當作肺附詳對向非痛折節曰禮屈之天  
下不肅師古曰肅謂其屈節而下已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  
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迺曰君除吏盡未  
吾亦欲除吏師古曰凡言除者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  
庫是後迺退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責其此請  
史記云君何不遂取武庫此怒語也漢書省君何不三召客飲  
意遂不明先錄曰是後迺退謂後稍敘退也顏說未詳召客飲  
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師古曰自坐尊位也鄉讀皆曰鄉  
東鄉特坐亦言其目尊抗之意王尊傳傳劾奏丞相與中二千  
石大鴻臚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實等西鄉衡更爲貴公門之中  
亂朝廷爵秩之位禮證傳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是  
東鄉爲上也沈欽韓曰北鄉史記作南鄉是也土昏禮賓見婦道  
易姑舅席於阼始於房外南面是東鄉尊於南鄉也說苑見婦道  
篇郭隗曰今王將東面而指氣使以求臣則厥役之材至矣南面  
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是東面尊於南面  
也先謙曰北當爲南九  
由此滋驕師古曰滋益也治宅甲諸第師古曰言爲諸第之長也以甲  
教曰官本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肥厚之處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師古  
日屬及也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清曲旃也蘇林曰禮大夫建旃  
曲旃上曲也師古曰旃說也旃旃後房婦女曰百數諸奏珍珍物  
云旃旃曲旃也師古曰旃說也旃旃後房婦女曰百數諸奏珍珍物  
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師古曰奏珍珍物而嬰失寶太

后益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怠驚師古曰驚與傲同補注先  
唯灌夫獨否補注宋祁曰南本否作不顧余謂不若作驚注同是  
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補注錢大昭曰墨與蹟通史記賈  
注默然不得意也孫叔敖碑云其意常墨墨釋云漢書作默蹟  
魏受寵表寬容淵嘿亦以嚙爲默說文默犬暫逐人也讀若墨  
灌夫字仲孺穎陰人也父張孟常爲穎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  
之師古曰進薦也孟也補注宋祁曰南本孟作孟孟也  
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師古曰灌孟孟也  
屬太尉師古曰太尉孟也師古曰灌孟孟也  
千人與父俱師古曰灌孟孟也師古曰灌孟孟也  
侯彊請之彊鬱不得意補注先謙曰孟年老太尉亞夫不欲用故  
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三百八十六引漢語  
鋒陷陣遺圍旁人觀曰壯哉此君欽聞自矜遂死軍案此傳云張  
孟但舉其字文不全也先謙曰此蓋別一張孟孝也孟蒙灌姓不  
得云張又名字漢法補注宋祁曰漢法漢本傳法從軍是此自  
不符沈隱斷也漢法補注宋祁曰漢法漢本傳法從軍是此自  
字本古書見宋史說也父子俱補注先謙曰灌孟孟也  
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曰報父仇張曼  
奮師古曰奮奮也師古曰灌孟孟也  
軍頭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  
善也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  
日戲大將之旗也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師古曰  
與戲同又音宜反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師古曰  
也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處有萬金良藥故得  
無死師古曰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處有萬金良藥故得  
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師古曰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  
亡夫適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敗師古曰亡夫適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敗  
天下頽陰侯言天補注先謙曰夫爲郎中將郎將劉敞曰當云將  
言之上也





夫家在穎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  
陰事為姦利受淮南金與語言補注先謙曰實客居開遂已俱解  
師古曰兩家賓客夏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師古曰燕王澤  
處於中問和祥之蚡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師古曰燕王澤  
召列侯宗室皆往賀蚡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日酒失過丞相  
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丞相補注先謙曰史記過上有丞  
得字得過言待罪也若但云過則文不成義疑轉寫奪得字  
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強與俱酒酣蚡起為壽補注王  
集解如酒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子案據下文夫行坐皆避席  
酒至灌賢云長者為壽是為壽即大行酒也如說非  
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也如酒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  
古曰如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時坐客半夫行酒至蚡補注先謙曰  
嬰故人其餘半則皆膝席不加敬嬰夫行酒至蚡補注先謙曰  
不悅起行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  
張晏曰行酒過之為已畢如酒曰言雖貴且當盡酒以其缺劫之  
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言將軍雖貴人也請盡此觴嘻強笑也音詩  
其反補注劉放曰先謙曰畢之史記作屬之時蚡不肯  
貴人也然當畢之先謙曰畢之史記作屬之時蚡不肯  
也前漢五十二  
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補注周壽昌曰賢穎陰賢方與程不識  
耳語師古曰附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  
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適效女曹兒咕囁耳語師古曰女曹兒  
咕音昌涉反囁音人涉反補注王先謙曰史記章注咕囁附耳小  
語聲也說文帖作囁補注王先謙曰史記章注咕囁附耳小  
兒以耳語乃女兒態也中加曹字則不成義女曹兒史記但作女  
曹頭訓為兒女輩則曹字當在下明矣御覽四百六十六人事部  
引正作女兒曹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孟康曰李廣為東  
此轉寫誤倒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孟康曰李廣為東  
未央宮在長安西宮在東宮在未央宮在未央宮在未央宮在未央宮  
衛尉是廣衛尉也今眾尊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師古曰  
而李將軍除道地郭如謂曰二人同號比尊今尊一人不當為毀  
廣郭師古曰如說近之言說程令廣何地自安處補注王先謙曰  
者李廣也夫素所敬也夫曰今日斬頭穴何知程李師古曰斬  
不止也補注先謙曰穴何史記作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坐謂坐上  
陷胃集解章昭言不避死亡也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坐謂坐上  
久坐者皆起更衣稍稍去嬰去戲夫師古曰戲古也師古曰  
以其寒暖或變也稍稍去嬰去戲夫師古曰戲古也師古曰

為歷夫出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魏其侯去歷夫夫出疑漢書此  
不得出師古曰夫字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補注先謙曰夫  
適令騎馮師古曰夫常從之騎謂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  
益驕師古曰夫常從之騎謂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  
謝其驕也師古曰夫常從之騎謂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  
也師古曰夫常從之騎謂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  
置傳舍師古曰夫常從之騎謂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  
召宗室謂請召之為客也補注先謙曰李慈銘曰案蚡言今日請召宗室  
因有太后詔而行之師古曰夫常從之騎謂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  
謙曰官本注文在詔二字下案蚡言召宗室為不敬也補注先謙曰  
不敬之罪師古曰夫常從之騎謂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  
認據此知宋案未及下文但言於大坐中罵蚡為不敬是其疏  
有詔下乃宋案未及下文但言於大坐中罵蚡為不敬是其疏  
師古曰於大坐中罵蚡為不敬是其疏補注先謙曰  
其前事師古曰夫常從之騎謂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  
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魏其侯去歷夫  
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師古曰夫常從之騎謂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  
注資謀也言為夫謀使賓客請於蚡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  
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  
罪丞相與太后家廷師古曰夫常從之騎謂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  
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師古曰夫常從之騎謂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  
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師古曰夫常從之騎謂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  
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如  
日東朝廷太后朝也張晏曰會公嬰東朝補注先謙曰  
卿大夫東朝其理兩分別也師古曰夫常從之騎謂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  
不可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迺丞相曰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  
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師古曰夫常從之騎謂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  
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補注先謙曰  
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師古曰夫常從之騎謂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  
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印視天俛畫地張晏曰

也畫地分野所在也念欲作反事也師古曰印讀曰仰補注王  
文彬曰案視天畫地辟視兩宮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語意一  
貫張於下文云幸有反者當爲將立辟視兩宮間與帝吉占太  
大功此乃云欲作反事自相矛盾也師古曰辟視兩宮間與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辟視兩宮間與帝吉占太大功此乃云  
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爲將立大功也臣瓚  
師古曰官本是上有爲字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上問朝臣兩人孰  
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  
軍師古曰何負也不測言其疆盛也何負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  
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巨誅也補注先謙曰  
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較  
轢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較轢謂踏踐之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  
於股不折必披引范無字語云尾大不掉未大必折又云一脛之  
蓋當時之成語也先謙曰正義被分析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  
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補注宋  
字當從漸本作復若作後即在一時何容更有前後也先謙曰宋  
近誤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  
廷論局趣效轍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車下局趣小之貌也張  
非也駕車不以化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  
補注先謙曰當時對不堅故上怒其同趣本傳以此左遷先謙  
是官本注魏其下無也字吾并斬若屬矣若汝也即罷起入上食太  
后補注先謙曰帝於太后後道有上食之禮也史記張耳傳趙  
王旦夕旦朝韓王上食禮甚卑有子圉禮莊子宰人上食王三  
之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曰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  
皆藉吾弟藉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比魚肉而  
史記下且帝寧能爲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  
作矣一此特帝在即錄錄言循恩也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  
信者乎師古曰設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師古曰嬰景帝從舅  
子蚡太后同母弟故

言俱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  
外家不齊召兩人事此省事字蚡已罷朝出止車門補注王先謙  
補注齊召兩人事此省事字蚡已罷朝出止車門補注王先謙  
上分別言兩人事此省事字蚡已罷朝出止車門補注王先謙  
玉海百七十三宮室部後漢兩魏皆有止車門而不及前漢蓋疏漏  
也師古曰召兩人事此省事字蚡已罷朝出止車門補注王先謙  
孺共一秃翁何爲首鼠兩端服虔曰秃翁言髮無官位服虔也首  
孺頭秃言當共治一秃翁也師古曰服虔是也補注何焯曰安國  
行五百金於路得進故蚡責其不專助也李慈銘曰注版授爲振  
援之誤集解引作振援先謙曰謂無官位振援者爲秃此語不經  
要年老頭秃故云秃翁史記作老秃翁索隱案謂其治一老秃翁  
亦用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爲可喜  
張說曰言蚡何用多怒爲也集解引蘇林曰之事也喜言許吏反補注先  
謙曰言蚡何用多怒爲也集解引蘇林曰之事也喜言許吏反補注先  
解印綬歸師古曰歸印曰臣百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  
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師古曰多不廢君魏其必魏杜門齮舌  
自殺師古曰杜塞也師古曰杜塞也師古曰杜塞也師古曰杜塞也  
自殺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杜塞也師古曰杜塞也師古曰杜塞也  
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  
御史簿責蚡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所言灌夫頗不讎晉灼曰讎  
先謙曰史記此下有之也簿責步戶反所官公卿表補注何焯曰嬰外  
欺誤二字似不可省劾繫都司空師古曰都司空正屬官也見  
家故繫宗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曰便宜論上論說其  
事而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曰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  
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師古曰幸冀也補注先謙曰  
大行無遺詔如清曰大行主諸侯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景  
正義天子崩曰大行遺詔中無此大行遺詔也補注先謙曰  
儀云向書四人爲四書詔書獨藏嬰家嬰家丞封孟康曰以家  
本一爲底一爲宣宗父總目有宣底八卷案沈括筆談曉諭密  
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宣  
底如今之聖詔也此蓋常行事目皆然不獨唐也况大行遺詔  
豈有無副而獨藏私家者此迺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師古曰  
主者畏蚡而助成其罪也迺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師古曰  
詔有善不善也補注何焯曰史記無害字此衍文鄭注迂鑿王念  
孫曰案漢書凡言坐矯罪者皆有害不善之分史記亦有之武

功臣表法侯王... 欲死... 為惡言聞上... 渭城... 亦不復... 諫太后... 漢制常以立春... 前漢五十二

何必改... 二月也... 呼及小兒... 大斯曰... 自冤也... 官本注... 視之說... 恬嗣元... 廣曰建... 元二年... 孫即公... 當誰... 立也... 后故及... 韓安國... 諫曰今...

韓子難說... 中大夫... 力戰安... 梁王曰... 子問之... 國為梁... 孝為人... 楚齊趙... 限難補... 師古曰... 等六人... 楚曰故... 前漢五十二

王師古... 見者大... 稱警人... 車旗皆... 古曰服... 記正文... 諫也索... 為施之... 無佗佗... 字耳新... 愛之也... 梁王之... 言之之...

能相教迺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

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師古曰更由此顯結於漢南注齊召

然即溺之師古曰溺居無幾梁內史缺時也幾音居豈反漢使使

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補注先謙曰官田甲亡安

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師古曰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

治乎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到治肯吏吏反一曰不足

齊人公孫詭說之師古曰說欲請為內史竇太后所

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

故吳相爰盎補注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豫已立太子之後此云

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迺遣使捕詭勝必得師古曰必令得之

紛紛至此今勝說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

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

諸侯詠邪臣浮說師古曰詠誘也音茂補注宋祁

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

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

還報梁事皆得釋師古曰安國力也

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為太尉親費用事安國

五百金遺蚡補注錢大昭曰潛大論云韓安國蚡言安國太后

上素聞安國賢即召召為北地都尉補注錢大昭曰北地有兩都

外漢樓障遷為大司農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建元三年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行

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丞相補注

傳乃闕越攻南越補注前漢五十二

志九十八韓安國傳闕下有越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

上下其議師古曰下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

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

而戰即兵不獲利補注先謙曰

特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強自上

古弗屬師古曰古曰不內屬於中國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作自古不

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師古曰罷疲

殆臣故曰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

先謙曰史記有則元光五年字據下召雁門馬邑豪驍壹張晏

問公卿語與史記同元光二年史記誤雁門馬邑豪驍壹張晏

猶也補注周勃曰元光二年史記誤雁門馬邑豪驍壹張晏

傳漢使匈奴下人詭言匈奴未稱其為師也先謙曰馬邑今朔平

州治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

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師古曰言其恩

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已配單于幣帛文錦補注先謙曰武略之甚厚單于待命加侵邊無已邊竟數驚朕  
紀作金幣文錦甚閱之師古曰竟讀曰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  
本枚字上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臣聞全代之時  
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北有彊胡之敵補注  
宋祁曰王本改北為背予謂作北義直不須為背予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  
呂時倉廩常實師古曰何奴不輕侵也今已陛下之威海內為一  
天下同任如治日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全也登其城而  
當從浙本作任事也轉粟輓輸為之備師古曰備引然匈奴侵  
者見天下同任義威令恐懼也臣竊曰為擊之便御  
盜不已者無它目不恐之故耳師古曰不示  
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羣高  
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開服也投積其羣若營壘也補  
獨以示開服其高如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補注先謙曰  
城亦不得言營壘也前漢五十二  
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曰天下為度者也師古曰言  
人心而寬大不己私怒傷天下之功補注先謙曰  
其度量也王念孫曰案傷天下之功  
本作傷天下之功義與私怒相對為文補注  
一己之私怒也案兵恤民天下之公義與私怒相對為文補注  
下之公義也案兵恤民天下之公義與私怒相對為文補注  
已誤新序善謀篇作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功  
錄作不以私怒傷天下之功義與私怒相對為文補注  
劉敬奉金千斤呂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  
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雁門縣常谿谿名補注錢  
後漢改屬雁門沈欽韓曰紀要廣武城在代州西十五里今雁門  
山下州城有水東南流經州城云雁門有常谿水合注漳沱即  
或謂之常谿水一統志引郡國志云雁門有常谿水合注漳沱即  
志益周隋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  
間所損也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  
之不可宿師古曰宿久留也補注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

足已為效矣臣竊曰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  
王不相復樂師古曰襲因也復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  
身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師古曰幾近所已不報平  
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已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  
中國轡車相望師古曰轡小轡也從軍死者以轡送致其仁人  
之所隱也張晏曰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  
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補注沈欽韓曰商子更法篇杜學是曰古  
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古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重難之也  
師古曰與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呂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  
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牧謂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悍  
力反至如焱風去如收電師古曰焱疾風畜牧為業弧弓射獵  
師古曰以木日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  
織曰支胡之常事補注先謙曰胡以戰鬪為常事邊郡兵與則當  
也其執不相權也師古曰輕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  
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師古曰繆公都雍  
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師古曰并國十四  
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呂河為竟師古曰竟累石為  
城樹榆為塞如治日等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義渠後敢牧馬  
師古曰塞夫匈奴獨可已威服不可已仁畜也今呂中國之盛萬  
倍之資遣百分之一已攻匈奴譬猶曰強弩射且潰之癰也補注  
韓曰秦策蘇代曰以天下擊必不雷行矣師古曰雷止也若是則  
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師古曰發猶微召也言無所礙也若是以  
注劉敬曰北發國名亦見管子書錢大昕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



不然臣聞用兵者曰飽待饑正治曰待其亂定舍曰待其勞師古

也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則敗其眾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覆

音火規反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

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

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補注沈欽韓曰淮南說山

訓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先謙曰史記云

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衰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

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敵難以為功師古曰難從行則迫脅衝行

則中絕師古曰從首子容反衝衝也補注王父彬曰軍中絕

疾則糧乏補注先謙曰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不至千里入馬乏

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事遺敵人也意者有它繆巧可

呂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

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曰風過師古曰言清水明鏡不可曰

形逃師古曰言通方之士不可曰文亂師古曰方道也補注先

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

選泉騎壯士陰伏而處曰為之備審遮險阻曰為其戒補注先謙

備也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

禽百全必取補注齊召南曰安國與十快論馬上曰善迺從恢議

陰使聶壹為間師古曰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

曰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曰為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

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為信師古曰信曰馬邑長吏已

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曰在雁門補

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

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

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轡重師古曰轡

謂轡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轡重音直用於是單于入塞

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

兵追至塞度弗及師古曰度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

轡重也補注宋祁曰江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

擊其轡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目三萬人眾不敵祇取辱

適也師古曰祇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尉

當恢逗撓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願望也

又音往補注宋祁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謂留止也撓屈弱也逗

文曲曲行也從是只聲玉篇篇無當新二字王念孫曰案逗當為逗

也曲曲行也從是只聲玉篇篇無當新二字王念孫曰案逗當為逗

也曲曲行也從是只聲玉篇篇無當新二字王念孫曰案逗當為逗

也曲曲行也從是只聲玉篇篇無當新二字王念孫曰案逗當為逗

也曲曲行也從是只聲玉篇篇無當新二字王念孫曰案逗當為逗

也曲曲行也從是只聲玉篇篇無當新二字王念孫曰案逗當為逗

也曲曲行也從是只聲玉篇篇無當新二字王念孫曰案逗當為逗

也曲曲行也從是只聲玉篇篇無當新二字王念孫曰案逗當為逗

也曲曲行也從是只聲玉篇篇無當新二字王念孫曰案逗當為逗

也曲曲行也從是只聲玉篇篇無當新二字王念孫曰案逗當為逗

也曲曲行也從是只聲玉篇篇無當新二字王念孫曰案逗當為逗

也曲曲行也從是只聲玉篇篇無當新二字王念孫曰案逗當為逗

也曲曲行也從是只聲玉篇篇無當新二字王念孫曰案逗當為逗

也曲曲行也從是只聲玉篇篇無當新二字王念孫曰案逗當為逗

也曲曲行也從是只聲玉篇篇無當新二字王念孫曰案逗當為逗

財利師古曰嗜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壹遂臧固至

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

遂臧固為三人此傳作至它則非人姓名矣王念孫曰案臧固上音

質下徒何反謂三人姓名也也遂臧固也臧固也若漢書則云

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也遂臧固也臧固也若漢書則云

不義者必加所舉二字於下而其義始明也至漢書則云

漢書者必加所舉二字於下而其義始明也至漢書則云

士亦已此稱慕之唯天子為國器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

其器用重大可施於國政也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

之二字先謙曰唯讀為難言不獨上稱慕之雖天子亦以國器許

之也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

天子下今誤倒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

此語意正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

車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

輿大駕公卿奉引案引前導也先謙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

日史記作奉引官本注尊尊導是也

甚遇更呂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材官將軍屯漁陽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龍城之明年安國為將軍屯漁陽班氏偶未審遂沿其說耳捕

生口虜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電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未入上谷二年乃入上安國壁遇有七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

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與此微異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

入東方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既斥疏將軍屯又失亡多甚自魏幸得罷歸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謙曰注微幸官本作為幸案幸莫也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幸之義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定漢律惡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非十過焉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深中為篤行矣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呂為相會其病卒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云不然壹遠之內廉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行修斯勒躬君子也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贊曰實嬰田蚡皆呂外戚重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貴在日月之際其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漢書五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間

獻王德臨江哀王闕 師古曰闕音鳥葛反補 程姬生魯共王餘 師古

下皆類此 江都易王非 師古曰易音改易之易 膠西于王端 師古

文王世子注云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李慈銘曰于迂古通用

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廣川惠

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 師古曰王夫人即

河間獻王德 師古曰孝景前二年立 師古曰王夫人即

漢書所補也 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其是也

金帛賜召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 師古曰不遠千里

與由同補注宋邵曰加字新添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河間王德

說不可解謂金帛賜或有先祖舊書多奉 師古曰不遠千里

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 師古

無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 師古曰先秦舊書謂未

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 師古曰先秦舊書謂未

者禮記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 師古曰禮記者諸儒記禮

十七篇禮記七十子後學所記也 師古曰禮記者諸儒記禮

戴記有後故 孟子老之屬 師古曰孟子老之屬 師古曰

師古曰孟子老之屬 師古曰孟子老之屬 師古曰

子之徒所論 師古曰孟子老之屬 師古曰孟子老之屬 師古曰

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 師古曰齊召南曰按儒林傳毛公治詩賈公

官者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 師古曰造次謂所當處其

也作謂所行造次音干到反補注先謙曰索隱引顏注謂所當處其

行止也 師古曰造次音干到反補注先謙曰索隱引顏注謂所當處其

平列後儒訓造次為急 師古曰造次音干到反補注先謙曰索隱引顏注謂所當處其

多從之 師古曰造次音干到反補注先謙曰索隱引顏注謂所當處其

志有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先謙曰索隱引顏注謂所當處其

於三雍宮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呂聞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治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天下雄俊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文王百里王其德之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說之詞褒崇若此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共王不害嗣四年薨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年薨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史表世家同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王以三年薨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七當作六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是孝王呂三年薨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懷王故姬廉等呂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師古曰文約指明

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

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雷貴補注何焯曰少史即少使外雷

貴踰垣出欲告元使人雷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

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先謙曰據表建昭元年秦居數年坐

與妻若共乘朱輪車怒若又管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元字引立十七年先謙曰表亦作十七年漢

本國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

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

戶二十七年薨于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闕補注先謙曰史記呂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

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呂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

先謙曰史記作四年表繫中三年此及本表作三年案坐侵廟端

地為宮師古曰景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及禮錯傳補注上徵榮

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行神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

也補注王文彬曰索隱祖者行神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

好遠游而死於道以行為神亦不知其何祥蓋見其謂之子孫

也又聘禮云出祖等祓祭補注而巳按今祭禮無見其謂之子孫

也又聘禮云出祖等祓祭補注而巳按今祭禮無見其謂之子孫

也又聘禮云出祖等祓祭補注而巳按今祭禮無見其謂之子孫

也又聘禮云出祖等祓祭補注而巳按今祭禮無見其謂之子孫

也又聘禮云出祖等祓祭補注而巳按今祭禮無見其謂之子孫

也又聘禮云出祖等祓祭補注而巳按今祭禮無見其謂之子孫

也又聘禮云出祖等祓祭補注而巳按今祭禮無見其謂之子孫

也又聘禮云出祖等祓祭補注而巳按今祭禮無見其謂之子孫

也又聘禮云出祖等祓祭補注而巳按今祭禮無見其謂之子孫

也又聘禮云出祖等祓祭補注而巳按今祭禮無見其謂之子孫

也又聘禮云出祖等祓祭補注而巳按今祭禮無見其謂之子孫

也又聘禮云出祖等祓祭補注而巳按今祭禮無見其謂之子孫

也又聘禮云出祖等祓祭補注而巳按今祭禮無見其謂之子孫

也又聘禮云出祖等祓祭補注而巳按今祭禮無見其謂之子孫

信王恐自殺補注先謙曰史記景紀云即死中葬藍田燕數萬街

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

立為王也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補注先謙曰前云魯共王餘此及下文恭皆

二年立為淮陽王補注先謙曰景紀前三年吳楚反破後已孝景

前三年徙王魯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魯恭王好閑雅樂補注先謙曰城

擊匈奴上不許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非好氣力補注沈欽

能起七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治宮館招四方豪傑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二十七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建元二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六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建元二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表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建元二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聞其美私呼之因雷不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服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王孫之卓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建元二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建元二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建元二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建元二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建元二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建元二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建元二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建元二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建元二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建元二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建元二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建元二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建元二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建元二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建元二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建元二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建元二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建元二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建元二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附江都縣有臺高二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解

覆兩郎溺擊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贏立擊鼓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韓曰八子承秦女官史記秦昭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王母八子承秦女官史記秦昭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髡鉗曰鉗鉗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或縱狼令齧殺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宰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羝羊及狗交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後成光其使越婢下神

祝詛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祝詛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祝詛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祝詛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祝詛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祝詛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祝詛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祝詛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祝詛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祝詛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祝詛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祝詛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祝詛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祝詛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祝詛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祝詛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祝詛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祝詛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



歲至生又無難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爲人所不能爲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

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

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師古曰有司請捕誅

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補注先謙曰吏二千石郡守也議皆曰建失臣

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

誅所不赦當呂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卽問建師古曰卽就也

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宗正劉受廷尉張湯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補注先謙曰

六年建立地入于漢爲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時補注先謙曰

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盱侯子宮爲廣陵王師古曰

日肝音許于反胎音怡補注先謙曰王子侯表盱侯蒙之江都

易王子元鼎五年半封金免是建弟即蒙之也諸侯王表宮以易

爲蒙之子廣陵表作廣世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子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爲人賊蓋又陰痿師古曰蓋古戾字

假戾也痿音萎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上也一近婦人病數月有

字言其上有賊蓋二字害下無而字俱作狠

所愛幸少年已爲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次下亦同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爲滋甚師古曰

也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太半張晏曰三分之二爲太半端心慍

遂爲無訾省蘇林曰爲無所省錄也師古曰訾訾省猶今不籍輒也

故爲此頗失之流欽韓曰齊語訾訾省猶今不籍輒也

訾功大而知人數失而訾訾省猶今不籍輒也

非區微篇發心憤忿而不訾訾省猶今不籍輒也

注訾思也並是此訾省義訾訾省猶今不籍輒也

財物腐不徒吏不收租賦也師古曰訾訾省猶今不籍輒也

萬計終不得收徒師古曰訾訾省猶今不籍輒也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

不置衛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爲布衣之它國

師古曰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曰治端輒求其罪告之匹罪者詐

藥殺之所已設詐究變師古曰強足曰距諫補注先謙曰距拒借

之古本知足呂節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呂法故膠西小國

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補注先謙曰端事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

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呂孝景前二年立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

趙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諂諂道之辭而心刻深好法律

持詭辭呂中人師古曰詭辭詭道之辭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

石欲奉漢法呂治則害於王家是呂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

單衣師古曰或帛或布或單衣補注先謙曰案單布當從史

困誤爲帛帛帛也師古曰或帛或布或單衣帛則不衣布帛則不

不得言衣帛帛也師古曰或帛或布或單衣帛則不衣布帛則不

日卑布衣益幾役所服故下云行迎除舍令人不疑是王也

行迎除舍師古曰當云迎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補注先

除二千石舍則除舍非連文明矣言自迎之也師古曰文義亦未合

多設疑事呂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

者則曰此迫劫不聽迺上書告之及汙呂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

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五十年案史表終於太初四年彭祖相

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呂罪去大者死小者刑呂故二千石莫敢

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割縣爲賈人推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

得爲之也師古曰卽就也就諸縣而專推賈人之會若今市矣

惟音角會者工外反按獨梁惟一人得行章昭云推者禁他家獨王

廣雅推爲之是此義唐律諸賈賈人不和而較固取者師古曰

家得爲之是此義唐律諸賈賈人不和而較固取者師古曰

財物而征推之故曰推會賈者之賈賈人入多於國租稅呂

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禮

祥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祇服俗也字或作禮淮南子曰刑人鬼

作巨衣反好爲史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師古曰常夜從走卒行

微邯鄲中師古曰微謂巡察也音工鈞反補注先謙曰諸使過客

呂彭祖險陂莫敢雷邯鄲師古曰使謂彭祖使人也過客行客入

之太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注亂記無弟字事詳

傳又使人椎埋攻剽為姦甚眾師古曰推殺人也而埋之故曰椎埋

音類妙反其字從刀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椎埋即掘冢也新莽

者謂之埋師古注非沈欽韓云南史蕭穎達傳梁州有古墓名曰

家之微矣淮南人謂掘冢與外相拒惟理者謂掘冢得伏藏即

也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

冤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曰勇敢自隨贖丹罪上不

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公主師古曰求復

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

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曰征和元年薨補注先謙曰據表彭祖

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

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是為頃王十九年

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

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昌親

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為平王孟康曰今廣平補注先謙曰在

要征和二年為平王國是為頃王十一年薨補注先謙曰頃王下

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補注先謙曰元王後上元王二十二年

五鳳二年坐殺周者會薨不得代案元鳳九年上元王二十四年

元前昌刃賊殺奴婢婢子男殺諸者為刺史所舉奏罪

名明白病先令能為樂奴婢婢死師古曰先令者預為遺令也

也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梟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

宜立補注沈欽韓曰公羊昭十一年楚威祭傳文曰虎過與威祭

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呂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

事議者勿冤鼂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為是托見微也補注

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師古曰暴諸侯王

自呂骨肉至親先帝所已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師

曰錯雜也言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疵

斯反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大體篇小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

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索難知師古曰疵也

侵冤補注先謙曰諸侯王多自以為見侵冤也本善凡言自

于定國傳民自以不冤自紀人人自以得土意自以為得上意也

以為不冤也此類甚多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

濟川王明來朝補注先謙曰案諸侯以是年廢諸侯表

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補注沈欽韓曰或謂此對疑亦文

魯恭王得文木一枝伐以為器意甚於文者師古曰言聞樂故

欲也歎歎歎也者許既反思者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樂故

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太子丹遣

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軻不能復食也師古曰燕門子

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師古曰於邑言憂也

薛見孟嘗君而微吟也知治曰師古曰於邑言憂也

萬族之後高臺既已頹圯又已平墳墓生荆棘攻毀其土孟

嘗君短氣如於平邑焉音一合反或讀如本字補注沈欽韓曰

說見說苑善說篇齊樂又有一雅門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

子勸王建無入於燕說當亦存焉

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功音一合反

漂山應劭曰功音一合反

師古曰言於反漂音匹連反項注劉孝世曰漂音匹連反又

字言累蚊飛聲有音也也閉黨執虎十夫撓椎師古曰撓曲也音

韓曰韓非內儲上龐恭問魏王曰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言

而虎成秦策語王曰三人成虎十夫撓椎先謙曰執曲也

謂執言有虎也人言多曲是呂文王拘於牖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

則偽可使真直可變曲是呂文王拘於牖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

承席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曰承席人

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

以不得也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補注先謙曰肺當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莩也葭莩白皮也晉灼曰辛葭莩之白皮也至薄者也葭莩喻著鴻毛喻輕薄甚也琴音字張音葉裏白皮非也補注宋祁曰顏以晉說未明故申云琴音字張音葉裏白皮非也以以作作妻則誤景德本葭莩也裏字並作妻校去葉字裏字並裏先謙曰官本張注葭也作葭葉也當衍葉字葭莩雖有相著之親然至纖薄況疏遠小臣並此微薄之親亦無之也正與鴻毛之親對文顏云喻著其義不明疑有脫文宋說裏字並裏亦有誤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曰擯卻謂斥退也冰釋言銷散也擯音必力反斯伯奇所已流離比干所已橫分也師古曰伯奇伯音已略反乃亡走山林比干諫紂紂怒殺而剖其心故云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示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擣築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永長也疾如疾也言我中心憂思如被擣築假寐長歎以憂致老至於苦病如病首疾也臣之謂也具曰吏所侵問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

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呂稱爲藩臣四  
 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四十二年據哀王元鼎五年嗣是靖  
 十三年薨王以四年薨正四十二年三字誤也史記表傳並作四  
 十三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年史記表傳並作  
 哀王以元鼎六年薨二年是此及史表並誤子康王毘修嗣補注宋祁曰康越本作棟  
 學本去米蓋誤也先謙曰越本是也史漢表並作棟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先謙  
 曰表作三年薨據惠王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補注  
 曰循表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補注先謙曰據表修地節元  
 自修五年鳳四年至鴻嘉元年止絕三十成帝鴻嘉二年復立憲王弟  
 五歲不得云四十五歲也四字誤  
 孫利鄉侯子雲客補注先謙曰據表利鄉孝侯安中山頃王子是  
 免固益安孫雲是爲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絕十四歲補注固謙  
 客即固子矣是爲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絕十四歲補注固謙  
 年薨下云建平三年漢昭封案自鴻嘉三年至建平二年計絕十  
 四歲是雲客於封後卽年薨作一年薨是去改卽年是其一例  
 三年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爲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

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補注劉敞曰

王廣川王後又封廣德王俱是平帝二年事必有一誤劉奉世曰

按表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十三年王莽時絕則此倫封廣德者誤

也此云廣德表云漢無後此廣德王倫白以廣川系絕故封攻之

時倫在安得遠云漢無後此廣德王倫白以廣川系絕故封攻之

廣川惠王傳可見非續中山也中山子孫侯者二十餘人不應取

於此傳絕之廣川明矣大斯案劉氏以此必有一誤今據羅氏辨正

人則此傳絕之廣川明矣大斯案劉氏以此必有一誤今據羅氏辨正

說也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

進師古曰謂月事補注沈欽韓曰釋名以丹注面曰此本天子

此丹於面灼然為識女史見之則不書其名於第錄也說文婢婦

人汚兒也漢律見婢變不得待祠周壽昌曰婦人月事不進御令

唐時尚如此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曰為程姬而幸之

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

補注先謙曰張說非也上文明云已乃覺非程姬非待王生帝始

發席命名之意蓋因一案而得義取發祥特用志喜遂開後漢二

百年之祚先 呂孝景前二年立呂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

叶嘉名矣 呂孝景前二年立呂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

是為孝王五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云王薨後王魯人嗣四十八年薨居攝

人嗣王莽時絕補注先謙曰表云王薨後王魯人嗣四十八年薨居攝

廣川惠王越呂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十三年表

元五年薨補注先謙曰四年三子誤 子繆王齊補注先謙曰繆王

年史記表傳並作十二年三子誤 子繆王齊補注先謙曰繆王

四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四十四年表作四十五年表是此誤

初齊有幸臣乘距補注先謙曰已而有罪欲誅距距因禽其

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補注先謙曰姦其姊妹也

公卿及幸臣所忠等解具在食貨志 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

孟康曰彭祖子名明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補注錢

大昭曰案王子侯表西熊侯明廣川惠王之子也當是繆王齊之

弟傳作 罵曰吾盡汝種矣補注先謙曰王惠彭有司案驗不如王言

子諫曰官本無有司二字引宋 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

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

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呂惠王

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補注

日受疑當作校下文云事師受易吉 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

門有成慶畫短衣大綰長劍補注先謙曰成慶謂之也衛人謂之慶卿

士也事見淮南子非刑卿也補注錢 後代之有門神焉補注

於此流欽韓曰秦策范雎說秦王成制孟賁之勇史記徐廣曰荆

一作之韓韓也先謙曰注謂之荆卿宮本應作荆 去好之作七尺

五寸劍被服皆效焉補注先謙曰漢書七國傳記廣川王去疾好聚

疾字 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曰為后去營疾姬陽成昭信侍視

甚謹也昭信名也 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裏中刀補注先謙曰裏

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問昭平不服曰鐵鉞之師古曰

也鉞音之林反補注先謙曰昭平乃會諸姬去曰劍自擊地餘令昭信

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

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

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

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

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

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

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

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

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

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

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

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

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

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

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

夢見昭平等曰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合  
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  
為脩靡夫人主繒帛佳脩成爲明貞夫人主永巷補注錄大昭曰  
監本謂本皆作衣服王衣彬曰猶雅宮中衛謂之衣苑引王肅曰  
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耳史記范雎傳范雎見於離宮  
爲不知永巷而人其中是永巷之名案已有之後代遂沿其制  
謙曰據下文昭信言修成主諸道聖氣雖改東六宮主示是  
永巷二字不誤後人吳改衣服耳李鼎祚國易集解爲離宮引  
表注關人主門寺人主巷是宮中之巷必有主之者永巷蓋諸  
主之司其防鍵也昭信復諸望卿曰與我無禮補注錄大昭曰  
猶待衣服常鮮於我師古曰鮮盡取善繒曰諸宮人過之也言工  
反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師古曰若改也設聞其淫我亨  
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陽傳粉其傍師古  
湯脫衣露其肩背又數出入南戶窺耶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曰  
故益不愛望卿補注錄大昭曰前漢五十三  
益解言胡廣解也蘇武傳武益解也武漸愈  
也本傳去益大顏注謂年漸長大也得其義矣後與昭信等飲諸  
姬皆侍去爲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呂忽孟康曰嫖音匹昭反  
今關中俗婦呼舅姑爲鍾者章登之轉也補注錄大昭曰官本注  
文作呼舅爲鍾引宋祁曰注文呼舅下常有諸字先謙案呼舅姑  
爲鍾亦非官本章齊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與也屈音其  
作尊聲是也鍾同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與也屈音其  
行周流自生悲補注錄大昭曰行周流自生悲  
龍信非所望今見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  
罪責無所怨也知去已怨即誣言望卿歷指耶吏臥處具知其主名補注錄大昭曰  
也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贏其  
身更擊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補注令諸姬各持燒鐵其灼望卿  
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椓杙其陰中師古曰杙代杙也杙  
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師古曰令今欲廢爛望  
卿使不能神師古曰靡碎也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

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其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  
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譜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爲  
去刺方領補注錄大昭曰如令小兒御襲衣也頸下施鈴領正方而  
榮傳曰有人著赤纁方領方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答  
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師古曰生割兩股銷  
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呂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譜殺之凡  
十四人皆理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逆師古曰逆  
逆昭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  
舍門無令出放師古曰放使其大婢爲僕射師古曰大婢婢之長  
百官表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軍屯吏騎卒永  
巷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孟康注若軍屯吏則曰軍屯僕射永  
巷僕射曰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簷於后補注錄大昭曰方官戶論  
而西謂之論文選魏明遠樂府注引易鄭注齊魯之閒非大置酒  
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論是論鑰古通也或亦作關  
召不得見去憐之爲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師古曰心重結意不  
舒內第鬱憂衰積師古曰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師古  
瞿猶言衰也崔音拂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師古  
音千則反瞿音拂願棄驅死無悔令昭信擊鼓爲節曰教諸姬歌  
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爲乘華夫人得朝夕見補  
先謙曰昭信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放初去去年十四五事師  
兄女名初也師古曰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放初去去年十四五事師  
父易師數諫正去師古曰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放初去去年十四五事師  
史請召爲操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  
去數置酒令倡俳贏戲坐中師古曰倡俳樂人倡爲樂相強効繫倡  
闌入殿門師古曰奏狀事下攷案補注錄大昭曰天子倡辭本爲  
王教修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  
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母師古曰死  
下求其死亦同補注錄大昭曰都死之死即屍字省文說文屍終主  
从尸从死从尸非也史記魯世家以其死與之與此同注求其



死其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  
字術曰得者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  
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補注周壽昌曰以廣  
中漢廣川在今直隸冀州廣強縣東鉅鹿即今順德府平  
鄉縣治相連近凡遺官治獄曰詔獄請奏詔治獄也奏請逮  
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  
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曰為去  
忤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烹煮生割刺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  
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補注先謙曰謂望卿與都及其母也逆節絕理其  
十五人在赦前補注先謙曰望卿與都及其母也逆節絕理其  
顯戮以示眾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  
子徙上庸補注先謙曰去妻即昭信下云昭信可與湯沐邑百戶  
信乘市不得與去俱徙明妻字衍奏可與湯沐邑百戶  
去道自殺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

立去兄文是為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  
陽嗣補注先謙曰海陽表作汝陽十五年坐畫屋為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  
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  
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  
始二年計五十三年此誤 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  
子瘡為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奚反瘡音補注先謙曰表云靜  
侯聖廣川繆王子地節四年免始二年聖子瘡以祖廣川患  
王留孫為廣德王以上中山靖王傳證之作倫音是瘡倫皆誤也  
聖為繆王子戴王弟瘡為惠王 奉惠王後二年薨作四年薨據王  
赤以居攝元年 子亦嗣王莽時絕

膠東康王寄昌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  
聞其事私作兵車鐵矢應劭曰樓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  
矢今所謂兵車者也鐵音子木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兵戰守簡注  
作樓集解引應注非兵車義也鐵當為鐵說見衡山傳鐵矢  
鐵矢

鐵矢

先謙曰諸戰 簡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詔所  
寄之具也出之師古曰辭詔所寄之具也出之師古曰辭詔所寄之具也  
周壽昌曰出之出其罪也出納脫也王溫舒傳行論無出寄於上  
者出亦作脫解觀後王未破議徒以意自傷而死可證寄於上  
最親師古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上為從母故寄於諸  
兄弟之中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為最親其義亦  
同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  
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子賢母無寵少  
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補注先謙曰  
以聞而私作兵以聞而私作兵  
器為有過也 上憐之立賢為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慶為六安  
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十四年  
以四年薨正十四年表是此諡為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  
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子殷嗣王莽  
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補注先謙曰武紀元符三年五月立  
立至始元三年得三十八年子夷王 子夷王祿嗣十年薨補注先  
謙以始元四年嗣然則武紀誤也子夷王祿嗣十年薨補注先  
謙以十四年薨據穆王本始元年嗣是夷王 子繆王定嗣二十二年薨  
王以元平元年薨正十三年此是表誤子繆王定嗣二十二年薨  
繆王繆王以三年薨正二十三年表是此誤 子頃王光嗣二十  
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昌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補注先謙曰  
於漢為清河郡史記云地入

常山憲王舜昌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  
三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三十三年表作三十二年據史  
表薨於元鼎三年正三十二年表是此誤子勃嗣  
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稅蘇林曰音等師古曰  
各他語反其字從木稅呂毋無  
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補注先謙曰  
內謂姬妾所幸  
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曰妒  
媚不常在師古曰媚亦媚音昌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營藥又不宿  
如也媚音昌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營藥又不宿如  
畱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曰稅為子數師古曰雅  
索也數音索也數音

索也數音

所具反補注錄與曰言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稅財

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

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待及薨六日出舍如滿曰出太

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入獄

視囚天子遣大行齋驗問張焉曰逮諸證者先謙曰官本之作也

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答掠擅出漢所疑囚補注先謙曰

所疑罪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注

先謙曰言脩平日妬媚不勃無良師傳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

徙王勃呂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

親補注先謙曰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天后妾不和適尊誣爭

曰適音嫡陷于不誼呂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

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補注先謙曰案表勃廢平商封並

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師古曰真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

由嗣二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同據安王建昭元年嗣是孝王

計三十三年子安王雍嗣二十六年薨補注先謙曰二十六年年

表傳並誤至陽朔二年正十六年表見此誤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

嗣王莽時絕補注先謙曰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

年作十一年引宋肅曰漸本上作十年下作一年去二字及十字

先謙案十年表作十五年案哀王太初二年作元年薨自

元鼎三年表作元年不當作十一年表傳並誤史記作十

一年卒是也史表亦以元鼎四年為商元年以太初二年為哀王元

年則商止十年與傳十一年卒之文自相達展且哀王止一年薨

立表於太初三四年書哀王二年三年祿爵數大而傳云安世

誤不可悉舉讀者以其無無子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立安世

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補注宋祁曰漸本云二十年先謙

王元鳳元年立是戴王師古曰始元六年薨自太初三年有遺腹子媛

師古曰媛音許遠反補相內史不呂聞太后上書昭帝問之抵相

內史罪立媛是為勸王師古曰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

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賀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

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

得已師古曰已是故古人曰宴安為鴆毒師古曰左氏傳晉敬仲

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百數率多驕淫

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補注

曰人當作民蓋避唐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

獻王近之矣

虛受堂

三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漢書五十三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漢書五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 元注者召南曰按成紀縣屬隴西郡至

天水下而此傳曰 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 補

先謙曰成紀此下 廣世世受射 師古曰受射法補注先謙曰史

故漢里從成紀六字 廣世世受射 師古曰受射法補注先謙曰史

引注受上有 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 師古曰在 而廣曰良家

子從軍擊胡 補注周壽昌曰漢制凡從軍 用善射殺首虜多為

郎騎常侍 師古曰官為郎常侍以待天子故曰騎常侍 補注先謙

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案志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也先

謙案百官表武騎常侍秩八百石案志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也先

如傳相如亦為武騎常侍 武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

字不可少 師古立訓耳 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

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 師古曰

之將王騎郎補注先謙曰百官志郎有車馬騎三將秩皆吳楚反

比千石史記云及孝景初立廣為郎而補武騎郎將 師古曰史記

時為騎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 師古曰昌邑下

呂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 受梁印故不得賞也 師古曰

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 服虔曰昆邪中國人

也昆邪下濕反補注大新曰即平 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

能數與虜相恐亡之 師古曰說文謂謂也 師古曰一切通音義

引通俗文物堅韌謂之 師古曰說文謂謂也 師古曰一切通音義

補注先謙曰官本入作侵引宋祁曰侵上 師古曰一切通音義

望本改侵入案史記作侵引宋祁曰侵上 師古曰一切通音義

不得言隨從若謂以騎自隨則當云從數十騎 師古曰云從數十騎

云將數十騎從之也張讀從為放縱是也而云放縱遊獵亦非 師古

放縱遊獵蓋得其意矣下文聞鼓聲而從聞金聲而止史記高祖

紀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騎與項羽從之約單于

先謙曰言本張 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

人走廣 師古曰走 廣曰是必射鴈者也 文穎曰鴈鳥也故使善射

也一名鴈也 廣乃從百騎往馳 師古曰鴈鳥也故使善射

可以為箭羽 廣乃從百騎往馳 師古曰鴈鳥也故使善射

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 師古曰鴈鳥也故使善射

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鴈者也 已縛之上山 師古

昌曰史記作上馬是苦廣先望匈奴數千騎 師古曰鴈鳥也故使善射

上山匈奴又何以上山陳耶望匈奴數千騎 師古曰鴈鳥也故使善射

省見廣已為誘騎驚上山陳 師古曰鴈鳥也故使善射

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雷

匈奴必曰我為大軍之誘 師古曰誘即上誘也 師古曰誘即上誘也

日不我擊不 廣令曰前 師古曰前 師古曰前 師古曰前

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

曰我為走今解鞍曰示不去 師古曰示不去 師古曰示不去

御覽兵部二十五引此下作不 師古曰示不去 師古曰示不去

記及通兵六通通漢紀十六並同用堅其意 師古曰示不去 師古

先謙曰謂說分用堅其意為二義非也此下匈奴以我為誘騎之意

所謂使之不疑也與上文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彼我為誘騎之意

軍之誘相應史記此下匈奴於是胡騎遂不敢擊 師古曰示不去

護兵 師古曰將之乘白馬者也 師古曰將之乘白馬者也

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 師古曰將之乘白馬者也

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曰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

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

為衛尉皆掌其官職略同不常置故建章程不識故與廣俱已

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師古曰續漢書百官

都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就善水草頓

舍人人自便師古曰領止也舍息也便安也舍作舍止下屬為句

不擊刀斗自衛孟康曰刀斗曰銅作鉞受一斗書炊飯食夜擊

無緣師古曰建章之謀溫器也銅音火反銅即鉞也今俗

或呼銅鉞音挑補注先謙曰刀官本作可火史記亦作刁又官本

注行下夜字作故集解引受上有器字無上刀斗二字云刁斗

字索隱引蘇林曰形如銅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

府省文書莫大也或曰衛尉之官始於此也漢書大宛傳云莫府也

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莫府之官始於此也漢書大宛傳云莫府也

之廉頗李牧市相皆人幕府此則非因衛尉始有其號又莫謂大

於義舉矣省少也省所領反補注宋編曰首約二字史記作知浩

籍事注幕中府之幕當作莫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補注先謙曰

淮南云補注前漢五十四

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治軍簿師古

日簿文簿師古曰

無已禁師古曰卒

而死語意較足我軍雖煩擾處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

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

也補注先謙曰不識孝景時呂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

文法後漢誘單于曰馬邑城使大軍伏焉馬邑傍而廣為驍騎將軍

屬護軍將軍師古曰

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補注先謙曰

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得置兩馬間

絡而盛之師古曰

上為文記師古曰

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師古曰睨邪視也音五侯又

胡兒馬師古曰

作因雅師古曰

茅反讀如拋師古曰

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

於是至漢漢下廣吏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師古曰

斬贖為庶人數歲與故頽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

之孫名彌補注師古曰

本賦作欲亦作飲師古曰

館陶公主行馳道中充呵止之皆作何為是則止謂擲止不使行

也明字或淺人所改耳又說文詞下云大言而怒也與擲止之何

義相通而微異先謙曰索隱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

有賊發則推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

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師古曰

謀殺太守敗韓將軍師古曰

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師古曰

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

式遭喪不服師古曰

則千里疎威振則萬物伏師古曰

鄰國師古曰

俗校字說文校振也一切經音義十八引通俗文四方為校人

有威如之威曰校也文選無城賦校校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

霜氣注風冬之貌故霜氣亦言霜威矣師古曰

之所圖於將軍也若遇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師古曰

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師古曰

反補注後大新曰地理志白檀屬陽平關右北平孟古下

右北平字而誤耳師古曰

德州界相傳在古北口東北一百四十里此真漢白檀縣地紀要  
 云白檀縣在昌平州密雲縣南白檀山在縣南二十里此本漢  
 先謙曰竊炎武云檀與同馬相如傳於是楚王乃謂節非  
 郭璞曰竊炎武云檀與同馬相如傳於是楚王乃謂節非  
 信節也官本注無也字 呂臨右北平盛秋房為意故令折衝禦  
 難也補注王先慎曰臨盛秋即後世所謂防秋唐書邢君于廣  
 傳田神功為克鄆節度使使君牙將兵屯好時防盛秋是也  
 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曰為  
 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補注沈欽  
 維記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臥虎馬射之一次即斃  
 其獵獸以為虎示獵獵也他日復獵於冥山之陽又見臥虎用之  
 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退而更射斃之奇折衝不傷矣官  
 以問楊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為開按呂覽韓非子出其新  
 序雜事楚熊渠子事並同北史李遠傳遠陵之後也嘗校獵於沙  
 欄見石於叢草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鐵人寸餘就而視之乃石  
 也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 廣所居  
 郡間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傷廣廣亦射殺之石  
 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

前漢五十四

五

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如滿日中猶充也充本法得首若干  
 著任法令者也中言竹中又其下字 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曰郎  
 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末五字 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曰郎  
 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  
 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遇使其子敢往  
 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  
 軍士乃安為圖陳外鄉 師古曰鄉胡急擊天下如雨漢兵死者過  
 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 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不  
 而廣身自引大黃射其裨將 師古曰黃廣也孟康曰太公附堅  
 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 師古曰服晉二說是也補注齊召南曰  
 注太公下應有六輅口三字此刊本誤脫也沈欽維曰文選射雉  
 賦奉黃間以密較鍾鼎款識右中郎將弩機上字云中郎將曹悅  
 赤黑間按所謂黃間白間皆在弩機處名之也先謙曰集解韋昭  
 曰角弩色黃而體殺數人胡虜益解 師古曰自如益治軍師古曰巡  
 士無人色 師古曰言懼甚 而廣意氣自如 師古曰自如益治軍師古曰巡

也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遁解去漢  
 軍罷弗能追 師古曰罷是時廣軍幾沒罷 師古曰幾音鉅衣反補  
 並無罷字先謙曰此師古誤讀罷字連歸為文謂罷兵歸也下通  
 言漢法云云耳若罷字連上讀則沒罷不成義漸本越本刪去罷  
 字適為顏延之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  
 讀所誤也 師古曰自當史記作軍功自如如當義同初廣與從弟李蔡  
 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  
 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 補注錢大昭曰中率中首虜率  
 侯封為樂安侯 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作  
 志屬干乘郡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北無安樂縣名自以樂安為是 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  
 蔡為人在下中 師古曰在下中下中下等之中也 下名聲出廣  
 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  
 廣與望氣王朔語 師古曰望氣王朔語 師古曰望氣王朔語  
 廣與望氣王朔語 師古曰望氣王朔語 師古曰望氣王朔語

前漢五十四

六

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 張晏曰安猶凡也  
 安作 材能不及中 師古曰中謂部材能不及中 師古曰中謂部  
 人謂不在人後也 然終無尺寸功 師古曰寸功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  
 當侯邪 師古曰命也 師古曰然終無尺寸功 師古曰寸功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  
 者乎 師古曰然終無尺寸功 師古曰寸功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  
 記 師古曰然終無尺寸功 師古曰寸功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  
 之至今恨獨此耳 師古曰然終無尺寸功 師古曰寸功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  
 服禍及 此遇將軍所目不得侯者也 師古曰然終無尺寸功 師古曰寸功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  
 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 師古曰然終無尺寸功 師古曰寸功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  
 財終不言生產事為人長髮臂 師古曰然終無尺寸功 師古曰寸功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  
 之詩云有芻蕘愛愛而善射此亦如緩之通謂也 師古曰然終無尺寸功 師古曰寸功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  
 通謂此注下 師古曰然終無尺寸功 師古曰寸功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



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師古曰善射法三篇廣

口少言師古曰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自飲專自射為

戲持酒以飲不勝者亦將兵之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

盡餐不賞食補注沈欽韓曰三略軍井未擊將不言渴單顧未飲將不言飢寬緩不苛師古曰士

呂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師古曰

各反中音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補注先謙曰非見敵

被敵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

匈奴廣數自請行上曰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呂為前將軍大將

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引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而令廣

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合軍而同道補注齊召南

下先謙曰師古為食其作注東道少回遠師古曰同統也大軍行

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

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師古曰言治勝迺今

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死單于師古曰致死大將軍陰受上指

引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前日數為匈奴所敗為奇

所角反奇音居宜反補注宋祁曰數南本並所具反子按師

古是孟說自然音所具反音所當從如說未有解從孟而音從

如也可判其終焉補注宋祁曰按師古謂引宋景文筆錄毋令

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謂是

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補注先謙曰按師古謂是成出

大將軍此傳誤也先謙曰武紀云將軍四將軍去後後從

右將軍則無將軍明矣但故師古謂四將軍去後後從

單于與廣徙他道與無異若謂廣與匈奴戰於不為將軍則必從一將軍

乃雷一將軍也若謂廣與匈奴戰於不為將軍則必從一將軍

曲加文致此自史公云文之誤班氏承用之耳大將軍亦欲使敖

與俱當單于補注先謙曰胡注青本與敖友又脫故徙廣廣知之

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作勇當戶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補注乃拜叔爲代郡太守皆先

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召丞相坐詔賜

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

道外塋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塋音人緣反補注先謙曰索隱云

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案陽陵景帝陵後關門西出

賜家地後旁於所常得地外侵盜資錢又取神道地營葬也史記

作坐侵盜景園地地以表作坐以承相當下獄自殺敢召校尉從票

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

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敢頃之怨大將軍

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補注先謙曰恨讀爲很

非遇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

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上音

去病射死而上爲諱若謂地形高爲上則所云敢從者爲從諱

戰時武帝連歲幸雍故敢從之本紀亦云幸雍不稱上雍也票

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鹿觸殺

之居歲餘去病死補注先謙曰揭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

韓曰中人蓋未有位號元狩六年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沈欽

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師古曰言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

縣下園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已劔斫絕羣欲刺虎師

曰落與密同謂當時繼絡之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

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師古曰下基

得名譽武帝召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

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

沈欽韓曰紀要鹽水在火州東有道德從水中行狀州縣誌云

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召丞相坐詔賜

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

道外塋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塋音人緣反補注先謙曰索隱云

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案陽陵景帝陵後關門西出

賜家地後旁於所常得地外侵盜資錢又取神道地營葬也史記

作坐侵盜景園地地以表作坐以承相當下獄自殺敢召校尉從票

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

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敢頃之怨大將軍

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補注先謙曰恨讀爲很

非遇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

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上音

去病射死而上爲諱若謂地形高爲上則所云敢從者爲從諱

戰時武帝連歲幸雍故敢從之本紀亦云幸雍不稱上雍也票

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鹿觸殺

之居歲餘去病死補注先謙曰揭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

韓曰中人蓋未有位號元狩六年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沈欽

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師古曰言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

縣下園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已劔斫絕羣欲刺虎師

曰落與密同謂當時繼絡之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

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師古曰下基

得名譽武帝召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

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

勒縣實之也且志有氏置水不云即龍水胡氏地學極精而此條則誤沈欽韓曰一統志按浚稽山直受秦城北趙破奴從朔方出漢書言出朔方二千餘里李陵從居延出漢書言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其山當在今李陵河之問所謂龍勒水在東即亡所見從浚野侯超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浚稽山南即亡所見從浚野侯超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浚音仕角反補注先謙曰初漢築受降城受匈奴左大尉尉之降節以爲遠使破奴出朔方期去事詳何奴傳此命陵隨其出兵故道而歸抵至也因騎置呂聞師古曰騎置所與博德言者云何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具

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呂問補注何焯曰也浚稽山出居延行三十日始至程大昌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讀師古曰悅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直讀曰值騎可三萬圍陵軍居兩山間補注何焯曰上云東

車營路候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亦是此法要其隨開乃用步騎未當以車戰也先謙曰去病傳衛青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與此同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並令曰聞鼓聲而縱縱擊之也聞金聲而止師古曰金謂鉦也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灌曰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至也其下亦同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補注先謙曰傷重者不能行故載

將如字詩無將大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補注日大字南本漸本並作伏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補注先謙曰龍城解見衛青傳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

也音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自救師古曰自燒其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日張說是也案音去權反又音登補注劉放曰三十弩共一弦三十案一弩皆無此理安說也蓋如今之合彈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先謙曰胡注據魏氏春秋諸葛亮損益連弩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今之划車弩梯弩蓋亦損益連弩而爲之雖不能十數臂共一弦亦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尙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補注先謙曰捕虜之言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殺傷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補注沈欽韓曰文選注四十一引陵傳云破校尉管之五十匈奴乃亡人匈奴與此不同先謙曰胡注續漢志凡領軍皆有部

曲部有校尉部下有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黃與白爲幟師古曰黃旗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于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已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師古曰且攻且呼也呼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師古曰鞬音汗在遼東補注沈欽韓曰紀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補注先謙曰官本一日作百引宋祁曰越本百字作一日齊召南云按百字通鑑作一日然則溫公所見本與今本不同也案齊氏未證毛本及宋即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謂故云宋即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

之直指者斬而持之以當軍器軍吏持尺刀補注先謙曰以弩抵山至鞬汗山入陘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也師古曰山名說非也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而下也壘音盧對反補注錢大昭曰陵居谷中虜在山上故以壘石投之亦謂之礮石是錯傳云

漢書補注 卷五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而誅吾家使著曰漢聞李少卿敦匈奴為兵補注宋祁曰漢本無少字只云李卿下同

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案侯城匈奴攻之緒

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曰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

大閼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閼氏單于之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迺還單于

壯陵曰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

人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引魏略云丁靈王種也立為王而主其水七千里匈奴益以丁靈王封衛律先謙案下文匈奴廷接習

左右胡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補注先謙

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

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

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

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

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

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

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

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

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

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

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

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

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

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

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

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

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

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

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

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

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

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

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延年補注先謙曰延年漢書武帝紀匈奴傳匈奴延年

宋祁曰呼其字補注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

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遍遊天下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九范蠡行

謂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隨其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

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補注先謙曰北史李賢傳賢自云隴西

因居北狄後隨魏南遷復歸漢補注先謙曰北史李賢傳賢自云隴西

元平二年補注先謙曰北史李賢傳賢自云隴西

十六年補注先謙曰北史李賢傳賢自云隴西

蘇建杜陵人也補注先謙曰北史李賢傳賢自云隴西

吾昆吾之子封於蘇其地都西蘇城是也補注先謙曰北史李賢傳賢自云隴西

河內後徙武陽補注先謙曰北史李賢傳賢自云隴西

云此必唐以來請縣所載而歐公采之地理志杜陵下云宣帝更

名而戰國策齊助楚攻秦章章楚兵大敗於杜陵補注先謙曰北史李賢傳賢自云隴西

杜陵也至明康海武功縣志據此以蘇建蘇武為武功人則不脫

地志牽附之習耳補注先謙曰北史李賢傳賢自云隴西

日史記家在大耳補注先謙曰北史李賢傳賢自云隴西

將軍築朔方後已衛尉為遊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補注先謙曰北史李賢傳賢自云隴西

元朔三年城朔方後一歲曰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補注先謙曰北史李賢傳賢自云隴西

方五年出朔方補注先謙曰北史李賢傳賢自云隴西

信也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為奉

車都尉賢為騎都尉補注先謙曰北史李賢傳賢自云隴西

武字子卿少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厰監師古曰移中

也補注先謙曰北史李賢傳賢自云隴西

先謙曰詳昭紀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補注先謙曰北史李賢傳賢自云隴西

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謂之曰相當天漢元年且鞮

侯單于初立師古曰且鞮音丁奚反補注先謙曰據匈奴

年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

尸子發蒙篇家人子姪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行若老無傷也

此以丈人為家長也故單于比漢天子於丈人行若老無傷也

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補注



日官本因厚輅單于答其善意補注錢大昭曰輅閼本作路先武遺作遺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募士斥候百餘人俱師古曰募人曰充士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補注先謙曰胡注漢望其同心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師古曰緱王工候本注候侯是胡注漢有長水校尉掌長水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其註侯太子傳則又曰今鄧縣尉掌長水胡騎師古曰長水胡杜縣白鹿原北入霸水胡騎蓋屯於此非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胡名也吳傳說是虞常蓋亦先沒於匈奴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師古曰昆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師古曰從趙破而及衛律所將降者補注沈欽韓曰此下應有虞常二字蓋衛律屬律若不敘虞常沒匈奴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之由則并此語為贅文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

前漢五十四

七

之已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關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已狀語執獲也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師古曰言被後迺死是為更負漢國故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臣瓚曰胡官之號也補注先謙其右伊秩訾王使之號胡官之號也補注先謙漢則此乃胡王之號之即謀單于何呂復加殺之其詞太重也補注先謙此乃胡王之號之即謀單于何呂復加殺之其詞太重也補注先謙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燭火師古曰燭謂聚火無燭者也首日說文燭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蹈其背曰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師古曰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與歸營補注宋祁曰單于壯其節朝夕

前漢五十四

太

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補注先謙曰益漸也單于使使曉武師古曰曉諭也會論虞常補注先謙曰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衛律自謂也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補注先謙曰募招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師古曰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女為兒師古曰言何用兒女為也補注王念孫曰兒字本當在女字上何以見女為者論語言何以女為兒又為兒者若云女為兒見兄弟不成義矣漢紀孝昭紀作何用兒女為兄弟若云女為兒見兄弟二字遂失其指然據此知漢書本作何用兒女為也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關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關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適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害絕不飲食師古曰飲方於補注王念孫曰此本於飲於禁反飲食師古所見本與字書鈔設官部十五類類聚服部三鍾類聚文類聚人部字海覽天部十二人事部百二十七服用部十引此皆作絕不與飲食是諸家所見本皆與師古異也漢紀本於漢書而亦作絕不與飲食食是仲豫所見本正與諸家同也今據以訂正師古曰咽之吞也音宴數日不死匈奴已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補注齊召南曰按北海為塞外遇大水澤通稱為海唐書地理志骨利幹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堅時馬行入日可渡海北多大山即此北海也今日白哈兒湖在喀爾喀極北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抵不羝其事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抵音乳故設此言不絕反乳音人喻反補注宋祁曰牧羝字下疑有羊字別其官屬常



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侯望之室服說也本非官號區  
 說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區讀  
 曰區同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補注沈欽韓曰區侯猶俗有邊際  
 匈奴與漢連界各謂之區脫似不當以區土空區侯猶俗有邊際  
 非居土室所部先謙曰沈說是言邊界捕得生口耳諸家皆誤注  
 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師古曰鄉讀曰嚮數  
 月昭帝即位補注劉敞曰數月字當屬上句先謙曰嚮數  
 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補注宋祁曰後漢使復至匈奴  
 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官本道作過教使者  
 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  
 王念孫曰某澤二字文義不明某當為荒字之誤也補注沈欽韓  
 與荒澤即上文所云北海無人處也凡塞外大澤通謂之海海  
 邊無人之地故曰荒澤中誤作某澤也單于引作某澤則此字之誤已久  
 武等在荒澤中也張文類聚烏郎中引作某澤則此字之誤已久  
 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

前漢五十四

三

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  
 令漢且貴陵罪師古曰全其老母使得舊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  
 何之盟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何之盟之時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  
 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  
 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  
 矢刃摧土眾滅兮名已墮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墮  
 欲引宋祁曰雖字下疑有欲字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  
 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師古曰會師古曰會師古曰會師古曰會  
 尤也古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  
 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改物為勿非也補注宋祁曰物當從南本  
 以物音誤西域為匈奴按此所記武官屬耳匈奴傳言有馬宏者前  
 以詞使使西域為匈奴按此所記武官屬耳匈奴傳言有馬宏者前  
 祥名漢以來謂之為匈奴按此所記武官屬耳匈奴傳言有馬宏者前  
 張承能傳集解引高堂隆言魏朝訪物無也物終也或作物也  
 無所近而字通今吳人言物字聲如沒語有輕重耳物故猶言物

亡元元王傳云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夏侯勝傳云百姓流離物故  
 香過半物故與流離對文皆兩字平列諸家皆不知物為物之借  
 而失之愈遠也武曰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  
 園廟補注先謙曰胡注引程大昌演繁露曰牛羊豕具為太牢  
 團廟有羊豕而無牛則為少牢今人獨以太牢名牛失之矣拜  
 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補注先謙曰胡注引班表典屬國本秦官掌  
 獄中官外夷事故使為官其後省併大鴻臚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  
 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  
 萬復終身師古曰復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  
 凡十九歲始召還壯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  
 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  
 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師古曰疏令上書告之又  
 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適為典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  
 以見冤屈故多言也補注宋祁曰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  
 尉日賜爵也前漢五十四

前漢五十四

三

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  
 武師古曰廷尉王平也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曰故二  
 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  
 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召武待詔宦者署  
 表地節三年安世為衛將軍宣帝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據  
 霍光已歿武當即其時宣帝親近故官於此待詔也數進見復為右典屬國  
 其署親近故官於此待詔也數進見復為右典屬國師古曰據  
 官志左右曹皆加呂武著節老臣補注王念孫曰著節本著作節  
 官諸曹受命書皆加呂武著節老臣補注王念孫曰著節本著作節  
 節老臣令朝朝望節老臣令朝朝望節老臣令朝朝望節老臣令朝朝望  
 望號稱祭酒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寵之武所得賞賜  
 盡呂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  
 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

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問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補注先謙曰聲問猶言音問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

使者至上曰為郎又曰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補注先謙曰天漢元年至神爵二年共四十一年武使匈奴時年方四十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

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圖畫其象於閣遂巨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補注先謙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

日胡注閣在未央宮中圖畫功臣自此始法其形貌補注先謙曰呂覽情欲篇象也署其官爵姓名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

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補注宋祁曰額或作維沈欽韓曰衛將軍車次曰後將軍營

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

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曰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師古曰

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三人皆興漢室而霍光等並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郎凡十一

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補注先謙曰定國於甘露二年代霸為丞相廷尉二字史駁文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

夏侯勝等皆曰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曰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謹貌也音記作倭倭案方言倭改也說文倭止也恂信也則倭倭乃假借字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

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

史記客言王離曰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已成仁無求生曰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師古曰皆論語蘇武有之矣

虛受堂

三

李廣蘇建傳第五十四 終

漢書五十四







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右賢裨

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裨音頻多反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

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補注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

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師古曰諸將皆曰兵屬立號

而歸補注先謙曰索隱立大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

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而封青子

仇為宜春侯師古曰仇音抗又音工郎反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千侯補注

錢大昭曰西京雜記衛將軍青生子或有駮駟馬師古曰固

者乃命其子曰騏驎子後改為登字叔升師古曰固

謂再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

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緇祿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

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自勸士力戰之意也仇等三人何敢受封

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

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師古曰傳讀曰附言敖

致克捷而獲王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或曰輜

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為輜耳不名校也補注錢大昭曰盧

文昭云釋名輜幡也其說輜幡然也校說也將帥號令之所在也

則校亦幡之類張景陽七命謂輜散校輿旌獲李善注引漢書

大校輿如道曰合軍聚眾有輜校也唯校是輜類故可散為陳列

而行若營壘安得言散然則輜校之說未為非也先謙曰索隱輿

祕監云傳領也封敖為合騎侯晉灼曰猶征軍從票之名也補注

五百人謂之校封敖為合騎侯晉灼曰猶征軍從票之名也補注

號謂軍合騎騎放云合騎先謙索隱取功都尉韓說從大軍出實

立號曰塞名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實音田渾音魂補注劉敞曰

渾大軍當云大將軍齊召南曰按應云從大將軍脫將子耳實渾

史記作盧渾徐廣曰渾渾在朔方音應云從大將軍脫將子耳實渾

渾縣屬西都郡尉治有渾渾西北出渾渾塞此渾渾當即渾渾也先

謙曰史記大至匈奴右賢王庭為戲下師古曰戲讀曰曉又音許

下不別搏戰獲王師古曰搏戰擊戰搏注宋祁曰注未當添也字

將軍獲王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

將軍獲王封朔為陟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

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縮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

食邑各三百戶補注齊召南曰樂安侯表作安樂侯陟軹侯又史記

將縮史記無此四字先謙曰據表李朔虜關氏戎奴至右王庭為

雁行上石山先登不虞攻辰吾先登石也官本豆作實通鑑胡

氏所見漢書本亦不作豆補注是胡某款匈奴入代殺都尉補注先謙曰

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

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

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

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

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

其餘騎可八百降單于師古曰降古奔字也補注蘇建盡亡其

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問其罪正閭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張

日正軍正也閭名也如道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補注錢大昭曰

議郎是郎中令屬官大將軍其府中不得有此官疑郎從事中郎

之類先謙曰問建罪於此三人也胡三省云凡軍行置軍正掌舉

軍法以正軍中劉昭志大將軍長史秩千石先謙案霸益當時奉

詔從軍若今時奏調差遣之員非必大將軍莫府官也集解建當

徐廣曰霸衛生索隱案郎記志議封渾有周霸放知儒生也建當

云何師古曰謂建處罪法何至也補注王翕孫曰注言處斷其

何二字亦未了余謂云何者如何也問建棄軍之罪當如何也如

五聲八音條各云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將今建棄軍可斬

何皆謂如何也補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將今建棄軍可斬

已明將軍之威問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師古曰

不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士卒喪盡也一說若建恥敗而不自

歸則亦被匈奴禽之而去補注沈欽韓曰曹操注小不能當大也

之言言大小不敵小雖堅於戰終必為大所禽補注今建已數千當

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

反意也不當斬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士盡不敵有二心自歸自歸

而斬之云云案士盡斷句上文言建盡亡其軍自











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補注先謙  
也說詳匈奴傳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

令李廣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

先謙曰食其也本書食其傳主爵都尉史記下當有都尉二字平

陽侯襄為後將軍師古曰襄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

度幕人馬罷師古曰罷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勝取漢軍

迺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送輜重皆已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

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見單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為於是青令武

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補注沈欽韓曰文

志景泰三年史部郎中李賢請造武剛車四圍箱板人處其中下

穴銳眼上開小窗環列槍刃長五尺高六尺四寸每車前後占地

五步以十兩計一方表四里四十四有六車馬弩器械輜重咸

取給焉師古曰此帝令師古曰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師古曰匈奴亦從萬

騎補注先謙曰從當作縱史記作匈奴會日且入師古曰言而大風

起沙磧擊面師古曰擊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

兵兵如鳥之翅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強戰而匈奴不利薄

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者

忍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補注先謙曰羸者

克反補注先謙曰羸當作羸說文羸也從衣羸聲或作羸

羸馬羸羸師古曰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羸相拏殺傷大當師古曰

案應吉所殺傷大略相當師古曰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

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

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寶顏山趙信城補注先謙曰趙

匈奴奴築城居之補注先謙曰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軍留一日

而還悉燒其城餘粟呂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

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也補注先謙曰廣大將軍

引還過幕南迺相逢青欲使歸報令長史薄責廣師古曰薄責

自殺食其贖為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

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為單于師古曰谷音鹿單于後得

其眾右王迺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

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輜重而亡裨將悉呂李敢等

為大校當裨將師古曰裨將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

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後為去病師古曰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

射死是此李敢即廣子錢說謬師古曰左方當為左王匈奴傳票騎之出

兵師古曰直當也補注先謙曰左方當為左王匈奴傳票騎之出

皆遁走是其證功臣表路博德復陸支伊即軒下皆作擊左王將

左王兵若左方但虛指其地則所謂直為誰之兵乎史文舉無此例

胡注以為匈奴分其國為左右故謂之左右方亦曰左右地說雖

有據以釋此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師躬將所獲輦允之士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為奉車都尉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仇坐法失侯補注先謙曰據表元鼎後元年免後去病死一歲後五歲仇弟二人陰安侯不疑發千侯登皆坐耐仇失侯補注先謙曰耐仇字誤官本作金據表二後二歲冠軍侯國絕補注先謙曰元封元年後四年元封五年青薨諡曰烈侯子仇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圖單于後十四歲而卒補注先謙曰元封四年竟不復擊匈奴者已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已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補注先謙曰據表計夷侯曹時薨在元光四年曹襄嗣侯在其時是曹壽之為曹時無可疑補注先謙曰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師古曰風皇后言之上迺詔青尚平陽主補注先謙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為與主合葬起

家象廬山

師古曰在茂陵東次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補注

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補注先謙曰景德不無益字先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補注先謙曰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五人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十四人又云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故止十四人索也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有傳師古曰凡十五人也說讀曰悅

李息郁郅人也師古曰北地之縣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補注先謙曰元光二年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息元朔三年為中郎元符元其後常為大行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息元朔三年為中郎元符元或自元朔五年已為大行也後因張湯事去官詳汲黯傳補注先謙曰公孫敖義渠人曰郎事景帝補注先謙曰郎事武帝下無至字至武帝立十二歲為騎將軍補注先謙曰元光六年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已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一歲已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已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當斬補注先謙曰景德本無失字王念孫曰景德本無失失字補注先謙曰贖為庶人後二歲已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已因杆將軍築受降城補注先謙曰沈欽韓曰明志州州衛東北有古受降城

李沮雲中人

補注先謙曰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已左內

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補注先謙曰張次公河東人補注先謙曰張次公俱攻剽為彊弩少已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及封侯六月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補注先謙曰記下有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似善射景帝幸近之也十八字

趙信曰匈奴相國降為侯補注王念孫曰侯上脫翁字當依史記

先謙曰史表並云匈奴相補注王念孫曰侯上脫翁字當依史記

敗降匈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十七歲

趙食其殺相人師古曰馮翊之縣也殺音丁活

主爵都尉從大將軍補注先謙曰事在元朔六年公卿表於元狩

未為主爵補注先謙曰事在元朔六年公卿表於元狩

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郭昌雲中人呂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呂太中大夫為拔胡將

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還入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入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

還行誅且蘭逐平南夷為將何郭昌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

服者以為益州郡郭昌將兵有功本傳並不載其擊昆明無功西南

夷傳亦不載也惟武紀元封六年書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益州昆明反遣拔胡將軍郭昌擊之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荀彘太原廣武人呂御見侍中師古曰呂善御得見因用校尉數

從大將軍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先謙曰事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呂將軍師古曰再出為

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呂眾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

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記其校尉吏

有功侯者六人為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西河郡有平州無平

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補注先謙曰史記亦作平州王莽傳民乘城郭

在并州郡內故云或當時周州通設也

將軍封邳離侯票騎死後博德呂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

封其後坐法失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補注先謙曰據表紀生

亡在三年又匈奴傳云天漢二年使公孫敖與博德會承邪山

亡所得四年博德萬餘人與李廣利會武紀同傳並不載

趙破奴太原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故九原人案嘗亡入匈奴已

而歸漢為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

為匈奴將軍補注先謙曰

王後為泥野侯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後二歲集解徐廣曰元封三

破奴以匈奴將軍擊樓蘭封泥野侯史表云元封三年擊樓蘭功

復侯據此當云後三歲作後二歲者並誤泥野侯即樓蘭功

是也史表亦云後侯後復侯後復侯後復侯後復侯後復侯後復侯

沒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

奴為虜所得遂沒其軍補注先謙曰事在太

其太子安國亡入漢補注先謙曰事在太

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

奪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貢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師古曰

日言不為賢士補注先謙曰

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

驕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師古曰與

注河焯曰此言得之其言主父偃減官於上乃在名位未盛之時

也武帝雄猜拔擢一人必欲思自己出丞相猶不敢薦士況為將

提兵者乎沈欽韓曰諸少孫田仁傳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

家監得田仁任安曰諸少孫田仁傳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

實意不平推此言曰實不知此士其謙遜辭託語耳

此意為將如此師古曰方比類也補注先謙曰方

票騎亦方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漢書五十五

漢書補注 卷五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一三三







惠澤洋溢施庫方外延及生師古曰施亦延也洋音羊施音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

曰久矣其明目諭朕師古曰諭謂曉告也科別其條勿復勿并師古曰復并也

其一二疏理而言之師古曰疏理謂陳說也取之於術慎其所出師古曰術謂道也

勿以上陳時丞相衛侯奏所舉賢良治師古曰治謂治也適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

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母悼後害師古曰母悼後害謂不忠道而公卿執

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

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目觀天人相與之際

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適先出災害以譴告之師古曰譴告謂責備也

也師古曰也猶也不知自省又出怪異目警懼之師古曰警懼謂驚恐也尚不知

變而傷敗適至師古曰適至謂適逢也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

入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師古曰全安謂保全也事在彊勉而已矣師古曰彊勉謂勉力也

此下並同補注師古曰此下並同補注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

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至謂還到也

已越師古曰已越謂已過也詩曰夙夜匪懈師古曰夙夜謂早晚也懈師古曰懈謂懈怠也

無師古曰無謂無也立師古曰立謂立也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茂哉謂茂盛也

早也師古曰早也謂早也三字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三字書云茂哉茂哉

草豐盛經典多借師古曰草豐盛經典多借皆彊勉之謂也師古曰皆彊勉之謂也

從也適往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

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適用先王之樂

宜於世者而已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

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

易其化人也著師古曰著謂著也弋師古曰弋謂弋也鼓師古曰鼓謂鼓也反師古曰反謂反也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

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箠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

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目孔子在空而聞韶也師古曰韶謂韶也

先謙曰官本空作齊引師古曰先謙曰官本空作齊引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師古曰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

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師古曰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

呂政曰目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

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帶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師古曰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帶補弊明文武之功業

道繁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

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賢也

道所化補注先謙曰言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引孔子之言

治明也師古曰治明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師古曰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

劉敞曰當云不可得反引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

奉使之王者師古曰奉使之王者而使之王也王音于況反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

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

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師古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

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首扶目反補注宋祁曰古本流字

上而而字存而句緩而文王文彬曰復讀為覆言火下而屋在

復復哉師古曰復復哉周公親火鳥之瑞也師古曰周公親火鳥之瑞也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

哉復哉師古曰哉復哉盛德故天報曰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補注劉奉世曰

復當為覆聲字之誤也王文彬曰劉說是也周公親火復之瑞重

言以數美之與仲尼曰水哉水哉同一極極之意顏說非聖至孫

日尚書大傳引作茂哉師古曰日尚書大傳引作茂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師古曰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言修德者不獨空為皆積善聚德之效也師古曰言修德者不獨空為皆積善聚德之效也

之而已必有助也師古曰之而已必有助也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日爭壤土

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師古曰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

惡畜於上師古曰惡畜於上曰蓄聚也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師古曰惡畜於上曰蓄聚也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

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治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治而成之不能粹美





無曰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曰督姦傷肌膚曰懲惡師古曰

也懲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天下不犯囹圄空虛

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刑

虛也耗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間師古曰耗虛也言刑

亂音莫報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耗作耗字同師古曰耗虛也言刑

廢晨興師古曰晨興也也師古曰晨興也惟前帝王之憲師古曰憲法也永思所

已奉至尊章洪業師古曰洪業也皆在力本任賢師古曰力本任賢

也師古曰也今朕親耕藉田師古曰藉田也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

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師古曰

生算遂黎民未浹師古曰浹也今陰陽錯繆氣充塞師古曰氣充塞

不肖渾淆師古曰渾淆也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師古曰

有意字他本無但云庶幾乎則師古曰今于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

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師古曰今于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

而難行毋適幸於文繫而不得驛賦師古曰今于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

八字是也師古曰今于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

與師古曰今于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

而師古曰今于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

曰臣聞堯受命曰天下為憂而未曰位為樂也師古曰

下師古曰今于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

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

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師古曰今于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

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師古曰今于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

位七十載適遜于位曰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

舜知不可辟師古曰適即天子之位曰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

其統業是曰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師古曰

善盡美矣師古曰今于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

武盡美矣師古曰今于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

治要引作韶盡善矣師古曰今于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

之言七字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

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

河海師古曰今于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

莫報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曰闕天大

顯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師古曰今于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

起海濱而即三公也師古曰今于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

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曰日昃而不暇食也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王焉師古曰

雅釋詁素王也素王謂空王指在下者而言莊子天道篇云以此

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上下對舉論

謂極明顯史記殷紀載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賈子過秦論

屬之孔子立新王之道三代之制必以素王為孔子自稱故繫素王

子立素王之號尤其確證三代以制為春秋作新王之書而不云孔

王之說東漢宗之謬種流傳經及漢子徐書作傳也師古曰

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師古曰今于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

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師古曰今于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

賤而勸有德也師古曰今于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

朔易服色所曰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

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師古曰今于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

臣聞良玉不瑑寶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



自知也孟康曰人頂囊也補注沈欽韓曰孟說本秦策甘羅之言蓋師說相傳以爲達者驚人天中記引圖經云秦魯人十歲而亡時人戶而說之號小兒神一統志達巷在兗州府滋陽縣西北五里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服虔曰在位當知材知日有益於政也應劭曰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師古曰應說近之謂授之位曰試其材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呂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補注宋祁曰古本流作淳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師古曰申申不害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法字下韓非至秦卽死秦未嘗行其說案所行與非說合耳憎帝王之道巨貪狼爲俗師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爲貪狼也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補注宋祁曰景德本無天字古本有誅名而不察實誅責也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補注宋祁曰景德本無空言二字古本有外有事君之禮

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憎酷之吏痛也音千反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竝起是  
目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  
政參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曰政法教導之目刑戮整齊之則人苟免而已無恥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參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  
作書引宋祁曰古本齊作參  
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  
外補注先謙曰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  
外言德被殊域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康居西域國  
也說讀  
曰悅 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  
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補注宋祁曰漸本尊作遵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  
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師古曰管子之書也管子曾參  
子疾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  
病篇親藉田曰爲農先風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曰求賢

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古曰厲謂勸  
礪其行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補注宋祁曰  
琢作琢當從此本從此本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補注先謙曰官本庠作序是大學者賢  
士之所關也師古曰教化之本原也今呂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  
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補注先謙曰既呂對言  
則所謂亡應書者皆是不應經義也此仲舒泛論平日郡國  
之眾顏說非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  
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  
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補注宋祁曰古本流作汜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  
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  
爲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爲姦欺者守令不舉適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  
陛下之意是呂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寘逢黎民未浹皆長吏  
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

吏又曰富貴未必賢也  
長史郎守令郎史郎郎中郎也據其義當云長吏多出於郎中  
郎選郎吏多出於二千石子弟又以當此蓋選郎大約出任非  
算貲二途者尤多故未必賢王應麟玉海論漢世發監掾霍光是有以  
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爲郎者如張安世家盛稱惓惓霍光是也有以  
富嘗爲郎者張穉之傳如淳注引漢儀注謂五百萬得爲常侍  
郎也釋之及司馬相如是也有以策選上書爲郎者以孝著主因優  
是也有以孝著爲郎者馮唐是也余謂唐傳言古以孝著主因優  
喜得爲郎王說獨凡隆不墜漢有以孝廉爲郎者王吉京房孟  
宮翟方進何武射榮甲科爲郎者儒林傳云決深甲科爲郎如馮奉  
是也大約漢之郎選盈於此六途王氏所舉任子富嘗兩條即仲  
舒之往病至誤解竊謂後世郎舉人自身家殷實並非入粟拜爵而  
今人往往誤解竊謂後世郎舉人自身家殷實並非入粟拜爵而  
食貨志云入財者得補郎還衰矣郎選二字與此同但入財補  
郎先諱武帝晚年事仲舒對策當武帝即位初時尚無此不幸以當  
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命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  
秩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郎皆無員多至千人議郎中郎  
將秩皆六百石侍郎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郎中郎有五云左守掌  
治其郡秩二千石仲舒言其時令長多出於郎而選郎又非任子郎  
賞故未必賢大抵漢世郎秩有差而皆可出補長史瞿方進傳



方進由郎遷議郎是郎秩過遠之證也給事中傳義綴以中郎補上  
舉孝廉中郎武傳武以承遠雲陽令儒林傳實王治易為郎至單  
郎中郎之證也明經甲科為郎補穀陽長是長吏多出於  
出為長吏之證也明經甲科為郎補穀陽長是長吏多出於  
該侍郎議郎言吏二千石也又以前朝郎言二千石子弟選郎復  
吏郎中郎深為吏二千石也又以前朝郎言二千石子弟選郎復  
義郎中郎深為吏二千石也又以前朝郎言二千石子弟選郎復  
師古曰非所謂積日久也補注王念孫曰下所字涉上所字而  
積日久也補注王念孫曰下所字涉上所字而  
不害為輔佐師古曰害是呂有司竭力盡知補注先謙曰通鑑  
治其業而呂赴功今則不然累日取貴補注先謙曰積日久也  
官是呂廉恥賢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  
守二千石補注先謙曰不言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呂

前漢五十六

三

給宿衛且呂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  
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  
長民者也補注何焯曰上所謂英俊乃能明王道輔世  
之不可不廣補注何焯曰上所謂英俊乃能明王道輔世  
可及也師古曰錄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  
牽制於文使得切磋商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補注宋  
本之字下有曰字二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日寢字誤官本俱作寢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

耳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  
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師古曰眩惑也音郡縣之縣與讀皆夫三王  
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師古曰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  
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  
復之師古曰悉盡也究竟也復反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師古曰小雅小明之詩也安處而巳若助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師古曰論語  
卒終也言終始如一者唯聖人能之補注先謙曰官本孔子作  
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師古曰言輔承師說下明冊已  
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  
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

前漢五十六

四

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  
包函而無所殊師古曰函與建日月風雨呂和之經陰陽寒暑呂  
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薄愛而亡私師古曰薄也音普布德施仁呂  
厚之設謹立禮呂導之春者天之所呂生也仁者君之所呂愛也  
夏者天之所呂長也德者君之所呂養也霜者天之所呂殺也刑  
者君之所呂罰也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  
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  
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  
之過兼災異之變師古曰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適與天地流通  
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呂惠善化  
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呂化  
民民呂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呂犯法而罪多補注宋祁曰犯法

犯予謂法犯罪多語中一歲之獄曰萬千數曰此見古之不可不  
輕重自偶易之非是師古曰古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  
用也師古曰古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  
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  
者上謹於承天意曰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曰成性也正法度之  
宜別上下之序曰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  
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  
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師古曰施設也陳設其序然有文曰相接師古曰驩  
然有恩曰相愛此人之所巨貴也生五穀曰食之桑麻曰衣之師古曰驩  
日食讀曰飢六畜曰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  
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師古曰孝經載孔明於天性  
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  
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處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循理師古曰樂循理

前漢五十六

五

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為君子師古曰論語載孔  
子之言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師古曰論語載孔  
以天命之性言之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  
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曰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成鉅師古曰鉅  
聖人莫不曰曉致明曰微致顯師古曰曉是曰堯發於諸侯師古曰堯  
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厚深山師古曰舜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曰致之  
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  
之所自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微小則致  
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師古曰翼翼大雅大明之故堯兢兢日行  
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戒慎善積而名顯德章而  
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  
補注先謙曰言如短景日漸加長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  
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庠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自得

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  
也師古曰鄉故桀紂暴謾師古曰謾讓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  
國日亂晏然自曰如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終陵夷而  
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曰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  
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  
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  
而不厭者謂之道師古曰復謂反復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  
也師古曰言有弊非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  
不行師古曰耗舉其偏者曰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  
不同非其相反將曰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師古曰揅故孔子  
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師古曰論語改正朔易服色曰順天命而  
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

前漢五十六

五

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師古曰經謂所受  
教其弊也師古曰經謂所受教其弊也師古曰經謂所受教其弊也師古曰經謂所受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  
敬與文因循為教取重則不遠此也師古曰論語載敬與文因循為教取重則不遠此也師古曰論語載  
三孔子曰殷周之禮廢則亂亂則亡此其損益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  
王之用曰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  
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是曰禹繼舜舜繼  
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師古曰言政相故不言其  
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  
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何謂之損  
讀貢父希元之說用夏之忠者曰用夏之忠此公羊家說也師古曰致至極也  
並可似宜從之師古曰致至極也並可似宜從之師古曰致至極也  
公羊家也師古曰致至極也公羊家也師古曰致至極也  
經也昭明也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師古曰致至極也  
不可通也師古曰致至極也不可通也師古曰致至極也

論議也治要引作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師古曰建

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師古曰建

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

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

下古亦大治師古曰建

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

園囿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呂古準今壹

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繆而陵夷若是師古曰建

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建

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師古曰建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師古曰建

去其角師古曰建

之齒者是通上下殊非其理也吳仁傑曰領注本出淮南書云云

珠焉有翼而西足故曰予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互

其角者如平九日無餘分也蓋強伸舒之意王念孫曰治要引作

子者去其角無之字與下句相對句法故為整齊春秋繁露

度制篇亦云有角不為力用非牛之比所言之物傳其翼者兩

其足師古曰建

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建

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

民之所自器器苦不足也師古曰建

家溫而食厚祿師古曰建

安能如之哉師古曰建

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建

迫斃民師古曰建

呂大弼富者奢侈師古曰建

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師古曰建

能避罪此刑罰之所自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師古曰建

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

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呂為制大夫之所當循呂

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建

舍而茹葵慍而蔽其葵師古曰建

奪園夫紅女利序師古曰建

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

大夫綏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

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建

鄉仁而俗善師古曰建

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師古曰建

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師古曰建

呂居賢人之位而為席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席人

之意也師古曰建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師古曰建

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席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古師

曰舍廢也言為君子之行當如公儀休若廢其所行則無可為也

也也爾注先議曰兩注舍諸曰治言為君子者當如公儀休若廢而

先謙案休事見史記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

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

專也也爾注先謙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目上亡

目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

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師古曰然後統

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曰仲舒為江都相

事易王曰名非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曰禮義匡正王敬重

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世庸種蠶謀伐吳師古曰

種也蠶范蠡也種官之勇反者種蠶法齊召南曰世庸師古無

莊疑即國語所謂五庸者與若成人種蠶舉知為大夫稱五

大夫吳晉之有與也古書與率師沿海沂注以總吳大夫稱五

與古音相近而字異耳錢大昭曰世庸漢紀及人表並作后庸遂

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曰為粵有三仁師古曰世庸一也

也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曰奉大

對師古曰大計也爾注先謙吾欲伐也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

本榮作榮是也爾注先謙吾欲伐也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

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師古

也也爾注先謙吾欲伐也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呂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古

大君子之門也師古曰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此三王

猶武夫之與美玉也師古曰王曰善仲舒治

國呂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呂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

止雨反是師古曰王曰善仲舒治

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

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中臺未上師古曰所作起草為臺也補

如注與師古語同又引姚察曰草臺竈也師古曰所作起草為臺也補

屈原謂屈平屬草臺未定先謙曰史記中臺為書大夫居宮者災

為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高園災是在建元六年時仲舒尚未對策

班氏知史記之誤故主父偃候仲舒私見族之竊其書而奏焉師古

錢大昕曰按遷傳元光元年西人謂而為高廟高園災乃在建元

六年其明年始改元元光六年仲舒卒臺未上召祝諸儒師古

讀曰示願遷傳之非一時事也錢氏疑臺未當上召祝諸儒師古

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議仲舒弟子呂步舒師古曰

本所證云人字當作步呂步舒又按呂步舒弟子呂步舒師古曰

一作步舒治淮南獄見五行志又盧諶論孝養篇呂步舒言使步

舒不知其師書呂為大愚師古曰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

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師古

師古也爾注先謙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

世用事師古曰希位至公卿仲舒曰引為從諛引嫉之膠西王亦

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王端也事詳本傳引適言於上

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問仲舒師古曰大儒善待

之師古曰大儒善待

字矣先謙案史記作仲舒王仲舒恐久獲羣病免凡相兩國輒事

驕王正身自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居而治及去位歸居

終不問家產業師古曰呂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

議師古曰呂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

法師古曰呂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

動以經封即其事也師古曰呂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

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師古曰呂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

漢書補注卷五十六列傳第二十六

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師占

下校音茂陵補注王先慎曰案仲舒死葬長安宋敏求長安志云蝦蟆陵

漢武帝幸芙蓉園即秦之宜春苑也每至此墓下馬時人謂之下

馬陵歲月深遠誤傳為蝦蟆耳陝西通志引馬竊田集云墓在長

安故城二十里武帝幸芙蓉園過此下馬一時文士罔不及孫

皆曰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

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主杯蓄露清明竹林之屬師古曰皆

名也杯音布反音扶元反音注高召南曰玉杯以下並是書

此先儒所以疑其書或後人採綴以成也蓄露之義崔豹曰古之

覺虛似露而垂沈欽韓曰西京雜記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

聞舉亦書名也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

施朝廷者著于篇師古曰掇采拾也音丁活反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已師古曰伊伊

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師古曰莞莞仲也晏晏嬰也伯

子欲已為伊呂遇聖人之耦師古曰耦對也伯讀曰霸讀曰至向

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師古曰事見論語噫

也噫音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師古

於其反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

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乎游

夏師古曰漸浸潤也游子游夏子而曰莞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

至向曾孫龔論君子也呂欽之言為然補注何焯曰劉欽末路

故復以龔所論定者佐之王先慎曰後漢書蘇竟傳略云廷岑護

軍鄧仲況據兵據南陽陰縣為寇劉欽兄子龔為其謀主竟與龔

書曉之於是仲況與龔遂降龔字孟公善議論馬援班彪並器重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漢書五十六



司馬相如傳卷二十七上師古曰司馬相如之傳者多矣皆改生諸說之陳武之屬是也今依班固之說而正之漢書五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師古曰擊劍擊劍之非術也也注後漢書曰學擊劍擊劍之法也莊

名大子師古曰大子父受而字之也也注後漢書曰學擊劍擊劍之法也莊

相如既學補注先謙曰案應案秦之幕蘭相如之爲人也更名相

如人也師古曰蘭相如六國時趙之呂嘗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

其好也師古曰蘭相如六國時趙之呂嘗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

入案耳師古曰蘭相如六國時趙之呂嘗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

虛受堂

李廣李蔡同亦郎中破還者耳云六百石 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

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

病免客游梁補注先謙曰史記云梁王虛賦乃游梁時作後

子虛之賦補注先謙曰史記云梁王虛賦乃游梁時作後

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補注先謙

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師古曰都亭治都之亭也先謙

繆爲恭敬師古曰繆爲恭敬繆爲恭敬繆爲恭敬繆爲恭敬繆爲恭敬

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師古曰僮謂奴

漢書補注 卷五十七上 列傳第二十七上

記僮客程鄭亦數百人師古曰程鄭亦人姓名其家富亞王

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師古曰令謂程鄭亦人姓名其家富亞王

客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

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而強往師古曰示眾一坐盡傾

其風采也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自娛師古曰奏

歌行短歌行此其義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無古下十三字索隱鼓一再行謂一兩曲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

新寡好音故相如與令相重而呂琴心挑之師古曰挑動之也挑

音徒其反補注先謙曰索隱引其詩曰鳳兮鳳兮何由交接爲鴛鴦

又曰鳳兮鳳兮今從堂下夜夜相從別有誰相如時從事騎雍容開雅

師古曰開甚都張揖曰甚得都士之節也章昭曰都邑之女同車

子都則知都者美也山有扶蘇之篇又云不見及飲卓氏弄琴文君

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悅其入而好其音也補

不必分指師古曰說讀曰悅悅其入而好其音也補

其人其音恐不得當也師古曰說讀曰悅悅其入而好其音也補

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

徒四壁立師古曰徒空也但有四壁更無資產補注宋祁云別本

遠山險峻常若芙蓉乳膚滑如脂十七而王孫大怒曰女不

寡爲人放縱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卓王孫大怒曰女不

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

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師古曰臨邛弟但也發聲之急耳師古曰

此類甚多義非且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適令文君當盧

日盧酒盧師古曰賣酒之處舉土爲盧呂居酒食曰盧起其一

面高形如銀盧故名盧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當盧爲對溫酒火盧

失其義矣補注先謙曰官本

作盧則文省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漢書補注 卷五十七上 列傳第二十七上

居器食貨志下注盧者賣酒之區也與此義並合食貨相如身自

著積鼻種師古曰盧酒食也即顏所謂酒火盧矣相如身自

因以為名非謂其形似也顏注曰吳越春秋越王服鐘鼻種亦鐘

字異耳案說文龍綺謂之急就篇顏注吟之兩股曰龍玉篇龍綺

也與庸保雜作師古曰庸即謂作者無誇飾即楚俗所稱庸

公更謂王孫曰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衛反補注先有一男兩女所

不足者非財也師古曰言不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卿故

倦游文穎曰倦疲也言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補注何焯曰倦游

宦病免而歸耳師古曰言不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

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適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補注

昭曰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

生乎富足今乃以衣裘賣酒遂相與謀於臨邛賣酒相如親為釀

鼻種器以貶王孫王孫果以為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為富人

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曰主天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

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

此賦上驚遇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適諸侯之事未足觀請

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曰札木簡之簡小書也

點反相如曰子虛虛言也為楚稱師古曰稱說之美也烏有先生者烏有

此事也師古曰烏為齊難師古曰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師古曰

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師古曰卒終也謂終篇之言若

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師古曰奏之天子天子

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王念孫曰奏下正文注文皆後人

文記有如此二句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

出田師古曰田田罷子虛過姁烏有先生師古曰姁誇詡之也音丑

大昭曰田獵也田罷子虛過姁烏有先生師古曰姁誇詡之也音丑

史記本傳作說陶紹曾曰姁當為吒師古曰亡是公存焉補注

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夸僕曰車騎之眾而僕對曰雲夢之事

也張揖曰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師古曰夢讀曰可得聞乎子虛

曰可王駕車于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師古曰海濱音賓又音涇列卒滿澤

采罔彌山師古曰罔彌山羅千學亦采罔也師古曰王國免爰之詩曰

玉篇罔罔也掩菟麟鹿射麋格麟師古曰麟音麟或作麟謂車踐麟之也音

一腳也麟說文大鹿也左襄十四年傳麟如捕鹿晉人角之諸

戎椅之謂或持其角或摘其腳也師古曰鹿唯用椅師古曰驚於鹽浦割鮮染輪

張揖曰海濱之澤多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染猶也切生肉謂車

輪而食之也師古曰驚謂亂馳也驚猶也驚音驚捕音如閱反

鮮多而血浸漬兩輪焉之也師古曰案則鮮染輪與下獲多相應言割

鮮正謂割取一爵就輪間突而食之又與終日馳騁曾不下曳句

相應云於亦溫染之義恐誤先謙曰案鹽染一語謂驅車輪鹽而食

之并云於亦溫染之義恐誤先謙曰案鹽染一語謂驅車輪鹽而食

功師古曰為功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

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師古曰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

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補注宋祁曰一

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觀也又烏足自言其外澤乎師古曰唯唯師古曰齊







勝即也。本書賈山傳注：勝，盡也。文選：神女默守不其西則有涌可勝。賈封碑文不可勝數。可法與此同注。亦皆訓盡。石白沙應。

泉清池激水推移柳楊也波外發夫容護華內隱鑑白石沙應。

容連華也。蔭陵史記謂古淺誤爾雅說文並作淺。文選作菱。其中選並作笑。蔭陵史記謂古淺誤爾雅說文並作淺。文選作菱。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毒目螫蝥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尾皮有珠耀鱗甲有文龜似龜而大。古反曰張說者通是蛟魚可作蛟龍之類也。蛟解在武紀。龜音走河反。又音大河反。毒音代冒首妹他皆勞也。補注宋祁曰徒何注錢大昭曰毒音古字徒難反。丹何近釋祖亂上林禮記亦有注錢大昭曰毒音古字徒難反。丹何近釋文云字又作蟬。附先謙曰朱琦云南山經注蛟似蛇四足龍屬。此所謂蛟而蛇尾合其文。皮如堅者據說文蛟龍無角引山海經魚也。皮如節刀。犀魚屬。因遂以蛟為蛟。准南道應訓注蛟居其皮有夏世蛟以爲刀。細之口而蛟魚之長又即說文池魚滿三尺有珠蛟來無別之長也。荀子禮論注引徐廣蛟韋以蛟魚皮爲之諸文皆較咬也。先謙案此與武紀蛟龍注互證。益明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梗杻豫章師服虔曰陰林山北之林也。像章太木也。生七年乃可知。

音步田反。卽今黃楸木也。杻音南。今所謂楠木。補注先謙曰古文選謂其正義引溫沽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句之樟木也。二木生乃可年別。樟桂椒木蘭檠離朱楊之椒卽所食椒樹也。本蘭皮剝嫩而香。可作正面膏藥。聚黃槩也。離山梨也。朱楊亦楚樹也。生水邊美南人以爲梅也。避凶稱釋木梨山橘郭公羊卽食其實如小水邊注梨一名山橘。索隱朱楊爾雅云理河柳是就篇類梨磚栗椅柚芬芳樹名。卽今體似梨而甘。樽棹棗也。帥古曰樽。卽今所謂脂子也。加反。樽名。卽今體似梨而甘。樽棹棗也。帥古曰樽。卽今所謂脂子也。補注劉奉世曰橙反。油音弋救。卽橙音。文瑩方芳譜酢厚脆音也。立制而不當復出。樽梨者果之一種。顏所說乃柚也。先謙曰柚專爲檳榔之鄭注。相梨之不藏者又作查。宋書張敷小名查。傅亮熟視梨面先謙故是梨中不藏者又作查。宋書張敷小名查。傅亮熟視梨味劣於梨。蜜煮則香美過之。藝文類聚八十六引張敷曰平邱自集解蓋漬梨酸醃雞得甘者也。似柿一謂糖梨而薛王碩農書以鴈似梨葉似杏而鄧悅梨醃雞得甘者也。似柿一謂糖梨而薛王碩農書以鴈似梨葉似杏而葉皮核皆似柿秋晚而紅乾之則紫黑如葡萄其大小亦然。今

[illegible]



五傳曳明之珠旗張揖曰百明月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曰千將

人戰胡中有能者于師謂韓王劒師方三刀枝南楚宛鄧請

名之與歐冶子同師周禮圖謂載反左鳥號之雕弓蓋地不得飛欲望呼故曰烏號

曲下爲胡也

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璞曰難畫也師古拔號應黃帝弓說

下抱弓而號故名弓鳥號郭璞曰魏書史記號作皐索隱引韓詩外

皆有據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雕作影史記號作皐索隱引韓詩外

桑其材堅動烏棲此弓是山南鳥號之羽素淮上伐取其材爲拓

因名烏號古史考風俗通皆同北說案索隱所引較應說爲晰

**右夏服之勁箭**亦良即順弱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筋弱即今

左傳封父之繁弱是也先謙曰集解引韋昭云案煩弱應作繁弱

同以昇善射也然伏說較陽子驂乘娥阿爲御復夏夏羿也索隱說

長宮本無師古十一字

音義曰陽子仙人楊陵子猗阿山之善射者織習曰韋昭曰集解引漢書

不取索隱引樂彥曰穢阿山有女子處其發月歷數度躍入月下

中因爲月御也文選注引楚辭曰娥阿不御焉又引郭注御者下

**前漢五十七上**

有見楚案節未舒卽陵狡獸意驅馳已凌狡獸快捷之獸也補注

宋祁曰注文當云已凌狡獸引天文志曰捷徐曰距虛卽登登變

文合如此先謙曰文選注引天戈疾如馬距虛似贏而是音子郭璞曰距虛卽登登變

振拒曰登登青狀如馬距虛似贏而是音子郭璞曰距虛卽登登變

又史記互耳易曰孫兩雅文郭說是也楚音子郭璞曰距虛卽登登變

踐也距虛一作距騶一切經音義十三距騶似羸而小牛叉馬子

集解曰劉氏新論篇名篇距虛實一獸因其詞類分而爲二車

馬迅疾雖捷之軼野馬馳騶餘張揖曰口軌過也野馬似馬而小

蹻亦能蹴躑之也軼野馬馳騶餘張揖曰口軌過也野馬似馬而小

蹻音逃蹻音塗補注王念孫曰軼讀若迭左隱九年傳霍其侵軼

我杜林成十年傳述我殺也轉讀爲貨貨踴也莊子駘馬蹄篇釋文引

意常讀若迭而訓爲突也轉讀爲貨貨踴也莊子駘馬蹄篇釋文引

廣雅曰蹻蹻也說文蹻蹻也蹻蹻也蹻蹻也蹻蹻也蹻蹻也蹻蹻也

上林賦之蹻蹻也蹻蹻也蹻蹻也蹻蹻也蹻蹻也蹻蹻也蹻蹻也

文所云陵校蹻蹻也蹻蹻也蹻蹻也蹻蹻也蹻蹻也蹻蹻也蹻蹻也

或蘇轍俗作蹻蹻也蹻蹻也蹻蹻也蹻蹻也蹻蹻也蹻蹻也蹻蹻也

遣衛君野馬四百高注野馬駒除也淮南主術訓騎駿馬而履

[illegible]

漢書補注  
卷五十七上  
列傳第七十七上

一一五五



豈非古之遺法乎... 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煇自爲娛... 義耳言... 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煇自爲娛... 義耳言... 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煇自爲娛... 義耳言...

漢書補注 卷五十七上 列傳第二十七上

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 也章君惡傷私義... 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 也章君惡傷私義...







[illegible][illegible]

前漢五十七上

正義云張二說皆非實雅云有角曰鯢無角曰鰕按此皆龍  
也山神也字誤先據案正義之文與類書所云非鯀能龍子迺從虫作  
龍一物訛非出神又非樂龍子則謂鱗乃龍須而非龍與正  
意年上通無能逆其說者矣此篇寫謬龍子為龍字倒洛口鮪  
水依其引激之鱖以釋之非獨漸離蜀白鮪鰭出羣山  
穴三月過河自莫度龍門之限則得爲龍矣南齊宋開歸古武  
時官本注義今呼爲魴鯉魚大數百斤骨軟可食出江陽健爲邵  
監七類轉音總龍無角下文還注引周禮語云鼈下名鰕鰕鰓  
魚之類似鰕而黑鰩似鰕而銀音記郭璞曰鰕音常容反鰕魚有文  
鰕鰧部說是也鰕音若誠鰕也一名黃頤顏即占未感音當作  
反也子當完也欽城日略史記作鱸東山經旌山多鱸魚本草拾  
遺以東國產李時珍云此魚中之狀品益魚之備常以供饌食即  
小女偶出也通雅鰕如對而異則鰕類也廣雅大鰕謂之鰕中山  
魚也徐氏之山減水中多怒邪注云一名黃頤鰕鰧玉常鰕黃  
鰕而色黃鰕鰕而南海中大者三四十斤呷魚最毒池中有此不

[illegible]

鰾說文鰾下云刺魚也刺集韻作製音轄鰾鰾捷鰾掉尾振鱗翬  
蓋音轉異文宋玉對楚王問所謂尺澤之鯢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  
翼反補注古曰捷舉也鮀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釣  
**潛處乎深巖**郭璞曰隱岸底也補注先**魚鼈謹聲萬物眾夥**郭璞曰謹

譚也夥多也謹音許  
元反郭音下果反**明月珠子的皪江靡**應劭曰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光曜照於江邊靡述之妻也通音弋  
爾反補注沈欽韓曰吳郡試水貌也江靡江邊靡述之妻也通音弋  
又郭璞注江賦玉珎每月注臨海水上物志曰海水大如鏡曰色正  
圓謂此珠也郭璞注月珠則明珠乃海水沈說是樂史記也江闕  
夏時插曜以望珠先漢曰明月珠二物沈說是樂史記也江闕  
璩文選注引應劭曰璩憂也集  
郭璞曰砥石黃色水玉水精也師古曰硬音如充反磊音洛漸反  
硃音洛可反又音可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山海經曰堂庭之山  
其上多水玉郭璞曰磷磷爛爛采色湛汗也師古曰皆玉石符采映

**叢積乎其中鳴鵲鵠鴝鴒鴛鴦屬玉**張揖曰鵲大鳥也郭璞曰鵲鵠

鴨呼大長頸赤目紫黑色鵠音鵠鵠音保師古曰鵠古鴻字鵠即  
今俗呼爲獨豹者也約音鵠聲之鵠耳鵠音加鵠音之欲反鵠音

前漢五十七上

霜繡注吳白傑曰案馬融解畫夾云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脩頸  
高詩亦曰鵝繡緣身其形似鵝則知鵝雁屬而緣羽者耳西京  
賦北樓雁以爲雁是也西京雜記司馬相如以所服鵝裘市酒蓋用  
水鳥緣羽爲飾如鵝冠之比左雄曰鴻文選史記作鴻鵠文鵠下  
云堆或作鳥鴻爲是說文鵠下云鵠也桂馥云一切經音義引  
鳥江聲則作鴻爲是說文鵠下云鵠也桂馥云一切經音義引  
人黃鵠也又云鳳凰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舉千里其鳴聲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其白者爲鴻鵠以別於黃鵠爲鴻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天運鴻鵠不曰浴而曰黃鵠爲鴻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案鴻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引相如說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能激黃鵠之冀著毛悉脫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子在深谷澗中若將有兩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精旋目郭璞曰今荆郢間有鳥毛冠短尾火炎旋目未萌也師  
旁毛皆長而旋此其旋目乎爾注先謙曰史記作鵠鵠鵠鵠鵠鵠  
旋目其名鵠方目其名鵠交目其名鵠說文鵠下云鵠鵠鵠鵠鵠鵠

在池陽巖地顛綺稚峴崎張揖曰稚峴高貌嶠崎斗絕也蘇林  
縣岸際也音身軀綺稚屈宏折稚音賴水反委音孽郭璞曰  
音倚推音作罪反委字作委師古曰蘇郭兩說並通郭音孽  
又音將木反補注先謙曰鮑史記上道小似欬飯也大下釋  
馬重嶺陳注顛猓也釋畜善陞廬郭注廬山形似欬飯也先謙  
文獻考據此與引騶通云街南都賦坂城綽綽而或成嶸是山  
本故詩以陟言訓陂非也方言鏡江淮陳楚之間謂之嶸注  
嶺登也山之嵌空玲瓏有若鈎然與陂或對文蓋相類之物如舉  
腳釜也喻巖地嵌空玲瓏各爲一義音或陂或陂而下物如舉  
選辭或如錦而嵌空也可馬彪以顛綺串誤失之推推通作文  
離史記觀注謂山林叢集也唯與峴同音耳甘泉賦雲謁或詭  
崑崙之異作注謂山崖峻峭而巽字巽雅推推倒立也說文  
文獻下云山短高也蜀郭賦巖巖巖以峨峨注嵒特起也崎即  
崎嶇即振溪通谷蹇產溝瀆張揖曰振拔也水注川曰溪注溪  
水相通注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郭璞云振猶漣之自溪及濱皆  
注引張揖屈折作詰曲善曰言山石敗散溪水而不分泄  
豁閼阜陵別陽郭璞曰於呀語闊澗谷之形容也陽水中山也  
音呼合反呀音呼加反閼音呼下反閼音橋御古

曰大阜曰陵音阜陵居在水中各別爲陽也語音呼活反補注周  
壽昌曰開文選作閼郭音河下反似從關爲是下閼閼問字閼  
壽昌曰開文選作閼郭音河下反似從關爲是下閼閼問字閼  
雙聲古字通用文選注引司馬彪曰先謙曰俗文選史記閼字  
案亦作嶮嶮傳注引宇林云呼大空也足語呼大空案義乃  
洞穴言亦常訓大空後漢張衡傳引思元賦作嶮嶮大空案義  
也謂之爲嶮嶮猶此閼之爲閼矣說文閼下云大開也郭璞曰  
屬上溪音嶮嶮字官本注括作嶮嶮與下歲魂畏魔虛虛其  
通文閼即嶮嶮字官本注括作嶮嶮與下歲魂畏魔虛虛其  
歲音帥古曰曉又音鬼於迴反置白惡罪胡賄反補注先謙曰  
痾虛作嶮嶮嶮作嶮嶮正義臧魄裏瘳隱嶮嶮登降施爾曰隱  
皆高峻坡墜不千貌嶮嶮音洛蓋反隱古曰墨音律施者七爾  
嶮嶮遠延也補注先謙曰宮本注括作嶮嶮與下歲魂畏魔虛  
下施坡池獐豸郭璞曰坡池旁墳貌也坡音皮獐音衣破之被  
同施坡陀文選注獐豸音獐豸奇反獐豸音彼補注先謙曰  
讀如坡陀文選注獐豸音獐豸奇反獐豸音彼補注先謙曰  
云獸長胫行多牙然欲有所殺形徐鉉云牙多音皆陸長貌此二  
字以蟲喻山形言其漸允浴澤霽張揖曰浴音容霽說文不成  
史記允作沔索隱引郭璞云游激渚衍貌容霽說文不成義依本  
文釋之當爲游衍激渚游衍釋沔流溶溶渚釋澤也本郭郭





[illegible]

**周覽** 汜觀師古曰汜普也音敷 鰓反補注續紛軋勃孟輿曰縞紛

紉密也師古曰縞音丑人反軋音交黠反 音勿補注官

絳音爭忍反引宋祁曰越本注於黠音丑人反縞紛軋勃史記

一作縞紛軋勃集解引徐廣曰盼芒芒悅忽郭璞曰言眼亂也師

視之無端察之無涯師古曰涯畔也音儀補曰出東涖入庫西陂張

日朝選范之東地莫入於苑西陂中也補注先說其南則隆冬生

長涌水躍波師古曰言其土地氣溫經冬草木不死水不凍補注

草木生長也郭璞曰羅波其獸則庸旄獵聲沈牛麀麋鹿牛其狀

言不凍也此類說所木如牛而四首毛羴牛黑色領有肉垂幾似熊庫蠅皆無植食

麀鹿而前大郭璞曰庸牛即今之犂牛又音羴羴者主捕牛即今所謂

鈎鐵貌音猶羴音理師古曰庸牛即今之犂牛又音羴羴者主捕牛即今所謂

犂牛者也終牛即今之犂牛也犂牛即今之犂牛也犂牛即今之犂牛也

文據下云猛獸也與徐說合則字當作犂矣玉篇犂牛又云犂

於梁首謂會引緯略云犂牛抵觸順布歌無敢當者故金舌肉隆起若

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峰牛是北山經蒲侯之山有獸焉其狀如

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書牧誓右秉白旄馬注白旄旄牛尾旄

或作牝正字通云牝牛出甘肅臨洮及西南徼外野牛也人多畜

古取為旄旄今人以爲纛帽毛雜白色者以茜染紅色用之謂

之水東曰記云牝牛與豺同種師古言牝牛即偏牛非也說文猊似燕

之編據此編又牝牛之遺種師古言牝牛即偏牛非也說文猊似燕

而黃黑也色出蜀中一切獲豈近詩狝又作犂音韓詩作莫黑出蜀郡

居易狼狽符貨邪瘦者象泉年曰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窺其皮

夷長鬣牛形辟邪瘦者象泉年曰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窺其皮

漢長鬣牛形辟邪瘦者象泉年曰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窺其皮

設云禹貢正義誤以旄牛爲犂牛一切經音義今隴西出犂牛經

文中多犂牛非正義也犂牛屬也色黑牛爲旄牛旄牛屬也色黑牛爲旄牛

旄牛犂牛爲二物郭璞以犂牛爲旄牛旄牛屬也色黑牛爲旄牛

亦分樂師旄舞旄牛犂牛爲二物郭璞以犂牛爲旄牛旄牛屬也色黑牛爲旄牛

先謙案唐書南詔傳鞆鞆皆插犂牛尾一號沈牛一聲之轉文選注引

南越志曰當午形角似水牛一名沈牛也則沈牛非即今所謂水

牛別志也說文塵屬麋鹿一名沈牛也則沈牛非即今所謂水

有所說音飾其尾而執之以爲儀樂以鹿而大至坐則解角目上

下有眉因以爲名也又案索隱引張說館下有生字文選李注引毛

隱有犂白豹三字索隱同又文選注引郭璞說庸牛作庸似牛索

似能以以下作張揖注集解引郭注警作頭赤首圖題窮奇象犀





[illegible]

文磬蘇林曰琇音分郭璞曰旁唐言磬磬珍幽文理貌師古曰辛  
幽又音彼閑反補注本諫曰琇石之次玉者淮南脩唐裴堅  
忍訓唐爲文石不從郭說廣雅釋詁考作湯煬文石也幽同  
裴如邪如文石者文盛貌史記文選赤瑕駁犖雜玉焉張揖曰亦瑕  
又也疑字不當爲磬史記文選赤瑕駁犖雜玉焉張揖曰亦瑕  
引說文云琇玉之小赤色集解引徐廣曰維一云緇面一云緇量  
宋琬琰和氏出焉晉灼曰白虹之氣光采上出故名朝采猶言  
夜光之璧琬琰先謙曰官本注無晉下六字臧氏史記作垂綴  
出於上林橋寔熟夏諫曰伊尹書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  
於是乎盧橋寔熟夏諫曰伊尹書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  
於以至味師古曰盧黑鳥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  
也謂其精山之東黑鳥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  
不名其何物齊民要術引裴洲廣州記曰維浮山有橘夏熟實大  
味亦劣又云盧橋皮食極甘又有壺橘形色都是橘夏熟實大  
孰味亦不異冬時土人呼爲盧橘其類有七八種多九月結實正赤  
謙曰索隱引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小如甘許多九月結實正赤  
明年二月更青黑夏熟可與沈引互證左思三都賦序云相如黃  
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故晉灼云然曰  
甘橙棖郭璞曰出武陵屬而味橘棖亦橘之類也音湊張揖曰  
張協七命漢皋之橘是橘非獨批杷棖柿亭奈厚朴似樹長葉  
出若杏然橙香楚俗謂之橘山聖也厚朴葉名也郭璞曰櫟樹長葉  
師古曰此二句總論樹木不得雜以香草也然郭璞說得之朴木皮  
也此藥曰西京雜記上林苑記厚朴十株樹實四角反補注  
沈氏曰魏都賦果則谷棖山棖棖厚朴十株樹實四角反補注  
引廣雅謂之棖春生葉如橘實四季不凋紅花而青實皮極厚  
被而厚生謙曰淮南子云伐然棖以爲枏亭奈作棖棖索隱引司馬  
彪曰九歡奈謂之棖棖南子云伐然棖以爲枏亭奈作棖棖索隱引司馬  
燈檠木乃酸棗也音從徐讀廣雅釋木枏棖也蜀郡臨邛縣有棖  
俗字柰二物司馬遷合爲一據張揖說及黃推枏也棖棖出江  
解同柰棖棖楊梅南也補注先謙曰注殺從木不從禾棖也官本  
上殺解引徐文選作殺棖誤棖棖聚詳櫻桃蒲陶師古曰櫻桃即今桃  
南棖謂之荆桃櫻音於桃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隱夫莫棟師古曰



卷八  
 夜大也說文又申言上下月稱亦非先諱曰古選注引司馬彪曰  
 卷屈曲也屢使女柱也而音於窳反窳音工事反又音戶窳使史  
 音力兩反也  
 記作累犯文選注引司馬彪曰窳窳支重累也窳窳義並從麗  
 麗附也之謂皇矣義釋文僂也窳之枝柯相附也又相與顏訓支  
 言交矣矣崔錯發傲師古曰窳音步高反窳又發委字補注沈欽聲曰淮  
 南說文茂草葉相糾言林木葉狀說文發以發人知玉爲雅文選傳  
 藍光嚴賦下飛翳以葉錯江灌錯張盛觀與此交錯同義又作瑤  
 瑤散骨曲也王逸釋義引徐廣曰發音故案如顏音茂足也參玉  
 借字類說本郭璞見文選注引索隱引郭云音指發傲者編民相  
 楊也與坑衡闢柯師古曰坑音功直貌也問司馬扶持也坑音口  
 樹之枝幹相執爭衡也其義通補注顏注前四句本郭  
 誤見文選注引史記坑作坑索隱引郭注顏注前四句本郭  
 訓坑爲陷擊訓闢柯師古曰坑音功直貌也問司馬扶持也坑音口  
 顏相敬丘抗德之義說文問大開也何紹可也本傳水玉瑟柯郭  
 注懸懸貌是開柯亦謂展果化之意總言其高耳文選魯靈光殿  
 賦飛陛揭舉注揭舉高貌則揭舉乃開柯垂條扶疏落英幡纒古  
 之義郭注當爲頂戴揭舉貌也後人誤訓垂條扶疏落英幡纒古  
 曰扶疏四布也英謂華也幡纒飛揚貌也儼音山兩反補注先謙  
 曰說文扶下云扶疏四布也通作扶揚史記作扶於集解引郭璞曰  
 扶於猶扶疏也幡纒編補文選景福殿賦注纒相連之貌紛落蓊蓊  
 巷伯傳蓊蓊猶編補文選景福殿賦注纒相連之貌紛落蓊蓊  
 琦杞從風音森倚音於氏反阮音諾氏反師古曰落音容蓊蓊參  
 山交反補注沈欽聲曰九篇前編修之可哀王逸云蓊蓊獨立也考  
 工記注引作扶疏郭璞參九篇前編修之可哀王逸云蓊蓊獨立也考  
 扼作屈注拘杞猶阿那也並引作振揖說文補注先謙曰古口林木  
 先謙案郭參今承用作蓊蓊阿那何補注先謙曰古口林木  
 劉欲年大楚辭九歌秋風劉以蕭蕭蓊蓊補注先謙曰古口林木  
 或通作蓊蓊分注南都賦蓊蓊泔泔言水之清又作蓊蓊泔泔  
 館九糾連漢分注南都賦蓊蓊泔泔言水之清又作蓊蓊泔泔  
 並義同字異補注先謙曰蓊蓊泔泔言水之清又作蓊蓊泔泔  
 長一呼雙聲欲吸鼻韻呼吸益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謂籥也管  
 義籥謂之笛有六孔說文籥三孔也曰竹爲之補注先謙曰正柴  
 池鹿旋還乎後宮如清曰苾苾也郭璞曰苾苾音苾苾也參差也  
 補注先謙曰樂郭首是也文選作樂樂也即此鹿首義並同音也  
 脂上言龍池鼓施均是陂陀耳參差不齊非有二義還史記作環

[illegible]



二六八

如鹿而白尾馬足人手而四角名曰翟如郭注翟如前兩脚似人  
手當作翟豗之體案經言翟如之狀又傳寫異素隱據以實之以爲  
小雅毋教保升木傳保侯屬誠係則拔之著鬻非爰也陸機云獐  
胡猴也楚入謂之沐猴老者爲覆長臂者可類猿物之張釋之固  
以獐爲猴後漢書獐於獐猴不可疑不必與獐說解爲彼也  
爾雅獐似猿而大要以獐一名黃要食補益兔未聞也唐書獐呼  
反縮身白要者帶手有長白毛似錢版之狀胡語獐之屬發當  
引載國志文煥大蜀要以上黃要似獐以下黑食時猴沈欽韓曰獐字記  
選鳥之飛取此皮爲狐白之用蓋百方成亦謂之羆案山經云即山棲息  
見兩雅此蓋白身亦其先謙曰索隱引姚氏案山經云即山棲息  
乎獸間如起白身亦其先謙曰索隱引姚氏案山經云即山棲息  
日皆援張在樹其蜚姿態也天瑞頻申也格古枝梧相交草喻絕  
總音嬌詩有雙南江錢大昭曰格頻申也格古枝梧相交草喻絕  
淮南子猱是格字先謙曰委官本作恣是史記注引亦作恣險絕  
楊淑湛若士格字先謙曰委官本作恣是史記注引亦作恣險絕

梁騰殊榛師古曰絕梁謂正絕水無橋梁也殊榛特立殊枿也言

汪人反榛音趙度無染之水而北上也枿音本注仕作側五音倫正義引

張公記步商也又云南雅云木生爲榛也然異也文選注引

徐興伯曰捷垂條掉希間葉問之捷持縣平之條原往者稀疏無

諸口注文官本作枝張說謂捷焉故捷古通用字按史記貨殖傳

集解引郭璞曰郭云縣縣者謂以身枝擲於空中宇落陸離爛漫

遠遷郭齊登潘也廣雅陸離參差也漫文選作熒史記文選正義

引郭云奔走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師古曰誤戲

崩騰狀也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師古曰誤戲

反稱注于念孫口額注娛音許其反說文娛音許其反

也說文娛戲也玉篇音虛其切虛其吏說文娛音許其反

光珍現王注曰娛此同書禮樂志云說文娛音許其反

顏李並音許其反史記司馬相如傳作嬉游往來此九具明證也

蘇武飲麒麟其反史記司馬相如傳作嬉游往來此九具明證也

曰姑一作媼非是招魂縣人以媼娛一作媼漢書揚雄傳羽獵與  
蹕天蹕候閭門多誤爲娛史先謙曰舍作客疑誤

**少兒娛含**左莊三年傳史記舍作客疑誤

**百官備具**師古曰皆足也

**兵出獵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校獵者已木相貫穿總爲開校連止

禽獸而獵取之說者或謂呂爲周官校人掌田獵之馬因云校獵亦  
失其義蓋馬稱校人者謂呂爲周官校人掌田獵之馬因云校獵亦  
周禮比六盧馬放牧人或補注先謙曰呂鍾父曰鍾子下言疑前附官本

**乘銑象六玉蚪**張揖曰銑象聚路也呂鍾父曰鍾子下言疑前附官本

南月刻稱注先謙曰集韻引郭璞曰玉鍾父曰鍾子下言疑前附官本

**龍屬也**韓子之非謂以今拖蜺旌爲旗有似虹蜺之氣也文選注云此依古文成文

而假託之非謂以今拖蜺旌爲旗有似虹蜺之氣也文選注云此依古文成文

依郭說案象輿詳上

**音士贊反又摩雲旗**張揖曰虎飛於旗爲旗旗以雲氣補注先謙  
音士贊反又摩雲旗張揖曰虎飛於旗爲旗旗以雲氣補注先謙

雲旗已見東京賦先謙案東漢京賦云雲旗拂霓者也高唐賦曰載雲  
旗之逶迤華嚴經音義下引漢書拾遺靡領也文選琴賦注靡靡

**順風前皮軒後道游**文選九乘在乘興車前驅頭爲偶解耳師古  
貌曰文說非也言皮軒最居前而道游次皮軒之後耳非謂在乘興  
之後也皮軒之上曰前漢五十七重蓋今此制尚存又非猛獸之皮用

**節車也**道讀曰導補注沈欽舜曰續漢志注胡廣曰皮軒以虎皮  
爲軒車史東服志皮軒車漢前驅車也冒以虎皮爲軒車出虎駕  
有四馬參按前後並云虎皮質曲膠上有三輪相連郭璞曰皮軒  
革車也或曰即曲禮前有上師則載虎皮後世通以赤質之皮書  
虎文焉也案唐詩說漢世實以虎皮飾軒轅後世通以赤質之皮書  
說不稽古之失也

**孫叔奉轡衛公參乘**齊賈也字子叔衛公者  
大將軍衛青也在文紀也補注吳仁傑曰此兩人蓋清古之善騎者耳下  
云青琴慮妃之徒色浸神乎心餘于劍又當時行有此邪案孫  
叔所謂謂趙王公駟爲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患使者是也校獵驅出  
尤宜數蒙公先擊二京賦大丙弭節風后陪乘亦祇用占人此類  
甚多不可殫舉至長楊賜遇

**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文選凡  
四者一校中適天子乘輿也師古曰此說又非也四校者闔校之  
四面也言其政體縱恣而行出於校之四面也補注先謙曰梁章  
鉅云蒙夢得百材燕語而從駕謂之扈從始自山林賦張揖曰渠章  
跋扈顏注因之以從猶之僕御近之牧園之役者也文說亦非校部也  
注義馬者曰扈然則扈從近之牧園之役者也文說亦非校部也  
出校之四面不當言出四校之中矣其說非也文說亦非校部也  
論詩傳顏注校者營壘之溝故謂軍之一部爲一校百官志中品



水篇經流之大釋文引崔注直度曰經史記作徑集韻直也釋水以衣泝水絲帶以上爲屬說文祿下云履石渡水也詩曰深則砥瀾下云砥推蜚廉弄解鴈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張揖曰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師古曰推亦謂旁之得其字從手新曰文選作進擊之推失其義矣解音蟹屬字支介反補注謂擊役也蓋聖文生諫小頓所謂失其義者是也先謙曰蝦蟇江賦蕭廉無以聽其蹤注蜚廉善格蝦蟇鉅猛氏獸名也蝦蟇曰今蜀短子也蝦音遐蛤音閭鉅音蟬補注先謙曰蝦史記作蝦緇封家張揖曰娶妻爲姑師古曰一曰行萬里者也音工大反補注王念孫曰要當依聚姑本作更謀讀斤彭長田君新碑究屈道變跋引漢書張敞又引注云更古要字今則正文改作要又削去注誤失先謙曰官太史作注要注咏作咏是更要作要又削去子待服夷飛兔而謂之則世矣乘中瑞應圖要處者神馬也金喙赤身曰行萬八千里與飛兔同音有德則至封禪焚號曰封禪荒食無厭肆其殘毀羿乃飲羽獻帝效技亦作封禪淮南本經訓達至養之封禪脩蛇皆爲民害堯乃斷脩蛇於洞庭擒封禪於桐廬脩蛇卽用左傳吳爲封蛇吞蛇三年而出其首書徐訓吳爲封蛇脩蛇卽用左傳吳爲封蛇吞蛇三年而出其首書徐訓吳爲



張揖曰堂梨宮名在雲陽東南二十里師古曰宜春宮名在杜縣東即今曲江池是其處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堂曲宮名也在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西馳宣曲張揖曰堂曲宮名也在文選史記注引濯鵠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頭同官本史作曲濯鵠牛首古曰濯者所以刺船也鵠即鵠首之舟也灌音直孝反補注先謙曰濯即登龍臺張揖曰鵠名也在掩細羅字解在佞幸傳牛首詳霍光傳

柳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南也補觀士大夫之勤略師古曰略注先謙曰交選注方言淹者息也

士之勤大釣獵者之所得獲郭璞曰平其多少也補注先謙曰獵之略也釣獵者之所得獲史記一聞賤也檉輟也音來各反師古也徒車之所聞轢郭璞曰徒步也聞賤也檉輟也音來各反師古也作犇文騎之所蹂若人之所蹈藉師古九反補注劉效曰徒字乃進作犇

問作犇文騎之所蹂若人之所蹈藉師古九反補注劉效曰徒字乃則辭徒猶但也若亦助辭苦煩及之辭先謙曰騎上史記有乘字交選有若字史記先謙案徒有民字籍作謀交選人有臣字李善注廣雅曰若謂足貌先謙案徒是語助則不辭若義選注得之微者與徒中對文騎與人對文也劉說非步履民臣四字並後人妄加與其窮極倦欲驚憚驚伏郭璞曰窮極倦就疲疲也驚憚驚伏驚警音之涉反補注先謙曰交選注引應下有者字怖上無驚不被字是貌下有也字就官本作賦文選作賦史記作賦說見上不破

創刃而死者它它藉藉郭璞曰言交橫也師古曰它音徒何反補藉藉史記填阮滿谷掩平彌澤師古曰太平原也彌亦滿也補注作藉藉

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顯天之臺張揖曰臺高十干皓天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補注錢大昭曰富樞文字荀作雲鶴之宇膠葛鬱撞千石之鐘沈欽韓曰齊兼左右斤也補注千石鍾萬石虛舊唐書樂志漢儀云高廟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十枚卽上林獸園所謂也鍾當十二萬斤此十枚木誠其義盧師古曰鹿獸名也立一百二十萬斤之虞郭注縣鍾磬之木植者名曰杓案刻龜獸其上也詳上飛遽橫者建翠華之旗樹靈鼈之鼓

師古曰翠華之旗曰翠羽爲旗上葆也靈鼈之鼓呂巖皮爲鼓鼈謂名爲葆象解引郭璞曰木質鼓中加羽葆其所謂樹鼓先謙謂羽葆白旌也郭璞曰舞咸池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陶唐當爲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憤陽道壅塞不行其序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憤陽道壅塞不行其序

民氣鬱閉筋骨縮栗不達故作鳥舞已宣導之高誘亦誤解云陶  
 唐亮有天下之號也案呂氏說陸德之後方一歷言黃帝顓頊  
 帝嚳堯及堯舜作樂之本旨有次第豈再陳堯而歷亂其序乎益  
 諒不視古今人表妄改易呂氏本文補注先謙曰梁章鉅云今本  
 呂覽章鉅注後僕馬配傳此賦李耳亦沾聽葛天氏之歌張揖  
 其誤惟章鉅注後僕馬配傳此賦李耳亦沾聽葛天氏之歌張揖  
 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已歌入曲一曰戴民  
 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六曰張說入曲也是其事功  
 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師古曰張說入曲也是其事功  
 氏春秋張云三皇時君失之矣補注先謙曰案文選注呂氏春秋  
 注葛天氏之樂以歌入闕一曰戴民二曰述草木六曰建南功梁  
 章鉅云按張李所見呂覽皆與今本達字爲誤案隱及初學記十五  
 達禽獸作萬物據李所辨則今本達字爲誤案隱及初學記十五  
 引並作總禽獸之極與此千人倡萬人和師古曰倡讀曰唱補注  
 注今則今本萬物字亦誤千人倡萬人和師古曰倡讀曰唱補注  
 離龍事類類篇陳思報孔達書曰葛天氏之歌千人和倡萬人和  
 因以歲韶更案葛天氏之章倡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逸多葛天  
 三成萬信賦安書致斯謬也按此賦千倡萬和乃總承山陵爲之  
 上文非專屬葛天當由陳思誤用不得以此識相如矣山陵爲之  
 震動川谷爲之蕩波郭璞曰被巴俞宋蔡淮南千遮師古曰巴俞  
 無初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  
 也宋蔡二國名淮南地名千遮曲名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防詩  
 聲喻喻也引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謂無防喻許君所引卽此文  
 疑巴俞古作喻喻先謙曰史記千子云吳諸蔡張淮南員四人  
 曰宋音宴夫南志蔡人誦員三楚詞于吳諸蔡張淮南員四人  
 千迴曲是其意也數捷龍下龍體詩鯨鯢是也無諸蔡張淮南  
 南並見禮案巴俞蔡淮南文成顯歌歌顯益州顯縣其民能作西  
 也師古曰顯卽演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  
 字也其音則同結反補注王念孫曰歌聲可金鐘也鐘之與鼓亦  
 言聚居非也居讀爲舉族舉者其舉也遷奏者更奏也苛于王制  
 篇云舉錯應變而不窮非相屬云居錯造從應奏不窮居錯卽舉  
 錯書大傳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韓詩外傳舉錯卽  
 正作族舉遷奏鏗鎗閭鞮洞心駭耳師古曰鏗鏘金鐘也閭鞮  
 拊經籥鑼鑼切衡反閭音託郎反駢音楫補注先謙曰汲古本史記  
 與鈴古字通官本荆吳鄭衛之聲郭璞云皆淫注之聲補注先謙  
 作籥鑼鑼切衡反閭音託郎反駢音楫補注先謙曰汲古本史記  
 曰詔漢武象之樂文選曰詔樂也南人服象爲於夷成王命周  
 公以立追之至於海周迴爲三象樂也補注先謙曰案呂氏春秋  
 乃爲三象以嘉其德陰淫案衍之音郭璞曰流麗曲也師古曰衍





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為農郊曰瞻氓隸師古曰辟墾也  
邑外謂之郊郊野之田故曰墾墾也師古曰墾墾也  
之詩曰稅于農郊也師古曰墾墾也  
音徒反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師古曰墾墾也  
而勿勿師古曰墾墾也  
省刑罰師古曰墾墾也  
下為始師古曰墾墾也  
也師古曰墾墾也  
日師古曰墾墾也  
六經者也師古曰墾墾也  
比之於林師古曰墾墾也  
射野首兼師古曰墾墾也  
于威師古曰墾墾也  
樂舞師古曰墾墾也  
朱大雅師古曰墾墾也  
羊義師古曰墾墾也  
雅除師古曰墾墾也  
載之於師古曰墾墾也  
者以雲師古曰墾墾也  
九旋師古曰墾墾也  
李善師古曰墾墾也  
也是雲師古曰墾墾也  
以雲師古曰墾墾也  
之別名師古曰墾墾也  
早此師古曰墾墾也  
小司馬師古曰墾墾也

雲固固有名特不可以訓此賦耳師古曰墾墾也  
悲伐檀師古曰墾墾也  
者不遇明主師古曰墾墾也  
屏耳師古曰墾墾也  
材知之人師古曰墾墾也  
注引郭璞師古曰墾墾也  
游涉師古曰墾墾也  
廟師古曰墾墾也  
受獲師古曰墾墾也  
說鄉風師古曰墾墾也  
遷義師古曰墾墾也  
不用德隆師古曰墾墾也  
千故反師古曰墾墾也  
形罷車馬師古曰墾墾也  
德厚之恩師古曰墾墾也  
忘國家之政師古曰墾墾也  
之齊楚之事師古曰墾墾也  
也師古曰墾墾也  
自謂師古曰墾墾也  
子愀然師古曰墾墾也  
遠巡遊師古曰墾墾也  
俗書師古曰墾墾也  
古字也師古曰墾墾也  
目為郎亡師古曰墾墾也  
甚眾侈靡師古曰墾墾也



師古曰言不尙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削除其辭也而說者便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削失其意矣補注劉奉世曰觀傳所云則是當刪其辭矣若是顏說則刪字爲長辭恐非傳意先謙曰一切經音義一引聲類刪定也後漢孔奮傳注刪定其義也亡是公云云文本史記言不尙其侈靡過實之辭特定取其終篇歸於正道而論列之非刪削之謂也玩此賦文辭首尾完其即所謂侈靡失實者固在豈爲刊削之本劉氏以辭害意其謬甚矣索隱大顏云不取其夸奢靡麗之論唯取終篇歸於正道耳小顏云刪取非謂削除其詞而說者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削失其意也今併入師古注索隱特存其真古人謂師古纂取游秦之書此亦證其一

虛受堂

至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漢書五十七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則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 師古曰行取曰略夜郎

浦北反補注沈欽韓曰華陽國志武帝開南中令蜀通夷夷道

獎道令通之費功無成使者唐蒙以道不通執乃斬之令歎道

案道益土根不見成都市蒙師古曰成都市之蒙乃新石道

皆西南夷後以爲祥何健爲武帝先謙案開二部事在建元六年

立初矣通反郎數歲是聲試在武帝先謙案開二部事在建元六年

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 師古曰渠大也補注先謙曰

到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逕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曰

非上意微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 師古曰先謙曰不討之日久矣

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

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 補注先謙曰元光

議誘匈奴之無功然匈奴貪漢財物漢亦通關三年從大行王恢

詳匈奴傳屈膝請和益飾言之文選注引戰國策張儀曰儀交臂

而事 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 師古曰來朝朝觀張儀享祀也

注先謙曰西域傳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

西域之迹漢史記爲傳焉使西域以元明三年歸喻巴蜀時西域

康居疑有通貢之事史無明文耶奢師古曰或移師東指閩越招誅

補注先謙曰建元六年閩越王郢攻南越道 右弔番禺太子入朝

王恢韓安國擊建元六年閩越王郢攻南越道 右弔番禺太子入朝

古類曰南越王越所伐漢發兵救之南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師

入朝所目云耳非訓至也補注先謙曰左襄十四年傳注弔恤

助周禮世婦疏致禮亦名爲弔番禺南粵都閩粵殺郢天子使嚴

子嬰齊入宿衛許南粵傳 南夷之君西越之長常魚龍反補注

情急延頸舉踵喁喁然 師古曰喁喁喁口上也見喁喁以喻向

風之狀爾眾口向上似泥解 師古曰嚮嚮

喁然三字屬下句讀爲順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 師古曰嚮嚮

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師古曰致至也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

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補注先謙曰索隱引賈逵云賓伏也案上

也賈有敬義亦有導義周禮鄭大夫以禮禮賓之司農注賓禮之

敬也書堯典賓賓出日傳賓導也賈義微隔官本賓作賓 發巴

蜀之士各五百人曰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靡有兵革之事

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 師古曰日發軍之法爲興軍之制

制即前所謂用軍興法顏注非先謙案唐蒙引張揖云發軍興

三軍之眾與制謂起軍法誅案師古曰案唐蒙引張揖云發軍興

故驚懼蜀人也案張說乃驚懼子弟憂患長老又擅爲轉聚運

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猶害也 師古曰賊

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邊舉燧燧 孟康曰燧如覆米箕若梁則

補然之也補注宋祁曰燧首郁說水數先謙曰燧如覆米箕若梁則

義契舉作拊搏索隱引字林云燧水數先謙曰燧如覆米箕若梁則

攝弓而馳荷兵而走 師古曰攝謂張弓注矢 漢書音義

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師古曰觸犯也議不反顧計不旋踵 補注先

記義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

異主哉 師古曰編列謂編緝也 補注先謙曰元光

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 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

先謙曰高紀與功臣剖符作誓亦詳文紀注周禮大宗伯以玉作

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析圭而

爵言分圭而爵之也此蓋古語析即分義非中分爲二疑 居

如說誤楊雄解嘲析人之圭本書顏注析亦分也中分爲二疑 居

列東第 師古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補注先

者名曰第列侯食邑二千四百戶魏王泰事曰出在里中皆不稱第

有甲第當制封向衛者境內稱曰第下自卿大夫至士皆稱第

賜北第第一番甲第又以北第爲尊也先謙曰東第也先謙案

有甲乙次第故曰第第與北第同第則更尊矣後世如後漢馬融

爲梁冀作大將軍西第第與北第同第則更尊矣後世如後漢馬融

方南史徐勉傳隨在南第第與北第同第則更尊矣後世如後漢馬融

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 師古曰佚樂也讀與逸同補注先

名聲施於無窮功業著而不滅是呂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

潤楚中而不辭也師古曰楚與楚同古野字也中古草字補注先

若今奉幣使至南夷補注宋祁曰本使作役王念孫曰越本是

文所云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者也發役謂奉幣以衛使者

則當言奉幣役不當言奉幣使也役字古文作役與使相似而誤

史記文選及藝文類聚文部四職作役又韓延壽傳取官錢帛

私假發使吏使亦當依新本傳役字又韓延壽傳取官錢帛

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師古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補注

矣注當也教身死無名師古曰無諡為至愚也終呂愚死後葉傳

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師

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愚使者有司之若彼師古曰寡鮮皆少其被

有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師古曰誠信之曉諭百姓呂發

卒之事師古曰因數之呂不忠死亡之罪也首所具反護三老孝

弟呂不教誨之過師古曰漢書帝詔曰道三老孝悌以道民

馬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師古曰重煩也重煩也重煩也重煩也

自見而口諭之天故為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

縣道師古曰縣道也威喻陛下意毋忽也忽忽也忽忽也忽忽也

天子也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

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師古曰物故死也解在蘇武

事詳西費呂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時邛笮之

君長文選曰邛笮今蜀郡縣名今為定作邛笮師古曰存

夷與漢通得實賜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師古曰

漢吏與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易通師古曰

蜀州等首領姓冉者皆舊冉種也師古曰龍種注流欽韓曰邛今四

川南遠府地在今雅州清溪縣唐置黎州縣今茂州先謙曰龍

官本注作九案易說卦傳漢注周禮市異時嘗通為郡縣矣師古

車大人往時也師古曰通疑龍音亦是

先謙曰史記作秦時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縣於南夷師古

越南夷謂犍為牂牁也師古曰西夷謂

先謙曰益州郡也師古曰益州郡也師古曰益州郡也

與史記同西南夷傳犍為牂牁郡二千石郡中師古曰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

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二千石非四百石也師古曰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

子壹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師古曰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

無南字至蜀太守臣下郊迎師古曰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

負弩矢先驅師古曰導路也補注沈欽韓曰古今注蜀漢京兆河

設角弩而不用也按此負弩矢先驅之用也師古曰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

名亭長守矢台是亭長負弩矢先驅之用也師古曰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

於界上是也師古曰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

言亭長當負弩師古曰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

初入長安遇其門下不乘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

酒呂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呂得使女向司馬長卿晚師古曰

也義與向公主同今流俗書本此向字作當蓋後乃厚分與其女

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曰就之耳師古曰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

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師古曰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

定未嘗使人使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師古曰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

州府天全州漢置犍為郡犍為郡志作犍為郡師古曰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

臣妾作內臣是索隱鄭氏斯省史張指云斯俞才俞國也案今斯

讀如字益都郡舊傳謂之斯受華陽除邊關益師古曰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

宮本按史記作除邊關益引宋史云益州本無下邊關二字師古曰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

字云除字而本又衍一邊字也先謙案益州本無下邊關二字師古曰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

至沫若水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微外若水出旄牛微外師古曰

縣千字訛也但地理志注齊南蜀郡有廣都廣都二縣不云沫水出微外師古曰

張揖所推又按沫水即大渡水志曰沫水出汶江縣微外南至南

前漢五十七下

二五

其辭曰

日新云盛氣江氣深廣  
反南津宋語曰江當作

攘師古曰攘卻退也音入羊反風之

將報師古曰積屈也甄

師古曰造至辭畢進曰

前漢

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

右患之且夫邛苻西棘

可乎

是皆  
所恃曰事無

不化俗也漢南惡聞若

固非親者之所親也





也止師古曰言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始能憂勤  
也則終獲逸樂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張揖曰合在於受命也  
失字與逸同此謂天子通西南夷憂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  
民勤遠之事張說非樂頌上咸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爲減三王之德漢出  
帝皆盛而登於三王之上也相如不當言漢減於五帝也補注翟  
鴻臚曰減五皆五義俱未安詩閭宮克咸厥功漢之德上同五帝  
登爲升上昭三年傳皆登一焉注登加也猶曰咸同於五帝近之  
下加三王不煩加字詞意皆通集解引韋昭曰咸同於五帝近之  
先謙曰翟說是李言五帝比漢爲減未嘗言漢減於五帝顏蓋誤  
駁文選咸作減引李說亦作比漢爲減索隱引作漢比爲減顏  
說而倒其文尤謬又引虞喜志林云相如欲減五帝之比爲漢顏  
之然以漢爲五帝之數自然是登於三王之上也亦屬曲說集解  
引徐廣曰咸一作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  
引又傳寫誤改耳師古曰寥廓天上寬廣之處寥音聊補注先  
謙曰焦朋史記作鵩明文選作鵩鵩解見前而羅者猶視乎  
師古曰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師古曰茫然音莫耶反喪其所懷來失厥所  
無水曰藪師古曰初有所懷而來欲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師古曰  
允信也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師古曰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子也勇期賁育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地夏育亦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師古曰卒讀曰猝音千忽反謂暴疾也不存不可得安在也補注劉敞曰不存猶言不虞下文云存變之意先謙曰釋詁存察也謂不反察之地顏師非犯屬車之清塵應劭曰古者諸侯武車九乘乘減九國兼其車服漢依秦制故大駕駕馬車八十一乘師古曰屬者言相連續不絕也禮謂行而起塵也古清者尊貴之意也而說者乃曰爲清道灑塵謂之清塵非也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宋榮邑說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師古曰逢蒙古之善射者也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枚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有力字官本得作能注本無也字

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師古曰軫車後橫木始危也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補注宋祁曰或無近字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補注宋祁曰浙本馳字上有后字先謙曰史記有後字猶時有銜轢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梁駮



如奏風之踊如雲之湧音輕舉也疾音必遙反補注先謙曰史記  
玄作勝五作榮集音引書音義曰旬始屈蛇氣色紅杏眇眩滑  
翳冥無光也索隱說或作虹引  
蘇林蔡作楚官不強作是  
駕應龍象輿之螭略委麗兮驂赤  
鵲青虬之螭螭宛蜓  
文員曰有翼口應龍最其神妙者也師古曰  
螭音近蟠反龍音力能反音一作一細反螭音力利交窻益堅反  
寶戲故大混龍而大與音應龍之神也案龍蛇蛟龍見前宛螭詳  
上宛憚注本書廿九賦蛟龍翼載注螭略綬綬龍行貌委麗猶委  
蛇行生在其當作官本  
低叩天螭裾曰驕驚兮詘折隆窮躍曰連  
卷張曰曰張直項也驕驚縱念也詘折曲委也蹇窮舉臂也蹇蹇  
乘轉反卷音節屈反項也詘古曰屈音裾驕音居反螭音五到反躍音  
字當作俱而詘爲直項也蹇窮縱音寄詳詘蓋詘折而蹇起之狀  
子不音作舉音對諸注蹇如也一曰長曲貌也蹇蹇音蹇蹇蹇蹇  
家曲也音其地也司馬注蹇蹇故曰蹇以連爲蹇也詩蹇蹇作  
蹇蹇蹇蹇中對蹇蹇今既留甘泉賦或能連蹇于東厓兮注連  
蹇蹇蹇蹇  
云其由蹇  
沛艾起螭倬曰倬儼兮  
倬曰也吃舉也也倬倬不前也  
音音益反連音音的反連音火灼反連音魚也反伯音  
音更反連音魚更反伯倬又音悲寔項注先謙曰官本古幼之幼

作前是有疑衍反指字集解引漢書音義曰起喚申頸低卽也合文選東京賦齊騰驤而沛艾李善注沛艾姿容貌也張翥爲被駢玉篇駢駢馬搖頭與選訓分類篇起喚龍申頤行貌吳當爲楚之借字說文也輕動有才有力也趨行也集韻趨或作踐吳當爲楚之不正也對興即起趙之異文矣詩大雅來鳩伐傳吃云高大也說文俗從犭集韻俗從齊也鼻音齒去聲放散畔岸驤目屏顧語古曰岸自矜之貌也驤舉也屏顧引服虔曰馬仰頭其口開正屏顧也踁跛輻蟠容已飢麗今語古曰踁跛踁古曰踁也輻蟠蟠目吐舌也容膝體貌也微麗左右相隨也師力爾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蟠作蟠散作委集解引徐廣曰踁跛乍容午御也集韻輻蟠蟠也土相見禮注容謂趨踴尋前後文此張說互上有疾行二字螭蟠偃寒怵臬呂梁倚張揖曰螭蟠走若葉倚相著也師古曰螭音徒釣反蟠音虛釣反林音黠樂音丑若反倚音於綺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螭蟠作網繆誤索隱木仍作螭蟠容作蹇集解引漢書音義走上無舛字索隱引虞翻曰偃蹇天譴也臬當作梁梁倚如屋梁之相倚文選魯聖光殿賦奔虎攫掌以梁倚官本糾蓼叫昇踏呂履路令張揖曰糾蓼相糾也叫昇注下約作鉤下著道也師古曰叫昇高舉之貌蓼音力糾反昇音五到反踏音省腹音屈補注沈欽韓曰釋詞襪至也方言同屨宋語也郭云屨

古屈字故注爾雅依方言云宋曰屈索隱引孫炎云蝦古屈字張揖作廣蝦當依雅訓今云鰓至也然當爲蝦之誤師古引張揖作蝦者又引鹽野王蝦音子公反益非先謙曰史記踏作蹋服作蹀索隱引三蒼云踏段地先謙案蓼爲蠶之借字昇爲器之借字器音終耳器音通段地只郎叫器張揖呼足也柳宗元飛捕蛇者說得吏之來吾鄉則器乎東西張揖呼之義下云襄蒙踊躍騰而踏以蝦路則叫昇不得爲高舉師古望文生義耳襄蒙踊躍騰而狂越張揖曰發蒙飛揚也踊躍跳也騰馳也義弁走也師古曰蒙宗元集之兩河效用狀發爾小醜尙欲稽誅典即幾字幾小也蒙寐疾也能行空際視之若甚微昧相近說文泉動也位颯端飲嶽至電音唯河東賦神騰鳧蹩進注連走也玉篇蹩走貌位颯端飲嶽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張揖曰莅颯飛相及也端飲走相迫也

補注先謙曰史記端飲作耶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手相求張揖曰少陽東極也上見上

也密於太陰之中師古曰真人至真之人也非指謂若士也補注先謙曰紀文眞下云僊人變形而登天也从凡从目从心互八所乘載也若士見淮南子盧敖經乎太陰所見若目者也崑崙折筮突曰右轉兮橫厲飛泉曰正東張揖曰飛泉飛谷也在崑崙山西南師古曰厲渡也補注



屏翳雷師晉書云雨師然說屏翳者雖多並無明據舊植結洛文曰此文下澤風伯雨師植翳皆爲風師不可引他說以非之張揖曰當爲風雨神故應韋說各不同  
西望崑崙之軌物荒忽兮崑崙去  
中國五萬里玉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  
面有九井呂氏玉帝之盤旁有五門閭明默守之軌物荒忽不分明之  
貌師古曰洊音勿荒音呼廣反補注先謙曰山海經云方入百里高萬仞旁有五門作面有九門  
直徑馳乎三危張揖曰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與崑崙山相近  
黑水出其南陵書曰導黑水至于三危也  
排闥闔而入帝宮兮  
載玉女而與之歸張揖曰玉女青衣要乘七等也補注沈欽韓曰神匹配而仙道自成先謙曰九府玉童玉女與天地司休息男無爲注神異經曰東荒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常與玉女共投壺又思玉振載太華之玉女兮毛洛浦之宓妃注列仙傳曰有玉女者登玉姜在華陰山中體生毛所止巖中有鼓琴聲是也兩玉女也登  
闔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壹止張揖曰闔風山在崑崙闔闔之中遙遠也先謙曰亢然高飛如鳥之  
騰也補注占曰闔音浪亢音抗補注先謙曰史記登作舒遙作搖鳥作鳥集解引應說亦作鳥正義引張說無山遙遠也四字有楚辭云登閼風而  
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鳥爲之使張揖曰陰山在崑崙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

漢書補注 卷五十七下 列傳第二十七下

者曰始欲出赤黃氣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天氣也并天地玄  
 黃之氣爲六氣師古曰沆音胡朗反濯音蜚補注先謙曰噍芝英  
 曰會食幽都四字上屬爲句注春朗之朗言本作食是也噍芝英  
 兮噍瓊華張揖曰芝草弱也榮而不實謂之英噍食也噍樹生崑崙西流沙漢大三百園高萬仞華榮也食之長生師古  
 曰芝英芝菌之英也咀音才汝反噍音才笑反又音才弱反噍音  
 祺又音祈補注先謙曰集賢徐廣曰噍小食也韋昭曰瓊華玉英  
 襟禪尋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張揖曰襟卽襟卽也鴻溶即環踊也師古曰襟音角是反  
 鴻音胡孔反溶音弋孔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樂作儼服尋作誤鴻  
 溶作涌索隱漢書儼作襟襟仰也音禁先謙案襟當爲襟之誤鴻  
 溶侵尋之借也貫列缺之倒景去地二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補注先謙曰集賢引漢書音義無人下上  
 貫言漸遠也貫列缺之倒景去地二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補注先謙曰集賢引漢書音義無人下上  
 五字有倒景曰在下五字闕一本譌門列缺一作烈缺文選羽偶  
 賦露寔烈吐火施輓應時注烈語閭閻也火電照也倒景謂雷  
 光倒在下也涉豐隆之滂瀼應劭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吾令豐隆  
 非日月景也涉豐隆之滂瀼應劭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吾令豐隆  
 乃出后持雨師古曰豐隆將雨故言涉也滂瀼雨水多騁游道而  
 也滂音普郎反瀼音匹備反補注先謙曰史記瀼雨水多騁游道而  
 脩降兮驚遺霧而遠逝張揖曰馳疾而遺霧在後也師古曰游瀼



二八四

上熱受濕車也循長路而下馳兼道竊南遠遊也道姑曰導補注  
 上熱謂口可常道車載疑符車載旌旆游字通用游申生驅之云也  
 追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師古曰舒緩也遺屯

騎於玄闕兮張揖曰玄闕北極之山也補注先謙曰治南子盧敖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軼先驅於

**寒門** 案淮南子北方北海之山  
曰寒門是應說非言行疾也騎先驅皆造而軌之屈原下爭榮而

遠遊新并欲以整頓兮遠絕垠乎塞門此文數語祖之丁怡嶠而

視眩淚而亡見兮聽微悅而亡聞

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存

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師古曰說風飄兮凌雲

氣游天地之間意補注李慈銘曰史記游上有似字此十二字爲一句揚雄傳帝反繚繚有陵雲之志句可證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自絕乃止

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

已在他入後也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皆不然後失之矣文意甚明此祇少三字便卒不可解顏注非**使所忠往**師古

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注

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師古曰書於見而強

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補注先謙曰官本下不提行

伊上古之初肇自顓穹生民師古曰肇始也顓穹皆謂天也顓言

地以來是以譬字屬下句讀非也又記寄下有兮字六字爲句讀之極順漢書傳寫誤脫如若愁嬰列辟三乞乎秦師古曰選數也

率邇者踵武聽逝者風聲

聽遠者之風聲風謂著於雅頌者也師古曰風聲聽謂遠風嘉聲  
耳無繫於雅頌也補注先謙曰聽遠史記作遯聽循省近世則顯

然之遠可與蹤跡遠古言  
不得聞獨其聲可厭也  
紛輪威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

張揖曰紛紜威蕤亂貌補注无譌曰史記輪  
作倫威作蕤案豎本仍作威說文無威字  
道者七十有二君文頤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讓封禪於泰  
山者七十有二人也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鎬

韶夏韶昭字古通先諱曰李說是也春秋繁露楚莊王稱韶者昭也獨斷舜曰大韶一曰大昭史記李斯傳昭虞武象者索隱昭一

作龍比傳步送生龍官本史記亦作龍足說龍龍通用龍舜樂以禹樂龍昭夏謂舜禹而起文類望文生義非也尊號人主生時所上美證殷後所加七十二君余判言以而不曰壽並夫而能子

德云見韓公外傳及封禪書也  
 固者湖而不昌也遠矣而前在  
 方行與唐書無不昌大焉蓋大有能入存也  
 軒轅之前退哉貌

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也師古曰遐邇皆遠也品物之辭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

**可觀也**陸古曰五帝也三才也補注宋祁曰皇當作王先謙曰文選作雅風可觀也李善注引漢書音義曰五五帝也

載善惡可知也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長哉之辭也元首君也股

曰文選唐下多一堯字李善注引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播殖百穀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

周郅隆大行越成文穎曰郅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應劭曰大行道德大

行也師古曰邛音質補注王念孫曰文說是大行越成者大道於是始成也古謂道爲行先謙曰越粵同集解引注朔下有易字文

選注 而后陵夷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鄭氏曰無聲無

三豎傷周之玉帛子孫世世升平一轍而無異置存乃命上以  
徐廣注周之王四海千載之後聲教乃絕與鄭頗異文選注引漢  
書自義曰美周家終始相副若一然無異端真所由於前肇豐敦

也莊子曰言始善終人膺效之然無異於物用曰放曰諂曰參

故軌迹夷易適也帥占曰夷易皆平也易音弋鼓反湛恩厖洪易豐也占

日滿歸曰沉流深也應洪皆大也應音胤神憲度著明易則也垂

綏理順易也。理盡性。縣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績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彖其辭也。師古曰。綏。業。直。言所垂之業。其理至順。故令後

廣雅釋義也說卦傳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考工記匠人水屬不

是曰業隆於縹保而崇冠

乎後漢書上卷傳記后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成法易故也補注先謙曰保中

記文撰作... 漢書補注... 卷五十七下... 列傳第二十七下... 漢書補注... 卷五十七下... 列傳第二十七下... 漢書補注... 卷五十七下... 列傳第二十七下...

漢書補注... 卷五十七下... 列傳第二十七下... 漢書補注... 卷五十七下... 列傳第二十七下... 漢書補注... 卷五十七下... 列傳第二十七下...

漢書補注... 卷五十七下... 列傳第二十七下... 漢書補注... 卷五十七下... 列傳第二十七下... 漢書補注... 卷五十七下... 列傳第二十七下...

漢書補注... 卷五十七下... 列傳第二十七下... 漢書補注... 卷五十七下... 列傳第二十七下... 漢書補注... 卷五十七下... 列傳第二十七下...

營翠以雙登借字皆黃乘龍以取喻屋注神馬耳語意無嫌複  
招來也官本鬼神接靈園賓於閑館文類曰是時上求神仙之  
注津作注是鬼神接靈園賓於閑館文類曰是時上求神仙之  
鬼神之於閑館中念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有似於古之靈園  
禮待之於閑館中念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有似於古之靈園  
下疑三字先謙曰集解徐廣曰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靈園為  
寶旅於閑館安郭璞曰靈園仙人名也徐以靈園下屬則鬼神接  
當如文說奇物譎詭似驚窮變師古曰似音吐思反補注先謙曰  
書音義曰似驚窮變也奇偉之物欽哉符瑞璆璠猶為薄不取  
道封禪補注先謙曰文蓋周躍魚鰐抗休之呂煥應劭曰抗舟也  
煥祭天也謂武王伐紂白微夫斯之為符也呂登介丘不亦惡乎  
魚入于王舟師取呂煥微夫斯之為符也呂登介丘不亦惡乎  
服虔曰介大也丘山也周曰白魚為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惡乎  
補注先謙曰介大也丘山也周曰白魚為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惡乎  
帝登于泰山封王際于介山按此則介丘三木山名服虔曰元  
之通何其爽與張揖曰進周可封禪也來差也言周未可封禪而  
官本末無也字於是大司馬進曰公故先進議也陛下仁育  
羣生義征不誨文類曰德順也補注先謙曰史記德順也諸夏樂貢百  
蠻執贄國之人比蠻夷為大德幸往初功無與二師等也曰休  
烈液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師古曰言符瑞眾多應期  
也補注宋祁曰液疑作淡期應漸本作斯應予謂疑當作應期先  
謙曰液史記文選作淡期應漸本作斯應予謂疑當作應期先  
引先謙造亦創也較諸漢書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  
呂況榮表梁父意者言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  
本記作梁父意者言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  
天之榮為名號索隱案本或作望幸蓋號望幸蓋號  
上今言望幸帝之臨幸也義亦兩通而孟康服虔注本皆幸下有  
華字望幸流別集則唯云幸幸當是也於義亦通直以後人見幸  
也言考台前代之君捨其榮而相此況以為為極其大類云蓋欲也  
典實化功立受天之祝賜榮名也於義為極其大類云蓋欲也  
隱說是蓋義皆非也釋名蓋加也加物上也言太山上帝垂恩儲  
梁父望帝臨幸師古曰上帝天也言垂恩於下下謙曰史記慶作薦  
社將呂慶成用慶告成之禮補注先謙曰史記慶作薦陛下謙讓

而弗發也張揖曰不肯發意往聖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應劭曰  
缺闕也如清曰三神地祇天神山岳也師古曰聖音口計反補注  
先謙曰集解徐廣曰三神地祇天神山岳也師古曰聖音口計反補注  
也應劭作聖李奇韋昭作缺意亦不遠案索羣臣惡焉師古曰  
隱說是釋詁契絕也廣雅聖缺也聖蓋借字羣臣惡焉師古曰  
六反或謂且天為質闡示珍符固不可辭師古曰言天道質昧目  
補注先謙曰字集解引示珍符固不可辭師古曰言天道質昧目  
義史記無字文選有謂作書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  
罔幾也張揖曰泰山之上無所表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  
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  
則說者無從稱稱於後夫修德昌錫符奉符昌行事不為進越也  
也師古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則說者無從稱稱於後夫修德昌  
文類曰越絕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昌祗謁款天神告也款誠  
也師古曰越絕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昌祗謁款天神告也款誠  
先謙曰史記文選昌祗謁款天神告也款誠  
曰蓋先禮中岳而幸太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昌浸黎民師古  
山也師古曰章明也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昌浸黎民師古  
榮作榮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師古  
本史記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師古  
皇盛貌也卒終也前漢五十七下  
不不大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不願陛下全之張揖曰願曰封而  
后因雜繙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昌展采錯事  
文類曰宋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絕炎昌展采錯事  
其官職設錯其事案也李奇曰炎音火之光炎師古曰炎音火之  
反錯音千改反補注先謙曰因雜繙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  
襄案韓注錯繙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昌展采  
注略道也絕炎與末光同意文訓殊絕之明則與末光義不異其  
選長陽殿而絕炎與末光同意文訓殊絕之明則與末光義不異其  
也書堯典馬注采官也文選正文及引文說並作采蓋後人妄改  
錯繙古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孟康曰猶作春  
通言也言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也  
也言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也  
師古曰祓飾也祓飾者言除去舊事更飾新文也祓音敷勿反補  
還宋祁曰祓飾也祓飾者言除去舊事更飾新文也祓音敷勿反補  
記述時事之史官衣冠故師古曰春秋家法故曰春秋家法故曰  
七據之無窮文類曰六經加一為七也師古曰據布也音丑居反  
雅云據張舒也文選注引集解徐廣曰據一作據臆也音丑居反  
孔安國尚書傳曰襄因也俾萬世得敷清流揚微蜚英聲騰茂



以在於大興謂能顯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然敬而自省也祭  
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三詩曰湯澤不逮上考是也  
此之謂也相如既卒補注先謙曰徐廣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  
遂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然補注何焯曰傳遂終言其事  
惟此盛典皆發自相如也史通云馬卿為自敘傳具在其集中于  
長因錄斯篇為列傳班氏仍舊無改作固於揚馬傳未皆云  
遠雖之自敘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其例不補注徐廣相如它所著  
純按傳中終言相如卒後之事則非止錄自敘也補注徐廣若遺平陵侯書補注先謙曰徐廣與五公子相難少木書篇不采采  
其尤著公卿者云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  
之也補注何焯曰言由人事之見著者推而至於天道之隱微也  
李注失之然近人讀見為本字則去之彌遠矣先謙曰集解韋昭  
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屬於義亦  
通索隱引虞喜志林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見至隱也易以  
天道接人事索隱以之補注徐廣易本隱旨之顯張揖曰作八卦曰通神明  
明顯也是何說為長補注徐廣易本隱旨之顯張揖曰作八卦曰通神明  
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曰類萬物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張揖  
之情是之顯也補注徐廣易本隱旨之顯張揖曰作八卦曰通神明  
虛受堂

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眾民者也補注先謙曰集解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眾庶也小雅譏小  
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張揖曰已詩人自謂也己小有得失不得其  
卑少之人曰對上言大人耳補注先謙曰集解韋昭曰小雅云人  
志狹小先道己之愛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索隱云故詩緯  
云小雅譏己之失及之於上也先謙案說文譏誹也廣雅釋言譏  
怨也所謂小雅怨誹是也詩人怨思之作雖極哀傷憔悴每以己  
身之得失為小不足道而憂及於國家之大所言雖殊其合德一  
故曰譏小己之得失顏訓不詞張韋說亦非補注徐廣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  
異師古曰風讀曰揚雄曰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之辭多而節  
儉之言少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風作調猶聘鄭衛之聲曲終而奏  
雅不已戲乎張揖曰不亦輕戲乎哉補注宋祁曰已當作亦  
先謙曰謂揚雄之論過輕相如也史記戲作虧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漢書五十八

漢 簡 臺 令

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字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來視史記

卿足下則弘補注弘字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來視史記

一字次卿補注弘字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來視史記

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與薛縣界齊南青州光祿縣南三十

薛人公孫弘弘字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來視史記

推上弘史漢並合然則弘字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來視史記

也錢人明云地理志薛縣在薛縣界齊南青州光祿縣南三十

皆元成以後之制如薛縣不在所割之內漢志所載侯國領縣者干

治屬趙之類類有列傳見一二未可據志較傳沈欽韓云薛川

厥次之類類有列傳見一二未可據志較傳沈欽韓云薛川

鄭聚名也薛去薛川絕遠亦不應在終古所創四縣之內史記云

少時為薛獄吏也薛去薛川絕遠亦不應在終古所創四縣之內史記云

乃學春秋雜說補注何焯曰雜說雜家之說兼儒墨合名法者也

衛之原也一條味之其學益出於公羊雜記八十三篇以宏所對智者

家則此說非春秋經師之雜說也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

字上弘字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來視史記

合意補注古曰秦事不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苗川國復推上弘

也一曰以病移居補注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苗川國復推上弘

補注沈欽韓曰案西京雜記云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

為賢良國人鄉長倚以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囊以衣之釋所

素冠一經授滿一校書題遺之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

選補注史記作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王念

孫曰景祐本儒下有曰字是也制曰三字即策中之語則上益聞

句曰字不可省董仲舒傳云天子乃復冊之曰制曰即其意蓋聞

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紀亦見元紀刑法志陰陽和

五穀登六畜蕃師古曰登成也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與朱中

古草字山不童澤不涸師古曰童無草木也澤無水曰涸

游於沼澤無水曰涸師古曰童無草木也澤無水曰涸

先謙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

無短折北發渠搜南撫交趾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

地名其言北發渠搜南撫交趾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

對舉蓋誤故弘對略而不詳見武紀舟車所至人迹所及

國亦不在北方顏依文立論且詳見武紀舟車所至人迹所及

行喙息咸得其宜師古曰設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

今何道而臻乎此師古曰設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

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補注先謙曰官本

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師古曰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

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師古曰屬繫也音之欲反

垂業之本也以下無一語及物鬼變化之事疑衍文天命之符廢

與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

著之于篇師古曰悉盡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

堯舜之時不費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曰正而

遇民信也師古曰躬身親行之遇謂處待之而末世貴爵厚賞

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遇民不信也夫厚當重

刑補注錢大昭曰當國本及漢紀未足曰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

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師古曰分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

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師古曰賦斂省則古則即官本

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

羣臣遠師古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遠音七旬反其字從一補注

作後也遠退也言羣臣明退讓之義也說文遠復也復乃復之誤

字徐諸諸遠復也復即退字遠集韻作從耳景茂不能改遠為後也

故景文以為遠疑作從今傳為誤作從耳景茂不能改遠為後也

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補注先

本治下有民字引宋祁云江南本無民字王念孫云江南本是也

民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人事皆治道之大者不專指民而言漢

者治之本亦無民字補注先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

不暴愛之則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

怨使之由理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親上也

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師古曰遠違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

也補注先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

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補注先宋祁曰監本

從余謂不犯禁矣四字疑當刪止作則民從故畫衣冠異章服而

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比亦

反補注先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合謂

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

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

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

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

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師古曰說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

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有視字補注先智

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明是非立可

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師古曰分擅殺生之柄通

塞之塗師古曰擅專也權輕

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師古曰凡此

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

補注先宋祁曰南本云得其要道漸本云得其要術王念孫曰術字

承上文謂之術而衍下文不得其術又對得其要術而言則有術

字者是也治要引此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得其術則主

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

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

天之罰禹湯積德曰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補注先宋祁曰

德順之和起逆之害生補注先王念孫曰和當為利草書之誤也

漢紀作和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文選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

臣弘愚慙不足曰奉大對師古曰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

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補注先宋祁曰

引宋祁曰漸見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漢書武帝時相馬者東門

無先聖之名補注先宋祁曰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

是曰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

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

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曰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其年而

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志書奏天子曰冊

書答曰補注先宋祁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

公賢補注先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

然見治道之可曰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

馴服習之師古曰馴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臣聞採曲

木者不累日師古曰累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臣聞採曲

字補注先宋祁曰累當作案注文累積字上當有案古累字四

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

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

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

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補注先宋祁曰西京雜記公孫弘

著公孫弘言利名事謂字直百金絲

飾曰儒術師古曰絲飾者譬上說之師古曰說一歲中至左內史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二引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

之補注宋祁曰庭當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開師古曰求

作廷後庭詰並同空際之暇黯先發

之引推其後上常說師古曰說所言皆聽呂此日益親貴嘗與公

卿約議師古曰約至上前皆背其約呂順上指汲黯庭詰呂曰齊人

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補注先謙曰史

始下無為字上問引引謝曰夫知臣者臣為忠不知臣者臣

為不忠上然引言左右幸臣每毀引上益厚遇之引為人談笑多

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談音條常稱引為人

主病不廣大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

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補注宋祁北築朔方之郡引

數諫引為罷弊中國引奉無用之地師古曰罷讀曰疲補注願罷

之於是上適使朱買臣等難引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引不得一師

解引師古曰引才非不能得一不致適上耳引適謝曰山東鄙

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適許之汲黯曰

引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音扶然為布被補注沈欽韓曰

公孫引布被此許也上問引引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

黯然今日庭詰引誠中引之病夫呂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引釣

名師古曰釣取也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曰三歸取三

曰侈擬於君師古曰君也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曰三歸取三

於君娶娶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師

近也師古曰比今臣引位為御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引下至

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補注先謙曰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引為

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

官公卿表引為相皆在元朔五年建元以來侯者表恩澤侯表皆

云元朔三年封侯按三年引始為御史大夫蓋誤書五為三因置

年耳先是漢常引列侯為丞相唯引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

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引授

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引顯重而文德引行襄

其引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引為平津侯補注舟石

高成縣屬渤海郡宋白云滄州鹽山縣古高成縣也有補注舟石

平津縣又戶六百五十表作三百七十三戶表傳互異其後引為

故事至丞相封引始也時上方興功業舉賢良師古曰舉

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引延

賢人師古曰問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通常庭門而引賓客引別於

大賢次曰題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職

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題

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義居接士之館姚鼐曰此閣是小

門不以賢者為吏屬別開門廷之若後漢汝南太守韓崇召蔡顯

為東閣祭酒其後魏晉至梁陳稱東閣祭酒者甚多此則是參

佐耳又有西閣祭酒如孔琳之為桓元太尉西閣祭酒是也蓋公

別及州郡皆得作閣室以居參佐故有東西之稱與平津東閣自

與參議議引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也李棣曰說文糲米

一斛春九斗曰粟廣韻粟精細師古曰才脫粟也李棣曰說文糲米

也不當作粟先謙曰官本作粟師古曰才脫粟也李棣曰說文糲米

牛向反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引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

從之引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

被我引有之引大驚賀告人曰公孫引內服貂蟬張繡錦綉布

疑其為引引數日南奉祿皆引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

內深師古曰意忌多所忌害也補注王念孫曰意忌二字今列意

注意疑也陳平張敖疑故曰外寬師古曰深廣雅意疑也文三王傳顏

鴻二傳並同此文諸常與引有隙師古曰深廣雅意疑也文三王傳顏

後竟報其過師古曰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引力也後

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引病甚自引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

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填使人由臣子之道師古曰今諸

日塞當也補注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曰行之者三君臣  
先謙曰塞谷也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  
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  
也知恥近乎勇師古曰不恥為勇也知此三者知所自治知所  
自治然後知所治人師古曰自好問近乎智未有不能自治而  
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  
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曰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驚無汗馬之  
勞師古曰言未勞言過重意先謙曰官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  
臣稱副其任也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已報德塞  
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補注何焯曰淮南輕安至有發蒙振  
者皇恐越位蓋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文補注戴大昭  
亦非得已也前漢五十八

七

字南蓋本闕本皆有先謙曰官本有上遭遇右武師古曰右亦上  
武耳補注先謙曰遇官本作遇原注亦當是遇字史記作遇遇  
索隱引類云言遭遇亂時而上武也又與此注異疑遇字家文與  
禍相步遇遇未有易此者也師古曰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  
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知謂知治道也  
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我常思此不息於  
其歸侯之善善及後世謂也傳國為侯行者所以行賞也武帝  
自言其任賞罰之權與史記文義各別而漢書音義曰何意喻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意憂也  
手愛也已之地言何憂於疾不止也漢書曰疾上復初也補注先  
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何意喻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意憂也以  
言何憂於病不止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師古  
明也今事少閒師古曰閒言有空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曰  
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師古曰後漢書曰傳注古者召吏  
賜告牛酒雜帛也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

前漢五十八

八

年八十終丞相位補注先謙曰陳鴻年云按史記弘以建元元年  
年七十一是年即弘為博士罷歸年六十至元光五年十一月  
十五五年為丞相年七十七元行二年三月薨在相位二年餘年  
八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師古  
踵言相踵也屈音丘勿反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師古  
不能進賢或不繕修其室屋也虛讀曰墟師古曰息夫躬  
傳寄居丘亭師古曰丘空也當時或名空虛為丘蓋依師古前注  
則近不當至賈屈氂時壞弓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補注先謙曰  
識也從車唯慶曰惇謹復終相位師古曰其餘盡伏誅云弘子  
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  
坐論為城旦元始中修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  
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  
粟之飯奉祿曰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  
衣服有品補注先謙曰官本而率下篤俗者也師古曰與內富厚  
注併入而率下篤俗者也前漢五十八

而外為詭服曰鈞虛譽者殊科師古曰詭造也詭服謂與心志相  
日富厚富夫表德章義所引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  
孫之次見為適者師古曰見為適也後漢書曰爵關內侯食邑三  
百戶大耳其家不探其隱也後漢書曰  
卜式河南人也曰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曰脫身  
脫音乞也後漢書曰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  
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  
矣師古曰一數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  
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官本少作小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  
曰家豈有寬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  
曰貸與也下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寬使者曰苟子何  
欲生乎式曰子何欲而為之乎使者曰欲富式曰富貴人之所欲也

末本無足稱班氏但節取平準書中數段為傳與式曰天子誅匈奴  
食貨志復矣且贊語以式實直配汲黯尤覺不倫式曰天子誅匈奴  
奴愚曰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  
曰聞上旨語承相弘引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不軌不可引  
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於是上久  
引言矣式數歲乃罷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則官費眾  
倉府空師古曰倉府所聚也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無官  
盡靡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呂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  
民者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助下有籍字式姓名上識式姓名曰是  
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戌  
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  
人也師古曰一說是補注郭嵩燾曰漢律賸更過更謂之繇戌出  
錢給代更者皆官主之故名更賦外繇正謂出繇戌錢者下云式  
又盡復與官是所賜者四百人更賦錢又復納之官非復除至四  
百人也疑古無除其家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  
至四百人之例一說誤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

前漢五十八

九

藏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呂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  
庶長師古曰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呂風百姓師古曰風初式不  
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中蹻  
而牧羊師古曰蹻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蹻字本作蹻並音居略  
也景本作今之蹻也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言羊上過其羊  
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呂時起居惡者輒去師古  
除也音兵呂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郎已反公孫弘傳義之所去  
也下韻者呂反呂與邱同兵乃臣之誤文臣去雙聲兵去非雙  
聲也呂與巨形毋令敗羣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羊有疥者上  
涉遂誤為巨毋令敗羣補注沈欽韓曰齊民要術羊有疥者上  
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皋令將漕最師  
上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下令字上呂式朴忠師古曰朴質也拜為齊王  
太傅轉為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  
其驚下者宜出財呂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

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及臨苗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  
呂盡臣節師古曰呂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手七百人引張命中新書書杜牧傳今書高帝紀楊連長領三齊射  
手五千則劉向書晉書古今所同先謙曰博昌千乘縣上賢之下詔  
曰朕聞報德曰德報怨曰直師古曰報德故詔引之補注先謙曰官本  
孔子下言曰字是引宋祁曰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  
繇直道者也孟康曰未有奮繇於正直之道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奮  
繇也繇言無欲奮繇而從道謂之奮繇也齊相雅行躬耕曰雅  
素也言卜式躬耕於野不名利習灼曰雅正也師古曰習說是  
也言其行雅正又躬耕也補注先謙曰余謂雅說是官本無習說  
四字隨牧著番輒分昆弟更造師古曰言言畜牧多則與昆弟而  
謙曰官本著番畜此同番作番豈是惟不為利惑師古曰言不惑  
注文音上作番與此同言下多一其字不為利惑師古曰言不惑  
惑於利若作惑則不煩訓釋矣先謙曰日本書惑多作惑或曰者北  
邊有與師古曰也與謂發軍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  
前漢五十八

日歲惡猶凶歲也師古曰今又首奮師古曰奮屬願從軍也雖未戰可謂義形  
於內矣師古曰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百斤田十頃布告天下  
使明知之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黃金四十斤以理度之十元鼎中  
徵式代石慶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  
可罷上由是不說式師古曰說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補注  
日文章謂文物典章師古曰說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補注  
古文章謂文物典章師古曰說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補注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郡千乘治向書事歐陽生呂郡國選  
詣博士補注王兒寬曰千乘郡名非國名國字蓋後人所加文選  
文學應郡無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費用故供諸弟子享炊也養音七  
凡眾也養王給享炊者也貧無費用故供諸弟子享炊也養音七  
向反補注沈欽韓曰論衡骨相篇韓太傅為諸生時借相工五千  
錢與之俱入辟雍中相辟雍弟子師古曰辟雍相工通刺兒寬結膠  
漆之契徒舍從寬深自附納寬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思深踰時行  
於骨肉寬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舉在本朝遂至太傅時行



賁作補注先謙曰賁作爲人庸也可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

如此曰射策爲掌故補注周壽昌曰掌故太常主故事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蘇

是也補注六百石舊制亦有此廷尉官屬不與御史秩百石補古曰賁說

文書下云賁爲從史後又以爲奏議掾似卒史有員額從史無員

知蘇說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補注古曰將衛也善屬文補古曰

非也補注然儒於武乃反又音儒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

謂不習事不署曹張晏曰不署爲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除爲從

史師古曰從史者但只之北地視畜數年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

諸司公補注官僕不上文書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

皆服補注宋曰曰越本無一曰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

其材曰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曰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

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師

曰補注呂寬爲奏獻掾呂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

夫呂寬爲掾舉侍御史兒上語經學上說之師古曰說從問尙書

代反補注先謙曰裁審度呂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呂負

租課補注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補注

不絕師古曰絕索也言輸者按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猶

以器皇疏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整吏猶以布繩與兒負者

背也此繩屬即上擔負者師古安謂繩索相屬先謙曰輸租繩屬

不絕承上牛車擔負言故顏以爲取譬是也沈云卽上擔負者經

屬但言負亦不言擔也說文綴下云拊類也綴下云卽上擔負者經

相涉後混爲一故注家多互訓補注綴下云拊類也綴下云卽上擔負者經

紀李奇注綴絡也此注家多互訓補注綴下云拊類也綴下云卽上擔負者經

故文選蜀都賦藏銀巨萬劉注訓綴爲錢貫也補注課更呂最上由

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師古曰放依諸儒對者五

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

足曰封泰山上奇其書呂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緒羣元

張晏曰統察攝取也如指曰縣數之元也臣贊曰統緒總覽也指

當作輯補注輯與集三字並同度書曰輯五端是也其字從

木壞曰當爲輯不通補注齊召南曰按師古輯輯與集三字並

同是也但度書作輯五端其字從車未知師古所據何本錢大昕

曰輯當爲輯度書輯五端史記本作輯秦始紀博心揖志亦與

輯義同小顏既知輯輯集三字相同何又誤讀說爲不通耶且度

書輯字亦不從木注文當有路誤朱一新曰顏云讀說不通者謂

輯輯本同字不煩改讀讀乃謂輯當爲輯是未明同字之義爲不

通也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師古曰鄉讀證也天地並

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

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呂非常呂爲封禪告成合

祛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散也字先謙曰李訓祛爲開義本廣

雅然於文義不辭文選無賦注後漢班彪傳注並云祛祇也祇戒

是祛有舉義宗祀天地薦禮百神是爲合舉於天地神祇也祇戒

精專呂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師古曰唯聖

主所由補注先謙曰制定其當師古曰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

大事優游數年師古曰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師古曰所

有執師古曰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師古曰禮曰以爲人極也

見也師古曰金玉之聲也師古曰呂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

振之師古曰金玉之聲也師古曰呂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

振之師古曰金玉之聲也師古曰呂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

振之師古曰金玉之聲也師古曰呂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

振之師古曰金玉之聲也師古曰呂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

振之師古曰金玉之聲也師古曰呂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

振之師古曰金玉之聲也師古曰呂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

振之師古曰金玉之聲也師古曰呂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

振之師古曰金玉之聲也師古曰呂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

振之師古曰金玉之聲也師古曰呂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

振之師古曰金玉之聲也師古曰呂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

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爲御史大夫曰稱意任職故久無有

使則張鸞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師古曰是呂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

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  
 嚴彭祖尹更始呂儒術進劉向王褒曰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  
 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  
 臣師古曰召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補注先謙曰史贊無  
 嚴延年張敞年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次於武  
 無帝時補注郭嵩諸二字多連用益一聲之疾徐

虛受堂

五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漢書五十八



即譴湯摧謝蘇林曰深自挫按也師古曰若上有責即摧折而謝

引徐廣曰應一作權郭嵩燾曰權謝二字不辭史記作應謝集解

本有作權謝者推即權之壞字鄉上意所便湯之指而言其端也

鄉讀必引正監據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此師古曰如上的之意

尉有正左右監皆秩上責臣臣弗用恩抵此蘇林曰坐不用諸廷

千石官本無此字耳安斷之先謙曰史記作固為臣議如上

臣明漢書如下此字為衍文也劉說上責臣上當有固為臣議

寫章之罪常釋臣瓚曰謂間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迺

監據史某所為師古曰間謂非當朝奏者補注王闕運曰間即奏

集解引徐廣曰謂奏事有先謙曰史記問作聞屬上為句

屬不當於此處分別當朝奏與否史記問字亦未安王說是也其

欲薦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史記解作蔽所治即上意所欲

學子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師古曰輕平者

史記下兩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師古曰詆也音丁禮反其

同四字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政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

言李奇曰先見上言之欲其輕平故者見原釋也如潘曰雖文

其星也師古曰下戶之罪謂以先口解之矣上以湯言風裁察之輕

文泰之而又口奏言雖律令之交合致此罪也師古曰致此罪也

希恩有也於是上得湯此言往往釋其人師古曰希恩之謂口豫言

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希字下當添幸字王師古曰希字古字通不

幸字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

昆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通之令得其所也謂保佑也

謂問也通音七到反是言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

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

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

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非誅後

不可治上可論之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

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為功

多此類是益尊任師古曰益尊任

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

音牛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師古曰

向反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師古曰

羅其事皆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鋤彊弁兼之家舞文巧詆弓

輔法師古曰官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鋤彊弁兼之家舞文巧詆弓

虛助而成功之故湯每朝奏事諸國家用日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已

解徐廣注時李秦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

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師古曰並且也補注劉向李世曰並音是

痛繩目臯自公卿曰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

隆貴如此師古曰本其字下並有病字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

博士秋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師古曰言

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

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然然擾動之貌

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問師古曰蕭然猶然然擾動之貌

師古曰景帝往來東宮問師古曰蕭然猶然然擾動之貌

記訖景帝往來東宮問師古曰蕭然猶然然擾動之貌

不議征伐之事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自空虛

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

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呂深文痛詆

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師古曰深文痛詆

引宋祁曰漸本此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

乎師古曰漸本此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

日郭謂塞上險之虞別舉為城因置師古曰塞上險之虞別舉為城因置

計也見諸自稱而日能適遣山乘郭師古曰塞上險之虞別舉為城因置

辭窮當下吏也師古曰塞上險之虞別舉為城因置

山頭而去是役羣臣震師古曰塞上險之虞別舉為城因置

反師古曰塞上險之虞別舉為城因置



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

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曰湯懷詐面欺師古曰對面欺誣也使使

八輩簿責湯補注曰簿音主簿之簿簿悉責也湯具自道無此不

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師古曰讓亦責也君何不知分也古師

曰分音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師古曰幾今人言君皆有狀

宋祁曰南本今天子重致君獄師古曰重欲令君自為計

也何多曰對為師古曰言湯遇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

吏陛下幸致位三公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位字引宋祁無已塞責

塞責也言無以答上責望然謀陷湯者二長史也遂自殺湯死

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音扶用反無它贏師古曰昆弟

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師古曰被加

補注何焯曰惡言謂分田何厚葬為載呂牛車有棺而無槨補注

信所居物先謙曰被蒙也何厚葬為載呂牛車有棺而無槨補注

聞莫冤得白也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補注先謙曰乃盡

按誅三長史丞相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曰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曰於尚書中

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

安世識之師古曰識記具作其事補注郭嵩燾曰續志尚書令掌

四人分四曹武帝時尚書未分曹凡文書皆總理之亡書三篋即

所下尚書文書也其作其事謂最舉其事所下文書皆能最舉其

事無所遺失不必其文皆記錄也安世因給事尚書後購求得書

遂識其事情事明顯而類注未詳後人遂失其義矣後購求得書

呂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

大將軍霍光秉政呂安世篤行師古曰篤厚也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

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呂朝無舊

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呂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

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呂康寧夫親親

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詔曰補注先謙曰

字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

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呂安宗廟其益封萬

六百戶補注先謙曰據表凡萬三千六百戶也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干

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

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呂懷萬方師古曰懷來也顯有功已勸百寮是呂

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師古曰鄉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

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呂示天下顯明功臣呂填藩國師古曰填

毋空大位呂塞爭權師古曰大臣位空所呂安社稷絕未萌也

故未生者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

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

其位呂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

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呂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

聞指懼不敢當請聞求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安聞言之為先事

不言情不達師古曰事未施行而誠自量不足呂居大位繼大將

軍後唯天子財哀呂全老臣之命師古曰財與哉同補注先謙曰

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

更誰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

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

焉時霍光子禹為右將軍上亦呂禹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

呂虛尊加之而實奪其眾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

忌已內憂矣師古曰忌者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師古曰女孫

女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師古曰形見也上怪而憐之呂問左右乃

赦敬呂慰其意安世驚恐師古曰驚也職典樞機呂謹慎周密自著外

內無問師古曰著明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謂移

病而移居補注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

莫知其與議也師古曰與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呂為舉

賢達能補注豈有私謝邪絕勿復為通師古曰有欲謝者

此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補注宋祁曰南本漸本並云豈有

功高不調也師古曰謂選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

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補注先謙曰言人臣所執持是職

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曰

過失師古曰有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曰為

議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

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也師古曰遠難為光祿勳郎有醉

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呂知其不反水漿邪師古曰反

如何呂小過成罪前漢五十九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已悲怒諉汗衣

冠補注王念孫曰案此本作郎有淫官婢與上郎有醉小便殿上

冠補注王念孫曰案此本作郎有淫官婢與上郎有醉小便殿上

延壽求出補吏上曰為北地太守歲餘上問安世年老復徵延壽

為左曹太僕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康元年北海太守張

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謹室

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而成故為密室蓋火以謂之後

為掖庭令而宣帝曰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

孤幼所目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

許妃呂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師古曰徵證也語在宣紀賀聞知為安

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呂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

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廷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

也補注先謙曰廷課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家為恩德侯置守冢二

百家師古曰以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賀有一子蚤死師古曰

字補注先謙曰官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師古曰言養以為子

子別有一子乃下安世所請孤孫補注彭祖父小與上

同席研書指欲封之補注先謙曰書指欲封之彭祖父小與上

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廷

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廷令張

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師古曰處安也音昌汝反補注

置三十家於此也前漢五十九居冢西關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

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朕躬師古曰

導師古曰大修文學經術惠恩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都哀侯補注先謙曰賀以彭祖為子而詔仍賜賀諡曰陽

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曰父子

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補注宋祁曰賀不受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

已百萬數文選曰都內主藏官也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

然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也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

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已能殖其貨師古曰富於大將軍光

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

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

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師古曰

意所不及者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託古曰怨恨也音胡閭反補注先謙  
卽以問君也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蘇林曰本望君重於  
曰感卽憾省文見吳世家索隱左此也師古曰蘇說非  
傳釋文皆可證故頗釋惑爲恨非所望也  
也薄猶嫌也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也補注先謙  
曰言今遠求去是待朕不厚而忘舊恩也類說失之  
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曰輔天年諸注先謙曰專  
時神少思慮也安世復

強起視事至秋薨補注先諱曰公愷表八月丙寅薨天子贈卹綬送呂輕車介士

也。麾，麾介士謂甲士也。箇，插也。斑，皮革之斑也。苗，音衡事反。斑音張。補注宋祁曰：注文幢也。下別本漸云：其無也。字先謙曰：官本背下曰：作云：無也。字是。班，皮革也。古以皮革爲之，乃益多耳。諡

曰敬侯賜塋杜東師古曰塋冢地也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張安世墓在咸甯縣南襄宇記在明德門南八里俗

呼張車騎家王啟原曰社爲社稷之三年安世始薨賜塋陪陵也  
史記張湯傳云杜人本書云社稷人不應此獨不疑傳寫脫一陵  
字將三言重字之月、廟主幾大召曰祠室已入莫變等專勿

將作寫復土起家祠堂隨俗勸吾家種田作祠堂德吏傳文翁

書馬援傳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潛夫論云廬舍祠堂崇

前漢五十九  
補述錢大昭曰陳雷風俗傳

別邑在魏郡通注義大昭曰魏郡之別邑當在武始縣故安

下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已能久堪先人大國數

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曰爲有讓迺

從王平原并一國故侯表地志富平并屬平原戶口如故而稱  
臧半龍諱曰愛侯子勃嗣補注錢大昕曰表作徵古書勃爲爲散

騎諫大夫元帝初卽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

承主貢獻也補注王先惠曰湯傳作獻食示案讀志太官令有左丞甘承易官丞果丞本注左丞主飲食甘承主膳具湯官丞主酒果丞生果比獻食丞蓋即主飲食者

改賜諡曰穆矣師占曰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諡謬之左丞六官不主責蘇說失之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

西域世昌勃爲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清注先謙曰其家之闕也姑

常歎曰桑霍爲我戒豈不厚哉詩古曰桑桑北羊也羊在且

1. **Introduction**  
 2. **Background**  
 3. **Methodology**  
 4. **Results**  
 5. **Conclusion**  
 6. **References**

正分施宗矣文事師古曰言將死之事奉已實品可文代公三

文穎曰成帝姊也陳瓚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薛宣傳云主怒曰嫂可以叔妹殺之既聞主后爲嫂是則主

帝妹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陳作臣是下姊字作妹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

近臣游宴放曰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

賜甲第充官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

先謙曰官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巨千萬數放爲侍中中郎將

監平樂屯兵置奠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爲微行

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師古曰花與棹同鬪雞走馬長安中積數

年。是時上詔。冀嘗害其寵。白太后。太后曰。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

大夫方進誦古曰薛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

前漢五十九  
三

設兵營射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

景武強求不得孟康曰音監監主衆人也姓景台武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

呂縣官事怨樂府游徼莽詩云四不而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

羣黨盛兵誓亡書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研破器物宮

莽自髡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

放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爲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

或患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官本作第是幸得勿

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爲臣不忠首端忠曰不忠之罪文有首罪名雖顯前蒙恩

稱其罪過者三所奏事皆在萬曆侍御史云云其前家憲趙應麟謂連犯大罪者稱萬曆之一家因不加究治故但請免其罪也馬

---

逸悖理也師古曰悖乖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

在位臣請免放歸國呂銷眾邪之萌厭海內之心師古曰萌始生

一豔反補注先上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左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徵

入侍中太后呂放為言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

日蝕師古曰比類也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

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

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為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

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

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

中郎將將兵隨度還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

戰鬪方略山川形勢補注王念孫曰問上更有一光字而今本脫

事部七十三引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

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呂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

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呂來為侍中中常

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

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

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

為武始侯補注錢大昭曰別鄉疑當作別邑上文所謂別邑在魏

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又云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

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侯食富平之半案富

平不屬魏郡則武始不得稱富平之別邑此自富平之別鄉耳章懷注范書亦云武始縣屬魏郡蓋未細檢此傳也張湯本

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帝徙處其陵也凡三徙復還杜陵

補注王啟原曰延壽以後不隨陵者元帝後園陵不邑故張氏止杜陵居焉

屬文傳通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補注周壽

昌曰藝文志春秋家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注引韋昭曰商受

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據此則班氏當有其文豈即在

漢書中未經別出邪商字于高賦家有待詔馮商賦九篇知商所

答向多王尊傳當是商作元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

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指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

虛受堂

十四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杜周傳第三十

漢書六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杜周杜氏諸云字長孫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爲南陽太守呂周

爲爪牙補注先謙曰正義引張湯爲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

而失人畜甲兵倉廩者也補注先謙曰此語皆非也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案邊失亡乃爲御史後上使之二語似不可少所論殺甚多奏

事中意任用旨故破任用也中音竹仲反與減宣更爲中丞者十

餘歲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而內深

次骨李奇曰其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補注先謙曰據公其治

大抵放張湯師古曰大抵大歸也而善候司補注先謙曰司相吏

反史記補注先謙曰擠音擠師古曰擠墜也上

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見顯地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

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師古曰循因也

言其大凡耳師古曰言其大凡耳論語師古曰論語決平不循三尺法

論語師古曰論語決平不循三尺法

論語師古曰論語決平不循三尺法

論語師古曰論語決平不循三尺法

論語師古曰論語決平不循三尺法

論語師古曰論語決平不循三尺法

論語師古曰論語決平不循三尺法

論語師古曰論語決平不循三尺法

論語師古曰論語決平不循三尺法

論語師古曰論語決平不循三尺法

論語師古曰論語決平不循三尺法

論語師古曰論語決平不循三尺法

論語師古曰論語決平不循三尺法

尺二尺四寸準周之三尺不知簡策長師古曰簡策長專呂人主意指爲獄獄者

固如是乎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律後主所是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爲

私遷爲御史大夫始周爲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也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爲郡守補注齊召南曰唐書宰相世系表周子延壽延考延年廷年最幼昭帝初爲仁刺舉三河時可守者廷壽延考也何焯曰皆先生書田仁事子孫仁已刺三河皆下吏廷史遷作諸吏傳時家訾累巨萬矣未觀其終班氏遂爲之誅師古曰嘗與貴同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曰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師古曰司空各二人補注空司字下疑有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曰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爲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爲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曰告大司農楊敞敞懼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病而移居補注曰語延年延年曰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爲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曹發大姦師古曰首謂延年先發之補注先謙曰前說是

前漢六十

不辭初有忠節由是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曰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師古曰姓侯史名吳補注通志引風俗通云董狐爲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師古曰交難同其治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父謀反而侯史吳賊之非匿反者適爲隨者也孟康曰言桑遷反也即曰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江南北夜字下有使字也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爲謀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言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言作于

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眾議光於是曰千秋擅召中二千石巨下外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去歲欲盡內則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補注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適奏記光爭曰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師古曰詆詆也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言於下以市惠皆其素行願頌好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狀猶言無禮延年愚曰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師古曰言在位已久是爲故舊又嘗及非有大故不可棄也問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師古曰峻峻也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曰及丞相恐不合眾心羣下謹誹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難也光曰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曰及以此爲重事也

前漢六十

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補注先謙曰姚通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師古曰此類也本注在宜修孝文時政示已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豐年當應也說謂曰悅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師古曰先不然後奏言處者昌汝反補注先謙曰此謂合延年平處復奏延年乃擇其可試以官者言之於上言字下屬若於後奏下言字則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已狀聞師古曰可官試蓋若今之試用官員外則至爲縣令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內則兩府察用持吏議歲以其事狀奏聞師古曰抵之人有盜案者則持致之於罪法備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師古曰注先謙曰官本持持持法下有也字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師古曰書丞相御史府也諸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也補注郭嵩讀曰吏民上書言便宜下丞相御史兩府其有異者合延年平處非徑下之延年也上書言便宜尤與廷尉無涉漢官儀諸

史給事中日上朝謂平尚書奏事分左右曹所謂諸史則左右曹也屬侍中延年特爲右曹給事中平處所奏事或由丞相御史除用或由廷尉議罰第其功罪分別下其章兩府及廷尉行之上云平處下云分章係兩事與下典領方藥皆侍中所領職延年爲光信任故常專主其昭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事也如顏失考

昌邑王卽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卽位褒賞大臣延年已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戶

補注先謙曰表延年始侯千三百戶北傳云益戶二千三百凡四千三百戶則表延年始侯云益三千乃二千之訛傳不數六十者舉大數也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

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

臣侯表還云便梁成三者不同尋史使一皆封侯益土延年爲人也故當姓史或作使字而表誤爲便耳

安和備於諸事師古曰言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卽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卽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遺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

師古曰傳言延年身不犯法但丞相致之於罪耳補注李楨

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日太僕掌典馬政有苑馬及官奴婢

數月復召拜爲北地太守延年卽故九卿外爲邊吏治郡不進古師

曰比於諸郡上卽書讓延年師古曰延年迺選用良吏捕繫豪強

補注劉奉世曰繁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書黃金二十斤從爲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

補注何焘曰延年始徵又以丙吉遺言薦之故也錢大昭曰公卿表作五鳳三年六月辛酉漢書云大夫和拜策曰惟五鳳三年正月乙巳御史大夫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御史大夫其進虛受朕言朕夢於大道復保宗廟兢兢師風夜思已失不逞

康寧蓋思百姓未能發於戲御史大夫其師意盡心以補朕闕於戲九卿羣大夫百官慎哉不助於厥職厥有常職乃心相裕問賢俾賢能反本以民虛諱朕躬天下之眾受制於朕以法延年爲命可不慎與於戲御史大夫其誠之此其策命之詞也

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召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牛字引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疾

金百斤牛酒宋祁曰浙本酒字上有牛字

補注錢大昭曰疾南監本閣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駕牛作病先謙曰官本作病

後漢與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輪轎馬較伏熊羆卓益倚鹿較者蓋立跪於車之前兩藩外也伏熊羆者車前橫載爲伏熊之形也補注先謙曰

後數月薨諡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爲郎本始中召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

師古曰趙充國也臣瓚還爲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雁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爲太常治諸陵縣每

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

師古曰獄案已具當論決之故封上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卽位穀貴民流永光中

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元光引宋西羌補曰元光當從有浙本作永光

反緩輒上書入錢穀助用前後數百萬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緩年坐盜賊多免七年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

當元帝初元三年

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

師古曰目盲無見也偏盲者見者始爲盲語移轉也補注穆荃孫曰兩目無見曰盲今欽一目故謂之偏盲非語有移轉也故不好爲吏茂陵

杜欽與欽同姓字師古曰欽字子夏俱目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

杜子夏目相別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也補注王念孫曰俱以杜字連讀京師衣冠謂京師士大夫也

杜欽爲盲杜子夏目相別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也補注王念孫曰俱以杜字連讀京師衣冠謂京師士大夫也

漢紀作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惡目疾見詆毀也音丁

爲盲子夏則故京師三字連讀又明矣欽惡目疾見詆毀也音丁

反迥爲小冠高廣財二寸師古曰財與境同古通用字

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

[illegible]

豪儻以千里故 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

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幸搖易之則民心惑鄭玄曰卒急也師古曰

本曰玄誤官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

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師古曰

字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師古曰信

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政事權

法制補注先謙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曰忽不可目遼李奇曰

師古曰亦及也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曰忽不可目遼李奇曰

先謙曰官本無與字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后

女弟司馬君力蘇林曰字君力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

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

放舉欽補注齊召南曰按漢代列侯具於表此合陽侯梁放功

先謙曰喜宣帝功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

前漢六十

九

言之士將曰求天心迹得失也師古曰觀得失之迹也補注先

也周禮地官序官迹人注迹之言跡知禽獸跡謂尋求而知

之也後漢儒林傳跡人注迹之言跡知禽獸跡謂尋求而知

而訓焉得失之迹非是李市傳迹且至臣家注迹謂尋其蹤

迹也平當傳宜深迹其道注迹謂求其蹤迹也此二迹字皆當即

注並失之臣欽愚意經術淺薄不足曰奉大對謂對大問也臣聞

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

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師古曰解或

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師古曰乘陵也補注先謙

或臣子背君父補注宋祁曰江南本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

人事曰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

心師古曰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師古曰

先謙曰說文垂遠也殆為後宮師古曰何呂言之日曰戊申

蝕時加未戌夫土也補注錢大昭曰夫當作未南監本土者中宮

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

者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正后也補注唯陛下深戒之變感曰類相

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曰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

曰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雉之戒師古曰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

興師古曰解在五行志補注沈欽韓曰蔡邕石經詩高宗之享國

丁師古曰解在五行志補注沈欽韓曰蔡邕石經詩高宗之享國

古文之後故無遜作五十九年要在此所應之應之非誠不立

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

三榮惑為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榮惑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

之退舍景公享延期之祥也補注曰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

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求之而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

御安車由輦道師古曰親二宮之饗膳韋昭曰二宮即成太后與

養具食曰膳膳之言善也補注致晨昏之定省補注先謙曰官

注先謙曰太后上當有帝字致晨昏之定省補注先謙曰官

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

授位彈天下之財曰奉淫侈置萬姓之力曰從耳目皆益也從讀

近詔諛之人而遠公方師古曰信讒賊之臣曰誅忠良賢俊失

在嚴穴大臣怨於不目也師古曰正也嚴穴謂惡處嚴穴朝廷失之

以以用也不見用於嚴穴非謂朝廷失之也古多以為佚雖

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眾祖業至重誠不可曰佚

豫為不可曰奢泰持也師古曰唯陛下忍無益之欲曰全眾庶之

命臣曰愚曰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曰詣白虎殿對策師

未曰央室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

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曰以師古曰當世之治何務各曰經對師古

經義以對補注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師古曰不信

前漢六十

十



是非何足備言師古三如此則細欽呂前事病賜帛罷師注失謂曰因前事

其去就之節者耳師古曰無屬無親屬於上也分音扶問反字或作介介隔也其義兩通補注先謙曰分別也介

分別也合則進不時退班之畫然守而不移故曰執進退之非主

上所曰待將軍非將軍所曰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

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

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

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軍人之意皆不如此也補注宋祁曰南本

主上昭然知之師古曰援書稱公母因我師古曰昭然知之

故舉援不遺師古曰援書稱公母因我師古曰昭然知之

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

傳章既死眾庶冤之曰議朝廷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

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累揚白京師不曉況

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已為坐言事也師古曰周壽昌曰

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而已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

引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

將美皆此類也師古曰優游不仕曰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

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欽兄緩前免太常曰列

侯奉朝請成帝時迺薨子業嗣補注錢大昕曰業字君都見公卿表

侯選復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

湛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成帝鴻嘉元年

復為兩谷關都尉尉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

書曰誠哀老婦垂白隨無狀子出關師古曰重白者言白髮下

昌曰長母王太后后姊李氏曰願勿復用前事相傷定陵侯既出

關伏罪復發師古曰長母王太后后姊李氏曰願勿復用前事相傷

奏業聽請不敬師古曰長母王太后后姊李氏曰願勿復用前事相傷

坐免就國其春師古曰長母王太后后姊李氏曰願勿復用前事相傷

長深結厚更相稱薦師古曰長母王太后后姊李氏曰願勿復用前事相傷

過不為陛下廣持平列師古曰長母王太后后姊李氏曰願勿復用前事相傷

因時信其邪辟師古曰長母王太后后姊李氏曰願勿復用前事相傷

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在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師古曰長母王太后后姊李氏曰願勿復用前事相傷

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師古曰長母王太后后姊李氏曰願勿復用前事相傷

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竿端眾庶莫不

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

夫舉掾隆可待御史師古曰長母王太后后姊李氏曰願勿復用前事相傷

咸為少府在九卿高弟師古曰長母王太后后姊李氏曰願勿復用前事相傷

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不能

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師古曰長母王太后后姊李氏曰願勿復用前事相傷

也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眾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

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服虔曰皆但曰附從方進

嘗獲尊官補注先謙曰丹前親屬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

求福幾獲大利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莫如先考驗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

不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無所畏忌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不望風而靡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莫不股栗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今聞方進卒病死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不曰尉示天下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骸之臣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室諸侯微弱與繁因無異白佐史自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

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蔽皇子不輒自奏反與趙氏比

周憲意妄行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請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滔于氏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

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據權權臣易世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曰填天下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漢書補注 卷六十 列傳第三十

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

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師曰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

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為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

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為太常歲餘左

遷上黨都尉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曰前罷

黜故見開略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諡曰荒

侯傳子至孫絕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徒杜陵云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

德器自過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衡器自過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武之入官也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儒林之後莫能及也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其然乎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謀而成呂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補注錢大昭曰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美關雎之微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也詩乘彼坡垣傳地毀也管子窮形篇注地敗將也抵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大山入官至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

漢書補注 卷六十 列傳第三十

毀而擊之如効方進於已死及哀帝立而排擊王氏皆所謂抵其阨也師古謂擊毀之非是一說亦非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虛受堂

七

杜周傳第三十終

漢書六十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張騫漢中人也師古曰陳壽益部書舊傳云騫漢中人也成固人也補注宋祁曰也字疑可建元中為郎

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師古曰月氏西域國也呂其頭為飲器

卓昭曰飲器樽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

古曰匈奴傳云呂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

韋云樽也蓋晉云獻子皆非也樽今之偏樽所以盛酒非用

飲者也獻子蓋器所以便者也樽今之偏樽所以盛酒非用

知伯頭為飲器呂覽云斷其頭以為觥則云虎子者月氏遁而怨

非也元僧揚雄真伽載理宗頂骨為飲器胡俗同然月氏遁而怨

匈奴無與共擊之師古曰無漢方欲事滅胡兵始於元光二年馬

邑之役而建元中即欲事滅胡則師古曰漢胡構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

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衡反補注先適募能使者騫曰郎應募使月

諫曰史記大宛傳索隱更經也

氏與堂邑氏奴甘父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名甘父師古曰

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補注劉敞曰奴甘父直是

此人名號耳非謂堂邑氏之奴名甘父也按胡人名多以其父

號又後言堂邑父益知其自氏堂邑名奴甘父也先謙曰史記

作家從省唯稱堂俱出隴西徑匈奴師古曰道出匈奴過補注先

死之歲還為元朔三年去十師古曰匈奴過補注先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

吾北漢何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子妻有

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補注先謙曰史記騫因與其屬亡

鄉月氏師古曰屬謂同使西走數十日師古曰走趨也不指知其

走音奏一曰走謂奔走也讀如本師古曰走趨也不指知其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

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

唯王使人道送我師古曰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官本今作脫引

正作今詳其文義以今亡為句開道連文謂開其道不使往也誠

上下文但云亡無脫字知為校書者妄改先謙案史記亦作今誠

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曰為然遣騫為發譯

道抵康居師古曰抵至也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為發導

並通然合諸文師古曰抵至也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之蓋譯字是也師古曰抵至也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夫人為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

史是先謙曰集解引徐廣云一云夫人師古曰抵至也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為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為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為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為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為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為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為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為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為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為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為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為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為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為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為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為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為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為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為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為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漢書六十一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張騫漢中人也師古曰陳壽益部書舊傳云騫漢中人也成固人也補注宋祁曰也字疑可建元中為郎

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師古曰月氏西域國也呂其頭為飲器

卓昭曰飲器樽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

古曰匈奴傳云呂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

韋云樽也蓋晉云獻子皆非也樽今之偏樽所以盛酒非用

飲者也獻子蓋器所以便者也樽今之偏樽所以盛酒非用

知伯頭為飲器呂覽云斷其頭以為觥則云虎子者月氏遁而怨

非也元僧揚雄真伽載理宗頂骨為飲器胡俗同然月氏遁而怨

匈奴無與共擊之師古曰無漢方欲事滅胡兵始於元光二年馬

邑之役而建元中即欲事滅胡則師古曰漢胡構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

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衡反補注先適募能使者騫曰郎應募使月

諫曰史記大宛傳索隱更經也

氏與堂邑氏奴甘父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名甘父師古曰

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補注劉敞曰奴甘父直是

此人名號耳非謂堂邑氏之奴名甘父也按胡人名多以其父

號又後言堂邑父益知其自氏堂邑名奴甘父也先謙曰史記

作家從省唯稱堂俱出隴西徑匈奴師古曰道出匈奴過補注先

死之歲還為元朔三年去十師古曰匈奴過補注先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

吾北漢何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子妻有

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補注先謙曰史記騫因與其屬亡

鄉月氏師古曰屬謂同使西走數十日師古曰走趨也不指知其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大月氏種漢書西域傳國寶與身毒佛國無涉塞地為大月氏所併其遺種論慈嶺南至罽賓罽賓傳云成帝時大將軍王鳳言縣度之險非罽賓所能越罽賓在今巴達克山之西罽賓又在其西可知唐僧元奘西域記以迦濕盤羅為舊罽賓遺種彌彌今北印度之克什米爾也於是遠志略以月氏在焉水北當今布哈爾國法亦據印度之言之遠志略以月氏在焉水北當今布哈爾國罽賓在縣度南當今阿富汗其言至確罽賓唐書言罽賓治當罽賓逐并而南乃至罽賓不得為北印度明矣唐時以北印度孫寒地詳見西域傳顏注以意附會言之殆誤也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補注先謙曰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眾因畱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自為神而遠之師古曰遠離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曰此時厚賂烏孫招呂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匈奴右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遺作遺引劉敞其勢宜聽師古曰言事匈奴遺字當作遺宋祁曰作遺是補注何焯曰舊所謂匈奴右臂者指烏孫居祁連山前漢六十一

宛康居月氏大夏補注先謙曰大夏下史記有烏孫發譯道送焉師古曰道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師古曰與焉相隨因請曰導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補注先謙曰公卿表三年卒後歲餘卒下復舊空二字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塞空林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曰為質於外國質信也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補注先謙曰發書易書以下補注宋祁曰說則古本是也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呂西臣瓚曰令居縣名也屬金城塞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靬條支身毒國補注先謙曰身毒國今在印度之南

謂之切郡者後皆復閉昆明注如清曰為昆明所閉補為所殺奪幣

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注宋祁曰越本無皆字為所殺奪幣後復遣使

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自騫開外國道目尊貴其吏士爭上書

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師古曰

不樂去故有自請為使者即聽而遣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之補注先漢書曰史記樂下有注字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使不為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並許應募補注先漢書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為其備人眾遺之曰廣其道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之輒復按致重罪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多所侵盜幣物不足當重罪輒加覆按致之重罪使歸所侵盜以贖

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

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呂大鳥卵及犂犂人獻於漢

日卯大如一石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詔令為之而諫大夫陳譚以為夷狄無道不可施行後數日何書

通知案漢書通古知世宗時莽制獻見道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

之眩讀與幻同即今俗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戲馬之術皆云大

鳥從西域來漢書通古知世宗時莽制獻見道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

音寶於龍反汲水瓶也今雖與雅是一字同從其無容別音必

無二音亦當云一百言郭嵩燾曰西域傳安息王以犬馬馴畜

傳條支國出大雀其卵如雞大雀元十三年安息獻條支大鳥時謂

之安思大鳥卵名安思也而具傳條支條支山離今傳條支條支

炎地也其性不烈寒後漢書通古知世宗時莽制獻見道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

伯出此鳥名駿鳥其形如駝可以挽車西人尤重其卵以供其

同聲異字越本亦未逮非宋說皆未當天子大說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使窮河源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外國富庶也帛下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目覽視漢富厚焉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具下富有以字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反解在武紀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欲目見漢廣

大傾駭之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自此始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衛大宛呂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誅呂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

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也晉灼曰多進歲美之言必成之計於天子而後進也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為少從使也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用反事見班固與弟仲升書進賢者則進成敗之言師古曰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謂是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

讀日 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

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區居延休屠呂衛酒泉

邊也或曰置二部尉補注先漢地理志居延張掖縣休屠武

威縣皆尉治武紀太初三年遣路博德築居延澤蓋二縣於是

時置居延休屠皆尉治地取於元狩中而志云二縣而發天下

大初所開也備酒泉皆以備胡胡武紀匈奴傳註明

七科適七科解在武紀及載補給武師師古曰備轉車人徒相

連屬至敦煌師古曰屬台之欲反補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

校尉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驅馬者一人為備破宛擇取其

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補注宋祁曰古無後字子謂後字當

與多字連文為句明小國畏服之由宋議請史記曰兵下屬

作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知多字單文不成句多所至小國莫

不迎出食給軍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三百四十五引漢書曰李廣

言夸誕不知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

城師古曰平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

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雷行而令宛益生詐謂雷止軍廢

行迺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補注宋祁曰古本作源則宛固已憂

其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

日毋寡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補注宋祁曰不字下當

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補注宋祁曰不字下當

字本書用不字請句者甚多宋迺力戰而死末晚也宛貴人皆曰

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處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為

煎靡子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曰王毋寡補注

孫曰其外城壞至以王毋寡錯簡正文六十九字當依史記移持

置攻之四十餘日下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八字當依史記移持

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

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我居內康居居外

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是時康居候

視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

尚多補注先漢史記漢人作秦人外計呂為來誅首惡者毋寡

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

必矣師古曰罷軍吏皆呂為然許宛之約宛迺出其馬令漢自擇

之而多出食食漢軍師古曰下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目下

批壯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

日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音本末之末蔡音千易反補注穆至孫

日按服說言蔡字當以楚言讀之說文下云蔡若江南諸母

漢魏注家此例甚多蓋漢人未有反切徒以聲和響況聲不足明

則又為內言外言報氣音急氣音緩口言閉口言急舌言濁不

乎此注說文於此等處均改他字不知漢人本有此例也先諫

曰史記時作待漢下有使字文義較明昧蔡後事在西域傳與

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為人多道

上國不能食師古曰起發也道上國近道諸國也食讀曰飢補注

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補注先漢本

元年為鴻臚二千餘人別至郁成城補注宋祁曰城古本下

年見公卿表二句先諫曰宋誤讀守字王說也史

重部成二字與成守為一句先諫曰宋誤讀守字王說也史

記正作別到郁成城守古本漸本蓋因郁都形近誤郁為都

其上下又脫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曰

兩成字也脫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曰

脫值字之半後人見真字無義遂改為負師古依文立訓耳攻郁

成急師成未嘗急攻情事不同郁成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

攻殺申生等數人脫行走貳師師古曰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

補注齊召南曰外戚傳並不言上官桀從貳師伐宛有功則此

授粟都尉後為少府者另是一人公卿表太初元年搜粟都尉上

官桀為少府年老免即合此傳而顧注乃謂疑此非上官桀表誤

何哉左將軍上官桀與霍光同輔政者在此人後姓名偶同耳

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居間漢已破

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謂貳師為大將

軍補注何焯曰將字衍文如注強為之說耳下同先諫曰此與下

文大將軍史記並同則是此用元文非衍也諸將師古曰今生將

耳受是文不令是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師古曰今生將

卒失大事師古曰卒讀曰猝補注李慈銘曰生將謂生致之也其

併佚去事欲殺莫適先擊師古曰適主也無有主上邽騎士趙弟

重也

重也

重也

重也

重也

重也

重也

重也

重也

重也

重也



光祿大夫二官多取漢人爲少府李昭有言諱爲「黨力」字

不通蒙古語耳此爲近之今則更溯以上遂得真源然昆侖之語

亦不爲無因益昆侖在今同部中同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卽鹽澤也鹽澤之水皆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則星宿海諸水皆是也而大河之源獨黃色爲異更在星宿海之上非昆侖之水伏地至此以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爲河漬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矣獨漢書所云采玉則因昆侖出玉未免牽就詢之阿彌達則稱河源皆土山無石無石安能有玉夫非精通蒙古語及漢書更問之親履其地之人率欲定此事實體大而非地遠理博之事不亦甚難乎於甚難而得決疑傳正亦一大快也御製河源簡明語曰子既爲河源詩並按語繼讀宋史河渠志有文命輯河源紀略有繇茲以體大物博考今證古不無費辭雖彼此細勘事則明恐毫釐或差義乃索茲爲簡明之語庶因提要而便覽蓋河源究以張騫所探蒲昌海鹽澤及漢武所定昆侖爲是雖山海經水經注皆略具其說但山海經劉歆稱伯益所著本無所据水經注則桑欽酈道元皆張騫後人實祖其說而廣之以至於煩文且昆侖在同部原出玉也獨未明揭伏流至青海於阿勒坦噶達素之天池而漢語卽星宿海也彼時雖未考至天池而中國之河源實由此顯見梗槩矣翻伏流以至蒲昌海鹽澤非河源而何星宿海亦鹽澤之伏流至青海而出爲清水黃河挾之以流始爲微淡後爲純黃是二水本一源至中國出地爲二色而終歸於一若夫曲折纖細則見近所爲詩文及紀略之書獨敘其簡明崖略如此

虛受堂

五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昔在顓頊 補注錢大昕曰劉知幾謂篇首當云司馬遷字子長

然則此例人所共知蓋命世大才記述未盡叔皮父子踵史

主焉謙非失 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配水為陰故命南正

重主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

義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黎說非也據班氏

志太陽者南正南任也淮南天文訓天道圖者主明南正者主

明之義也淮南亦云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故天用

明以測日人用莫如火司天屬神者主日司地屬民者主火南正

孔疏引左傳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祝融火官可得稱火正向

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為陽地

故掌天謂之南正黎得火官故掌地為火正此以兼職言附

異然火正之南正黎得火官故掌地為火正此以兼職言附

所本又引國語曰黎為火正以高耀大光昭四海此班氏

北正之本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

世序天地 補注錢大昭曰楚語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

舊常無相侵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

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

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 其志繼陽有上程聚古程伯休父

國伯休甫字也補注錢大昭曰楚語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

非也按處之序而還意欲合二氏為一故總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

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司馬氏黎之後是也相繼稱伯休甫

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重黎之後世家稱黎若司馬氏云少昊

氏師古曰失其守之職也補注何焯曰詩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  
氏父失典司天地之守故僅以時有所字是司馬氏世典周  
之補注馬氏也先謙曰官本注其下有所字是司馬氏世典周  
史卿不掌國史自是史代兼為公卿宏云司馬氏周史黃帝後也  
或有所謂尹氏是其貴靈景時猶貴盛為公卿宏云司馬氏周史黃帝後也  
氏與史無他證矣 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 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  
晉氏奔晉中軍隨會奔秦如秦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秦魏氏也據春  
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秦魏氏也據春  
入少梁則以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為呂氏封畢  
萬矣既非別國不得言奔魏耳又案隨會奔秦時乃奔魏史  
記文侯是也漢書云會奔魏魏先謙曰案隨會奔秦後乃奔魏史  
還晉故漢書云會奔魏魏先謙曰案隨會奔秦後乃奔魏史  
適晉其諺 而司馬氏入少梁 師古曰少梁本梁國也通說自魏  
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張晏曰  
為中山相補注先謙曰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劍也師  
見國策呂覽及人表 前漢六十二

也論來顧反補注前漢六十二 正義何法盛晉書及晉諸王司馬無忌  
司馬氏系本皆云名凱集解引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此論傳  
書也劍論兵書相約為文蓋善劍術者若論廉勇不能傳劍論兵  
引服說善下有傳字 劍論其後也 如清若怪刺客傳之劍論也師古  
欽韓曰淮南子術訓握劍鋒以離北宮司馬刺五怪反補注沈  
刺客傳中人張文虎曰刺客傳無劍論惟刑刺客傳之劍論也師古  
蓋論劍云云疑蓋形相涉蓋釋文云趙地又作噴說文耳部  
贖字重文作劍與蓋形相涉蓋釋文云趙地又作噴說文耳部  
人或向見史記舊文索隱云蓋姓蓋名則所見本已訛矣在秦者  
錯與張儀爭論 應劭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  
音千古反補注先謙 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曰為錯孫靳 師古曰靳史記作靳 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  
郡守錯孫靳 師古曰靳史記作靳 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  
陽說魏王入上郡少梁以謝秦是二年更名少梁曰夏陽張儀傳  
君白起則為昭襄王時此語殊乖大第先謙曰少梁更與武安  
名夏陽尚在惠文王時趙九年錯拔蜀之前此文補述之也靳與武  
君阮趙長平軍 文類曰趙孝成 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李奇曰地

西十里師古葬於華池華池在左馬界近夏陽非郭縣補注先  
 謙曰正義括地志華池在左馬界近夏陽非郭縣補注先  
 七十里有夏陽城西北四里有司馬遷碑斬孫昌為秦王鐵官  
 王史記先主當始皇之時劇賁玄孫印補注先主曰索隱司馬氏  
 生憲志為武信君將而朝歌師古曰武信君項籍傳曰趙將  
 生印馬則武信君非武臣也王念孫曰劉敬曰此言當始皇時為武  
 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王念孫曰劉敬曰此言當始皇時為武  
 武信君是武信君非武臣也王念孫曰劉敬曰此言當始皇時為武  
 者之誤耳武信君非武臣也王念孫曰劉敬曰此言當始皇時為武  
 河內數有封爵始異說矣先謙曰秦書項籍傳曰趙將  
 降漢地為河內郡是朝歌定河內實一事武信君為武臣更  
 無可疑劉說非也但此文本言昌為鐵官當始皇時為武臣更  
 耳王謂史記誤亦非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師古曰項羽漢之伐  
 楚印歸漢目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毋懌師古曰懌為漢市長  
 著作母懌是司馬所見漢書本不懌懌為漢市長  
 四長有母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百官表  
 蘇林曰長安北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高門地名在夏陽西北而  
 東去華池三里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  
 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八里漢司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  
 古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論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師古  
 曰談為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論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師古  
 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布在諸侯國其位上士皆在諸侯之卿上  
 秦亦有之故漢儀注所布在諸侯國其位上士皆在諸侯之卿上  
 不可謂之全非漢儀注所布在諸侯國其位上士皆在諸侯之卿上  
 手卜祝之問故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在丞相  
 相上安得有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也吳古仁傑曰章昭  
 史記上得還為太史公官外孫楊惲所稱志其非也吳古仁傑曰章昭  
 官上公至漢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案遷報任少卿書亦以太  
 史公自稱則非太史公與外孫楊惲所稱志其非也吳古仁傑曰章昭  
 史公自稱則非太史公與外孫楊惲所稱志其非也吳古仁傑曰章昭  
 官為太史公自稱則非太史公與外孫楊惲所稱志其非也吳古仁傑曰章昭  
 以史公自稱則非太史公與外孫楊惲所稱志其非也吳古仁傑曰章昭  
 又遷自序云談為太史公自稱則非太史公與外孫楊惲所稱志其非也吳古仁傑曰章昭  
 行信為太史公自稱則非太史公與外孫楊惲所稱志其非也吳古仁傑曰章昭  
 記信為太史公自稱則非太史公與外孫楊惲所稱志其非也吳古仁傑曰章昭  
 記信為太史公自稱則非太史公與外孫楊惲所稱志其非也吳古仁傑曰章昭

談卒三歲而還為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柘  
 雷威勝之此非尊其父而然李慈銘曰太史公非是當時官府通  
 稱固沿如晉之中書令如後世之稱太史公亦非是當時官府通  
 俗相沿如晉之中書令如後世之稱太史公亦非是當時官府通  
 也衛說不過因公字而附會之至官曹稱謂例不見於百官志亦  
 不疑疑不疑不疑不疑不疑不疑不疑不疑不疑不疑不疑不疑  
 其國史所關使之密選所尊以位任注非以上者蓋謂朝會之位以  
 寵也王莽時左丞相入殿蓋其職事使然推舍人秩從六品上而  
 分官左右丞丞則非其官實太史公無三歲而還為太史公為當時通稱其  
 史公自稱則非其官實太史公無三歲而還為太史公為當時通稱其  
 物志太史公自稱則非其官實太史公無三歲而還為太史公為當時通稱其  
 石本紀宣帝詔史六百石位大夫合以史公自稱則其官為太史  
 千石為異此則或談任職時增其秩以遷言近乎卜祝之職則下  
 降或記者偶失其職任職時增其秩以遷言近乎卜祝之職則下  
 令大夫之列官職自明宋晉吳氏駁衛說是還自謂太史公則太史  
 合實有太史公之稱顏謂遷尊其父為公章昭謂楊惲尊遷為公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師古曰唐都師古曰唐都師古曰唐都  
 儒林傳習道論於黃子師古曰黃子師古曰黃子師古曰黃子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歷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詩師古曰詩  
 師法惑於所見詩布內反補注先謙曰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  
 史記詩作補注宋補注亦作補注先謙曰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  
 大傳曰越本無曰字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張晏曰大傳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  
 省耳師古曰言發達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其端緒  
 不相耳用直省此則也補注亦無所不省不省不省不省不省不省  
 家為術無所不省不省不省不省不省不省不省不省不省不省  
 大詳而眾忌諱補注亦無所不省不省不省不省不省不省不省  
 多也使人拘而多畏師古曰拘曲也師古曰拘曲也師古曰拘曲也  
 名不虛傳家問之某日可取師古曰拘曲也師古曰拘曲也師古曰拘曲也  
 古太一室曰大古不決此知忌諱切畏西漢時已如是然其  
 家為主入取諱五行者也此知忌諱切畏西漢時已如是然其  
 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已其事難  
 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師古曰

進人需者曰六藝爲去六藝經傳曰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

肉以醵豕與梁肉以言淮南人間篇陳騷于野孟嘗君曰臣之處



云縹緲以縹緲與黍稷下今云縹緲以縹緲與黍稷對言是契結而縹  
 祖可言縹緲不可言縹緲也先謙曰官本傳作縹緲作縹作縹引宋  
 祁曰景本縹作縹注云粟重一石爲十六斗大半黍爲米一斛曰糲  
 無糲有縹縹下云粟重一石爲十六斗大半黍爲米一斛曰糲  
 史自序糲注五斗粟三斗米爲縹藜藿之羹師古曰藜草似夏  
 沈駿張說是梁當爲菜王說是  
 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爾注先謙曰正義以槨木爲棺厚三寸也舉音不盡  
 其哀教喪禮必曰此爲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注  
 宋祁曰越本共作法先謙  
 曰史記故作使共作法 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  
 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師古曰給亦足也人此  
 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  
 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呂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  
 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  
 曰分扶間反補注先謙名家苛察繳繞古曰繳繞猶纏繞也師  
 曰日解解引下有不通大體四字使人不得反其意朝決於名時失人情日朝

前漢六十一

七

先諫曰割史記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也補注  
 實參伍不失沈欽韓曰鄧析子無厚篇誦名責實守辭之事也此不  
 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師古曰無爲者守靜一也無不爲者功利大也補注王啟原曰  
 道經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師古曰言指趣幽遠其術曰虛無爲本  
 曰因循爲用師古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  
 先後補注先諫曰史記作不爲物先不爲物爲制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  
 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師古曰興起也舍廢也補注王念  
 舍者居也言因物與居而無成心也史記作因物與舍於義爲捐  
 物從理與舍因物與舍與因時爲業相對爲文先諫曰法度與時  
 物爲變通神而明之故曰有法無法有度無度因物與舍後漢馮  
 衍傳下引作與物趣舍官本史記作因物與舍師古曰無幾巧之心但順物之  
 形成度與合也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師古曰無幾巧之心但順物之  
 者道之常也補注王啟原曰韓非解老云虛因者君之綱也師古  
 因百姓之心曰爲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  
 故但執其綱而已

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李奇曰聲則名也師古曰  
雅釋器款足者謂之屬封禪書其空足曰屬秦隱文欽韓曰亦  
同款莊子養牛主云道大款音義云空也先謙曰款史記作窾下  
同言爲心聲有實者謂正言無實者爲空言觀上下款言不聽姦  
文甚明李奇及索隱謂聲爲名以爲實不稱名非是款言不聽姦  
適不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師古曰見也在所  
欲用耳何事不成適合大道混混冥冥師古曰元氣之貌光燿天  
下復反無名師古曰反還也凡人所生者神也補注宋祁曰所託者  
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  
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補注先謙曰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  
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呂治天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  
致爲長也補注先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  
議曰史記無形字

前漢六十一

置秦州二年徙治龍門縣在漢屬河東皮氏縣地與夏陽隔河相望  
望今日河津縣非遷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也年十歲則誦古  
所生地在西岸者也索隱云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尙書劉氏以  
文爲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案遷生於景帝後元  
年距罫錯之死十一年錯孝文時受書伏生已九十餘孝文在  
位二十三年計伏生當遷時應百三十餘歲遷十歲誦古文而南  
事伏生生不已百四十餘耶伏生不聞有此大年歟之二十而南  
情事亦不合史公從安國問故索隱蓋誤以孔爲伏

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疑是日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  
疑舜墓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  
名曰會稽九疑山有九峯解在司馬相如傳補注先謙曰汶瀁兩  
水所絕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群柯湘北涉汶泗師古曰汶瀁兩  
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北涉汶泗師古曰汶泗兩  
水名在地理志

於此行鄉射陰困蕃薛彭城師古曰蕃縣名也音皮補注先謙曰  
之禮薛在縣東過梁楚曰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呂南

略邛笮昆明師古曰笮才各反還報命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元鼎  
六年平西南夷以爲五郡其明年

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續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

亦謂公至爲華生所召台本經與師說文有數萬又具條列舛雜  
與理如三科九旨五<sub>十</sub>七<sub>等</sub>六<sub>端</sub>二<sub>類</sub>七<sub>缺</sub>之目故云其指數千  
繁<sub>矣</sub>十指篇春秋人<sub>等</sub>約有十指則又約而言之先謙案一萬之

外何得即以萬言而稱爲數萬言說終不可通所謂文成數萬其  
指數千蓋指公羊推演春秋之義義意非謂遂以公羊傳爲春  
秋也時公羊之學特顯故舉以見春秋之闕下萬物之散聚皆在  
不窮也沈說是文虎說亦通有本注在數萬言中蓋謂會盟侵伐散見諸  
春秋補注郭嵩燾曰初猶事也萬物之散聚皆可尋下云弒君亡國舉  
其重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  
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解並在劉向傳補注先謙曰春秋察其所目

皆失其本已師古曰解並在劉向傳補注先謙曰春秋察其所目  
繫辭並無此語所稱易者則有之焉斯蓋易家之別說者也補  
注沈欽諤曰禮記經解篇大戴禮察篇皆引此爲易文選注六十  
引作乾鑿度今通卦驗亦有之先謙曰史記功臣弒君子弒父非  
作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徐廣引一本與此同故臣弒君子弒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卦文之辭有國者不可曰不知春秋

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曰不知春秋守經  
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師古曰爲人君父者補注宋  
本無者字先謙曰浙本是也此與義人臣子對舉爲文而不通於  
且下文有者字此復出則文不成義史記亦無者字

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師古曰蒙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  
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曰善爲之而不知其義師古曰  
善目不知義理之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夫不  
故則陷於惡也

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  
師古曰爲臣下所干犯也曰違犯禮義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口上  
有一字正義引此作一云違犯禮義明此奪一字羅鴻禪云景祐  
不注文正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  
天下之大過也呂天下大過子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  
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  
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  
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決之於禮義也當一王之法今天子  
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曰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譏應也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

曰處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處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  
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  
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  
命於穆清師古曰於穆清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

也先謙曰劉說是澤流罔極也極止也師古曰罔無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師古曰款塞  
正義引注政作教師古曰款塞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  
宣盡其意師古曰力勤也補注先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  
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  
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之也師古曰墮毀也謂不修

諫曰史記功臣師古曰諫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師古曰世傳  
下有世家二字師古曰諫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  
陵之禍幽於圜牆師古曰累係也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

三年作七爲是師古曰累係也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  
陵之禍幽於圜牆師古曰累係也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

是余之辜師古曰辜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師古曰夫詩書隱約者  
欲遂其志之思也師古曰夫詩書隱約者

借以終其史特假託是事取象春秋猶曰終於獲麟之代云爾班

論矣孔子卒至太初之元三百七十五年而遷云五百歲又史記之作不爲感麟遷仰希聖經取義絕筆文人極奇難可拘閣謹止爲謝意切事理實傷文辭未可從也索隱引張說作麟足形下有故云麟止四字顏刪之則文義不明止於此下有猶春秋終於獲麟然八字集解自黃帝始師古曰遷之書序家篇各別有辭班氏引張說記作包自黃帝始師古曰遷之書序家篇各別有辭班氏故此單目盡於六十九至惟漢經五帝末流之不載但取最後一首十諸者不詳其意或於目中加云敘傳第七十此大妄矣五帝本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紀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開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麻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

前漢六十二

魯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師古曰召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日景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助生遼謂同母者爲一宗故云五宗也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師古曰孫子吳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樗里甘茂列

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孫注孫田本史記孟嘗君傳第十五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第三十二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補注先謙曰韓下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傅靳鄒成侯列傳第三十八師古曰酈成侯周操也注先謙曰官酈音普肯反又音陪補本鄒作酈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李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前漢六十二

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敖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五十二補注繆荃孫曰今本史記匈奴列傳第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補注先謙曰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



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縢玉版圖籍散亂如清曰玉版刻玉版畫

集解引畫作以是否則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爲章

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增曰茂陵書丞相爲工用程數其

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

往往開出師古曰彬文章貌自曹參薦益公言黃老補注先謙

傳而賈誼朝錯明申韓史記韓作商公孫宏巨儒顯百年之閒天

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師古曰纂

宋祁曰纂當作纂何焯曰敘當代文獻足徵以曰於戲歎聲也

於讀曰烏義讀曰呼古字或作烏庫今字或作烏呼音義皆同耳

而俗之諺者隨字而別又曲爲解釋云有吉凶美惡之殊是不通

尙書不可一二編舉之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

復興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補注先謙曰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

師古曰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補注先謙曰索隱舊聞有遺王述所

欽敬也前漢六十二

與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補注先謙曰史錄秦

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

不明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麻差殊異代則難以明辨故作表

分條別大綱已舉也並時謂侯國同時異禮樂損益律麻改易兵

世謂世家傳嗣其年麻差互皆非表不明禮樂損益律麻改易兵

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補注先謙曰索隱兵權

諸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

通變謂平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輔共一轅運行無窮孟康曰象

準書也三十家也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師古曰

此說非也言眾星共繞北辰諸輔成轅車轅若文武之臣尊輔天

引孟注三十下有世字是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曰奉主

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師古曰倣儻大節也倣吐

音紀言扶義倣儻之士能立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

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補注錢大昕曰案太

云遷著書示東方朔朔署曰太史公署之者名其書也漢志太史

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

終傳俱稱太史略呂拾遺補載成一家言孟康曰蘇昌言曰蘇昌言

師古曰李說是也載古藝字補注宋祁曰越本補字下有闕字先

謙曰史記亦作補載索隱漢書作補闕此作蘇謂補六藝之闕也

是司馬所見漢書與今本異越本作協六經異傳補注先謙曰

同又司馬所見漢書與今本異越本作協六經異傳補注先謙曰

合同異折衷取裁索隱謂遷言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之說謙

不致詩傳韓詩外傳伏齊百家雜語補注先謙曰史記臧之名山副

生尙書大傳之流是也齊百家雜語補注先謙曰史記臧之名山副

在京師師古曰臧本道留京師也已族後聖君子第七十師古曰

字遷之自敘云爾師古曰自此以後通史氏作傳語耳而十篇缺有

錄經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

之問補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斯列傳元成

還本意也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此說非也補注劉奉

世曰兵書即律書蓋當時有兩兵書張云亡此說非也補注劉奉

缺者不足十篇前人皆謂律書即兵書當從之遷既被刑之後

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師古曰故人者予遷書

責已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如清曰少卿任安字補注

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臣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

氣勤勤懇懇師古曰懇懇誠也若望僕不相師用望師古曰而流俗人之

言師古曰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補注齊召南曰文選作若

顏說非也齊說亦非王念孫云蘇林曰人之言而猶如也觀不相師用

俗人今本用文選用字在而字下乃後人所改又文選流俗人之言

則而字不得訓爲矣今本亦作而用後人以意改之也六臣本改

引字善本作用而而今本亦作而用又後人據以誤之五臣本改

之也此傳作用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古曰

而罷讀曰疲補注宋祁曰者字下當有之字願自爲身殘處穢

動而見尤師古曰尤過也欲益反損是目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無



報在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己也師古曰不測謂深也涉旬月迫季冬補注何焯曰謂恐行法也時安爲北軍使者坐受展太子上節當腰斬沈欽韓曰戾太子事在征和二年七月武紀三年正月上幸宜春李善安以韓貳心要斬而猶繫至冬盡則漢法異於後也周壽昌曰衛青傳故人門下多去事生病獨任安僕又不肯法顏注安樂陽人役爲益州刺史即遺司馬遷書者漢又薄從上上雍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如諫曰遷時從上在上字是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目曉左右師古曰滿煩悶也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古曰謂任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師古曰謂中間久不報也補注宋祁曰浙本不字上有久字先謙曰過責也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師古曰府者所聚之處也補注沈欽韓曰以下四語亦見說苑孔叢書古還荷補注先謙曰文作表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呂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補注宋祁曰浙本列字上有而字故禍莫憐於欲利師古曰憐亦痛也音千敢反補注沈欽韓曰諱非解老篇苦痛難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惜惜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

攻城戰野有斬將奪旗之功師古曰奪拔也拔取敵人之旗也奪音塞補注先謙曰官本戰野作野戰  
文選同注塞下之不能累日積勞補注先謙曰謂循年資平進也取尊官厚祿曰  
官本作騫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  
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韋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比下  
大夫師古曰鄉讀曰嚮嚮曩昔時也補注沈欽韓曰百官志太史  
令六百石宣帝黃龍元年詔曰吏六百石位有職先請璽以  
太史令爲陪外廷末議不呂此時引維綱補注翟鴻禔曰外廷即今僕  
千石非也射外朝也又劉達曰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爲中朝丞  
相六百石爲外朝補注沈欽韓曰呂不韋傳繆繆宋本文選與此同盡思  
慮今已虧形補注沈欽韓曰呂不韋傳繆繆宋本文選與此同盡思  
宜者則論臈刑皆去鬚眉故云虧形韓非十過豎刁  
自負注積虧勢也先謙曰虧形即虧勢也前說爲掃除之隸在闥  
非是毒注爲宦者狀耳非論臈刑則去鬚眉也爲掃除之隸在闥  
耳之中師古曰闥者狽狽也闥下則去鬚眉也言非豪桀也關吐  
盧劣也呂悅字合悅耳人勇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張揖訓詁以爲闥  
林闥耳不肖也迺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叩讀曰叩不亦  
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師古曰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

哉補注宋歌曰越不向何言哉無復句余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僕少負不羈之材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不羈言其材質高遠不

可以論行也先謙曰負才猶言恃才說文負恃也从人守貝有所

守也師古曰僕先入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

之中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師古僕為戴盆何呂望天如淳曰頭

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己方有所造不服諸人

事也師古曰言登職務耳末論造書也如說失之補注王啟原曰

易林載盆望天不見星辰後漢書第五倫云戴盆望天事不兩施

與漢語同此語故史遷後漢書第五倫引之如氏末可兼施之說

且意豈以望天喻造書耶特言意親媚主上故按語絕實

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呂求

親媚於主上而事遇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補注

韓曰公羊疏漢主謂司馬遷曰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

按陵侍中則遷亦以太史令侍中唐六典志云初秦漢置侍中

曹無臺省之名自晉始有門下省前漢六十一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

也舍所今此云門下則其名肇端於漢未嘗銜孟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

與士信臨財廉取子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師古曰下常思奮不

顧身自徇國家之急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蓄僕為

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

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師古曰媒

之孽謂為生其罪孽也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媒孽如媒孽之孽一

日齊人謂賜爵為媒也補注先謙曰文選孽作孽注引項謂下無

字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

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疆李奇曰挑音挑師古曰音從了反補注

身獨戰不須羣策師古曰挑音挑師古曰音從了反補注

千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師古曰率計戰士殺虜救死扶傷不給

師供曰師古曰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補注先謙曰文選旃裘之君先謙

案君下當師古曰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能引一國共攻

而圍之師古曰轉關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

呼勞軍師古曰呼師古曰呼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弩冒白刃北

首爭死孟康曰沐音類李奇曰弩弩弓也師古曰沐古類字類

反字師古曰沐音類李奇曰弩弩弓也師古曰沐古類字類

讀之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弩弓也師古曰沐古類字類

讀弩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弩弓也師古曰沐古類字類

讀弩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弩弓也師古曰沐古類字類

讀弩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弩弓也師古曰沐古類字類

讀弩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弩弓也師古曰沐古類字類

讀弩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弩弓也師古曰沐古類字類

讀弩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弩弓也師古曰沐古類字類

讀弩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弩弓也師古曰沐古類字類

讀弩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弩弓也師古曰沐古類字類

讀弩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弩弓也師古曰沐古類字類

讀弩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弩弓也師古曰沐古類字類

讀弩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弩弓也師古曰沐古類字類

讀弩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弩弓也師古曰沐古類字類

讀弩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弩弓也師古曰沐古類字類

讀弩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弩弓也師古曰沐古類字類

讀弩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弩弓也師古曰沐古類字類

讀弩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弩弓也師古曰沐古類字類

讀弩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弩弓也師古曰沐古類字類

曰側聞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

將也衣赭關二木誡古曰三木在頸及手足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

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囚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同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

怯執也疆弱形也審矣補注沈欽韓曰勇怯二語見孫子兵勢篇易足怪乎且人不能

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補注先謙曰早自財以同文選作以稍也則朝廷不更繩以法

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師古曰重難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

子補注先謙曰親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則不顧念親戚妻子

有不得已也補注先謙曰言非不顧念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

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

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敢之人關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

矣補注先謙曰去何至自湛溺累繼之辱哉師古曰湛溺曰且夫

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前漢六十二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師古曰臧獲婢妾猶能引決

苟活面冀土之中而不辭者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為客客冀土

小形與面相似因謂之面師古曰面與面相似因謂之面

也補注先謙曰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

有能正其失者矣補注先謙曰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

也補注先謙曰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

也補注先謙曰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

也補注先謙曰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

也補注先謙曰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

也補注先謙曰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

也補注先謙曰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

也補注先謙曰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

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迺

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列文穎曰孫子與龐涓學而為龍補注先謙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六論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師古曰說難孤憤韓非子之篇名補注

難其所著作已傳當世耳師古曰說難孤憤韓非子之篇名補注

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令將來

左丘明無目補注宋祁曰越本無明字王念孫曰越本是也無明

而增入明字則累於詞矣師古曰越本無明字王念孫曰越本是也無明

景祐本及文選皆無明字師古曰越本無明字王念孫曰越本是也無明

憤思垂空文目自見師古曰越本無明字王念孫曰越本是也無明

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師古曰越本無明字王念孫曰越本是也無明

本此四字在前漢六十二凡百三十篇亦欲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

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呂就極刑而無愠色僕

誠已善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師古曰其人謂則僕

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

也且負下未易居補注先謙曰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

明顯蓋議記注為正文補注先謙曰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

下猶言所惡汗下本選注疑屬曲解下流多謗議補注先謙曰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

本下選亦作上引論語君子惡居下流補注先謙曰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

禍重為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

百世垢穢甚耳是呂賜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

知所如往師古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當衣也身直為閭

閭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師古曰

讀曰呂通其狂惑補注先謙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當衣也身直為閭

沈讀曰呂通其狂惑補注先謙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當衣也身直為閭

沈讀曰呂通其狂惑補注先謙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當衣也身直為閭

沈讀曰呂通其狂惑補注先謙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當衣也身直為閭

沈讀曰呂通其狂惑補注先謙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當衣也身直為閭

沈讀曰呂通其狂惑補注先謙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當衣也身直為閭

沈讀曰呂通其狂惑補注先謙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當衣也身直為閭

沈讀曰呂通其狂惑補注先謙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當衣也身直為閭

沈讀曰呂通其狂惑補注先謙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當衣也身直為閭

沈讀曰呂通其狂惑補注先謙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當衣也身直為閭

沈讀曰呂通其狂惑補注先謙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當衣也身直為閭

沈讀曰呂通其狂惑補注先謙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當衣也身直為閭

沈讀曰呂通其狂惑補注先謙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當衣也身直為閭

沈讀曰呂通其狂惑補注先謙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當衣也身直為閭

沈讀曰呂通其狂惑補注先謙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當衣也身直為閭

沈讀曰呂通其狂惑補注先謙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當衣也身直為閭

沈讀曰呂通其狂惑補注先謙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當衣也身直為閭

沈讀曰呂通其狂惑補注先謙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當衣也身直為閭

沈讀曰呂通其狂惑補注先謙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當衣也身直為閭



惑者聖人之戒也先謙案如遠注意則遷以不能自裁免辱今少

卿遇教曰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私指謬乎師古曰今雖欲自彫

耳師古曰要之死曰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遷

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述其書遂宣布

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應劭曰以遷世為史宜通於古

是蓋美稱如奉春平國之類非實有此國也先謙曰周說是注官

贊曰師古曰何焯曰此贊本叔皮之論蘇與曰自鳴自古書契之作

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養之師古曰上繼唐堯下訖秦

繆唐虞呂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師古曰故言黃帝顓頊之事

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曰

為之傳師古曰前漢六十二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

黃帝呂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

並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補注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

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補注翟鴻議曰

代秦王念孫曰左氏下脫春秋二字則文義不補注翟鴻議曰

全漢紀孝武紀引此贊正作據左氏春秋國語補注翟鴻議曰

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據傳師古曰

音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如諸曰梧讀曰迺

抵牾也梧相支柱不安也梧音梧補注周壽昌曰抵牾正應作抵

牾說文抵牾也梧猶梓也俗多誤作梧王莽傳亡師古曰

字耳先謙曰據如讀顏訓當時漢書本已作梧師古曰亦其涉獵者廣

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閒斯曰勤矣又其是非頗繆

於聖人師古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

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

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

不俚劉德曰俚鄙也如諸曰言雖質猶不如閻其文直其事核師

實也師古曰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補注先

取於烏呼呂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目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

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謬迹其所自自傷悼小雅巷伯之

倫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謫而作詩列在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

保其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作豳民之詩美宣王而論仲山甫

云然補注蘇與曰班氏西都賦云大雅宏達文選注大雅謂有大

雅之才者詩有入雅故以立稱焉此大雅義與彼同不因引詩景

雅大雅乃能保身用為遷惜後書范論稱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

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說云云因此贊而發也

虛受堂

三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終

漢書六十二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漢書六十三獨云子者以戾太子在其中也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齊

懷王閔 師古曰閔音宏 李姬生燕刺王旦廣陵厲王胥 師古曰不知官秩

戾無親曰刺李夫人生昌邑哀王 師古曰戾太子據注法暴

官本及他元符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

太子甚喜為立祿 師古曰祿求子之神也解在枚舉傳補注王

女簡狄配高辛氏帝生契與之祿 師古曰契與之祿

去也去無子求有子者必立郊祿焉 師古曰郊祿

是前代立祿在未生子者必立郊祿焉 師古曰郊祿

祿益因得子之晚祀祿以誌喜故云為太子立祿也 師古曰

皇子祿以立祿屬之皇子其義正同先謙曰御覽一百四十七引

此傳為立祿下有張晏曰祿者求子月令曰祀于東方朔枚舉

作祿祝 師古曰祝祿之祝辭補注周壽昌曰少壯詔受公羊春秋

師古曰少壯者言漸又從瑕邱江公受穀梁 師古曰江公

長大也少壯如本字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 師古曰博望苑

善之事見儒林傳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 師古曰博望苑

安社門外五里使通賓客從其所好 師古曰從其所好

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 章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

子男進號曰史皇孫 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相別也師古曰

生號栗太子館陶公主皆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

及衛氏有隙 師古曰太子充為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車行馳道上沒入

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

高意多所惡目為左右皆為蠱道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

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 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補注先謙曰伉誅

失侯傳云坐法表云元鼎元年坐擣制不害免又太初二年侯

五年闕入宮完為城曰五年實天漢元年也距征和二年懸隔十

載伉失侯久故坐誅不載於傳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

表中此文長平侯追補稱之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

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

掘蠱得桐木人 補注宋一新曰禮記王制疏云掘得桐木人六枚盡

掘蠱得桐木人以鍼刺之置鴻臚寺 師古曰鴻臚寺

鼻向以紙蔽其鼻充語武帝曰太子不微問陛下有詔惡太子

帝怒太子太子走還獨皇后太子在 師古曰太子在

師古曰石季子補注周壽昌曰石季子度太子德後為太常

坐法免國除百官表德為太常三年坐廟牲瘦入殺論思澤侯表

德天漢元年坐為太常失法同上年祠不如令完為城曰五年

為太子少傅且免官失侯在天漢元年距征和二年已十年無緣復

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放是德以隨太子發兵反應族矣而萬石

君傳及各表無之此別一石德懼為師傳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

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微驗不知巫

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 師古曰

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 師古曰

家吏此為皇后更及太子吏耳墳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

記皇太子上下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

章昭曰始皇趙高許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

殺扶蘇而立胡亥也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

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詔 補注錢大昭曰詔當

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竢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

人無且 師古曰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 補注錢大昭曰詔當

前漢六十三

[illegible]

前漢六十三

四

水南出玉漢者也盛潤水即注所云河水又會榮潤主人家貧常  
賈履已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師古曰而

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師古曰度即入室距戶自經

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踰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

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補注周壽昌曰皇上既傷太

子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呂申信也其封李壽為邦侯章昭曰邦

古曰為其解救太子也邢音子補注先謙曰壽抱解太子以其方

經欲生得之非救之也上文云亡不得云三公自將求之時上方

以反購太子寬空關三老書而感痛然無明認赦之也富昌壽乃

吏卒相從捕太子者既獲之後上雖傷太子之死不能不賞復

解故曰疑賞中功臣表壽以得衛太子侯豈以張富昌為題

侯孟原曰縣名也音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古曰

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荀紀作抱侯踰踰侯蓋是雜采他書之

謬不足久之平靈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

訟太子冤補注先謙曰千秋傳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

文於橫橋上師古曰橫音光師古曰即橫門渭橋也補注先謙曰

橋漢承秦制廣六丈三百八十步道都水令以掌之號為石柱橋

又云渭橋奉始皇造此明是二橋師古謀合為一橋

此蓋合此二橋為一橋也此明是二橋師古謀合為一橋

名霸都門左衛亭通上言光故曰光門此謂時俗言呼曰光

橫光字同音而通用上言光故曰光門此謂時俗言呼曰光

門則是本名光門昔人動輒南光門致疑斯未審耳注上師古曰

本作孟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壽昌曰

失其名疑者下有脫文先謙曰洪邁容齋筆譌云報載李壽加兵

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此誤史文非有他據功臣表壽坐為衛

女女者平與侯嗣子尚焉補注錢大昭曰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

衛侯史良娣葬長安城南補注錢大昭曰侯當作后外戚傳史皇

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苑蘇林曰皇孫二人隨太子者

與太子并葬湖師古曰今太子冢北有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

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帝詔曰補注

日詔上帝字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補注

宋祁曰楊本云多歲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補注按章

元成傳此議本始元年丞相蔡義等所奏也後八故降其父母不

得祭師古曰謂本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

禮不踰閭師古曰閭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

禮位家位也師古曰行言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家不得以位言周

禮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為位鄭注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

祀其神以安之今為太子諡諡位則宜就史良娣家在博望苑

墓為位有司歲時祠之故言起位不言冢也前漢六十三

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如清曰親諡法曰諡者行之迹也愚

呂為親諡宜曰悼皇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無皇字是也下文云

悼國宜稱尊號曰皇考而誤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十六並作

宜曰悼漢紀作宜曰悼考皆無皇字先謙曰皇字後人誤加王說

制諸侯王母妻得稱太后后也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

百家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家

三十家園置長丞補注先謙曰百官志諸

鄉郭里聚為戾園師古曰園古園字從門中吳建安中正作園師

其後轉說誤遂作門上師古本而郭璞通音改授反蓋失閑字

耳補注先謙曰上師古本而郭璞通音改授反蓋失閑字

白亭東為戾后園補注沈欽韓曰潯水注昆明故渠之北有白亭

字記戾園本秦白亭在金城坊博望苑在長安園東北五里

安杜門外大道東先謙曰潯水注昆明故渠之北有白亭

於八年之前蓋兩收而未嘗通也廣明成鄉為悼園補注沈欽韓

明故渠東逕奉明縣廣成鄉之廣明苑南嶺賊賊史皇孫及王

夫人葬於郭北宣帝遷苑南為悼園在東都門長安志皇城西第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薰鬻氏虐老獸心巨姦巧邊厖服虔曰薰鬻舜時匈奴號也孟康曰耽音萌師古曰虐老謂貴少壯而食甘肥賤者老而與粗惡也獸心言貪暴而無仁義也耽庶人葉音勤鬻音育補注先謙曰薰鬻音同字異耳下同

臣壽西長補注先諫曰廣韻壽下云前漢燕王遣壽西長之長安蘇林云壽西姓也是宋末漢書長下有註七字而後奪  
之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師古曰呂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



廣義師古曰郭廣義補注錢大昭曰義字疑誤下文作廣問帝崩

所病師古曰因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宮師古曰祚

宮中謹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師古曰

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

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師古曰洋溢言

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并地且倍師古曰倍封泰山禪梁父巡狩

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師古曰休盛請立廟郡國奏報聞

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

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

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如清曰諸侯

職事是以為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為備也補注王念孫曰爾

雅職王也謂得主其國中吏事耳如解職字義未確先謙曰如

說詐義是王長於是為旦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師古曰

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師古曰飭武備任重

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

國也師古曰自周以來上自召公下及昭襄師古曰昭襄公昭襄六國

也師古曰昭襄公于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東帶聽朝三十餘年

曾無聞焉其者寡人之不及與師古曰與意亦子大

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橋邪防非章聞揚和

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

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師古曰失職謂當為漢大王壹

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曰前高后時僞立子弘為皇帝

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師古曰交手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

帝天下迺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

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補

先謙曰諸補史記云旦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

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

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

車旄頭先賦師古曰賦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

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為冠之羽也附蟬謂金蟬以附冠前也凡

此旄頭先賦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王魯為

之補注先謙曰後漢與服志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冠之侍

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追惠文冠胡廣說

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秦皆號侍中

滅趙以其君冠服近臣據此類說是也官本注謂作偽皆號侍中

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補注先謙曰

武帝時旦坐創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是文安已創不屬燕又云昭

帝立哀賜燕王益封萬三千戶然則文安之仍屬於燕必在益封

之後也史文之互見以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習郎中韓義等

者可以參考得之前漢六十三

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餅侯劉成知澤等謀師古曰餅侯

也師古曰餅侯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澤旦聞天子遣大鴻臚

丞治補注周壽昌曰劉志傳德為宗正連引燕王有詔弗治先謙

日漢宗正與太中大夫公卿等意等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

侯補注周壽昌曰劉志傳德為宗正久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張晏曰食

侯先謙曰不疑從京兆尹師古曰京兆尹王信侯者武帝之舅信不取

鄂邑主為妾當是信子頃侯充耳補注先謙曰信武帝之舅信不取

疑不得取武帝女為妻妻表充子受嗣侯以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則主當是受妻受免侯後從主遂私近丁外人也李慈銘云據昭

紀言公主子文信則主不

得為信妻及子婦益明

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

皆知旦怨光即私與燕交通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

寶走馬師古曰走馬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

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師古

音胡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豫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豫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豫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豫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豫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豫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豫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豫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豫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豫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豫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豫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豫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輕弱骨肉補注未詳曰折本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

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師古曰呼近狎作亂內外俱發

趙氏無炊火焉謂趙高也趙高之別氏師古曰無炊火言

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非是故改其路

規土連城布王子孫師古曰是呂支葉扶疏異姓不得聞也

竟反今陛下承明繼成師古曰承聖明之業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

朋非毀宗室師古曰與受之惡曰驕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

不及下究師古曰究竟也言不終竟於下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

武紀亦云化不究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雷二

十年不降還宜為典屬國師古曰典屬國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雷二

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尉師古曰又將軍都郎羽林張晏曰

羽林也師古曰都人也謂人會試之漢光祿勳令諸當試者不

都所免之補注宋祁曰又將軍都郎羽林張晏曰

漢世教練禁衛之制至宋始詳宋史兵志禁衛軍曰習武技容

之與宋御前不赴班班沙汰者其制同也先謙曰都謂都尉也

言大總也謂都尉也而問之若如領計單師古曰單

謂都尉也謂都尉也而問之若如領計單師古曰單

訓都為總而於此失之道上移師古曰移

何以為相之而此傳又云上曰朕知此書師古曰書

光參錯不同疑此傳為誤師古曰疑

喜上疏曰今人為臣上書知情師古曰情

其說非也謂當時事實此云乃九傳語又下當有霍九傳三字而

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

王為天子旦置譯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干

數旦以語相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呂劉

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

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

謂故太子師古曰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師古曰鄉

謹不可止師古曰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師古曰自

謀也師古曰謀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

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王莽今右將軍物故師古曰物

下屬宮中師古曰宮中飲井水師古曰井水泉竭師古曰泉

景祐本亦無升水二字師古曰升水飲井水師古曰井水泉竭師古曰泉

紀同先謙曰官本作井水師古曰井水泉竭師古曰泉

切經音義並云國語屏廟也師古曰屏廟出壞大官師古曰大

五行志燕王宮永巷中家出園師古曰園壞大官師古曰大

故顏訓廟師古曰廟壞大官師古曰大

鵠死師古曰鵠五志鳥與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門

祠鼠舞不休師古曰祠五志鳥與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門

壤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妃召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師古曰祠

水台水師古曰水音家台音治補注先謙曰官本妃作姬下后妃同是也

為姬之誤地埋長廣平國南都下陰館下累頭山山水所出東至

泉州入海過郡六行一百里師古曰泉州入海過郡六行一百里師古曰泉州

今桑乾河上源其下流為永定河也師古曰桑乾河上源其下流為永定河也師古曰桑乾

和字知之王客呂廣等知星師古曰星有燕王侯名莫志為王言當有

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

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

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

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

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悶解在司馬遷



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

得取代庸爲句大爲不詞矣

衡反至雞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日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補注沈欽韓曰馬永卿嫺真子揚州未到三十里已見之土人呼為琉璃王家按廣陵王胥賜諡曰昭為劉厲王諡為昭王旁有居民數十家地名甘泉恐胥體微志皆以爲厲王上早鳴鼓攻之觀其家基不可見而西客志有靈南諸葛山土人亦言山下有琉璃王墳琉璃到隔之傳焉也嘉慶十一年甘泉山惠恩寺階下獲四石其一石有中殿第廿八字

自殺補注先謙曰官本及作父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爲庶人賜諡曰厲王立六十四年而誅補注錢大昭曰表作六十六年先謙表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是爲孝王初元二年立十三

年薨子共王意嗣師古曰共三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十三年薨案建始元年距建始五年補注先謙曰表十五年薨案下云後六年表誤補注先謙曰表十五年薨案年則誤以鴻嘉四年薨距建始三年嗣始十五年表是此誤後六

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守補注先謙曰官本復作後引是爲靖王立二十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十七年薨案宏以居攝二年嗣守子宏嗣王莽時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呂廣陵王胥少子立九

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八年薨案章以元康元年立則弘子頃王章嗣補注先謙曰表八年薨案章以元康元年立則弘子頃王章嗣則章薨於建始元年距元康三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三十四年

莽時絕補注先謙曰表三十四年補注先謙曰表三十四年補注先謙曰表三十四年補注先謙曰表三十四年

昌邑哀王體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補注先謙

二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師古曰今爲喪主補

是令璽書曰制詔昌邑王師古曰太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師古

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中郎將利漢師古曰徵王乘七乘

傳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文帝之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呂火

傳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文帝之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呂火

傳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文帝之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呂火

發書其日中賀發曉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補注先謙曰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

濟陽求長鳴雞師古曰鳴雞長者也補注先謙曰御覽九百十八

道買積竹杖師古曰竹杖也補注先謙曰御覽九百十八

爲之取其有力也師古曰有力也補注先謙曰御覽九百十八

過弘農使大奴善曰衣車載女子師古曰衣車也補注先謙曰御覽九百十八

善曰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補注先謙曰御覽九百十八

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驛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

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補注先謙曰此郭門亦東都門之稱

東出北頭第一門補注先謙曰此郭門亦東都門之稱

名春王門正月亭亦曰東城門補注先謙曰此郭門亦東都門之稱

史皇孫及王夫人葬於郭北宣帝遷延南卜以爲梓園益國民千

六百家立奉明縣以奉二園在東都門昌邑王賀自霸上御法

賀曰我噓痛不能哭師古曰噓痛也至城門遂復言補注先謙曰此

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補注先謙曰此



曰張周禮之次也鄭云大次初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  
往所止居小次即官待事之處也先讀曰在東關故面西  
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關西面伏哭盡哀止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  
伏也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  
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曰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  
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語在霍  
光傳國除為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  
補注先讀曰通鑑考異云五行志云無尾且云不得置後之象傳  
誤也沈欽祥云列女傳莊姪曰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  
亦以無尾為禡詞之徵此誤先讀案下云類以其頭目下似人而  
下似人若無頭何由知為大考異及沈說是其頭目下似人而  
冠方山冠補注先讀曰董巴漢與服志云方山冠似進後見熊  
宋祁曰漸本後作復王念孫曰漸本是也見大兒熊皆一時之事  
故總言之曰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問郎中令  
復見熊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問郎中令  
遂遂為言其故語在五王志王印天歎曰不祥何為數來師古曰

前漢六十三

充

仰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師古曰說夫  
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師古曰度大王誦詩三百  
五篇人事浹王道備師古曰浹徹也音子修春秋人事浹王道備上通  
於天而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  
仲反師古曰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師古曰汙濁穢補注百存  
難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汗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  
不久祇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補注沈欽祥曰大戴少問篇宜畏  
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  
東可五六石巨屋版瓦覆師古曰版瓦大瓦也補注李慈銘曰王  
本字作蘭見說文版當作販說文販敗瓦也發視之青蠅矢也巨  
王篇廣韻販敗瓦也此瓦者瓦之仰者也蘇林曰猶言陛營營青蠅至于藩愷  
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師古曰已解於上補注先讀陛下左側讓入眾  
涕君子毋信讒言師古曰已解於上補注先讀陛下左側讓入眾

多如是青蠅惡矣師古曰惡即矢也趙王句嬰為吳王嘗惡亦其  
左側言之左側當為在側字王念孫曰案君側有譏人不當獨指  
部一引此並作在側李慈銘曰惡當讀為譏與汚通凡不潔之  
物皆汚穢可憎惡也今江浙方言尚如是謂鴿鴿曰如是六字為  
專指左言宋書樂志漢魏歌遠如期曲處天左側大樂萬歲與天  
亡極不得謂成文為處天在側也郭茂倩樂府詩集亦作左側王  
亦係誤本不足據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已為左右如不忍昌  
邑故人師古曰邑如若也不忍謂不能疏遠也補注宋一新信用讓  
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皆放逐之師古曰詭譎反詭先讀臣  
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曾孫是  
為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  
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師古  
令警察不傲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師古曰臣敞地  
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

前漢六十三

子

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補注先讀曰廉察選使為領錢物市買朝  
內食物師古曰內之它不得出入師古曰食物之外督盜一人別主  
微循察往來者呂王家錢取卒迴宮清中備盜賊李奇曰迴達也  
中清靖不得妄有與人也師古曰王家錢顧人為卒也補注周  
壽昌曰迴迴宮迴清中對舉皆以備匪人也中猶內即上奴婢在  
郭說中迴迴宮迴清中對舉皆以備匪人也中猶內即上奴婢在  
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鼻  
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癢行步不便師古曰癢風痺衣  
大袴冠惠文冠師古曰治獄法冠也孟康曰今侍中所著也服度  
柱後惠文冠也但言惠文侍中冠孟說是也補注先讀曰惠文  
冠已見上補注御覽六百八十八引徐廣與服雜注曰武官皆惠  
文冠本趙服也一名武弁大冠凡侍臣加貂蟬不論加貂蟬與否  
卷執法者服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曰簪筆插筆臣敞與坐  
之與此不同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曰簪筆插筆臣敞與坐  
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曰惡感之曰昌邑多梟



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聲

臣敞聞至子女持轡師古曰賀之女名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

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師古曰羅紉其南名也

即公卿表地節三年所書之執金吾延年與酷吏傳嚴延年字次

卿者不同周壽昌曰嚴次卿同時正為孫郡太守故稱字長孫以

別之羅紉即羅敷古人名故漢女子多取為名如秦羅敷之類

羅敷為羅紉不知何故益末知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

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虛獨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

今曰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日癡作白癡是周壽昌云左成十八

年傳周子有兄而無慧注不慧蓋世所謂白癡此注所本惠慈

古通列子穆王篇達氏有子少而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

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先謙

相御史也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

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昌邑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

為師古曰於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

者當勿治師古曰於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

反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師古曰喜好也由後丞相

御史臣敞書聞奏可皆昌邑遣補注先謙曰上由此知賀不足忌

其明年春迺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師古

殊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師古曰海昏

注沈欽韓曰贛水注贛水東北逕昌邑城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侍

之概口漢昌邑王封海昏每乘流東望輒憤懣而還世因名焉焉

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為列侯賀臨

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

州刺史柯奏賀師古曰柯者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

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

然失之萬世又昌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曰且然師古曰謂

非所宜言補注先謙曰以上二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

後薨補注先謙曰表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曰有鼻

有鼻在零陵今鼻師古曰有鼻死不為置後昌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師古

亭是也廖言聊師古曰有鼻死不為置後昌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師古

始祖師古曰有鼻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子充國師古曰有鼻

由當作申唐人詩州家申名師古曰有鼻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是天

絕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已加也宜昌禮絕賀昌

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昌為不宜為立嗣國除元帝即位復封

賀子代宗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補注先謙曰案顧炎武云

百三十七人然漢書表傳中往往言王莽篡位絕惟此傳言今見

為侯表云釐侯代宗以賀子紹封傳孫原侯保世曾孫會邑免建

武復封又安眾侯寵以建武二年紹封十三年侯松嗣今見蓋光

武時亦但隨宜封拜未嘗偏及安眾以衰忠海昏以當居尊位故

特紹封與錢大昭曰為下南監本闕本有侯字先謙曰官本有侯

字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

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

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補注先謙曰案武紀建元六年長

治生貴殊為季誤錢大昭曰本漢見戾太子元光元年為皇太子

元年非建元六年高帝傳元朔元年去歲推之戾太子生於元朔

元年朔元年生男據與本傳合贊謂似未推校年歲為高祖收

河南朔朔方郡則在元朔二年又在戾太子生之後李慈銘曰

此等大事班氏不宜錯讀讀者不得其解耳此贊蓋謂自建元六

年省文連屬言之耳故武帝太初元年始用夏正其春為歲首

其前皆建亥以冬十月為歲首建朔方郡在元朔二年春二月以

後戾太子生於是元朔元年夏正月其後也先謙曰武帝

正之故以戾太子為元朔元年夏正月其後也先謙曰武帝

命將出征建元六年遣王恢等擊匈奴始長星見後也先謙曰

將出征建元六年遣王恢等擊匈奴始長星見後也先謙曰

也建元六年遣王恢等擊匈奴始長星見後也先謙曰

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信

偃也音居羊反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髮臣

哉秦始皇卽位三十九年補注王念孫曰九當爲七見史記秦始皇

作九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其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

之其人事部四引此正作七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師古曰盧頰骨也不一日而無兵由

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補注宋祁曰一賊臣

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師古曰蕭牆謂屏故曰兵猶火也弗戢

必自焚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眾仲曰州吁

而不戢則自焚矣信矣補注何焯曰舉秦以見漢之得禍是呂倉頡作

書止戈爲武師古曰武字從止聖人曰武禁暴整亂止息干戈非

呂爲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

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易故車千秋指明蠱

虛受堂

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呂其銷惡運遇亂原師古

日遇止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福善

音一曷反秋道區惡遠之衰激於積師古曰傳引也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師古曰傳引也

武五子傳第六十三終

漢書三十三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爲下卷

漢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張晏曰夫子嚴忌也補注先謙曰或

言族家子也師古曰亦云大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

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補注齊召南曰助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

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

在左右補注齊召南曰影倉藝文志作翊倉補注家有待詔金馬

賦十一篇班固注枚皋自注趙人嚴葱奇志作莊忽奇官常侍郎有

嚴猶莊忌莊助解嚴忌嚴助也周壽昌曰藝文志趙明帝諱改爲

言族家子莊助昆弟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

制度朝廷多事舉賢良文學之士師古曰要公孫弘起徒步數

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補注先謙曰朝覲奏事因言國

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呂義理之文師古曰中

外謂公卿大夫也大臣數詘師古曰謂計議不如助其尤親幸

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

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唯助與壽王

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

補注沈欽韓曰温州府志東甌時武帝年未二十召問太尉田蚡

補注沈欽韓曰田蚡傳蚡以侯家居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

補注沈欽韓曰田蚡傳蚡以侯家居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

補注沈欽韓曰田蚡傳蚡以侯家居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

補注沈欽韓曰田蚡傳蚡以侯家居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

補注沈欽韓曰田蚡傳蚡以侯家居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

補注沈欽韓曰田蚡傳蚡以侯家居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

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舉總也

京師皆今小國呂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尙安所慰也師古曰振舉

也補注王金孫曰振救也師古曰振救也師古曰振救也

師古曰子謂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

國補注沈欽韓曰以銅爲符鑄虎爲節中分之類其右而藏其左

金幣用寶調適遣助已節發兵會稽補注沈欽韓曰唐六典云旂

司馬也按周禮地官掌節惟道路用旌節注云今使者所據節是

也司常注全羽折羽皆五采繫之於旌旌之上所謂旌旌於千首

也夏采注錄以旄牛尾爲之繫於旌旌之上所謂旌旌於千首

大常今以之復去其旄異之於下然則漢之使節但繫旄徒綏亦

去旄不用故蘇武得臥起操持明志補注沈欽韓曰漢光武時旄節

兩長八尺其旄三垂黃公綰纒會注漢書注旄節長三尺朱一新曰案

建元三年事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師古曰以法距之無符

助迺斬一司馬諭意師古曰以天子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

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

發兵而上書曰閩上多其義師古曰多大爲發興補注先謙曰

兩將軍將兵誅閩越補注周壽昌曰建元六年淮南王安上書諫

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

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中

安也音與協反補注沈欽韓曰詩既醉流攝者安其生自以身不

見兵革補注沈欽韓曰安其生自以身不今聞有司舉兵將已誅

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師古曰越方外之地割髮文身之民也

同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治要正作晉官本下晉作張不可已

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師古曰與

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師古曰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召煩中國

也師古曰地不可居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甸服

師古曰地不可居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甸服

之地。上走之。京車。復食。糸。月。器。其。不。可。月。三。之。月。月。三。一。

三ノ夕言骨字百部言身之姿態云々云々三ノ目爲言目之推也









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如瀨曰  
使丞奉歲計自欲入奉也魯灼曰最凡要也補注沈欽韓曰  
韓非外儲說左下門子魯灼曰最凡要也補注沈欽韓曰  
歲首大會而還歸此三年計最蓋遠郡如此詔許因留侍中有奇  
異輒使爲文師古曰謂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  
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師古曰  
爲輕廷尉張湯爭曰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  
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補注先謙曰助得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朱買臣宅在吳縣  
即公子也如儒林傳劉公子游俠倚高公子羽公家貧好讀書不  
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師古曰艾讀猶束薪行且誦書其妻  
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補注沈欽韓曰淮南泰族訓  
趙王遷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嘯師古曰嘯讀猶一侯反  
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  
五十當富貴補注宋祁曰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  
女功師古曰女妻妻悲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  
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  
上家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師古曰飯謂飢之音扶晚反飲音於  
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師古曰買臣身自  
重車也載衣食具曰重車重音直用反補注沈欽韓曰重以車  
駕牛風俗通汝南戴功起爲上計吏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  
計吏戴紹車獨車乃鹿車也是他計吏固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  
裝大車計吏職貢方物所載不止衣食具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會  
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之句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會  
邑子嚴助貴幸補注錢大昕曰邑子猶言邑人助與買臣皆吳人  
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趙廣漢傳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尹翁  
歸傳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二人皆與此同義六朝碑多有  
題邑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師古曰說拜買臣爲  
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補注先謙曰元朔三年築  
朔方時助自會稽入侍中

也又三年公孫弘諫曰爲罷敝中國師古曰罷上使買臣難詔弘  
而助諫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補注先  
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補注先  
越王其數反覆詳閩粵傳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曰  
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者保守之以自固也說者乃  
云保是地名失之矣補注錢大昕曰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  
百里居大澤中然則所謂大澤者即大澤山今清源山在泉州府  
永嘉縣西南東越始立國時寶都東越此云居保泉山則是其後  
南徙泉山而居之自守故曰東越王居保泉山則其後  
蓋皆祖泉山而居之自守故曰東越王居保泉山則其後  
海將軍韓說直洋海擊之此可以推其用兵之迹也齊氏疑大  
澤爲大海中島嶼說閩越通名泉州自唐景雲二年置泉州改  
府而泉州相承至今方與勝買臣山即此一入守險千人不得上  
今閩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  
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  
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  
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師古曰  
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師古曰飯  
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懷章被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  
也所知錢劭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還與親屬直上計時  
買臣至郡引爲上客尋還爲掾吏先謙曰郡邸會稽郡直上計時  
會稽吏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補注錢大  
不重買臣二字先謙曰顧炎武云室中  
即會稽郡中也邸如今京師之會館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  
其綬師古曰見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  
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師古曰誕大言也呼守邸  
曰試來視之補注錢大昕曰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念孫曰  
景祐本入下有內字是也今本無內字者後人不曉古義而刪之  
耳內即上宮內中產室也今本無內字者後人不曉古義而刪之  
武紀云甘泉宮內中產室也今本無內字者後人不曉古義而刪之  
家有一堂二內皆是也師古曰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  
至謂之臥內詳見盧縮傳

服虔曰守邸丞也張晏曰漢舊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  
古曰張說是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言也守音式授反補注周  
壽昌曰守丞自一官顏師古謂太守有言非也縣亦有守丞不必都  
太守嘉平時時守丞廟碑陰題名有守丞丞臨縣張衡有守丞  
屬縣朱雲傳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華陰京兆屬縣此縣有守相推  
丞之證丞以守名始亦居守之義先謙曰注舊下疑脫儀字相推  
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慶吏乘駟馬車來迎  
曰故事大夫乘官車買臣遂乘傳去音張懸反會稽聞太守巨  
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  
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師古曰  
飲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師古曰悉召見故人與  
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音扶目反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  
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齊召南曰  
指泉山所畫浮海直有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  
官補注先謙曰上言數反覆此言與橫海將軍擊破東越封按道  
侯功臣表按道侯說以元封二年五月封十九年為衛太子所殺  
自元封元年至征和二年衛太子敗時適得十九年與說傳合元  
封以前說侯侯未嘗為橫海將軍此云橫海將軍即說傳合元  
封可知矣先謙案公卿表於元狩元年書會稽太守朱買臣為主爵  
都尉三年書主爵都尉趙主爵都尉趙主爵都尉趙主爵都尉趙  
合漢書傳云買臣因湯死誅案湯死在元鼎二年公卿表與武紀  
死六年若買臣以誅東越功封主爵都尉又數年而免官則湯死  
已久何至尚有與湯仇害之事湯死越滅紀與表傳年相符合此  
大事不容有誤蓋買臣害湯而誅其越滅紀與表傳年相符合此  
越滅紀通鑑載買臣害湯而誅其越滅紀與表傳年相符合此  
十一字則情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  
侍中貴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已廷尉治淮南獄  
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  
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為禮師古曰言不謂買臣之也  
讀如字不當別音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師古曰致死以害之補注先謙曰為  
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補注先謙曰買臣子山拊拊音夫官至

郡守右扶風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孝宣本始四年六  
吾丘壽王補注先謙曰新序列女傳楚莊王令尹有虞邱子說苑說  
慎篇作吾邱子御覽七百六十四作字子貢治要續作趙人也  
年少曰善格五召待詔師古曰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簡但行景散五基  
行法曰案白乘五至五格各一行伍相各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之  
乘也音先代反補注李慈銘曰案後書梁冀傳注引格五師古曰  
乘五者案四采之名其制雖不得詳據冀傳注又引格五師古曰  
項有五采刻一畫者謂之寒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格五者與  
傳異博本字作博用六其六者謂之六箭總曰十二其其  
載鮑宏案經鮑宏小傳經各一卷未一節曰太平廣記博戲門引  
西陽雜俎云小戲中於奕局一杆各布五子角運逐名感融段成  
筆談謂感融即格五顏注謂即今之筆得諸目驗自必不誤  
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還侍中郎坐法免上書  
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師古曰請於黃後願守塞并寇難先謙  
曰官本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曰善復召為  
郎稍遷會東都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曰壽王為都尉不復置  
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  
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方面而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  
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二縣師古曰言其無方面而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  
並屬郡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言其無方面而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  
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師古曰言其無方面而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  
言其狀後徵人為光祿大夫侍中補注先謙曰壽王謝罪因  
公孫弘相在元朔五年論三年費當元二年大夫為光祿大夫案  
十人此當公孫弘相時應稱中大夫云光祿大夫者史記文  
承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強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  
師古曰引滿曰滿注錢大昭曰漢書文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  
眾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自蓄也師古曰蓄亦多禁民不得挾弓



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眾者勝曰眾吏捕寡賊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曰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封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曰相害曰禁暴討邪

射樂侯士朝鹿豕侯抗舉也射夫限射者也同同耦也言貴中既遠大侯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之之功也言貴中也  
爾古曰中不愚聞聖王台射曰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曰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



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呂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

西入關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元光以後蓋誤以朔字為光字耳先謙案後漢書詞氣實為始伐匈奴

而發據武紀元光二年王恢建議擊匈奴未成六年衛青始為

將軍伐匈奴有功以元光六年入關衛將軍為言於上不見用

適上書當在元光六年補注元光六年入關衛將軍為言於上不見用

據安書以合便事欲易元光為元朔案漢紀列三人上書於元光

二年國未當通鑑載之元朔元年衛皇后已立之後亦非也傳明

言元光元年上書皆在元光六年補注元光六年入關衛將軍為言於上不見用

者將然之詞非已成之迹也補注元光六年入關衛將軍為言於上不見用

去欲字遂滋後人之疑餘詳本傳補注元光六年入關衛將軍為言於上不見用

言上上不省費用之蓄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

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

惡切諫臣博觀忠臣不避重誅臣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

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臣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

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補注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胡注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因就司馬法天下既平天子大愷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篇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屈宜咎語同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

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

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日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日行重不及事

得其地不足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非民父母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民父母之遺先謙曰史記葉作般似誤

心匈奴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攻胡卻地千里曰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孫曰顏用薛瓌注而誤澤鹵即斤鹵非謂沮澤也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無鹹字又引徐廣曰澤一作斤漢書作澤鹵漢紀作斤鹵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即斤鹵斤由之間加一鹹字則文不成義矣又案夏本紀海濱鹵

澤徐廣亦曰澤一作斤漢書又作斤鹵漢書澤鹵之地未隱云

澤一作斤漢書又作斤鹵漢書澤鹵之地未隱云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二義亦失之然後發天下丁男守北河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誤也下云終不能險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

能險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使

天下飛芻輓粟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海之郡轉輸北河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反又音誰補注先謙曰胡注河水逕安定北地朔方界皆北流至

謂之北河先謙案負海見國策齊地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濱海故七國時直稱齊曰負海也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

師古曰道死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

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聚而鳥散

從之如搏景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先謙曰胡注景隨物而生者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也存滅不常難得而搏之今呂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

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

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與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聚

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上適足已結怨深讎不足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侮所已

為業天性固然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支從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補注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也皆視責也禽獸畜之不比為人

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曰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變易其言也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此也要引注文與外國交市若章邯之比也補注先謙曰古此也集解引交市已利作交求利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師古曰佗音徒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曰此周書者本尚書之終補注先謙曰欽韓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師古曰此皆者各在何處謂言比來在何處也若云皆安在則似淺而不雅郭嵩燾曰史記作公等皆安在此脫等字則文句不完宋改皆為此無義迺拜僂樂安皆為郎中僂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僂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師古曰從

前漢六十四上

九

音子呂逆京師今呂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師古曰謂事之始也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師古曰適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師古曰謂事之始也前呂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曰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補注先謙曰中山王勝傳云其後更用主父復於是上從其計補注先謙曰中山王勝傳云其後更用主父復封號輒別屬漢郡此僂銷弱之計也補注先謙曰中山王勝傳云其後更用主父復解引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從茂陵補注先謙曰茂陵初之字似不可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補注先謙曰茂陵初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補注先謙曰茂陵初僂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僂曰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僂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師古曰遂猶達也親不呂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隄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鴈也諸侯

五鼎食也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饗字之誤補注先謙曰聘禮少牢謂五牛五羊五豕五魚五醢也羊豕魚鴈也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饗字之誤補注先謙曰聘禮少牢謂五牛五羊五豕五魚五醢也言之五鼎也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饗字之誤補注先謙曰聘禮少牢謂五牛五羊五豕五魚五醢也則死而五鼎食耳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饗字之誤補注先謙曰聘禮少牢謂五牛五羊五豕五魚五醢也五亦不有言曰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師古曰暮言年齒老也倒逆二字本書僂子言皆作五官本注作伍著後人所改補注先謙曰僂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曰逐匈奴師古曰逐音逐匈奴師古曰逐音逐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師古曰就成也已而棄之宋買臣難誦弘遂置朔方本僂計也元朔中僂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遂置朔方本僂計也元朔中僂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反一上拜僂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子之數師古曰數音所反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音所反

前漢六十四上

三

食讀曰臥內門謂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僂之門師古曰謂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僂之門師古曰謂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以王曰為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迺自殺補注先謙曰齊王肥僂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居中不敢發補注先謙曰齊王即使人上書告僂受諸侯金曰故諸侯子多曰得封者補注先謙曰齊王下及齊王曰自般聞補注先謙曰齊王王令自般迺徵下吏治僂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般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般無後國除為郡人漢僂本首惡非誅僂無呂謝天下迺遂族僂補注先謙曰齊王四年至元朔二年共五年燕王自般事在元朔二年秋僂王自般亦在二年僂誅蓋元朔二年之交矣計僂上書貴幸至誅僂先復不及三年迺誅僂誅於元朔二年史記僂傳言僂誅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考弘傳及百官表弘為御史大夫在元朔三年則

僂以三年矣通 僂方貴幸時客呂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  
車收葬焉上問之曰車為長者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沒孔車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補注先謙曰燕郡北平縣也

罪自毀國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為燕王其間為燕

郡者十年而志失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於其時屬燕

為新代沿革不能悉書志末所載十二國分域知新派之屬汝

南酸棗之屬河南北新成之屬汝南郡與本支既已低陷義吾故屬

河間良鄉安次安次屬燕涿郡故屬燕郡南安人較之本

志皆不合蓋傳所據者孝武以前郡縣徐樂燕郡無終亦其類

也漢初諸侯王封國甚大涿郡遼東西北平皆燕故地韓彭

也漢初諸侯王封國甚大涿郡遼東西北平皆燕故地韓彭

其時無終屬燕郡當得其實未可斷以為誤王念孫云景祐本及

文選別賦注引此並作燕郡無終人也治要引作燕人也皆無邪字

顧氏據俗本漢書作燕郡無終人上書在元前二年改國為郡之

後非也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偃西入關上書時徐樂燕郡亦俱

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拜為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

元年之後故漢紀列其事於元光六年燕郡乃後人所加先謙案

樂與主父偃同上書召見當亦在元光六年燕郡乃後人所加先謙案

樂與主父偃同上書召見當亦在元光六年燕郡乃後人所加先謙案

樂與主父偃同上書召見當亦在元光六年燕郡乃後人所加先謙案

樂與主父偃同上書召見當亦在元光六年燕郡乃後人所加先謙案

樂與主父偃同上書召見當亦在元光六年燕郡乃後人所加先謙案

樂與主父偃同上書召見當亦在元光六年燕郡乃後人所加先謙案

樂與主父偃同上書召見當亦在元光六年燕郡乃後人所加先謙案

樂與主父偃同上書召見當亦在元光六年燕郡乃後人所加先謙案

樂與主父偃同上書召見當亦在元光六年燕郡乃後人所加先謙案

樂與主父偃同上書召見當亦在元光六年燕郡乃後人所加先謙案

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而身為禽於中原者

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

德未衰補注先謙曰史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意外之助

師古曰竟讀下此之謂民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耳解由此觀之天

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師古曰首

難而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師古曰韓趙魏三晉天下雖

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師

曰還讀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

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問者關東五穀數不登補注宋祁曰

日治要引年歲未復師古曰反民多窮困重之曰邊境之事師古

音直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

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

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

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園淫從恣之觀極馳

騁之樂自若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

帷幄之私補注先謙曰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

師古曰宿久也稱曰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

注先謙曰宿久也稱曰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

湯亦作湯武蓋班氏改之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補注先

記實寬仁之資而誠曰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倖而成康之

俗未必不復興也師古曰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

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

揖王公師古曰依讀上此陛下之所服也師古曰臣聞圖王不成

其敝足自安師古曰言其敝未之法猶足自安也師古曰

元說說後漢書王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

元說說後漢書王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服哉補注周壽昌曰據史記樂後遷中大夫先謙曰樂拜郎中見主父偃傳此下官本有師古曰奚何也注文六字

虛受堂

三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終 漢書六十四

漢書補注 卷六十四上 列傳第三十四上





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  
陳師古曰舉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儼舉齊景駒舉鄧周市  
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  
之後非長官之吏師古曰長官謂一官之長也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  
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平伯王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伯王進益也師古曰伯王進益也  
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  
今徇南夷朝夜郎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唐蒙通夜郎開犍為郡乃建元六年事武帝紀元五年發巴蜀治南夷道元朔二年罷自建元六年凡十年始罷詳見公孫宏西南夷傳  
道元符中又因張騫之言重開至元朔六年始定安所謂徇南夷  
載是書作今欲招南夷朝夜郎班固欲字遂後人疑之降羌樊  
略葦州建城邑張晏曰葦州也師古曰葦與穢同補注先謙曰葦元鼎六年平西羌外史無明文據後書西羌傳景帝時地理志羌韓自率種人未守隴西塞別諸羌先有保塞者武帝初或頗事招徠未  
著成效史遂略而不書武紀元朔元年東夷傳君南閩等口二十  
八萬人降為蒼海郡三年罷益元光末安上書時招降葦州事已  
萌芽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者已  
衛青傳作龍武紀與此同元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  
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師古曰累音力  
反非所目子民也師古曰子謂養之如子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  
奴非所目安邊也禍卒而不解兵休而復起師古曰卒相連引也  
昭曰擊當作紛擊之擊霍去病傳漢匈奴相紛擊先謙曰官本顏  
注在不解下文及注皆作擊此本誤也觀顏所見本亦作擊  
擊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目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矯控  
弦師古曰矯正曲也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  
而變起補注先謙曰官本久作多或作久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  
里師古曰幾音鉅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勢帶脅  
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若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  
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日帶在脅旁附著之義也補注先謙曰

史記作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呂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  
下覽秦之所呂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  
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  
呂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師古曰言不可盡後呂安為騎馬  
令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騎音其奇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呂辨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師古曰  
徵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  
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  
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  
麟一角而五蹄師古曰每一蹄有五蹄也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台於木  
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師古曰訪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  
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葦葦與鳥魚羣  
師古曰葦葦也或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闔王伏  
率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師古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  
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補注宋祁曰言隨畜牧屢易故居  
易故二字以成其說其說為蘇林訓薦為草是也隨畜為居謂隨  
畜牧而居也史記匈奴傳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田獵之業  
本書趙充國傳今匈奴其地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田獵之業  
莊子云處食草則逐水草也郭璞注三蒼云水草所食為草  
應釋文云馬云美草也郭璞注三蒼云水草所食為草  
觀韓子七術篇德獸也唯薦草而食之其食所食草也  
草古者神人以薦薦黃帝帝曰何食曰食薦師古曰食薦  
之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于犇犇師古曰犇  
幕讀曰漢票騎抗旌昆邪右枉師古曰抗舉也右枉從中國化也  
封在元符二年終軍時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也昆邪來降其  
將軍終軍克復而霍去病以能預言耶當封元朔六年衛青率六  
至元狩三年始為票騎將軍在元年何以預言票騎疑票騎抗旌

票騎在元狩二年非三年言票騎抗旌也先謙曰齊說是也惟去病爲  
矣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洽博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遠遠設

官俟賢縣賞待功師古曰俟也亦同能者進曰保祿罷者退而勞力

職任者也勞力歸農故也刑於宇內矣師古曰刑法也言成法於

一說非履眾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師古曰言建三宮之文質

章厥職之所宜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

得中各有攸宜政教有文無闇焉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夫人命初

職主也鄭說非封禪之君無闇焉君不問皆斯之美也夫人命初

定萬事草創師古曰謂始受命之君也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

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師古曰潤色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

制定而休徵之應見師古曰休美也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恩於勒

成補注李慈銘曰勒成者封禪也班固東都賦云畫章稽古封禪

故以對郊宮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

則葬之郊宮謂秦時及后土也補注劉放曰是時獻享之精交神

未有奉時后土類注失之先謙曰官本應作禮也補注先謙曰

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天地日月所照無不到也交神與聖明

爲對言陰陽微顯之交皆以精氣感字故致而異獸來獲宜矣昔

靈異訓聖爲答則讀如今精氣感字之遠矣而異獸來獲宜矣昔

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曰燎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

仲舒傳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曰饋謂充粢粢也此天之

所曰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

神祇也師古曰昭明也令善也補注劉放曰軍此對頗可疑此

日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明

姓號也師古曰其音祖又音子釐反非苞苴之宜也補注先謙曰

宜下以字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記也蓋六鵬退飛逆也

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記也蓋六鵬退飛逆也

宋襄公伯道退也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

侯周以紂退也武王也臣瓚曰時論者未以周爲木德爲水也

武王伐殷而魚入王舟象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順也

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各百類推今野獸并角

明同本也師古曰符合也獸皆兩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

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

之衣裳也補注曰解要衣一途反補注郭高曰詩地風要之

上曰要衣也伏有衣無斯拱而族之耳師古曰拱手而對奏上甚異

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眾來降者

先謙曰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合四萬人來

降見武紀紀述地來降者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合四萬人來

俗師古曰行履履制師古曰履制也使膠東魯國鼓鑄鐵錢如

火謂之鼓鑄鑄事徒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

至死師古曰偃侯上書奏事即偃侯表注如前曰律矯制大害要斬唐

當言千匹而言千匹偃侯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司已安社

稷存萬民顯之可也師古曰顯與專湯曰致其法師古曰致其法

能誅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

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顯己之

宜師古曰宜非以爲是時偃侯公之危公子遂命使京師道生事之

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偃侯公之危公子遂命使京師道生事之

專教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幸也軍義本此今天下爲一

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旨出疆何也且

鐵郡有餘賦師古曰先正二國廢國家不足已爲利害師古曰

即也言即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補史傳

竊謂督郵曰許承祖史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禮何傷言

即也言即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補史傳

竊謂督郵曰許承祖史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禮何傷言

即也言即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補史傳

竊謂督郵曰許承祖史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禮何傷言

即也言即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補史傳

竊謂督郵曰許承祖史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禮何傷言

即也言即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補史傳

竊謂督郵曰許承祖史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禮何傷言

即也言即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補史傳

竊謂督郵曰許承祖史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禮何傷言

即也言即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補史傳

竊謂督郵曰許承祖史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禮何傷言

即也言即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補史傳

願重聽亦無傷也又酷吏傳尹賞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錢  
用也又游俠傳或說原涉曰正復誰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送自  
放縱為輕俠之徒乎言則復錄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送自  
尤奏言猶人犯法不從繩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言  
即有它心亦宜且慰安之也此五正字師古皆無注故具解之  
而曰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僂膠東南近琅邪補注沈欽  
志膠東國治即墨紀要即墨城在今平度州北接北海營國西  
東南六十里今俗稱為朱毛城縣縣志云北接北海營國西  
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僂度四郡口數田地也音大各反率  
其用器食鹽不足曰并給二郡邪日率總也將執宜有餘而吏不  
能也何曰言之僂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贖民器也贖足也  
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者今言謂及至秋遇能舉火此言與贗  
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備注先讀曰謂此明係言與贗反僂已  
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惟所為不許惟思也而直矯作威福曰  
從民望于名采譽師古曰求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  
子稱其不可師古曰孟子曰枉尺而直尋孟子之言曰陳代問  
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尋長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  
者少則可為之孟子曰為苟有小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今  
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師古曰僂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師古曰將幸  
誅不加欲曰采名也幸莫也僂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僂矯制願行  
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僂即罪師古曰徵召也即就也補注先讀  
是僂即罪後仍得赦免也奏可上善其話有詔示御史大夫初  
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子軍編張晏曰編者須編符契  
矣蘇林曰編帛邊也舊闕出入皆以傳傳須因裂編頭合以為符  
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編即過所書紙也盧氏既  
濟卦注編者帛帛端末之識也先軍問曰此何為吏曰為復傳  
諫曰注傳下須字官本作煩是也軍問曰此何為吏曰為復傳  
日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為傳復還當曰合符補注劉奉世曰還  
音扶福反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還當曰合符當以合符還字宜  
為上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  
國師古曰行音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  
國更反其後亦同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

漢書補注 卷六十四下 列傳第三十四下

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聞還奏事上甚說師古曰說當發使使  
匈奴師古曰漢朝欲遣人為使於匈奴也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  
使字一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得列宿衛  
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啟前行師  
日啟當作關此後人同改驚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  
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盡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  
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補注先讀曰外官  
事不得列宿衛之臣非也不足曰亢一方之任師古曰亢竊不勝憤  
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遇遣  
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纆必羈南  
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言馬羈也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舉國內  
屬天子大悅師古曰悅曰說說曰悅補注是賜南越大臣印綬用漢法  
呂新改其俗令使者畱填撫之音竹刃反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  
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  
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  
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師古曰被姓也音皮義反召見誦讀  
八百五十九宣帝詔徵被公兒誦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儵華龍柳  
褒等待詔金馬門師古曰華音戶化反補注周壽昌曰張子儵華  
士子儵字子儵又見東平王傳以太中大夫奉聖書論王藝文志  
詩賦家光祿大夫張子儵三篇漢中郎尉丞華龍賦二篇又有  
車郎張豐賦三篇注云張子儵子儵子儵子儵子儵子儵子儵子儵  
是子儵且有子儵文也柳褒無考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補注  
作富是也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  
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補注錢大昭  
藝文志梁家有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周壽昌曰龔德作龍  
樂家雅琴趙氏七篇注云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即





傳所謂郵無郵無國語所稱郵無正顏氏謂總一人是固然矣  
樂國語載郵無正顏氏謂總一人是固然矣  
人表及並列郵無正顏氏謂總一人是固然矣  
趙與張晏同顏偶有不照實說是也至列子云伯樂公曉人  
此蓋別一伯樂顏引之以實王伯樂之非一也伯樂公曉人  
伯樂曰王伯樂無正顏氏謂總一人是固然矣  
簡子時名無正顏氏謂總一人是固然矣  
明族故曰王伯樂無正顏氏謂總一人是固然矣  
事以國語載郵無正顏氏謂總一人是固然矣  
漢天文志皆言有王伯樂無正顏氏謂總一人是固然矣  
皆以王伯樂無正顏氏謂總一人是固然矣  
是郵無正顏氏謂總一人是固然矣  
樂當是王伯樂無正顏氏謂總一人是固然矣  
無正顏氏謂總一人是固然矣  
其精巧也然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補注錢大昕曰宋說非也  
以奏與儀儀伯益史臣成諸人並列則亦夏商以前人矣豈  
得謂非始縱馳騁驚忽如景摩者如光景之使摩也  
過都越國  
蹶如歷塊師古曰如輕惠一塊音其起疾之甚塊音口內反補注  
人見起字未追奔雷逐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風之乘言馬  
是以意改之追奔雷逐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風之乘言馬  
說其追奔雷逐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風之乘言馬  
疾也追奔雷逐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風之乘言馬  
捕起是古謂疾風為風也追奔雷逐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風之乘言馬  
遺道或作道非相也追奔雷逐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風之乘言馬  
與此同因意本味倫馬之美者遺道風之乘言馬追奔雷逐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風之乘言馬  
注遺風風之乘言馬追奔雷逐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風之乘言馬  
相得也謂所行道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然氣也  
溫也音襲貂狐之煥者不憂至寒之悽愴師古曰燠熱氣也悽  
於六反襲貂狐之煥者不憂至寒之悽愴師古曰燠熱氣也悽  
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已易海內也師古曰燠熱氣也悽

作王文是巨嘔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師古曰嘔音於  
裕之路曰延天下英俊師古曰延先謙曰文選注嘔一侯切開寬  
求士者必樹伯迹師古曰伯迹伯也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園空之隆  
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資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刑  
措不用園空虛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園並作園注食文選  
下云園空所以拘舉人園下云守之也應劭曰園空虛也  
南人問師古曰園空所以拘舉人園下云守之也應劭曰園空虛也  
與園同是二齊桓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應劭曰有以九九  
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則自遠而至齊桓遂以霸師古曰九  
九計數之書者今算經曰匡一匡天下也由此觀之君人者  
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師古曰逸閑也補注先謙曰人臣亦然昔賢  
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兒惻誠則上不然其  
信師古曰信至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意是故伊尹勤於鼎  
俎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負俎以百里自鬻甯子  
飯牛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棄亡而甯  
陽傳鬻音離此患也師古曰離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  
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師古曰諫諍也任職得其術去卑辱與  
謀而升本朝師古曰謀也與先列反補注王念孫曰文選注引如治  
曰與先列反補注王念孫曰文選注引如治  
與者浮也去卑辱與先列反補注王念孫曰文選注引如治  
與者浮也去卑辱與先列反補注王念孫曰文選注引如治  
此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  
臨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  
後世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  
借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音屬也  
說士師古曰說也師古曰說也師古曰說也師古曰說也師古曰說也  
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師古曰冽風貌也音





前漢六十四下

五

并行小雅采芑篇螽雨蠻荆段王裁詩經小學曰漢書韋元成傳

漢書補注 卷六十四下 列傳第三十四下

前漢六十四下

十六

韓曰宋史翼服志烏旗車漢爲前驅赤質曲壁  
轅上載赤旗繡鷲四馬駕士十八人  
吉行日五十里師

行二十里補注先謙曰官本二作三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師古曰安之

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路塞鄭衛之倡微矣補注宋祁曰

路字當作路王念孫曰本宋去求字是也求即求之誤字今作求

引此無求字漢紀孝元紀通典選防四並同文藝文類聚獸部上

令郡國無來獻先謙曰治要有求字則唐初本已如此夫後官盛

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

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六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師古曰

少不復出征捐之之云蓋其誤也或者誤以建元為元狩歟都內

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按謂數計也補注先謙曰迺探平城之事

師古曰追計錄冒頓呂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巨攘服之

其事故言探錄冒頓呂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巨攘服之

師古曰據卻也補注宋祁曰一作籍兵厲馬越本作籍厲兵馬先

謙曰謂取貨富民以供兵用也一作籍兵厲馬或當是籍厲兵厲馬

否則宋所見漢書本義義長官本與此同西連諸國至于安

籍兵厲馬也籍厲兵厲馬義長官本與此同西連諸國至于安

息東過碣石呂玄菟樂浪為郡師古曰樂音比卻匈奴萬里更起

營寨補注先謙曰比制南海為八郡補注王念孫曰漢紀孝元

南海今本制上無南字者因兩南字相亂而脫其一耳八郡當為

九郡南粵傳遂以其地為南粵南粵南粵南粵南粵南粵南粵南粵

真南九郡南粵傳遂以其地為南粵南粵南粵南粵南粵南粵南粵

郡南九郡南粵傳遂以其地為南粵南粵南粵南粵南粵南粵南粵

下斷獄萬數補注先謙曰風俗通云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

如相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以萬數按捐之言文帝斷獄數以

反若如武帝之言豈宣帝時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已佐用

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

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如淳曰席音藉師古曰人情莫親

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

今陛下不忍情愍之忿補注先謙曰說文情愍欲驅士眾擠之大

海之中師古曰情愍也音子諒反又子奚反快心幽冥之地非所

呂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補注先謙曰救官本作校引宋祁曰校

助詩云蠶爾蠻荆大邦為讎師古曰詩小雅采芣之詩蠶動貌也

也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

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駭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補注

韓曰尚書大傳吳越相習曰鼻飲補注先謙曰御覽七百八十

鼻飲水口中進啗如故桂海虞衡志南人習鼻飲有陶器旁植一

小管若瓶甕亦雅鼻夷族鼻如垂鉤開日好殺問出市鹽與之

酒鼻飲輒與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師古曰獨居一海之中

皆其類也補注先謙曰前漢六十四下

師古曰類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日國稅也補注沈欽韓曰淮

南覽氣訓區區食類先謙曰說文區下云頭顱也此言顱顱

識亦從謹字生訓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

士自死又非獨珠珎有珠犀瑇瑁也師古曰瑇瑁文甲棄之不足

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已往者羌軍言之

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補注先謙曰少府禁錢續之師古曰少府錢主

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

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

皆可且無已焉師古曰為猶用也補注王引之曰皆可且無以用

也凡言無以為者皆謂無用也知志實事已決矣尚

何以言無為也書尚何用也論語以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

東爲憂對奏上曰問丞相御史補注錢大昭曰御史下當有大夫亦無大夫二字本書凡言丞相御史大夫陳萬年曰爲當擊承

相于定國曰爲前日與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

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適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虐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

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

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補注先謙曰胡注王之豐耗祭用數之份一以供祭則宗廟之禮宜有不備者矣

以凶年之人制經用之什一以供祭則宗廟之禮宜有不備者矣況乎辟不嫌之辱哉補注先謙曰胡注嫌當讀作嫌嫌之爲言厭也似不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日相賑又曰動兵非特勞民凶

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

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

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

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

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

五年股爲玄菟太守逆而數之則知充宗是年猶捐之曰令我得爲尙書令也姓譜趙大夫食采於五鹿因以爲氏捐之曰令我得

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尙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爲將軍張晏曰許嘉也補注先謙曰

將軍期思侯並可爲諸曹師古曰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

思其所居之期思侯也補注先謙曰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

宣又不言所居之期思侯也補注先謙曰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

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爲冀州刺史言中謂者不宜受事宦者不

宜入宗廟立止補注先謙曰成帝建始四年始罷中書官元帝

也或是止宦者不入宗廟言二事而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師古

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師古曰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

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與曰顯鼎貴如淳曰鼎貴如日方且是也讀如今

官本合作本是補注先謙曰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弟也且與合意即

工衛反諷更音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岡上不道補注先謙曰岡書曰讒

說殄行震驚朕師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讒巧王制王制順非而

澤不聽而誅順非而澤以疑眾殺謂人有堅為辨言不以此者皆誅

殺也補注劉敞曰不聽而誅者即王制所云此四誅者不以聽耳

何說不聽教命乎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滅死罪一等髡鉗為城旦

年補注先謙曰通鑑列此事於永光元成帝時至部刺史補注何焯

諫大夫楊與與博士駟勝對黃霸四塞終日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膺當也

兵北當戎狄南創荆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

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師古曰故備論其語

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

欲鼎亨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

恨哉

虛受堂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終 漢書六十四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漢書六十五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東方朔字曼倩 師古曰 朔 平 原 厭 次 人 也 師古曰 高祖功臣表有

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書曰朔字曼倩 師古曰 朔 平 原 厭 次 人 也

次侯愛類傳子至孝文帝五年以謀反誅之 師古曰 朔 平 原 厭 次 人 也

在昭帝時其封邑本在陳留郡及子延壽嗣侯上書讓封戶邑從

帝時仍復其舊水經注謂厭次故名如武帝以陳之盧陽縣是也武

而當矣漢時列侯國除有即為縣者如武帝以陳之盧陽縣是也武

帝以高成之平津縣封公孫丞相為平津侯除為冠軍將軍是也武

封臣爵為樂安侯而地理志無平津侯除為冠軍將軍是也武

改曰順陽亦從其舊名與厭次正相類沈欽聲曰明一統志厭

次故城在濟南府茌平縣東北三十里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

良文學材力之士待詔不次之位 師古曰 不 均 常 次 言 超 擢 也 四

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街衢者百千數 師古曰 街 衢 行 賣 也 亦 賣

反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師古曰 報 云 天 子 已 聞 其 朔 初 來 上 書

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師古曰

二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補注先謙曰十三言本作十

秋耳學書三年除十五數之則十三是也又言各書之體史春秋三

篇所作世之通俗文字諷誦在口者也足用者言足用以應試藝

文志大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試以六體試之

試皆學童也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 師古曰 擊 劍 擊 而 中 之

以待用者也 師古曰 擊 劍 擊 而 中 之 師古曰 擊 劍 擊 而 中 之

非遙擊也 師古曰 擊 劍 擊 而 中 之 師古曰 擊 劍 擊 而 中 之

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書 師古曰 擊 劍 擊 而 中 之

已曰海大魚左傳疏引易說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十九學孫

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 師古曰 鉦 鼓 所以 為 進 退 士 眾 之 節

征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

言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引傳曰目如犀齒齒若編貝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如編貝古語已久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不足言勇故能擄三軍服遠近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之不能及也廉若鮑叔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信若尾生師古曰 尾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若此可召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昌間朔文辭不遜高自

稱譽上偉之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史記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請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奉祿薄未得省見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曰據本說所見本本作 久之朔給駟朱儒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本也官本注無於字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庭御也左成十八年傳程鄭為乘馬則六馬屬焉使周壽昌曰駟說文

有駟馬時取駟馬屬於駟馬比外郎駟馬屬於駟馬比外郎駟馬屬於駟馬比外郎

語林云童昭為魏武重臣後失勢文昭之類御覽四百八十八引

備有此等入仍名為朱儒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若曹無益於縣官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先各反下云索長安米亦同也補注先謙曰索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求也易繫辭上傳探賈索隱疏云索謂求索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儒大恐啼泣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

上知朔多端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師古曰 誦 言 也

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



有音 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昌盛也師古曰盛受物 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師古曰言鬼神向幽間故曰松柏之樹為廷府補注沈欽韓曰陵寢兆域為柏城齊書王僧虔傳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塗者漸加徑也師古曰漸加徑也反伊優亞者辭未定也標呼刃者兩犬爭也補注沈欽韓曰泰策有爭意也龍龜手鑑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錢出補注先謙云錢其利司牛考也 當作鋒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曰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師古曰三伏之日也解在郊祀志 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也師古曰晏晚也 日少府屬官有六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師古曰蚤早字補注沈欽韓曰宋史職官志秘書省官遇庚伏則前期中使論旨聽以早歸所以待遇儒臣非他司比 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已割肉而去之何也補注劉敞曰而去之何也之何字先謙曰額炎武云以劍割肉而去之者其說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為去如蘇武傳掘野鼠去少糞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王念孫云上文云拔劍割肉即懷肉而去此云以劍割肉而去兩字前後相應則去是來去之去非藏去之去而去之字明矣御覽治道部十一四引此有之字亦後人依誤本誤加其時序部十六人事部一百七引此皆無之字藝文類聚食肉部初學記朔免冠謝上曰歲時部下引此亦皆無之字劉向之為衍字是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師古曰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補注周壽昌曰漢武故事朔妻長陵民家女寬苦為小妻生於三人與朔俱死先謙曰諸補史記時謂賜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汚數賜細君者即去更取賜所賜錢財盡索於長安中好女幸取婦一歲諸郎半呼之狂人官本注自有輒字 上笑曰使先生自責適反自謬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徵行始出補注王念孫曰案徵行上服上字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德京賦注答選太子殿注引此並作武帝徵行始出選西京賦注東帝代上字則有上字明矣通鑑亦云建元三年上始為徵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名在槐里補注沈欽韓曰池陽縣屬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見地理志渭水注引東漢書注云武帝徵行至黃山南獵長楊槐里縣東有渭水出南山赤谷東宮故世謂之游城也

北邙長楊宮宮有長楊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因名其地在宜春界 微行常用飲酌已解在景紀新報先謙曰宗廟也耐音糾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隨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期門微行曰夜漏下十刻適出常稱平陽侯 手格熊羆馳騁禾稼稍杭之地師古曰稻有芒之免官本注先謙曰手格熊羆馳騁禾稼稍杭之地穀輿地記其不粘者也民皆號呼罵詈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注先謙曰御覽八音廣雅釋詁去皆輕服為微行且以觀戲事里察民風俗皆至道不可別也又嘗至相谷亭夜宿不內乃宿於逆旅逆旅者謂者數百人時微行率不過二十人馬七八疋更步更騎衣如凡庶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稼穡何忽帶長不內乃宿於逆旅逆旅者謂使視之見翁方與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掘出探過客姬婦謂其翁曰吾觀此大天非常人也且亦有備不可圖也天寒連酒多與夫及諸少年皆醉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婦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去是日還宮乃召連旅夫妻見之賜姬千金此車通鑑宋之亦見潘岳西征賦相聚會自言郭杜令周壽昌曰民自訴言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罷通示曰乘輿物久之適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補注先謙曰明注終南山橫亘關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補注登封泰山臨汝河通同中道出灤陽北至垣那並海東巡海上幸東萊安定皆自建元六年太后崩後車駕四出無安歲故史特載此語 丞相御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 乃使右輔都尉微循長楊已東師古曰微循也仍行視也戒備非常也微音右輔都尉微循長楊已東有右輔必有左輔矣京兆馮翊扶風為三輔之名也而先有右輔而百信表云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郡尉尉三輔之名在太初以前矣王



南曰三台謂之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  
觀色以知吉凶故曰符疑朔即陳此書  
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  
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四百五十七東  
怒下有司殺之羣臣皆相阿殺之主鹿大不敬當死東方朔時在  
旁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之當死使天下聞  
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何奴即有急推鹿逐之久之隆慮  
三當死武帝默然遂釋殺鹿者之罪先謙曰遂竟也  
公主子昭平君師古曰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臣金千斤  
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補注周壽昌曰病困之困各本作困  
似困字勝以困字可省困則下豫贖及隆慮主作困則從困字句  
傳云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正與此同先謙曰官本傳因上許  
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傳獄繫內官服度曰主傳主之  
傳婦說者又曰傳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傳主也師古曰禮有  
婦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律歷志補注沈欽韓曰漢官儀  
長公主傳秩呂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為言  
千石咸曰師古曰千石咸呂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為言  
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已屬我師古曰乃有子言  
其晚孕有也屬音之欲反補注錢大昭曰案此以隆慮公於是為  
主為武帝女弟而景十三王傳又以為帝姊未知孰是  
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  
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  
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不  
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貌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  
難也陛下行之是臣聞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  
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師古曰  
夕當作少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  
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封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今先生  
上壽時乎師古曰言所上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  
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補注  
日官本重精銷憂者莫若酒補注沈欽韓曰述異記漢武帝先帝  
神散三字

歲悉具人莫知也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積憂臣朔所上壽者  
所致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盡置酒中立銷  
明陛下正而不阿因曰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  
殿中小遺殿上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補注刻不敬有詔免為庶  
人待詔宦者署因此時復為中郎賜帛百匹補注沈欽韓曰官初帝  
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也如淳曰竇太后之女堂邑侯陳午尚之午  
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已賣珠為事偃年十  
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主召見曰吾為母  
養之因置第中敎書計相馬御射師古曰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  
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主故諸公接之名稱  
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補注沈欽韓曰藝文類聚二  
家兒賈戲殿下主伏匿視之偃令中府曰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  
負財賄人賈戲殿下主伏匿視之偃令中府曰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  
漢官儀公主私府秩六百石先謙曰官本無董君所發一日金滿  
者也二字引宋祁曰之藏下姚本添者也  
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悉與  
蓋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安陵爰叔者爰登兄子也補注周  
豈知乃以佐其淫縱如此耶師古曰豈知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  
亦恐兄子善畫策疑即爰種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自安  
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自安  
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言師古曰不知所言爰叔曰願城廟遠  
無宿宮又有荻竹籍田如淳曰其間雖有地皆荻竹籍田無可  
言有祿田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親行事當足下  
何不自主厭長門園如淳曰宮東園可召為宿衛處所故獻之此上  
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  
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敎入言之主主立  
奏書獻之上大說師古曰說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  
偃巨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





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鳳闕關名神明臺名也號稱千門萬

顏閔爲博士自漢曰顏閔子夏爲太常學故爲太常





音管張晏曰蘇軾也師古曰莞古管字蕭音來奚反軾音平搖  
反補注沈欽韓曰說苑辨物篇周中庶子蕭音來奚反軾音平搖  
錐刺地方言韓陳楚宛鉤之間或謂之軾韓詩鵲曰以管窺天臣  
之事仲尼嘗猶渴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  
之深乎先謙曰

**曰廷撞鐘** 廷吳仁傑曰謂棄鐘也師古曰音唐諸當作  
官本注搖作遙

**曰廷撞鐘** 廷吳仁傑曰謂棄鐘也師古曰音唐諸當作  
棄周官矢人注云箚讀爲棄又棄人注云箚箚謂之棄棄謂箚  
通軾云箚者謂箚其箚師古曰楚辭蘇衷茅以廷箚王逸曰廷箚  
不廷傳以竹筴導其箚師古曰廷竹筴也說文廷筴維絲也四說  
不同大意不離於竹五臣文選注乃云廷小枝不知何所從據  
說苑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廷豈以說苑字從木而爲是說耶  
韋公詩廷筴廷撞鐘音義之廷筴筴從竹從木而爲是說耶  
之誤矣案從舛之廷一曰屋梁莊周書舉筴廷與楹屬與西施郭象  
曰筴橫而楹從舛之廷一曰屋梁莊周書舉筴廷與楹屬與西施郭象  
之殊屬西施美惡之異一類言之以廷爲梁楹爲柱案莊生本以筴楹大小  
梁別失其施矣先謙曰官本注唐之作廷爲

**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

**理發其音聲哉** 師古曰蘇是觀之譬猶駭駭之襲狗服虔曰音縱  
駭小豕也音精帥補注洪頤煊曰釋獸駭鼠郭注小豕豚之呿虎  
諸語也亦名豕駭此服音所本先謙曰官本從作蹤

**孤豚之呿虎** 師古曰孤豚孤特之豚也呿音所本先謙曰官本從作蹤

國圖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豈之豕仕者猶伏鐘之搏狸孔犬之犯  
虎豕有關心至則靡耳何功之有 師古曰靡碎今曰下愚而非處  
隨之死矣

前漢六十五

十九

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自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於大道也補注先諒曰若夫至此史記無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曰厲主意補注王念孫曰案進不下亦有能字而今本既又厲退不能揚君美曰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補注先諒曰默字皆本默然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師古曰率然猶遽然將曰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師古曰流未流也猶言餘論也先生進無曰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師古曰見與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師古曰唯唯然應也音七矣反吳王曰可曰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師古曰竦企待也先生曰於戲師古曰於讀曰呼可乎哉可乎哉師古曰

曰言談何容易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易弋  
不可談何容易  
政反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箴石篇賈生有言曰  
惡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  
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  
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  
於身者  
師古曰悖逆也拂違戾也悖音布內  
反拂音佛補注先謙曰官本佛作弗  
或有說於目順於耳  
快於心而毀於行者  
師古曰說  
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  
吳王曰  
何爲其然也中人曰上可曰語上也  
師古曰引論語載孔子之言  
也補注先謙曰  
官本注無呂字  
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  
先生對曰昔者闕龍逢深  
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  
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  
閔王澤不  
下流而萬民騷動  
師古曰閔病也補注  
先謙曰官本王作主  
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  
將曰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  
補注錢大昭曰  
禍謂本作病  
今則不然反曰爲罪  
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  
師古曰  
而被呂此罪也  
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  
之名  
師古曰  
蒙波也  
戮及先人爲天下笑  
補注何焯曰張易之語顏異被誅  
陰於狄山死地汲黯亦以直廢  
胡之言皆藥  
武帝之病也  
故曰談何容易是曰輔弼之臣  
瓦解而邪諂之人並

前漢六十五

安子

進及蜚廉惡來輩等善走師古曰蜚古飛字補注也蜚古及  
 石曰惡來輩長鼻決耳楚詞惜誓來輩瀕志而用國此輩字詠汪  
 文盛本及文  
 選並是革  
 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曰進其身陰奉瑀琢刻鏤之  
 好曰納其心師古曰瑀與說同畫也務快耳目之欲曰苟容爲度  
 遂往不戒補注先謙曰論語違事不諫說往身沒被戮宗廟崩隤  
 國家爲虛師古曰隤隤也音放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  
 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雉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  
 微辭師古曰說愉愉師古曰愉愉也解在景太子傳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  
 也師古曰愉愉也解在景太子傳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  
 許于反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  
 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拂與弼同損減也補注王  
 以捐除百姓之害非但減之而已也文選及治要亦誤作損惟漢  
 紀作除則損爲捐字之誤可知先謙曰損損形近易誤下文捐車  
 馬之用捐亦損也故  
 誤恨是其證則忤於邪主之心慙於衰世之法師古曰忤逆也慙猶經也雖也故



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間補注錢大昭曰家闕本積

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已咏先王之風亦可已樂而忘死矣

是曰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

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

反補注錢大昭曰推沈氏作傳薦薦去几危坐而聽師古曰自脫損也先生曰接

與避世箕子被髮陽狂師古曰解並此二人者皆避濁世自全其

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間寬和之色師古曰開讀曰開

下官本得發憤畢誠師古曰圖畫安危揆度得失師古曰圖謀

宋祁曰盡姚本作畫師古曰上已安主體下已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

可幾而見也師古曰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呂于湯師古曰

也師古曰太公釣於渭之陽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

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已正其身推恩已廣其下本仁祖義

師古曰前漢六十五師古曰帝

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

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

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已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已如此龍

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張晏曰

連連殆哉世不絕也師古曰始也補注先於是正明堂之朝齊

君之位補注先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罰節儉

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補注先放鄭聲遠佞人師古曰

萬反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呂子貧民無產業者

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補注先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

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

師古曰畜積曰蓄補注先王念孫曰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引此圖作

也師古曰今願會同今則各本皆改為國矣說文圖圍圉所以拘罪人

秦始皇紀贊引過秦論虛囹圄而免刑戮其字並作囹師古曰

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牙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師古曰

謂曰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

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積濟濟

多士文王曰寧師古曰此多士為周室積穀之臣所由安也師古曰此之謂

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

祿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師古曰八言七言

不師古曰應選於劉向也又御覽三百五十一有東方朔對驃騎難

孫弘借車補注先欽韓曰御覽四百八十五東方朔對驃騎傳曰朔與

夕死而朝生者士師古曰凡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曰劉向世所傳他

亦不必長貧也師古曰前漢六十五師古曰帝

事皆非也師古曰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曰與皆

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師古曰喜言詩史

後世多傳聞者補注先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

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師古曰言辭義

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

而是柳下惠戒其子呂上容師古曰應劭曰容

飽食安步曰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師古曰如高曰依違新隱樂玩

諫曰官本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雄謂為之長師也朔之談諧逢占射覆如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其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不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曰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曰傳詳著其事者不欲異端之徒得假託於朔非利取叢證以博異聞也

虛受堂

三



也說詳表 其秋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釐

挺身逃亡其印綬師古曰印也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

丞相長史乘疾置師古曰置也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

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師古曰籍籍猶紛紛

十三王傳云國中口語籍籍無復至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

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呂牛車為

檣師古曰檣檣也過與敵戰故曰車為母接短兵多殺傷士眾

上眾多死傷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

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

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

檄制師古曰檄檄也同其字敕長安中都官囚徒師古曰京發武

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因如侯持節發長

水及宜曲胡騎師古曰長水校名宜曲宮也並胡騎所屯令郭

胡騎皆長水校尉所掌見百官表營近長水故以為名皆曰裝

會侍郎莽通使長安莽通武紀作馬通本姓馬也後漢明帝後

惡其先人有反者易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許勿聽也遂斬

其姓為莽見孟康注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許勿聽也遂斬

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輶注曰輶音集字本從初漢節純赤曰太子

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呂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

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補注先謙曰諸補史記任安

立車北軍南門外召安與節令太子引兵去歐四市人師古曰歐

發兵安拜受節人閉門不出補注先謙曰諸補史記任安

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四里為一市此言四市蓋以東西南北

分鈞市也一說四市者東市西市南市北市先謙案此特倉卒烏

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也丞相

附兵浸多師古曰浸也太子軍敗南奔覆盎城門得出師古曰東城

東直杜門故太子戰敗長樂閣下師古曰長樂閣在東直杜門

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

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十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師古

也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

也大夫何曰擅止之勝之皇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

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師古曰要斬也安告

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不安使誅死

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獲少傅石德可

謂元功矣大鴻臚商師古曰商也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為重合侯建

為德侯成為稅侯師古曰稅侯也諸太子賓客皆出入宮門皆

坐誅其隨太子發兵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燉煌郡師古曰

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師古曰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

後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太子傳其明年貳師將軍

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師古曰渭橋

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師古曰昌邑王

君侯師古曰楊惲傳曰常謂惲為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

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不為通矣師古曰昌邑王謂惲曰使九

卿來報君侯亦列侯為丞相稱君侯之諡王帝借尊稱以詔惲非

典故也如據漢書侯侯自是正諡後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

師古曰屈釐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夫人子也貳師女

為屈釐子妻故其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

夫人曰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祖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

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奏請案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釐

廚車曰徇師古曰廚車板食也要斬東市妻子師古曰華陽街誅曰胡

街長安城中一也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軍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師古曰田氏漢世云田千秋好乘小車子

為車氏之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師古曰田氏漢世云田千秋好乘小車子

千秋為高寢郎師古曰高寢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諸敗久之千秋

上急變訟太子冤師古曰高寢郎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

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

子惶恐恐他意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

麗師古曰麗字不訓美好公孫宏武帝見而說之師古曰麗字不訓美

悅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

教我師古曰何年曰千秋高寢郎又曰白頭翁當遂為吾輔佐立拜

千秋為大鴻臚師古曰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見而拜之言不移時也師古曰

合耳賈捐之傳立拜為黃門郎師古曰黃門郎數月遂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

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曰伐閱功勞也師古曰

臣功有五品明其言曰開門曰關後漢章帝紀或起聊歎不擊

此同意特旨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

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何用得之使者

曰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安一男子

上書即得之矣師古曰蘇與曰安一男子當作一安男子安子使

者還道單于語武帝曰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逕責之師古曰逕責之

釋放之也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師古曰

其下亦司然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

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案王嘉傳遺使者賜金尉厚師丹傳有以

尉復師傳之臣其選德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師古曰尉安牧養焉

孝王萬戶尉安之皆不從心適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

美勳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師古曰

與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

及士大夫師古曰士大夫師古曰與大夫大夫者不德也師古曰與大夫

食者累月適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師古曰咎

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師古曰求捕

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鞠也師古曰九卿廷尉廷尉治

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無所發師古曰無所發

聲之時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師古曰無所發

傳師古曰傳今丞相親視蘭臺蠱驗所明知也師古曰今丞相

書據此蘭臺在殿門外至今餘巫頗脫不止師古曰書據此

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師古曰

向為蠱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師古曰

本其敬不舉君之禍師古曰本其敬不舉君之禍也師古曰

如田千秋是也後漢書明帝紀十七年百官公卿奏上壽謝丞

相二千石各就館師古曰各就館書曰毋偏毋黨王

道湯師古曰道湯有復言師古曰有復言後歲餘武帝疾立皇子

鉤弋夫人男為太子師古曰鉤弋夫人拜大將軍霍

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

道少主師古曰道少主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師古曰武帝

一八三

一八三

一八三

一八三

一八三

一八三

一八三

一八三

一八三

一八三

一八三

一八三

一八三

一八三

一八三

一八三

一八三

一八三

一八三

一八三

一八三

一八三



應數褒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請注先謙曰

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曰民所疾苦於是嚴嚴之議

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百姓皆得煮鹽鑄鐵因議政治

能罷但罷鹽鐵而已班固贊中獨言千秋而不言羊牟持鹽鐵幸不

安羊牟誠減事於此傳未所以深贊其不然也千秋為相十二年

薨諡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

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曰虎牙將軍擊匈奴

奴坐盜增鹵獲自殺補注錢大昭曰表作國除補注周壽昌曰千

武庫令見魏相傳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為國家興推

獎之利師古曰權謂專其利使人官也筦即筦字也義與幹同皆

伐其功師古曰自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

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字與欣同呂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令孟康曰

縣也師古曰訢字與欣同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

之使持斧逐捕盜賊呂軍興從事誅二千石呂下勝之過被陽欲

斬訢訢已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鍵也欲斬人皆仰言曰使君顯殺

生之柄威震郡國師古曰君使音所吏反顧與專同今復斬一訢不足

增威不如時有所寬呂明恩貸師古曰貸猶假也言假借之貸音

功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賁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

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

脩治供張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補注錢大昭曰辨

具也釋文辨皮寬反特牲饋食禮云宗人告有司具鄭注具猶辨

也易制味以辨徐音辨具之辨說文辨字在新附中先謙曰官本

辦作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

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諡曰敬侯子譚嗣呂列侯與

謀廢昌邑王立宣帝師古曰與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

咸女莽篡位宜春氏呂外戚寵張晏曰莽篡取同姓故氏侯邑也

莽族相涉故呂侯號稱之曰莽本心與呂氏不同呂氏各別故

為婚娶既非私竊下領選諱諱亦不可掩也補注宋祁曰一作

下自訢傳國至玄孫莽敗迺絕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補注先謙曰又為長

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倉補注先謙曰

皆作知上官桀等反謀呂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迺移病臥

居也補注先謙曰書言病一曰呂病而移呂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呂

聞蒼延年皆封敞呂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問之後遷御

史大夫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

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

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

應之辭也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敞夫人遽從東箱師古曰

馬師古曰連速也補注何焯曰敞夫人是後妻非司謂敞曰此國大事今

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

與無決先事誅矣師古曰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

許諾師古曰言故云參語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宣

帝即位月餘敞薨補注周壽昌曰帝六諡曰敬侯子忠嗣呂敞居

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惲字子幼師古曰惲音於

新日監本惲下重一惲字提師古曰呂忠任為郎補常侍騎師古曰為騎

行先謙曰官本重惲字提師古曰呂忠任為郎補常侍騎師古曰為騎

待勢也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材

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

侍中金安上呂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補注錢大

金安上及惲有四人其一人史高在外戚侯表惲為平通侯遷

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遇得出名曰山郎張



惲幸得列九卿諸吏病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師古曰與不

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詆惡言師古曰詆惡言與妖同大逆不道

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

居治產業起室宅自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

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曉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曉昧

惲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曉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曉昧

惲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曉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曉昧

惲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曉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曉昧

惲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曉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曉昧

惲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曉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曉昧

惲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曉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曉昧

惲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曉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曉昧

惲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曉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曉昧

惲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曉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曉昧

惲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曉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曉昧

惲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曉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曉昧

惲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曉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曉昧

惲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曉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曉昧

惲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曉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曉昧

惲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曉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曉昧

惲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曉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曉昧

惲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曉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曉昧

惲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曉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曉昧

惲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曉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曉昧

惲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曉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曉昧

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師古曰父至

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臣三月復

放逐三月不及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享羊魚羔

斗酒自勞師古曰高反勞音來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亭作烹家

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

仰天拊缶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曰節歌師古曰而呼為

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樂叩節彈箏搏舞而呼其詩曰田彼南山

烏鳥快耳者真秦聲也師古曰烏鳥快耳者真秦聲也

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張晏曰

在陽人君之泉也師古曰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

官也言豆者與實之物當在國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逐也師古曰

壽昌曰張晏詩作詩注文致周內顏注取之竊意宜帝惡者書中

君父送終數語蓋先時戴長樂告惲罪有昭帝崩不保此詩是日也

拂衣而喜奮衰低叩師古曰拂衣而喜奮衰低叩

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師古曰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惲親行之師古曰什一之利此

以上家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師古曰

惲免為庶人故欲為賈豎之事師古曰惲免為庶人故欲為賈豎之事

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師古曰

字當刪先謙曰官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師古曰

本意上有之字師古曰本意上有之字

傳作皇皇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師古曰傳作皇皇也故道不同

子向安得曰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

千木田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千木田子方之遺風

分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補注先謙曰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

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文選曰昆戎舊壤

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師古曰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者今乃

見予之志與我不同也補注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師古  
先謙曰官本注也上有者字又憚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憚曰  
之也言予當自勉厲自立功名不須多與我言也  
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師古曰前呂罪過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侯罪  
薄又有功且復用憚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憚素與蓋寬  
饒韓延壽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  
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憚如舊曰騶馬日給騶使  
吏有佐名成者補注先謙曰通鑑注未者引作也是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  
廷尉案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憚大逆無道師古  
日當請處斬其罪補注先謙曰顧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諫  
炎武云以書中有君父送終語  
正憚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為郎諸在位與憚厚善  
者未央衛尉章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補注錢大  
坐免官無歸故郡者昭曰案杜

前漢六十六

主

蔡義河內溫人也呂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  
逮眾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言為義買車令乘之數歲還補  
覆盜城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久之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  
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眾然  
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  
而開讀師古曰安息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師古曰悅  
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府還御史大夫代  
楊敞為丞相封陽平侯又目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  
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師古曰  
字也僂曲背也僂音力主反補常兩吏扶夾迺能行時大將軍光  
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顧制者師古曰顧與專  
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目為人主師當為宰相補注周壽

經昭帝故云何謂云云師古曰云云眾語謂此語不可使天下聞  
為人主師也義為相四歲薨諡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師古  
曰屢被察舉及舉為故得遷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作遷也無之字引宋祁曰遷也改作遷之  
扶風遷太僕補注官本弟作第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  
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  
疾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晝夜迺歸及吉  
病甚上自臨問曰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  
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曰萬年任為  
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議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  
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  
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

前漢六十六

主

教咸謂也師古曰大要歸萬年迺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咸  
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曰下  
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威頗顯短顯等恨之時  
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師古曰天子  
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師古曰雲從刺候教令上書於石顯徵  
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師古曰掠治  
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曰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  
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  
史北海東郡太守坐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  
南陽太守所居曰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師古  
謂郡之府補注案郡曰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主行役之官補  
官本注行當添下字曰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主行役之官補  
作作是為地曰木杵杵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師古

日鉗在頸鉗在足皆曰鐵  
為之鉗者其炎反飲音弟輒加罪笞督作刺不勝痛刺苦又作程  
故不勝痛也自絞死歲數百千人補注先誅曰官久者露出腐爛  
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已  
自奉養師古曰調徒釣反補注先奢侈玉食師古曰王食然操持  
操史師古曰操持也音于向反補注先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  
不得踰法公移救書曰師古曰公然移書曰約救也補注周壽昌  
不得為政之語師古曰注此故云移書約救時有不經傳聞壽昌  
子孫皆可受時救為上命下之師古曰官長行於採史祖父行於  
奉胎擊當順天氣後書張傳臨終救家承又奮稱純選救固不  
肯受歐陽氏集古錄書韓救碑後云書無以救命名者秦制天子  
之命稱救漢用秦法臣下豈敢以救命名而繁陽令楊君碑陰有  
故民程救字伯嚴是漢時不獨韓救董道廣川書跋云南齊時  
有劉救為始興內史是名救者不獨漢為然歐陽或攷之未審也  
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彊執  
服師古曰執讀曰令行禁止然亦已此見廢咸三公少顯名於  
服慈音之涉反前漢六十六

前漢六十六

五

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曰廉儉先至  
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還  
湯子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師古曰子後竟徵入為  
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鉤校發其藏師古曰子後竟徵入為  
財物師古曰事權專固也補注王念孫曰翟方進傳多幸權為  
義念孫案事權專固也補注王念孫曰翟方進傳多幸權為  
之迂師古乃訓事為罪訓唯為專又云已自專之它人取者有  
幸罪則其辜甚矣案事權專固也補注王念孫曰翟方進傳多幸權為  
財利謂之辜權略陳指趙亦謂之辜權孝經蓋天子之孝也孔傳  
略也辜與辜權一聲之轉分言之則或曰辜或曰權武紀初權  
為權獨取利也王莽傳豪吏猾民辜而權之廣雅權權也是辜權  
二字分而言之亦都凡之意也先謙曰官本注辜下有罪也二字  
據翟方進傳注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鉤盾掖庭官吏舉奏論畏  
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

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如滄曰律主守而盜  
受所監法解在景紀補注周壽昌曰案即今律監守自盜也注引  
如氏云云是漢律最重而陳咸僅坐免官殆所取未足十金也先  
謙曰官本注景下有帝字而官媚邪臣陳湯曰求薦舉苟得無恥  
紀下有發式亦反四字而官媚邪臣陳湯曰求薦舉苟得無恥  
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方進復奏免之補注先謙曰當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  
故郡補注先謙曰胡注後書陳龍傳龍之智曰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師古曰穉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  
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  
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遷淮陽相弘高弟入  
為右扶風補注先謙曰京師稱之代章玄成為御史大夫六歲坐  
與京房論議免補注先謙曰京師稱之代章玄成為御史大夫六歲坐  
事出為弘言之弘坐免為庶人在房傳  
人與此傳合表云弘坐免為庶人在房傳

前漢六十六

六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曰治亂皆對願罷  
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師古曰酒榷均輸解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  
利然後化可興補注錢大昭曰後下南監本闕本御史大夫弘羊  
曰為此乃所曰安邊寬制四夷師古曰竟讀曰境補注先國家大  
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相寬次公  
謙曰官本作桓老之字補注錢大昭曰相當作桓先治公羊春秋  
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行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  
其論難著數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亦欲曰究治亂成一家之  
法焉其辭曰補注先謙曰官本相作桓是也觀公卿賢良文學之  
議異乎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聞汝南朱生言補注宋  
下當添先字錢大昭曰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  
朱生鹽鐵論作朱子曰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  
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載之風陳治平之原







北軍品項曰爲賈區師古曰坐賈曰賈爲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皆今小庵屋之類耳故舊士之室謂之區歷者謂官外土稱爲區士也賈者官其下亦同稱建充建欲誅讞曰官本止官作官是北軍壘中壘校尉所掌見百官表之遇約其走卒師古曰約束也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

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補注先謙曰張公則表客臧公  
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補注齊召南曰案渭城屬  
渭城故建園之以索賊耳蓋主園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

動而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柄臣執權之官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官作臣今嘉從守丞

而圖大臣之位欲呂匹夫徒走之人補注錢大昭曰走南監本闕本作步先謙曰官本步

而超九卿之右非所呂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

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

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呂異今御史大夫禹絮白廉正經術通明

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稱稱雲師古曰微曲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微

作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豈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

驗目明好惡嘉竟坐之補注何焯曰貢固雖賢然為石顯所薦朱雲好大節又從蕭望之受經此固顯等所

畏惡也衡之對嘉之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

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

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

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之裝音子私反補注沈欽韓

也師古曰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既論難連柱五鹿君

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師古曰嶽嶽長

大斯曰嶽嶽字說文嶽嶽岳岳也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長安

有儒生曰惠莊問牛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嘆曰爾輩懷反能爾

遠巡而去捐心謂人曰吾不能爾談此中多有師古曰絲是為博士

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師古曰何焯曰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

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

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章玄成容

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也師古曰則書君與之

也師古曰補注先謙曰官本缺作書引又曰亡能往來或雲引有夏行若號叔

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師古曰羣臣朝見上問

丞相呂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師古曰時陳咸在前

聞之呂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

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

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臣私語雲為

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而與交還雲呂故不得師古曰上於是下咸獄滅死為城旦

下當添治字師古曰咸雲遂廢鋼終元帝世補注先謙曰官本

丞相故安昌侯張禹呂帝師位特進甚尊補注劉放曰故字當

侯如故也錢大昕曰禹以成帝河平四年為丞相上禹時罷相

病乞骸骨賜安車駟馬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此稱位特

進則在罷相後故雲但斥言安昌侯張禹不言丞相而咸帝亦但

以廷尉師傳罪雲也文當云故丞相安昌侯今本轉寫誤耳王念

孫曰治要引此正作師古曰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

不能匡主下亡呂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餐也尸位

者師古曰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

者也師古曰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荀忠臣願賜尚方斬馬劍

斷佞臣一人呂厲其餘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供御器物

孫曰家佞臣一人下原有誅字而今本脫之後漢書楊賜傳注初

九十三引此並作斷佞臣一人頭漢紀通鑑河漢欽上問誰也對

韓曰唐六典武庫令職注謂刀長刀蓋古之斬馬劍上問誰也對

曰安昌侯張禹師古曰王氏事許禹傳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誦上廷辱

師傳師古曰誦反又音誦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也師古曰雲呼曰師古曰臣得下從能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

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

素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言此名入彰表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

之臣敢呂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補

先謙曰官本師古曰治下有獄字上曰勿易因而輯之呂旌直臣師古曰輯與集同謂

檻獨不施欄檻謂之折檻自漢以來相傳如此雲自是之後不復

仕常居鄴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補注無錄曰所過皆敬事焉薛  
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雷雲宿從容謂雲曰師古曰

在田野亡事且雷我東閣可引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適欲相  
吏邪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引我爲吏乎補注王鳴盛

東邪曰公孫弘爲丞相起賓客館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問者小  
而東閣之選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諸吏官屬也然則屬吏

宣從當庭中門入東閣相延正所以示敬備賓主禮非欲相吏也  
其端項可見宣不敢復言其教授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嚴

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  
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曰身服敝棺周於身土周於梓

也上周於梓家墳墓容梓也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

學補南昌尉師古曰豫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師古  
縣道之使而封奏也變謂非常之事補注王先謙曰求假輶傳古

下云陛下距臣者三矣明上變事者三數字七之求假輶傳古  
韓曰小車之傳也師古曰輶音遙傳音張戀反補注沈欽詣行在所條對急

政一條錄而對者一輶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  
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師古曰

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補注周壽昌曰百官奏風  
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反永始二年山陽獄官蘇令等反補注

以下云云臣聞箕子伴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  
制作儀禮師古曰通逃也補注沈欽韓曰玉海六十八論衡曰高

十二篇儀禮叔孫通制作儀禮十六篇案後世習書傳云叔孫  
非疏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箕子紂之諸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

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言其順聽言  
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古曰其舊行及所從來也陳平起於亡命

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師古曰立目文天下之士雲

合歸漢師古曰言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  
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呂舉秦如鴻毛取楚

若拾遺師古曰鴻毛喻輕此高祖所呂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亡  
孝文皇帝起於代谷師古曰而代谷帝位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師

曰召讀循高祖之法加呂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師古曰幾  
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

滅周公之軌師古曰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  
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文皇帝好忠諫補注錢大昭曰文南監

武是說至言師古曰說讀讀曰倪補注先謙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  
須顯功師古曰謂謙乎合意即得官爵不由薦舉及軍功也廉

子審舉爲總書高祖紀附書禮是呂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目赴  
儀志稱秀才孝廉爲秀才也

關廷自街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  
其計升平可致前漢六十七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

安王綏閒而起補注錢大昭曰安平王二字當依朱一新所曰計慮  
不成而謀議泄者曰眾賢聚於本朝師古曰故其大臣執陵不

敢和從也服虔曰臣執陵君也師古曰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  
與王俱叛故曰其大臣孫曰案此言漢多賢臣故淮南大臣不敢

屬益後文執陵於君而衍而服注以爲臣執陵君則所見本已  
衍此二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

字矣嘉中廣漢男子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都求黨與索  
鄭躬等反是也

隨和李奇曰求索與己和及隨己者補注劉敞曰漢氏世實隨和  
又是何物耶仍如李解爲是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

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土則  
重失土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曰寧師古曰大雅文王廟堂之

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補注先謙曰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



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呂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

呂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五曹之書補注沈欽韓曰

出於國方圓出於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注九九者乘

除之原也夏侯陽算經曰夫乘除之法先明九九一從十橫百立

千億十十相乘實居中央言十自過不滿自當以法除之宜得上商

從算相似橫算相當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

天下士所目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衛師古曰秦武

也任鄙力士也繆公行伯繇余歸德師古曰繆公也今欲致

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

秩呂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

然睹矣師古曰然也夫呂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眾多

也然其僞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

時務師古曰時也若此者亦亡幾人師古曰無幾言不故爵祿束帛者

天下之底石高祖所呂厲世摩訖也師古曰底石也孔子曰工

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師古曰厲也呂為漢除倒持秦阿授楚

其柄師古曰柄也呂把授與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警作

喻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

呂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師古曰辟也今不循伯者之道師古曰伯

本以王伯道維之故不高言三王之道迺欲呂三代選舉之法取

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驥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補注

日而當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師古曰盜嫂晉文召天王

齊相用其謀師古曰召也呂天王謂仲子河陽也用亡益於時不願逆

順此所謂伯道者也補注王念孫曰案亡益於時四字與上下文

義不相屬亡當為有此承上文高祖晉文齊

桓而言言霸主之舉事但求有益於時而不顧理之逆順一色成

也今本作亡益於時益涉後文亡益於時有遺於世而誤師古曰

體謂之醇師古曰醇也白黑雜合謂之駁欲呂承平之法治暴

秦之緒師古曰緒也猶呂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補注沈欽韓曰淮

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師古曰浣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

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戴鵲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

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師古曰深也聞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

廷尉而死者眾師古曰眾也自陽朔呂來天下呂言為諱朝

廷尤甚師古曰廷也呂皆承順上指莫有執

正何呂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

曰非所宜言大不敬呂此卜之一矣補注王念孫曰一矣二字文

以此卜之可見羣臣之承順上指也師古曰承也不咸義一矣本傳可見矣言

紀孝成紀正作師古曰紀也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

帝擢之呂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也臣位之及至陛下戮及

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

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呂言為戒最國家之

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師古曰杜也數御十月之歌

孟康曰福謙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師古曰孟也意亡逸之戒師古曰周

大盛也師古曰大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焉也師古曰詩也呂成王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

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辟也門明四目言開四門目致

於四方也師古曰明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

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也外戚之權日呂益隆

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呂來日食地震呂率言之三倍春

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比也呂言其極多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

也師古曰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

也漢興呂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

之石師古曰務全當與之賢師夏傳教忠孝之道今迺尊寵

其位授呂魁柄師古曰呂斗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也謂平除之

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

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

亦亡及己師古曰已上遂不納師古曰成帝久亡繼嗣福呂

焉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呂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

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

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守職

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

臣不貪也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

故願登文石之陸涉赤墀之塗應劭曰日丹淹富戶牖之法坐

師古曰戶牖之謂謂之履言負辰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

法官法駕也坐首才師反補注王鳴盛曰戶牖之法坐即尚書顧

命篇所謂闢闢南嚮是也先謙曰官本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

有遺於世師古曰此臣寢所呂不安食所呂忘味也願陛下深省

臣言師古曰臣聞存人所自自立也聖人所自自塞也善惡之報

各如其事昔秦滅二周夷六國師古曰二周東周西周君也六

官本注趙隱士不顯佚民不舉師古曰佚絕三統滅天道是呂身

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曰身為燕丹張良所謀子二世見殺孫謂子嬰所謂墮人呂自塞者

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師古曰

帝之後於陳并祀宋是為五帝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呂姬姓

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所謂存人呂自立者也今成

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

也

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呂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

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

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為祀列故尊而不名也補注先

祀作祖是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呂為殷後禮

亦宜之何者諸侯尊宗聖庶尊適如禮曰尊宗始封之君尊為諸

適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沈欽

韓曰公羊昭三十一有傳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曰諸

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

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曰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

大夫開金縢之書報書曰泣曰周公勤勞王家子幼人弗及知乃

伏生所著其說王叔金縢在周公既葬之後史記魯世家即用其

說宋一新曰示天下監本有下字先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

里孔子舊里也言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氏子孫不免編戶

日列為呂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

庶人也師古曰呂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

尼之素功呂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則國家必獲其福

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補

先謙曰言後聖必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

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有初字先謙曰官本有初字始封周後姬

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

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

子孫絕不能紀師古曰不曰知時匡衡議呂為王者存二王後所

呂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

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

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

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

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臣人

也先師所共傳宜呂孔子世為湯後上呂其語不經師古曰不遂合於經也

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呂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

王後推述古文目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諱

日居家疑封殷紹嘉侯尋進爵為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諱

當作家居常目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師古曰顯福

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呂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

名姓為吳市門卒云師古曰其後謂棄妻子去之後

云傲字幼儒補注先諱曰官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

經為博士補注先諱曰官本考證云儒林傳吳章字偉君受尚書於許商

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呂平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

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屬絕衛氏師古

帝與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呂血塗莽門補注錢大昭

前漢六十七

本閭本有第字先若鬼神之戒冀呂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

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

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為惡人黨皆當禁

固補注錢大昭曰固南監本閭本作綱周壽昌曰石慶陳威等傳

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目他人為傲時為大司

徒孫自劫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師古曰棺音工喚反

欽韓曰廣韻云姓出自祝融之後西京雜記平陵曹傲在吳章門

下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平陵人為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

山南喚嶺上案傳作云傲彼為曹傲參錯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樂

布表奏目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為太師復薦傲可

輔職師古曰為呂病免唐林言傲可典郡擢為魯郡大尹補注周

漢魯國王莽時改為郡漢書更始時安車徵傲為御史大夫復病

免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

者進取獨有所不為中行中庸也獨介也言不必得中庸之人

與之論道則思狂狷猶愈於頑嚚無識者也獨介工操反補注宋

祚曰進取則應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補注何焯曰漢

代其言始皇所謂借秦為喻不敢諍議上及山陵也世稱朱雲多

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

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師古曰斬伐姦隙軍旅不隊

同字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

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今雖無其人

之亡可為戒也贊引此者謂梅福請封孔子後是案武王克商之

法而行之又視秦滅二周夷六國不為立後自取喪亡可為戒也

氏補注先諱曰顧炎武云贊謂福引呂霍上官之事以規切王

所好全性市門云傲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己再入大府師古曰

孔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贊引之再入大府謂初為大府

可徒孫後為車騎將軍掾也補注先諱曰官本注此上有故字清

則濯纓何遠之有師古曰楚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可濯

則隱云傲謝病去師古曰楚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可濯

職近於此義也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漢書六十七

漢書六十七

漢書六十七

漢書六十七

漢書六十七

漢書六十七

漢書六十七

漢書六十七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漢書六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師古曰中孺曰仲呂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遠史侯家侯事也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

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

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呂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適自知

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

守郊迎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郊迎迎於郊界也至平陽傳舍遣吏

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

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師古曰服音蒲北反補曰老臣得託命

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乃將

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

為奉常都尉光祿大夫補注發大昭曰常當作車先謙曰官本作車出則奉車入侍左

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師古曰宮中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

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

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師古曰使侍居上心欲巨為

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師古曰任堪也屬

之欲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師古曰黃賜光

任親近以供天子百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

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師古曰不諱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師古曰

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議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

外國人不如光上曰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

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

下師古曰天子所臥牀前拜職補注王念孫曰室謂之內故臥

丹傳直入臥內皆是也師古曰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

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

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師古曰莽時光與金

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曰從

事遺詔封金日磾為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文顯曰

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師古曰益亦取鄉聚之

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補注齊召南曰注

光初封食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可知此注脫誤顯然先謙

光蓋其補誅通也皆曰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

封三子事師古曰安陽侯師古曰臺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師古曰切深

莽醜殺忽補注先謙曰燕王旦傳蓋主報言獨患光及莽光為人

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師古曰與提同師古曰白晳疏眉目美須頰師古曰

也頰頰毛也音音先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

之不失尺寸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補注先謙其資性端正如

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師古曰自從也天下想聞其風采師古曰殿中嘗

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師古曰恐有變難故欲收其

有欲收取璽四字復引顏注於下是也補注先謙曰通鑑此句下

四字則脫顏語意存之胡注顏志符璽郎中二人師古曰郎不肯授光

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

郎秩二等眾庶莫不多光師古曰多猶重也師古曰光與左將軍桀結

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晉灼曰漢語光嫡

人昭后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健仔師古曰健仔所

之母也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健仔師古曰健仔所





賀補注何焯曰史樂成光所親信故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  
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慙滿又音獨呂問所親故吏大司農  
田延年補注周壽昌曰光為大將軍在武帝朝無印綬官延年曰  
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查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礎也審此人  
不可何不建白太后師古曰立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  
古嘗有此否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  
甲呂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伊尹放諸桀是也將軍若能  
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  
圖計師古曰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  
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  
孫曰鄂亦驚也若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補注王念  
孫曰鄂亦驚也若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補注王念  
失色二字不相連屬突廣雅愕驚也燕策羣臣驚愕卒起不莫敢  
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昌邑幼孤寄  
將軍昌邑天下目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  
漢之傳諡常為孝者曰長有天下補注宋補曰孝者下當添所字  
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師古曰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  
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  
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  
日受難改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  
師古曰言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呂承宗廟  
一聽之也  
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補注先謙曰胡注未央宮有承  
帝責莊助曰君厭承明之虛西都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  
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是也  
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補注先謙曰胡注晉灼云長樂宮有溫

居未央則此當為未央之溫室也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補注先  
黃門令見表府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  
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  
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  
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補注錢大昭曰侍  
中臣朱一新曰臣當作常先謙曰云守王不須言侍守中臣二字  
史亦罕見據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得入禁中則未說是也  
通鑑亦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  
故死也自裁自殺也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  
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師古曰安馬也補注先謙曰胡頃之有  
太后詔召王王問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  
加帶曰呂珠襦也晉灼曰貫珠曰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  
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陸戰陳列殿下師古曰陸戰謂執  
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  
相臣徹師古曰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  
遠將軍臣明友師古曰前將軍臣增  
充國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補注錢大昭曰即蔡義也僕林傳  
義傳皆以誼為義者誼亦作蔡誼漢書項籍傳蔡誼夏春侯  
侯勝傳皆以誼為義者誼亦作蔡誼漢書項籍傳蔡誼夏春侯  
臣譚師古曰當塗侯臣聖  
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太僕臣延年  
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宗正臣德  
尉臣光師古曰執金吾臣延壽  
胡臣廣明師古曰右扶風臣德  
屬國臣武師古曰蘇武補注沈欽諤曰容齋四庫武傳昭帝時免  
亦然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司隸校尉臣辟兵  
恐誤

學光祿大夫臣遷師古曰臣崎師古曰臣吉師古曰景吉補注也唐諱丙字故

丙丁皆為景丁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師古曰景吉補注臣夏侯勝

李奇以姓別也同太中大夫臣德師古曰臣印師古曰充國子也昧死言皇

太后陛下臣徹等頓首死罪大子所目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補注

錢大昭曰大當作天臣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

亡嗣臣徹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遺宗正

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微昌邑王典喪服斬紼師古曰典喪服

其指不重胡注曰官本注直下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

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

康成解喪服食云平常之食天之遠矣素食義亦見王莽傳補

食謂食肉也喪服傳云死至葬朝一盂水夕一盂飯食菜蔬食

葬始惡食不取飽至後復食乃復其故量取飽而止不飲酒食

肉若侍於尊者亦食之矣通計前後故鄭注素猶故也謂復平生

時食也子夏傳傳時安知佛法所謂素之食顏不當以鄙俗習

素食當十石注果蔬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墨子辭過篇古之

補模菜果為膳諸如春秋獻素之補亦不當以釋氏說為解使

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師古曰始至謁見立為皇

太子補注何焯曰先立此為皇太子則無明世宗常私買雞豚已食

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璽帝極前也

章昭曰大行就次發璽不封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當璽偏更

不封之得令凡人從官更持節師古曰更持節師古曰更持節師古曰

皆官言不重慎也從官更持節師古曰更持節師古曰更持節師古曰

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放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師古曰

往也自往之朝暮臨師古曰臨哭臨也師古曰臨哭臨也師古曰臨哭臨也

從師古曰更五執節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侍中名君卿也

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師古曰

戲也倡樂人會下還上前殿師古曰便處前殿也師古曰便處前殿也

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車首師古曰輦道車首師古曰

觀如治日華道閣道也年首屏而也師古曰屏而也師古曰屏而也

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年首屏而也師古曰屏而也

是也解面之言失之也此說更無所出或者思及遠據此輩達以

便誤用之乎補注劉向傳曰輦道年首屏而也師古曰屏而也

當作輦道年首屏而也師古曰屏而也師古曰屏而也師古曰屏而也

年首似孟說是泰壹見郊祀志鼓吹歌舞悉奏樂發長安府三

太牢具祠閣室中如治日華道閣道也年首屏而也師古曰屏而也

已與從官飲也師古曰已與從官飲也師古曰已與從官飲也

龜闕虎師古曰龜闕虎師古曰龜闕虎師古曰龜闕虎師古曰龜闕虎

房樓道通未央宮師古曰房樓道通未央宮師古曰房樓道通未央宮

議案此即輦道傳所云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也師古曰召皮軒車

小馬車師古曰小馬車師古曰小馬車師古曰小馬車師古曰小馬車

下馬高三尺師古曰下馬高三尺師古曰下馬高三尺師古曰下馬高三尺

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

后日止師古曰后日止師古曰后日止師古曰后日止師古曰后日止

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呂

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

之而與幾人臣以爲不可先讓云高皇帝造花綬五等陛下取變易

節上黃旄師古曰節上黃旄師古曰節上黃旄師古曰節上黃旄師古曰節上黃旄

始改赤見袁紹傳注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

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師古曰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

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師古曰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

具無關食監師古曰趣讀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

門內已為常師古曰內入也獨夜設九賓溫室師古曰於溫室中設九賓之禮

也九賓解在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補注沈欽韓曰未滿既葬

制故未祠廟師古曰之為璽書使使者持節召昌邑哀王園廟稱

嗣子皇帝師古曰之時在喪服故未祠廟而私昌邑哀王稱嗣子

皇帝既於廟師古曰之三年不祭之義受璽召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師古曰之

又侍為人後者為之子師古曰之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

一橫為旁午猶言交橫也師古曰之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昌邑過失使人

簿責勝師古曰之簿音步戶反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

漢制度臣等數進諫不變更師古曰之日昌邑甚恐危社稷天下

不安臣等謹與博士臣霸臣傳舍師古曰之昌邑故以姓別之師古曰昌

音辭阮反又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

音宇阮反又前漢六十八九

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

不軌師古曰之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之大雅抑之詩

假也此言師古曰之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師古曰之五辟

矣實不幼少也師古曰之師古曰五辟即五刑也辟音頻本音籍通作五辟

之屬莫大不孝師古曰之胡注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

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

天下也師古曰之襄王惠王也皆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

同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補注先謙曰宋不可昌承天序

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

臣昌與太祝已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等昧死昌聞皇太后詔

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

下師古曰之引孝經之言補注沈欽韓曰荀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

天子迺即持其手師古曰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

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補注宋祁曰西疑作四曰愚慙不任漢

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師古曰之昌邑師古曰之昌邑

意指逼之使死致負諒於天下此亦智光之謹師古曰之光謝曰王行自絕

於天臣等驚惶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

臣長不復見左右師古曰之師古曰言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

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昌邑師古曰之昌邑師古曰之昌邑

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

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師古曰之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赴市也又見張師古曰之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師古曰之師古曰何早殺光等也

者而流放其餘可也悉誅二百餘人不已師古曰之師古曰其尤無道

則昌邑羣臣亦謀為變光微覺之不獨以其行淫亂而憂感改圖

史家使人得師古曰之光坐庭中會丞相昌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

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

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

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補注王念孫曰太宗當為大宗各本擇

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親至

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補注王先謙曰慈仁愛人

可昌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昌聞皇太后詔

曰可光還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補注王念孫

御府衣史記李斯傳公子高曰御府之衣臣得賜之臣之寶馬

臣得賜之是也下文云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師古曰之陽武侯

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師古曰之陽武侯

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

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

德明恩守節秉誼昌安宗廟其昌河北東武陽補注先謙曰河北

河東縣在今解州

益封光萬七千二百與故所食凡二

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

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

弟山奉事者屢供中饋故起兵光兩女增爲東西宮衛尉召南曰  
案范明友爲宋興寧中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

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

居中以自衛不思則其過益重矣  
 滿盈致禍又甚於此不涉學之患也  
 即立酒歸政上謙讓不受者事  
 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  
 光恭養奉神天子七年

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師古曰下音胡孫反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

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

分國邑三千戶巨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票驗將軍去

子禹爲古將軍平虜土及皇太后親臨光要太中大夫任宣與侍

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加諡曰典賜金錢

繒絮繡被百領玄五十篋璧珠璣玉衣

半爲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纓梓宮爲之親身之恒也爲天子制

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止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槨塋柏黃腸題湊甌古曰便房小曲室也

如氏以爲樓木名非也。法劉敞曰：以次言之，先親身者衣被之，梓宮次便房，次題湊，次升藏，則當以如說爲是也。且出漢儀注，宜以爲信。爾今但云曲室，果何用木爲之置於何所？卽自是疑說耳。

宋祁曰小柏室也姚改小曲室也以爲梓木號改以爲腹木沈欽  
韓曰檀弓天子柏梓以端長六尺鄭云以端題湊也正美梓材並  
皆從下累至上治爲題湊之謂也言木之頭目爲而作曰頭也釋

爲柳之題湊也震大記注云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藻楨木題漆象

精上四柱如屋以覆之畫望之諒何用木爲之疑  
他亦如之此殯之題湊也皆天子之制先謙曰果  
何用木爲之疑  
作果用何木從木小或享十五具服虔曰在正寢  
外婢妾臧也或

爲之誤倒耳杵乃外號杵一王具曰廚廢之屬也蘇林曰攪木杵

葉松身師古曰爾雅及毛詩傳竝云縱木松葉柏身檜木乃東園

溫明中服度曰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  
中以懸屍上大斂並蓋之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醫

主作此器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溫明下有祕器二字而今本脫之  
 据服顏二注皆是釋祕器二字後孔光傳先父霸薨賜東園祕器  
 光薨賜乘輿祕器師古皆無注以注已見於此篇也御覽禮儀部

三十二引此已脫秘器二字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此正  
作東園溫明秘器漢紀同  
陰陽計二引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已輓輶

車文穎曰蜺輦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窗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蜺輦車也臣瓚曰秦始皇道崩視其事敬

光掖以輶車駕大輅白虎驅以輶車駕大輅白鹿驅爲倅師古曰輶輶本安車也可以臥息後因戴喪飾以綈裳故遂爲喪車耳輶

呼之耳倅副也音干內反黃屋左纛師古曰纛在高紀也發材官輕車北

軍五校士（舊注先謙曰百官表虎賁校尉掌輕車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續志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據此如西京北軍亦止置中候）

五營五校卽五營也  
軍陳至茂陵曰送其葬  
陵間今人耕田時得柏木如塹形謂之柏塹案傳云送至茂陵茂

茂陵蓋曰宣成侯發三可卒窮復土邳冢同堂置園邑三百家妻  
陽在西安府興平縣東北十七里則光墓當亦在此蓋平陽之西  
漢前漢六十八  
十二

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爲樂平侯呂奉車都尉領尙書事天子

思光功德下詔曰補注宋祁曰此詔紀中已有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

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官本無有字  
難躬親率三公九卿大夫謂正上先慎曰宣紀  
定萬世冊呂安

社稷補注先諱  
曰冊同策天下蒸庶咸曰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

世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師古曰復音方曰反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請相國師古曰與

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師古曰善善者謂褒寵善人也其封光兄孫倭

中郎將雲爲冠陽侯旣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

聖制而侈大之臨古曰聖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

穎曰承恩宣平侯冢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文李竝失之

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情通則權復歸王室羣臣進見獨

宣見禹恨望深胡王怨也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古



復如此也曰言今何得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  
始元元年為廷尉王平徐仁賈勝胡事詳杜延年傳師古曰种音  
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補注周壽昌曰仁字中孫皆坐逆將軍竟下獄死  
補注朱一新曰竟當作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師古  
意即上所云少府樂成者也使樂成則又因與使字近而誤  
壽昌曰使疑史之誤表作便樂成則又因與使字近而誤百官  
已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視丞相亡如也  
似也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之說甚迂亡如猶亡如言百官以下  
皆幾視丞相也東方朔傳賈其流風遺書蔑如也蔑與亡一聲之  
轉史記范滂傳索隱亡猶輕蔑也宣元六子傳今過衡問孔篇又  
疾夫人所誅曰蔑之命矣夫論語雍也篇蔑伐子論衡問孔篇又  
作無與亡古字通故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  
大雅桑柔傳曰蔑無也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呂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  
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  
變易大將軍時法令已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  
生多窶人子師古曰窶貧而無禮音其羽反  
師古謂而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師古曰善  
字義不顯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  
辭之如仇誤也  
曰對或作封諫也後因上書屏不奏乃上  
封事耳先謙曰官本對作封通鑑作對  
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  
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  
益點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補注先謙曰官本使作下  
關尚書補注何焯曰使中書令出取不關尚書一時以防權臣壅  
內主故宦豎不得撓不然霍顯之後必有五侯十常侍之禍人君  
權宜之制偶然一用事過誇復舊章乃不至左右近習得以干政  
耳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  
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閭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  
眾聲也音計爰反  
先謙曰官本注計作許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呂實告山雲禹山

雲霧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斤逐諸壻用是故也此  
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  
師古曰曉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  
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  
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寤太后先誅此兩人移  
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補注何焯曰褚先生建元  
張章故涸川人爲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闕上書寄病霍氏第舍臥  
馬騰開夜聞養馬奴相與語言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上書告反  
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  
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  
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  
師古曰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  
言先反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  
光緒女遇太后無禮前漢六十八光緒女自以爲上官太后爲姨母遇  
馮子都數犯法上并呂爲讓師古曰讓此責之也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  
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師古曰  
捕亟下捕之蘇林曰且疾下捕之師古曰亟音居第中鼠累多與  
人相觸巨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鴉惡聲之鳥也古者  
止天子宮中其語亦見黃霸傳鴉音羽驕反補注先第門自壞雲  
謙曰官本注止作正引宋祁曰正天子姚改正天子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  
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  
宗廟羔菟鼃如淳曰高后時定令敢有擅議宗廟可曰此罪也謀  
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文穎曰宣帝召丞相平恩侯呂下使范明  
友郎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  
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爲上書

獻城西第八馬千匹巨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會事發覺雲山明

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弃市唯獨霍

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補注光緒曰此言

疑非作數十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

陽侯雲謀為大逆師古曰朕呂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

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

樂平侯山諸姊妹塔謀為大逆欲誅誤百姓賴祖宗神靈補注先

宗官本先發得咸伏其辜師古曰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誅誤

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呂語期

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

呂問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師古曰言無人霍氏禁

闕卒不得遂其謀師古曰皆讎有功功相等也補注先謙曰願

炎武云注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難左傳受必讎焉注讎對

伍被傳忠不終而詐讎理星度未能讎也師古曰言讎不讎王

念孫云言讎是也補注讎與讎同也廣雅等匹讎也與言讎等義

一而已召諸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是讎讎為相等的義也此言張

章諸人告讎有功則作讎讎為等不當讎讎則師古曰言其功

相等類也古詩之無言不讎左傳之憂必讎焉則與此訓封章為

為等者異義至所引律歷志以下諸條則去此益遠矣

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

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

在人之右眾必害之師古曰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

之而又行呂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

宜呂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

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電直突傍有

積薪補注何焯曰突當為突式林反與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

其薪補注沈欽韓曰淮南說山訓道于髡之告失火焉誘注道于

頭爛額為上客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

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

燒炙者也行音胡浪反補餘各呂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

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師古曰鄉謂日今論

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迺寤而請

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

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

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古曰

上上迺賜福帛十疋補注王念孫曰告霍氏者皆封侯而徐福僅

通鑑作十四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御覽居處太遠十四當為千匹

部十四治道部十四引此並作千匹漢紀同後曰為郎官帝始立

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大駕大將軍驂乘上內嚴憚之若

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

近焉師古曰肆放也前漢六十八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

主百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師古曰明至成帝時為光置守冢

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

戶

金日磾字翁叔師古曰磾音丁奚反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師古曰休音許

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

屠王祭天金人補注宋祁曰去病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

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師古曰門反

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

將其眾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

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師古曰

於宴游之時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師古曰

而召閱諸馬

宮人日視至日磳獨不敢日磳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  
 而問之具曰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  
 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磳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  
 素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  
 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磳母敎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  
 死補述宋祁曰  
病疑作母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師古曰  
是其妻日磳  
 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過去師古曰鄉  
讀曰嚮日磳子二人皆愛爲  
 帝弄兒常在旁側補述王先慎曰旁即側也二字  
不當連文疑旁是帝形近而誤弄兒或自後擁  
 上項師古曰  
擁抱也日磳在前見而目之師古曰  
親怒也弄兒走且啼曰翁怒  
 上謂日磳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  
 磳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磳長子也上聞之大怒  
 日磳頓首謝具言所呂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磳

前漢六十八

十九

謂及於禍也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師古曰及

謂及於禍也遂謀爲逆日禪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

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下何羅亦覺日禪意已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

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日禪小疾臥牖

師古曰牖中

止上未起補注王念孫曰案未起上說臥乎通鑑無臥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遺西征記注傳隨人事節五十八引此

並作上臥未起漢紀同何羅亡何從外人猶言無故也日禪奏廁心動師古曰奏

向也日禪方立入坐內戶下補注先第口內房也坐殿房之下

內以爲坐當臥但上之臥內日華何據還入且何羅見日禪在臥內之義不應在下知所須臾何羅襲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箱

中也寢見日禪色變走趨臥內欲入師古曰恩適口速也臥內天子臥處補注先賢曰臥內

古袖字

則臥室行解寶瑟偃日碑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謂傳聲而  
 唱見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並中日碑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止勿格日  
 碑音粹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頭也粹胡若今相餅即輪之類也  
 晉說是也粹音才乞反補注宋祁曰卧輪當改卧輪沈欽韓曰得  
 釋名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斂互物也先謙曰官本注乞作兀  
 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師古曰繇論與由同日碑自在左右目  
 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忤逆也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  
 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師古曰篤厚也及上病屬霍光曰輔少主師古曰  
 曰屬音之欲反補注宋光讓日碑日碑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  
 漢於是遂爲光副補注齊召南曰案與霍光同傳故光呂女妻日  
 碑嗣子賞初武帝遺詔曰討莽何羅功封日碑爲秬侯師古曰秬音丁故反  
 補注沈欽韓曰說文縣南云濟陰有秬縣明志兖州府城武縣南有廢秬縣  
 曰以帝少不受封安得來王廢秬縣  
 自相費之謗大將軍諡不逮也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

前漢六十八

辛

碑曰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已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送  
曰敬侯曰碑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其臥起賞爲奉車  
納注王念孫曰奉車下亦有都尉二字而今本脫之百官表云奉  
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御贊  
儀式部三引此並作賞爲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  
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爲  
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  
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卽位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萌上書去妻師古  
曰萌芽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生補注錢大昕曰案公卿表霍  
帝甘鳳年耗侯金貨爲侍中太僕距霍氏之亡已十六年矣霍  
氏有事之始賞張爲侍中未任太僕也王文彬曰賞去妻乃  
符筆不必與上爲太僕連文錢說遠近先請曰官本勞作另  
上亦  
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爲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  
封建孫當爲純侯奉曰碑後初曰碑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爲萬  
門郎早卒曰碑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

顯封侯

安上補注先謙曰官字子侯少為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

發舉楚王延壽反謀師古曰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

反安上傳禁門闔無內霍氏親屬師古曰禁止也門闔宮中大小

封為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家塋杜陵諡曰敬侯四子常敞岑

哭今明補注錢大昭曰哭今當作明岑南監皆為諸曹中郎將常

光祿大夫元帝為太子時敞為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為騎都尉

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敞曰世

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為奉車水衡都尉補注錢大昭曰官

與平水衡都尉掌山林苑此云奉車水衡都尉補注先謙

帝河平四年由侍中奉車都尉為水衡都尉補注先謙

憚之唯上亦難焉師古曰臣下皆敬懼唯有一天子一人亦難之補

難之也前漢六十八病甚上使使者問所欲曰弟岑為託上召岑拜為

耶使主客師古曰官名屬鴻臚上問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屬無此官師古曰官名屬鴻臚上問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尉舍師古曰官名屬鴻臚上問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孫令遣涉師古曰官名屬鴻臚上問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先謙曰官本樹下師古曰官名屬鴻臚上問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為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

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哀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信

少府而參使匈奴匈奴中郎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故拜為匈奴

字內安定東海太守饒為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

夫謙曰將大夫之稱亦見百官表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為

太子門大夫補注先謙曰門大夫亦哀帝即位為太中大夫給事

中欽從父弟遷為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欽使護作

王太后師古曰王太后葬送之事也補注職辦擢為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

平帝即位微為大司徒司直補注周壽昌曰一本作大司徒司直

大司徒師古曰大司徒掌三公之事也補注京兆尹帝年幼選置

師友大司徒徒孔光目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目家世忠

孝為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

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補注先謙曰鳳字伯氏補注先

說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師古曰白令欲曰內

屬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師古曰塞止也欽與族昆弟稚侯當俱封初當

曾祖父日碑傳子節侯補注先謙曰臣表失載賞論而欽祖父安上傳子

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即莽母功顯君

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為太夫人文穎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當

南為太夫人師古曰南名也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曰

碑功亡有賞語當名為孫繼祖也自當為父祖父立廟晉灼曰

其父及祖父建立廟也師古曰當為父祖父立廟當為父祖父立廟

其祭事師古曰當為父祖父立廟當為父祖父立廟

其祭事師古曰當為父祖父立廟當為父祖父立廟

其祭事師古曰當為父祖父立廟當為父祖父立廟

其祭事師古曰當為父祖父立廟當為父祖父立廟

其祭事師古曰當為父祖父立廟當為父祖父立廟

其祭事師古曰當為父祖父立廟當為父祖父立廟

其祭事師古曰當為父祖父立廟當為父祖父立廟

成爲君持大宗重

補注先謙曰官本後作從引則禮所謂尊祖故

敬宗大宗不可已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殷省

中教當云云

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謂上所陳以孫繼祖也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爲父

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眾心

補注宋祁曰願惑當作疑惑

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

稅侯當上母南爲太夫人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

博士議郎皆曰欽宜呂時即罪

師古曰即就也謂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

郎曰綱紀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

子右曹湯爲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呂明爲人後之誼益

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呂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

師古曰形

也受繼祿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

師古曰仆

虛受堂

頭也因權制敵呂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

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呂加此

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

子所倚也衡平也言天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不揚其

過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已增顛覆之禍

師古曰湛沈死財三年

宗族誅夷

師古曰誅與殺同哀哉昔霍叔封於晉

見史記三代世表後褚少孫所記班氏特舉於贊中以傳疑亦

兼以爲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曰碑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

呂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

何其盛也本呂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漢書六十八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漢書六十九

漢蘭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師古曰邽音圭補注沈欽韓曰明

二里先謙曰上後徙金城令居師古曰今涼州府平番縣西北

士呂六郡良家子服虔曰金城隴西安定北地郡也

分隴西天水金城隴西安定北地郡也師古曰隴西安定北地郡也

傳建元三年上始徵行與征討諸郡良家子能騎射者期滿

中何無以無上黨疑顏注未確朱一新曰顏注是也補志羽林郎六

百石無以無上黨疑顏注未確朱一新曰顏注是也補志羽林郎六

羽林下武帝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

上有自字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

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師古曰通知武帝時已假司馬從貳師將軍

擊匈奴注補注齊召南曰案天漢二年事也李廣利以三萬騎大爲

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遇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

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

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補注王念孫曰案見即視字之

官部四十六引此無見補注王念孫曰案見即視字之

武都氏人反師古曰氏充國曰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

齊召南曰案昭紀元鳳元年武都氏人反遣金吾馬適建龍額

侯韓增大鴻臚廣明將軍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然則充國以護

軍爲裨將而戰功多耳又案匈奴傳匈奴降者言匈奴方乃拜范

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要擊之以問充國充國以爲非計乃拜范

衡都尉公卿表在元鳳元年而遷後將軍在元平元年先謙曰百

光爲大司馬都尉武帝元四年而遷後將軍在元平元年先謙曰百

屯上谷師古曰領兵屯於上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顧文

王也匈奴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

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

少府補注劉敞曰案百官表本始年後少府皆有姓名充國未嘗

符奚盧山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補注周壽昌曰案匈奴傳封

官本作盧欲入爲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

屯緣邊九郡師古曰中代郡雁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

之而充國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

日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

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湟水北爲定襄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

下地也羌意欲稍北近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

洛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

洛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

洛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

洛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

洛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

洛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

洛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

洛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

洛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

洛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

洛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

洛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

洛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

洛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

洛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

洛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

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師古曰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眾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師古曰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

擊居之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問者匈奴困於西方注

先謙曰胡注謂本始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注

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注西威傳案作舉日設呂子女貂裘欲沮解

之注古曰設謂問許之也注漢書欲其計令解其計不合注

匈奴國不與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阮

入窮水塞注張掖縣東北一百六十里謂之流沙澤即蒲昌海

名在張掖北塞水也注漢書謂之流沙澤即蒲昌海

也注南抵屬國注匈奴未置屬國與先零相直注直當也臣

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注其計未成後

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注借也欲擊都善敦煌呂絕

漢注師古曰充國曰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注一統志古

通解仇作約注蘇林曰開在金城南師古曰開之別種也此

其下又云河南大開小開縣然此二種羌來降處之地因以名

也注而之羌姓耳變耳為字之說也到秋馬肥變必起矣

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注師古曰行音下更

之也其下並同注宋已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

行視諸羌分別善惡注師古曰樂堅也言不順縱兵擊其種人斬

餘人已尤桀黠皆斬之注師古曰樂堅也言不順縱兵擊其種人斬

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注師古

中謂訊怒不信其心而納之總謂曰爾補注劉奉世曰恐怒且

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

信向於是與他族皆叛也注王念孫曰案顏對二說皆非也恐怒二

字義不相屬注官音字之誤也恐怒無所信謂恐怒漢史不

親信而歸之也後漢西羌傳述其事曰安邦召先零豪四十餘

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恐怒亡所信鄉注師古

文大略本於漢書恐怒二字亦本漢書也王莽傳恐怒亡所信鄉

師出改句町王以爲侯王注師古曰不附文義亦與此相似遂劫略

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曰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

至浩臺注師古曰浩音諸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補注羌

在木柁注師古曰浩音諸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補注羌

武縣注師古曰浩音諸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補注羌

兵器甚眾注師古曰浩音諸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補注羌

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

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注師古

曰良計也音大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豫度注師古曰險遠也

各反其下亦同注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豫度注師古曰險遠也

曰險遠注師古曰險遠也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豫度注師古曰險遠也

略俱奏上也注師古曰險遠也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豫度注師古曰險遠也

置唐蘭注師古曰險遠也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豫度注師古曰險遠也

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屬老臣勿為憂注師古曰屬委

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注師古曰欲渡河恐為虜所遮

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注師古曰欲渡河恐為虜所遮

則虜不得犯諸會明畢遂已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

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

虜曰珍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陘中亡虜文

日金城有三限在南六百里注師古曰山附而來水曰陘四望者陘

名也陘音狹注師古曰山附而來水曰陘四望者陘

峽石山亦曰望峽又東有四望山亦曰四望注師古曰山附而來水曰陘四望者陘

都郡後漢志名也注師古曰山附而來水曰陘四望者陘

樂都今西甯府張伯縣治注師古曰山附而來水曰陘四望者陘

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陘中兵豈得入哉注師古曰山附而來水曰陘四望者陘

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

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金城西部都尉府元和中志郡州有龍支縣日饗軍士師古曰明志西南衛東南有龍支城吐蕃曰宗哥城日饗軍士師古曰饗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美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印將期門伏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至令居虜並出絕轉道師古曰並猶俱也轉道運糧之道也並請如字又音步弱反補注劉奉世曰並猶俱也轉道運糧之道也並請如字又音步弱反補注下文分兵出又當為且邪蘇與口顏注俱本件且劉注其本作俱下居民得並誤印曰間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師古曰疏捕山間虜也師古曰疏捕山間虜也師古曰疏捕山間虜也通轉道津渡師古曰津渡也師古曰津渡也師古曰津渡也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師古曰雕庫為質也師古曰雕庫為質也師古曰雕庫為質也充國已為亡罪通還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師古曰明白自別毋取并滅也師古曰明白自別毋取并滅也師古曰明白自別毋取并滅也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召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召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極遇擊之師古曰遇擊之也師古曰遇擊之也師古曰遇擊之也陽汝南村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土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案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久或曰至秋冬過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師古曰竟外之冊也師古曰竟外之冊也師古曰竟外之冊也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已上皆多羸瘦可益能冬師古曰能冬也師古曰能冬也師古曰能冬也

馬食呂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師古曰鮮水上者也師古曰鮮水上者也師古曰鮮水上者也後書西羌傳武帝時先零羌與匈奴通寇邊李息守白狼擊平之羌乃去漢中依西海鹽池左右又本書王莽傳羌豪蘇解水海允谷鹽池虜已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師古曰分出也師古曰分出也師古曰分出也雖不能盡誅賣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師古曰賣奪其畜產虜其妻子也師古曰賣奪其畜產虜其妻子也師古曰賣奪其畜產虜其妻子也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師古曰震壞也師古曰震壞也師古曰震壞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已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已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師古曰回遠千里也師古曰回遠千里也師古曰回遠千里也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師古曰三十日食也師古曰三十日食也師古曰三十日食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已迫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師古曰迫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也師古曰迫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也師古曰迫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也更添一稍字逐水少入山林師古曰逐水少入山林也師古曰逐水少入山林也師古曰逐水少入山林也守後阨已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師古曰守後阨已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也師古曰守後阨已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也師古曰守後阨已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也自反補注先錄而武賢已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師古曰至計也師古曰至計也師古曰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師古曰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也師古曰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也師古曰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也西域師古曰西域也師古曰西域也師古曰西域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師古曰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也師古曰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也師古曰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也反叛非其本心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間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已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撫循和輯師古曰撫循和輯也師古曰撫循和輯也師古曰撫循和輯也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師古曰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也師古曰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也師古曰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也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過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師古曰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過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也師古曰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過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也師古曰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過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也嘉納其冊曰書敕讓充國曰師古曰嘉納其冊曰書敕讓充國曰也師古曰嘉納其冊曰書敕讓充國曰也師古曰嘉納其冊曰書敕讓充國曰也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過擊罕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師古曰嘉納其冊曰書敕讓充國曰也師古曰嘉納其冊曰書敕讓充國曰也師古曰嘉納其冊曰書敕讓充國曰也

而身來  
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呂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師古曰皆謂直錢之數言  
其貴補注先謙曰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  
官本直錢注錢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  
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穀麥之屬也  
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穀麥之屬也  
士寒手足皸瘃文穎曰皸疥裂也瘃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瘃音  
之將士皆寒不當獨言士寒也御覽疾病部五引此已脫將字舊  
本北堂書鈔茲補師部四出將士皸瘃四字注引此傳云將軍將士  
寒手足皸瘃文穎曰皸疥裂也瘃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瘃音  
缺注師古曰皸音軍瘃音  
數而勝微師古曰微無也讀當屬下句言雖無充國誰不樂此安便也  
也周壽昌曰通鑑作欲以歲數而勝敵注仍無說誰不樂此安便  
云云原釋勝微之微字通鑑就顏說改微字作敵似不如舊讀義  
長且荀紀亦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凡為將軍者皆樂此  
作微不作敵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凡為將軍者皆樂此  
荷安人人皆欲為之與劉說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  
大同案微字上下讀皆可通

前漢六十九

七

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  
兵四千人服虔曰姑音兒羌名也蘇林曰姑音兒遮反師古曰  
蘇音是也補注沈欽韓曰侯當爲候奉世卽馮奉世亡  
慮萬二千人師古曰也補注沈欽韓曰侯當爲候奉世卽馮奉世亡  
也解在食貨志廉謂水岸曲而有廢役也去酒泉八百里  
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  
東方北方兵並來補注宋祁曰並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  
殲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卽將胡越攸飛射士步兵二校益  
將軍兵補注王念孫曰案景祐本校下有對字當据補上文云詔  
本校下空一字故云但百官表云步兵校尉尉掌上林苑門屯兵二  
校校下增尉字中之二校耳若今言二營矣步兵止一枚尉無二校  
尉校下增尉字則不可通下文言步兵九校同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張晏曰五星  
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在西星在東則爲漢補注先謙曰天文志太  
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大利積於西方夷狄用兵者利太  
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補注先謙曰天文志太  
自兵象也出而高用兵

深谷淺岡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  
漢書深岡言無往不利  
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言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臣安國家言無往不利  
古言爲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若有便宜則當適上書  
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補注錢大昭曰卽義渠安  
國先謙曰言安國得此賜書也擇羌人可使使罕補注先謙曰擇可使者令往諭告呂大軍當  
至漢不誅罕呂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  
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寧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補注錢大昭曰將騎四千及  
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師古曰謂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  
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師古曰釋置也放也起壹難就兩害誠  
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補注沈欽韓曰孫子形篇守則不足攻則  
有餘補注沈欽韓曰孫子形篇守則不足攻則備操注吾所以守者力  
不足也所以攻者守有餘也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告兵法

前漢六十九

八

之辭也致人引致而取之也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飭  
 爲人所引也補注蘇與曰見唐書篇兵馬練戰士臣須其至也補注先諱曰官本防上有宜字坐得致  
 敵之術臣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臣守而發之  
 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師古曰釋廢也補注宋祁曰廢也姚改作廢棄先諱引作廢也  
 臣愚臣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臣罕開解仇結  
 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臣罕開背之也臣愚臣爲其計常  
 欲先赴罕開之急臣罕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  
 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  
 黨師古曰施德自樹恩德也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  
 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寢多  
 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師古曰累音力  
 諸反縣與由同補注先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  
 諫曰漢紀作二歲

兵出破軍殺將已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

臣前部士入山伐材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



兵謂馳刑應募補注何處曰漢已自應募從軍之人及淮陽汝

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

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

渠師古曰漕下曰水運水而治涅陘呂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

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宮至四

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師古曰倅

百匹也師古曰倅馬二為田者遊兵師古曰倅馬二呂充入金城郡益

積蓄省大費師古曰倅馬二為田者遊兵師古曰倅馬二呂充入金城郡益

足支萬人一歲食補注王念孫曰今當為令使也言務檢省

右與此令字文同一例今本令作今則與上文義不相屬矣通典

食貨志二作今亦後人以誤本漢書以之例實兵部六十四引此

正作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師古曰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

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畱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

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呂全取

勝是呂貴謀而殘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呂

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也吉先自定堅令敵不能勝

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

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草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內儲說

也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師古曰

也萬入畱田順天時因地利可得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

可甚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

十事如清曰羌胡古欲降受其言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

注宋鄭曰七十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師古曰王充解臣謹條

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校也吏士萬人畱屯

呂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

饒之墜師古曰墜貪破其眾補注錢大昭曰貪漢紀作分案說欠

以食字為呂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

三也師古曰並田也謂如本字又音步浪反補注劉奉世曰居民

不相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一歲師古曰度支謂田土呂省大費

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師古曰臨羌呂開暇時下所伐材

幸師古曰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瘡

之患師古曰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

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師古曰

之閒諒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師古曰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

憂十也治涅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呂制西域信威千里師古曰

仲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師古曰仲從枕席上過

外其也必折衝乎千里之也師古曰外其也必折衝乎千里之也

畱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大馬齒衰不識長

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

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

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

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呂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

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畱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如

日此語謂本始五年後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呂大小开有

此言也補注劉奉世曰本始年未伐先零此即元康五年未改神

爵已前義渠安國召諸先零之時所謂無所信鄉即是今無事但

先人不能退言爾先謀曰亡與母同言得毋效前事否漢紀作得

無不分別人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

而并擊我耶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呂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

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呂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

分餘不過七八千人補注先謙曰官本分作今是通鑑同失地遠客分散飢凍旱開

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

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

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

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雷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

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壘木樵補注古曰樵與譙同謂為

反校聯不絕如指日滿校相連也補注古曰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

之政六殿成校蓋用謂或謂校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四也便兵

亦謂以木相貫連也補注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連

弩飭關具補注其字從力獲火幸通執及并力補注先謙曰漢

并力已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

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雷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

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

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

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是臣之愚計所呂度虜且必瓦

解其處師古曰各於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

民其原未可幸禁師古曰卒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補注沈欽

軍勢篇上戰無與戰故爭師古曰卒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

滅先零竄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師古曰賈即今同是

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

徹師古曰罷貶重而自損補注先謙曰貶重謂非所引視蠻夷也

發也補注宋祁曰別本復下有更字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

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呂澹一隅師古曰澹古臣愚

皆鄉風師古曰論曉告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

足呂故出兵補注王念孫曰不足以故出兵本作不足以疑故出

兵補注王念孫曰疑故出兵本作不足以疑故出

而出兵也補注王念孫曰疑故出兵本作不足以疑故出

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

尺寸之功嫌得避嫌之便師古曰嫌苟且也嫌亦嫌字補注錢大

是嫌古嫌字也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

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雷天誅師古曰言不罪當萬死陛

下寬仁未忍加誅今臣數得執計師古曰數言所角反其下亦同

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

每上輒下公卿議補注宋祁曰議臣字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

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承相魏相曰臣愚

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

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雷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

兵事自愛上已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

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印出擊強弩出降

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印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

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雷屯田明年五月充國

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

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還脫與前輩黃抵俱亡者不

過四千人補注先謙曰胡定羌摩忘等自詭必得也師古曰詭實

責言必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

賜名也師古曰浩星姓曰眾人皆曰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已破壞

漢書補注 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一三五

宋祁曰然有識者已爲虜賊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  
獲作坐  
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  
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曰欺明主哉補注先謙曰胡注言一時用兵  
之事當以實敷奏豈  
可以自矜伐爲嫌  
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曰餘命壹  
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師古曰卒讀曰碎卒呂其意  
對師古曰卒終也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  
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雷且種兒庫師古曰且子間反共斬先零大豪猶  
非楊玉首文穎曰曾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世人也宣紀  
五月斬楊玉降與此不同疑是紀誤文彬曰宣紀作斬首惡大  
豪楊玉首謂玉先斬與傳異者楊玉列西非上耳到單主楊玉而獻  
策作仇由高注云或作仇西此首猶通用之遺類疑  
紀作首誤失考先謙曰通鑑考異從傳  
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  
靡忘皆帥煎鞏黃抵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

前漢六十九

十五

眾注李慈銘曰爲侯者帥眾  
之下注陽雕爲言兵侯良兒爲君摩忘爲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言  
處降羌補注先謙曰王應麟云段熲言先零作寇充國徙令居內  
破羌允街二縣蓋處降羌之地羌在湟河之南而湟地任湟河之  
北謂之屬國置都尉以主降者羌爲患不屬國如也建武中馬  
援徙羌水置西羌內地爲非不知金城非內地羌三緇於是始  
熾或充充國遷羌內地爲非不知金城非內地羌三緇於是始  
充國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補注  
史車騎將軍前將軍也并後將軍爲五府充國遽起秦湯使酒  
不可與蠻夷補注古曰使酒應劭曰爲氣若今言惡酒者病近灌夫  
爲人賦不如湯兄臨眾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眾後臨眾病  
宜使酒補注古曰使酒應劭曰爲氣若今言惡酒者病近灌夫  
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補注古曰酌音況務反師古曰卽酌  
文無制字補注子篇云我用沈醪於酒補注大昭曰飲  
文云以酒爲醪曰醪先謙曰前師古誤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  
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補注古曰開宴  
時共語也卬道

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行不可上意欲誅之印家將軍  
目爲安世本持橐籥筆張晏曰橐籥也近臣負橐籥筆從備預  
底曰橐籥無底曰橐籥筆或有所紀也師古曰橐籥所呂慈書也  
欽韓曰晏子外篇擁札穆筆給事於宮樂音古各反又音記補注也  
三臺五省二品文官替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替加內  
侍位者乃替之手版即古笏矣手版頭有白筆又八版尙書荷紫  
以生紫爲帛囊之服外加於左肩者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紫  
則以生紫爲帛囊世用盛奏事員之以行齊書與服赤局上紫綬  
囊名曰契囊世呼爲紫莎周書昌曰案契卽琴琴囊云可琴之以  
行也梁書劉孝傳別傳問待臺書掌事武皇帝數十年章覽何  
所出者答曰張安世傳曰待臺書掌事孝武皇帝數十年章覽何  
晏注斯云案數也近至等筆以備顧問今無章昭上而張安世傳  
亦無此言此查一時誤記耳先謙曰宮本無囊事孝武帝數十年  
音八字引宋祁曰橐籥筆下各安而免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  
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師古曰全安而免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  
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補注先謙曰胡注以破上書告卬泄  
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如淳曰方見  
充國莫府司馬中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禁止而入至  
中也補注先謙曰熙漣省中語又坐此罪下吏自殺充國乞骸

前漢六十九

六六

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補注錢大昕曰案公卿長於  
言何年罷免據此傳似即是漢宣二年實則常惠傳言甘露中後  
將軍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爲右將軍則充國雖以前免官猶以  
將軍待之終充國之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詩云將還上下置也朝庭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作延周壽昌曰廷廷古通用說兄前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曰  
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尙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  
名它人子欽薨于岑嗣侯召爲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  
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會孫伋爲營  
平侯師古曰伋音反補注錢大初充國曰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  
斯口恩澤侯衣夫載此事  
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  
楊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補注先漢書本注本句也字曰明靈  
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  
師是討是震合韻音眞既臨其域諭曰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自將萬騎出張掖擊

威謀靡亢師古曰料量也亢當也合韻音康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周有方虎張晏曰方叔不庭師古曰鬼方古其幽昧也昔周之宣有方虎張晏曰方叔

武起桓桓亦紹厥後師古曰起也桓桓威也紹後謂繼武起桓桓亦紹厥後周之方叔也補注錢大昭曰後文選作緒

充國為後將軍徙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為破羌將軍征烏孫至敦煌後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忌至大官

辛慶忌字子真少自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欽侯戰師古曰欽即會字也欽侯烏孫官名補注宋祁曰相承接何如傳康居亦有會侯之官且與烏孫連兵日久此與欽侯戰者謂康居所遣之將也常惠屯田烏孫時漢與烏孫其睦不當有交戰事陷陳卻敵惠奏其功拜為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

前漢六十九七查國還為謁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補注錢大昭曰百掌兵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

史省文總言之耳又曰郎中車騎將軍補注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然者車騎將軍位次大將軍也齊召南曰案以文義推之敬後說長張校尉太守即知非車騎將軍矣

車字耳補注錢大昭曰案文衍字蓋字慶忌為長史已六百石又舉茂材為車騎將軍二千石也朝廷多重之者補注先謙曰轉為校尉遷張校尉則秩二千石也

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徵為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為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

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師古曰鄉實行正直仁勇得眾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

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師古曰適

復徵為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

寐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以宮之奇在虞不寐不寐補注宋祁曰注不寐下當添也字衛青在位淮南寢謀

先謙曰顧炎武云謂伍被言大將軍數將習兵故賢人立朝折衝未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為淮南所憚也

厭難勝於亡形師古曰厭抑也未有禍難之形豫勝之也厭音一衝折之聖者之厭難折衝也師古曰厭抑也未有禍難之形豫勝之也厭音一

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師古曰姦軌也

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師古曰此未至有伐中國者言追何大其未

至而豫禦也補注劉敞曰行災慶忌宜在爪牙官已備不虞師古

非意所度也其後拜為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為左將軍

好與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補注先謙曰慶忌直馬奢華餘皆從儉也

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率官長子通為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為郡守補注錢大昭曰茂字子淵由中

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自助豐邯新貴威震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誦事兩甄時平帝幼外家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師古曰次兄其字也兄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

補注錢大昭曰呂覽事見莽傳莽誅衛氏兩甄構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為心腹有背恩不說安漢公之謀師古曰說讀曰悅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慶忌本狄道人為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畱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補注宋祁曰已當作以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

郿人師古曰郿扶風之縣也音媚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時字王翦

頻陽人漢興郿郡王圍甘延壽師古曰圍為強弩將軍見藝文志

頻陽馬翊縣今西安府富平縣東北五里郿郡北地縣今慶陽府安化縣治義渠公孫賀傳介子成紀

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

武賢慶忌補注先謙曰義渠北地縣今慶陽府靈州西北成紀天

宣縣東南上邽隴西縣今秦州西南襄武狄道並隴西縣皆呂勇

襄武今鞏昌府隴西縣西南狄道今蘭州府狄道縣治皆呂勇

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

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

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師古曰小戎之詩也解在

地理志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漢書七十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傳介子北地人也 師古曰趙充國傳贊云李廣公孫賀傳介子然

記傳介子年十四好學書畫而數 呂從軍爲官先是龜茲樓

蘭皆嘗殺漢使者 服虔曰龜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呂駿馬

監求使大宛 師古曰周壽昌曰駿馬監當屬大宛而百官表駿馬有

監字爲令 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逆

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

謝服言匈奴使屬過 師古曰屬近也近始 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

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

虛受堂

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

詔拜介子爲中郎還平樂監 師古曰王先謙曰監上脫殿字功臣世

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 師古曰艾

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 師古曰附近而親 願往刺之

呂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險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

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曰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

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 師古曰王先謙曰胡主此 漢使

者持黃金錦緡行賜諸國 師古曰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

出金幣曰不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

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 師古曰王起隨

介子入帳中屏語 師古曰屏人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

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呂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

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

詣關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 師古曰此傳及昭紀並作安歸西域

蘭王安歸 師古曰官本考證云此傳及昭紀並作安歸西域

當爲匈奴間候遮漢使者 師古曰開爲匈奴之問爲候何補注齊

注云問音居竟反則此間字亦去聲注爲匈奴之問當作爲匈奴

反間也問字誤作之字耳先謙曰注爲候何上亦當更有候字官

本注上問字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

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 師古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

獻之物也師古曰節及印漢使者所費也獻物大 甚逆天理平樂

監傳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呂直報怨 師古

語載孔子言曰呂直報怨曰德報德言怨於我者則直 不煩師眾

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薨子

敞有罪不得嗣國陳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爲義陽

侯王莽敗通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匈奴 師古

中庭名也音移解在昭補注宋祁曰蘇林曰移音移如加曰移

爾雅唐棟格也移圖之中有馬廐也釋文唐棟格郭璞注云似白

楊江東時爲移音以支反姚本改并見拘畱十餘年昭帝時遇還

作移先謙曰事互詳蘇武匈奴傳并見拘畱十餘年昭帝時遇還

漢嘉其勤勞拜爲光祿大夫 師古曰此傳與西 匈奴發騎田車師

孫公主上書言 師古曰錢大昕曰此傳與西 匈奴發騎田車師

師西風車師與匈奴爲一其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

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

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

民去使使脅求公主 師古曰脅謂 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

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呂救公主昆彌於是

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

師古曰祁連將軍田廣明諸

將軍軍號增語在匈奴傳曰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

將領侯目下五萬餘騎

師古曰匈奴名也

庭

師古曰庭音黎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庭

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

師古曰渠黎音齊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渠黎

貢禹博士匡衡曰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師古曰言制節之不皆稱

六

漢書補注 卷七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六

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靡不絕之義補注先謙曰官今  
 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不捐養不畜  
 師古曰畜謂愛養也補注師古曰鄉讀曰嚮不  
 先謙曰捐棄官本作弃捐使無鄉從之心從謂同化而從命也棄  
 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呂致  
 恥辱卽豫爲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  
 宜敢桀師古曰言鄧支畏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  
 罪師古曰嬰猶帶也補注宋祁曰禽獸字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  
 師古曰沒一使呂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上  
 呂示朝者禹復爭呂爲吉往必爲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  
 奉世呂爲可遣上許焉既至鄧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  
 前漢七十  
 六  
 閭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呂女妻鄧支鄧支亦呂女子  
 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鄧支欲倚其威旨脅諸國師古曰倚  
 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畜產師古曰歐與驅同  
 議曰宮本下皆類此補注先  
 歐作歐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鄧支單于自問  
 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鄧支單于破烏孫  
 兵敗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鄧支單于破烏孫  
 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  
 都賴水中師古曰支解謂截其四支也都賴鄧支亦名補注齊召  
 居國王亦在蘇城師古曰蘇城都賴聲同案西域傳康居自一百九十三  
 無蘇王治蘇城師古曰蘇城都賴聲同案西域傳康居自一百九十三  
 蜜水南皆舊康居地益那蜜水爲彼上大水即都賴水先謙曰官  
 本注載上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閼蘇大宛  
 有解字  
 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閼  
 弋季反補注先謙曰後書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名  
 傳栗特國在蔥嶺之西故名奄蔡一名溫那沙窠字記十三州志

1. *Chlorophyll a*  
 2. *Chlorophyll b*  
 3. *Carotenoids*  
 4. *Xanthophylls*  
 5. *Phycobilins*  
 6. *Phaeophytin*  
 7. *Phaeoerythrin*  
 8. *Phaeopigments*  
 9. *Phaeo-*fucoxanthin**  
 10. *Phaeo-*peridinin**  
 11. *Phaeo-*zeaxanthin**  
 12. *Phaeo-*violaxanthin**  
 13. *Phaeo-*zeaxanthin**  
 14. *Phaeo-*zeaxanthin**  
 15. *Phaeo-*zeaxanthin**  
 16. *Phaeo-*zeaxanthin**  
 17. *Phaeo-*zeaxanthin**  
 18. *Phaeo-*zeaxanthin**  
 19. *Phaeo-*zeaxanthin**  
 20. *Phaeo-*zeaxanthin**  
 21. *Phaeo-*zeaxanthin**  
 22. *Phaeo-*zeaxanthin**  
 23. *Phaeo-*zeaxanthin**  
 24. *Phaeo-*zeaxanthin**  
 25. *Phaeo-*zeaxanthin**  
 26. *Phaeo-*zeaxanthin**  
 27. *Phaeo-*zeaxanthin**  
 28. *Phaeo-*zeaxanthin**  
 29. *Phaeo-*zeaxanthin**  
 30. *Phaeo-*zeaxanthin**  
 31. *Phaeo-*zeaxanthin**  
 32. *Phaeo-*zeaxanthin**  
 33. *Phaeo-*zeaxanthin**  
 34. *Phaeo-*zeaxanthin**  
 35. *Phaeo-*zeaxanthin**  
 36. *Phaeo-*zeaxanthin**  
 37. *Phaeo-*zeaxanthin**  
 38. *Phaeo-*zeaxanthin**  
 39. *Phaeo-*zeaxanthin**  
 40. *Phaeo-*zeaxanthin**  
 41. *Phaeo-*zeaxanthin**  
 42. *Phaeo-*zeaxanthin**  
 43. *Phaeo-*zeaxanthin**  
 44. *Phaeo-*zeaxanthin**  
 45. *Phaeo-*zeaxanthin**  
 46. *Phaeo-*zeaxanthin**  
 47. *Phaeo-*zeaxanthin**  
 48. *Phaeo-*zeaxanthin**  
 49. *Phaeo-*zeaxanthin**  
 50. *Phaeo-*zeaxanthin**  
 51. *Phaeo-*zeaxanthin**  
 52. *Phaeo-*zeaxanthin**  
 53. *Phaeo-*zeaxanthin**  
 54. *Phaeo-*zeaxanthin**  
 55. *Phaeo-*zeaxanthin**  
 56. *Phaeo-*zeaxanthin**  
 57. *Phaeo-*zeaxanthin**  
 58. *Phaeo-*zeaxanthin**  
 59. *Phaeo-*zeaxanthin**  
 60. *Phaeo-*zeaxanthin**  
 61. *Phaeo-*zeaxanthin**  
 62. *Phaeo-*zeaxanthin**  
 63. *Phaeo-*zeaxanthin**  
 64. *Phaeo-*zeaxanthin**  
 65. *Phaeo-*zeaxanthin**  
 66. *Phaeo-*zeaxanthin**  
 67. *Phaeo-*zeaxanthin**  
 68. *Phaeo-*zeaxanthin**  
 69. *Phaeo-*zeaxanthin**  
 70. *Phaeo-*zeaxanthin**  
 71. *Phaeo-*zeaxanthin**  
 72. *Phaeo-*zeaxanthin**  
 73. *Phaeo-*zeaxanthin**  
 74. *Phaeo-*zeaxanthin**  
 75. *Phaeo-*zeaxanthin**  
 76. *Phaeo-*zeaxanthin**  
 77. *Phaeo-*zeaxanthin**  
 78. *Phaeo-*zeaxanthin**  
 79. *Phaeo-*zeaxanthin**  
 80. *Phaeo-*zeaxanthin**  
 81. *Phaeo-*zeaxanthin**  
 82. *Phaeo-*zeaxanthin**  
 83. *Phaeo-*zeaxanthin**  
 84. *Phaeo-*zeaxanthin**  
 85. *Phaeo-*zeaxanthin**  
 86. *Phaeo-*zeaxanthin**  
 87. *Phaeo-*zeaxanthin**  
 88. *Phaeo-*zeaxanthin**  
 89. *Phaeo-*zeaxanthin**  
 90. *Phaeo-*zeaxanthin**  
 91. *Phaeo-*zeaxanthin**  
 92. *Phaeo-*zeaxanthin**  
 93. *Phaeo-*zeaxanthin**  
 94. *Phaeo-*zeaxanthin**  
 95. *Phaeo-*zeaxanthin**  
 96. *Phaeo-*zeaxanthin**  
 97. *Phaeo-*zeaxanthin**  
 98. *Phaeo-*zeaxanthin**  
 99. *Phaeo-*zeaxanthin**  
 100. *Phaeo-*zeaxanthin**



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

軍受事者師古曰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何單于忽

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師古曰忽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師古曰

讀曰度反恐無旨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師古曰以堅之使步走下

來不能久攻為此語所給也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

里止營傳陳師古曰數戰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師古曰織音

式志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登之備守也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

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披大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

軍曰闐來也師古曰工行反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

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

薄城下師古曰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墻塞門戶鹵櫓為前戰弩

為後印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樓上人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

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

射殺之師古曰補注宋祁曰出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

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昌無所之師古曰之往也補注先

可郵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

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

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

且行而入內室師古曰補注宋祁曰內室謂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

此時城未破何由入內而戰且師古曰補注宋祁曰內室謂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

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師古曰乘也呼音火故

李整穴也木城穿中人即上文木城中人也時康居兵萬餘騎

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師古曰補注先謙曰康居兵來

呼者應和也夜數聲營不利輒卻師古曰補注先謙曰康居兵來

士喜大呼乘之師古曰乘逐也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

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

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軍行有各節

千人各二人杜勳不為軍候而假丞也師古曰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

及谷吉等所贈帛書諸國漢呂昇得者師古曰呂昇得也各以其節

子名王呂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

子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軍行有各節

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師古曰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軍行有各節

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

伏其辜大夏之西呂為疆漢不能臣也師古曰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軍行有各節

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

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補注周壽昌曰精陷陳克敵斬郅支首

及名王呂下宜縣頭臺街蠻夷邸間師古曰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軍行有各節

此街也却若今鴻賓客館也崔浩曰呂為蠻夷邸間師古曰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軍行有各節

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軍行有各節

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師古曰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軍行有各節

古曰謂殺是也師古曰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軍行有各節

笑君孔子誅之師古曰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軍行有各節

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遮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

欲呂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師古曰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軍行有各節

日官本注宋有也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軍行有各節

日官本注宋有也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軍行有各節

日官本注宋有也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軍行有各節

日官本注宋有也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軍行有各節

日官本注宋有也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軍行有各節

日官本注宋有也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軍行有各節



取之不依軍法補注先謙曰胡注不法者以外國財物闖入邊關也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

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鄧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師古曰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音力到反今司隸反逆收繫

振整也旅眾也胡注當勞來而是為鄧支報讐也上立出吏士

按驗補注先謙曰胡注當勞來而是為鄧支報讐也上立出吏士

令縣道具酒食呂過軍表縣有饗吏曰道既至論功石顯匡衡

何焯曰匡衡之上冠以呂為延壽湯擅與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

石顯史家之辭嚴矣呂為延壽湯擅與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

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微幸生事於蠻夷師古曰若如也

本作如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

若也是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

議師古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補注先謙曰胡注帝初

矣故曰師古曰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

羣臣皆閔焉師古曰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

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師古曰搢城郭之兵師古曰

其手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補注先謙曰胡注

木城再重并土城為三重則作三寧欽侯之旗師古曰寧拔也言

是也下文谷永亦云屠三重城斬鄧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

山師古曰之西補注先謙曰胡注昆山也壻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服

莫不懼震師古曰呼韓單于見鄧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

馳義稽首來賓師古曰馳義稽首來賓而來也鄭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

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

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嘒嘒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

狁蠻荆來威師古曰嘒嘒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

蠻亦畏威而來也嘒嘒焯焯師古曰嘒嘒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

官本注無兩音字此蠻荆也當作荆蠻說詳賈捐之傳易曰有

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

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

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

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

北時獫狁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吉甫薄伐自鎬而還王千里之鎬

猶目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

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師古曰捐命之功挫於刀筆之前顯古曰

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

止後有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公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

經存亡之功故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師古曰行事師古曰

效曰諱行事非辭也諱以上為句行事者言已行之事師古曰

項之事是也劉疑其不辭欲以行事屬下句漢世人行事者言已行之事

行事二字乃總曰下文之詞劉屬下讀是也行事者言已行之事

往事即下文所稱李廣利常惠鄭吉三人之事漢紀改行事為

則以頭說為是劉疑其不辭欲以行事屬下句漢世人行事者言已行之事

春秋也引史記理往事又引孔子之吾因其繁師古曰吾因其繁

之空言即往事謂春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記自序子仲尼與

邱明觀魯史記理往事又引孔子之吾因其繁師古曰吾因其繁

變易說言之章勅不當不至師古曰變易說言之章勅不當不至

進傳時慶有章勅師古曰進傳時慶有章勅不當不至

通傳序故列其行事師古曰通傳序故列其行事而傳世變云句奴傳贊察仲舒之論考諸行

漢傳王命論歷古之當矣師古曰漢傳王命論歷古之當矣而有關於後世之成敗又云若約非伐氏之功秦

漢五王命論歷古之當矣師古曰漢傳王命論歷古之當矣而有關於後世之成敗又云若約非伐氏之功秦

變行事也又魏相傳云師古曰變行事也又魏相傳云師古曰變行事也又魏相傳云

以事也又魏相傳云師古曰變行事也又魏相傳云師古曰變行事也又魏相傳云

事功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別言  
 不善辭去不奏故先二字亦是總目下文喊鑾諸以謹行事相屬  
 與行事文同一例故事二字通鑑無行事二字蓋亦以謹行事相屬  
 不詞而酬之下文云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行事之師近事  
 益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摩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師古  
 散也而摩獲駿馬三十四師古曰摩與雖斯宛王母鼓之首師古  
 者蒸作母寡而此云母鼓鼓寡猶不足曰復費師古曰復償曰云  
 聲相近益戎狄之言不虛語也  
 罪惡甚多孝武曰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  
 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  
 甚於雷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  
 日百倍勝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  
 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  
 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  
 數布臣竊痛之宜曰時解縣通籍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

士

除過勿治尊寵爵位曰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支單于  
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曰優游而  
不征者重動師眾勞將帥師古曰重難也故隱忍而未有云  
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  
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關氏貴人名王曰下  
千數雖踰義干法師古曰犯也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  
之糧曰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  
革之原息邊竟得曰安師古曰竟讀曰境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  
奉憲補注先議曰謂奉法之吏奏當其罪狀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  
議封焉議者皆曰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李顯曰爲郅支  
本亡迷失國竊號絕域非眞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  
戶衡顯復爭迺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

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卽位丞相衛復奏湯呂吏二千石奉使補注先謙曰胡注湯爲西顯命蠻夷師古曰顯與專同中正身呂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補注先謙曰胡注言外域之事雖在赦前補注先謙曰漢初苟存寬大必不考覆也胡庄事在竟宣元年可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是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師古曰有憂者仄席而坐益自貶也古則字也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并陘師古曰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并經之曰趙之西界山越道也并沙幕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先謙曰鄒事兒貳史傳尚兒馮唐傳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

十四

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師古曰鼙之聲謹蓋曰立勅勅曰進眾君子竊見閩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  
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師古曰閔憂也策慮愒愒義勇奮發  
師古曰愒愒憤怒之貌也愒音皮過反誅注沈欽韓曰方言桶愒  
滿也要滿曰愒又愒滿也郭云愒愒氣滿之也愒與愒通用師  
古解爲愒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師古曰都賴水上也師  
怒非也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師古曰都賴水上也師  
誤也卒誼言曰奔風之速謂曰遙誅注王念孫曰奔當爲森字是也  
奔馳奔馳如奔風之速也奔馳奔馳如奔風之速也奔馳奔馳如奔風  
遠集皆言其行軍之速若作奔逝則非其旨矣此字師古無言則  
師森近朱一新曰案師古注紀當作與屠三重城師古注劉李世曰  
永云三重疑五重者誤先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  
誅曰五當爲三說詳上  
恥師古曰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呂來補注周壽昌曰言白漢  
例奴建元始武帝故以爲言建元以來也武帝始伐  
先謙曰胡注漢元謂漢初也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  
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

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呂纖介之過賜死杜郵師古曰地名也秦在咸陽西也

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

也喋血解在文紀補注宋一新曰喋即喋喋功宗廟補注先謙曰告

類上帝張晏曰謂呂所征介冑之士靡不慕義呂言事為罪無赫

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師古曰尚書之

沈欽韓曰今周書佚此文賈子大政篇易使喜難夫犬馬有勞於

使怒者宜為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為貴貴夫犬馬有勞於

人尚加帷蓋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敵帷弗奔況國之功臣

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鑿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

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呂庸臣之禮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

然猶歎敗非所呂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

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

兵目自救師古曰西域城郭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

日不決補注義大昕曰案會宗傳危寧陽朔中再為西域都護不

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同時此傳云會宗為烏孫所圍似當在陽

朔中又攷公卿表王商於河平四年罷相以張禹代之其明年始

改元陽朔使會宗果於陽朔中被圍則丞相乃張禹非王商矣以

二傳參互攷之當有一誤或會宗傳陽朔字當為河平或此傳王

商當為張禹也鳳言湯多籌策書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

時中寒病兩臂不誦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呂會宗奏湯辭謝曰

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呂策大事師古曰罷上曰

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呂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呂言之

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

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補注先謙

言憑城而守者主人之半可以敵客之倍王文彪云湯引兵法為

客立論言必倍主人而後敵也胡兵以三當一足倍猶不敵半矣

眾不足故無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呂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

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迺至所謂

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師古

音徒湯知烏孫兵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故事不過數日

師古曰故事謂因對曰已解矣詎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

語師古曰吉善也善謂兵解之事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

軍鳳奏曰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執

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呂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

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

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呂為武帝時工楊光呂所作數可

意師古曰可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

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呂勞苦秩中二千石師古曰姓乘馬

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

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

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

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師古曰規

為疆可徙初陵呂強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呂下得均貧富湯

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

後徙內郡國民補注先謙曰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師古曰詭責也

後卒不就師古曰卒終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

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客土之中不

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巨鉅萬數至難指火夜作師古

字也然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

國家罷敝府藏空虛師古曰罷師古曰罷下至眾庶熬熬苦師古曰熬

陵因天性補注王文彪據真土處孰高微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

年功緒師古曰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語在成

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師古曰徙人新所起室居奏未下人呂問湯第

宅不得徹毋復發徙師古曰問其不被發徹更移徙師古曰徙人新所起室居

復發徙之也時咸都侯商新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

聞此語白湯惑眾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上書

言父早死犯不封補注錢大昭曰犯南監本問母明君共養皇太

后尤勞苦師古曰莽傳言莽母早死宜封竟為新都侯補注沈欽

莽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為水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師古曰參

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為求比上奏師古曰此例

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呂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師古曰就其所

使人報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

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呂問湯湯曰是所謂玄門開補注沈欽

出也又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眾不道

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曰為不道無正

法補注沈欽呂所犯劇易為罪師古曰易音弋政反補注周壽昌

臣下丞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補注沈欽呂所犯劇易為罪師古曰易音弋政反補注周壽昌

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言意相謂且復發徙

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為變不可謂惑眾湯稱詐虛設不

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

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為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

佞邪不忠妄為巧詐多賦斂煩勞役與卒暴之作師古曰卒卒徒

蒙辜死者連屬師古曰蒙被也毒流眾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

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

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

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

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

明詔宣著其功師古曰改年垂歷傳之無窮師古曰改年垂歷傳之無窮

其年上書者附著其功師古曰改年垂歷傳之無窮師古曰改年垂歷傳之無窮

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尙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師古曰趣

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目失望也孝

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

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曰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如

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呂

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

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

呂揚漢國之盛補注沈欽王念孫曰案盛當為威字之誤也上文云湯

證今本威作盛則非其言矣漢紀正作揚漢國之威師古曰揚

威夫援人之功曰懼敵棄人之身曰快讓師古曰快讓

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師古曰畜

府庫也又無武帝薦延師古曰薦延如清曰薦延使羣之梟俊禽敵之臣獨有

一陳湯耳師古曰湯謂斬其首而懸之也後謂敵之梟幸郅支是

及陛下尙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目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

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補注沈欽王先慎曰湯未受刑不

使逃亡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離也虞遠覽之士莫不計

度師古曰度音大各反補呂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

有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

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為國家

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為安漢公秉

政既內德湯舊恩又欲調皇太后呂討鄧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

呂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侯丞杜勳不賞迺益封延壽孫遷千六

百戶追諡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為破胡侯勳為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志上邽縣

大斯曰外戚上官皇后傳亦云龍西上邽人竟寧中呂杜陵令五

府舉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補注沈欽韓曰百官表是時

車騎將軍許嘉大將軍補注王鳳將軍王商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還補注如淳曰遷更三

更皆是也師古曰更拜為沛郡太守呂單于當朝徙為雁門太守

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宗為

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聞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

足下已柔遠之令德復興都護之重職補注古曰柔遠也柔遠言能

能甚休甚休師古曰休美也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

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呂喻師古曰喻子

不待已曉告也補注到敏曰此言雖然朋友呂言

贈行敢不略意師古曰略意略陳本章也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

傳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師古

也終更亟還亦足呂復雁門之跡師古曰跡復也會宗從沛郡下

身為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

為會宗所立德之師古曰懷會欲往謁諸胡侯止不聽遂至龜茲

謁城郭甚親附師古曰謂康居太子保蘇匿率眾萬餘人欲降會

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師古曰迎之於道隨所會宗發戊己校

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眾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

眾亡去會宗更盡還呂擅發戊己校尉之兵乏典有詔贖論拜為

金城太守呂病免歲餘小昆彌為國民所殺諸胡侯大亂徵會宗

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師古曰與集同補注先

立小昆彌兄末振將服虔曰人姓名也師古曰其姓名也昆彌之兄

孫傳以末振將為安日弟此傳作兄誤周壽昌云案此下云小昆

彌之弟非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

加補注錢大昕曰案西域傳大昆彌弟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

振將補注錢大昕曰案西域傳大昆彌弟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

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師古曰番會宗恐大

兵入烏孫驚番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擊婁地服虔曰婁音

氏曰婁音婁師古曰婁音丁念反婁音機補注沈

氏曰鄒氏音婁是猶地名其處師古安改非也選精兵三十

弩人持一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師古曰番末振將骨肉相殺殺

漢公主子孫末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師古曰番即手劍擊殺番官

屬呂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犂靡者末振將兄子也補注錢大昕

安聲相師古曰安聲相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

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鄧支頭縣豪街烏孫所知也昆彌呂下服

日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師古曰

食師古曰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呂付我傷骨

肉恩故不先告昆彌呂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

得便宜目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師古曰宣明國威宜加重賞



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寔師古曰寔音竹二反擁眾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

會宗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于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補注

王先慎曰據宣紀古述曰逐破車師為都護在神爵二年吉傳亦

云神爵中非地節西域傳作神爵三年三節為二此與百官表作

地節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曰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寔

並誤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曰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寔

呂恩信稱郭舜曰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補注齊召南曰案廉寔

事見康居傳寔字子上襄武人官至右將軍建字子夏官至左將

軍元始中封成武侯周壽昌曰西域傳兩昆彌皆弱卑爰寔侵陵

都護孫建襲殺之建之功其餘無稱焉陳湯儻募不自收斂師古

僅此一見後事詳王莽傳其易無行檢卒用困窮議者閱之故備列云

也易音蕩卒用困窮議者閱之故備列云

虛受堂

主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終

漢書七十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漢書七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 師古曰雋古字克反又辭克反補注宋

反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曰禮 師古曰禮中師古亦兩音景本只音祖

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 師古曰直指使者按此天漢二

大夫出為直指使者至 師古曰直指使者按此天漢二

太始三年御史大夫 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 師古曰

之東至海 呂軍興誅不從命者 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行 威振州郡

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

劍應劭曰櫛具木櫛首之劍櫛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首曰玉

其狀似此師古曰晉灼是也櫛音落落音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

本如下有似字操標引宋師古曰注交游本有似字疑其意重複

當則去 佩環玦 師古曰環玉環也玦玉玦也帶環 褒衣博

帶師古曰環玦大也言著衣大之衣廣袖之衣非也盛服至門上謁 師古

通名也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 師古曰武備

曰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冠劍諸侯三十而冠冠 師古曰冠

劍大夫四十而冠冠劍庶人無事不得帶劍 師古曰冠

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 師古曰延請

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 師古曰躡履起迎

音山 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 師古曰據地

以不敬王文彬曰禮 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 師古曰舊矣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作庭 今乃承顏接辭 師古曰承顏接辭

為吏太剛則折 師古曰折

柔則廢威行施之曰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 師古曰永終天祿

不疑非庸人 師古曰庸常也 敬納其戒深接曰禮意問當世所施行 師古曰

曰意南 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 師古曰選州郡吏之

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

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

補注先謙曰孝王齊悼惠王肥子也 齊王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

覺收捕 師古曰收捕

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 師古曰錄囚徒還

本錄錄之去者耳音力其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與不也今云慮因

所平反活幾何人 師古曰反活

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

怒為之不食 師古曰不食

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旂 師古曰

衣黃襪 師古曰衣黃襪

也補注大新曰即今謂字說文小兒蠻夷頭衣也此傳 師古

作謂乃通謂字後人又加巾旁先謙曰官本注謂作謂是 師古

關 師古曰關

昌問 師古曰昌問

是也 師古曰是也

常 師古曰常

相 師古曰相

通鑑 師古曰通鑑

師古曰 師古曰

不納春秋是之 師古曰不納春秋是之

約 師古曰約

也 師古曰也

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 師古曰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

胡注 師古曰胡注

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

做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誼術注先謙曰句似未了有等文通達作當用有經術是名聲忠於朝廷忠於朝廷注先謙曰句似未了有等文通達作當用有經術是名聲在位者皆自不及也大將軍光欲呂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呂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事於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官人竟得姦詐師古曰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下自也字本夏陽人師古曰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姓成方遂居湖廣師古曰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呂富貴師古曰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即詐自稱諸闕廷尉建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師古曰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不明漢紀師古曰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一作二姓張名延年

漢書補注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師古曰今兗州府蘭陵縣東四十里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兩宮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從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曰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師古曰敏謂子官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閒雅上甚謹說師古曰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師古曰護太子家上呂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帥友必於天下莫後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呂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師古曰上善其言呂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錄

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師古曰在後父子並為師傅師古曰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師古曰先謙曰官本宦作官引宋宣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邪日官字謝本作宦字師古曰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呂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師古曰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呂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呂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饗東都門外師古曰蘇林曰長安東都門也師古曰祖道饗行也解在景十三王及劉屈氂傳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補注王念孫曰案設上脫為字師古曰屈氂傳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補注王念孫曰案設上脫為字

前漢七十一

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師古曰此補注宋祁曰日字下疑更有日字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呂共具師古曰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師古曰今日飲食廢且盡師古曰所勸說君買田宅師古曰時為廣言此計師古曰反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人齊今復增益之呂為贏餘但教子孫忘憶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人之怨也師古曰字引宋祁曰眾字下疑有人字吾既亡已教化子孫不欲益其

過而生怨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王念孫曰通鑑其字皆指子孫言之少一其字則語意不完漢史孝宣紀正作生其怨又此金者聖主所目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已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師古曰說皆曰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鄉人也師古曰鄉音談補注先謙曰今沂州府郯城縣西南三十里其父

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曰羅也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補注周壽昌曰後世立生祠始此東海有孝

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補注宋祁曰南本作事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樂丁壯

奈何師古曰宋祁曰南本作事其後姑自經死師古曰宋祁曰南本作事其後姑自經死

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師古曰府郡之曹也上音時掌反于

公曰爲此婦養姑十餘年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具獄具也已辭疾去太

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疆斷之咎黨在是乎師古曰黨音他朗反補注宋

作前錢大昭曰黨古黨字伍被言黨可以徵幸師古曰黨音他朗反補注宋揚雄傳此非人力之所能黨鬼神可也皆作黨於是太守殺牛自

祭孝婦補注宋祁曰南本作事因表其墓天立大雨補注沈欽韓曰搜

孝婦之冤補注宋祁曰南本作事因表其墓天立大雨補注沈欽韓曰搜

竹竿以懸五歲立誓於眾曰青若有罪而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補注宋祁曰南本作事

緣幡竹于父死後定國亦爲獄吏郡決曹補廷尉史曰選與御

史中丞從事補注宋祁曰南本作事與讀曰預而師古無注則所見本當亦作爲治反

者獄目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

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補注宋祁曰宣帝立大將軍光

領尚書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爲光祿大夫

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補注何焯曰黃霸于定國

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師古曰鈞禮猶言允禮恩敬甚備學士咸聲焉補注錢

不誤先謙曰官本作稱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

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師古曰言

國爲廷尉民自曰不冤師古曰言知其寬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

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言知其寬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

說非也下敘定國子承乃言嗜酒耳師古曰言知其寬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

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補注劉歆

益精明共說一事耳兩字不同疑當作飲爲真王念孫曰劉說是

也以上文皆作飲酒兩字上飲字偶誤爲食遂以食酒爲喜酒師古曰

白帖十五四十六御覽別劉部五飲食部一引此並作飲酒至數

石漢補注宋祁曰南本作事冬月請治識飲酒益精明師古曰識平議也音魚列反補注

紀同治請識官爲廷尉十八歲補注齊召南曰定國以地節元年

本治治請識官爲廷尉十八歲補注齊召南曰定國以地節元年

公郡表作爲廷尉十七年補注齊召南曰定國以地節元年

廷尉之次年實數故與他不同也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爲

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曰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

陳萬年爲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師古曰言不

音後賈禹代爲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師古曰言不

率常丞相議師古曰言不

字是也此涉下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

歸咎於大臣師古曰言不

故云朝日也入受詔條責曰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師古曰

發不得恐負其職故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

賊反禁繫失物之家師古曰言不

後不敢復告曰故寢廣師古曰言不

賊反禁繫失物之家師古曰言不

後不敢復告曰故寢廣師古曰言不

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關廷補注宋祁曰連字南本

石選舉不實是呂在位多不任職師古曰念孫曰案遠字是二千

除收趣其租呂故重困師古曰趣讀曰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

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師古曰

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呂塞此咎師古曰悉意條狀陳朕過失

蓋也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呂詔條

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師古曰呂遺飢丞相御史

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呂錯繆至是

及東方人言不相同也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

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呂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呂誠對

口言能防救已不宜各呂實對師古曰息萬方之事大

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師古曰息萬方之事大

錄于君師古曰大錄總錄也補注先漢書曰頭炎式云今所享三

京時有此解故呂書用之沈沈錄云論衡正說論衡書說曰吉大

文向書之說王肅及偽孔傳從之錄二公之事錄二公之事錄

晉後錄尚書事者謂之錄公本此能母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

周秦之敝俗化陵夷師古曰言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

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師古曰言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

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師古曰言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

日何由所致此災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師古曰此論諸堯曰

補注沈欽韓曰稱經者古文尚書也孔安國說曰此伐桀之辭

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案周語內史過曰其在湯誓余一人有

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然則西京時真古文應有之孔安國說

疑論語孔注亦非真本也君雖任職何必顯焉師古曰顯與專

也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母令入賊民師古曰顯與專

復言郡牧官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師古曰顯與專

本部作尊是

固辭上迺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諡曰

安侯子承嗣少時嗜酒多過失師古曰昔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

呂父任為侍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補注

上有以字由是呂列侯為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

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承呂選尚焉上方欲相之

會承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補注先漢書曰承薨子恬嗣恬不肖

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師古曰于公謂曰少高大閭

門師古曰于公謂曰少高大閭

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承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補注先漢書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

生疎疎生茂宜茂宜生廣德則呂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補注

所謂楚龔勝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師古曰

曰已為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曰經明行修為博士論石渠

廣德名也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昭

廣德為人溫雅有溫藉師古曰溫藉謂溫藉也師古曰溫藉謂溫藉也

夜反補注錢大昭曰聘聘鄭江籍謂溫藉也師古曰溫藉謂溫藉也

言無所容也史記作溫藉師古曰溫藉謂溫藉也師古曰溫藉謂溫藉也

溫藉者含著也史記作溫藉師古曰溫藉謂溫藉也師古曰溫藉謂溫藉也

以勝藉者含著也史記作溫藉師古曰溫藉謂溫藉也師古曰溫藉謂溫藉也

柔色以溫之鄭注溫藉也轉之則為溫藉矣師古曰溫藉謂溫藉也

始拜旬日開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畱射獵補注先漢書曰

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

之樂師古曰撞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

師古曰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耐祭宗廟

出便門師古曰長安城南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



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已血汗車輪陛

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日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日呂兒死傷

時上方入廟賜夏公曰以杜牧論諫書考之當作陛下不廟矣

若本有得入二字小顏不應費辭如此先謙曰言本注理作禮上

不說讀曰說先歐光祿大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歐導乘輿也

事詳劉向傳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

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當如猛

如猛之乃從橋後月餘已歲惡民流師古曰歲惡年穀不熟也與丞相定國大

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

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曰為榮縣其

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也致仕縣車蓋亦古

仕縣車言休息不出也故韋孟云薛廣德自縣其安車也師古曰致仕

沈欽韓曰白虎通致仕縣車示不用也先謙曰官本注榮下

有字

平當字子思祖父已嘗百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下邑當少為

大行治禮丞師古曰治禮丞主禮也據此亦以治禮名也功次補大鴻

臚文學察廉為順陽長梅邑令師古曰梅邑今河南已明經為博士師古曰博士

尚書學於太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

言得失師古曰言得失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

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三十年

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

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

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師古曰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

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師古曰

迹也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已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師古曰

曰虞書堯典序堯之德曰克明俊德已親九族九孝經曰天地之

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周公其人也師古曰言嚴請尊嚴稱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

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曰子臨

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曰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

是王季及后稷此聖人之德亡已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

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

所宜尊奉已廣盛德孝之至也師古曰何焯曰此臨川新安廟議所

太王王季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太上皇未可據此為比孟書云正

子但言以天下養非文王之聖周公亦不敢以配天也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言能

稽古建功立事可已承年傳於亡窮師古曰立功立事則可

長年享國師古曰享國此文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承年不天之大理然則傳於

無窮四字當所自撰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師古曰事在成

以結引書之意也

元平頃之使行流民幽州師古曰行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休有

意者師古曰勞休謂勤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也休言勃海鹽池可

且勿禁已救民急師古曰救民急言勃海鹽池可

謂之鹽池今人獨以稱解鹽沈欽韓曰清水注清河又東逕鹽池

邑故城南土人獨以稱解鹽沈欽韓曰清水注清河又東逕鹽池

東城曰鹽池咸資海也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師古曰

承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則令

徵入為太中大夫給事中乘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師古曰

字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滄子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已

為作治連年可遂就師古曰就上既罷昌陵昌陵長首建忠策復下

公卿議封長當又已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

左遷鉅鹿太守師古曰鉅鹿後上遂封長當已經明禹貢使行河

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爲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眾曰君爲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爲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闕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

如漕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授米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爲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卽宜爲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爲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稱注沈欽韓曰如注引漢律自是實事師古駁之非也趙注法詳舊民要

君

衍稻梁探黍粟各有疆法其厚薄之齊卽爲上中下尊之差

前漢七十一

其勉致醫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

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此但言由布衣呂昌文等升庸者耳不然絳侯條侯輔佐文帝非父子宰相邪周壽昌曰晏鸞大司徒在平帝末年莽始建國元年晏爲執德侯已不用漢之防鄉封矣後

葉片傳

彭宣字子佩淮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假治易事張禹舉爲博士遷東

平太傅補注宋耶曰太傅宣化武作太守誤據史館本作傅禹曰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

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爲右扶風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廷尉呂王國人

出爲太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數年復入爲大

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卽位徙爲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

爪牙官廼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

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

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

上左將軍印綬呂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

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上言適召宣爲光祿大夫

遷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補注周書曰虛經緯和元年夏四月罷御史大夫

爲大司空封侯建平二年罷大司空復御史大夫元壽二年正月三公官分職御史大夫宣爲大司空百官表云元壽二年

復爲大司空是大司空卽御史大夫吏名此云轉爲大司空似未合

莽爲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

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已爲言覆音芳目反臣資

性淺薄年齒老眊師古曰眊與耄同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

平侯卽綬乞骸骨歸鄉里娛賓溝壑注先謙曰娛古侯字補葬白太

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耄昏亂非所可輔國

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葬恨

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諡曰頃侯傳子至

前漢七十

孫王莽敗遁絕

贊曰雋不疑學已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廣行止

足之計免辱殆之桀師古曰桀音力瑞反亦其次也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

爲任職臣應劭曰哲智也鄭氏曰當言折衝師古曰哀鶚哀恤也

人不矜則慤字也蓋矜古文不矜音字恭通月班氏特用字此乃哀矜折獄爾如顛說則哀矜折獄皆不成辭于丞相傳又云務

在哀鯨寡此亦後人不曉矜字妄增之爾凡決疑平法豈獨鯨寡乃哀之哉甫刑之言鯨寡洪範之言紫獨意義自不同也吳仁傑

曰書大傳引孔子曰聽獄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書曰哀矜庶幾  
及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及贊文皆出於此然哀矜

哲獄刊誤讀爲哀矜固合於大傳孔子之言至所謂務在哀矜寧以大事哀矜爲哀矜之疑班氏本文如此非後人所增也

蓋大傳前後又自設兩意孟堅因之耳熙於古字雖通而所屬之  
詩曰爰及於人哀此深哀邵陵問於人爲可憐之人則於系又自

各辭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遠遁有恥彭宣見險而止與巡同誦

注先謙曰官本注在異乎苟患失之者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

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謂其患於失  
位而爲傾軋也贊言當宣二人立操有異於此矣補注何焯曰贊

漢書補注 卷七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并廣德言之  
讀序傳可見

虛受堂

七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終

漢書七十一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漢書七十二

漢 龔 鮑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酒加三級 臣 王 先謙 補注

昔武王伐紂還九鼎於雒邑 師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鑄者也還謂

之方有德也遠方國物貢金九牧以鑄之以來春秋左氏傳曰夏

有德而遷于商紂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支子武王不葬而用支

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支子武王不葬而用支

忠而餓死於首陽山者武王不葬而用支子武王不葬而用支

又載謝景平之言曰二子之事孔孟所不言而取也其初死而

於莊周空無事實後司馬遷作列傳傳愈作頌事傳三子而空言

成實謂諸山左傳武王遷九鼎於洛邑義士不食周粟也此書

乃造鼎耳左傳武王遷九鼎於洛邑義士不食周粟也此書

義上伯夷之屬是也然於首陽不食其祿非不食周粟也此書

所亦見呂氏春秋故史公采以為傳孟堅之書周史記諸實

之大非 餓于首陽不食其祿 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在河東蒲阪

本指 餓于首陽不食其祿 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在河東蒲阪

陽東北阮籍詩亦以為然今此二山並有焉耳而晉太

家注幽通賦云陰西首陽縣是也今觀西亦有首陽山又云

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意而伯夷歌云 彼 周 猶 稱 盛

西山則當隴西者近為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于作死 周 猶 稱 盛

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曰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 師古曰 而

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師古曰 而

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行乎二字引

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閭閻公詩里季夏黃公用

里先生 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傳知此蓋隱居

於後代皇甫謐之徒不自標顯其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

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說今並存略一無取

焉補注宋祁曰季字下當有公字南史黃綺結髮漢以黃綺直稱太

放成云四皓名字當讀為綺里季夏而後人誤讀為黃綺黃公亦猶

樂正義牧仲之誤耳召南案杜南詩黃綺結髮漢以黃綺直稱太

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 師古曰即今之商 呂待天下

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

辭東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

太子得呂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 補注

曰谷口蜀有嚴君平 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道三輔決錄云

補注沈欽韓曰高士傳謂有富人羅冲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

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為君平具車馬衣冠者君平曰君何以不仕

也我前荷子家人定而後未思君平夜後收未嘗有足今我下為

業不下求而錢自至而後未思君平夜後收未嘗有足今我下為

而子不足而錢自至而後未思君平夜後收未嘗有足今我下為

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 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

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呂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

而終 補注先謙曰 君平下筮於成都市為卜筮者賤業而可

呂惠眾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

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呂善 補注何

斯正理也 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 師古曰裁與得百

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師古曰肆者市也 博覽亡不通

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 師古曰嚴周即莊周 補注沈欽

官本作十 楊雄少時從遊學呂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

者稱君平 補注先謙曰 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

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請澹呂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

謂也彊心呂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呂為從事乃

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呂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

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 師古曰以名沒 盡教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 孟康

何不也言何不因名卿之教以求名章昭曰言有勢之名卿庶幾

可不朽楊子以為不然唯名卿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事有

權名之卿用名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無教雄以為自著其德則

有名也 補注沈欽韓曰案荀子正名篇云無教雄以為自著其德則

楊注孰列班氏也此教字與彼同義言何不取富貴班氏列名卿之

位則名可庶幾也法言李注訓教為親義亦未當下言二人以隱

便名而云其職不不必其職相非謂其親事者則其職也  
班復中言黃初等以未嘗仕而為郎官是則以班復為九其明  
未職注 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 師古曰謂當成其名  
何也 師古曰谷口鄭子真不諱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  
豈其卿豈其卿楚兩翼之絮其清矣乎蜀嚴湛其 孟康曰蜀郡嚴  
無欲也 師古曰不作苟見不治苟得 師古曰不為苟顯之業 久幽而不  
改其操雖隨和何呂加諸 師古曰隨和侯珠也舉茲呂旃不亦寶  
乎 師古曰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置之不亦國之寶乎自此以上  
皆得之也 師古曰此言舉此人而置之不亦國之寶乎自此以上  
首益亦得也 師古曰此言舉此人而置之不亦國之寶乎自此以上  
人例同 師古曰此言舉此人而置之不亦國之寶乎自此以上  
引宋祁曰注文已字疑作以 自園公約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  
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呂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  
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呂禮讓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人也 師古曰琅邪王吉之祖  
唐書宰相世系表秦將王離子元避  
亂遷琅邪後徙臨沂四世孫吉始家阜後徙臨沂都鄉  
南仁里先謙曰阜處在今萊州府即墨縣東北五十里 師古曰少時學  
明經 師古曰先謙曰官 呂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石丞 師古曰少  
有若盧令丞漢舊儀 還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  
以為主治庫兵者 還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  
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  
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 師古曰惻  
惻發發風貌揭揭疾驅貌顧顧也言見此惻惻風及疾驅  
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揭音反顧注未邪曰注文通字下疑  
有且字三其曰周道也揭音反顧注未邪曰注文通字下疑  
但据儒林傳吉學韓詩故與毛異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  
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  
之車也故傷之補注劉放曰案文反注當云發發然者非古有道  
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惻惻者蓋傷之也今皆誤矣 師古曰云  
倒文取新古蓋今者大王幸方與 師古曰縣名也音房預補注宋  
多如此不為誤 師古曰縣名也音房預補注宋  
帝以山陽為昌邑王國方與縣屬焉 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  
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 師古曰數音所  
角反補注宋祁

曰一本昔召公述職 師古曰召公述職公名  
無也字昔召公述職 師古曰召公述職公名  
下而聽斷焉 師古曰是時人皆得其後世思其仁恩至摩不伐  
甘棠甘棠之詩是也 師古曰召公述職公名  
甘棠甘棠之詩是也 師古曰召公述職公名  
注先謙曰官本召公述職公名  
樂逸游焉式樽銜 師古曰式樽銜公名  
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 師古曰叱咤公名  
官本召公述職公名  
克校宋祁曰克景作 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侵  
薄 師古曰克景作 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侵  
疾風則侵摩也 薄迫也 數呂夷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 師古曰  
而克反 非所目全壽命之宗也 師古曰宗尊也 又非所目進仁  
義之隆也 師古曰隆高也 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 師古曰廣夏大屋也旃  
下帷帳之內 師古曰帷帳之內 師古曰帷帳之內  
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訴訴焉發憤忘食日新厥  
德 師古曰訴 其樂豈徒銜概之閒哉 師古曰銜概馬也概車鉤心  
也 師古曰訴 其樂豈徒銜概之閒哉 師古曰銜概馬也概車鉤心  
其月反休則俛仰詘信 師古曰詘信也 師古曰詘信也  
已下虛弱不實 吸新吐故 師古曰練臧事意積精 師古曰練  
適和也 於呂養生豈不長哉 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  
志體有喬松之壽 師古曰喬松仙人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 師古曰登  
發 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 師古曰社稷與孫同臻至也 師古曰登  
帝仁聖至今思慕未忘 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 於宮館園池弋  
獵之樂未有所幸 大王宜夙夜念此 師古曰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  
王大王於屬則子也 師古曰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  
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 恩愛行義娥介有不具者 於呂上聞非饗  
國之福也 臣吉愚慙願大王察之 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



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補注宋祁曰潘延作潘延與此同造行謂所作所行此中慰甚忠補注先謙曰通鑑與此同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苦補注古曰

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補注先謙曰百官表王國政適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

年不言師古曰今大王已喪事微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舉樂事也

馬百物生焉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未嘗有過先帝弃羣臣屬目天下寄幼孤焉師古曰屬大將軍抱持幼君繚綬之中補注先謙曰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

亡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呂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師古曰後其仁厚豈有量哉師古曰音其深多臣願大王事之

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畱意嘗呂為念補注先常是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呂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

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師古曰道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呂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

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也

期會斷斷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呂言治左右不正難呂化遠民者弱而不

可勝繼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呂

正身也所使所呂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呂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補注宋祁曰此其本也春秋所呂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

行者也獨設刑法呂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呂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補注先謙曰案自在二字於義無取在當為任

而自任權譎也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師古曰言其是呂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師古曰前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師古曰論語孔子曰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

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敝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仁壽下則羣生安也而壽考者仁壽也師古曰言本前作踐通鑑同則俗何目不若成康壽何目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師古曰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曰師古曰唯陛下下財擇焉師古曰財與裁同師古曰下少擇之吉意呂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師古曰由之而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與德秀云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吉意以下史家撮其大旨如此



曰朕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師古曰自祖及身皆有各也以大字超御史大在位呂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師古曰繇與反懷計談之辭師古曰談詳言欲自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師古曰不遵法度亡目示百僚左遷為大司農後徙衛尉左

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為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為傳婢所毒薨國除師古曰凡言傳婢者謂傳其衣服在席之事一除其國先讓曰官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曰一囊之衣也不畜積餘財師古曰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

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畜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補注沈欽韓曰風俗通正失篇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為車馬衣服亦能幾何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顧於是矣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呂明經絮行著聞徵為博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呂職事為府官所責守之府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師古曰先謙曰為石數虛已問呂政事師古曰虛已謂是時年歲

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師古曰秣養也謂以粟米飯也補注王先謙曰宮女九人謂法教九卿分居牆塗而不珉木摩而不刻彫同駟書也車輿器

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補注先謙曰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十故

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

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補注王念孫曰十餘下脫人字則又義不人字上文亦云宮女不全且與下句不對漢紀孝元紀通鑑皆有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孝文皇帝衣絺履革師古曰絺厚器亡理

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益盛補注先謙曰官本盛作甚通鑑同臣下亦相放效師古曰放音甫衣履履綺刀劍亂於主上師古曰綺古綺

近似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補注沈欽韓曰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昭公諸子家駒曰吾何僭哉今大

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師古曰正曲曰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

也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笥盛衣竹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漢主金銀器歲

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補注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

工室也東園匠也上已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補注袁大昭曰三工官當謂考工室之一令二丞也三丞也然王吉傳云補考工室令丞屬焉表不言員數是為一令一丞矣然王吉傳

有河南陽翟宛東平陵太山郡奉高雒陽七處豈得單舉三者以當之顏以為考工室右工室東園匠放右工室不見於表東園匠則專作陶器物器下文見賜杯案云云則非東東西織室亦然補注

先謙曰百官表有東園匠西織令丞殿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成帝時百官表有東園匠西織令丞殿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

東園匠師古曰從天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已賜食臣下也師古曰食東園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

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師古曰食人之骸骨所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廐日步作之師古

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補注沈欽韓曰廣韻步馬習馬孫樞案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案周禮廐人職教駟攻駒注教

駭始乘之也今俗謂之酒馬亦曰壓馬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呂嬃後宮師古曰此嬃字讀與實同及弃

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呂後宮女置於園陵

補注宋祁曰以字疑作取字何焯曰宮人太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烏有所言

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補注何焯曰諱言也先諱曰官本鳥作惡胡注恐有所言者惡以天下儉其親此篇承上圖陵事

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讀曰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呂內多

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呂實地下補注王又彬曰厚葬者其過自上上謂天子也皆在大臣循故事

為虛擲地上之物其過自上上謂天子也師古曰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舉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

前漢七十二

上

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畱二十人餘悉歸之師古曰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

補注何焯曰獨杜陵一處已有數廢馬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師古曰獨杜陵一處已有數廢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為田獵之園師古曰舍置

其餘皆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與貧民師古曰復音廢去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與貧民師古曰復音

何焯曰即武帝所起上林苑地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曰救之稱天意乎

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諶誠也上

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常降監信可畏也母貳爾心機事易當仁不失勿貳也補注先謙曰呂本注難下也作矣監作鑒當仁不

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獨可呂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師古也當仁不讓於師故引之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師古曰上下猶言

也上音時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師古曰拳拳解在對向傳

補注先謙曰官本天子納善其忠迺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官省春下苑呂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

禹為光祿大夫補注兩書曰此孝元初元五年事是歲十二月禹為光祿大夫禹卒時以光祿大夫月餘遷喪信少府旋遷御史

大夫數月而卒頃之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襁褓不完師古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

十畝陛下過意徵臣師古曰過臣賣田百畝臣供車馬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師古曰奉旨扶用反其下亦同

此八百石此服此字考衣止及後書百官領奉例無八百石此八

百石兩等時僅有諫大夫一官及左右庶長等是八百石至成帝

時除八百石就六百石故奉錢無可考補注此猶存其數若以廩食

十斛抵千錢則按千石轉多二斛蓋千石奉月七十斛也廩食

太官師古曰謂太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繡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

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師古曰侍醫謂侍醫也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

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光

稅比字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若以十斛抵一千恰如祿賜愈多

其數而補注云凡諸受奉皆半幾字則未知何算也祿賜愈多

家日呂益富身日呂益尊師古曰誠非少才愚臣所當蒙也師古曰少

自念終亡呂報厚恩補注先謙曰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

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

朝之臣也師古曰故反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

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隕仆氣竭不復自還師古曰

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師古曰及身生歸鄉里

報曰朕呂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直及身生歸鄉里

直史魚史魚有直如矢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師古曰直及身生歸鄉里

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師古曰與將在位者

與生殊乎師古曰言往者嘗令金徹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

已諫矣今復云子少夫呂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呂加補注先

疾目自輔後月餘呂禹為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

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目為古

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

錢故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王鳴盛曰食貨志田租口

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補注宋祁曰中農

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滅

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

也師古曰繇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眾富

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搖動補注先謙曰商賈求利東西南

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師古曰利有萬錢為而不

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擇少把土手足胼胝師古

銀鑄錢之官亡復目為幣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賤買除其租銖

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租稅祿賜皆呂布帛及穀使百姓

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師古曰追遵古法於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

衛可減其大半呂寬繇役師古曰繇讀曰徭補注周壽昌曰元紀

衛可減其大半呂寬繇役師古曰繇讀曰徭補注周壽昌曰元紀

稅良民目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稟食師古曰給其食

目諸曹侍中目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

得仕宦禹又言孝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補注先謙曰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

其誅師古曰疑者目與民王制疑獄記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又周

禮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

曰訊羣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鄭注民言殺殺之

云示天下以大公也顏注似下審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



書而仕宦何呂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髮鉗者猶復懷臂

為政於世行雖犬豕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動目

以使人補注沈欽韓曰以上語與新書時變篇同彼正言孝文時風俗如此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

桀補注先漢曰漢紀桀作桀致置致同字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勉其子

俗之壞敗迺至於是察其所目然者皆目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

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崇侯相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

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目實及有臧者輒行其

誅亡但免官師古曰已不止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

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目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微亦

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無也折斷也

孔子之言則無以爲中也音竹仲反音音丁煥反補注周壽昌曰顏音訓俱太史記孔子世家贊言六者折中於孔子索隱注引顏音訓明五帝以折中王叔師云折中正也況乎呂漢地

中爲正當音音亦作折衷衷中心也音義同

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

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師古曰決欲

其便易自成康呂來幾且千歲師古曰幾欲欲爲治者甚眾然而

太平不復興者何也呂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

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師古曰苦取醇法太宗之治正己呂先下

遠賢呂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師古曰遠放也放

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遷僞薄之物修節儉之

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師古曰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

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通

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師古曰希幸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

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

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曰迭互也

師古曰迭互也

大結 爲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呂其子爲郎官至東郡

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語在章

玄成傳補注先漢曰禮下官本有然通儒或非之六字引宋祁曰

字六然通儒或非之江南兩浙本無此六字錢大昭云闕本有

兩龔皆楚人也補注先漢曰据下文勝彭勝字君賓舍字君倩師古

日倩音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

爲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問舍高明補注先漢曰聘舍爲常

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補注沈欽韓曰梁元帝金樓子龔舍初

死嘆曰仕宦亦人之羅網也遂願卒學復至長安師古曰卒終而

挂冠而退時人謂之羅網也師古曰羅網也願卒學復至長安

勝爲郡吏三舉孝廉呂王國人不得衛補吏補注宋祁曰補吏

爲尉壹爲丞勝輒至官迺去州舉茂材爲重泉令師古曰重泉左

先謙曰今同州府蒲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閭崇補注錢大

城縣東南五十里

表作 龔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

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甯甯補注先漢曰

陰縣今曹州府定陶縣北四里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巫常爲駕徵賢

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詞

又作也有詔爲駕補注周壽昌曰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甯壽

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

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奏劾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已儉約

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爲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

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迺復還勝光祿大夫師古曰

師古曰依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師古曰繇後歲

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

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

漢書補注 卷七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前漢七十二

一  
三  
四  
五



前乎補注先識曰胡注禮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者艾魁之  
士愚皮曰魁壯也胡注論議通古今喟然動眾心胡注曰  
位首反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  
門省戶下師古曰敦謂厚重也補注先識曰陛下欲與此共承天  
地安海內漢紀敦作厚謂親厚之師古曰恭讓世日今世俗謂不智  
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皆棄放四罪而天下服師古曰罪流共  
危於崇山重三苗于三今除一吏而眾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  
惑師古曰不得其人使之天下惑也請寄為姦以事私相託也羣  
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  
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師古曰亡謂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  
縣官重責更賦稅租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行反  
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並依也音步浪反補注先豪強

前漢七十二

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補注宋福曰大苛吏蘇役失農桑時五亡  
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避六亡也音灼曰選古列字也師古曰言聞  
字通鑑有當字選作列漢紀同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  
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師古曰毆擊  
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師古曰怨讎相殘五死  
也歲惡飢饉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  
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  
殘成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郡守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  
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師古曰志但在營私家  
稱賓客為姦利而已師古曰務稱賓客所目苟容曲從為賢呂供  
默尸祿為智師古曰尸主也不愛其職但主貪祿而已補注先識  
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

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  
重而不計其有益於時與否百官表少府有太官令主膳食天下迺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  
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戶鳩之詩  
師古曰鳩謂國風之篇也其詩云鳩在桑其子七兮人君  
子亦當然也言戶鳩之鳥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  
反師古曰言足也也空孔也補注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  
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師古曰安焉也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  
多賞賜巨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  
茹之也貧人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  
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設音所為為  
為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設音所為為  
頭為史主賦舍守門戶先識曰及汝昌侯傳商亡功而封夫官爵  
官木注如作奴是通鑑引同

前漢七十二

非陛下之官爵迺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師古  
官不當加於此人此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師古曰說方陽侯  
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呂移眾彊可用獨立師古曰呂與姦人之  
雄或世尤劇者也補注先識曰宜呂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  
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傳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  
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  
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補注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  
也師古曰建立翼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補注先識曰胡注司直  
正不兩郡國翼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補注先識曰胡注司直  
轉音式反補注宋補注曰可大委任也陛下前呂小不忍退武等  
海內失望師古曰小不忍不決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眾曾不能  
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

上之皇天見陛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慙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太宜先漢曰官本太厚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讎怨臣安身耶誠迫大義官曰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炳鈍於辭師古曰炳不勝倦不勝倦盡死節而已上曰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詆言行謗明年正月朔日蝕上迺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詆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如治曰正月一日為歲之始之朝日之朝日之朝始也漢朝諫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民俗猶然足徵古也今人皆不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師古曰微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

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眾庶欽然莫不說喜師古曰說音說

同也說次亦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迺二月丙戌白虹蜺日連陰不雨師古曰蜺音千補注王念孫曰虹字從虫無義蓋字本作無虹字莊子秋水篇曰虹蜺與虹同文為音也說文玉篇皆與虹字莊子秋水篇曰虹蜺與虹同文為音也說文玉篇皆與虹字莊子秋水篇曰虹蜺與虹同

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師古曰葭音古反著也解在景十三王傳但呂令色諛言自進師古曰令善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呂為小復壞暴室師古曰暴室為第一第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師古曰賢為第一第

先漢曰官本太厚上言行字上家有會輒太官為供師古曰供具也

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天下可久

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饒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師古曰縣官為縣官

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呂視天下師古曰視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呂應天心師古曰應天心

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師古曰省

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師古曰通遠願賜數刻之間師古曰刻

空極竭聖之思師古曰聖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之泉言其深也師古曰深

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為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師古曰園陵

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師古曰掾史沒入其車馬擢辱宰相事師古曰掾史

下御史師古曰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師古曰司隸官

義何也師古曰義何也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師古曰司隸官

史欲捕從事而司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師古曰不道

道二字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師古曰鮑司

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師古曰自言

既被刑還徒之上黨呂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師古曰雄

長雄師古曰雄



于長子師古曰上黨之縣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迺

風州郡曰舉法案誅諸豪傑師古曰風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

及何武等皆死補注宋祁曰武字下時名捕隴西辛興師古曰

之興與宣女婿許綰俱過宣一飯去師古曰飯不知情補注

字上疑有其字錢大昕曰案後書孔融傳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

知情有詔勿問宋疑情上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

士琅邪又有紀遼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

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師古曰并列其人本土及姓名

又音胡頭反今荀郇補注並有之俱稱周武王之後也補注周壽

昌曰林師事許商號其弟子為四科林為德行見儒林傳莽傳

此作伯高異皆曰明經飭行顯名於世師古曰飭謹紀遼兩唐

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

衣徹履空服虔曰履猶履也師古曰衣音於呂其器飲食又曰歷

道公卿服虔曰以兵器遺之補注被虛偽名師古曰被郇越相同

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

呂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

子遣使視呂衣食師古曰視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

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

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呂安車迎方方因使者

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

山之節也張晏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有許山祠補注

明主之尊也師古曰受人不解其意而賜去亦何師古曰

亦傳論注謂逸民部一引此皆有亦活二字漢紀何使者曰聞

莽說其言不強致讀曰悅方居家居經教授喜屬文師古曰

屬音之著詩賦數十篇始隴慶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師古曰

風之縣也補注秦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

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兖州

刺史亦曰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曰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

戶卒於家補注沈欽韓曰初學記十八三輔決錄曰蔣詡舍中三

求仲二人皆治車為業推廉遜名蔣元卿之去兖州還社陵制棘

塞門舍中有一三徑不出推二人從之游見康高士傳周壽昌曰

渭水注汧水又東南逕臨縣故城南昔郭欽王莽之徵而逕

跡於斯北郭欽即郭欽欽與欽字近而為欽字已較尉郭

欽又別一人北堂書鈔引三輔決錄云王邑為弟郭求弟郭女

盛服送之謂女辭不取但衣青布曰受公命不敢違邑乃歎曰所

以與賢者婚欲為此正志也或傳注蔣詡於公司空齊栗融客卿

王氏無損清高之操正指此事邑在莽時為大司空齊栗融客卿

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補注齊召南曰宣傳特附薛方諸人皆不仕莽世清節著名者据

後書卓茂傳及與孔休茶勸劉宣龔勝鮑宣六人同志又申徒剛

載高士丹王良郭丹蔡茂及陳龐之曾祖咸各見本傳而儒林傳

逢萌王君公周黨譚賢殷豐王霸戴道皆立志莽死漢更始徵竟

較然不污新室前漢七十二莽死漢更始徵竟

呂為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師古曰示竟不受侯爵會赤

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鮑

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補注齊召南曰案兩龔子孫後書無傳

宣妻桓少君在列女傳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師古曰上繫前也謂

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呂別矣師古曰區區異類而各

也字無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

各有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呂失

其世者多矣師古曰是故清節之士於是

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真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

道勝實踰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萬善好學守死善道而

為勝所迫卒又死之合於孔子之說也貞而不諂薛方近之

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諂謂君子之人正其道耳郭欽蔣言不必信也薛方志選亂朝說引巢許爲喻近此義也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詡古曰欽詡不仕於卒遯逃蜀亂不汙其節殊於紀遯及兩唐補注蘇輿曰絕謂相遠

虛受堂

毛

章賢傳第四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漢書七十三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章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傳傳子

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官爲楚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

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師古曰官爲楚王

肅肅我祖國自豕章應劭曰在商補衣朱紱四牡龍旂師古曰豕

謂之絛字又作豕章朱紱爲朱裳豕爲西文也豕古無字也故因

當作西兩已相背也與亞字音義並別此朱或諸侯之報當

爲解顏注誤形弓斯征撫寧遇荒師古曰官爲楚王

邦曰翼大商佐助也送彼大彭勳績惟光應劭曰魯語曰大彭

迭互也自言豕氏與大彭互至子有周歷世會同師古曰繼

爲伯於殷商也迭音徒結反至子有周歷世會同師古曰繼

大彭爲夏諸侯少康封其別號王哲世系表章氏出自風姓顓孫

章大彭迭爲商伯周報王時始失國從居彭城以國爲氏其說

若春秋戰國數百年中周諸侯無有國名至章者章蓋謂歷世

會同豈可信哉漢初人去古未遠其自謂世系即已荒略如此

無怪乎楊子雲王報聽諸寔絕我邦應劭曰王報周未王聽我邦

之白彼多誤也王報聽諸寔絕我邦應劭曰王報周未王聽我邦

既絕厥政斯邈應劭曰言自邈來章氏之後政教遠隔不由王者

王報說也應劭曰言自邈來章氏之後政教遠隔不由王者

也蓋此詩爲不曉其意者所南曰案孟詩已不可解應劭又從

此句及下文諸其於邦中向有可證者漢以高祖誦誦邦爲國

者耶故韓曰洪通客舍四筆所詩亦同案紀年夏來二十八

克之則左傳曰云云章氏自後不復有年章氏矣賞罰之

行非繇王室師古曰繇與同也補注唐尹羣后廢扶摩衛五服

崩離宗周目隊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采服衛服也師古

反傳注正文彬曰周之五服侯甸我祖斯微魯于彭城師古曰言

男采衛見周禮不當引夏書爲注我祖斯微魯于彭城師古曰言

於此其下不當引夏書爲注我祖斯微魯于彭城師古曰言

先諫曰官本欲證揚慎云方言楚謂然曰諫說文諫語也諫

軟秋冬之諸風說文欬喘二字音義並同實一字耳皆楚語也先

言矣軟詞也動諫猶動然限此嫪秦耒耜目耕師古曰言遺秦

射計於野補注先斯悠悠嫪秦上天不靈適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

祖起在豐沛於秦爲南故曰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授漢也補注

劉奉世曰秦漢沛在秦之東北安得云南蓋意以漢興於巴蜀故云

北在東北也高祖起於沛非起於巴蜀也劉說殊貴於赫有

漢四方是征師古曰此詩中諸數若稱於者其音皆同歷適不懷萬國

適平師古曰思也來也適古攸字攸所也言漢

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淨壹師古曰兢兢謹戒

七年而發遷葬於後也適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

補注先諫曰文選注漢也二

統祀師古曰咨嗟也承長也夷王立

皇正也師古曰咨嗟也承長也夷王立

亦思也師古曰咨嗟也承長也夷王立

冰之義用其思也師古曰咨嗟也承長也夷王立

放是驕師古曰咨嗟也承長也夷王立

我王曰師古曰咨嗟也承長也夷王立

非德所親非俊唯圖是恢師古曰咨嗟也承長也夷王立

黃髮師古曰咨嗟也承長也夷王立

入十歲其也師古曰咨嗟也承長也夷王立

還及師古曰咨嗟也承長也夷王立

嫪被顯師古曰咨嗟也承長也夷王立

昌休令聞師古曰咨嗟也承長也夷王立

明明羣司執憲師古曰咨嗟也承長也夷王立

其怙茲師古曰言欲正遠人先從近始而王怙恃與漢戚屬不自

其固則師古曰不思整戎之美彌彌其失岌岌其國應劭曰彌彌

合反補注先謙曰文選失作逸案失與佚同與逸通致冰匪霜致

隊靡嬖瞻惟我王昔靡不練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隕隊

是也練委也言王於上所言之事無不委練也所見與顏注本異

其文形近而誤望文生訓耳與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

繆呂補師古曰言與復邦國救止顛隊之道無如能自悔其過惡

詢茲黃髮則國所應謂雖有員然之失庶幾以道謀於黃髮之賢

則行無所遇黃髮老壽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者也員與云同

補注劉奉世曰老人髮白入

而變黃色非謂更生而黃也

如垢也言歲月往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師古曰於歎辭也言昔

年將及尚不可忽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師古曰於歎辭也言昔

能光顯於後世也補注宋祁曰我王如何曾不斯賢也叶韻音監

黃髮不近胡不時監師古曰黃髮不近者斥遠耆老之人也近音

也戴負者謂

于牆環遶也

中猶諫之也上謂王先謙曰何說是也官本名下曰作也是其夢

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爾師古曰爾辰我言也補注宋

故怨之三字先謙曰官本王我作我王未合寤其外邦歎其喟然

臣位反覺音工效反補注宋祁曰外邦字疑為異邦念我祖考泣

涕其漣泣下貌音連微微老夫咨既遷絕師古曰咨嗟也絕

仲尼視我遺烈師古曰洋洋美盛也烈業也視讀曰示孔濟濟鄒

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師古曰言禮樂之教不同餘土

我雖鄙考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師古曰而音何端之辭

引宋祁曰景德本絕作端孟卒于鄒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

志而作是詩也自孟至賢五世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師古

厚兼通禮尚書曰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補注周壽昌曰自孟至

孫宣猶以明詩稱儒林傳稱詩有韋氏學漢魏金吾丞武榮碑有

黃金滿簾不如一經如清曰簾竹器受三四斗今神醫俗有此器









一三五六

來雍雍補注宋祁曰來字疑作徠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雍篇祖太

有來而和者至而敬者助王禘祭是百辟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  
穆然承事也補注先謙曰春秋之義公不冬令文宣之三補注沈

官本注篇下祖字作祿是春秋之事以不祭於支庶之宅致韓曰  
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魯季氏有桓公廟郊特牲云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

於下土諸侯補注沈欽韓曰周官郁宗人掌都宗祀之禮注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又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注云宗

祖帝乙鄭祖厲王正義云宋爲王者之後得配殿之先王帝乙之廟不毀者蓋以爲其所出故特存周厲王于有功德出封者得廟

諸姬臨於周廟鄭文王廟也鄭之桓武世有大功故得立厲王之廟昭十八年傳稱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歸於周廟周厲王之廟

廟也郊特牲正義云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土諸侯不得專  
祖於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祖所自出

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側所居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  
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出宗廟其立先公  
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許慎謹案諸侯有得祖

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鄭氏無駁與許慎同也其王子母弟

食采畿內。異於飮查。亦得采地之中。立祖王廟。故諸宗人家宗人皆爲都家祭所。出祖王之廟也。余案經傳。雖有祭祖王。之文。然玄成等所說。巨壽。魚呂。爲云。明王。耶圖。直。無。多。巨。壽。刀。夏。參。委。丁。因。

自是正禮臣等愚目爲宗廟存君國宜無修臣計勿復修奏口因  
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

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

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旨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師古曰著亦明也朕獲

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竊臨古曰肅其與將

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  
目下五廟而迭毀師古

日迭互也親盡則毀故云迭也音大結反補注本謂曰太祖下疑有繼太祖三字王念孫曰宋說是也通典遺七載此奏正作繼本

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本脫繼太祖三字則文義不全  
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本脫繼太祖三字則文義不全  
之生哉乎大且立手而再毀冬言壹帝壹哈也師古曰殷大也  
毀廟

之圭廌乎太祖五年而再彫祭言壹禘壹禘也諦也一一祭之也  
 給合也禘音大系反給音洽補注先謙給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  
 日官本注一一祭之也一一子注是給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

日官本姓一 侯之也上 一字彥長乃終之

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

父子易其號序也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祭義曰王者學者改昭爲紹補注宋祁曰注木當有字耳兩字帝其且呂師古曰祖所從出者補注錢大呂其且見之而立四

福矣神自出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自其神酌之而立四

人上有胸膈耳當曰諫例及其太神而立四廟吳澄云而立四廟四字無所系屬義不可通案大傳以其祖配之之下句此六字劉氏所謂有缺文者是也今從其說而以大傳篇之文補之秦蕙田

云元成他無所據而引此闕文爲據一誤指立四廟爲王者之禮雖有配天之祖亦不得立廟則天子止得四廟比諸侯反殺其一

之禮反隆於配天之禮而乃新之耶三誤配天以功德不限定五世之祖而曰不爲立廟親盡也四誤小記之文本言禘祭太祖所

自出而以太祖配之如禘禘鑒而契配周禘鑒而稷配與祭天配  
天何與而乃以禘爲祭天以配爲配天五說惟劉歆之論足以正  
緯之失壽昌竊謂而立四廟依經註亦自可釋古禮專自高堂生

王黨聖始傳述記正當元成時不致有脫誤而反引之也或此篇含意未申大傳篇補申其說後王劉歆推闡愈密而皆從元成發

言始受命而王祭天曰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補注宋神

之字立親厚四親親也親盡而送置親疏之親亦有親也殺漸降

也音所  
例反  
祖之廟而七鄭云此周制  
周之所曰七廟者  
無注王昭盛曰七廟始於周夏商以前  
未有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

廟親廟四與始祖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故七呂后纓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曰三廟不毀

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

成王成一聖之業經古曰二聖文王武王也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注補

不較遠觀也則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堯曰小宗伯掌目行爲謚而已則是行表謚也禮廟在大門之內

左右聘禮公揖賓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疏云諸侯三門應路應門爲中門入大門東行卽至廟門其間得有每門者諸

侯有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前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若然祖廟已西隔牆有三則閣

是以每門皆有曲有曲卽相揖也又大行人朝位賓主之門九十步廟中將幣三享注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

也廟受命禋之廟也疏云此謂有闕禮在廟之法也乃行案是則廟皆在大門內左昭十八年傳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正義廟當王宅內以其居夾盜收廟王道南寢王道北即存焉所居宅

上其居在屋下不遠南冠不遠北色流

何神此於義  
私親以皇考廟上序於昭穆  
禮義確正何神此昭獨取  
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  
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

夢祖宗見戒呂廟楚王夢亦有其序師古曰序緒也謂端緒也皇帝悼懼卽詔

禮作 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呂氏

為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呂修立禮凶年則歲事

不舉呂祖禰之意為不樂是呂不敢復師古曰復音房目反如誠非禮義之

中違祖宗之心各盡在臣衡師古曰如音若也當受其殃大被其疾

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

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師古曰右音有也開賜皇帝壽亡疆師古曰疆音疆

也師古曰官本考作者未有居良反三字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師古曰反音反

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師古曰休音美也天序五行人親五屬

祿官之序摩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目下五

廟而遷師古曰音火也漢七十三

而給師古曰音火也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

義則當遷又呂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補注

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

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得其私祖母也尊祖嚴父之

義也師古曰信音道也何焘曰此指孝

盛受命博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善也將大也致敬也

錫亡疆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

故得承久無窮也師古曰無窮也誠呂為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

迺敢不聽師古曰不聽不從也即旨令日也師古曰令音善也遷太上孝惠廟孝文

太后孝昭太后寢將呂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無窮之業今

皇帝未受茲福迺有不能共職之疾師古曰共音共皇帝願復修立承

祀臣衡等咸呂為禮不得師古曰於音於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

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

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

毀廟之文補注宋祁曰廟字下疑有字臣衡中朝臣咸復呂為天子之祀義有

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呂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

藝所載皆言不當師古曰六音六無所依緣呂作其文

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

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早生百神有所歸息師古曰息音止也諸廟

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

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

適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

焉師古曰與音與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衡奏言

前呂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師古曰卒音卒案衛忠后戾太

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不富也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

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

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師古曰著音著特定制令則

至元帝改制獨除此令成帝時呂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

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

又復擅議宗廟之命師古曰命音命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

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

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目為



迭毀之次當目時定非令所為損議宗廟之意也補注宋初曰所

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目為繼祖宗目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

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衰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

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

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補注宋初曰

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詩也薄伐獫狁威詩也又曰嘽嘽

推推如雷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詩也威詩也又曰嘽嘽

大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師古曰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

侵中國不絕如綫師古曰綫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

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師古曰衽

桓之過而錄其功師古曰功及漢興冒頓始強破東胡師古曰東胡

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

師古曰龍 迺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補注

起朔方目奪其肥饒之地師古曰肥饒東伐朝鮮起玄菟

樂浪目斷匈奴之左臂師古曰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

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師古曰張掖匈奴之右肩師古曰右肩

事師古曰事斤地遠境起十餘郡師古曰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

丞相為富民侯目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師古曰規撫

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

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

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

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目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

殺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十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

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

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為次也僅非尚書  
有太宗二字司馬王劉不能意造實道云顯成之廟碑為太宗景  
帝元年中屬嘉等無云高皇帝廟宜為太廟之廟寺文皇帝廟宜  
為大宗之廟實本尚書其文之次當云昔在殷王太王其在中宗  
其在高宗否則今文家末由例易其文序也先謙案殷說是在中宗  
後平帝時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王莽大誥云尊中宗  
舊書云此放三宗誠有其美亦用今文說是太宗中宗高宗漢儒  
據尚書文序如此不得執古文祖甲之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  
宗呂勸成王名戒以毋逸尚書篇 繇是言之宗無數也 師古曰繇  
繇字先謙曰官然則所曰勸帝者之功德博矣呂七廟言之孝武  
皇帝未宜毀呂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  
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呂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  
法篇或漢時一名祀典與 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  
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  
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 補注

前漢七十三

九

曰案五經異義詩傳說丞相匡衡以馮股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  
毀古文尚書說經何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計召案春秋公羊傳  
而不毀此傳則古文尚書說即本之劉歆歆又本之貢禹又或  
與三家詩說合也 詩云戴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芾 師古曰  
棠之詩也解已在前 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  
字與解同發音步葛反 送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曰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  
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曰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  
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謀既曰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  
臣愚曰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  
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敢議可歆又曰為禮去事  
有殺 師古曰去塗也殺斬也去音丘呂反殺音所制 故春秋外傳  
反其下並同也 補注宋祁曰注宋也字當刪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禩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  
享壇墠則歲貢 張晏曰去祧為壇墠地而祭也師古曰祧是遠  
祖也築土為壇墠地為壇祧音他堯反墠音居補

注宋祁曰注 大禘則終王 賈逵曰豎夷終王遷入助祭各以其珍  
又是字刪 王即位通來助祭補注吳仁榮曰案禘不禘王非謂天子  
蓋所謂終王者鄭康成孔穎達以禘為郊祭謂非天子則不郊祭  
不為天子諸侯之所通矣章玄成等議亦引祭義所云乃謂始祭  
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此鄭孔之失所從起也國語荒服終王章  
昭曰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與顏注小異夷考二說  
職求王則是彼以即位而來見耳非為新王而來顏說止及一事  
兩事也 乃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 如流也 彌遠則彌尊故禘  
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  
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 晉灼曰以情推子  
禮何所違故無毀矣不禘之主 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  
寢園廢而為虛 師古曰虛讀曰墟補注宋 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 師古  
中無至字校本添 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 師古  
也 諡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

前漢七十三

十

師古曰 父為士子為天子祭曰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  
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曰為縣臣愚曰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  
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 師古曰在南陵 孝昭太后雲陵園  
雖前曰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  
曰孝宣皇帝曰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曰數故孝元世曰孝景  
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 補注宋祁曰父江  
禮制案義奏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  
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曰天子者  
通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 補注宋祁  
疑有 非謂繼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 張  
王字 曰奉明園 罷南陵雲陵為縣 補注何焯曰此奏合禮雖王莽為  
京末董奉祭邑議和帝 奏可 以下不應為宗奏同

司徒掾班彪曰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者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補注宋祁曰注文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越本漢承亡謂字在後或者字下到敏曰注謂字注在上合在或者下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番滋師古曰諸補注先謙曰官本番作蕃是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復音扶目反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虛受堂

王

韋賢傳第四十三 終

前漢七十三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漢書七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王先謙補注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從平

陵少學易爲郡卒史舉賢良已對策高第爲茂陵令師古曰茂陵在長安東南

見韓延壽傳但彼文云以文學對策又祇舉袁崇節義一段亦非全文也項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

稱御史止傳縣之傳舍丞不巳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

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師古曰殺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補注

下有爲字補注禁止姦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

爲雒陽武庫令補注順已嗣侯此當是其次子自見失父而相治郡

嚴恐久獲罪補注字疑從舉書補注適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

補注先謙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已爲我用丞相死不

能遇其子補注以也遇謂待遇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師古曰武庫

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責過相曰幼主新立已爲臣谷京

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已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

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師古曰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

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

三千人師古曰卒若今衛士上番分守諸司遮大將軍自言願復舊作一

年呂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曰聞大將

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師古曰光心以武庫令事嫌之而

日官本注久繫踰冬會赦出補注字疑有之字復有詔守茂陵令遷

楊州刺史補注官本楊作揚日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

時吉爲光祿大夫與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行治補注官本先謙曰

是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師古曰易下繫辭云君

言不驕見相心善其言爲齊威嚴師古曰齊威王也齊王曰

其材能也音才指居部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

帝即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補注周壽昌曰本始二年

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已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

平侯山復領尙書事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補

山然下文魏相封事注齊召南曰案依顏注當如張敞傳兄孫

兄子蕭望之傳亦曰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尙書與此

文同非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補注何焯曰因許伯乃得至帝

後之謀也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師古曰解在五行志

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已來

祿去王室政歸家宰師古曰與由同補注百官總已以聽於家宰

周書惟周公位家宰古昔總政者即爲補注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

家宰不必如周官家宰之稱天官也補注前漢七十四

劉敞曰禹不爲大將軍字之誤也何焯曰大當爲兄子秉樞機昆弟

諸壻據權執在兵官補注在當作任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

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擾不制師

日寢漸也不制宜有已損奪其權破散陰謀呂固萬世之基全功

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尙書者先發

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呂防雍蔽師古

鎮曰宣帝善之補注何焯曰此一制制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補

先謙曰通鑑胡注漢三公九卿皆外朝之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

聞適罷其三侯令就第師古曰禹親屬皆出補吏補注詳見霍光傳於

是章賢曰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補注周壽昌曰封高平侯食邑

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

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羣臣補注周壽昌曰

倭本書樂志練時日注核名實而相總領眾職甚稱上意元康

中甸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補注先謙曰不能下謂不

所圖奴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

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

者王敬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

忍憤怒者謂之忿兵補注先謙曰王念孫云恨讀為很謂相爭鬪

爭狠連文作恨者借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

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

滅補注沈欽韓曰文子道德篇義兵王應此五者非但人事迺天

道也聞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

爭屯田車師補注宋祁曰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

欲興兵入其地補注先謙曰胡注丞相不預中朝之議故言聞諸

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

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已動兵師古曰不可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

選師古曰言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

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

右謂近臣在適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

氏之憂不在顧夷而在蕭牆之內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

孫之憂不在顧夷而在蕭牆之內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

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迺可師古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

上從其言而止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諸蘇轍云三人者非贊于趙

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師古曰觀觀國家故事又

已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補注宋

奏請施行之補注先謙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

而民和睦師古曰虞與娛同補注錢大昭曰案此虞字與臣衡傳

也亦此意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臣聖德

民多背本趨末師古曰本農也趨讀曰趣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

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

始未得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惟思也繇讀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

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賑乏餒師古曰

冠蓋交道師古曰言其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師古曰弛放

之也波音阪補注宋祁禁秣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秣以粟米飲馬

積者滯也師古曰所曰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

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

積聚量入制用已備凶災師古曰謂禍亡六年之蓄尚謂之急師

元鼎二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薄被災害師古曰薄與音同補注

讀一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師古曰賴明

詔振撓迺得蒙更生師古曰撓今歲不登穀粟騰踴師古曰賴明

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已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

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師古曰蚤古早字也補注唯陛下

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已撫海內師古曰也補注宋祁曰注文等字下當

有讀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



采擷也補注先謙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

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已順動故日月不

過四時不忒聖王曰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師古曰忒差也天地

變化必繇陰陽師古曰繇與由同補注宋本無繇字陰陽之分曰曰為紀

日冬至則八風之序立補注宋本無日字無日字新

出經繫去稽留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南天文訓條風至則

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賞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縣

至則修宮室繕邊城廣風至則開關擊決刑罰萬物之性成各

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春生者園

故為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曰夏長者平故為衡西方之

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張晏曰秋成者方故為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

執權司冬張晏曰冬藏者重故為權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

土張晏曰土為信信者直故為繩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補注沈欽

韓曰天文訓規矩衡繩長前漢七十四五

不可曰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師

不閉也師古曰兌夏興坎治則電明王謹於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義和

之官曰乘四時師古曰節授民事師古曰各依其事君動靜曰道奉

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

五穀熟絲麻遂師古曰少木茂鳥獸蕃師古曰少古草字民不天

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師古曰說政教不違禮

讓可與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

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師古曰飢在外為姦在內為寇師古曰繇與由

當有繇字下字下當有皆字先臣愚曰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

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

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

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補注周壽昌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

已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師古曰昌何周昌也謹與將軍臣陵

太子太傅臣通等議師古曰陵王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

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

四時已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師古曰是奉宗廟安天下之

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舉師古曰春舉也師古曰春舉也師古曰春舉也

朝祭百事也師古曰服說是也補注齊召南曰案此趙舉疑是

一人必非江邑侯代周昌為御史大夫者也上文相國臣何

史大夫臣昌將軍臣陵師古曰昌師古曰陵師古曰昌師古曰陵師古曰昌師古曰陵

丞相之改稱相國周昌之出為趙相而趙舉之代為御史大夫叔

孫通之由奉常徙為太子太傅皆此年事也師古曰趙舉師古曰趙舉

江邑侯趙舉以漢五年為御史大夫則未嘗為中謁者矣李舜舉

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師古曰禹師古曰禹師古曰禹師古曰禹師古曰禹

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師古曰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

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師古曰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師古曰罷軍卒

罷者也音薄蟹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師古曰御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家

無罷音疲三字引宋補曰罷音疲師古曰御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家

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

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

至明言所職師古曰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救拯

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

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

之相為人嚴毅補注先謙曰補注師古曰補注師古曰補注師古曰補注師古曰補注

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諡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

削爵為關內侯師古曰弘師古曰弘師古曰弘師古曰弘師古曰弘師古曰弘

無大字若大不敬豈能降為關內侯師古曰弘師古曰弘師古曰弘師古曰弘

也先謙曰史記傳云坐騎至廟不敬師古曰弘師古曰弘師古曰弘師古曰弘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

監生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已故廷尉監徵師古曰

致醫藥視遇甚厚恩惠已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爲上時將軍  
市令遠大將軍長史霍光等重之人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  
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王子賀賀卽位曰行淫亂廢光與車騎  
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  
受祿祿之屬任天下之寄師古曰屬音之次反讀注先謙曰宮本無吉字引宋祁曰注之字上當有吉字  
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注曰吉字力反發震  
之日曰大誼立後注曰雖元嫡嗣旁立支公卿有奉故云大誼所立非其人復曰大  
誼廢之師古曰恐危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  
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席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注補  
先謙曰官本作位別引先注補  
祁曰位列浙本作列位注補  
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遽詔所養武帝  
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蘇林曰外家猶言外人家不在宮中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  
後入掖庭耳注補  
古曰皆說是也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

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曰視吉師古曰視讀古曰示  
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舅孫不謹督管汝安得有功謂視察之法志定八等之差自免官加杖督一百至杖笞一十亦不附之視  
乎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其養勞苦狀師  
曰其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爲  
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師古曰茂美也  
詩不云庠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補注其封吉爲博陽侯  
邑千三百戶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諸家表作千三百三十戶又案此詔宣帝紀元康三年吉與史丹史丹年五十二  
及張賀子彭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  
祖同曰封應劭曰吉疇病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如朝服施特筑封之也師古  
曰紼繫印之組也音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訪作疾未無也  
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

贊其樂補注沈欽諤曰列女傳孫叔敖母曰有陰德者陽報之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補注沈欽諤曰有陰德者陽報之

上書固辭自陳不宜官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

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

思慮近醫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補注沈欽諤曰公卿表

於客家人田言曰今此三君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相代為丞相

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

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補注沈欽諤曰長休告猶本無休

字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

艾師古曰艾讀曰艾補注王念孫曰然猶乃也言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

呂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補注沈欽諤曰呂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

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補注沈欽諤曰呂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

羣臣核名實不妨時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取吏者酒數通

有寬舍可否相濟耳補注沈欽諤曰羣臣核名實不妨時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取吏者酒數通

蕩補注沈欽諤曰羣臣核名實不妨時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取吏者酒數通

亡為遺忘補注沈欽諤曰羣臣核名實不妨時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取吏者酒數通

與通義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補注沈欽諤曰羣臣核名實不妨時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取吏者酒數通

內因此文脫去補注沈欽諤曰羣臣核名實不妨時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取吏者酒數通

部百三十八車補注沈欽諤曰羣臣核名實不妨時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取吏者酒數通

吏白欲斥之補注沈欽諤曰羣臣核名實不妨時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取吏者酒數通

吉曰呂醉飽之失去士使人將復何所容補注沈欽諤曰羣臣核名實不妨時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取吏者酒數通

忍之補注沈欽諤曰羣臣核名實不妨時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取吏者酒數通

此取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補注沈欽諤曰羣臣核名實不妨時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取吏者酒數通

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補注沈欽諤曰羣臣核名實不妨時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取吏者酒數通

郡遠歸府見吉白狀補注沈欽諤曰郡遠歸府見吉白狀

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補注沈欽諤曰郡遠歸府見吉白狀

邊長吏補注沈欽諤曰郡遠歸府見吉白狀

詩經歷知補注沈欽諤曰郡遠歸府見吉白狀

問呂廣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補注沈欽諤曰郡遠歸府見吉白狀

適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取吏言何見

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補注沈欽諤曰郡遠歸府見吉白狀

出逢清道羣屬者死傷橫道補注沈欽諤曰郡遠歸府見吉白狀

清淨補注沈欽諤曰郡遠歸府見吉白狀

謙曰官本補注沈欽諤曰郡遠歸府見吉白狀

注祠作記補注沈欽諤曰郡遠歸府見吉白狀

行幾里矣補注沈欽諤曰郡遠歸府見吉白狀

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

而已幸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

熱補注沈欽諤曰郡遠歸府見吉白狀

北堂補注沈欽諤曰郡遠歸府見吉白狀

紀作未可以補注沈欽諤曰郡遠歸府見吉白狀

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問之掾史迺服

呂吉知大體補注沈欽諤曰郡遠歸府見吉白狀

諱誰可自代補注沈欽諤曰郡遠歸府見吉白狀

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

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爲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巳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悌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曰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爲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曰廷尉于定國代爲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爲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吉薨諡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官至衛尉太僕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廿三年爲太僕一第之始顯少爲諸曹當從祠高廟至夕牲日遇使出取齋衣師古曰未祭其謂之夕牲諸注沈欽之曰續輿服志泰郊祀之服皆以約玄漢承秦故祀宗廟諸祀則三辰冠冕之制亦玄冠也四命以上爲祭異冠者諸侯主冠冕玄冠冕內冠冕弁祭亦玄冠蓋是齊祭異冠也其二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玄上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玉藻云玄冠基組纁士之冠冠是齊祭同冠也其天子之祭玄冕祭則玄冠諸冠冕則冠冕是齊祭之可知也若助祭於君則齊祭同冠冠冕大夫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亦服之以此傳夕牲乃取齊衣則齊衣即祭服也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爲言然後遇已師古曰免吉中子禹爲水衡都尉少子高爲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師古曰先嘗有爵經尊免之而與言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曰皇曾孫在郡邸獄補注宋祁曰武無以皇字清此本作孝非江漸本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師古曰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丞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郡治獄姓誰名不當在郡邸官也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之丞耳非守丞也誰如者其人名不作誰字言姓又非也補注劉奉世曰守丞諸說皆非蓋郡邸守邸之丞也與朱買臣傳守丞同沈欽之曰上云大赦則留孫已出獄在郡邸劉謂此守邸之丞是也先謙曰官本注不作

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曰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迺遣組去後少內畜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即時病師古曰病時也有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溼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盥師古曰去雖也故游戲也盥放也盥讀與滂同數奏甘羹食物師古曰羹進也所曰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徵其報哉師古曰徵要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呂存君不足比也師古曰韓詩外傳云晉公須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也補注先謙曰比也二字官本作以比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師古曰刪也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曰受田宅賜錢吉封爲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爲關內侯臣愚已爲宜復其爵邑師古曰復臣反曰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爲太僕十餘年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尉丙顯爲太僕十年與官屬大爲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曰爲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曰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補注宋祁曰折本所曰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曰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遇絕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師古曰繇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

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師古曰謂處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明其  
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古臣相配師古曰謂處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明其  
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師古曰謂處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明其  
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師古曰謂處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明其  
爭豈虛厚哉師古曰謂處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明其

虛受堂

三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漢書七十四



駐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漢書七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駐引字孟魯國蕃人也 師古曰駐音息應反今河陽尚有此姓音

吳姓乃音桂耳漢之決錄又不作時字蓋可混疑將爲一族也今有

代學者旁引吳氏譜以相附著私譜之文出於葛洪家白爲說事

非經典辭引先賢相與歛歛則有決錄者誤也漢書卷九

陳珠碑趾云姓施載吳氏兄弟各分一姓曰吳姓字音九書

書矣姓非姓姓可知先謙曰舊今兗州府縣志不計九

雞走馬長迺變節從公受春秋 師古曰雞走馬也公長之號耳

先謙曰官本考於儒林傳公東平人受公 呂明經爲議郎至符

節令 表符節令屬少府 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甸甸

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

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

木卧復生 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樹也補注 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

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

之意昌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極王者易姓

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 師古曰僵也僵臥於地音居

引宋祁云象字下疑有而字葉 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

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蓋意亦不知其

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自縊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

受命漢家竟後 師古曰竟音南口案以漢爲一統也此又見其

義而新莽亦因以爲篡竊之本蓋通之矣其後漢書卷九

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國誠明劉氏馬氏後者而左氏則有明文五

經家皆言項代黃帝而竟不得爲失德左氏以爲少昊氏黃帝

即國誠所謂帝實也如令竟不得爲失德漢不得爲失德其亦發明

補益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也問擇天下賢人

禮昌帝位 師古曰禮昌也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昌承順天命

補注葉德輝曰還封百里如二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 師古

王後亦公羊家新周故宋之說 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 師古

官署名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 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

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祇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後

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爲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昌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

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

災 師古曰災曰五王行志在太初時昌邑王昌少子愛上爲選師

始昌爲太傅年老昌壽終族子勝亦昌儒顯名 補注錢大昕曰始

昌儒其說災異與昌有言柏梁臺災事則見勝傳可矣乃以兩夏

侯題其昌昌何也朱一新曰班以兩夏侯勝題昌昌昌昌昌昌昌

小夏侯氏學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

作非復漢書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

日下文勝上可以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

夏侯勝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

分魯西靈鄉也 師古曰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

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東平人 師古曰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

政皆說勝侯此後所稱侯侯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

山郡不屬東平登帝建東平爲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

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 師古曰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

陽氏問爲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 師古曰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

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 師古曰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

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 師古曰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

字下疑有車字士志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

車字不知此車與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

當乘輿車免冠類首儒林傳劍刃嫺乘輿車者其證矣通鑑漢紀十六無車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後漢書儒林傳注引此正作乘車王怒謂勝爲祿言縛呂屬吏師古曰屬吏也音之欲反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曰爲泄語安世實不言補注宋祁曰言字疑作泄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補注沈欽韓曰洪範五行爲代此勝惡察察言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謂計謀不敢明顯語正宜爲代下謂作爲引宋祁曰五言志曰不察察言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下謂作爲引宋祁曰五言志曰不察察言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下謂作爲引宋祁曰五言志曰不察察言也故改云臣下有謀爾師古曰卒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呂爲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補注先謙曰省視也官太宜知經術白合勝用尙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呂與謀廢立師古曰與定策安宗廟益千戶補注劉奉世曰關內侯無國云何言益周

前漢七十五

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氏羌補注劉氏羌不在昆明臨駱兩越師古曰臨東定越駱朝鮮張晏曰越也南越師古曰越也東定越駱朝鮮張晏曰越也之東師古曰越字與廓地并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衰周之後補注宋祁曰周之後越本無之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師古曰況賜也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師古曰鉅大也神人並見山稱萬歲補注先謙曰事並見武帝紀又山稱萬歲泰兩見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德輝曰荀悅漢紀本始二年夏四月詔有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司議孝武廟樂

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補注先謙曰官到反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補注先謙曰官字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師古曰言無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師古曰蓄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其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師古曰蔡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獻納曰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曰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

前漢七十五

之繫再更冬講論不忘師古曰更歷也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上迺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補注錢大昭曰此詔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曩者地震北海瑯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補注宋祁曰瑯邪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術士有曰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爲君師古曰見誤相字於前師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信之師古曰信其質樸也嘗見出道上語師古曰入見天子之上聞而讓勝讓責也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師古曰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曰通謂陳道之也懲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

傳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師古曰解說其意若今義疏也補注使傳  
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師古曰解說其意若今義疏也補注使傳  
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之芥

耳師古曰地芥謂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得  
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冠也  
紫綬云青紫謂此頭帶當時所見誤以為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

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曰從父昆弟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  
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處采問疑義而得之補注先  
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已應敵建卒自顯

門名經師古曰與專同專門者白別為一家之為議郎博士至  
前漢七十五  
太子少傅勝子兼為左曹太中大夫孫竟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

亦為少府太子少傅補注先謙曰公卿表無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補注蘇輿曰房與夏侯勝復於儒林  
精治易事梁人焦延壽補注沈欽韓曰潛夫論讀學篇京君明經

得幸梁王王其其資用師古曰共讀曰恭補注宋  
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補注先謙曰小黃陳留縣  
耶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先知盜耶故欲為盜賊者不敢起

漢書補注 卷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卷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卷知此亦有京氏即傳師法也又有太一飛鳥雜決捕盜賊法  
之例亦恃其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師古曰以課最而後

三老官屬上書願留師古曰依許遷而增其秩  
有請師古曰依許遷而增其秩  
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補注沈欽韓曰易緯稽覽圖甲子卦

時卦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為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而四  
時卦者謂四正卦離坎震兌四時方伯之卦也補注沈欽韓曰

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溫隨卦而至  
又焚教修華嶽碑云風雨應卦亦本京氏說也先謙曰官本注無

音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師古曰孝廉為郎  
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師古曰精謂日

錢大昭曰古晴字作精說文作性葉德輝曰天文志天曜而見景  
星孟康曰曜精明也按晴曜性一字開元占經曰占五引京氏曰

符曰日將蝕必先青黃不幸至漸消也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古  
有此事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師古曰悅說召見

問房對曰古帝王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善師古曰悅說召見  
之類也末世已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  
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師古曰悅說召見

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師古曰悅說召見  
讀曰嚮師古曰悅說召見  
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師古曰悅說召見



乾息從子至巳下上故逆也又九家注泰卦曰陽息而升陰消而  
陰合之則為辟鄭氏注乾鑿度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  
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欲因以白見而未能至已卯臣  
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師古曰出為郡守也  
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  
哀見許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適幸已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  
日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補注劉攽曰蒙氣起而太陽侵  
色則太陽指日也太陽解卦也二壯解卦也二壯解卦也二壯解卦也  
以三統推是年二月二十四日丁亥春分非所侵色也錢大昕曰  
晉卦用事則三月癸巳朔也壯解卦也壯解卦也壯解卦也壯解卦也  
壯乃用事則三月癸巳朔也壯解卦也壯解卦也壯解卦也壯解卦也  
日乃用事則三月癸巳朔也壯解卦也壯解卦也壯解卦也壯解卦也  
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師古曰覆陽也覆陽也覆陽也覆陽也覆陽也  
子為宗廟顯傳易中孚傳曰覆陽也覆陽也覆陽也覆陽也  
也此云覆陽是以二乘五大夫蒙蔽天子之象上疑當作二格覽  
但君不覺悟日中不覺悟日中不覺悟日中不覺悟日中不覺悟日中  
九

辰之問必有欲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合陽平侯  
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補注王念孫曰通鑑同案房止當依  
順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師古曰郵行書也若曰臣  
目六月中言避卦不効補注葉德輝曰德藩本監本閣本法曰道  
人始去塞浦水為災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有  
實無貌也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有  
此賢者也不有貌也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有  
于世也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有  
貌也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有  
法者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有  
去著之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有  
知道未可謂信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浦水已出道人當逐  
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師古  
云不逐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小  
死也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有  
益於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有  
雖而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有  
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

孟康曰姓正名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師古曰趣今  
得出守郡自詭效功師古曰詭實也補注先謙曰官恐未效而死  
惟陛下毋使臣塞浦水之異師古曰塞浦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  
房至陝復上封事師古曰陝式冉反日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  
補注錢大昕曰丙戌四月二十四日其明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  
日丁亥直小滿小畜卦用事亦雜卦也  
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孟康曰分一曰為八十分起夜  
也蒙氣以晨夜今向中而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  
消息之氣不勝羸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  
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溫不效後九十一日為還風還風暴風也風  
為教令言正氣還也補注錢大昕曰丑四月二十七日辛卯二  
十九日葉德輝曰易緯稽覽圖云還風者善令還也鄭注還暴也  
下出善令君弱臣強還而不行陽氣逆積不以時降後得同類并  
日令還也故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孟康曰京房傳曰雖  
道盛猶上薄日如用事之始而無光不食也補注錢大昕曰癸巳五  
月二日正當乾卦用事之始而無光不食也補注錢大昕曰癸巳五  
十

陽為之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  
亡之異張晏曰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書食為既夜食為盡而星  
既暮則星亡之不見也補注葉德輝曰易緯稽覽圖云晝則為他  
暮不星亡不能成災為異而已矣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  
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補注先謙曰  
房居內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補注先謙曰弟子臣為  
則於顯等不利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補注先謙曰弟子臣為  
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為太守  
此其所言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適蒙氣所召不  
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  
而易逆天意師古曰易輕邪說雖安于天天氣必變補注先謙曰  
雖安其邪說而不之覺師古曰易輕邪說雖安于天天氣必變補注先謙曰  
氣必為之變而失其常故天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  
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呂女妻房房與  
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為上意欲用房議





寬大己酉主之孟康曰西方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爲物喜以  
寬大也補注說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  
此與董仲舒說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  
也又二陽並行是曰王吉午酉也補注錢大昭曰穆天子云吉  
辛酉天子升於昆侖之丘詩曰吉庚午也補注錢大昭曰穆天子云吉  
差我馬言以庚午之說吉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孟康  
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爲上辰窮水也末窮木也翼氏風  
角曰木落歸本水洊歸土故爲上辰窮水也末窮木也翼氏風  
故樂也木落歸本水洊歸土故爲上辰窮水也末窮木也翼氏風  
斯曰注利當作利木之生於亥木上出窮於亥木上出窮於亥  
家所謂謂利當作利木之生於亥木上出窮於亥木上出窮於亥  
五行大義引翼氏說正如此據風角木落歸本下下之情哀也哀  
亥卯未木之本位是歸本也木亥木辰皆自刑在下下之情哀也哀  
行公正戌丑主之孟康曰戌火也丑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疆各  
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酉無所私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辰未  
刑至窮無所歸故曰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辰未刑至窮無所歸故曰  
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已待物至萬

前漢七十五

三

事雖眾何聞而不諭謂師古曰諭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補注  
日豈况於呂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適正月  
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呂大陰下  
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張晏曰初二日癸未也太陰在太  
歲後孟康曰時太陰在月主寅寅從未下至寅南也建爲主  
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也補注吳仁傑曰揚雄傳招搖與太陰今  
未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補注吳仁傑曰揚雄傳招搖與太陰今  
張晏曰太陰歲後二辰也案奉初元二辰即丙子孟夏順太陰建  
於甲戌歲是年甲戌歲也也案奉初元二辰即丙子孟夏順太陰建  
東行案是年甲戌歲也也案奉初元二辰即丙子孟夏順太陰建  
孟康乃云太陰在外則太陰在甲戌歲也也案奉初元二辰即丙子  
又或以四年所上疏并於二年所上疏爲四年太陰在甲戌歲也  
文元建於甲戌歲也也案奉初元二辰即丙子孟夏順太陰建  
在甲戌歲也也案奉初元二辰即丙子孟夏順太陰建  
陰說之爲是年太陰在西則太陰在甲戌歲也也案奉初元二辰即  
元年中爲是年太陰在西則太陰在甲戌歲也也案奉初元二辰即  
以奉合正文之日加申而意忘奉上封事之在元年癸酉其失不

已甚乎太歲亦名太陰與歲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曰辰加邪  
後二辰之太陰遇異說見下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曰辰加邪  
時辰爲客時爲主人曰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張晏曰平昌侯  
時辰也風日加申申知祕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爲正日  
當時而來爲邪辰加申申知祕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爲正日  
當言皆以邪辰加申申知祕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爲正日  
俱邪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爲五音四刑散爲十二律也愚臣誠  
不敢曰語邪人上曰奉爲中郎召問奉來者曰善日邪時孰與邪  
日善時與猶如也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孟康曰假令甲子  
用甲子辰爲客時爲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爲主人見臣則使臣爲  
主主人故侍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  
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  
占推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方辰巳辰巳辰巳辰巳辰巳辰巳  
正西南申未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方辰巳辰巳辰巳辰巳辰巳  
時俱邪孟康曰辰巳辰巳辰巳辰巳辰巳辰巳辰巳辰巳辰巳  
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爲本今自知侍者邪而時復邪則邪無所施  
故屬見者晉灼曰前漢七十五

古

屬主人矣何以知之見者即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  
以正孟康曰反我小邪故也即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  
反正孟康曰反我小邪故也即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  
小辰邪孟康曰反我小邪故也即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  
時爲一行孟康曰反我小邪故也即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  
功必參五觀之補注先謙曰參五與參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  
省其進退補注先謙曰參五與參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  
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與廢  
注古曰更音疑作與字觀性曰歷張晏曰翼氏五行也歷謂行  
仁甲巳主之心性觀性曰歷張晏曰翼氏五行也歷謂行  
神曰白堅通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敬丁壬主之也補注流欽  
天元論詳之矣葉德輝曰禮中庸鄭注主神則仁金補則義火  
引春秋元命苞云肝木之精者火之精者土之精者金之精者  
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中央所以繩四方行



**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已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厥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補注先導曰荷紀作伸屈見於形

**今年太陰建於甲戌**  
今法推之大略謂古法太陰與太歲不同奉土封事在初元二年以年歲當皆用超辰之法故太初之元歲為太陰實自李始矣漢初言女六度巳是星紀之初末太歲亦在建丙子之內未大歲與星每西多行一分至太始二年初元歲巳更壽星而入大火大歲亦起乙酉而以初元年在丙寅故算至初二年年太歲得在甲戌也王引之以改不知太初以前皆以十月爲歲首而終於九月月白太初元年五月丑次凡十五年以前正月爲歲首故元九年以後獨多亥子之年又春秋冬萬星紀故太歲應之日同在於子宮元魏張猛丁歷中之春至初元二年太歲實在前此何無之不得云後魏書太歲趙展超辰之法始於劉歆二統麻而前此何無之不得云後魏書太歲趙展才五十七年未及超辰之期亦不得以為太歲趙展且太陰爲太歲之一名太歲建辰有二法或應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之月或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而皆謂之太歲亦皆謂之太陰又不得分庚寅初元黃鍾律初起用事也補注吳仁傑曰案秦上封事論災風實初一歲元四年癸卯次年封事論地震實初元二年孟康又以推律自初元至十一月始依三統術推算得初元二十八年正史孝宣朝鐘律始用事孟康曰庚寅則初起用事其法未詳也又以黃三統術推是年二月四日甲午春分故云應以甲午從占又注家陰在戊太陰當在申孟說非也太引之曰此蓋誤以哉後之太陰當時也大官有二位一爲主歲之王即太歲之名淮南天文篇所言太陰在寅之屬是一爲歲後二長之太陰張晏注楊雄傳曰太陰成後二辰今陽明歲之所謂歲後也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五十一年而成至初元二年太歲在所請歲後太初一百七十六年太陰建於甲戌其爲主歲之太陰明甚若以爲歲後二辰之太陰則太歲在戊太陰當在申不得言太陰建於甲戌矣且是在中其說亦謬太陰建於甲戌即指太歲言之又豈有在中之太歲乎

**曆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  
張晏曰甲庚皆爲仁庚在西方爲義戌爲公正寅午爲廉賁習灼曰木數百年之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師古曰中庸竹仲反百

**年之中**

精歲也正巨精歲本首王位張晏曰春也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  
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師古曰大令謂靈寶東閭府  
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巨明親親必有異姓巨明賢賢此聖  
王之所巨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  
異姓五遁爲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呂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  
又疏補注吳仁傑曰何武傳下官令異姓大臣許崇卿等注異姓  
同姓同姓高宗故置同姓諸甥甥舅甥此則非宗族非諸甥甥舅  
者也翼奉乃以外戚爲非異姓注之誤本此也欽韓曰鄭君云  
外宗持是奉意以翼氏五當同姓一錯雜用之無偏重之患故下  
外宗持是奉意以翼氏五當同姓一錯雜用之無偏重之患故下  
以飾古道何武爲之謬而輒識翼奉此語非也二后之黨滿朝非  
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呂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  
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  
人各百百數皆不得天性師古曰音絕男女之好也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  
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爲  
設員出其過制者補注何焯曰貢禹以前奉先言之欲以太皇太  
宗師火災延降出杜陵諸宋晉御者歸家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  
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凡言  
荀紀作其法爲大水與下爲大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  
旱相應是也此大水師古曰伯姬遇火災極陰生陽也補注宋祁曰  
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遇火災極陰生陽也補注宋祁曰  
注文火災下疑有故云二字葉德輝曰春秋宣公三十年事公羊  
何休注云伯姬守禮舍悲極思之所生穀梁傳云婦人以貞爲行  
事其賢伯姬也仲舒云君子謂宋其姬女而不婦女以待人婦義  
也五伯志引董仲舒云爲伯姬如宋五年宋公卒伯姬憂居  
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  
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雍應火不炎上之罰也經傳及諸  
說不同公羊傳無明文則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  
略同劉向列女傳則云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  
爲行者也此從穀梁說而與五行志異唯陛下下財察師古曰則明  
由向先習穀梁故也奉蓋本公羊家說惟陛下下財察師古曰則明  
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災字引奉

自昌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昌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奉奉願復賜開卒其終始師古曰開空也卒盡也上復延問昌得失奉昌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引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昌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師古曰蓄聚與由同補注先謙昌官本注與上有讀字不改其本難昌未正迺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昌興殷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庚殷王名也將遷亳殷乃遷都事也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重民之財廢而不為

前漢七十五

元

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師古曰今在新豐縣南驪山頂上也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錢大昭曰閩本作給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昌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泉左阻電池補注錢大昭曰左阻疑當作右阻渠德輝曰德補本閩本作右先謙曰官本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師古曰鄉讀曰德補本閩本作右先謙曰官右里昌為闢而入敖倉補注先謙曰此處文義不順當作建樂陽而里昌為闢而入敖倉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隘傳寫誤劉建與建同禮樂記名之曰建樂注建讀爲建樂陽有敖倉陽之險扼爲建樂而入敖倉於建樂陽而敖倉成周以樂天文志晉灼注扶附也釋名扶傳也傳近之也河東郡名地方百里者八九足昌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師古曰厭千萬反陛下其已亡為師古曰其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補注李慈銘曰賈誼上文帝疏曰使願成之廟祠爲太宗此云萬歲之後長為高宗古人無忌

前漢七十五

三

其後王莽篡位元帝廟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為高宗蓋即采奉議也師古曰宜居舊虛居也欲從都乃可更制度奉誠難寬居而改作師古曰宜居舊虛居也欲從都乃可更制度先謙曰依舊居則不故願陛下遷都正本眾制皆定亡復禧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昌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昌周召為輔師古曰召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言所任皆得賢天下甫二世耳師古曰甫始也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曰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師古曰紂公曰烏序毋若殷王紂之迷亂于酒德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師眾也駿大也言殷家自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意自取敗滅家自帝乙以上未喪大命甚難也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昌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適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師古曰呂得為世故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師古曰呂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昌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師古曰人專食菜故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師古曰比類也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與由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與上有讀字執國政者豈可昌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師古曰繇與由同國祚不永不欲斥言之師古曰繇與由同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昌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丙子之孟夏順太陰昌東行張晏曰如丙子之孟夏也太陰是時在甲此謂二年之四月太陰左轉在丙子左旋之也補注沈欽韓曰南天文訓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倚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李奇曰凡宮新成殿牲以饗祭致其五祀之禮謂之考室師古曰考



成也成其禍也詩小雅碩千之詩  
序曰斯千宣王考室也宣王引之雖周之隆盛亡已如此唯陛下  
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  
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般庚遷殷補注先諱曰宣王政作盤其所避  
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憊狂  
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爲  
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曰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  
老曰壽終子及孫皆曰學在儒官

漢書補注 卷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向爲六故人主當法之以尊五行之術顯十二州之士耳與經書  
 織緯何凡哉先謙志天文志太微延掖門內六星謂侯箕內五  
 星帝坐五帝者諡志黃帝志在太微中四布星夾黃帝坐蓋即五  
 經六緯者六諸侯天官書周蓋漢世天文家說如此姚謂五經爲  
 五緯星六緯爲十二次上下文義不屬疑非舊說也家  
 士有遺之少微士大夫在下太微星西故以尊顯之翼張舒布  
 燭臨四海言也補注先謙曰翼二十八星十八度舒布張廣也翼翅夾張故  
 主鶻客晉志翼二十二星主外夷遠客翼爲羽星主遠客張棟爲廚  
 飲食實賁之事故曰翼張舒布燭臨四海也翼張皆星名張主廚  
 其位皆近太微  
 垣故次言之少微處士爲比爲輔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  
 佐也補注先謙曰天文志廷藩西有隨星四名曰少微士大夫習  
 志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其占明大  
 黃潤則賢士舉不明反是  
 爲城則賢士舉不明反是  
 爲城則賢士舉不明反是  
 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南宮朱鳥權衡軒轅爲權大微爲衡也  
 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略於古曰賢賢尊上易者易色輕天  
 官上相上將皆顯面正朝孟康曰朝太微宮垣也西垣爲上將東  
 補注先謙曰天文志太微三光之廷匡衡十一星藩臣西將東相  
 官志東藩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第二星曰次相第三星曰次將

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已保身命全于孫安國

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師古曰虞書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

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師古曰繇讀與

若童孺及呂制法度考禍福舉錯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

也音布內反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卽蓄

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補注先謙

塞卽謂建始元年黃霧四塞五行志作雲氣赤黃動土竭民天下

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張晏曰與日月爭明補注宋祁曰南無

日書視无日虹蜺煌煌夜視无月補注先謙曰應劭曰人非也先

謙曰建始元年星字庶雄爲衆補注先謙曰應劭曰人非也先

之引也師古曰將引此二者已頗效矣補注先謙曰應劭曰人非也先

山君永始二年師古曰將引此二者已頗效矣補注先謙曰應劭曰人非也先

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補注先謙曰應劭曰人非也先

始三此獨未效聞者重已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補注先謙曰應劭曰人非也先

日旁附也仍頻也重音直用反旁音薄郎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無兩音字建始二年北宮井水溢出旁宮步復反與傍意同言

次而紀志不見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補注先謙曰應劭曰人非也先

一星在北河天淵十星在北淵星在南淵星在東淵星在西淵

開元志經引荆州志云太白守天淵海水出江決溢若海魚出宋

史天文志天淵在龍星東又天文志云積水在北成東北案月太

白入東井紀數湛於極陽之色張晏曰眾陽之宗故爲極用氣

志並不載日數湛於極陽之色張晏曰眾陽之宗故爲極用氣

乘宮孟康曰天文志西方爲羽少陰之位少陰位臣氣乘於君

乘土言臣氣起風積雲又錯曰正河字下疑有誤字先謙曰不

勝於君也從故道也補注宋祁曰元運元年前山崩地震各二河決

用其道即決也宋說非成紀元運元年前山崩地震各二河決

東郡盛冬雷電補注先謙曰應劭曰人非也先

年四月有流星頭大如鉞長十餘丈四面或大如孟或如雞子耀

星李東井維填上見孟康曰有地維星有四填星皆妖星也晉灼

並見紀志維填上見孟康曰有地維星有四填星皆妖星也晉灼

昌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龜者亡有德者

下如月始出是謂地維星光黃帝占云有星出東北隅下日蝕有背鄉

下大水荆州占又云四填星見四隅皆爲兵起帝卽位至元延

元年二十一年間日蝕九次天文志如注凡氣食日在旁如半

環向此鄉抱抱也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愛不改洪水迺

欲湯滌流華迺欲堦除改之則有年亡期師古曰言可故屬者頗

有變改小貶邪師古曰屬者謂近日月光精時雨氣應師古曰

明也補注先謙曰應劭曰人非也先此皇天有漢亡已也師古曰

本也補注先謙曰應劭曰人非也先此皇天有漢亡已也師古曰

致大改之補注先謙曰應劭曰人非也先此皇天有漢亡已也師古曰

大職李奇曰天子知天道者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應劭曰人非也先

下當有賞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應劭曰人非也先

養士四字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應劭曰人非也先

抱虛謂懷挾虛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應劭曰人非也先

言以殘賊誅虛問者若此之徒補注先謙曰應劭曰人非也先

滿趙邪陰湛溺太陽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應劭曰人非也先

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

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叩見效可信者也孟康曰天文志云

土耳先冬夏至無炭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及諸蓄水

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補注先謙曰應劭曰人非也先

運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已助損邪陰之盛補注先謙曰應劭曰人非也先

放服皮曰補注先謙曰應劭曰人非也先案公卿表傳喜爲衛閭二

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傳喜問尋曰補注先謙曰應劭曰人非也先

行災異仍重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應劭曰人非也先

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恩臣不足  
呂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  
臣尋位卑術淺過隨眾賢待詔師古曰過食太官衣御府人汙玉  
堂之署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猶也何焯曰漢時待詔於玉堂  
沈欽韓曰後書百官志玉堂署比得召見亡呂自效比類也復特  
見延問至誠補注元謂自亡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  
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暫言師古曰謂  
宿音先就反留音力教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孝武紀遂至東萊宿  
留之索隱宿留遲待之意此宿留亦謂存其言於心以待後時之  
參也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呂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  
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師古曰上繫  
成象成日夫日者眾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師  
景也故曰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呂

前漢七十五

五

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  
日將入專呂壹君就房有常節補注何焯曰此亦古書君不修道  
則日失其度晦昧亡光師古曰晦與暗同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  
傳未有云補言未有所補也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  
于偽反言各有所應隨時而見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  
日出之時人物皆起補注王引之曰如師古說則是人物作非東  
方發白也分而言之則曰東方作日初出合而言之則曰日出也陰  
謂之東方作故莊子外物篇東方作矣司馬彪曰謂日出也陰  
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服虔曰官本無注有所畏難補注  
難不敢斷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  
妾役使所營師古曰營謂繞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  
邪氣珥蜺數作補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日占三引石氏曰氣青  
赤曲向中外有一橫狀如帶銜名為珥如涓日  
再決傷也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閒差瘡師古曰  
小臣不知內事竊曰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

呂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下執乾剛之  
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  
而勿聽補注先謙曰保阿乳三母也保母見禮記內則說文嬰女  
作阿母蓋尊為失真音存字變景十三王傳贊引阿史記倉公傳  
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阿離女師而教兼男女兒幼小者隨事  
教之慈其職也保阿本二母後遂為統稱丙吉傳掖庭宮婢則自陳嘗有阿保之功是也勉强大誼絕小不忍  
良有不得已可賜官貨財補注先謙曰官本傳財貨不可私呂官位誠  
皇天之禁也補注宋祁曰本官二字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張晏曰  
則失光晝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光明陰得施也陽不能制  
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中陰得施也當作月陰榮得施也言陰  
陰陰榮得作補注周壽昌曰毛詩傳伯兮今榮特立也言陰  
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呂執不軌補注先謙曰淮南臣聞  
月者眾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品同也  
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繼  
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繼作紀是皇后大臣

前漢七十五

五

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補注沈欽韓曰周官儒根氏  
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疏云案通卦驗云夫入  
卦氣驗常不在望以入月入日不盡八日候請卦氣注云入月  
然春分日在牽牛圓於婁上弦在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  
東井案此則弦為繩墨之義也望成君德補注先謙曰月明所以助成君  
德春夏南秋冬北開者月數呂春夏與日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  
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  
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補注先謙曰天  
文志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  
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夏秋冬分月行黃道為赤道青  
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至南從赤道立秋秋分西從黑  
道立春春分南從黑道立夏至南從赤道立秋秋分西從黑  
道立入於黃道春秋分南北者去黃道六度月行黃道之內日陰  
行黃道之外日陽陰北為內南為外今與日同道則是失陰陽而  
妄行過軒轅上后受氣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為后入太微帝廷  
楊光輝補注葉德輝曰官本德藩犯上將近臣入太微帝廷  
三公九卿五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鄭氏曰厭音壓桑反此為母  
諸侯之屬

后與政亂朝師古曰與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

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任也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師古曰

之任當得賢能者唯陛下親求賢士無疆所惡曰崇社稷尊尊

本朝師古曰邪之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

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補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五星占子荆州

使者又引春秋緯曰天有五帝五星為之使先讓口淮南天文訓

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為靈星南方火

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西方金也其帝

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為太白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

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治冬其神為鎮星中央土也其帝顓頊其

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

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畱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為帝填星為

歲星主人主之象也天官書填星女主象也隋志司天女子之過

填不避歲下所謂填歲相守也奎婁西方之宿相畱無義疑宿畱

止文宿畱言即其證也當曰義斷之營惑往來亡常補注劉

當作榮先議曰官本作周歷兩宮作態低印張晏曰兩宮謂紫微

開元占經榮惑占七引黃帝占曰榮惑入太微天下有急兵又引

入紫微宮中大臣有謀兵起宮中又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

引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宮蘇林曰常占常從尾北

今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宮蘇林曰常占常從尾北

房而分欲與榮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補注先謙曰言榮惑入

分不入心是欲與榮惑為患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榮惑厥弛

患不敢當明堂之精也張晏曰厥弛猶曰行遲貌六神曰

注未疑少晉灼曰行遲貌六神曰師古曰進其黨類而擁蔽善

師古曰進其黨類而擁蔽善太白出端門孟康曰端門太微正南

中端門左臣有不臣者補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太白占七引帝

右掖門左臣有不臣者補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太白占七引帝

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金謂太白星也孟康曰火入室謂榮惑

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金謂太白星也孟康曰火入室謂榮惑

明堂也自榮惑厥弛至又主內亂皆引占驗之詞不當泥視

不巳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補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

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師古曰微謂其事微細也誅放佞人防

絕萌芽師古曰微謂其事微細也誅放佞人防

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無也字

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九十一月冬至見奎牛出以四時失

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曰謹告陛下也政急則出

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師古曰彗與字同

元占經辰星占一引甘氏曰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

所諱補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辰星占一引洪範五行傳曰辰星

四季皆出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曰為右陛下也師古曰

祐同祐言深自改治國故不可曰威威補注王念孫曰威威二字

故事也言治國事不可急也考工記無以爲威速也鄭注齊人有

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

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

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

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

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

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

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

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

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

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

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

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

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

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

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

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

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

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

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

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

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來事之師也師古曰



同義言土氣陰濕說文與宛也宛屈也氣覆恐後有雷電在下是謂之與王褒傳注引張晏與幽也義與此近  
之變補注漢德輝曰霜凝於寒故應寒夫曰喜怒賞罰補注宋祁  
諫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  
人補注蘇輿曰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補注沈欽韓曰呂覽首時  
效亦驗也  
祖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  
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師古曰此艮卦象辭  
光明書曰敬授民時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言授故古之王者  
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曰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杞  
鼓之相應也師古曰杞擊鼓之椎也音字其字從木也補注沈欽  
與鼓韓非功各至治之國若抱臣若鼓亦今朝廷忽於時月之  
令諸侍中尚書近臣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  
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曰順時氣補注先謙曰臣聞五行曰  
水為本其星玄武妻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孟康曰妻女頤女也  
之終始也補注先謙曰北方黑帝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  
其精為玄武七宿妻女其一也  
川理落脉通師古曰落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補注先謙曰官書  
云水曰潤下洪範之辭也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  
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潁滄皆川水漂踊與雨  
水並為民害師古曰潁滄小流也許慎說廣尺深尺曰潁廣二尋  
滄音工外反補注先此詩所謂熇熇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  
也善也古陰陽失守不安不善故百川沸騰其咎在  
於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皇甫卿士周室女唯陛下雷意詩人之  
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  
是也揚泉物理論云西北高東南下論衡云地之最下者有揚泉  
二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

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  
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  
志建威開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曰疆本朝補注蘇輿曰本  
之傳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淮南子終朝謂言文  
得之平閭內失之平境外齊桓失之平閭內而得之本朝大戴禮  
保傳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  
之豪相率而趨之也並此義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  
致凶為邪謀所陵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  
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公上右以爲二字弘  
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  
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  
曰何曰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師古曰通  
謂賢材也陵夷馬不伏歷不可曰趨道士不素養不可曰重國師古  
謂賢材也陵夷馬不伏歷不可曰趨道士不素養不可曰重國師古  
之也應讀曰趨詩曰濟濟多士文王曰靈師古曰大雅文王孔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  
之眾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  
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補注蘇輿曰賈山傳  
明作中人皆可使為君子師古曰言在勸厲之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  
備曰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  
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曰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  
者結舌敢出言也邪僞並興外戚顯命師古曰顯君臣隔塞至絕  
繼嗣女宮作亂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  
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  
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  
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補注先謙曰天官然後  
可曰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曰異又不通



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師古曰遺 曰視天下師古曰

示讀曰 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曰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

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雷神反覆覆愚臣之言師古曰

與裁同謂裁量而反思之補注劉放曰衍一覆字王念孫曰案下

覆字訓為察謂反覆察臣之言也谷永傳云唯陛下雷神反覆熱

省臣言文義正與此同爾雅覆察審也考工記弓人覆之而角至

令命舟牧覆舟謂察舟也孫子行軍篇軍行有險阻黃井莖草山

林弊者必謹覆索之謂察索也然則下覆字訓為察與上覆

字異義劉以爲衍一覆字蓋未達古訓也朱一新曰監本是時哀

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傳太

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補注何焯

正教守也先謙 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傳太后語在丹傳

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

郎曰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

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曰言漢家逢天地之大

終當更受命於天上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曰致重

平夏賀良容巨丁廣世服虔曰重平動海縣也東郡郭昌等中壘

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向上惑眾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

坐校學忠可書曰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曰相教哀帝初立司隸

校尉解光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司隸校尉哀帝初立司隸 亦曰明經

通災異得幸曰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曰爲

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因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

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自賀良

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

亡師古曰言 知道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補注宋祁曰下

得字師古曰言 知道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補注宋祁曰下

民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師古曰 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

相御史補注劉放曰 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師古曰周書洪範五

而終其命也補注宋祁曰 言大運壹經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

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補注宋祁曰 言大運壹經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

老也鄭意以屬五事之終與惡對舉成也終建本謂諸生俊好以考

古文者國家所以識昌士女所以攸好亦說書義與鄭合河間傳

厥命五年詔又云天不終命五行志亦以考終命與內短折同屬

思心補注宋祁曰 言大運壹經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

受命則今文異說易緯乾變爻孔子執以七百六十爲世數者

十歲昌以西伯受命又言求日之法甲子始數立立算皆爲甲子

算亦爲甲子也補注宋祁曰 言大運壹經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

故得相也補注宋祁曰 言大運壹經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

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師古曰

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師古曰

戰戰兢兢唯恐陵夷師古曰 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

天降非材之百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師古曰 右讀曰祐祐助也帝

先謙曰自無字上疑向于字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

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曰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

本傳元帝二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百二十爲度布告

天下使明知之復月餘上疾白若師古曰 賀良等復欲妄變

政事大臣爭曰爲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

相御史曰解光李尋輔政上曰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更而下詔

亡師古曰言 知道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補注宋祁曰下

得字師古曰言 知道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補注宋祁曰下

民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師古曰 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

相御史補注劉放曰 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師古曰周書洪範五

而終其命也補注宋祁曰 言大運壹經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

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補注宋祁曰 言大運壹經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

老也鄭意以屬五事之終與惡對舉成也終建本謂諸生俊好以考

古文者國家所以識昌士女所以攸好亦說書義與鄭合河間傳

厥命五年詔又云天不終命五行志亦以考終命與內短折同屬

思心補注宋祁曰 言大運壹經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

受命則今文異說易緯乾變爻孔子執以七百六十爲世數者

十歲昌以西伯受命又言求日之法甲子始數立立算皆爲甲子

算亦爲甲子也補注宋祁曰 言大運壹經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

故得相也補注宋祁曰 言大運壹經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

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師古曰

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師古曰

戰戰兢兢唯恐陵夷師古曰 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

天降非材之百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師古曰 右讀曰祐祐助也帝

先謙曰自無字上疑向于字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

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曰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

本傳元帝二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百二十爲度布告

天下使明知之復月餘上疾白若師古曰 賀良等復欲妄變

政事大臣爭曰爲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

相御史曰解光李尋輔政上曰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更而下詔

不篤過聽其言師古曰過誤也補注幾為百姓獲福師古曰幾卒

無嘉應久旱為災曰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

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補注宋祁曰為字當作六月甲

子詔書非赦令也師古曰唯赦令不改餘皆除之補注六月甲

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

如補注先謙曰毛當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

朝政師古曰當謂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

解光滅死一等徙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師古曰幽深贊

日注文幽深然于贊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師古曰謂易辭

屬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師古曰性命玄遠天道

此皆論語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

昭宣則賈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

終術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田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

言仿佛一端師古曰仿護曰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

屢中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故此

皆通明也億音舒等億度所言既多故時有中者耳非必道術

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疆臣罪

辜不旋踵亦不密已失身悲夫師古曰易上繫辭曰君不密則失

臣臣不密則失身故贊引之也

駐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終漢書七十五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漢書七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趙廣漢字子都 補注沈欽韓曰論衡命祿篇趙子都明經陪甲科

漢案國史會要本 丞郡縣吾人也 師古曰丞音聖補注先謙

河間 師古曰言吾郡 少為郡吏州從事曰廉絮通敏下士為名

師古曰敏謂材識 舉茂材平準令 補注劉奉世曰材字下常有

疾也下音胡嫁反 察廉為陽翟令曰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

云主平物價使相依準 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

藏上也師古曰方上在張湯傳補注宋祁曰注文方上字下當建

有解字齊召南曰案惠紀作斤上亦作斤土而張湯傳作方中當建

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 師古曰風讀曰諷

本作於是收案致法 師古曰致至也令至於罪罰之法補注王中

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 師古曰中貴人指中朝而貴

之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人也下有服虔曰內臣之貴者九

字引劉奉世曰解中貴人與李廣傳同服虔不同當以服虔為

是宗族賓客謀欲篡取 師古曰逆 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

曰起居謂居止之處及欲發起之狀補注王中 使吏告曰若

主名謂其宗族賓客之名姓起居猶起也 師古曰使吏告曰若

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

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

呂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 師古曰與 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

族橫恣 李奇曰原音元 師古曰與 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

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

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

中可用者受記 服虔曰受相訟讎記也 師古曰擇其中可使者受

服虔曰受相訟讎記也 師古曰擇其中可使者受

敬傳受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

咎 師古曰違知其事由 又教吏為詬箠 蘇林曰詬音項如箠可受

今宮受密事簡也 師古曰詬音項如箠可受 投書孟康曰箠竹箠也如

出或詬或箠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 師古曰投音同補注何

焯曰孟康謂時人已有受密事簡則廣漢此法應代施用不至

武后始行也 廣漢亦祖王溫舒沈欽韓曰說文錐受錢器也古以

五令以竹葉西京雜記漢諸呂以土房器以著錢其有入錢而無

上裂如錐而形似錐可投書其中令入不得出也 及得投書劄

師古云或詬或箠非是先謙曰官本注簡作簡是 其主名而託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

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 師古曰面相斥曰訐音居

邪曰相告訐疑相字上有奸字 廣漢得已為耳目盜賊已故不發

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 師古曰言諸事皆治理也 治及匈

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

漢呂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 補注宋祁曰景本有遣安學

案徵廣漢下當便云遣告已云遣下又言將兵屬蒲類意致

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已和顏接士其尉薦

待遇更殷勤甚備 師古曰尉亦薦也 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

見詳通志何如傳 師古曰尉亦薦也 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

人主之尊也 師古曰尉亦薦也 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

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 補注大昭曰小雅夢蕭蕭云既見君子

言無所忌也 咸願為用僇仆無所避 師古曰僇僕也 僇僕我心

作風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

風論不改迺收捕之 師古曰風 無所逃按之學立具即時伏辜廣

漢為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

呂得事情 師古曰鉤距得其情使不得大也 師古曰鉤距得其情

師古曰鉤距得其情使不得大也 師古曰鉤距得其情

見谷子陵鉤距之語其說略也 師古曰鉤距得其情

見谷子陵鉤距之語其說略也 師古曰鉤距得其情

之或伺候見端而籍之案鉤若鉤取物也距與致同尚書于決九  
川距四海濬畝治距川史記距並作致是其證鉤距謂鉤而致之  
義本明也諸鉤距者設欲知馬買則先問狗謂師古曰買已問羊又  
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買目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  
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補注宋祁曰郡中盜賊閭  
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鉢兩之姦皆知之長安  
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坐語未訖廣漢  
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爲質  
王念孫曰案師古言劫取其身爲質則正文劫下當有質字而文  
今本脫去質字則下文及師古注皆不可通有頃廣漢將吏到家  
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奮叩堂戶曉賊師古曰曉諭告之曰京兆尹趙君  
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  
時解脫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獄當善處之二人驚愕又素

前漢七十六

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  
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師古曰  
辦具之也棺斂以棺衣斂尸也調音徒鈞反棺音工喚反斂音力  
隨反補注宋祁曰給字疑可刪李慈銘曰疑作調棺斂給葬具觀  
注以棺斂爲文可知王文彬曰案給當從宋剛明涉上交給字而  
衍字說亦未合蓋告以棺斂葬具並豫爲調棺斂以給葬具之若  
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湖都亭長今之下符追呼人也補注  
先謙曰湖都之郡亭長都猶鄉也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  
也百官表有亭長無都亭長若今人言千萬則訊矣亭長既至廣漢  
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亭長既至廣漢  
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師古曰寄聲謝我何旨不爲致問亭  
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旨  
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獲伏如神皆此類也師古曰擿謂  
它狀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  
作獄吏先謙曰百官表游徼微循禁賊盜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

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曰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  
莫能及補注先謙曰官本引楊伯時曰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  
中師古曰治官直吏反補注沈欽韓曰黃圖治所云京兆在故城  
東南向冠里馮翊在故城內太上皇廟西南扶風在夕陽街北  
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師古曰從讀曰縱喜音許吏廣漢歎曰  
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  
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師古曰微指天子意也發長安吏  
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庾索私屠酷破虛  
器斧斬其門闕而去師古曰庾讀與同謂入室求之也虛所以  
如傳聞者於門反師古曰其門或無其字沈欽韓曰豎豎論  
取下篇公卿議奏且罷郡國權貽是關內仍推酷也說文關以木  
橫待門戶也文子上義篇五寸之關能制開闔師古曰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  
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補注何焯曰廣漢始欲以  
之而遂以爲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舊吏子  
務則惡矣前漢七十六

前漢七十六

求進父年少也補注宋祁專厲強壯猛氣師古曰猛氣見事風  
生無所回避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  
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補注先謙曰  
引宋祁云史越本作吏客疑男子蘇賢言之曰語廣漢廣漢使長  
安丞按賢師古曰按吏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  
軍與師古曰官本史記史尉史尉其名補注先謙賢父上書訟罪告  
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師古曰訊  
追入獄也補注沈欽韓曰冊府元龜制法部辭服會赦貶秩一等  
序曰漢有大獄則令雜治其大即令就問師古曰後曰它法論殺畜  
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  
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相傳  
婢有過自殺死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地節三年六月魏相爲丞  
相此事在七月爲相剛一月先謙曰官本考證通

相奉齋耐入廟祠師古曰將耐祭宗廟而朱祭齊也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

曉丞相師古曰鳳欲呂哲之毋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按驗愈急

補注上疑有怒字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

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

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

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呂詐巧迫脅臣

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下廷尉

治罪補注王念孫曰案罪字後人所加事下廷尉治者治其事之

所驗相家事故宣帝使廷尉相上書自陳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下廷尉

漢罪此不得先言治罪也景祐本無罪字先言王說是通鑑亦

無罪實丞相自過譴咎傳婢出至外弟迺死補注先謙曰不如

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丞相卿云丞相可

望之傳霍光薨地節三年夏望之上疏拜為尚書歲中累遷涼大

元康三年冬要斬則望之已遷官百官表元康二年少府廣漢推

辱大臣欲劫持奉公道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

補注先謙曰時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實擅斥除騎士之軍

興數罪師古曰斥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曰

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

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曰得職各得

字校本元年通鑑據百姓追思歌之至今補注趙首為吏亦有能名

尹翁歸字子兄師古曰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

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入莫能當師古曰喜是時大將

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關變吏不能禁師古

及翁歸為市吏補注周壽昌曰漢內史屬官有長安市長齊

犯者公廉不受餽師古曰市令周有司應肆師司市皆其任也莫敢

去吏居家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吏字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

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百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書東有武者西

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

補注沈欽韓曰案此後有相類者二事北堂書鈔會稽典錄口上

見天下郡國制曰文左武右陳宮乃正中立上問此何郡郡對曰

有文有武未知所如又問何處答曰文為縣氏春秋武為縣氏

右縣正任中臣文功曹曰為此吏倨敖不遜師古曰放延年曰

武兼備任所施用師古曰為文甚奇其對除補卒史補注先謙曰

何傷遂召上辭問師古曰為文甚奇其對除補卒史補注先謙曰

有是便從歸府補注王念孫曰便當為使謂除補卒史也

職官部五十一案事發案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曰能不及第

歸從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補注齊召南曰地理志河東郡統縣

當是二十八年縣也張敞傳曰陽都九縣三千口五十萬地理志

陽都二十七縣一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千五百萬地理志

得綜治帝時治理有元始時之數故不能寄同此可謂推

為兩部關諸部汾北翁歸部汾南師古曰本注在西北下

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學康為

緱氏尉慰守郡中所居治理師古曰屬於郡中守尉尉之職遷補

都內令補注先謙曰百官舉廉為弘農都尉補注先謙曰弘農

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

入之子師古曰邑子同邑之欲反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

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



也歸古曰任  
干求也

知之縣縣

緩之  
縣補  
令注

縣縣收取

猶言上刑也

反補注周

不己無事時

海大豪傑

石欲捕者

君憐粟莫

廉平疾盜

之其負爭

名亦縣縣

比音類聚

用類推迹迹

託師古曰

疆有論罪極

錢大昭曰下

古曰員數也

大器不中

師古曰鉄

嚴扶風大治

雖任刑其

能驕人所誦

名譽於朝

御史朕夙

民而已扶

終其功業

其字翁歸

元延元年

陵相有治

壽字長公

逆也義諫

程君國璧

善於不惡

謂爲王所

死也故宜顯

爲諫大夫

常爲選良

民令相告

爲俗民多

中長老爲

人人問曰

除怨咎之咎

依古禮不得

十年召校

諸生弟子解

物者棄之

於市之道上也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孟嘗君傳木偶人謂土偶人注案人曰偶木土像亦曰偶本書郊祀志木寓龍史記封禪書作木周龍偶一作寓唐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以來謂為寓車寓馬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呂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補注先謙曰胡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官作官壽昌云學官亦謂學舍漢學校立官學自董仲舒見仲春秋鄉社舒傳京師學校也郡縣立學官始文翁見文翁傳春秋鄉社補注先謙曰官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補注先謙曰胡注周禮本社作射是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已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趣鄉讀曰趨又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相率官子弟不得舍姦人舍止也閭里什伯有非常補注先謙曰什也官本正又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作阡陌

民無箠楚之憂師古曰箠也楚刑木也即今之荆子也箠止樂反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壹其負之何呂至此師古曰言豈我負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刎人救不殊因瘡不能言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登治視師古曰遺覽治之厚復其家師古曰目反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補注先謙曰續志公以首方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敕功曹議罰白師古曰令定其罪名而更白之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師古曰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也母則極愛君則極敬不如父之兼敬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曰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師古曰微無也歸舍召見門卒卒本

諸生間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代延壽遂待用之補注孫曰待讀為特昭昭然反則待謂此門卒為掾也莊子道遠遊篇彭祖乃今以久特聞崔譔本特作待待聲相近故字相通而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為特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之借字矣漢紀正作遂特用之

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師古曰行首下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師古曰重丞掾皆曰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志高陵雖為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書天三老孝弟受其恥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長吏謂縣令也後漢志注三老孝弟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也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引勸導鄉里助成教化也先謙案百官志書天職前漢七十六

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齋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宋補注曰自字疑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曰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延讓弟弟又讓之故云相移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已意告鄉部有已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師古曰以其悔過從善延壽迺起聽事勞謝令丞引下引見尉薦補注先謙曰以勸勵郡中欽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欲與會同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已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師古曰給給也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補注後漢大昕曰公卿表望之之後尚有左馮翊一人御史大夫其時延壽亦為侍謁者福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有侍謁者左馮翊矣傳所書未核侍謁者福無侍謁者續志後漢常侍謁者五人比六百石掌殿上時節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威儀疑侍上脫常字福其名也

居馬上抱弩負簫如淳曰簫盛弩箭簫也師古曰鞞鞞即兜鍪也  
簫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鞞音丁奚反鞞音

耳觀化聽風師古曰言改易視聽欲急聞見善政化也拭音式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昌邑侯王

輦先遷李奇曰挽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節呂切諫顯

名擢為豫州刺史呂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補注

曰上事謂上封事百官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呂正違忤大將軍

霍光師古曰守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師古曰令其主節復

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為

山陽太守補注錢大昭曰地節三年五月視事久之大將軍霍光

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呂光子禹為大司馬

頃之山雲呂過歸第霍氏諸婿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師古曰袁

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補注先錄曰官本作其庸引宋祁曰

案宣紀疇其爵邑張晏注云非始封十歲二疇也延及子

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師古曰顯與專故仲尼作

春秋迹盛衰師古曰各盛衰之跡補注蘇讓世卿最甚適者大將

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

二十歲補注先錄曰胡注周公輔成王七年而反政海內之命斷

於掌握方其隆時補注先錄曰通鑑二年適二十歲海內之命斷

晝冥宵光師古曰冥闇也宵地地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祿祥

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

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呂報功德足矣問者輔臣顯政貴戚太盛

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弟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

杖歸休時存問召見呂列侯為天子師補注先錄曰言朝臣

呂恩不聽羣臣呂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曰陛下為不忘功德而

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

以陳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今兩侯呂出

補注先錄曰呂已同人情不相遠呂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

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補注宋祁曰危字疑作危臣敞願

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師古曰直夫心之精微口

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師古曰眇細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

師古曰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言伊尹為蕭相國薦淮

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

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

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

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

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師古曰疊疊言勉強羣臣有司宜各竭力

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呂上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

文大相懸殊蓋元如中戶口十倍於宣帝時矣訖計盜賊未得

者七十七人師古曰它謀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驚既無呂佐思

慮久處閒郡師古曰閒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

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師古曰年穀盜賊並起至攻官寺補注

曰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後書光武紀注引風俗通云官府所止皆曰寺也募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

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

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已

興之狀師古曰有案言各得其所補注周壽昌曰淮陽惠王傳大

此言事有端緒也師古曰有案言各得其所補注周壽昌曰淮陽惠王傳大

奏也師古曰有案言各得其所補注周壽昌曰淮陽惠王傳大

前險守後宛以絕糧道言廣若據前險守後宛以絕糧道也王尊

欲求索自快也又云即榮子公力也師古曰榮子公力也師古曰

也此類甚多顏延之失注師古曰榮子公力也師古曰

帝子康王寄之師古曰榮子公力也師古曰





俱以含法駕破劫於使御吏驅自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此見其無威儀也使御吏驅自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此見其無威儀也

不欲見人以此自障而得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表平而下圓即古之便面也音頻面反補注王鳴盛曰南齊褚淵以腰扇障日通鑑注云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扇肩以上諸文參之今之聚頭扇竹骨紙身者即此遺製先謙曰晏本注車

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無劬曰無大也孟康

婦之私意故為媚好有司已奏敕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意故為媚好有司已奏敕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

終字或無敕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敕與定國俱曰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為大夫平尚書事敕出為刺史時望之為大行丞補注先帝更行人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敕終不過郡守為京兆九歲補注先謙曰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

前漢七十六

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師古曰此比例而敕奏獨寢不下師古曰天子惜敕使卒捕掾絮舜有所案驗師古曰絮音舉

主捕賊者也絮姓也音女居反又音人餘反補注先謙曰絮音舉

日卒字誤官本作賊据注本作賊下文作賊捕掾不誤舜曰敕劾

奏當免不肯為敕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

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補注宋祁曰當添敕問舜語即

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

死事補注先謙曰胡注罪不至死舜當出死補注宋祁曰當添敕

使主簿持教告舜曰補注先謙曰胡注主簿官名五日京兆竟何如

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欲望延命乎補注周壽昌曰敕

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欲望延命乎補注周壽昌曰敕

使者出師古曰行舜家載尸并編敕教師古曰編敕也自言使者

使者奏敕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師古曰以其章前也欲令敕得自便利

前漢七十六

殺不辜當從重比坐楊惲事僅免為庶人猶今官吏被訟逮主法

者輕之令自勿輕罪即先下敕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補注先謙曰下前公卿所

免為庶人敕免奏既下詣關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師古曰

數月京師吏民解弛炮鼓數起師古曰弛放也音式爾反補

召敕居處而召之敕身被重劾師古曰謂前有不辜之事及使者至妻子

家室皆泣惶懼而敕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

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補注先謙曰胡注治詣公書上

車曰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詣公車上書引宋祁曰當添為上書謝

公車司馬掌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補注先謙曰胡注西

都之制為三輔皆列於九卿待罪者謙言也謂身居其官而不坐

稱職則將有壞壞之罪故謂居職為待罪西都之臣率有是言

殺賊捕掾絮舜本臣敕素所厚吏數蒙恩師古曰貨呂臣有

章劾當免受記考事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

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補注宋祁曰一本作傷薄俗臣竊自舜無

狀枉法已誅之臣敕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

天子引見敕拜為冀州刺史敕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

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敕已耳日發起賊主名區處師古

之所也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

之囊橐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補注先謙吏逐捕

窮窘縱迹皆入王宮補注周壽昌曰經即劉調殺敕自將郡國吏

車數百師古曰一乘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

蘇林曰韓攄也車轅重勢中師古曰重勢即今之重舍也一邊虛

為兩旁者也韓攄也車轅重勢中師古曰重勢即今之重舍也一邊虛

欽詔曰說文檢核也又勞復屋棟也孔見作師古曰說文檢核也

師古曰傳讀曰附言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

敬白監吏吏而捕之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

致法削其戶徹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補注宋祁

守太滿歲為真太原郡補注宋祁曰當作郡清靜周壽昌曰案

原三人劫郡界持三人以為質徹聞之自往詣劫所諭曉之日釋

質太守自釋放乃解印綬以示之曰大夫不敢欺願釋質自首遂解

傳郡中正清趙廣漢傳京兆政清與太原郡清同例同宋說非頃

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補注先謙曰朋見薦徹先帝名

臣宜傳輔皇太子上已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曰為徹能吏任治

煩亂材輕非師傳之器天子使使者徵徹欲為左馮翊會病卒

補注先謙曰徹事又見鄭徹所誅殺太原吏家怨徹隨至杜陵

刺殺徹中子璜徹三子官皆至都尉初徹為京兆尹而徹弟武拜

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補注先謙曰王定國民多豪強號為難治

敵問武欲何呂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徹使吏送至關戒吏自

問武武應曰馭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呂柱

後惠文彈治之耳補注先謙曰柱後漢書柱今法冠是也一名惠文

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冠也一說柱後惠文以經展

去權反補注李慈銘曰一角上宜曼解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

武意欲已刑法治梁吏還道之徹笑曰審如操言武必辨治梁矣

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徹然政事不及也補注何焯曰疎事詳莽

疎死徹無後補注周壽昌曰疎從兄紹為眾侯劉崇相從

王尊字子贛補注周壽昌曰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

父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

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補注周壽昌曰以施行詔

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補注周壽昌曰守屬令監其事太守奇之

師郡文學官補注周壽昌曰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

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召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補注漢儀

本無史字子案如注須得史字乃安止作決曹非是而太守察尊

廉補道西鹽官長補注大昭曰地理志遼西有鹽官補數上書言便宜

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統令補注先謙曰扶風補注先謙曰

東府實難縣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補注先謙曰槐里今西安在

平縣東南十里美陽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補注沈欽韓

也列女傳魏芒慈母曰於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凡母其妻為其

像題云三子假親案續自言繼母也武梁畫補注先謙曰兒常言我為妻姬

管我補注先謙曰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

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補注先謙曰獄事也師古曰非常刑名

造殺戮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補注周壽昌曰漢

非常逆惡不能緩至冬即今律之決不待時也先謙曰景紀額注

案謂張氏尸也此謂懸而張之與縣相似故亦曰懸磔非謂張尸

下乃言射殺也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驪尊

供張如法而辨補注先謙曰尊雖行美陽令而號張供張也供音居用

過美陽號字是反張音竹亮反補注劉敞曰自長安上雍不過驪

也驪之雍城而號在決幸雍何以得過驪當是過美陽之誤案放

及炎武並疑號地不在決幸雍何以得過驪當是過美陽之誤案放

城南雍縣即今鳳翔府治漢帝西幸雍必過驪道里甚明何乃疑

固不云號號也本文不誤何焯曰尊已轉守槐里不為號令周

壽昌曰槐里為守美陽為乘仍實任號驪未他徙齊說是也

高弟擢為安定太守補注先謙曰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

奉法守城為民父母補注先謙曰抑疆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

守呂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呂率下補注錢大昕曰君謂

漢官云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卿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補注

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補注周壽昌曰後世謂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趣自避退毋

久妨賢師古曰促夫羽翮不修則不可致千里補注宋祁曰

內不理無已整外師古曰闔門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

爲上補注宋祁曰母呂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

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

貪汙不軌師古曰汙濁也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呂莽矣

補注蘇輿曰言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曰

適足以致死也師古曰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曰

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補注沈欽韓曰商子定法篇主法今之

吏各爲尺六寸之符漢舊儀夜漏宮中宮城門傳五百官直符

與此直符同補注宋祁曰下戒之相隨入獄矣師古曰

承教戒張輔令其避罪故以此言豫救之補注宋祁曰輔繫獄數

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

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曰

校尉主轉運事師古曰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師古曰絕

而屬護羌將軍師古曰前漢七十六

萬圍尊尊已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師古曰未列

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曰尊爲郡

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音媚補注宋祁曰遷益州刺史先是瓊

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臣瓊曰在蜀郡嚴道縣

日補注宋祁曰先謙曰嚴道今雅州府榮經臣瓊曰邛郯山名也師古曰

縣治邛郯山在縣西南地理志作邛來山補注宋祁曰歎曰奉先人遺體

何數乘此險師古曰後呂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

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師古曰驅馬

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

鄭寬中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舉奏尊治狀遷爲東

平相是時東平王曰至親驕奢不奉法度補注宋祁曰傳相連坐

者師古曰前任傳相補注宋祁曰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補注宋祁曰王未及

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

鼠之詩師古曰相鼠鄰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

高顯之地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人無禮儀也言鼠有皮雖處

死也補注宋祁曰此以機尊不致紹而違歸故下尊云云也師古曰

母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布鼓謂以布爲鼓故無聲

補注沈欽韓曰雷音音樂志越王句踐擊大鼓於雷門以厭吳晉

時移於建康御覽五百八十二劉歆定軍禮曰昔吳王夫差敗蛇

門以擊越人爲雷門以讓之擊大鼓於雷門之下而蛇門聞焉

先謙曰補注宋祁曰雷音音樂志越王句踐擊大鼓於雷門以厭吳晉

虛誕也師古曰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

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救廕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

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補注宋祁曰言尊有

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師古曰

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師古曰

意欲格殺之師古曰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師古曰佩刀

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師古曰視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補注沈

公羊傳補注宋祁曰呼趙盾曰食王情得師古曰謂尊所又雅聞尊高

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尊臣瓊曰太后召

也召東平史令爲奏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徵史太后之名亦猶東

平王后之稱謂也補注宋祁曰官本注自奏尊上是也太后事詳

王傳師古曰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

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下不雷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

也尊竟坐免爲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

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

張譚補注宋祁曰公卿表師古曰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

帝初卽位顯徙爲中太僕師古曰皇后之屬官補注宋祁曰不復

典權衡譚適奏顯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

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

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

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已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

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

內患害不日時皆奏行罰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而阿諛曲

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補注宋祁曰越

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

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

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

門下衡南鄉賓等西鄉衡更為賓布東鄉席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

萬眾會聚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而設不正之席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

同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

許又注文添動不中禮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

禮諸侯朝天子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蓋異姓為後也

漢以東鄉為上西鄉為下則尚右故爾匈奴傳其坐長左而北向

禮失求諸野者是不然禮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鄭康成曰凡坐

隨於陰陽若坐在陽則上左在陰則上右蓋尊者南鄉則其下以

西面為上東面者次之是上左也尊者北鄉則其下亦以西面

為禮而其坐長左此正與中國背馳是為知禮意哉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

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

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何裨

此一事并言失輕重故御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

丞相侯印綬天子呂新即位重傷大臣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

御史中丞問狀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劾奏尊安詆欺非謗赦前事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

也猥歷奏大臣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無正法飾成小過已塗汙宰

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已

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

說文無備字當作備明輔也讀若陪位與音合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

明古本作備廣韻十七登備姓也引此傳正作備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

弘農太守傳剛為校尉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將迹射士千人

逐捕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昭曰馮奉世傳云今發三輔河東使農越騎射飛殺者

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

也發軍擊之不能得難呂視四夷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獨選賢京兆尹

日賢字下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

事旬月間盜賊清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

凡三歲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京兆尹二年免河平二年書楚相齊宋登為京兆尹是尊

任止二歲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京兆尹二年免河平二年書楚相齊宋登為京兆尹是尊

時數之故下文亦云三期之問也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

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給諸府也補注宋祁曰漸本注文給諸府

字下有府有吏故言佐也七字先謙曰宋祁曰漸本注文給諸府

此在成帝時司隸下亦當有校尉二字官本注宋祁曰漸本注文給諸府

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

尊之也若今謂使人為向書矣治直吏反補注何焯曰治所即

謂司隸治所非使人為向書矣治直吏反補注何焯曰治所即

二太守在任職資狼藉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簡輒式之召從事

謂曰治所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家租有微分倫數百萬錢何有

治所正謂使人放曰所捕宜今發吏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尊又曰詔書無

京兆文不當發吏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及長安繫者三月開千人已上尊出行縣

而尊復以無京兆文之其時司隸已罷兵去節因以詔書白尊發吏

以上遇使者無禮事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男子郭賜自言尊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

奏飾詞故御史以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見賞公歸舍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

外為大言劾之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見賞公歸舍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

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

先謙曰舉虛謂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昭曰嫌南監本闕本作上先謙曰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

官本作上是無注訓誅也三字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

先補注大昭曰先當作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師古

免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免今據州湖城縣取其名補注先謙曰在湖

功効日著補注劉放曰日當作功著字衍劉放說同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

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已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

眾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補注如管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

鷹門太守甄遵河內太守也補注先謙曰即前京兆尹王昌敗為

沮壞也補注公卿表適當為尊內當為南羣盜強吏氣傷沮師古也

才汝反補注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

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補注先

徵至問其方略補注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

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師古曰下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

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師古曰效效也斬賊亂蠲除民反農

業拊循貧弱鉅私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剪張

禁酒趙放補注蘇林曰高音矩音灼曰有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郭作

予案注意正文富依校本作前張禁注中悉作前乃安朱一新杜

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千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

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師古曰更

衡反補注宋祁曰今越本無討字先謙曰尊呂正法案誅皆伏其

官本無十字是也不能二十年之久補注尊呂正法案誅皆伏其

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補注宋祁曰正文與注釋當作釋尊撥劇

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補注宋祁曰世所稀有名將所不及補注

日此將謂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

說疑有誤或是慢字原其所言出御史丞楊輔補注宋祁曰浙本

毛詩傳傳道慢也補注得罪之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師古曰謂其口而惡

韓曰御覽二百七十三引六朝曰多言多語好言刀筆陷人於法

惡口惡舌先謙曰官本注而惡作惡而是補注好言刀筆陷人於法

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搏其頰師古曰梓搏擊也兄子閎

拔刀欲刺之補注宋祁曰輔曰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

怨恨外依公事建書為此議傳致奏文師古曰建立謀畫此議也

怨於罪狀補注宋祁曰浸潤加誣曰復私怨師古曰浸潤猶舊也

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師古曰杜地名在咸

陽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譖人間焉斥逐奔楚師古曰

公叔害吳起呂賢為王錯所譖秦聽浸潤呂誅良將魏信讒言

呂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聽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累已

砥節首公師古曰砥節也首向也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

誅不制之賊補注宋祁曰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若職修補注宋

作著聞本不設先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補注宋祁曰若當

諫曰官本作著補注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補注宋祁曰若當

之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補注宋祁曰一作仇人

之手先謙案傷於誣欺之文上不得引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

通鑑亦作仇傷於誣欺之文上不得引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

聽補注公卿於下聽訟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師古曰

名亮時諸侯爭訟之於幽州也補注宋祁曰當作恨彼共工之大

惡劉向世曰墳說非也共工之大惡謂上劾奏云靜言庸違象龔



力反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放於無

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合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補注

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師古曰以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

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師古曰填塞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

人爭叩頭救止尊補注宋祁曰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

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補注宋祁曰立字上疑有尊字

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補注宋

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

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已安眾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

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

子伯亦為京兆尹補注朱一新曰坐粟弱不勝任免

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

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

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為諸生學長

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師古曰牛衣謂麻為之

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印意也師古曰印讀曰

愿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

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

章小女年可十二補注劉奉世曰云年可十二辭太理蓋衍可字

九令八而止張晏曰平牛先時也獄卒夜問因時有九我君數剛

先死者必君補注宋祁曰我字下疑有家字周昌曰我君明日

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為大

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

時蕭育為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為京兆二歲死不呂其

縱舍有足大者贊即指此而言則縱赦當為縱  
舍赦舍音近而誤它文亦但有縱舍無縱赦也條敎可觀然被輕  
嫡之名師古曰嫡古嫡字也謂走馬拊馬及畫眉補注沈王尊文  
武自將將助也所在必發謠詭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  
量輕重已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虛受堂

竟

趙尹韓張兩王傳四十六 終

漢書七十六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 師古曰蓋反明經爲郡文學呂孝廉爲郎

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

車戶騎三將蓋各召所主 爲名也戶將者主戶衛也 勅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

祖不下殿門 師古曰過殿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

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 師古曰左遷爲衛司馬 蘇林曰如今衛

漢注有衛屯司馬補注先謙曰衛屯司馬亦作屯衛司馬百官表

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屬有諸屯衛侯司馬二十二官屯衛侯司馬

者謂衛侯衛司馬也衛侯見馮奉世傳衛司馬亦見元紀谷永鄭

古傳屯兵爲衛故又稱屯衛司馬馮遠傳爲長樂屯衛司馬以屯

衛並言是其證百官表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爲衛

別有衛士令蘇說誤也

官繇使市買 師古曰繇與徭同補注王文彬曰衛官謂衛尉官

衛尉屬 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曰下行衛者 蘇林曰衛尉官

官也 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曰下行衛者 蘇林曰衛尉官

使行衛者也 師古曰或說非也行音下更反補注劉放曰案此文

錯亂本當云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衛尉沈欽韓曰案衛尉司馬於

衛尉拜謁脫官屬二字先謙曰下云衛尉司馬不拜則見衛尉司馬

拜矣蓋今如此不當以意比例沈欽韓曰下云衛尉司馬不拜則見

屬於文不備劉說近之案百官表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尉司

下行衛者蓋專指衛士令云官屬以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已令詣

官府門上謁 師古曰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蘇林曰已法詣衛

文說非也蓋上謁辭即上謁也師古曰文說是也補注許應元曰

報單是也上謁辭即上謁也師古曰文說是也補注許應元曰

出則私使司馬也先置衛衛事也如說亦非 尚書責問衛尉

給使司馬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司馬 補注先謙曰因司馬

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 補注先謙曰天子出爲天子先

正焉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 補注周壽昌曰漢舊儀云衛尉

內衛士於周廬爲區廬斷其裨衣令短離地 師古曰裨音里其字

區廬若今之宿仗屋矣 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

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

交代上臨饗罷衛卒 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補注先謙曰衛卒數

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其更一年 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音

供 曰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曰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 師古曰

音下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

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 師古曰其峻公

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 師古曰繇與

爲使而 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入第 師古曰許伯皇太子外祖也

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 師古曰許伯入第之

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 師古曰言自尊抗無 許伯自酌

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酒狂丞相魏侯笑曰 補注宋

或作漢錢大昕曰史家敘事之詞當稱人名此傳稱魏侯爲魏侯

鄭崇傳稱貢禹爲貢公召信臣傳末云 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

九江以召父皆援引舊文未及刊正 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

者皆屬目卑下之 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下音胡 酒酣樂作

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鬬 師古曰沐猴猶猴補注沈

子安鄭云優屬猴言舞者如猴猴正 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印視屋

義引漢書此事先謙曰官本屬作 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印視屋

而歎 師古曰說讀曰悅印讀曰仰 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

人補注先謙曰此字下疑有者字 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

先謙曰寬饒視屋 唯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

而信此謂屋也 長信少府曰列卿而沐猴舞 補注錢大昭曰少府列於九卿故長

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迺解寬饒爲人剛直高

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 師古曰奉 音扶用反半已給吏民爲耳目言



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  
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師古曰歸誠乞豐亦上奏於是收豐  
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驚怯文不足自勸善武不  
足自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自效復秩臣  
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  
溝渠師古曰卒德無呂報厚補注錢大昭曰當作無以報厚德南  
使論議士議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師古曰素空也言不舉職務  
官本奉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  
書其罪師古曰編謂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  
却字並注文却字疑作御師古曰却退也補注宋祁曰誠臣所甘心也夫呂布衣之士尚猶  
有刎頸之交師古曰刎今呂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  
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瀾之氣上

前漢七十七

五

感于天師古曰感亦是呂突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  
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  
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師古曰如天  
也使向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惡惡非得  
顯之也師古曰善善褒善人也惡惡誅惡人也免處中和補注宋祁曰免越  
免當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  
宴師古曰宴音滿唯陛下裁幸補注王念孫曰裁猶少也裁  
財幸師古曰財音滿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  
親子胥忠而誅於君師古曰並解於上也隱公慈而殺於弟  
桓公所殺補注宋祁曰桓公為其向少已且攝位而卒為叔武弟  
而殺於兄師古曰桓公為其向少已且攝位而卒為叔武弟  
疑叔武而先期入叔武桓公叔武桓公叔武桓公叔武桓公叔武  
事在左傳僖二十八年叔武弟桓公叔武桓公叔武桓公叔武桓公叔武

弟下疑夫呂四子之行屈平之材師古曰屈平即屈原也然猶不能自顯而  
被刑戮豈不足自觀哉使臣殺身自安國蒙誅呂顯君師古曰臣  
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補注沈欽韓曰文選傳長而為眾邪所排  
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師古曰雍忠臣沮心智士杜口師古  
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  
祿大夫張猛補注先謙曰事詳劉向傳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  
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  
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補注宋祁曰呂獲虛威朕不  
忍下吏呂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師古曰而反怨堪猛呂求報  
舉師古曰呂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師古曰而反怨堪猛呂求報  
言師古曰呂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師古曰而反怨堪猛呂求報  
言師古曰呂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師古曰而反怨堪猛呂求報

前漢七十七

六

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間宗室也補注錢大昭曰輔蓋河間獻王之裔故稱宗室  
宗室為襄賁令先謙補注蘇林曰賁音肥東海縣也  
日官本室下有人字舉孝廉為襄賁令補注先謙曰在今沂州府  
蘭山縣西南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  
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補注沈  
疏大旨與輔同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呂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  
呂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呂  
饗魚鳥之瑞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  
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虜雖夙夜自責改  
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師古曰窈  
呂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師古曰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適  
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呂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



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為柱卑人不可為主天人之所不予  
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人及行於道路者也補注先諫曰  
是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呂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  
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

繫掖庭祕獄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官者為之主理婦  
人女官也補注周壽昌曰谷永傳云又以掖庭獄大  
李報復怨今輔正以論趙氏繫此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  
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

相目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補注劉奉世曰案文則月永皆中朝  
臣也蓋時為給事中諸吏之類錢大昕曰漢書稱中朝官或  
稱中朝者其文非一唯孟康此注最為大明蓋望之傳詔遣中朝  
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

長樂問望之計策王嘉傳事下將軍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孔光  
光祿大夫非內朝官而孔光祿勳得與議者加給事中故也此傳  
官孟康所舉不無遺漏矣光祿勳掌宮殿掖門戶在九卿中最高

親近昭宣以後張安世蕭望之馮奉世辛慶忌皆以列將軍兼領  
光祿勳也然中外朝之分漢初益未之有武帝始以嚴助主父偃輩  
入直承明與參謀議而具其外衛霍霍去病雖貴幸亦未干丞

相御史職事昭宣之世大將軍權霍霍去病雖貴幸亦未干丞  
相御史職事昭宣之世大將軍權霍霍去病雖貴幸亦未干丞  
相御史職事昭宣之世大將軍權霍霍去病雖貴幸亦未干丞

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  
師古曰猶然後百僚在位補注宋祁曰浙本無然字子謂竭忠盡  
急也音捐然後百僚在位然後字當刪當作使百僚在位竭忠盡

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師古曰卓高遠故得拔至於此  
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臣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  
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補注宋祁曰一本來字上有  
諱不足深過師古曰過責也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  
與眾共之師古曰令眾人知其罪狀而罰之補注先諫曰官昔趙  
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先殺鳴犢及孔子子問故

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擊鐘而史  
記及古今表並言為鳴犢擊鐘一人不論今天心未豫悅豫也災異  
屢降水旱迭臻師古曰迭互方當隆寬廣問衰直盡下之時也而  
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

所坐不著師古曰明也天下不可戶曉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喻之同  
姓近臣本曰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  
卿目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師古曰暴亟也人有懼心師古曰

也精銳銷喪蘇林曰喪弱也師古曰音乃喪反莫敢盡節正言非  
所目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師古曰音乃喪反莫敢盡節正言非  
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迺徙繫輔共工獄師古曰考

少府屬有考工室王莽始改少府曰共工輔獄在成帝時此共工  
應仍曰考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師古曰女嫁王祖父  
曰嘗徙平陵父實明法令為御史事貢公師古曰貢禹也補注周

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  
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侯呂三公封尚  
有因緣師古曰孔鄉侯傳憂也高武侯傳喜也補注周壽昌曰喜  
者沿用之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字上疑有之字非傳  
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補注沈  
鴻範五行傳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注天為剛德剛氣失故  
於人為弱柔者法天失君道為逆陽思之不容是謂不聖厥極  
短折案士位陰違土性為逆陰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  
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  
壽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也言王者不知稼穡故衰世之君天折  
蚤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補注先此皆犯陰之害也補注宋祁曰  
臣願已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李奇曰持當受詔書  
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補注沈欽韓曰廣雅案謂之檄故工記王  
人之事案十有二寸注案王飾案也禮器注禁如今方案隋長局  
足高三寸此詔書案者承受詔書之案吳志孫權拔佩刀所前奏  
案古者進食奏書俱別設案李說是也先謙曰通鑑胡注更始時  
常侍奏事韓夫人起抵破案則案非文案之案也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  
臣所顧制邪師古曰顧與專同也補注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  
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已禮至於成人師古曰道惠澤  
茂焉師古曰茂美也欲報之德皞天罔極師古曰詩小雅蓼莪之篇曰父  
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德心無已也前追號皇太后父為崇  
呼昊天者陳已至誠也皞字與昊同前追號皇太后父為崇  
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惡焉師古曰殊異也侍中光祿大夫  
商皇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如淳曰太后從小養之使至大  
字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補注錢大昕曰哀紀建平四年二  
汝昌侯六月尊帝太后為皇太后月封帝太后從弟侍中傅商為  
太后此詔稱皇太后太后史改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  
昌哀侯崇又曰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師古曰重數已職  
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侯調素害崇知其

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已  
欲禁切主上師古曰言請求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師古曰  
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師古曰鄆首偃曰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

忠辟寶為屬史大夫在建始四年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師古曰

謂修飾也設儲特師古曰謂儲備器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師古曰固

謂除也師古曰恨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

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

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師古曰說何

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已寶為可一府莫

言非師古曰言大夫曰為寶適可為主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

欲學文而移寶自近師古曰文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誦身

誦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師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已

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鴻

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

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

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師古曰渠大也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為亂首

盜故云為亂首也補注沈欽韓曰官本注制下也由春秋之義誅

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師古曰商徵下獄寶

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為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

寶為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

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師古曰田隱度而取之也頗有民所假少

府陂澤略皆開發師古曰田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曰假百姓百

上書願已入縣官師古曰田請已入官也有詔郡平田予直師古曰受

其田而準實價直也錢有貴一萬萬弓上師古曰增實聞之遺丞相史按驗發其奸劾奏立尙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尙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如淳曰度過也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召寶著名西州拜爲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師古曰輕徵爲京兆尹故吏侯文曰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曰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數月召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補注王念後人所加今鷹隼始擊即承上文立秋日言之無庸更加日字寶時序部十引此有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職官部五鈔歲時部三引此有日字又文選西征賦注舊本北堂書鳥部中初學記歲時部上皆無日字掾部渠有其人乎師古曰渠所部內豈白帖三引此亦無日字前漢七十七

有其人乎文印曰無其人不職師古曰印讀曰仰實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實曰其次師古曰除穉季之外更有誰也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師古曰言不當實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滄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實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師古曰失車王音意奏扈商自恐見危時滄于長方貴幸友寶實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呂穉季託寶故實窮無已復應文文怪寶氣索師古曰索盡也音先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閭勿有所問師古曰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師古曰即度穉季而譴其事李奇曰過度不治罪穉季周壽昌曰度越也言越過穉季傳上亦云度穉季而譴他事蕭望之傳度行穉季注亦謂度爲越也本立而用根師古曰穉季謹謹終身自墮師古曰墮毀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師古曰杜塞也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爲小戶但持鋤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師古曰懼改節之狀也文曰

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師古曰睚音涯音才賜反睚又前願受將命分當相直師古曰遇也分音胡問反直讀曰值也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以願爲顯余直爲值遇皆非也願猶特也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以願爲顯余直爲值遇皆非也願猶特也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以願爲顯余直爲值遇皆非也願猶特也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師古曰更改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穉季病死寶爲京兆尹三歲補注宋尹字京師稱之會滄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穉季子杜蒼字君敖名出穉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卽位徵寶爲諫大夫遷司隸初傳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令自殺補注先謙曰邵事慙而族之師古曰傳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補注先謙曰邵庶冤之寶奏請覆治傳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補注沈欽

韓曰司隸罷於成帝故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撻舋師古曰撻音古舋音反揚我惡師古曰舋反謂撻發之也師古曰舋音反舋音決挑音它我當坐之上遇順指下寶獄尙書僕射唐林爭之補注沈欽韓曰論衡效力篇谷子云林朋黨比周師古曰比左遷敦煌魚澤障候補注王念孫曰敦帝時已改爲效敦縣此云魚澤障候者仍舊名也敦煌縣志敦煌縣志敦煌縣志大司馬傳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師古曰慮思也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執師古曰塞視聽之明按尙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師古曰榜掠謂也榜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介師古曰纖介細故宿嫌也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譖師古曰蒙被也虧損國家爲謗不小臣請治昌呂解眾心書奏天子不說師古曰說呂寶名臣不忍誅迺制詔丞

相大司空補注劉敞曰此既云丞相不得復有大司空也先謙曰通鑑考異云袁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傅商以建平二年

二月封而實傳云制詔丞相大司空按建平二年已罷大司空官疑傳誤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冤

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實懷邪附下罔上古師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

孔子之言論語稱其免寶為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為光祿

大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為大司農會越嶲郡上黃

龍游江中補注王念孫曰通鑑漢紀二十今本脫官字則下文有言字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

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

損師古曰周書君奭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曰邵說讀曰悅補注沈欽韓曰列子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

一事羣臣同聲師古曰言雷同得無非其美者師古曰言此非時

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鄧邛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

母母道病雷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呂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師古

之也就問寶對曰年七十許眊恩衰其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許惑

自言老耄心志亂惑供養之恩衰具如所奏寶坐免終於家建武

中錄舊德臣呂寶孫伉為諸長師古曰伉音抗諸項邪之縣也補

不附王氏始終一節亦何武範注何焯曰寶曉定陵是其微過然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尚書

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音躡也言承踵故事也

自漢至六朝皆有之始見此傳案中郎本天子之衛臣以衛臣之

從事公卿之幕府故曰從事中郎唐時藩鎮幕僚有郎官御史之

職其端蓋已與參謀議奏請降為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

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呂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

邸呂墳萬方師古曰墳音竹刃反其後上竟立定陶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

潁川太守哀帝即位呂高第入為京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

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

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

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呂給其養師古曰其音居用共

養勞賜壹出少府益不呂本臧給末用不呂民力共浮費師古曰

供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通賜斧鉞師古曰

官本注未無也字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

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師古曰家不臧甲邑無百雉之城所

呂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補注宋祁曰私恩微妾而

呂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晉灼

說是也其讀曰供補注錢大昕曰契與擊同非契缺也師古曰李

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呂廣驕僭非所呂示四方也孔子曰

奚取於三家之堂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孫仲孫季孫也論語

奚取於三家之堂云三家者曰雍徹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乃天子之禮且何為在三家之堂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師古

曰悅讀頃之傳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

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師古曰賈讀曰上於是制詔丞相御

史大夫交讓之禮與則虞芮之訟息師古曰虞芮二國名文王為

止隆位九卿既無呂臣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

之賈程奏顯言蘇林曰眾莫不聞舉錯不由道理師古曰錯爭求

之名自此始無呂示百僚傷化失俗呂隆前有安國之言徵定陶

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

太后獄冤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史立侍御史丁



爲中太僕

補注先謙曰中太僕掌皇太后與馬

丁亥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諸鄭

崇者爲河內太守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袁帝建平三年尚書令派

郡趙昌君仲爲少府一年爲河內太守是昌已

前列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

補注先謙曰

父昌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師古曰平陵汝南

其志節舉能治劇

補注先謙曰

爲長陵令道不拾遺初拜成太后外家王氏貴

侯成帝母亦莊王故呂父爵別之也

補注先謙曰

而待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

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雷飲連日並恐其犯法

補注先謙曰

造門上謁師古曰造至謂林卿曰冢閒單外君宜曰時歸師古曰

在郊郭之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埋冢舍師古曰婢塚外人

補注先謙曰

舍守冢之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婢塚當是使女所並具

孫之夫如師古注本文應云殺婢私夫而林卿罪亦不重矣

補注先謙曰

知之曰非己時補注先謙曰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畱界

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補注先謙曰

師古曰林卿素驕慙於賓客並

度其爲變儲兵馬以待之師古曰儲備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

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刺其建鼓師古曰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之時補注周壽昌曰

補注先謙曰

章昭辨釋名自漢以來九卿所居謂之寺據此則縣令署亦可稱

寺不必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遁令奴冠其冠

補注先謙曰

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師古曰襜褕曲裾襦衣身變服從間

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

補注先謙曰

失林卿適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刺鼓

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刺寺門師古曰

補注先謙曰

表其事也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眾庶謹諱曰爲實死師古曰謹

元反許成帝太后曰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爲言哀帝哀

補注先謙曰

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謂本曰

孝行爲官謂掾史爲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

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爲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

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曰柔弱微必選剛猛

代代到將有僇仆者故相弔耳師古曰僇僇也仆音赴詡至拜爲美

俗使者補注先謙曰宣美風化使者補注先謙曰是時潁川鍾元爲尚書令領廷

尉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化作俗補注先謙曰用事有權弟威爲郡掾臧千金師古曰

罪之並爲太守故辭鍾廷尉補注先謙曰廷尉冠冠爲弟請一

等之罪補注先謙曰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補注先謙曰

法之官補注先謙曰是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補注先謙曰

掌故曰君律補注先謙曰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

款多畜賓客曰氣力漁食閭里師古曰漁者謂侵奪至姦人婦女

持吏長短從橫郡中師古曰從音子用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

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八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

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適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

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季桀惡雖遠去當

得其頭補注先謙曰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師古曰負謂吏格殺之亦

得趙季它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泰善好

士師古曰好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

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師古曰先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

當得法賻勿受補注先謙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賻師古曰賻葬爲小椁師古曰

棺張晏曰禮三重棺趙簡子曰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或曰但下

棺無餘器物也師古曰言止作小椁師古曰容下棺而已無令高大

也補注先謙曰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爲關都尉建武中曰並孫爲郎

贊曰蓋寬饒爲司臣補注先謙曰司君錄故稱司臣補注先謙曰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

國之司直無曰加也師古曰詩鄭風羔裘之篇曰彼己之子邦之

任作司若采王生之言曰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鄭



雖云狂瞽有異志焉補注李慈銘曰異志猶奇志謂其異於常人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曰數子之名迹然母將汙於冀州孟康曰汙下也師古曰母將隆為冀州牧與史立丁玄其奏焉太后事是為汙曲也汙音一胡反補注何焯曰母將之事本非其罪然名則難解故止孫寶橈於定陵師古曰橈亦曲也謂受陷于長託況俗人乎何並之節亞尹翁歸云

虛受堂

七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終漢書七十七



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已考功能如是則庶  
事理公道立茲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  
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  
師古曰望之曰其人所謂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曰奏聞即見起  
中二千石試事歲滿各以狀聞議斷其文爾劉政同次者中二千  
石試事滿歲已狀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下者報聞或罷歸  
田里用故也報聞或罷歸之不可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當主  
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  
寔益任用師古曰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呂  
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  
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師古曰究竟也悉出諫官已補  
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

前漢七十八

三

則不聞善師古曰達士謂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  
謀慮之士已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  
有關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師古曰周成康二王到太  
矣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  
論議有餘材任宰相師古曰欲詳試其政事復已為左馮翊望之  
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師古曰多病請移書言上  
聞之使侍中成部侯金安上諭意已皆作部侯此作成部侯傳  
寫誤所用皆更治民已考功師古曰更治民已考功師古曰更治民已考功  
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師古曰謂聞其短失望之即視事是歲  
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已夏  
補注王念孫曰國兵在外軍以夏本充國兵在外軍以經夏後  
久也宣紀神爵元年夏四月遣後將軍充國經夏將軍其在外已  
擊西羌此傳下文曰稱憐涼州被寇方秋饑饉時民向有飢乏病死

於道路則微之上書已在秋時故曰軍已經夏也今本脫去充字  
紀正作充國兵發隴西已北安定已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願廢  
素無餘積雖羌虜已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師古  
讀曰得也補注充國上書縣官穀度不足已振之師古曰度願令諸有  
舉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師古曰差入  
穀此入郡願罪師古曰北安定已西郡務益致穀已豫備百姓之  
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師古曰望之與少府李彊議  
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師古曰望之與少府李彊議  
下荀紀面作含仁作好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  
心師古曰望之與少府李彊議  
此皆有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堯在上不能去民好義  
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舜之分在於義利而已

前漢七十八

四

道民不可不慎也師古曰道今欲令民量粟已贖罪如此則富者  
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補注宋祁曰人情貧窮  
父兄因執聞出財得已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  
之行已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曰喪如此伯夷之行壞  
公綽之名滅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  
曰禮樂可召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公綽之不欲公綽之不欲  
為成人矣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師古曰召讀曰  
宮本無音字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  
此鰥寡師古曰小雅鰥寡之詩也矜人可哀矜之人謂貧上惠下  
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公田之詩也言眾庶喜  
無音字引宋祁曰注文于字上當有音字下急上也今有西邊  
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欵已贖其困乏師古曰口率戶而  
義百姓莫目為非已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子弟竭死已陛下

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日加也今議開利路已傷既成之化

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曰難問張敞敞曰

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

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

令舉人出財賦皇已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歛也師古

孟反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

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師古曰其罪

欲除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

罪贖師古曰古侯爲周穆王可也作贖刑之法有金選之品應劭

音訓金銀兩名也師古曰音選是也字本作錄錄即錄也其重十

一錄二十五分錄之十二一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

錄其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

錄其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

錄其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

錄其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

錄其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

錄其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

錄其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

錄其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

錄其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

錄其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

錄其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

錄其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

錄其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

錄其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

錄其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

錄其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

錄其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兩曰重六兩

奪假責師古曰責至爲盜賊曰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師

胡益反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

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軍興之法也補注宋祁曰折本誅者過半然

後衰止愚曰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

大夫丙吉亦曰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做議望之爲

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還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

侯常惠上書師古曰昆彌烏孫之王願呂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

復尙少主蘇林曰宗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曰爲

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

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

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曰負約因

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曰爲不可烏孫持兩端

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

已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呂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

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

徵少主還康二年案元康二年望之不爲鴻臚蓋誤後烏孫雖

分國兩立呂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爲

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

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

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

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句晉

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句帥師侵齊也呂爲恩足

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夫其不伐喪也呂爲恩足

服孝子誼足曰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古曰鄉讀曰鄉弟

音梯補注劉奉世曰漢與匈奴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

約爲兄弟此弟直曰謂爲弟耳

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

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  
彼必奔走遠遁不召義勳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  
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迷蒙恩得復其位必  
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  
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補注先錄曰上善之  
望之非壽昌之不知權道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  
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  
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師古曰首歲歲之咎在臣等上已望  
之意輕丞相師古曰言三公非其人又云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  
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師古曰三人望之  
免冠置對天子絲是不說師古曰發讀與後丞相司直縣延壽師古  
曰奏侍中謁者良使丞相制詔望之補注朱一新曰丞相司直縣延壽  
音婆奏侍中謁者良使丞相制詔望之補注朱一新曰丞相司直縣延壽

亦同承義臨本於此文改承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  
因故下手蘇林曰伏地而亡也望之不起而故自下下  
其手以禮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  
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補注宋祁曰南本庭作廷下同  
正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  
鈞禮師古曰不為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耶服虔  
能與吾父同年耶補注劉向言侯年雖尚能為我父耶不足  
教也劉奉世曰此直謂其安能為我父輕之辭周壽昌曰上  
然望之時已年近六十也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  
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補注漢書杜陵侯史大夫史自給  
其車馬也補注錢大昭曰注治守官作明寺漢書侯云  
更補注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衣給事殿中為侍御史  
又補注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衣給事殿中為侍御史  
漢書注百官也先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之補注下者也史自

先引謂準車前補注宋祁曰注未當滿也字沈欽韓曰漢書儀少  
史秩比六百石與歲說高卓懸絕要之亦如丞相有長史少史耳  
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其私賣買之所  
之也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師古曰右上也  
本朝傳言中朝前云望之雅意在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師古  
本朝先錄曰官本注在之右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師古  
漢書注受所監藏二百五十呂上師古曰二百五十上者當時  
尺日上一尺日上一尺師古曰一尺一尺一尺一尺一尺一尺  
九十二足加一等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  
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師古曰敖亡司扶政師先  
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  
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師古曰使者即請楊惲也  
大宋印便道之官補注沈欽韓曰道當為導導楊惲收印望之既  
上於惲便道之官師古曰便道之官望之既  
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警靡有後言師古曰警靡有後言望之既

左遷補注沈欽韓曰而黃霸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為丞  
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曰論語禮服  
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  
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  
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師古曰商  
詩也率禮也遂視也既發也相土烈烈也海外有截也師古曰商  
齊也言殷宗受命為諸侯能修禮度無有所踰越也師古曰商  
外皆整齊補注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師古  
實也塞光被四表師古曰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師古  
日師古曰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師古曰  
加望之言為單于非正朔所加補注班固曰漢書匈奴傳云  
呂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  
竊虞之誼謙亨之福也師古曰



通也亨音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逸書也補注先謙曰胡注此語火庚反

言其來荒忽亡常補注錢大昭曰官本有服字有如使匈奴後嗣卒

有鳥窺鼠伏關於朝享不為畔臣師古曰卒終也本官客禮待之

朝朝見也享獻也古者諸侯見於天子必以所貢助補注先謙曰

祭於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信讓行乎蠻

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

王教化所不施不及已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朕之不逮

德不能弘覆補注先謙曰其曰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

贊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師古曰屬引外屬

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

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

政領尚書事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尚書職典樞機凡諸曹文書眾

都曰錄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呂師傳見尊

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補注先謙曰胡注王者之事先

雜之今欲復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

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呂古制師古

讀曰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意初宣帝不甚

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

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

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文穎曰恭顯心不自安也師古曰文說非

也師古曰字補注周壽昌曰此直謂其論議傾仄見詘於天

中書政本宜曰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

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曰刑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

高恭顯忤師古曰經讀與由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

士人於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補注先謙曰胡注散騎給事

出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曰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

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

堪師古曰視讀曰示曰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

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十莊之威師古曰周謂周公旦召

也師古曰正實欲下莊子魯下邑至乎耳順之年師古曰論語稱孔

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懷喜咸曰將

軍其人也師古曰國家委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

至周召乃留乎師古曰周召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為欲慨然

其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師古曰延陵之皋

處漢朝將歸會稽尋延陵之軟隱耕泉澤之中也師古曰下走者

走之役也修農圃之囿師古曰美畜雞種黍埃見二子沒齒而已

矣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曰杖荷蓑止子路宿

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師古曰云蓋謂此也侯字也侯待世沒

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師古曰度

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師古曰鋒刃端也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

朋接待已意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補注先謙曰

望之短車騎將軍師古曰短謂之接以殷勤願說非朋數稱述

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

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

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呂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

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曰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

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師古曰華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蟠等待詔

師古曰嬌音巨  
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  
候望之出休日補注先議曰漢制自三署郎以令朋龍上之事下  
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臣匡正國家非為邪也  
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補注周書呂昌曰邪數譖訴大臣  
毀離親戚欲召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  
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  
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已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  
出視事補注宋祁曰令出視事疑作令出視事一本作恭顯因使  
高補注宋祁曰恭顯因使言上新即位未已德化聞於天下而先  
驗師傳既下九卿大夫獄補注先議曰胡注劉更生為宗宜因決  
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補注先議曰宣帝

前漢七十八

太子太傅至黃  
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補注先議曰不能盡  
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而  
朋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與尊師而重傳補注沈欽  
厥功茂焉師古曰導茂美也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  
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為丞相師古曰倚會望之子散  
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師古曰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  
明白無譖訴者師古曰言望之自白有罪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  
詩補注先議曰胡注史不載傳書不知其所稱引者何詩失大臣  
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師古  
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  
復賜爵邑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許史與聞政事孔光罷相後徵拜

先傳大夫給事中自解備內朝臣與聞政事師月傳尚書切給事  
中傳上申咸欲飲桑得以為備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則漢  
亦要地矣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罪於上師古曰  
子自託師傳懷終不坐師古曰言特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於此  
句非也懷當為慘字之誤也補注王念孫曰師古謂懷終不坐為  
師傳德為句終不坐為句言望之自託於師傳傳之德終不坐為  
也漢紀孝元紀作自託師傳傳之德終不坐為句言望之自託於  
師傳傳之德終不坐為句言望之自託於師傳傳之德終不坐為  
朝亡已施恩厚張敞曰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  
至重人所重者性命也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  
其奏顯等封已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  
車騎馳圍其第補注宋祁曰越本車作車字先議曰太常掌諸陵  
使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補注宋祁曰越本車作車字先議曰太常掌諸陵  
以恐脅之連其自盡也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  
之已為非天子意望之已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  
裁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師古曰叩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

前漢七十八

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趣和藥來  
無久留我死師古曰趣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  
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時太官方上書食上乃卻食為之  
涕泣哀慟左右師古曰左右皆哀動左右疑顏見誤本作慟因而加注於是召  
顯等責問已議不許師古曰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  
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  
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家補注沈欽曰長安志漢望之  
門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免後為御史  
大夫將軍王鳳自育名父子補注齊召南曰案名父子與王古著材  
能除為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師古曰時令校尉為使於匈奴  
尉也補注沈欽曰此東設之官為使匈奴中郎將之副亦如後後  
西域副校尉尉都護之副也取匈奴傳證之自明師古殊誤

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師古曰如今而漆令郭舜殿見賈問師古

後也言有所負最居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師古曰第六則在

中下僅守故宮唐六典考功郎中裁自脫師古曰脫免何暇欲為

職云職事相理善最弗聞為中下裁自脫師古曰脫免何暇欲為

左右言師古曰左右者言與同列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

曹後曹當召職事對師古曰悉其為條令言故欲以職事責

徑出曹書佐隨牽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師古

言欲免官而去但是杜陵一白衣男子耳何須召我詣曹乎師古

補注齊南曰案男字猶言大丈夫言我不以官留介意師古

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

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為中郎將使匈奴歷

冀州青州兩郡刺史補注錢大昕曰育又為朔方長水校尉先謙

曰百官表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曰鄆名賊梁子政阻

山為害久不伏辜補注先謙曰官本傳作事引宋祁曰注文事字

前作強字顧炎武云名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周壽昌云

願說是也但賊不得以名王比蓋著名之賊名猶名捕之名謂詔

誅者也育為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

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曰育舊舊

名臣乃召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

三公下疑自官字沈欽韓曰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曰太

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補

王念孫曰其期同中山策與不其眾少其於當居怨不其深淺

綏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補注蘇與曰王吉傳世補王陽始育

與陳咸俱曰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二十餘御史

中丞補注宋祁曰餘時朱博尚為杜陵亭長為咸育所攀援入王

氏師古曰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

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曰交為

難

咸字仲補注先謙曰咸為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補注錢大昕曰

字遵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

後免官復為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

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

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

為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

秩為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

病不及資贊師古曰贊導九賓之事補注宋祁曰會病不及當云

九賓之禮也周壽昌曰案漢雜事云人為鴻臚卿不任資贊益以

病不能任贊導九賓之事此云不及印不任贊云非有司義也

還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補注錢大昕曰百終官家至更二

千石者六七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傳之恩補注先謙曰可謂親昵亡間

師古曰及至謀泄隙隙開議邪構之卒為便嬖官豎所圖師古曰哀

哉不然二字先謙曰官本有二字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師古曰撓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漢書七十八

緒

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水地篇折而不撓勇也

教反撓注說文撓曰管子

水地篇折而不撓勇也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漢書七十八

緒

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水地篇折而不撓勇也

教反撓注說文撓曰管子

水地篇折而不撓勇也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漢書七十八

緒

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水地篇折而不撓勇也

教反撓注說文撓曰管子

水地篇折而不撓勇也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漢書七十九

唐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馮奉世子明上黨潞人也師古曰潞音路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守略相注發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與它傳注發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秦攻上黨絕太行道音胡邱反補注山名險道所經行也

當制注發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行字注發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師古曰括趙將也

里秦注發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年正月注發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在澤州注發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散讀注發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與由同

或雷路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帥將反字或作師其義

通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

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顯名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

奉世曰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功次補武安長補注先謙曰武

安縣治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補注先謙曰武

本無二字注發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空令注發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就匈奴軍注發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擊匈奴軍注發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為外國所苦注發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是時烏孫大石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集同集和也

善遇欲自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曰衛候補注先

亦尉尉官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師古曰伊脩城在

通鑑亦作伊脩知宋時漢書本尚不誤後來刊本訛傳作脩耳

注亦然錢大昕曰脩脩二字相似因譌作脩耳三國志蜀後主傳

費穆為蜀降人郭張所殺傳郭脩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

循而魏三嗣主傳張疑傳郭脩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

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音素和反補注宋郭曰宋字疑是宗

名王注發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

道與敵盟注發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曰為不亟擊之則莎

車日疆師古曰疆音界也音居力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擊之下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曰節

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

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曰

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宛

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

名曰象龍也此馬上說讀曰說下議封奉世

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已安國家則顧之可也師古

與專注發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奉世功効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曰奉世奉使

有指注發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後法即封奉世注發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此字下疑有音字注發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曰奉世為光祿

大夫水衡都尉注發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苦王亦

將眾數千人畔師古曰畔音反補注先謙曰昭帝時召南曰案昭帝應是

且西河屬國始置於五鳳四年宣紀可證也常昭帝時匈奴無西河

屬國安得有叛人耶周壽昌曰齊說是下云右將軍典屬國常惠

薨考惠封長羅侯為宣帝本始四年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師古

薨在元帝初元二年皆不及昭帝時注發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不其形便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呂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

置大將聞之師古曰近所隨近之定也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

也師古曰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遼東羽林孤兒及

呼速案師古曰種劉德曰將軍劉德也發者謂能張弩者也發音

方急還師古曰連至軍所也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師古曰策不豫定料敵不審

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師古曰楊威武參

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眾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

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

擊羌虜師古曰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

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

國為建威將軍師古曰自別有此安未進開羌破還上曰羌虜破

散創艾亡出塞師古曰創艾謂微懼也創音初向反艾讀曰又補

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

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師古曰置謂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

祿勳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已萬數賜

奉世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

拜後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

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為太常薨千秋嗣後師古曰復

為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商代奉世為左將軍而千秋為右將軍

後亦為左將軍師古曰千秋字長伯子孫傳國至王莽乃絕云奉

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呂詠支單于封為列侯時丞相

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呂為不當封而議者咸

美其功上從眾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

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師古曰約謂左將軍奉世呂衛侯便宜

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師古曰城郭者謂西域

呂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曰無

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已誅斬

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鄧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奉

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

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

勢臣疑罪鉤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

趨不立師古曰趨讀曰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師古曰錯

治民也

馬皆不

世長子

宮為元

帝昭儀

產中山

孝王元

帝崩媛

為中山

太后隨

王就國

奉

世長子

譚太常

舉孝廉

王遂立參至大官師古曰遂音千旬反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呂父任爲太子中庶子補注先謙無中庶子蓋脫漏續志後漢有太子庶子太子中庶子二官漢舊儀中庶子秩六百石庶子比四百石年十八上書

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曰爲不可許後呂功大補當陽長遷爲樂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自治行

高入爲左馮翊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永光二年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

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殺趙都師古曰都殺也殺音丁活反又音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都殺也殺音丁活反又音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

丁外反相音許羽反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都殺也殺音丁活反又音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

伏從收捕也師古曰都殺也殺音丁活反又音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

都詣吏自殺曰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爲大鴻臚補注先謙

在建昭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即

作李此人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師古曰定其

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

屬曰野王爲比師古曰比例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

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

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曰少傅爲御史大夫上錄下第而用譚師古曰

前曰王舅出呂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聞知野

王會其病免復呂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爲琅邪太守是時成

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灾

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顯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

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

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御史中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鳳賜

告養病而私自便師古曰便安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

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爲野王言曰

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師古曰過者自白得告也律更

行在所者便師古曰便安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

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師古曰省減今有司爲予告得歸

也師古曰在官連有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今有司爲予告得歸

也師古曰在官連有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今有司爲予告得歸

也師古曰在官連有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今有司爲予告得歸

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為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補注先謙曰定國子舉茂材  
為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衛尉司馬  
稱衛司馬者即屯衛司馬省文稱之言屯衛尉司馬則此則屯  
馬也百官表又云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屯衛尉司馬亦其證矣清  
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為都尉時言河隄方略  
在溝洫志補注宋祁曰在立字聖卿補注先謙曰官通春秋呂父  
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呂王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  
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  
恩貸師古曰貸首吐戴反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  
大馬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  
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後遷為東海太守下澤病痺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濕故立病痺也  
上疑有天子聞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歷五郡師古曰更音工衛  
風字前漢七十九  
本注衛所居有迹年老卒官參字叔平補注先謙曰官學通尚書  
少為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  
恂甚可觀也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音荀補注王念孫曰進退本  
學記設官部下引此並作進止漢紀同薛宣傳云宣參昭儀少弟  
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文義正與此同參昭儀少弟  
行又敕備呂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幄竟寧中呂王舅出補渭  
陵食官令如淳曰給陵上祭祀之事補注先謙曰呂數病徙為  
寢中郎師古曰亦謂有詔勿事張晏曰不見百官去呂數病徙為  
日官本注職作執優作優引宋陽朔中山王來朝參擢為上河  
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在西河富平於此為農都尉補注先謙曰  
農都尉治又顏注欽傳曰上河地名農都尉與農都尉二注自相  
矛盾案地理志富平有二一屬平京郡故名農都尉宣帝時更名相  
子屬北地郡有農都尉治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又北地郡山又  
郡番和縣有農都尉治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又北地郡山又  
分東出又北地郡富平縣故城西一統志略卷故城在寧夏府中衛

復為渭陵寢中郎永始中趙遷代郡太守呂邊郡道遠徙為安定  
太守數歲病免復為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水補注錢大昭曰  
有左都水長丞是時馮翊當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呂中山  
有河渠之事故令參領護之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呂中山  
王見廢師古曰見廢謂不得為漢嗣也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呂  
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補注先謙曰王太后行未到而  
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呂關內侯食邑畱長安上憐之下詔  
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呂舅宜鄉侯參為關內侯歸家朕甚愍  
之其還參京師呂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師古曰王  
方進亦甚重焉師古曰方進亦甚重焉勸參物禁太甚師古曰王  
周壽昌曰此李斯引苛語也見君侯呂王舅見廢補注沈欽  
史記斯傳不引此而別注失之君侯呂王舅見廢補注沈欽  
侯為丞相相國師古曰侯為丞相相國案霍光稱田千秋為君侯是也此呼馬參  
為君侯則列侯不通稱君前漢七十九  
任尚稱班超為君侯皆因侯爵稱之不必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  
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謙節卑體視有所宗師古曰視讀而君  
侯盛修容貌呂威嚴加之此非所已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師古曰  
亞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恆操頃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  
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呂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已同  
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  
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已  
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眾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抑抑密也  
則其持心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鞠躬謹敬貌履  
居六反補注宋祁曰注中鞠躬當云鞠躬曲躬也王念孫曰案師  
古訓方為直而加之道二字以增其義失之迂矣方即道也  
履方猶言踐道樂記樂行而民鄉方又曰是先生王立樂方即道也  
解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論語雍也篇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傳

鄭注並曰方道也又師古云鞠躬謹敬貌是也宋云當云鞠躬曲  
躬也案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論語鄉黨篇入公門  
鞠躬如也如不容孔傳敘身也淑謂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  
言如孔傳本謂鞠躬為敘身之貌非訓鞠躬為敘躬為身也皇侃疏  
鞠曲敘也躬身也則如字之義不可通訓鞠躬之躬為身其誤實  
始於此而邢疏因之京更無論已敘身即謹敬之意故又訓為  
謹敬史記韓長孺傳贊云遠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太史  
公自序云敦厚慈孝請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是鞠躬  
為謹敬也廣雅鞠躬謂謹敬也曹憲上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  
罪不能自免師古曰哀哉謹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  
放流師古曰說苑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重  
補注宋祁曰注文孟子宮刑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申生雖經  
重字當作愛字孟子宮刑見宮刑作巷伯之詩也申生雖經  
類閉氣而死若雄之為補注沈欽韓曰檀弓疏維牛鼻繩也申生  
以牛繩自縊而死鄭注地官封人云紉若牛屈原赴湘辭漁父之  
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人謂之雅師古說非屈原赴湘辭漁父之  
篇云屈原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  
流葬於江魚腹中也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師古曰小弁小雅  
作馬刺幽王信義中后而故太子宜咎也離騷經經曰心之憂  
屈原所作也離騷也騷憂也遺憂而作辭弁音盤經曰心之憂  
矣涕既隕之師古曰即小弁之詩也隕墜也補注周壽昌曰毛傳  
弁以屈原配伯奇用三家說也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經 漢書七十九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漢書八十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瑒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欽衛婕妤

生楚孝王囂師古曰囂音鼓公孫婕妤生東平思王宇戎婕妤生中山哀

王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

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師古曰艾讀曰父

昭曰懲謂本作微古昭字詩曰則舒是微古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迺立長陵王婕

妤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婕妤最幸而憲王壯大

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師古曰喜好

上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婕妤與憲王然用太

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師古曰倚反即位而許后已殺死太

子蚤失母故弗忍也師古曰蚤古早字也久之上已故丞相韋

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補注宋謂曰兄字上疑有經明行高稱於

朝廷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已推讓之臣補注

作禮字曰推字疑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

婕妤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曰

博等每來謁見其母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

博上書願畱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

負責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願王為償王不許博辭去

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曰官

本恐下無王字引宋祁曰恐字下疑有王博欲上書為大人乞骸

字注文飾字下疑有之字先謙案益漸也

骨去王乃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師古曰還書報

有也字為詔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臣變數見足為

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師古曰恬然安靜不求

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

貴人為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

博其為王求朝王即日長安可因平陽侯補注宋祁曰平陽字疑

時平陽侯曹參後絕平陵侯王鳳時平陽侯平侯光得王欲求朝

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遣王書曰博幸得肺附師古曰自

肺附是也肺即肺字詳劉向傳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

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騶先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

之材也博得謁見承問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

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貌也言見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

人其莫能安也師古曰微無也博注宋祁曰新

賢人焉師古曰賢無也累世不可遽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

致至也師古曰致至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此赴助

漢急無財幣師古曰勞謂問遣之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

不受師古曰勞謂問遣之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

為淮陽王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師古曰尚女者王

盡力也師古曰盡力也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

本注在尚女下師古曰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

自呂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呂朱顏師古曰朱顏猶回也願殺身報德

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已成大功也願先

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凡是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

補注宋祁曰此下當添入王得書喜說師古曰此注當改作師古曰

字云師古曰此上與王也師古曰此注當改作師古曰報博書曰子高迺幸左願存恤發心惻隱師古曰左願顯至



誠補注宋祁曰嘉謀語曰至事師古曰以至極之謂告語

也雖亦不敏敢不諭師古曰今達有司爲子高償責二百萬是

時博女婿京房曰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曰謂爲石顯

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詳見前傳數爲博道之博常欲誑耀

淮陽王卽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曰爲信

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曰金五百斤師古曰金五百斤置聖制事蓋慮功

而不計費師古曰志在成功不惜財費也補注宋祁曰昔禹治鴻

水百姓罷勞師古曰罷勞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商陛下春秋禾滿

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倭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死

者且半鴻水大害殆不過此師古曰謂是時水災不大於大王緒

欲救世師古曰始爲端緒將比功德何可師古曰言本大德於已與大儒知道者爲大王爲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道者陳安

危指災異大王卽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師古曰說

事成功立大王卽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

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師古曰梁王景帝弟欲爲外家亦將富貴何

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師古曰悅報博書曰迺者詔下止諸侯

朝者寡人憊然不知所出師古曰憊然不知所出子高素有願

母之資賦武之智師古曰武之智下莊子之勇師古曰下莊子之勇求朝義事也奈何

所鮮也師古曰鮮也既開端緒願卒成之師古曰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奈何

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臾成事師古曰須臾成事王曰金五百斤予

博會房出爲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師古曰顯具得此事告之王曰金五百斤予

富卿王念孫曰漢紀無之字周壽昌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誅誤

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育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

法遺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侯司奏王王舅張

博數遣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曰調惑王

而多與金錢報曰好言舉至不赦朕惻焉不忍師古曰惻焉不忍

惟王之心雖同子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遺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雖同子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遺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雖同子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遺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雖同子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遺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雖同子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遺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雖同子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遺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雖同子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遺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雖同子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遺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雖同子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遺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雖同子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遺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雖同子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遺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雖同子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遺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雖同子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遺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雖同子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遺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雖同子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遺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雖同子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遺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雖同子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遺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過自新案已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戒慎惟思所自悔  
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謂也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  
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謂也過惡暴列謂也  
章顯也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  
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謂也頓首  
死罪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曰淮陽  
王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為石  
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  
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  
自以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  
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續孟康曰續音引師王莽時絕  
楚孝王竊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時

前漢八十

五

被疾天子聞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師古曰孝經  
載孔子之言楚王竊素行孝順仁慈之國呂來二十餘年熾介之  
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遭命離于惡疾師古曰離夫子所痛曰  
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曰夫子也論語云伯  
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曰夫子也論語云伯  
如斯善人而有如此惡疾深痛之也師古曰夫子也論語云伯  
如斯善人而有如此惡疾深痛之也師古曰夫子也論語云伯  
善也茂美也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夫子也論語云伯  
先謙曰官本  
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師古曰夫子也論語云伯  
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為廣戚侯明年薨子懷王文嗣師古曰夫子也論語云伯  
官本考證云  
案文表考證云  
宋祁曰陸  
有傳范氏稱自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王莽時絕師古曰夫子也論語云伯  
復以讓爵顯蓋宣帝有功德於民而元帝以後國統三絕其餘慶

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陶王廣戚侯勳薨諡曰煬侯子  
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葬景位曰嬰  
為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要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呂  
為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師古曰言其舊已其起兵將嬰至  
臨涇師古曰涇水立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  
嬰云師古曰涇水立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師古曰  
交通好犯法師古曰先  
上旨至親貴弗罪傅相連坐師古曰先  
王尊傳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師古曰  
帝陵也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蟜師古曰  
字或作僞師古曰蟜字或作僞師古曰蟜字或作僞師古曰  
告之也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

前漢八十

六

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驗已致孝道制節謹度呂翼天子師古曰  
然後富貴不離於身師古曰先謙曰官本於作其引宋祁曰舊無也  
附錄也今作不離其身疑為俗儒而社稷可保今聞王白修有關  
本朝不和師古曰謂東平王也流言紛紛師古曰謂東平王也流言紛紛師古曰  
憎焉為王懼之師古曰謂東平王也流言紛紛師古曰謂東平王也流言紛紛師古曰  
配命自求多福師古曰謂東平王也流言紛紛師古曰謂東平王也流言紛紛師古曰  
此文作述云齊魯韓三家所傳不同師古曰謂東平王也流言紛紛師古曰  
適自也孫炎云通師古曰謂東平王也流言紛紛師古曰謂東平王也流言紛紛師古曰  
古述字讀若華師古曰謂東平王也流言紛紛師古曰謂東平王也流言紛紛師古曰  
忽於道德師古曰謂東平王也流言紛紛師古曰謂東平王也流言紛紛師古曰  
言故臨遺太中大夫子蟜諭王朕意師古曰謂東平王也流言紛紛師古曰  
而不改是謂過矣師古曰謂東平王也流言紛紛師古曰謂東平王也流言紛紛師古曰  
違朕意又特曰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

王太后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者令屬少府朕有聞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也王太后

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

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呂年齒方剛補注宋祁曰無位加字劉敞曰涉學曰寡驚忽臣下先謙曰官本曰傲作與教

不自它於太后李奇曰不自它者親之辭也師古曰傲作與教不自

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師古曰

之曰論語云葉公問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誣之孔子曰

也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問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

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

可棄也母求備於一人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

耳作也夫呂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

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呂貴之師古曰貴猶緩補注宋後宜不敢

前漢八十

師古曰言王於後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字慙懼因使者

頓首謝死罪願酒心自改音先弟反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

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書欲師古曰書故五常銷而邪心

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而不失厥家者未

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傳之教淺加呂少所聞見

自今呂來非五經之正術敢呂游獵非禮道王者輒呂名聞師古曰

官本讀曰作音字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

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呂為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

師古曰建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為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

少張晏曰不致指斥持服恐無處所如清曰言不從道我危得之

孟康曰危殆也我始得為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比至下字凡

三哭張晏曰下下相也師古曰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臆

故親幸後疏遠服虔曰胸音劬臆音數歎息呼天宇間斥胸臆為

家人子師古曰婦除永巷數笞擊之胸臆私疏宇過失數令家

告之宇覺知殺胸臆有詔奏請逮捕補注錢大昭曰詔當作司

司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呂

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師古曰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

削朕不敢專補注宋祁曰削字下疑有地字蘇惟王之至親未嘗

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呂奸

吏師古曰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

縣如故師古曰復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補注蘇輿

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

來朝不思制節謹度呂防危失師古曰危失謂而求諸書補注宋

前漢八十

字上當有子字先謙曰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

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物師古曰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

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

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補注

曰書猶傳相皆儒者旦夕誦誦足呂正身虞意師古曰虞與娛同

本注末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是呂君子不為也泥諸

為陷溺不通也音乃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泥下為作謂同諸

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師古曰官本注未有之字對奏天子

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薨師古曰官本注未有之字對奏天子

其家上松柏皆西華也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異云東平思王在無

昌縣東四十九里其松柏皆西華王有修生葬所愛幸者守家者

樹望城陽而西歷周壽昌曰表作三十二年先謙曰思王東平之

平州境子楊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

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報山山晉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瓠山山名也

古作瓠字爲其形似耳晉灼曰瓠山山名也

夫躬傳作無瓠山有石自立開道與此稍異先謙案山志

山東北有瓠山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補

立石東倍草并祠之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賄

也建平二年補注朱一新曰案諸侯王表及帝紀息夫躬孫寵等

共因幸臣董賢告之補注周壽昌曰躬因宋宏上變事哀帝寵賢

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傳

恭婢合歡等祠祭詛祝上如淳曰傳恭巫姓字爲雲求爲天子雲又與知災

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立十七年國除

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師古曰政其所爲也白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

明爲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爲中山王補注周壽昌曰成都於

東平王補注周壽昌曰匡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

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立信爲天子兵敗皆爲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爲清河王三年徙中山山王幼少未之國

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補注宋祁曰江南本邸無子絕太后歸居

外家戎氏補注何焯曰既立爲國君則不當廢矣乃不爲置後氏

歸於齊其母歸居外家失禮甚矣豈當時謬引子卒夫人姜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傳昭儀生定陶共王康師古曰

恭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補注宋祁曰一本爲濟陽王八年徙爲山

陽王八年徙定陶王少而愛師古曰言少小長多材藝習知音聲

上奇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師古曰幾音鉅衣反語在元后及史

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

年成帝無子徵入爲皇太子上曰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

立楚思王子景爲定陶王奉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爲孝哀

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爲共皇補注錢大昕曰一本有帝字衍文

制非有天下者不稱帝故高帝太后太公稱太上皇而後漢追稱孝

德皇孝崇皇孝仁皇皆不稱帝周壽昌曰明監本凌本有帝字

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補注沈欽韓曰言與列昭穆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

封其梓甚矣宜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王爲信都王補注劉敞曰王爲信都十四

年徙中山成帝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爲尙書有殷及

王兄終弟及師古曰謂兄死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言及補注

嘗不如父子相繼之禮三綱五常三代相因中山王元帝之子宜

周如是則數亦如是顏注惑於後儒之說耳補注宋祁曰入外

爲後成帝曰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廟補注宋祁曰入外

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用哀帝爲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

馮參爲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師古曰尉其意三十年薨子衍嗣

曰諸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薨後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始二年詔

云皇帝二名通於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是則嗣位之時名爲箕

子未諱衍也今此傳云子衍嗣益史家追書之七年哀帝崩無子

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元始字上有平紀字

徵中山王衍入即位是爲平帝太皇太后曰帝爲成帝後故立東

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補注何焯曰此

漢書補注 卷八十 列傳第五十

示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爲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詩云食人敗類之人不可習近則敗善也類善也言貪惡顏注末語疑有脫誤先謙曰顧炎武云大雅桑柔之詩師古誤以爲謗古今一也

虛受堂

士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終

漢書八十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漢書八十一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師古曰承音證補注宋邵曰集解音證

州府嶧縣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已供資用師古曰庸作

人作役而不遺衡乃寄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

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僱作而不求償大學生皆衡所教衡得

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其勤給以書遂成大學生皆衡所教衡得

衡自爲於保徒周壽昌曰書作即司馬相如傳所云與唐保雜作

也西京雜記言衡與客作案三國志注引魏習云焦光機則出爲

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是客作但供力役不受傭賃先謙曰

顏注順正文以供資用解之雜記言客作不求償自別一義耳

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也服虔曰鼎猶言當

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權上世所傳衡

與貢禹書上言衡微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

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

耳字曰表德豈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

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鼎蓋知者之聽聞注宋邵曰祝

季張云匡鼎來來音離協上韻僕檢左傳宣公二年庚申復來亦

音離注文若言匡鼎來也無若字流欽韓曰西京雜記亦多可

采此書葛洪所序其大駕周壽昌曰賈捐之等顯鼎貴如清注言

能造也師古注撥斥過甚周壽昌曰賈捐之等顯鼎貴如清注言

方且欲貴矣義亦猶是也下云匡說詩不云鼎說詩解人願

如滿曰使人笑不能止也補注先謙曰官衡射策甲科已不應令

本議作諸引宋師古曰南本注衡以語爲說衡射策甲科已不應令

除爲太常掌故師古曰南本注衡以語爲說衡射策甲科已不應令

景科補文學掌故今不應令是也中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

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

將軍蕭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師傳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

充位而已師古曰言凡事不在也補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

高曰將軍已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眾庶論議合問休譽

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師古曰言善問名休美也補注宋邵

所聞也師古曰言其不能進賢也補注

印望師古曰言其不能進賢也補注

昭曰以高輕忽此事不自知其非補注錢大

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補注王念孫曰魯當爲舉此涉上

白帖十二四十三引此處作不舉漢紀同是有孤白之妻而反

衣之也師古曰孤白謂孤掖下之皮其色純白集已爲裘輕柔難

蓋無之注集已師古曰孤白謂孤掖下之皮其色純白集已爲裘輕柔難

官本作集之師古曰孤白謂孤掖下之皮其色純白集已爲裘輕柔難

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已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或之

甚者也師古曰孤白謂孤掖下之皮其色純白集已爲裘輕柔難

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孤白謂孤掖下之皮其色純白集已爲裘輕柔難

莫府學士欽然歸仁師古曰孤白謂孤掖下之皮其色純白集已爲裘輕柔難

廷必爲國器師古曰孤白謂孤掖下之皮其色純白集已爲裘輕柔難

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師古曰孤白謂孤掖下之皮其色純白集已爲裘輕柔難

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師古曰孤白謂孤掖下之皮其色純白集已爲裘輕柔難

帝殊不相與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陸



武丁前傳云成湯事  
益齊詩之說如此  
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已

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

呂相盪李奇曰盪氣也言天人情氣相動也師古曰設謂陰陽氣

精氣成祥也音字鴻反沈欽韓曰淮南秦族訓國危亡而天

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屬也善惡

有已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

者動陽蔽則明者晦師古曰晦與暗同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

蕭該案字林曰曉不師古曰曉與暗同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

明也應劭曰曉音闇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

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師古曰其而吏安

集之補注宋祁曰江南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

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補注宋祁曰此偃武行文將欲

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諸見罷珠崖詔書

者莫不欣欣人自己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補注先謙曰

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

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師古

昭明也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陸之化已崇

至仁匡失俗易民視師古曰匡正也易變也補注宋祁曰令海內

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師古曰淑

也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師古曰說遷衡為光祿

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

人人自己為得上意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作以為

以自與大王同憂補注先謙曰以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作以為

傳各自以常諫陳湯傳自以無所見蕭望之傳自以託師傳西南夷

去為字九其煩證不應於此文獨加為字也元紀於是言事者

或進權召見人人自以得上意與此一事同文亦不用為字更為

可據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師古曰衡復上

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益受命之王務在創業

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

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曰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

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是已上天欲享鬼神祐

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師古曰周頌閔子小子之詩言成

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補注宋祁曰注文詩言成王常思祖考之

字下疑有也字先謙曰念我毛詩作念茲師古曰言成王常思祖考之

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

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師古曰不也五字或

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師古曰更改也補注所更或不

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下復是已羣下更相是非師古曰更吏民

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

情所樂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已定羣下之

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孔子著之

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

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補注宋祁曰江南本二

可已贊天地之化師古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

不足師古曰強勉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

蔽師古曰雍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

安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補注先謙曰

所遺忘故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曰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

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師古曰比唯陛下戒所已崇聖德補注

后妃之德而禮本冠婚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首士冠士昏禮曰嫁者禮之本也補注蘇輿曰儀禮篇次別錄皆同匡義指此本亦始也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其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相內師古曰相與同謂門閥也音苦本反補注錢大昭曰之道二字當乙先謙曰官本作道之衰故聖

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師古曰適讀下並同禮之於內也卑不險尊新不先故師古曰險與同所已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降禮之用師古曰降主階也禮眾子不得與列

所已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

大小高卑得其次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師古曰言若也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已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己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

前漢八十一

七

治詩云于呂四方克定厥家師古曰周頌桓之詩也言欲治四傳

日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象也補注何焯曰衛爲疏時在初元三四年間元帝初立蕭望之周中書輔政選白劉更生

金敵拾遺左右勸道以古制初立蕭望之周中書輔政選白劉更生

人等衛帝以幸高進此所謂遺制揚功者蓋與高顯等爲唱和

不致比周而望進皆以杜塞堪更生復進之路如得其情雖夷之徒

誦六藝以文意言可也復條言慎妃后別適長則以身爲師傳禍

言且兩事並陳聽者尤不之疑師古曰言且兩事並陳聽者尤不之疑衡爲少傳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

朝廷有政議傳經已對師古曰附傳也言多法義上臣爲任公卿師古曰

堪也由是爲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章玄成爲丞相封樂

安侯食邑六百戶補注錢大昭曰恩澤侯表作六元帝崩成帝即

位衛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

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與娛同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

也師古曰慎終慎孝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也論語稱孔子慎終顏引孔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補注宋祁曰猶復加聖心焉師古

天性已自然矣詩云亮亮在疚憂親也疾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又當加意也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已就文武之業崇

大化之本也師古曰就成也臣又聞之師曰補注蘇輿曰據儒

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師古曰遂成也孔子論詩曰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

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也後夫人之行不倖乎天地

則無已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師古曰倖等也故詩曰窈窕淑女

子好仇師古曰仇毛作逌魯作仇匡情齊詩據此知齊與魯同言

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容儀也師古曰介

容儀者補注宋祁曰前漢八十一

然後可已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

已來補注宋祁曰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

盛衰之效已定大基宋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師古曰無德

能則斥遠之補注王充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師古

音五臣衡材驚補注宋祁曰驚該無已輔相善義宣揚德音師古

教反臣衡材驚補注宋祁曰驚該無已輔相善義宣揚德音師古

通人道之正師古曰分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師古曰悖乘

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

易之道也師古曰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師古曰

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已

章人倫師古曰物事也蓋欽翼祇稟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

之禮也補注宋祁曰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師古曰嚴嘉惠和說

饗下之顏也謂其貌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  
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呂臨其民是已其

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則法也象似也大雅云敬慎威儀  
惟民之則師古曰諸侯正月朝觀天子天子惟道德惟思先謙曰

昭穆穆已視之師古曰昭穆也穆穆又觀已禮樂饗禮迺歸師  
昭穆穆已視之師古曰昭穆也穆穆又觀已禮樂饗禮迺歸師

路寢臨朝賀置酒已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雷神動靜之  
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師古曰呂立基楨也楨當遷兩端者也

基以立其址師古曰呂立基楨也楨當遷兩端者也  
固其取義如此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

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章玄  
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適與御史大夫甄

譚共奏顯師古曰甄當作張沈欽韓追條其舊惡并及黨  
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補注錢大昕曰此奏已衡譚居大臣

位知顯等專權執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  
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

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師古曰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  
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曰道德

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  
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師古

丁也師古曰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師古曰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  
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師古曰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

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師古曰上尊解衡起

視事上已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嚙嘿不自安  
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已詔書慰撫不許久之

衡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  
師古曰逆取曰篡師古曰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

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  
文類曰屬臨淮郡師古曰一統志樂安鄉在鳳陽府虹縣東北鄉本田

隄封三千一百頃師古曰提封舉其南已閭伯為界師古曰田之東西界

也問者伯之名也伯音莫客反師古曰伯當作伯師古曰伯當作伯

初元元年郡圖誤已閭伯為平陵伯積十餘歲衡封伯師古曰伯當作伯

謂所親吏趙殷師古曰殷所親任者主簿陸賜故居奏曲昌事曉知國

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索何殷曰賜已為

舉計令郡實之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符令郡故從平陵伯師古曰恐郡不

告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願當得不耳何至上書師古曰願念也亦不

告曹使舉也聽曹為之後賜與屬明師古曰舉計曰案故

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師古曰建始三年十二月免相而抵



忠為少府在建始四年不應有劾衡事衡免相時廷尉則何壽也  
洪無故驚言大水至明年代衡監盜盜所主守直十金呂上  
衡為丞相此傳是公卿表議也衡監盜盜所主守直十金呂上  
師古曰十金呂上當時律定罪之次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  
若今律條言一尺呂上一匹呂上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已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  
減縣界師古曰猥曲也補注宋祁曰南本無  
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白師古曰左馮翊縣名  
昭曰白當作勾先謙曰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師古曰  
官本作勾此傳寫之誤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師古曰  
觀之喜音許更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師古曰別分時從旁  
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補注宋祁

前漢八十一

士

當有曰字錢大昭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陽  
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  
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補注周壽昌曰禹對易及論語大義  
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師古曰試以職事也奏寢罷歸故  
官師古曰復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已  
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補注宋祁曰善詔令禹授太子論語  
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  
中皆曰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  
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  
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師古  
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  
上報曰朕自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曰道德為師故委國政

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師古曰雅素故也朕無  
聞焉師古曰不聞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自摯摯無違朕意  
無當師古曰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  
者臨問師古曰侍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  
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呂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聽  
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呂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  
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  
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師古曰殖生也家呂田為業補注宋祁曰及富貴多  
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師古曰賈它財物稱是  
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笙弦師古曰家五日一習  
樂為理樂師古曰管字補注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  
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

前漢八十一

士

弟多智師古曰性相樂而簡易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  
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人後堂飲食  
婦女相對優人箏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師古曰而宣之  
來也禹見之於便坐師古曰宣未嘗得至後堂及  
晏賜食不過一肉庖酒相對師古曰宣未嘗得至後堂及  
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師古曰宣未嘗得至後堂及  
得禹年老自治家瑩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師古曰奏請求  
亭處之地又近延陵補注宋祁曰禹為師傳不遵謙讓至  
陵後廟衣冠所出游道補注禹為師傳不遵謙讓至  
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師古曰孔子稱賜愛  
其羊我愛其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

注無孔字宜更賜禹宅地根雖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已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師古曰惡謂言其過惡  
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已起居聞師古曰謂其食車駕自臨  
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補注宋祁曰恩字下當有  
因歸誠三字下屬義若無因字則語意不究此以恩因言老臣  
有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  
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  
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補注宋祁曰給事  
中禹雖家居已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師古曰  
豫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議切  
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已明見補注宋祁  
而宇酒車駕至禹弟補注先謙曰辟左右師古曰辟親問禹曰天

前漢八十一

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  
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補注宋祁曰則當作即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補注宋祁曰案劉向傳日蝕  
疑衍十六兩字今越本與別本無十六兩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  
侵中國災變之異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  
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性與天道自予讀之屬不得聞師古曰論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補注先  
孔子未嘗言性命之事及天道補注先  
本言陛下宜修政事曰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補注  
曰官本作福善引宋祁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已經術斷  
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  
言皆喜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補遂親就禹補注先謙曰朱雲請禹  
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齋齋露著補注先謙曰朱雲請禹

氣也師古曰書聖名聖者所用也音武夷反補注宋祁曰正衣冠  
有字上疑有常字先謙曰若及也官本注靈下無字  
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補注宋祁曰感  
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諡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  
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補注先謙曰宏字子夏平帝元始二年  
弟皆為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已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  
句獻之補注周壽昌曰藝文志論語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  
望之章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  
安補注先謙曰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語張文補  
宋祁曰監本題本欲字下有字沈欽韓曰論語集解序劉向言  
安昌侯張禹本不受尊論語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  
貴家此傳云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然二人皆為齊論而藝文志  
直係張禹為魯論之下志傳不相蒙傳為疏朱一新曰論語序邢  
疏引漢書曰欲為論語張文阮元校勘記云宋本漢由是學者  
多從張氏餘家廢微師古曰

前漢八十一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補注王鳴盛曰十四世連前後  
當以此為例次約宋書自序蕭子補注王鳴盛曰十四世連前後  
顯南齊書序太祖道成先世例同孔子生伯魚鯉師古曰名鯉字  
者孔氏自為諸譯示後世例同孔子生伯魚鯉師古曰名鯉字  
傳其先也下皆類此鯉生子思伯師古曰伯音級伯生子上補注宋祁  
本可錢大昭曰孔子世家作白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補注  
南曰案子真真史其生子高穿穿生順補注齊召南曰順為魏相  
記作其字子京補注齊召南曰  
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為孝惠博士長沙太傅  
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補注宋祁曰浙本監本無忠字  
襄生忠武及安國忠武生延年齊召南曰史延年生霸字次孺霸  
生光焉安國延年皆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  
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宣帝時為太中大夫  
已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詹事掌皇高密相  
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補注錢大昭曰漢制王國相統眾官尚

民則與郡守等矣元帝即位徵霸召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

號襲成君如清曰為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襲成君稱注宋祁曰注

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師古曰名數戶籍也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執常

稱爵位泰過何德巨堪之上欲致霸相相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

辟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迺弗用補注

宋祁曰三字已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

東園祕器錢帛補注先謙曰東園祕器解見霍光傳策贈補注宋祁曰監次子捷捷弟

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補注宋祁曰監次子捷捷弟

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末二十補注宋祁曰

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為諫大夫補注先謙曰官本坐議

有不合左遷虹長師古曰不合謂不合天子意也虹地之縣也音

治州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師古

下更反振贍流民奉使稱旨補注宋祁曰官本由是知名是時博

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補注先謙曰官本本無第字引宋次為刺史

其不通政事已久次補諸侯太傅光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

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師古曰先

先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補注宋祁曰有詔加諸吏官補

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為光

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

事上有所問據經法呂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

也補注先謙曰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呂是久而安補注宋祁曰

時有所言輒削草師古曰言已繕事書輒削其草補注先謙曰

官本注無之字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呂是久而安補注宋祁曰

官本注無之字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呂是久而安補注宋祁曰

官本注無之字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呂是久而安補注宋祁曰

宋祁曰注文呂為章主之過呂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

奸忠直之名也好忠直之名也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

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

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中有溫室殿光嘿不應更答呂宅

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傳子少呂經行自著進官蚤成師古曰蚤

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師古曰蚤

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

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補注宋祁

行而王祖母傳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

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

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

嗣者補注先謙曰官本宜作可引方進根呂為定陶王帝弟之子

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褒博

皆如方進根議光獨呂為禮立嗣呂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

也呂尚書般庚殷之及王為比師古曰兄終弟及也此音必寐反

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呂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師古曰光久

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遇

始等六人皆呂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

大司空武議師古曰翟方呂為令犯法者各呂法時律令論之師

之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其作具明有所說也師古曰長犯

大逆時遇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遇弃

去於法無巨解師古曰解免也請論光議巨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

無少長皆弃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師古曰懲創止也補注先諫曰

文憲字下有後字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

法補注先諫曰官本無自字引而弃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

欲巨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袁

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師古曰廉發朱博坐與皆免為庶人巨

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將軍官

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

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

博山侯印綬袁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

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

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

其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問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

襁緥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

事師古曰與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巨為定陶太后宜改築

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

宮師古曰復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

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師古曰不得依正直之道補注先諫曰

而頃之太后從弟子傳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

后怒上不得已復畱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

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

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已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

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師古曰舊有不善臣請歸還故郡巨

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為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

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巨子貴宜立尊號

巨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師古曰執持不可補注先上重違

大臣正議師古曰又內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如清曰不決事之

猶依違耳師古曰奇反補注先丹巨罪免補注先而朱博

代為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際矣又重忤傅太后

指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先又字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

博為表裏共毀譜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

共承宗廟統理海內師古曰輔朕之不逮巨治天下也朕既不

明災異重仍師古曰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

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師古曰君前為御史大夫輔翼先帝

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師古曰天下空虛百姓饑饉

父子分散流離道路巨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師古曰姦軌放

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巨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

母能為師古曰是巨羣卿大夫咸情哉莫巨為意咎由君焉

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巨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

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君其相博山侯印綬罷

歸師古曰其材於虜師古曰君其相博山侯印綬罷

退閭里杜門自守師古曰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

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補注先

代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閔三相師古曰閔猶恐也補注先

字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閔三相師古曰閔猶恐也補注先

壽元年三月王嘉下獄死師古曰議者皆巨為不及光上由是

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微

光詣公車問曰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

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

建用皇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如鏡言視聽思失師古曰如若

日官本注蓋進也皇大也極中也如鏡言視聽思失師古曰如若

末無也字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

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側匿孟康曰邪行也

日見西方也蕭該音丑召反先謙曰官本正文注匿皆作慧匿

字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惡氣也音辰補注宋

氣相沴戾不和音持歲之朝曰三朝師古曰三朝之朝月之其應至

重遇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

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也

其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

助也補注宋師古曰右景祐本作左注亦作左子案王商傳祐太

子注祐助也凡右為親左為遠故左遷左道皆離背去正之義不

得訓左為助也王念孫曰案子京改左為右而各本皆從之非也

古無左字但作左說文左輔也師古曰左輔也

也左亮也凡經典中佐字皆作左師古注韋元成傳師

丹傳並云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故災異數見昌謹告之欲

佑子京不知左為古佐字故有此謬說故災異數見昌謹告之欲

其政更若不畏懼有已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

師古曰言輕忽天戒簡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師古

傲欺誣者其罰必至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之已承受天命甚難

命甚難也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師

敬天之威於是乃得安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

明兢兢業業師古曰兢兢業業也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

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

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新師專壹之貌介謂一介之人援音愛補

注周書昌曰書秦誓如有一介臣斷斷倚先謙曰尚書庶

頑讓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

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

德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言正德曰順天也又曰天棐謀辭師

曰居書大詰之辭也棐音匪謀音上林反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

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摯摯而已師古曰摯摯不

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與福師古曰禳求福也較然甚明

無可疑惑師古曰較明貌也音須補注宋書奏上說師古曰說賜光束

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師古曰說賜光束

中俸見師古曰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已朽材前比位

典大職幸無尺寸之效師古曰卒經也補注宋師古曰謝字上常有

位師古曰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師

曰與師古曰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載師古曰載老也讀與齒同今誠

恐一旦顛仆無已報稱師古曰竊見國家故事尚書日久次轉遷

非有蹕絕之能不相踰越師古曰蹕高遠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

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敞曰舉故為東平太守師古曰

光字銀大昭曰王國相無太守此言太守者東平王雲以建平

三年有罪國相至開明嗣封在元始元年其間為郡者四五年敞

為郡守正師古曰敞姓成公東海人也師古曰光為大夫司餘丞

相嘉下獄師古曰御史大夫賈延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復

丞相師古曰復故國博山侯上迺知光前免非其罪已過

近臣毀短光者師古曰復免傳嘉師古曰免字上當有復字

日前為侍中毀諸仁賢誣怨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師古曰艾

嘉傾覆巧偽挾姦臣罔上崇黨已敝朝傷善已肆意師古曰詩不

云平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詩解在車千秋傳之其免嘉為庶人歸

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已新都

侯王莽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



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傳董賢之黨莽曰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曰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師古曰謂文書之藁也風讀曰諷次匡背莫不誅傷師古曰匡音匡在杜欽傳補注未祁曰學林云史記游俠傳曰以睚眦殺人不計其用匡者省文也何焯曰細尋莽傳當元始莽權日盛光憂前政非光爲言則莽猶不能必得之於元后也

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曰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也又理其明師古誤其句此宿衛事也官服御食物則供養更始將史議行諸署門戶省服御食物省視也明年徙爲太師補注昌曰百官表太師太保皆古官平帝元始元年皆初置即指此事光薨後惟馬宮爲之旋廢自是至後漢不拜後漢末董卓始拜此官而莽爲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補注上

前漢八十一

當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師古曰導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已闕焉師古曰艾書曰無遺耆老也言不遺老成之人也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西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補注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先謙曰官本母作每是似竹二字在制上

置凡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師古曰食具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寵禮也則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爲尙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補注蘇輿曰大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師古曰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

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曰太后使九卿策贈曰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已乘輿輶輅及副各一乘師古曰輶輅車及副各一乘也車字注下同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已過喪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止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補注劉奉世曰可字疑非王念孫曰可甲當爲河東字之誤也此謂將作穿復土用河東卒五百人霍光傳云發三河卒復土與此事同一例御覽禮儀卷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諡曰簡烈部三十二引此正作河東卒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諡曰簡烈

侯初光已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補注宋祁曰益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弟補注宋祁曰一字當刪子放嗣莽篡位後呂光兄子永爲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已初元元年爲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

前漢八十一

帝下詔曰其令師襄成君關內侯霸已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子福名數於魯補注先謙曰官本長下有安字引宋祁公論美安字甚堅浙本作遷長子福名數於魯案霸既詔計以八百戶祀孔子即是令長子福還名數於魯以千八百戶爲祀矣雖浙本作遷還與還小異而大同言長安則後人安法曰復終始無義皆類川碑彭年亦以安字爲行襲子曰晏知字凡以安字爲名者數以長爲長幼之長也福雖霸之子然此傳前言霸於魯從南本王念孫云案遷還安字是也或引證說以此傳前言霸從江名數於長安故此言還長安子福名數其說殊謬不足辨景祐本及御覽禮儀卷四所引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並作長子福無安字

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爲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爲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補注先謙曰光爲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孟弟子以嚴彭祖安樂爲明安樂授淮陽治豐豐授馬宮春秋自嚴氏也呂射策甲科爲郎氏兩家學此當云治春秋顏氏不當云嚴氏也

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爲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絮遷廷尉

平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廷尉左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  
稱徵爲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爲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爲太  
師薨宮復代光爲太師兼司徒官初宮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  
帝祖母傳太后諡及元始中王莽發傳太后陵徙歸定陶呂氏葬  
之追誅前議者宮爲莽所厚獨不及內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  
呂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呂光祿  
勳議故定陶其王母諡曰婦人呂夫爵尊爲號諡宜曰孝元傳皇  
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補注錢大昭曰卑不得敵尊而  
希指雷同詭經辟說師古曰詭違呂惑誤上爲臣不忠當伏斧鉞  
之誅幸蒙酒心自新師古曰酒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  
輔出備三公爵爲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  
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  
前漢八十一

呂爲四輔之職爲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  
呂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  
之師古曰多不奪君之爵邑呂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孟康曰呂宮  
爲信不奪其爵邑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  
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  
者呂侯就弟補注先謙曰王莽篡位呂宮爲太子師卒官本姓馬  
矢宮仕學稱馬氏云補注何焯曰宮與平晏事莽尤儒之駭者著  
有執金吾馬適建  
無緣取馬爲姓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呂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  
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呂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  
孟康曰方領  
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師古曰醞藉謂如醞醖及薦  
達掖之衣  
問反藉音才夜反補注吳仁傑曰美縱傳少溫藉類注言無所舍  
容也案醞藉之音大概言有所緣飾非直情徑行者耳傳一作醞  
一作溫而記禮者亦作溫禮器曰禮有賓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皇侃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緼裏承藉君子亦以威儀相以自

承藉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  
疏謂薦草之物藉以潔白之茅合禮易二義論之溫藉之意顯矣  
薛廣德傳吳說非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呂古人之迹見  
繩烏能勝其任乎如溫曰述謂既明且哲也繩謂抨彈之也師古  
耕反補注宋祁曰古人之迹謂直道已事人也烏何也抨音普  
連聲反何焯曰古人之迹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虛受堂

三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終

漢書八十一

三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補注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改皆

昌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為太

子中庶子臣補注敬厚嗣父薨商嗣為侯推財已分異母諸弟身

無所受居喪哀感補注是宋和山賦作威周詩 於是大臣薦商行

可召厲羣臣義足曰厚風俗宜備近臣錄是擢諸曹侍中中郎

將補注師古曰帝與由同補注先謙曰為中郎將則加諸 元帝時至

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補注其依反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 商為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顏

有力焉補注也 元帝崩成帝即位其敬重商徙為左將軍而帝元

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奢論議不能平鳳鳳知之

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踐

躡補注官本注人上無音字 長安

中大亂補注字注先謙曰官本長安 官正父老罪惡時天子親御前

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已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舍吏民上

長安城曰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

猶不冒城郭補注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國當

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補注不宜令上城事驚百姓

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封

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為人多賈有威重補注長八尺餘身

體鴻大容貌其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補注在未央

宮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補注而經未央廷中過也

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天子聞而歎曰此

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為琅邪太守補注如清口連昏者其

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補注如清口連昏者其

除及軍吏案問補注東曹吏長吏益郡國皆東曹吏二千石長吏遷

也補注鳳曰曉商補注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為形素苦吏宜

為後補注鳳重昌是怨商補注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

門內事補注天子為暗昧之過不足

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補注此在成帝

嘗詔問商女欲已備後官時女病商意亦難之曰病對不入及商

曰閨門事見考自知為鳳所中補注也音竹仲反惶怖更欲肉女為援

適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曰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

其人倖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補注文辭曰合下朝者

也補注左將軍丹等問匡補注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

此等是也補注王嘉傳亦有一下朝者到至日

此等是也補注王嘉傳亦有一下朝者到至日

此等是也補注王嘉傳亦有一下朝者到至日

此等是也補注王嘉傳亦有一下朝者到至日

此等是也補注王嘉傳亦有一下朝者到至日

此等是也補注王嘉傳亦有一下朝者到至日

此等是也補注王嘉傳亦有一下朝者到至日

此等是也補注王嘉傳亦有一下朝者到至日

此等是也補注王嘉傳亦有一下朝者到至日

此等是也補注王嘉傳亦有一下朝者到至日

此等是也補注王嘉傳亦有一下朝者到至日

此等是也補注王嘉傳亦有一下朝者到至日

此等是也補注王嘉傳亦有一下朝者到至日

此等是也補注王嘉傳亦有一下朝者到至日

此等是也補注王嘉傳亦有一下朝者到至日

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曰示丹丹惡其父子乖逆師古曰逆也

爲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呂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師古曰遠也

無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師古曰不親也補注劉敬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

爲引不煩注釋矣劉敬說同齊召南曰劉敬是王文彬曰遠遠

色則引之遠以爲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問商有女欲已

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師古曰

遠也補注沈欽韓曰後執左道呂亂政師古曰左道僻左之道謂

漢紀左傳貴人始也師古曰左道僻左之道謂不正補注王文彬曰語本

誣罔詩大臣節也音布內反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呂左道

事君者誅師古曰誅也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蘇林曰日者君之

而昧折去右肱之臣用無咎也師古曰此體卦九三爻辭補注宋

輒曰王莽傳引亦作昧不作昧易傳文云鄭作昧與此合服虔說

易壞義云日中而暋也案此引以証日蝕者傳引以指日中黑氣

知最顯是西漢書字子夏傳引以爲斗杓後星

皆爲漢書今易無則字王觀國學林九引此傳亦無疑衍文據蘇

注似正文元有無二字先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

織介怨恨而日爲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憂師古曰怵

安等之書以害之也師古曰怵也今商無

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師古曰寵也身位三公宗族爲列侯

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晉諸侯王權寵至盛帝有內

亂殺人怨獄之端宜窮意考問補注幾大昭曰意當作竟南監臣

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女已爲妻陰知

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

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補注劉敬曰春申君款安所生子乃懷

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師古曰幾今商有不仁之性適因怨已內

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已爲即得雒

陽劇孟闖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貴鉅萬計奴已千數

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閭閻內亂父子相

許師古曰許也告其罪也音居謁反補注宋祁曰許焉而欲使之

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

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師古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渥

鼎也謂所享之物也渥渥也言鼎折其足則覆公餗其形渥渥

其罪大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罪臣愚已爲聖

主當於春秋卽位已來未有懲姦之威加已繼嗣未立大異並見

尤宜誅討不忠已退未然師古曰退止也未然謂行之一人則海

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

受詔策爲天下師不遵法度已翼國家師古曰翼助也而同辟下嬖已進

其私師古曰私也辟左道呂亂政爲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

皆爲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諸商召商詣若虛詔獄孟康曰若虛

黃門內寺是也補注先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弗治鳳凰爭

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已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爲

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爲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

不忠執左道之辜補注宋祁曰而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修

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爲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忠自悔

而反怨惡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決于理其敝商罪

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敗血薨補注先施曰諡曰侯

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駙馬都尉侍中常侍諸大夫郎吏者皆

出補吏莫得畱給事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

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

鳳顯權蔽主鳳竟曰法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爲安漢

公誅不附已者樂昌侯安見被呂罪自殺國除師古曰安漢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衛太子

長姊產悼皇考皇考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傳古曰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恩封會為將陵侯傳古曰

先謙曰官本無音字高侍中貴幸已發舉反者大司馬霍

禹功封樂陵侯傳古曰

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高輔政五年

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薨諡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時

丹已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

出常驂乘其有寵上曰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

是時傳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裁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

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問傳古曰

政事雷好音樂孟康曰雷意也或置鼓殿下傳古曰

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已撻鼓傳古曰

也音丁悉反傳古曰

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傳古曰

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瑟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

國也傳古曰

王帝之少弟與太子遊學相長大傳古曰

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曰貢謂丹傳古曰

告謂者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自感損向者

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傳古曰

死上曰為然意適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上年上疾疾傳昭

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傳古曰

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傳古曰

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尉侍中

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傳古曰

上問衛尉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傳古曰

積十餘年傳古曰

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曰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

若此公卿已下必曰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曰示羣臣天子素

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勞而

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

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詔傳古曰

卻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傳古曰

太子之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傳古曰

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大

夫傳古曰



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曰忠正補注先謙曰官本忠作中秉義醇壹舊德

茂焉其封丹爲武陽侯國東海郛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加清曰聚字喻反聚

邑居師古曰儻也丹爲人足知愷弟愛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貌若儻蕩不

備師古曰儻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爲侯讓

不受分補注齊召南曰案表丹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已

舊恩數見褒賞師古曰重賞賜累千金儻奴曰百數後房妻妾數

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爲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

中病乞骸骨補注周壽昌曰案百上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師古

不損也願歸治疾朕愍官職之事久畱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

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

醫藥已輔不衰丹歸第數月薨諡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

皆曰丹任並爲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

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迺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補注

沈欽韓曰褚補表妻宜君故成王孫姬姬殺殺侍婢四十餘人盜

斷婦人初產子臂膝以爲媚道爲人所上書言論奔市子回以外

家故不失侯

傳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

問有志行哀帝立爲太子成帝選喜爲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已

喜爲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爲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

聽莽退厭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如道曰俱傳

也而女爲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呂外屬封親當作斬日

喜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師古曰與由是傅太后

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爲大司馬賜喜黃

金百斤上將軍印綬呂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

皆上書言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呂寢病一旦遣

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呂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

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曰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楚

弓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弓子玉魏弓無忌折衝師古曰項弓范增

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己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

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師古曰已解在上也百萬之眾

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呂問廉頗師古曰廉頗廉頗曰臣死且不避

戰秦趙使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廉頗也趙王聽之遂逐廉頗

趙王信之因呂括爲將代廉頗而括軍遂敗數十萬之眾降秦秦

皆吮之補注宋祁曰注漢散萬金呂疏亞父師古曰立於朝

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如清曰傅喜顯則傅氏興其廢亦如

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傳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

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

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已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

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補注蘇輿曰漢世君字上下通稱此

先死者必君師古曰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師古曰

也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曰

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馬同心背

畔放命妃族應劭曰放奔教令毀其族類補注生謙曰尚書作方

義同亦見師古曰虧損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

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

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

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師古曰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

順指從邪介然守節已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

之後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師古曰其還喜長安呂故高安侯莫府

賜喜補注錢大昕曰高安侯謂董賢也漢制將軍出征有莫府而

家上傳楊敞給事大將軍莫府稱張光薨中二千石治莫府

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傳張安世以衛將軍莫府長

得舉吏如將軍傳大將軍莫府王鳳秉政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

侍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傳楊興說史高曰以

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傳是也董賢嘗為大司馬衛位特

將軍後雖去將軍號而司馬亦典兵之官故居第稱莫府

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曰壽終葬賜諡

曰貞侯子嗣葬敗乃絕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補注齊召南曰

侯勁嗣然則喜子名勁案表高武侯傳喜封十五年薨建國二年

其子名也王念孫曰此文傳寫脫動字耳非史失其名也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傳之家師古曰三王謂

三家也補注周壽昌曰邛成宣帝王后之族王奉光王舜王駿王

章王成諸人陽平之王元帝王后之族王禁王鳳王崇王諱王商

王立王根王逢時王音王莽諸人孫郡之王史皇孫之妻黨王武

王無故皆已宣帝舅封侯商則武子與論景武侯之王商又別

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師古曰言陽平之

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補注宋祁曰其執尤盛曠貴最久師古曰

位是為曠官故云曠貴然至於莽亦曰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

呂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昌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

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意師古曰道讀曰導傳讀曰附補注周壽

雖宿儒達士無呂加焉及其厯房闔入臥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

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故贊傳喜守節不傾

引之曰瑜丹也補注官本注無曰字也字傳喜守節不傾

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遠哉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終漢書八十二



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

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

苛適謂作使千人曰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師古曰適

賦字王念孫曰新本是也賦賊字相和據注云賦取錢財謂作

賦明賈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師古曰賈證驗目明白欲遣吏

考案恐負舉者必辱儒士師古曰游本因薦舉得官而身又是儒

頭道曰負舉者即今所謂舉生坐舉主也陳湯傳當平侯張勃舉湯

正所舉者召見樂陸雅拜坐左遷故使掾平鑄令師古曰平鑄

楚內史皆其證先謙曰呂已字通故使掾平鑄令師古曰平鑄

也晉灼曰王帝為先武備說其將帥此為後世徵言鑄造之也

證引蕭該音義云案晉灼之意引鑄與之言能無說乎出論語

語之言蓋依鄒展講音子孫反與此引晉灼不同先謙案官本此

為作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師古曰言欲選人游得檄亦解

之力用而就官師古曰言欲選人游得檄亦解

次不能則退師古曰言欲選人游得檄亦解

印綬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師古曰先謙曰頻陽在今西

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師古曰先謙曰此以孝為

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栗邑縣小辟在山中師古曰先

謙曰栗邑在今西河府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

樓煩師古曰樓煩縣在樓煩縣北當上郡西河

樓煩師古曰樓煩縣在樓煩縣北當上郡西河

樓煩師古曰樓煩縣在樓煩縣北當上郡西河

樓煩師古曰樓煩縣在樓煩縣北當上郡西河

樓煩師古曰樓煩縣在樓煩縣北當上郡西河

樓煩師古曰樓煩縣在樓煩縣北當上郡西河

樓煩師古曰樓煩縣在樓煩縣北當上郡西河

樓煩師古曰樓煩縣在樓煩縣北當上郡西河

樓煩師古曰樓煩縣在樓煩縣北當上郡西河

樓煩師古曰樓煩縣在樓煩縣北當上郡西河

君馮翊垂拱蒙成師古曰自言端拱無願勉所職卒功業師古曰

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已不

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

歸恩受戒者宣為吏實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

多仁恕愛利師古曰愛人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

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案驗獄掾遇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

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

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自明立誠廉士甚可

閔惜其已府決曹掾書立之極曰顯其魂師古曰府掾史素與

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師古曰冬夏至之日賈掾張

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益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曰

令休所繇來久師古曰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

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美相樂師古曰宜從眾歸對

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美相樂師古曰宜從眾歸對

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美相樂師古曰宜從眾歸對

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美相樂師古曰宜從眾歸對

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美相樂師古曰宜從眾歸對

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美相樂師古曰宜從眾歸對

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美相樂師古曰宜從眾歸對

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美相樂師古曰宜從眾歸對

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美相樂師古曰宜從眾歸對

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美相樂師古曰宜從眾歸對

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美相樂師古曰宜從眾歸對

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美相樂師古曰宜從眾歸對

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美相樂師古曰宜從眾歸對

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美相樂師古曰宜從眾歸對

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美相樂師古曰宜從眾歸對

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美相樂師古曰宜從眾歸對

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美相樂師古曰宜從眾歸對

448

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已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

服師占曰諒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斃王功不興師古曰墮也墮音火規反

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繁

方弘正紀也通與達同後漢書郎顗傳稱黃瓊果於從政周書

達於後漢人引福語皆如此讀  
前爲後五曰云孝憲軍下

官人立反補注上  
官本主其人作承天  
曰  
舉錯時當  
師古曰言其合時而  
南守臨

陳留一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眾職修理氣軌經

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

功効卓爾自左內又初置呂來未嘗有也

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言詩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曰所言必當試之曰車

考績功課簡在兩府師古簡人也不敢過稱曰奸欺誣

之辜師古曰過稱謂誼其實而妄稱譽之也奸犯也音干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

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已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

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南羔羊之詩美在位皆即儉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卿大夫履行

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計舍公

實之臣任華虞之譽是用迪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外

之適口宣爲御史大夫襲戶代弼再爲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官等御史大夫在  
宣余道貢兩子爲史貢

者趙黃莫之兄子也爲吏亦有能名宣爲相通注黃帝昌口或以

貨又須百日乃傳證決遣也納錢者亦周官鈞金束矢之道意然  
而其弊至於小民無告沿及東京循其故宣之相業可謂矣

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

亦輕焉久之廣漢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

通判河東者屢起設爲廣漢太守自軍法從事數月以其渠帥劉

身家大也。隨者妻于人。遲三年。廣漢男子鄧弱。自號山蒼。四

試飲曰趨辭師古曰邛或太后言帝王皇其後上聞之言過丞相

御史備注光祿遂册免宣曰君爲承用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

百濟朕無聞焉諺古曰不聞其有此行也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喜虞

空虛頤古曰比頻也登成也年穀不成謂之百姓飢饉流離道路

疾疫死者已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

股肱不良也。邇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遣問

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隔絕幾不爲郡師古曰隔與隔同後音節依又三輔賦

欽無度酷吏並緣爲茲師古曰並音步浪反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

事實之意九卿已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

莫干及縣讀山由同有司法君領職解嬖嬖古曰去惡也

開護之路傷風化無已帥四方不忍致君子理其上承樞

自辛巳得朱古厚馬受方進意代爲承用思直舊恩直免後二歲

有三板署治紆厚焉後乃建黃竹爲之村思宣奮恩宣免役二六  
篤宣明習文去練國制度所自諳猶熟前所坐過溝可復進用

上徵宣復簡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補注先謙曰張禹也給事中

視尙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

宣有兩弟明修明至南陽太守修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



修不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

相睦不可師古曰睦者親也修遂竟服補注先謙曰是兄弟

不和師古曰繇久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

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呂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

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賅客楊明欲令創威面目使

不居位師古曰創謂傷之也音初夏反其下並音補注先謙曰

呂又反該案今人亦為求音會司決況恐咸為之遂令明遮

所成宮門外斷鼻髻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眾等奏補注先

其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較丞化補注宋祁曰丞當作

不必改作釋名較飾也言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呂謗毀宣咸

所言皆宣行迹眾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為司

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眾中

欲呂高舉聰明杜絕議論之端師古曰高舉與架點無所畏忌萬眾

謹謹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

禮下公門式路馬師古曰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君畜產且猶敬

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

源不可長也師古曰源近也言傷人臣有所逼逼也況首為

惡明手傷功意俱惡注王念孫曰手傷人者為惡明

手傷人相對為文今本脫人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亦不協矣

通典刑四無人字則所見本已誤漢紀孝哀紀有人字傷人明矣

亦作手傷不加皆大不敬明當呂重論及況皆弃市廷尉直補注

南曰案公卿表即廷尉直也呂為律曰鬪曰刃傷人完為城旦

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呂詆欺成罪師古曰詆毀傳

曰遇人不呂義而見痕者與病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應劭曰呂

漢書補注 卷八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其又書遺起書無創受音律謂病瘡是人不自義焉不道也

證引諸書音義曰案晉灼曰痕音修修裂也草昭曰痕音修也

痕音修也反說文痕如魚之鱗字又思謂反者說文書病也該

病人遇人不以義而見病者與病人之罪鈞兩項字上下相應

則與上句不相應矣應云兩項字亦上下相應律以釋正文字

非尋瘡字也師古曰瘡音瘡自為應注瘡字音以釋正文字

人病瘡人斯為瘡師古注急就篇云瘡人皮膚腫起曰瘡

八九十二位作遇人不以義而見病者與病人之罪鈞兩項

之罪鈞通典刑四同先謙案官下注咸為修而設咸厚善修而數稱

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師古曰言咸為修而設咸厚善修而數稱

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趙明師古曰促非以恐咸為司隸故

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

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

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師古曰論語

也語置也今呂況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

原心定罪師古曰原謂原況呂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

輯小過成大辟師古曰輯與陷死刑達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

聖王不呂怒增刑明當呂賊傷人不直師古曰呂況與謀者皆罰

減完為城旦師古曰呂況身及同謀之人皆從此科上呂問公卿議

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呂中丞議是自將軍呂下至博士議郎

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補注宋祁曰罪徒敦煌宣坐免為庶人

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師古曰郵

道館舍也音允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

器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為觀視園菜終不問惠呂吏事惠自知治

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

教戒吏職之意師古曰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之言宣笑曰吏道曰法令為師可

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眾人傳稱曰宣言為然

初宣後封為侯時妻死而敬武長公主寡居補注朱一新曰公主本嫁魯平侯趙欽欽

薨主無子見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

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

亂補注周壽昌曰主宣帝女外戚傳宣帝有一館陶主為華健行

亂補注周壽昌曰主宣帝女外戚傳宣帝有一館陶主為華健行

元始中莽自尊為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況與呂寬相善及寬

事覺時莽并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呂太后詔賜主藥主怒

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師古曰擠壓也音子詣反補注

切且嫂何與取妹披袂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

快挑也與讀曰豫豫也也故謂元后為嫂披袂也

它謂反補注宋祁曰挾字林曰挾挑也音一矢反讀該案左傳云

與猶何為也點綴謂其門與挾其傷王念孫曰與讀如字何

主怒曰嫂何為取妹披袂挾其門與挾其傷王念孫曰與讀如字何

且嫂何與絕句則與下義不相屬矣先謙曰官本注與為操而以

使者追守主師古曰守遂飲藥死況臺首於市白太后云主暴

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補注王先謙曰觀此莽知誣公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年捕搏

敢行師古曰博捕當為捕博之誤博為捕搏無所避也補注錢大昕

博客少時好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非也王文彬曰

口浪反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太

夫萬年子陳咸呂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

常補注錢大昭曰元帝永光元年改屬三輔博呂太常掾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

兆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補注沈欽韓曰韋昭辨釋名曰言

置主督上言所下所過之書也劉昭與服志注東晉諸葛亮共

督郵掌此案督郵本以主郵書為職因得糾劾長吏耳所部職

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閒

步至廷尉師古曰王念孫曰案候司在下文則此非何開際之謂

也開者私也謂私步至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為醫入獄

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師古曰

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呂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咸帝即

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

鳳甚奇之舉博樸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呂高弟入為長安令補

先謙曰官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師古曰更

反及為刺史行部師古曰行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

事自請且留此縣錄兒諸自言者事畢過發欲自觀試博博心知

之告外趣駕師古曰趣促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

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師古曰丞尉

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師古曰治所刺史

宋祁曰楊本并別本云使者還部還本無使者二字周壽昌曰治

所不時刺史所居之治也非行部時所止故必依其行部還始令

詣之也下云各使治在高邑前漢書郡縣志其民為吏所冤及

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師古曰從事之徵反博駐車決遣四五

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適至於此後博徐問

果老從事救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刺史護

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郡舒綏養名師古曰舒綏養名舒綏養名

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師古曰右曹上曹也移病謂移病

其故對言惶恐師古曰言惶恐太守之威補注周壽昌曰當於先

古史記皆錄也... 故事二千石新到... 博當岳... 抵凡曰也... 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 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 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 薄且教拜起閑習遇止又教功曹官屬多寢衣大詔... 韋昭曰... 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 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已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 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採

前漢八十三

十二

史禮節如楚趙史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 從宜... 力有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 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 白賊曹掾史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白白夜不... 出於是府丞詣閣博遇見承掾曰曰爲縣自有長吏府丞嘗與也... 承掾謂府當與之邪... 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 日古已得縣... 盜賊故云如律令補注周壽昌曰如律令三字漢制官府文移中... 常諸史記儒林傳太常賦博士平壽張宋云諸著功治能如律令

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伐閱詣府... 守左馮翊... 辭宣而多武諱網略張設少愛利敢誅殺而不能便利於人然亦... 縱舍時有大貨... 大姓尙方禁... 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已它事召見視其而果有瘕... 胡恩反博辟左右問禁... 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 其得彼... 王念孫曰... 四十一... 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 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置禁連守... 縣令久之召見功曹問數言... 便自記... 後受取之事... 自疏姦賊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已實適令就席受救自改而已... 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

前漢八十三

十二

漢書補注 卷八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博遂成就之師古曰言進達也遷為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徙為

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為寇盜師古曰若兒博厚結其昆弟使為

反與襲殺之師古曰間郡中清徙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光

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師古曰此主博恐

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

通法律幸有眾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自來且二十年亦獨

耳剽日久師古曰剽刻也猶言行聽也三尺律令人事出

其中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史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以問廷尉得諸君覆意之師古曰但欲用意覆之不近法

也師古曰言本得下有為字此說意猶正監曰為博苟強意未

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十中

八九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

輒出奇譎如此已明示下為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

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袁帝即位呂

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為光祿大夫遷為京兆尹數月超為大司空

初漢興與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

馬呂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

古者民樸事約師古曰立此議而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

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音扶問反今末俗文弊政

事煩多師古曰之監本謂本作之校本作文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

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引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

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其後上呂問師安昌侯張禹禹為然

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為御史大夫於是上

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呂御史大夫何

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備三公官焉議者多巨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

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師古曰此主博恐

相獨兼三公之事則不可採也師古曰此主博恐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

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

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師古曰此主博恐

之推云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

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師古曰此主博恐

用之其說非也師古曰此主博恐惟鳥喜巢樹宇總弄人不之怪不當為野鳥書

卿仲卿傳自拜謙謙後每還官舉鳥大集於其門里第延尉樹載

梁皆滿此豈可亦曰為野鳥也師古曰此主博恐周昌曰周昌曰周昌曰周昌曰

傳鈔劉宋氏取此孤語故改古書為周昌曰周昌曰周昌曰周昌曰

見唐書劉宋氏取此孤語故改古書為周昌曰周昌曰周昌曰周昌曰

多出樹夕陽而鳥來正用此事是唐以來漢書皆為二歲餘朱博

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師古曰繇與由同高皇帝

曰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已職相

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

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

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引尊聖德重國

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師古曰更經權輕非

所引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

制臣願盡力曰御史大夫為百僚率哀帝從之迺更拜博為御史

大夫會大司馬喜免師古曰此主博恐呂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衛

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為大司

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其奏

言古選諸侯賢者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師古曰此主博恐

有二牧師古曰此主博恐所引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

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呂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

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呂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

補注宋祁曰復字下當有置字又奏言漢家至德博大宇內萬里

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

勸功樂進師古曰勸功自勸勉而立功也補注何焯曰每歲盡詣京師奏事則天下之通居部九歲則所部利病周知中興以後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與天子隔遠權寄輕矣

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呂高弟

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補注何焯曰罷刺史而置州牧東漢遂以此亡非特功效陵夷

也補注是當合後書百官志注中劉昭語觀之奏可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

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桮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

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

報仇怨者解劍呂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曰此自立然終用敗

報仇怨者解劍呂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曰此自立然終用敗

陶太后補注宋祁曰陶字下當有傳字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傳喜爲大

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傳晏亦太后從

弟綽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爲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呂廣孝

道繇是師丹先免師古曰繇與由同博代爲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

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

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爲庶人呂博代光爲丞相封陽鄉侯食

邑二千戶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表作楊鄉博上書謚曰故又下又竊還千戶表作還千五百戶

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傳太

后怨傳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師古曰風博受諡曰諡

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補注王念孫曰尚相得

曰已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尙相得死補注王念孫曰尚相得

孝哀紀作尙得相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

奏喜呂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師古曰事與喜

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

當得也請皆免爲庶人上知博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

玄詣尙書問狀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丞相御史同奏而獨召問

也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玄

上卿晏呂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

廣恩化爲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師古曰詔

又經三赦也補注是當合後書百官志注中劉昭語觀之博執左道虧損上恩已結信

貴戚背君鄉臣師古曰鄉臣謂臣下也傾亂政治姦人之雄補注沈欽韓曰說

少正卯也此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

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

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

驍望等四十四人師古曰驍音矯補注齊召南曰案此哀帝建平

執金吾公孫祿爲右將軍三年驍望始爲右將軍此文與應云

借以爲驍望字此蓋古字無定耳周壽昌云驍望始爲右將軍

而入見通志氏族畧漢有通人驍望此則驍望之受姓舊矣始國

語有驍氏目爲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目爲春秋

之義姦呂事君常刑不舍師古曰魯大夫叔孫儵如欲顧公室諸

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呂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師

曰儵如叔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也宣伯過於成公之母穆姜欲

夫季孟而取其室使告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故令



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晉請止行

父而殺之不然雖必時矣晉人執文子于若丘事在成十六年

今晏敗命圯族補注先謙曰干亂朝政要大臣曰罔上本造計謀

補注蘇與曰職為亂階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言之宜與博玄同

罪罪皆不道上滅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

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曰御史為丞相封陽鄉侯玄曰

少府為御史大夫竝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語在五

行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呂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為世吏師

及居大位呂苛察失名師古曰苛剛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器誠有

極也補注宋祁曰別本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師古曰

行不足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鄧展曰假音休假借

可道也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音曰初借人神注宋

和曰注末當有之借二字借為該謂本作藉字若作借何煩更云

音以物借人之借登傳寫之誤何焯曰贊得其隱如王鳳之陷王

商師古曰野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師古曰復附丁傳稱順孔鄉師古

王是也師古曰更改也師古曰復附丁傳稱順孔鄉師古

其意也師古曰更改也師古曰復附丁傳稱順孔鄉師古

曰仲藥謂仰頭而飲藥也師古曰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

哉師古曰由之行詐也師古曰無臣而為有臣師古曰誰欺欺天乎故贊引之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漢書八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爲

郡文學方進年十二失父孤學 補注周壽昌曰孤學言其父

孤學猶棄學誤語以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頓不及事 補注

數爲掾史所醫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 補注

努力爲諸生學問 補注先謙曰官本有 方進既厭爲小史聞蔡父

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 補注

母字上疑 隨之長安織履呂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 補注

有後字 隨之長安織履呂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 補注

證云案儒林傳方進受穀梁春秋於尹更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

衆曰廣諸儒稱之呂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

宿儒有清河胡常 師古曰宿 與方進同經 補注蘇東曰同習經也

與房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 師古曰常 房常 亦云五鹿充宗

議不右方進 師古曰多一論字 方進知之候何常大都授時 師

日授諸儒集諸生大講授也 補注王引之曰大字涉注文大講

授亦後人依漢本漢書加之據師古注云師古授諸儒集諸生大講

則正文本 遺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

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 師古曰 內不自得 補注先謙曰

大夫之聞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爲博士數

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 補注蘇東曰應條

科條所禁者案出曉舉奏也下 甚有威名再三奏事 師古曰

云上以方進所舉應科義同

京師遷爲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 補注

也 遷爲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 補注

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延壽語 補注云公思表廷壽

子路安成入河平二年卒 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已贖論 師古

音讀已行已成事也三充書亦有之又下文所謂自設不坐之比

也今尚書持我事來常於此決前我爲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

之雷月餘 師古曰雷 言其言不奏也言及之耳尋下文可見方

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爲尚書知機事周密壹

統明主躬親不解讀 師古曰 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

坐之比 師古曰 比 言其言不奏也言及之耳尋下文可見方

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在 師古曰 言其言不奏也言及之耳

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 師古曰 言其言不奏也言及之耳

謹已劾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亡 師古曰義渠北

陽府南州西北公卿豪族 師古曰 浩商 長取其母與殺豬連繫

都亭下 師古曰 都亭 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

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

并力逐捕察無狀者 師古曰 無狀 言其言不奏也言及之耳

故下又云以 師古曰 言其言不奏也言及之耳

尤非既與司隸校尉共力 奏司隸校尉尉淵勸奏 師古曰

列仙傳子春秋之義王人徵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

奉使司隸察公卿呂下爲職 師古曰 呂下 言其言不奏也言及之耳

下及京師 師古曰 京師 言其言不奏也言及之耳

使命大夫 師古曰 使命 言其言不奏也言及之耳

之理 師古曰 之理 言其言不奏也言及之耳

宣本不師受經術 師古曰 宣本 言其言不奏也言及之耳

官經術淺上亦輕焉蓋自董仲舒公孫宏見寬等以經術飾吏事見重武帝遂成一代風尚而大臣不通經術者往往見之勃然

矣因事曰立姦威案活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遇害於遇國不可之大者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遇

官本通並作乃引宋祁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遇曰乃監本作通姚本剛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曰下正國法度

外朝此刻亦相放請下中朝議也議者曰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師古曰趙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

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師古曰丞相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師古曰方進陰察之

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師古曰方進陰察之動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頭過

遇就車師古曰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

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

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

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

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

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

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

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

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

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

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

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

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

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

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

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

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

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敬長補注宋祁曰賜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

遙接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曰為方進不曰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

師古曰必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必取勝宜抑絕其原補注宋祁曰言互勳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易曰 爲相公繫誦託不行國事託於四方郡國持法刻深舉秦

牧守九卿峻文深詆師古曰平毀中傷者尤多如陳咸宋博蕭育

逢信孫闕之屬師古曰少子平陵人皆京師世家巨材能少應牧守

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開至宰相據法呂彈咸

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爲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

帝初即位擢爲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補注錢大昕曰楚

從陳咸傳作是內史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守馮野王

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

從博士爲刺史云師古曰後方進爲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爲

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弟郡守應京兆太僕爲衛尉

矣補注先謙曰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師古曰簿謂代問也簿皆主

簿者此一本作簿乃古字之僅存者漢部陽合曹全碑諸國遺造

且二百萬悉以簿爲其字正作簿又各碑中主簿字作簿者不可

枚舉是古字以簿爲簿也朱一新曰觀師古云主簿之簿則所

見本簿作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

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音約曰

重故曰秩二千石五人請責之咸詰責方進竟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

除陳湯爲中郎與從事師古曰有政事音與謀之而行也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

音師古曰無從字師古曰使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

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

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爲丞

相陳咸內懼不安迺令小冠杜子夏補注先謙曰杜往觀其意微

自解說師古曰解說今言分疏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師古曰

求之音可安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其指不敢發言師古曰

方言曰揣試也郭璞曰揣度試居亡何師古曰無何猶方進奏咸

之也該謂今讀揣音初安反

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

交賂遺呂求薦舉後爲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

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師古曰辟而官媚邪臣欲已微幸苟

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與哉與哉師古曰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

呂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

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自

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徵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師古曰

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

不呂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

滔于長有罪上呂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呂

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爲長求置呂師古曰既託文呂皇太后故

於詔誠不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不後長陰事發遂下獄補注宋

本云陰事發遂下獄先謙曰宋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

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

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爲不善眾人所共知邪臣

自結附託爲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師古曰今立斥逐就

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

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

之信師古曰死黨也欲相攀援死而後已師古曰拔引也皆內有

不仁之性而外有僞村過絕於人師古曰作於人無倫字豈本有

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已立威而

亡纖介愛利之風師古曰愛利謂仁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也該謂今讀揣音初安反

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

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

宜沒身而爭也師古曰沒身也補注蘇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補注

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

若鷹鷂之逐鳥爵也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行父魯卿季文子也鷂

昌曰案西漢文中無引左氏者獨方進奏中引此數句緣方進好

詩平帝時始立學官僅見於儒林傳贊王文彬曰左文十八年傳

傳見有禮於君者事之義無禮於君者誅之文稍異錄與曰朱博

君常刑不赦云云亦左傳義也師古曰臣幸得備宰相不敢

誠難犯犯之眾敵並怨善惡相冒師古曰臣幸得備宰相不敢

不盡死請免傳聞咸歸故郡已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

既廢銅補注宋謂曰復徙故郡已憂發疾而死補注宋謂曰監本

而死別本補注本云以憂死錢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已儒

雅緣飭法律補注大昭曰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

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指已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已

能謀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補注錢大昭曰潛

道于長而不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召方進大臣

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

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師古曰君何

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意近醫藥已自持補注方進迺

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呂

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

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如淳曰劉歆

人皆受學厚李尋呂為議曹補注為相九歲綏和二年春

榮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

變動見端張晏曰九年之中而日三食月朧側匿星山川水泉

反理視患張晏曰東井熒惑守心補注先謙曰白告方進山川水泉

示民人訛諸斥事感名如淳曰斥事并水尾之事也師古曰說讀曰

日官本注延延作延延師古曰三者既效可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

日提攝提星也揚眉揚其芒角也矢貫中是也師古曰提攝

月任矢從東南入北斗攝提與北斗構建寅實攝提中是也師古曰

日矢一星貫中者謂正流弧也補注齊召南曰孟注是也如張

說則與下文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

提人有兩角也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

長二寸注攝提兩星類曲眉也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

九星不芒也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

金太白也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

土鎮星也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

則天下之兵銷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

臣親強斥小疏弱史記正義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

而明則臣奪君政小而不明則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

沒為方進將死之占張注不合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

死也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

車要駕故郎貴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

臣宜當之不言專指君上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

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

日具謂具位之臣無功德也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

也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

節轉凶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

師古曰貴姓也言大臣宜當之師古曰狼引者復矣師古曰狼引者復矣

變也上迺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問丞相

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

位於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已疾疫溺死關門壯開張晏

延元年章門函谷門壯自亡補注宋祁曰案五行志晉灼曰章



出論也非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師古曰黨眾多補注宋曰盜本

吏民殘賊毆殺良民師古曰毆擊也斷獄歲歲多前補注先漢曰

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姙黨相為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

相嫉妬師古曰更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

之念開者郡國穀雖頗孰師古曰開謂近者已來也百姓不足者

尙眾前去城郭補注先漢曰謂流亡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

用與今一也師古曰謂流亡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

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墮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張

日一切當時也墮城郭墮地墮田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為卒取一

人所賦常為之月用二千使人直之謂之過更又牛馬羊頭數出

食貨志補注漢書曰此過之及民賦既不隨奏許可使議者為不便

補注何焯曰此過之及民賦既不隨奏許可使議者為不便

補注何焯曰此過之及民賦既不隨奏許可使議者為不便

補注何焯曰此過之及民賦既不隨奏許可使議者為不便

補注何焯曰此過之及民賦既不隨奏許可使議者為不便

補注何焯曰此過之及民賦既不隨奏許可使議者為不便

補注何焯曰此過之及民賦既不隨奏許可使議者為不便

補注何焯曰此過之及民賦既不隨奏許可使議者為不便

補注何焯曰此過之及民賦既不隨奏許可使議者為不便

補注何焯曰此過之及民賦既不隨奏許可使議者為不便

補注何焯曰此過之及民賦既不隨奏許可使議者為不便

補注何焯曰此過之及民賦既不隨奏許可使議者為不便

補注何焯曰此過之及民賦既不隨奏許可使議者為不便

補注何焯曰此過之及民賦既不隨奏許可使議者為不便

補注何焯曰此過之及民賦既不隨奏許可使議者為不便

補注何焯曰此過之及民賦既不隨奏許可使議者為不便

補注何焯曰此過之及民賦既不隨奏許可使議者為不便

補注何焯曰此過之及民賦既不隨奏許可使議者為不便

補注何焯曰此過之及民賦既不隨奏許可使議者為不便

關都尉南郡太守師古曰言方進未死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曰

父任為郎郎遷諸曹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

為婚補注先漢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行音下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

更反其下并同補注宋曰相對飲折本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立語言自

無相字景祐本無飲字補注宋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

於先帝師古曰埋名謂身埋而名立補注蘇與曰埋肯從我乎師古曰乃汝也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

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略呂明

兵法徵在京師義迺移書呂重罪傳遠慶師古曰追於是呂九

月都試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補注善

漢制常以秋行都試韓延壽傳觀令文穎曰觀縣名師古曰

郡縣在今曹州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

侯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為王薨無子而信子

匡復立為王故義舉兵并東平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

大將軍呂東平王傳蘇隆為丞相中尉皋丹為御史大夫移檄郡

國言莽煬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師古曰

恭郡國皆震比至山陽眾十餘萬師古曰比莽聞之大懼迺拜其

黨親補注先謙曰胡注孫建劉宏實注莽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

為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為強

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師古曰春王長安城東

宣平門莽更改焉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城門校尉第十

二城門觀此則莽改官名十二城門各置城門校尉宗伯忠孝

侯劉宏為奮衝將軍補注先謙曰胡注中少府長樂少

將軍師古曰先謙曰胡注中少府長樂少中郎將震美侯實兄為奮

威將軍師古曰先謙曰胡注中少府長樂少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甲

卒發奔命呂擊義焉復呂太僕武讓為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

大匠蒙鄉侯遂並為橫將軍屯武關師古曰遂姓也並名也遂

姓二音並行書本遂字或作述今河朔有遂姓自呼音義和紅休

徒戴反其義兩通補注先謙曰官本緣作謀行作得義和紅休

侯劉歆為揚武將軍屯宛太保後丞丞陽侯甄邯為大將軍屯霸

上師古曰丞陽侯音丞補常鄉侯王憚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補

先謙曰師古曰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

門將軍皆勒兵自備補注宋祁曰兵莽曰抱孺子謂羣臣而稱曰

父已畔師古曰父讀曰甫今霍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

此況臣莽之斗筭師古曰斗筭自喻材器皆曰不遭此變不

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師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

公故依放其事補注先謙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

曰補注先謙曰書稱王若曰此稱攝皇帝若曰大誥諸侯王三

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師古曰御事也也師古曰

大誥爾多邦師古曰多邦孔疏鄭本載在諸下案

釋詁方言師古曰訓道知莽用今文與馬鄭同應注道在諸下案

其義不弔天降喪于趙傳師古曰趙傳也師古曰不弔言不為天所弔

也師古曰先謙曰書有不多延三字此省文洪惟我幼沖孺子當承

繼嗣無疆大慝服事師古曰洪人也惟思也沖惟也大思幼稚

未遭其明師古曰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不遭遇明智之人

自輔師古曰而道百姓於安益為謙辭也師古曰不遭遇明智之人

書作弗師古曰弗通古字通書則兩造具備史記作遺文侯之命師古曰

遺天不愆師古曰孔傳訓遺下師古曰照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

照作已師古曰已蓋照音作造師古曰照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

照作已師古曰已蓋照音作造師古曰照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

照作已師古曰已蓋照音作造師古曰照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

照作已師古曰已蓋照音作造師古曰照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

照作已師古曰已蓋照音作造師古曰照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

照作已師古曰已蓋照音作造師古曰照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

照作已師古曰已蓋照音作造師古曰照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

照作已師古曰已蓋照音作造師古曰照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

遺我居攝寶龜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遺音弋季反補注太皇

太后呂丹石之符師古曰符猶用密王亦謂王室也詔子即命居攝踐祚如周

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與師動眾曰有大難于西土西

土人亦不靖師古曰東郡之西也補注於是動嚴鄉侯信誣敢犯祖亂

宗之序師古曰誣謂不實也於是動嚴鄉侯信誣敢犯祖亂

之禍師古曰誣謂不實也於是動嚴鄉侯信誣敢犯祖亂

天降威遺我寶龜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同補注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字別有音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右我漢國也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斯助之與此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前漢八十四

有宗室之僦有四百人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王引之曰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文大詰加之也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而不言民獻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大議民獻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儀說文獻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碑安惠祭儀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已終於此謀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子翼之翼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子得吉卜子惟呂汝

于伐東郡嚴鄉連播臣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

國君或有言曰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族父當加禮敬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文趙子小子考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羣弟皆王等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宮室王等字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以爲天帝非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沖人長思厥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其害故可哀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肆子仲人承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引爲孺子不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補注先謙曰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廷從遺字絕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讀爲儀儀曰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明堂制禮樂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太后承順天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年在經祿宜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就加元服然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無惑于恤不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熙爲我孺子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適庶危亂漢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奉世曰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之哉師古曰威明德言明威也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

一四六一

生成呂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孟康曰民傳祝神靈之

徵師古曰呂祐我帝室呂安我大宗補注先謙曰呂紹我後嗣呂

繼我漢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率不避戚師古曰其

正統不尊大者當速加師古曰夫豈不愛亦惟帝室師古曰非不愛此

刑辟不遵親戚適讀曰師古曰夫豈不愛亦惟帝室師古曰非不愛此

而榮榮叔夫豈不愛師古曰夫豈不愛亦惟帝室師古曰非不愛此

曾玄倅屏我京師緩撫宇內師古曰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

序垂繆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師古曰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

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師古曰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

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之號師古曰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

建武克綏西域呂受白虎威勝之瑞師古曰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

日威遠師古曰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

合也判之師古曰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

合也判之師古曰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

合也判之師古曰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

合也判之師古曰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

合也判之師古曰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

合也判之師古曰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

合也判之師古曰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

合也判之師古曰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

合也判之師古曰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

合也判之師古曰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

合也判之師古曰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

合也判之師古曰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

合也判之師古曰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

合也判之師古曰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

合也判之師古曰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

合也判之師古曰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

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師古曰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易啟

讀曰曷下皆類此補注師古曰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易啟

曉也江聲云淮南記論夏后氏之墳不能無考又說林訓曰璧有

考不得為寶是考有藏累之義先謙案類訓累為託託今人言以

此累今文訓義人知今文訓義人知今文訓義人知今文訓義人知

亦知今文訓義人知今文訓義人知今文訓義人知今文訓義人知

輔師古曰言天欲撫勞我累若有疾苦我累若有疾苦我累若有

受休畢畢當為累此易為輔師古曰子問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

人之事子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師古曰子問孝子善繼人之

獲之師古曰子問孝子善繼人之

之所受大命師古曰子問孝子善繼人之

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子問孝子善繼人之

先謙曰官本注正作止言若漢家祖宗亦在止言若漢家祖宗亦

伐其子孫師古曰子問孝子善繼人之

效而說者云云父者效也師古曰子問孝子善繼人之

大夫武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師古曰子問孝子善繼人之

由哲孫星衍云方言廣雅爽也師古曰子問孝子善繼人之

爽明也明都即孟孟明孟字通是明也師古曰子問孝子善繼人之

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師古曰子問孝子善繼人之

下脫正文尊天時說鍾不得易定九字師古曰子問孝子善繼人之

天道精微鍾不得易定九字師古曰子問孝子善繼人之

定當為金說文金古文法字形與定相似師古曰子問孝子善繼人之

易法是其證朱一新曰北監本不脫先謙曰官本不脫先謙曰官本

作降定則此轉不得易定義師古曰子問孝子善繼人之

困形近而誤也師古曰子問孝子善繼人之

相伐於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子問孝子善繼人之

自相謀誅伐其室也師古曰子問孝子善繼人之

據此知今文以天逆訓誅部也師古曰子問孝子善繼人之

靜非安靜之謂也古文尙書秦誓惟戡戡善謨言今文作惟譏譏善靜言漢書皆用今文故作靜言也靜字或作譏又作靖文十二

中郎將李琴爲厭難將軍





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效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御覽東晉汝  
穎士論曰穎川士雖嫉惡未有如汝南翟文仲破家爲國者也

虛受堂

主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終

漢書八十四



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  
師古曰龍筦臣名也筦字與管同管主也廣書彞典四輔既備成  
曰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允信也周書  
王摩有過事洛諸稱咸曰四輔謂左輔右輔前疑後丞也周書  
左右齊栗之臣戰栗謹敬也補注何焯曰齊當讀如反先謙曰  
官本注無謂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師古曰常伯事者也一  
字當作常是曰常任使之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敖戲驕  
人此爲長也  
恣之過師古曰則左右肅艾師古曰肅敬也艾羣僚仰法化流四  
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肅艾師古曰肅敬也艾羣僚仰法化流四  
齊召南曰案君牙篇作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益今本之  
誤此先正國傳作先正也是也其下文又曰乃惟由先王舊典時式即  
缺君牙篇惟先正安國古文有之然則谷永亦嘗見古文尚書者耶  
王念孫曰案顏齊二說皆非也此所引乃文  
侯之命非晚出古文之君牙師古誤記耳  
未有左右正而百官  
枉者也師古曰治天下者尊賢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師古曰  
枉曲也治天下者尊賢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師古曰

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一廢勿用補注先  
本一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師古曰親謂愛養之平刑釋冤以理民  
作綱命師古曰釋解也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神古曰殫盡也音單使  
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師古曰古者行役不踰時  
先謙曰官本作是矯一時是 不思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免此疾患雖有唐  
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師古曰堯避洪水故曰克避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齔  
寡師古曰齔無逸之辭也懷即也保安未有德厚吏良商民呼  
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眚謹告人君過失循嚴父之明誠畏懼敬  
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篇資當也古所有當於天心則降曰五福若  
所爲不善則曰六極異謂之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  
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師古曰考終命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  
下極之解已具於前師古曰此洪範之傳也沴災氣也共讀曰恭御讀曰禦言敬  
而修德曰禦災補沴沴欽韓曰五行傳作六伐伐罰義同 今





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師古曰公羊傳所  
遇天所開石師古曰石遇天所開石師古曰石遇天所開石師古曰石  
災異訖息師古曰訖災異訖息師古曰訖災異訖息師古曰訖  
石之異師古曰石石之異師古曰石石之異師古曰石  
不及事已師古曰不及不及事已師古曰不及不及事已師古曰不及  
至敢直陳天意斥議帷幄之私欲師古曰至至敢直陳天意斥議帷幄之私欲師古曰至  
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師古曰忤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師古曰忤  
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句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師古曰三

前漢八十五

七

忠其苦師古曰忠忠其苦師古曰忠忠其苦師古曰忠  
困侍中奏陛下旨示腹心大臣師古曰困困侍中奏陛下旨示腹心大臣師古曰困  
臣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師古曰臣臣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師古曰臣  
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為宗廟計時對者數十人師古曰唯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為宗廟計時對者數十人師古曰唯  
臣與杜欽為上第馬上皆曰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師古曰臣  
臣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恩曰師古曰臣臣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恩曰師古曰臣  
永平符之材師古曰永永平符之材師古曰永永平符之材師古曰永  
杗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師古曰杗杗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師古曰杗杗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師古曰杗  
狂師古曰狂狂師古曰狂狂師古曰狂  
廁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師古曰廁

食膚受之怨師古曰食食膚受之怨師古曰食食膚受之怨師古曰食  
文用士篤密察父愆兄覆育子弟誠無忌加師古曰文文用士篤密察父愆兄覆育子弟誠無忌加師古曰文  
吞炭壞形師古曰吞吞炭壞形師古曰吞吞炭壞形師古曰吞  
智伯國士齊客隕首公門師古曰智智伯國士齊客隕首公門師古曰智智伯國士齊客隕首公門師古曰智  
見晏子雖篇及呂覽師古曰見見晏子雖篇及呂覽師古曰見見晏子雖篇及呂覽師古曰見  
古所引見史記師古曰古古所引見史記師古曰古古所引見史記師古曰古  
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為安定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師古曰況  
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師古曰任  
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師古曰薨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師古曰薨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師古曰薨  
驕將軍領尚書事師古曰驕驕將軍領尚書事師古曰驕驕將軍領尚書事師古曰驕  
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師古曰聞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師古曰聞  
賢下士樂善不倦師古曰賢賢下士樂善不倦師古曰賢賢下士樂善不倦師古曰賢

前漢八十五

八

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師古曰於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師古曰於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師古曰於  
在君侯疏師古曰在在君侯疏師古曰在在君侯疏師古曰在  
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師古曰此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師古曰此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師古曰此  
蓋之疑作師古曰蓋蓋之疑作師古曰蓋蓋之疑作師古曰蓋  
萬分者是屬閭師古曰萬萬分者是屬閭師古曰萬萬分者是屬閭師古曰萬  
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喜師古曰外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喜師古曰外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喜師古曰外  
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師古曰收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師古曰收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師古曰收  
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師古曰者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師古曰者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師古曰者  
不平承遠為郡吏恐為音所危師古曰不不平承遠為郡吏恐為音所危師古曰不不平承遠為郡吏恐為音所危師古曰不  
馬承數謝罪自陳得轉為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師古曰馬  
時承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音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師古曰時

下之樞師古曰可謂富貴之極補注宋祁曰人臣無二天下之責

四面至矣將何居之宜夙夜孳孳師古曰孳孳不意也孳與攷同執伊尹之孳

德目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師古曰章至公立信四

方師古曰篤行三者適可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師古曰篤厚太

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分之一師古曰天官書太白出而當居天

在戌亥師古曰向在桑榆之間補注沈欽韓曰天官書太白出而當居天

國對質師古曰向在桑榆之間補注沈欽韓曰天官書太白出而當居天

也師古曰向在桑榆之間補注沈欽韓曰天官書太白出而當居天

先謙曰師古曰向在桑榆之間補注沈欽韓曰天官書太白出而當居天

委曲從順師古曰向在桑榆之間補注沈欽韓曰天官書太白出而當居天

爾補注師古曰向在桑榆之間補注沈欽韓曰天官書太白出而當居天

謂作所執師古曰向在桑榆之間補注沈欽韓曰天官書太白出而當居天

而是所執師古曰向在桑榆之間補注沈欽韓曰天官書太白出而當居天

知有許於師古曰向在桑榆之間補注沈欽韓曰天官書太白出而當居天

俄而金火師古曰向在桑榆之間補注沈欽韓曰天官書太白出而當居天

其故改求師古曰向在桑榆之間補注沈欽韓曰天官書太白出而當居天

牧苑在西師古曰向在桑榆之間補注沈欽韓曰天官書太白出而當居天

遷為涼州師古曰向在桑榆之間補注沈欽韓曰天官書太白出而當居天

事而危亡師古曰向在桑榆之間補注沈欽韓曰天官書太白出而當居天

商周不易師古曰向在桑榆之間補注沈欽韓曰天官書太白出而當居天

也行道之師古曰向在桑榆之間補注沈欽韓曰天官書太白出而當居天

故惡曰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

保其存者也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安必思危存不忘亡乃得

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師古曰

日師古曰胡注胡注劉草曰芻蕘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賢不

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

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張晏曰夏呂建寅為正萬物在地中色黑

云師古曰黑龍同姓之象也張晏曰夏呂建寅為正萬物在地中色黑

小之大師古曰黑龍同姓之象也張晏曰夏呂建寅為正萬物在地中色黑

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

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師古曰昌邑王賀臣愚不能處也師古曰

謂斷元年九月黑龍見師古曰昌邑王賀臣愚不能處也師古曰

決也師古曰昌邑王賀臣愚不能處也師古曰

於二年冬彼謀也師古曰昌邑王賀臣愚不能處也師古曰

五師古曰昌邑王賀臣愚不能處也師古曰

四發二而同月師古曰昌邑王賀臣愚不能處也師古曰

三代所目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迺

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曰昌邑王賀臣愚不能處也師古曰

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昌邑王賀臣愚不能處也師古曰

親信使用師古曰昌邑王賀臣愚不能處也師古曰

尊而畏之師古曰昌邑王賀臣愚不能處也師古曰

言則美之師古曰昌邑王賀臣愚不能處也師古曰

世而遭無為王自也王能又封其子河陽姑必乎臣為王不取也  
數萬其寶不過數千手臣為王而發我亦以記誰陰侯傳今信兵  
乃乃千里而襲我亦以能破極也太史公序後漢書傳今信兵  
各有所長言非獨以色見愛乃亦各有其長也列女傳今信兵  
可放一子可以成能至於此言以不辭之故乃至於此也  
通能順服則此何導此相安是也傳使臣乃同義故乃  
作乃漢書一傳東漢此何導此相安是也傳使臣乃同義故乃  
難也一宣亦乃也鄭故此作能或誠之毛詩作密或誠之毛詩  
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酒滿首有信之謂是也始也二三年而  
秦所呂二世十六年而亡者補注先謙曰胡注秦始也二三年而  
亡其有天下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  
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師古曰家人六二文辭也饒與順同  
而已無所必遂補注王女言婦人不得與事也師古曰與詩曰懿  
厥婦為皇為鵲降自天生自婦人美也士智也言幽王曰懿  
婦美實適為皇鵲降自天生自婦人美也士智也言幽王曰懿  
詩此禍亂非從天而下曰寵衰嫺之故生此災耳補注先謙曰今  
婦師注當有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師古曰班婕妤  
家之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戚女寵至極不可上矣師古曰上  
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師古曰班婕妤今廢先帝法度聽用  
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師古曰班婕妤今廢先帝法度聽用  
威權從橫亂政師古曰從音子用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曰掖庭  
獄大為亂師古曰從音子用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曰掖庭  
榜箠瘡於炮格師古曰從音子用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曰掖庭  
樂音音千感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格作格火下無上字考證引諸  
故師古曰江都幾籍志引漢書正作炮格今諸書皆作炮格後人  
不知古義而改之也沈欽韓云呂覽通理篇禮曰酒池肉國為格  
高注寬以銅為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燭火而死笑之以為  
樂師古曰八十四恒子新論曰紂無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  
道烟金為格諸書皆說為炮格

師古曰復亦報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反讀曰權罪之明白  
也劫扶福反注王念孫曰建治二字義不相而師古曰以公正義  
治此曲為之說也建治二字義不相而師古曰以公正義  
史之公建治則建治之也建治二字義不相而師古曰以公正義  
建或作建建則建治之也建治二字義不相而師古曰以公正義  
立迫恐師古曰掠答服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貴有  
為主放與它人呂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師古曰言富貴有  
財物補注沈欽韓曰唐置提舉令史為官生息似之生入死出者  
不可勝數是曰食再既曰官本注併在其率下昭其幸師古  
明也昭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  
賤事師古曰謂私畜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好微行更作  
私字呂相呼補注周書呂曰帝與張放  
發行自稱富平侯家時有張公子之說崇聚僚輕無義小人呂為  
私客師古曰德疾也音頻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  
師古曰德疾也音頻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  
也音大鼎反引鳥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師古曰言聚散不恆如鳥  
飲醉作亂服共坐流酒嫖娼淫殺無別閑免通樂晝夜在路師古  
免通通也通流通也通流通也通流通也通流通也通流通也通流  
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  
呂民為基民呂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呂明王愛養  
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師古曰言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  
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結師古曰言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  
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  
役重增賦斂徵法如雨師古曰言其多也補注後百乾薪費疑驢  
山師古曰於秦始皇補注宋祁曰史記楚世家王樂乾薪不能去  
也國人苦楚流欽補注宋祁曰史記楚世家王樂乾薪不能去  
楚國大怨摩徹天下也音武皮反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野營表  
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異降饑饉仍臻師古曰日變占屢流散  
字也仍頻也

完食後死於道呂百萬數師古曰允亦散也餓餓也公家無一年

之番百無旬日之儲師古曰音人勇反餓音通賄反上下俱匱無呂相救詩云殷監

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音大雅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呂失之

呂鏡考已行師古曰音大雅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師古曰

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呂中興或呂治

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

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

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

發明聖之德昭然遠邇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

邪辟之惡志師古曰音辟厲精致政專心反道師古曰反絕羣小之

私容免不正之詔除師古曰音除肅官者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師古曰

前漢八十五

師古曰婚亦情字耳情出情游也補注宋祁曰姚本婚作婚音又

古強訓為婚游非也當依諸該本作婚出說文婚耦也從女有聲

奴共來車馬而出也上文云陛下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問免通

見婦少見婚故婚為婦矣師古曰克己復禮師古曰貳微行出飲之過師古曰

房玉堂之盛寵師古曰音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壁辛之舍也補注何

故並舉椒房玉堂言之師古曰周詩曰揚雄解謂曰恩金門上玉母聽

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格之陷阱師古曰官本格作格師古曰誅戮邪

侯之臣及左右執左道呂事上者呂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

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師古曰更卒也謂工衡反存郵

振揀困乏之人呂弭遠方師古曰弭安也師古曰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

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賈音工端反補注宋祁曰工端反

當作工端反師古曰案賈可訓為聯不可訓為續今案賈行猶

言服行謂以次服行之也後書光武十王傳奉承賈行美夙夜孳

孳妻省無怠師古曰省自觀省也師古曰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師古曰纖

介之邪不復載師古曰載當作惑師古曰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

庶幾可復師古曰離無德而就者言去師古曰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

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誓言觸忌諱

罪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冀為微行多近幸小

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

故推示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承自知有內應展意無

所依違師古曰每言事輒見答禮師古曰禮而答之師古曰至止此對上大怒衛

將軍商密摘師古曰令發去師古曰動之師古曰上使侍御史收承救過交

道廢者勿追師古曰安六十里近延陵師古曰御史不及承還上意亦解自悔

補注先謙曰明年徵承為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元

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承當之官上使衛尉滂于長受承所

欲言承對曰臣承幸得呂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

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

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草野師古曰補注賈大昭

本問本並作野草先師古曰不足呂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遠易忘

之臣師古曰微賤不足記也師古曰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

受臣承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師古曰諫官但郡

守者修其職臣承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師古曰諫官但郡

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  
訖委極後復呂屍達誠師古曰如治曰禮大夫殯於正室上於適室韓非

能進達伯玉退讓師古曰謂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師古曰謂子瑕曰屍諫也

事見師古曰周書康王之詰點傳經曰雖爾身在外迴心無不在王室也言諸諸屏之臣身雖在外其心常當忠篤而在王室臣承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闈是曰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師古曰蒸聚也為立王者已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師古曰詩大雅行葦之篇口敦及仁道焉被雖草木至賤無所發傷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補注先謙曰胡注五徵即日風也師古曰百姓壽考庶中蕃滋師古曰庶眾也少古卓符瑞並降呂昭保右師古曰保安也右助也言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害極矣前漢八十五

欲湛涵荒淫師古曰沈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迷骨肉羣小用事師古曰沈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蕃郵師古曰悖乖同尤過也師古曰市內反稱注先謙曰胡注洪範之常雨常暘常上師古曰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川崩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補注先謙曰胡注洪範五行傳草第星耀光師古曰第與字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天傷終不改瘠惡洽變備補注沈欽韓義六引蒼頡不復謹告更命有德補注先謙曰如魯哀詩云迺眷篇治備微也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言天不降謫是也詩云迺眷西顧此惟予宅變通管然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宅居也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曰功德有厚薄期實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師古曰中陛下承八世之功業補注先謙曰入世高當陽數之標季孟康曰陽九之末季反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通三七二百一遭无妄之卦運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

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雨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无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无妄卦為義補注沈欽韓曰易稽覽圖无妄九月天下無雲而雷三十日之外雷行夜從西南正東北此應劭所據也案京房六日七分圖无妄為九月卦九月雷已收聲無雲而雷故為大災師古曰之至自有所期節到滿林吳都賦注易無妄曰災氣有九陽厄陰厄則律歷志所謂陽九也虞氏易曰京氏及俗儒以无妄為大旱之卦萬物皆死無所復望也失之遠矣先謙曰胡注引項安世曰古史但云以无妄卦為義亦至陋矣先謙曰胡注引項安世曰古史望通泰漢言无妄皆无妄也先謙曰胡注引項安世曰古史望太玄以去準无妄謂其無所復望也直百六之災師古曰直當也望也在易則自為誠妄之妄師古曰直當也直百六之災師古曰直當也紀一難也无妄之運二建始元年呂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李奇曰高祖呂來至元多於春秋所書及八世著記師古曰重昌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音直用反師古曰三朝之會前漢八十五食在三朝之會也今脫去於字則上下義不相屬後書班固傳注文選東都賦注鮑照數詩注引此並作日有食之於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眾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眾多之災異師古曰畜積也因之呂鐵鉉接之呂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饉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師古曰修德積善向恐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師古曰胡注論臣指治于長等悍妾指趙昭儀北宮苑園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閑之處師古曰開徵舒崔杼之亂師古曰陳夏徵舒殺其君平國齊崔杼弑其君光為諸夏下土將有禁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補注周壽昌曰皆示始內亂朝暮日戒諸夏師古曰內亂則禍在朝舉兵呂火角三年事內亂朝暮日戒諸夏師古曰內亂則禍在朝舉兵呂火角為期張晏曰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師古曰反臣承所呂破膽寒心師古曰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師古曰萌謂事



之始生如草木萌牙者也補注可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師古也  
輕也音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婢顯燕飲師古也婢  
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曰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  
之嚴修後宮之政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補注先謙曰胡  
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師古  
和也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補注王念孫曰  
作法駕而後出謂法駕既具而後出也補注後漢書曰  
新本駕出二字互誤則文不成義漢紀孝成紀正作朝覲法駕  
而後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  
內亂之路塞矣補注先謙曰胡注三者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  
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補注先謙曰  
夏舉兵以火角為期又言兵萌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孟康  
及與與發之由明其將然也補注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孟康  
者所曰謂人肌膚露露亦所已憂人者則小貞吉也大貞凶也補注  
屯難飢荒者當謂合與與發而反者則凶臣者當則吉論語曰  
出內之吝謂之有司師古傳曰飢而不損茲謂秦厥災水厥咎亡師古  
古曰易屯卦九五交師古傳曰飢而不損茲謂秦厥災水厥咎亡師古  
曰洪範傳之補注大斯曰案五行志乃京房易傳之文非洪  
範傳文補注誤也補注五行志乃京房易傳之文非洪  
文動動壯飛此傳寫奪之也補注誤辭曰關動壯飛辟為無道臣為  
傳云示於天宮京氏易最密補注誤辭曰關動壯飛辟為無道臣為  
非厥咎亂臣謀篡師古曰隋經籍志梁簡易妖占十三卷京房撰御  
賢咎微部多補注韓曰隋經籍志梁簡易妖占十三卷京房撰御  
引京氏妖占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  
凶百姓困貧無自共求師古曰共求謂供無愁悲怨恨故水城關  
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壯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  
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  
補注宋祁曰十比年喪稼師古曰時過無宿麥師古曰時過者失  
五姚本作五比年喪稼師古曰時過無宿麥師古曰時過者失  
夏收故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閭師古曰欲入大異較炳如彼水  
云宮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閭師古曰欲入大異較炳如彼水  
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師古曰古者當減小之  
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起禍之道也壯飛之

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  
制也師古曰堅如今仰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抹之師古曰抹國谷  
北反抹師古曰堅如今仰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抹之師古曰抹國谷  
古救字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  
與通借字補注先謙曰予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入官導  
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補注先謙曰大官主膳食導官主  
流之屬故曰中御府與均官長丞並屬少府掌畜牲止尚方織  
牧屬右扶風農機主藏穀養牲以供祭祀屬左馬坊止尚方織  
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輪造作補注先謙曰尚方織室並屬少府  
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念所欲之師古曰  
呂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下俗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師古曰勞慰勉也二千石謂  
救勸耕桑毋奪農時師古曰慰緩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師古曰  
先謙曰官本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  
注在上句下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  
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  
主之姿也師古曰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師古曰深畏大異定  
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精致改補注先謙曰改南監本  
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  
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  
於經書汎為疏達師古曰汎普音微細反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淡如劉  
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宮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  
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補注先謙曰政字  
字之誤也政與正同正誤也補注先謙曰政字  
在上身與後宮而已補注先謙曰政字  
之事也補注先謙曰政字  
信也永所居任職師古曰官皆稱職為北地太守歲餘衛將軍商薨  
曲陽侯根為票騎將軍補注先謙曰元延元年薦永徵入為大司農補注先

即時免補注周書昌曰此即數月卒於家本名並昌尉氏樊並反  
更名永云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武帝

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敬女鄴壯從敬子吉學問得其家書曰

孝廉爲郎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閔

海之遇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

補注先諱曰漢制列將軍置幕府得與吏

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師古曰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

師古曰戚近也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師古曰棠棣角弓皆

燕兄弟角弓刺首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

而譏焉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桓公桓公立鍼

稱弟罪前漢八十五

然者不爲秦忠臣相輔義曰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曰聖德

伯之爲也

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陳並爲弼疑師古曰分職

而說者安云分是補用鄭終父弼疑謂左輔右弼前後承

也補注先諱曰官本分鄭作分陳承自承故內無憾恨之隙外無

侵侮之差師古曰胡反俱享天福兩荷高名蓋曰此也竊見成都

侯呂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補注先諱曰胡反

將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

及之指爲誠發出於將軍則敢不說論師古曰言之意指告

非異也說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師古曰文侯寤太

於中山三年不往交擊臣更視也補注周詩呂氏錢穀云云大鴈

宋本作大鴈是也劉覽一百四十六引詩外傳事更詳此語語所

據北大奉晨鳥以尊七百七十九引詩外傳事更詳此語語所

本李慈銘曰文選四陳平共壹飯之餐而將相加驩師古曰陳平

五百金爲綸侯具食是也共讀曰供補注宋祁曰餐本音義曰

今人不識餐字所接雖在櫪階俎豆之間其於爲國折衝厭難豈

不遠哉師古曰厭痛慕倉唐陸子之義所自奧內唯深察焉師古

內室中隱奧之處也補注王念孫曰奧亦內也奧內猶隱奧也謂

所居隱奧之處也深察之非謂室中隱奧之處也也補注王念孫

傳國有與主正義與主國內之主字或作奧周語宅居四壁章注

內爲奧與主正義與主國內之主字或作奧周語宅居四壁章注

親密二人皆重鄴後呂病去郎商爲大司馬衛將軍除鄴主簿呂

爲腹心舉侍御史哀帝卽位遷爲涼州刺史鄴居職寬舒少威嚴

數年呂病免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太后帝母丁姬稱

帝太后而皇后卽傅太后從弟子也傅氏侯者三人丁氏侯者二

人又封傅太后同母弟于鄭業爲陽信侯傅太后尤與政專權師古

日與讀元壽元年正月朔上呂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

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

正直言扶陽侯章有舉鄴方正補注先諱曰鄴對曰臣聞禽息

變國碎首不恨師古曰禽息秦大夫爲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

如死也師古曰感而大和獻賢則足願之師古曰賢臣幸得奉直

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者隨尊尊者兼

卑天之道也是曰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

明三從之義師古曰謂婦人在家從父既嫁從夫雖有父母之德

必繫於子師古曰謂婦人在家從父既嫁從夫雖有父母之德

任文王之母周書曰文王母太姬也師古曰太姬周文王之母

云太姬周文王之母周書曰文王母太姬也師古曰太姬周文王之母

和意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何徵傳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德

於子也若是以上則武皇帝母何徵傳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德

當云繫之於孫矣師古曰注未誤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師古

曰隱三年紀侯使慶婦來逆女公羊傳曰婦禮不稱主人主人謂  
靖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殺謂滅降也音所例反補注沈欽韓曰繁  
密陽尊陰卑儒春秋之於昏禮達宋公而不昔鄭伯隨姜氏之欲  
達紀侯之母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人也  
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師古  
並在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呂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  
凡事多暗與暗同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下行不偏  
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  
而日食地震民說言行籌傳相驚恐傳轉同字案春秋災異呂  
指象為言語師古曰謂天不言但景象指意告喻人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  
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應劭曰明夷之卦上六不  
明夷者明傷也初登于天者初為天子言曰善聞于天也後入于地  
後入于地者傷賢害仁侯惡在朝必曰惡終入于地也坤曰法  
地為土為母曰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今適震是為不遵陰道  
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

前漢八十五

主

言與師古曰曾子問子父之令可謂孝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  
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孝哉閔子  
也問音居竟反補注周壽昌曰後書范升傳升聞子以人言不  
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又云知而從令則過矣矣  
是以不苛從令為說與鄭言同問訓其間漢說此經如此論語注  
引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有非  
問之言猶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官本第諫曰呂詔策決  
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番自絕猶受封土重宏也制書侍中駙馬  
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師古曰問未旬月則有詔還諫曰先  
師字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諫曰大  
臣孔光師丹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師古曰謂緣  
爵為一國之君耳非有功而侯也補注王念孫曰功義二字不相  
對文言業緣私恩得封非公義所在也如顏說則功義二字不相  
屬先謙曰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問賢與不  
肖皆親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  
近在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

所希聞也至迺并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  
作三軍無已甚此補注先謙曰胡注言周以皇甫為卿士魯三桓  
當拜之日晡然日食師古曰晡音烏感反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  
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師古曰謂皆有罪惡者不  
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穢也其流漸至積穢也  
尤在是過惡正在於此欲令昭昭曰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  
所議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師古曰由從逮身  
所行不自鏡見則曰為可計之過者師古曰逮及也鏡鑒照也自  
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如滄曰在外而賤舉錯有過失為主  
不自見其過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如滄曰在外而賤舉錯有過失為主  
謂後宮嬖幸非理寵遇亦有如傳遷鄭業等妄受恩賞者補注朱  
謙言所見之偏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應劭曰  
戒而修德政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懼而修德解在五刑志大

前漢八十五

主

風暴過成王然師古曰謂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天運雷電曰  
周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師古曰稽考於古昔曰厭下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師古曰悅曰說上帝  
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嫌疑也鄴未拜病卒補注沈  
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鄴言民訛言行籌補注先謙曰  
草前種松柏樹五株至今茂盛鄴言民訛言行籌補注先謙曰  
心及谷永言王者買私田彗星隕石牡飛之占語在五刑志初鄴  
從張吉學吉子疎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師古曰  
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  
保氏教國子曰六書故因名云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  
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疎故世言小學者由杜  
公補注周壽昌曰吉官至鄴尉張敞傳無其名疎幼孤則吉蓋早  
從齊人能正讀者受之張氏世擅古文學  
鄴則吉甥至林著書論調纂著頌故等篇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傳在孝哀時故杜鄴

敢譏丁傅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執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  
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爲忠焉至其引申伯曰阿鳳隙平阿  
於車騎師古曰謂勸王譚指金火呂求合師古曰謂陳金火之變  
黃音親已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師古曰孔子稱友多聞三人  
忘舊怨也近之矣師古曰孔子云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  
言杜鄴杜欽谷永無直諒之德但多聞也

虛受堂

三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終

漢書八十五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 師古曰郫音彼補注先

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 師古曰王褒字子升

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 師古曰王褒字子升

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 師古曰王褒字子升

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 師古曰王褒字子升

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 師古曰王褒字子升

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 師古曰王褒字子升

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 師古曰王褒字子升

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 師古曰王褒字子升

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 師古曰王褒字子升

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 師古曰王褒字子升

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 師古曰王褒字子升

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 師古曰王褒字子升

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 師古曰王褒字子升

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 師古曰王褒字子升

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 師古曰王褒字子升

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 師古曰王褒字子升

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 師古曰王褒字子升

不法前刺史呂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

呂嘉都 師古曰呂嘉 聖曰後進生何知通欲亂人治 師古曰呂嘉

士與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 師古曰

聖恩服武每奏事至京師 師古曰聖恩服武每奏事至京師

敬之如一 是日郡國各貢其守相州中 師古曰敬之如一

之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 師古曰之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

之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之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之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之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之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之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之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之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之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之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之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之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之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之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之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之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賜卮酒師古曰卮酒也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師古曰終得其守法見

憚如此為刺史五歲入為丞相司直丞相敬重之出為清河

太守數歲坐郡中被災害什四呂上免久之大司馬曲陽侯王根

薦武徵為諫大夫遷兗州刺史入為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

舉方正所舉召見榮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師古曰榮辟

日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有司曰詭眾虛偽師古曰

武坐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補注沈欽韓曰師古曰武坐左

千餘萬小婦子年歲數歲頃失其母又無兄近其大婦女其不賢

公病困思念惡壻爭其財兒判不全因呼族人為道合云悉以財

乃詣郡自言求劍時太守大司馬何武也其後兒大婦不肯與劍男

其手書願請吏曰女性強梁壻復食其父其後兒大婦不肯與劍男

小兒正得此財不能自全遂投劍與女內實寄之耳不當以劍

與之乎夫劍者亦所以決斷也限年十五當智足以見自活度此

女婿必不復還其劍當問縣官或能證察得以見伸展也凡

庸何能思慮遠如是哉悉取劍與子師古曰子賢女愚也

五歲亦以幸矣師古曰是論者乃服謂武原情度事得其理周昌曰

此亦則宋桂前漢八十六案陰比事引風俗通今復入為廷尉綏和三年

風俗通無之知宋時風俗通所傳尚多也乃綏和元年事綏和三年

補注朱一新口案公卿表武為御史大夫乃綏和元年事綏和三年

利止二年此作三年誤別本均作元年先漢曰官本元年御史

大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為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師古曰

日通開也謂即改御史大夫為大司馬師古曰改其所以任之人而

更開置之武更為大司馬封紀鄉侯食邑千戶紀鄉在琅邪不其後漢

望鄉故此指言在琅邪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吏自南陽之博

不其也紀音凡其音基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吏自南陽之博

望鄉為紀鄉侯師古曰望鄉音昌牛又增邑千戶武為人仁厚好進士

夫司空師古曰司空也武為御史大夫旋詔改大司空傳已敘明

史夫三字而大字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

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師古曰

孫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旨壹統信安百姓也師古曰

日台百進信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目為治

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尉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

呂內史為中尉初武為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方進共奏

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故師古曰又依其舊也下復音扶目

越本無一復字語在朱博傳唯內史事施行多所舉奏號為煩碎

不稱賢公師古曰三公官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

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

止左右或議武事親不篤師古曰左右謂近之臣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

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眾心師古曰錯置也音王故反孝聲不聞惡名流

行無呂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後五歲諫大夫鮑

宣數稱冤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賢亦薦武武由

是復徵為御史大夫月餘徙為前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國數

年上曰太皇太后故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王邑為侍中矯

稱太皇太后指白哀帝為莽求特進給事中哀帝復請之事發覺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謂上曰太后故不忍謀之師古曰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謂不忍謀之

相善二人獨謀曰為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

權幾危社稷師古曰幾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師古曰方當選立

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

姓三謂外戚兩恐不當去不字王念孫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云云謂相錯為國計便字正耳師古曰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

後漢得各地理志甚明至宣城非漢郡則宋祁已言之矣王鳴盛

云蜀宣州者案唐書乃漢丹陽郡春穀縣地也南監版無此注殆

校者因其件謬刪去之先謙案南陵縣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南

復察廉為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

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太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太

守治甚有聲徵入為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

平當為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師古曰加食邑多

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

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師古曰匡正也嘉上疏曰臣聞聖

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材難不其然與

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師古曰象賢也必其人皆賢也師古曰必其人皆賢也

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師古曰卿命臣輔之師古曰臣輔之

命師古曰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

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

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

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

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

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

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

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

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

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

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

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

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

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

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卿命師古曰卿命天子命師古曰天子命

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曰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曰更亦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大小臣皆畏之

度也三河引也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大小臣皆畏之

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操持臺下也下材懷危內顧恐也

反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舉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其意

上之章而庶知其易危新古曰言易可也小失意

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古曰言其意也吏士

臨難莫肯伏節死義呂守相威權素奪也侯相也呂氏之禍

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呂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

尊重難危適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古曰良民吏也

先謙曰官本注人作民引宋福曰受其民吏之吏有章劾事謂中會

赦壹解古曰下治其事恐為擾動故每兩中或一令一

儀志立奪之曰下寬大書罪非殊死且勿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

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適下

者之辭絕其相誣也補注先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

臣子勿責古曰胡注責備者求全也二千石部刺史三

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師古曰常寬

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古曰小罪也

盜賊也欲遣大夫使逐問狀補注先謙曰胡注使時見大夫無可

使者師古曰謂見在大召蓋屋令尹遂拜為諫大夫遣之令諸大

夫有材能者甚少上令作今是通鑑同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

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迺求非所目明朝廷也補注先謙曰胡

前漢八十六

七

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適加爵土不然恐大失眾心海內引領而

議舉平其事補注先謙曰一新曰平監本作必有言當封者日言字上

對字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師古曰說不獨在陛下

前定陵侯道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曰長當封眾人歸

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師古曰臣嘉臣延材驚不稱死有餘責

恩也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補注先謙曰因呂切責公

卿曰朕居位以來寢疾未瘳師古曰寢疾未瘳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

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視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內

侍案脈師古曰案幾危社稷殆莫甚焉師古曰幾危也昔楚有子

玉得臣晉文為之側席而坐師古曰已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

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

前漢八十六

八

呂銷厭未萌之故師古曰悉也務聰明者賴宗廟之靈補注宋

字上當自諱字先侍中駙馬都尉等發覺呂聞戚伏厭幸書不

云乎用德意厥善師古曰商書其封賢為高安侯南陽太守罷為

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

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機師古曰史書咎繇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

集云孔安國云幾微也當戒萬事之微也故諸君文帝謂丞相曰事

必將年下其進退溫溫萬機得逆耶此對真得言義近改焉即

經之具當由漢王嘉封事課從本傍也顏氏不知引孔注以謬後

人不根其本且曰漢書向爾曾不知班固自誤後人也先謙曰官

本考說案傳書作明教侯欲有邦此所引伏生今文也邦字當以

避高帝諱作國齊召南云案自文帝指簡文帝也刊本脫簡字耳

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

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師古曰周書洪範

解也玉食精好如玉也而放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

也頗偏也僭不倍也思也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

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補注宋祁曰極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

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

師古曰言武王能遵法度故自是呂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師古

至成康之時德化隆盛也言是呂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師古

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師古

語載孔子之言也道治也千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

乘謂兵車千乘見在刑法志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

曰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補注

韓曰御覽六百二十七引桓譚論漢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

萬萬更作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地

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

賜光謙曰百官表大司農有都內令丞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

錢十八萬萬師古曰言不費當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園猛

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師古曰此言雖嘉

其義而賞亦不多

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師古曰掖庭宮人有親戚來

於眾人中謝也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胡注有見親家勿之

賞賜則屬其人勿於眾中謝也先謙案據下文賢家有親及見

親則見親非見親幸之謂顏注是也示平惡偏補注周壽昌曰言

二字亦見漢陽志王傳益漢世恒言

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貴子萬者少耳故少府

水衡見錢多也師古曰見在之錢也補注先謙曰少府掌錢雖遭初

元永光凶年飢饉加有西羌之變補注先謙曰永光二年西羌反

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呂府臧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

燕出之善師古曰燕出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

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治于長張放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

萬放斥逐就國長擄死於獄師古曰擄也音彭不呂私愛害公義故雖

多內譴朝廷安平師古曰雖有奸內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

詩書上儉節微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共仰也師古

為治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謂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絳

繒而已師古曰繒厚繒共皇寢廟比比當作師古曰共皇哀帝也此

比道廟也師古曰憂閑元元惟用度不足師古曰呂義制恩輒且止息

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

門鄉北闕師古曰鄉引王渠灌園池蘇林曰王渠官渠也由今鄉

覆客門外師古曰晉說是補注沈欽韓曰水經注昆明故渠又東

而北風運南門外出城分爲二渠即漢書所謂昆明渠也一水逕楊

樂宮北故渠又東出城分爲二渠即漢書所謂昆明渠也一水逕楊

橋下即清門橋也北注渭今無水其一水石入昆明故渠一統志

王渠在西安府城北先謙使者護作師古曰賞賜吏卒甚於治

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師古曰長安有道中過者皆飲食師古

曰補注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補注先謙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

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師古曰三宮天

補注劉敞曰子謂是時太皇太后稱長信宮傳太后稱永信宮而

丁姬中安宮故以三宮為言先謙曰胡注此時丁姬死矣三宮蓋





呂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願望操持兩心師古曰操幸雲踰冬

幸雲注先謙曰胡注謂饒無計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

庶人表相貶為東海都尉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

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師古

采其功官明罪過也補注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注先謙曰胡

元年相為廷尉二年貶三年方賞為廷尉四年徙太僕注先謙曰胡

建平四年大赦天下在元壽元年正月當治東平時廷尉乃非

相又表言相貶不言免為庶人大赦亦不在後數月也書奏上

不能平師古曰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迺發怒召嘉

詣尚書責問呂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

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呂相計除罪君曰道德位在三公

呂總方略一統萬類補注宋祁曰或無萬字劉奉世曰多萬字分明善惡為職知相等

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自効今又稱譽相等云為朝廷惜之

大臣舉錯恣心自在師古曰錯置也補注迷國罔上近由君始

將謂遠者何師古曰近臣尚然對狀師古曰對嘉免冠謝罪事下

將軍中朝者補注先謙曰事下將軍中朝者猶師丹傳之上問將

者當所見入朝之臣也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

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

千石位次丞相故得列於左將軍之上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

受皆見於光祿勳不當獨而上之故仍在光祿勳之下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

殺此以光祿勳不當獨而上之故仍在光祿勳之下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

等皆見於光祿勳不當獨而上之故仍在光祿勳之下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

方與下屬字相意勝獨曰為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

已孔光下屬字相意勝獨曰為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

夫龔五字止謂諸臣皆効勝獨曰為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

有光祿大夫龔五字止謂諸臣皆効勝獨曰為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

紀孝哀紀云事下將軍中朝者皆効勝獨曰為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

勝獨曰為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勝獨曰為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

天下足證今本之誤又龔勝傳云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

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曰嘉舉相等

此軍互相證明嘉坐薦相等微薄呂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呂

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票騎將

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

十人補注龔大昭曰雲呂為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呂為嘉言

事前後相違無所執守不任宰相之職宜奪爵土免為庶人永信

少府猛等十人補注先謙曰永信少府因解太呂為聖王斷獄必

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

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

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為下御坐則起師古曰解在疾病視

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呂禮退之呂義誅之呂行

而為計也師古曰言大臣之死積累其行案嘉本呂相等為罪罪惡雖著大

臣括髮闕械裸躬就笞師古曰括髮也笞也裸露也補注周壽

及非所呂重國衰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

呂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

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不肯服主簿曰將

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不肯服主簿曰將

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不肯服主簿曰將

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不肯服主簿曰將

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不肯服主簿曰將

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不肯服主簿曰將

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不肯服主簿曰將

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不肯服主簿曰將

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不肯服主簿曰將

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不肯服主簿曰將

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不肯服主簿曰將

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不肯服主簿曰將

備注錢大昭曰百官表或金吾屬官有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都船令丞如道日漢儀注有都船令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呂下與五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昌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白也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願望阿附爲雲驗補注先謙曰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自爲罪猶當生時嘉以爲當且以自効今言如此自負負國不空入獄矣吏指侯辱嘉嘉唱然印天歎曰嘉曰幸得充將軍相不能延賢退不肖已足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重賢父子俊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補注宋祁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呂董賢代之語在賢傳嘉爲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召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南侯追諡嘉爲忠侯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爲郎元帝末爲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爲東平王太傅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議廉正守道徵入爲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召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爲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爲皇太子呂丹爲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爲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遂代王莽爲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爲大司空補注宋祁曰以喜傳吹之徙爲大司馬封高樂侯在後二年七月以傳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內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

傳奪王氏權丹自昌師傳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師古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尚書諒闇三年不言聽於冢宰三年諒闇也聞然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補注宋祁曰注文默然然字當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補注宋祁曰注文默然然字當刪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前大行尸柩在堂前官爵臣等呂及親屬赫然皆責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補注齊召南曰哀帝紀帝以四月即位五月而戊戌立皇后以外戚恩侯表移之陽安侯丁明及晏俱以四月王實封在丙戌立后之前四十四日與此傳正合益帝紀係文王實徵不如哀帝也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邛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師古曰辛暴無漸補注宋祁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師古曰年相隨空受封侯益陛下之過問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潤濁之患也補注宋祁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師古曰取者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燭也呂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補注先謙曰當者丁浪反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師古曰言帝若在廟宜自肅懼也願陛下深思先帝所已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臣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補注先謙曰肺附傳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臣爲太傅陛下呂臣託師傳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師古曰左右助也左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補注宋祁曰一本云而上祖母傳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呂定陶成帝趙皇太后而上祖母傳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呂定陶

共王爲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師古曰莊襄王始皇之父也華陽夫人及卽位後俱稱太

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曰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曰

爲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爲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師古曰定陶共王也

傳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郎中令治喪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師古曰治喪黃門郎段猶等

也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曰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古曰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置吏二千石已下各供厥職

復下其議有司皆曰爲宜如舊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

天地補注先謙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

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已定陶共爲號補注宋祁曰共

者補注宋祁曰共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宜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補注王念孫曰此字涉

共皇號證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曰天子其尸服曰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

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其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

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

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

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師古曰墮

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台意師古曰浸漸也會有上書言古者曰龜貝

爲貨今已錢易之民曰故貧宜可改幣上曰問丹丹對言可改章

下有司議皆曰爲行錢曰來久難卒變易師古曰卒丹老人忘其

前語後從公卿議師古曰從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章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入徧持其書上已問將軍

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師古曰失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

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煥欽上書師古曰欽蘇林曰煥音佳補

先謙曰咸亦見薛宣傳言丹經行無比師古曰比自近世大臣

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

不在丹曰此貶黜恐不厭眾師古曰厭尚書劾咸欽幸得曰儒

官選擇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師古曰折疑也取其吉知丹社稷

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經義曰爲當治師古曰治事

目暴列補注先謙曰通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

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匡率百

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

變異叢臻師古曰叢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

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

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過者曰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師古曰挺

持拔異力田之八優寵之也師古曰從從罷反而說者曰挺名失

之遠矣補注先謙曰從罷反而說者曰挺名失

君內爲朕建可改不疑師古曰不疑立此議也

曰君之言博考朝臣師古曰博考朝臣

曰言或作

君遇希眾雷同外呂為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  
為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師古曰比周猶比周也虛偽壞化漢呂成俗故屢  
呂書飭君師古曰飭幾君省過求己幾君省過求己師古曰省也白求諸而不反  
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呂為大  
臣不忠辜陷重辟復虛采名誘議何旬流於四方腹心如此謂疏  
者何師古曰疏者何無以爲疏者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師古曰易上繫辭  
密懷謀迷國師古曰迷國也進違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非所  
呂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師古曰共君當託傳位未忍考於  
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天司望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  
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秦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  
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者師古曰黃者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  
未也師古曰未也字一本作然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  
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大吏東師議者咸曰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  
請師古曰請者謂有識之人也四方所瞻仰也師古曰瞻仰也  
惟陛下財覽眾心有昌胤復師之臣師古曰財與裁同復報  
言師古曰言下也上從標言下賜丹爵內侯食邑三百  
戶丹既免數月上用榮博議尊傳太后為皇太后師古曰皇太后  
太后師古曰太后為帝太后與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又為共皇  
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博遷為永相復與御史大夫趙主奏言  
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丹所劾奏免為庶人時天下褒  
寵委政於丹師古曰委政也親政事也師古曰親政事也天下據說本作天子不  
深惟褒廣尊親之義而安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  
陛下聖仁昭然定尊號宏曰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

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為庶人奏可丹於是廢歸鄉里者數年平  
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傳太后丁太后家奪其璽  
綬更呂民葬之定陶璽廢共皇廟師古曰璽廢共皇廟  
皆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師古曰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  
二年子武坐父為侯宏為庶人師古曰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  
免不得至今此傳誤也徵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太  
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  
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稱號甚悖義理師古曰悖義理  
師丹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確然有  
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有司條奏邪臣建  
定稱號者已放退而丹功賞未加殆繆乎先賞後罰之義非所呂  
章有德報厥功也師古曰章有德報厥功也其呂厚丘之中鄉戶二千一百  
沈欽卿曰厚邱封丹為義陽侯月餘薨諡曰節侯子業嗣王莽敗  
縣屬東海郡師古曰縣屬東海郡與虛受堂  
迥絕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師古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  
丹師古曰丹考其禍福適效於後師古曰考其禍福適效於後  
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師古曰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  
黃障江河用沒其身師古曰黃障江河用沒其身  
丹與董宏更受賞爵師古曰丹與董宏更受賞爵  
為庶人丹受國邑師古曰為庶人丹受國邑  
本考證引黃氏云班氏說不悉也武嘉以則正之資居大臣之位  
引得中主而事之去董賢如人而免耳何正之資居大臣之位  
子推論開陳宛切彼董宏何人而免耳何正之資居大臣之位  
是年平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免始則廢於正道違俗則  
俗則其身不安也師古曰俗則其身不安也此古人所難受爵位者也  
日免官殆危身師古曰日免官殆危身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終  
漢書八十六

楊雄傳第五十七上師古曰自長楊賦以後分爲下卷 漢書八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周伯僑者已支庶初食

采於晉之楊師古曰采官也以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師古

謂分系諸也補注先謙曰采地也應劭曰左傳霍楊楊

炎武云謂不知何王之別子楊在河汾之閒魏晉姓也楊今河

東陽縣補注先謙曰楊在西漢亦河東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

楊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與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偏楊侯

晉灼曰漢名臣奏張衡說云晉大夫食采於楊爲楊氏食我有

罪而楊氏滅無楊侯有楊侯則非六卿所偏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雄之自序譜牒蓋爲疏謬范中行不與知食字上疑有揚字錢大

昕曰張晉頌諸人皆謬子雲自序譜牒爲疏謬以子云之揚氏大

先出自有周伯僑初非出於羊舌且羊舌食采之楊從木此文從

手其云楊侯者非五等之侯如那侯張侯之類耳六卿爭權之時

安知不別有楊侯畏偏而奔楚者乎王念孫曰段玉裁云此傳爲

錄雄自序不增改一字贊曰雄之自序云乃總上一篇之辭唐初

云楊氏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敘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修

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修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修

無是說至宋而乃有之且班氏序傳傳但曰其先食采於楊因

楊侯亦稱楊侯其子雲亦傳楊侯漢志河東郡楊侯食采於

說左傳漢書家未有謂其字從才而楊侯漢志河東郡楊侯食采於

從才也作僑與姓果不同班氏無他楊侯蜀一語不知師古注但云

蜀諸姓楊者皆非雄族不云諸姓楊者皆從木與雄從才異也廣

韻揚字註不言姓楊號曰揚侯後并於晉因楊二姓雜出於有楊

無揚氏明案臣說致雅景祐本注毛本楊揚二字雜出於有楊

楊左傳之揚干汲古本人表作揚干本書之楊惲見於宣紀者作

楊惲與各傳同閩本作揚惲高紀之楊惲汲古本樊噲侯嬰伍

被傳作揚惲李尋傳之揚惲傳汲古本志揚光輝足證此雄二字

通寫元無一定今汲古本雄傳作揚惲多作揚證此雄二字

世系其本從木不楊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師古曰巫山今楚漢

從手又何疑乎李奇曰江州縣名也巴郡所治也

之興也楊氏迴江上處巴江州師古曰迴謂逆流而上也音素補

重慶府巴縣西注先謙曰江州今而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開避仇復迴江

上處嶧山之陽曰郭師古曰嶧山江水所出也山南曰陽郭縣名

治縣有田一壠有宅一區師古曰壠音一壠當作壠世世已農

桑爲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宅楊於蜀師古曰蜀諸

雄族故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師古曰訓詁指義

不治章句但通訓詁而已師古曰訓詁指義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

云不爲章句但通訓詁而已師古曰訓詁指義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

佚蕩張晏曰佚音鐵蕩音謬師古曰佚蕩緩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口吃不能劇談師古曰口吃不能劇談師古曰口吃不能劇談

官本引宋祁校本前漢八十七上默而好深湛之思師古曰沈清靜亡爲少者欲

云汲古本無吃字師古曰沈清靜亡爲少者欲

讀曰沈師古曰沈清靜亡爲少者欲

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師古曰晏如也補注先謙曰

至字先謙曰官本多卓昭曰儋音自有大度補注先謙曰官本

若儋戴也說文曰丁甘反十五字補注先謙曰官本

生辭賦師古曰辭賦補注先謙曰官本

好辭賦師古曰辭賦補注先謙曰官本

字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曰

爲式師古曰式補注先謙曰官本

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曰爲君子得時則大行



蟬嫫兮或鼻祖於汾隅應劭曰嫫嫫也師古曰嫫與周氏親連也劉  
采於楊故云始祖於汾隅也嫫音於連反補注宋祁曰注文姚本  
作鼻生謂之伯欽韓曰能改齋漫錄云方言猷之初生謂之鼻人  
之初生謂之伯欽益謂  
鼻爲初注云鼻始也非  
言從伯僑以來可得而敘也補注周壽昌曰隋經籍志有楊雄淑  
家牒牒卽謀也先謙曰以出自有周爲神靈後裔故曰靈宗淑  
周楚之豐烈兮超旣離序皇波應劭曰淑善也言去汾隅從巫山  
離楚也皇大也師古曰言其先祖所居經河及江也河江四遠  
離去也周楚大烈謂衰周稱侯至楚爲  
家超離序波謂湘江上處瀟湘之陽也  
之湘嶺嶺音息伏牧皆是也屈原楚詞死故曰湘嶺也師古曰記  
書記也謂馬也言因江水之邊而投書記注在沅也欽敬也潭  
章音同潭音淫該案晉灼異作穉此宋祁曰蕭該注作莊音誑  
之族案字林異文案也注文皆是也也字姚本刪惟天軌之不辟  
兮何純絜而離紛師古曰天軌猶言天路開放使純善貞聚之  
日天地閑賢人隱辟諫曰開補注宋祁曰注文天路下疑有也字  
王念孫曰天軌猶天道也

繫服制篇鈞之註前朱鳥之象也案鈞以繫帶帶鈞以爲飾  
 方也意說非先謙曰宮本注減  
 應劭曰野饋也肆放也饅狹也如治曰文肆者楚辭遠游乘龍之  
 言也賁箋者恨世不用已而自沈也師古曰麗麗謂麗江離與辟  
 莊紉秋蘭以爲佩之類是也舒音械補沈沈欽賢  
 曰廣韻麗俠也在城字經與應劭音義同不作麗  
 今鬻九戎而索賴孟康曰嫵嫵也姓吳姓也鬻髮也賴得也九戎而  
 女也賴利也言屈原或校髮鬻髮珍好無所用也師古曰歐姓皆美  
 求其利不得已也城音于隄反姓亦爲佳反鬻音徒計反補注先  
 謙曰宮本注未有章詔曰豕當作豕鳳皇翔於蓬階今豈駕鵝之  
 梁王應嬰之美人曰蘭頰十七  
 能捷鵝鳥言蓬階蓬階之鵝也在海中音約曰捷及也師古曰駕  
 雞生之謂落言不能捷於鴈鵝也提遠也當以上下語脈例之先  
 謙曰宮本引蕭該音義曰案駕字亦作朝音如來福曰音驢驢馬  
 鵝鳥似驢驢驢驢曰曲驢兮驢驢連蹇而齊足師古曰驢驢驢馬  
 駒音柯赤也言使駿馬馳騁於繩曲殺服之中則與驢驢齊足也驢音華  
 連音字展反驢古觀字補注殺服曰以字疑作於周壽昌曰驢驢  
 字見文中始此先謙曰宮本驢作枳棘之榛榛兮蟻狄擬而不敢  
 駢引蕭該音義曰驢音頭俗作驢



覽得之船而流也女仕也何以要仕於楚也矯音於綺反掘音  
 女耦反掘音居烈反女音尼據反補注義祁曰景祐不作旁疑  
 本施作掘先謙曰官本說作據引諸該注音曰慘祐不作旁疑  
 今作心旁琴音亦是古字通用先謙案據諸說所見本掇作慘  
 亡驚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純兮載雲璈之委蛇八龍之號  
 言既無驚車則不得云駕八龍也幽藹猶暗也蛇音移補注先  
 謙曰官本無焉字引宋祁曰古本駕字上有焉字治化本無刊誤  
 據史館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晉灼曰掩涕又曰秦如  
 本志歌以舞詔師古曰此又識其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  
 哀棄下不相師也招謂又招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  
 增歔曰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翼改師古曰離騷云曾歔歔余鬱  
 增言自古聖哲言不遭屈原雖自歎於邑矣哀時之不幸理宜也  
 於邑短氣也於音烏邑音烏合反於邑亦讀如本字補注改謙曰  
 官本不遭無不字注曾作增引宋祁曰晉灼曰於邑於於  
 下當善心作愁新注作愁漸本作愁哲之不遭兮昔仲尼之去魯  
 兮斐斐遲遲而周邁補古曰斐斐往來終同復於舊都兮何必湘  
 淵與濤瀾補古曰言孔子去魯非邦邦遲遲意在舊都裝同反  
 淵與濤瀾補古曰言孔子去魯非邦邦遲遲意在舊都裝同反  
 也補言大高反補注劉奉世曰古何不若仲尼不用於魯思聘外  
 國周運天下而歸魯則反眷眷於楚而自投於湘也注非何焯曰  
 言遲遲去就自白有中道孔子不用於季桓子則去及康子召之則  
 歸屈子亦可去可歸不當必期自沈也與前折衷重章之語相應  
 淵漁父之舖歔兮絜沐浴之振衣飲其醕屈原曰爲淵濁不肯從  
 之乃言新沐悅反舖音渾冠新浴者官本注無二音字弃由聃之所珍  
 胡反歔音昌悅反舖音渾冠新浴者官本注無二音字弃由聃之所珍  
 兮聽彭咸之所遺補古曰由許由也聃老聃也二人守道不爲時  
 士也不得其志投汨而死此保己全身無殘廢之禍彭咸之介  
 遺蹟聽彭也亦之亦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不蔡由聃之遺彭咸  
 注在聽離騷文而反之聽應作手旁庶說文無拾也先謙案官本  
 汨上亦作音是一切經音義五引倉頡篇云聽拾也顏是蕭非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  
 已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師古曰承明殿在未央宮補注上  
 師古曰承明殿在未央宮補注上  
 諒若也李善曰雄嘗爲散官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  
 註若者郎諱之於成帝以爲似祖如雄遂以此得見發大昭曰雄  
 荅劉歆書云雄作縣郎銘王何顏堅固銘及成都城四隅銘楊雄  
 華陽先謙曰官本官書郎楊壯李周翰注文選亦作註計各遊漢明  
 善註諱以材術見知直於承明待詔即見故曰待詔焉正月從上  
 甘泉還奏甘泉賦曰風師古曰風讀曰風讀曰風讀曰風讀曰風  
 百八十七引桓子班論曰子少時見楊子

云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逮及業作小服用思大劑而立感對  
 發病予雲亦言成帝至少甘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賦臥夢論云誰  
 出地以手收之覺大少氣病一歲餘李善注此文有脫誤  
 作甘泉賦始成夢賜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幸此文有脫誤  
 對上漢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思案成帝紀永始四  
 年正月元延二年正月四月正月俱有行幸甘泉事據此傳下云  
 其三月將祭后土其十二月羽獵不別年頭則爲一年以內之事  
 交甘泉所當在元延二年誤字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  
 時禱注先議曰善雍神休尊明號晉灼曰雍祐也休美也言見祐  
 也明注上天也五帝之號而稱皇帝也雍讀曰擁補注先議曰  
 五臣文選云雍作撓則獻是明號者明神之號尊而祀之顏補皇  
 帝之號其也下通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肩錫美拓迹開統應劭  
 言三皇五帝耳夏也肩頰也錫與也義饒也拓高也時成帝憂無繼嗣故修祠索  
 時后土吉神明饒與福祥廣迹而開統也師古曰義音弋戰反拓  
 音記補注先議曰後漢和帝紀錄謂總領之也師古曰義音弋戰反拓  
 首有之因憂則肩頰而錫予饒衍於庶民拓廣其迹而開統統緒  
 也於是遇命羣僚恩吉日協靈辰補注先議曰善注楚詞曰恩吉  
 日吾將行郭璞上林賦注星陳而天行師古曰如星之陳象天之  
 恩遇也先謙案靈善也星陳而天行師古曰如星之陳象天之  
 前漢八十七上九

餞故下文論招搖與泰陰分伏鉤陳使當兵  
 前星爲陰論招搖與泰陰分伏鉤陳使當兵  
 歲後三主也覆之曰鉤象紫宮外營陳星補注錢大昭曰泰陰諸  
 說蓋義本主泰壹先謙曰善注引服說鉤陳下有神明也三字禮  
 記鄭注當主也主謂輿道也先謙家天文志又云房爲天駟其陰  
 招搖蓋集注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爲天文志又云房爲天駟其陰  
 北二星爲天志云房南二星爲天陽道北二星爲太陰道又云  
 耳泰一星乃天南之別名不得古語蓋本誤也鉤陳之牙在紫微  
 垣步天歌所云句陳尾在北極天皇猶在句陳裏也故云使主  
 兵焉堪與曰壁壘兮稍變魑而扶獍狂  
 書者本行之怪曰變變字已見前人所注此語鬼也所狂亦惡鬼  
 擊之扶者主南音曰交反蓋音音陽音之欲反扶音丑反反陽音  
 換者又補注宋楊曰韋曰曰思音音思又一作照思反諱諱音義  
 曰獍狂無頭鬼也見字林李善曰諱音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錢  
 大昭曰交反變音也也見字林李善曰諱音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錢  
 魑一物也先謙曰善注引孟說無變神  
 二字此當衍言天地清肅鬼怪伏藏  
 而軍裝師古曰自招搖至獍反凡八神也殷轡盛貌也軍裝爲軍  
 八神齊戎之飾裝也韓音來忍反補注宋祁曰殷音隱劉放曰此  
 耳王念孫曰善注漢書武紀用事八神文穎曰八方之神也案李

說是也。韓石君傳：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亦謂八方之神也。龍標但云詩如載在玉函地  
八靈王也。靈王與八方之神先讓曰賦言天神此言八方之神  
擊去也。堪輿既爲天地不當同列八神上言天神地奔此言八方之神  
王說：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張晏曰玉爲戚也。晉灼曰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也。師古曰茸齊總音人蒙反秘柄也。音祕補注先謙曰蚩尤之倫謂武衛之士。  
總搏搏其相膠葛兮森駭雲訊奮呂方捷。晉灼曰呂方捷音散也。師古曰總搏搏聚貌也。肥葛猶言膠加也。訊亦奮訊也。搏音子本反。訊音信。攬音人羊反。無訊音下八字引廣雅云總總傳攬聚也。搏傳古字通。凡該音義依韋昭音相別本顏注子本反下有更音訊音攬音人羊反八字先謙案文選總總下多以字訓作迅此借字注半散與汴散同汴亦散也言齒土先總聚而後奔離解爲方相失之遠矣膠加猶交加  
駢羅列布鱗曰雜沓兮柴虎參差魚頰而烏聃。師古曰柴虎參差下也。榮音孫曰昉者脂之譌。脂字初林反。韻音胡結反。昉音胡剛反。補注王念孫曰昉者脂之譌。脂字初林反。韻音胡剛反。故借爲頰頰之前不知何時肉旁竊作目旁而集韻十一唐遂收入斯字矣。說文玉篇廣韻皆無頰字。先謙曰官本引議妄音義曰猶一本作傑。諸註頰誤音其相近也。又案上林賦渠池訖虎音義  
前漢八十七上

並同差泚此義同也  
師約曰會赫習霍霧集  
集如紫之合也平散照爛  
先謙曰半與洋同字虛照  
善注翁赫盛貌習霍疾貌  
發天不應曰霍家與字同  
先謙家以上並言兵車百  
華芝注未祁曰兮字下疑  
虞曰華芝駟蒼螭兮六素  
華蓋也  
補注未祁曰奇詔曰螭似  
螭雄龍也字林曰螭首龍  
蟻當有蛇字先謙曰善注  
錢象六螭略綈綈濰序慘  
五蛇  
音森其字從巾繩音所宜  
先佳反先謙曰李善本文  
假借用之無定字也善注  
垂之貌也先謙家大人取  
決軀麗以林離張揖注林  
俱合皆取盛意也慘纒慘  
並同差泚此義同也  
師約曰會赫習霍霧集  
集如紫之合也平散照爛  
先謙曰半與洋同字虛照  
善注翁赫盛貌習霍疾貌  
發天不應曰霍家與字同  
先謙家以上並言兵車百  
華芝注未祁曰兮字下疑  
虞曰華芝駟蒼螭兮六素  
華蓋也  
補注未祁曰奇詔曰螭似  
螭雄龍也字林曰螭首龍  
蟻當有蛇字先謙曰善注  
錢象六螭略綈綈濰序慘  
五蛇  
音森其字從巾繩音所宜  
先佳反先謙曰李善本文  
假借用之無定字也善注  
垂之貌也先謙家大人取  
決軀麗以林離張揖注林  
俱合皆取盛意也慘纒慘



高衍猶高平亦猶項衍登榛欒而玃天門兮馳閭闔而入凌兢服  
顏以衍爲墳衍恭也玃塚案甘泉南山也李奇曰玃音貢蘇林曰玃至也紳古曰入陵  
斃者小寒涼戰栗之處也兢音鉅陵反補注先謙曰善注王逸曰  
閭闔天門也官是時未轅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師古曰轅  
至也通天臺名也言雖未至甘泉則遙望見通天臺也繹繹相連  
貌補注宋玉曰音灼曰繹音夕諸詮賦音亦李善曰韓昌黎詩章  
句云繹下陰潛曰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錯師古曰慘廩亦寒涼之  
錯盛貌下陰潛曰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錯意也洪大也紛亂貌  
錯又音來惑反直嶢嶢曰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虜疆度師古曰嶢  
曉高貌造至也慶發語辭也嶢境也度量也言此臺至天其高不  
可究量而量度也曉音亮造音干到反慶讀曰羌度音大各反補  
注先謙曰選疆作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也服虔曰唐  
蕭嚴下而字當衍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也服虔曰唐  
離香草也進夷森相近師古曰言平原之道遠曼然廣大又非香  
草也其木枝葉皆芳一名新夷壇音徒曰反曼音莫曰反稱注宋  
祁曰雉當作夷學林云周禮雉氏掌殺鄭鄭氏注云雉或作夷引  
春秋傳曰又豐大之務去草夷蕞藂之又音纂然則雉賦本用  
雉爲夷而又音雉之草止用雉字耳王念孫曰案訓詁爲道雖本  
爾雅然平原道其壇曼殊爲不詞今案唐者廣大之貌唐其者形  
容之詞旣言唐而又言壇曼者言重詞複以形容之若上文言雉

變字若今言崔巍矣仰橋首曰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師古曰橋舉也冥眴視不諦也橋與矯同  
其字從手冥音莫見反胸音州縣之縣補注先謙曰五臣本橋作矯正劉濫昌弘恂兮指東西之漫漫服虔曰恂音敝師古曰濫猶猶濫弘恂高大也漫漫長也劉音到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有韋昭劉劼又反濫音澆九字案以  
上下文推之劉濫卽劉恂今作劉濫弘恂卽弘恂並借字善注漫沒無涯際之貌徒回回曰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亂師古曰言駭其深博補據幹軒而周流兮忽軼軼而亡垠師古曰幹軒謂前軒之輪也幹者軒開小木也字與樞同周流周視也軼軼遠相映也幹音零軼音烏朗反軼音於  
點反補注先謙曰文選軼軼作塊軼善注濫大貌也說見賈誼滯頤訓非本士所出蓋失之矣馬犀者馬腦反犀角也以此二種飾殿之璽琳瑯文貌補注先謙曰官本引濫該音義曰該案字書璽琳瑯色也當從玉旁奔宋禘曰學林云此傳作璽師古訓爲璽璽瑯瑯作璽五臣訓爲璽玉其義迥不同賾曰抑璽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正劉濫以弘恂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回回以皇皇兮憇憇眇眇而昏亂據幹軒而周流兮忽軼軼而亡垠翠玉樹之青蔥兮璧馬犀之瑤琨下句釋上句其曰据幹軒而周流兮忽軼軼而亡垠然後言玉樹





引動鎗鉦而旋入宮發奮驚芳補注王先德作慙發蘭惠可言歌芳隨  
 風竊不惟弭蕩其拂汨兮稍稍暗而靚深蘇林曰弭音石墜并弭  
 可辨  
 弭蕩風吹唯帳鼓貌師仁曰拂汨亦風動貌暗暗幽隱說卽靜字  
 耳弭音善萌反拂音普密反汨音丁密反暗音烏感反補注先謙  
 曰宮本引諫該音義曰弭文明反響音宏拂芳勿反先謙案以上  
 六字言弭蕩風吹唯帳陰陽清濁穆羽相和今若夔夔之調琴張  
 之聲拂汨鼓動之貌  
 王引之曰王聲穆然相和也得謂之穆羽且於五音中獨言注  
 則相引之義不著張說非也今案和讀唱之和穆變音也羽正  
 音也淮南天文篇說律曰徵生宮宮生商商生角角生太姑  
 射註謂穆之聲如姑應生鍾實不比於正音故爲穆穆與穆同和  
 穆謂變宮變徵也穆在變音之末言穆而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  
 末言羽而宮商角徵可知矣變聲與正聲相應故曰穆羽相和  
 祿以律管言之則變宮爲和變徵爲穆以琴絃言之則常以少宮  
 爲和少商爲穆琴有和穆音而風聲似之故曰穆羽相和若夔  
 琴之調  
 也倅其工也王爾亦巧人也見淮南子言士木之功窮極巧麗故  
 令般倅之徒存其常法也般讀與班同倅音垂削音居肉反到音

述又注末能面甘棠之惠揆東征之意師古曰甘棠之惠周公奭注宋祁曰函當作含劉敞曰能屬上句劉敞曰能屬魁字齊召南曰案文選以冠倫魁能爲句則劉敞說是也師古誤以魁字斷句而以能字下此應劭曰甘棠之惠甚屬奉相與齊庠陽靈之宮齊同也強先議曰此應劭誤讀而師古從之同集於此也祭天之處故曰陽靈之宮也補注宋祁曰諸詮云齊儀注祭李善云韓康伯周易注曰洗心曰齊側皆反先議曰漢舊儀皇帝祭天居雲陽靡薛荔而爲席兮折瓊枝兮爲芳纖密也謂宮簋百曰善注是織織之也一曰靡謂偃而靡之藉地也補注先謙曰善注從後說又引楚詞曰折瓊枝兮爲芳補注先飲若木之露英師古曰言其齋戒自新居處飲食皆芳潔也取謂本清作青取霞借字大人賦呼吸沆瀣餐朝霞文選淪作吸善注山海經曰取霞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入霞英之含露者數顏訓集庠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師古曰頌歌也登建光耀之爲優長旂兮昭華覆之威威服虔曰昭明也華覆華蓋也師古曰威威下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庠三危陳眾車所東阮兮肆玉欽而交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庠三危陳眾車所東阮兮肆玉欽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垓兮窺地底而上回張晏曰三危山名也晉灼曰鉢車轡也九垓九







古掌字凡言此者以車駒之取羽旄之盛故秦神河靈莫不恐懼  
 而自較之補注宋邵伯江鄭機云趙師民指中條山此所謂襄  
 山楊雄賦斥華紹靈檢余靖校漢書監本作義馳介問之云据  
 郭祀志襄字誤矣鄭祀志云自華以西名山七華山薄山薄山  
 襄山也史記封禪書卻作襄山徐廣云蒲坂縣有襄山則無  
 紛錯久矣又襄一本作曠蕭該音廣曰該案說文字林並無曠  
 未詳其音請侯來哲李善注西京賦引河東賦云河靈曼揚掌  
 踏襄先謙曰官本曠並作曠曠與作曠則作曠者是也今當先  
 定曠字之也官本念孫云襄與作曠則作曠者是也今當先  
 定曠字之也官本念孫云襄與作曠則作曠者是也今當先  
 宛在水中央郭璞注林注曰堤岸也曠與同音故晉灼謂治爲  
 河岸之堤張衡詩元賦伏靈壘以負曠此賦曰陌瑒曠治則  
 然此尤其明證也曠從音從音從音從音從音從音從音從音  
 馳顧軾字從音從音從音從音從音從音從音從音從音從音  
 氏之字亦與從今之字相通曲禮吟於鬼神鄭注吟或爲祗小  
 無將大車爲無思則百憂祗自愁今思曠思曠思曠思曠思曠  
 自瘥是其證也然則百憂祗自愁今思曠思曠思曠思曠思曠  
 襄則與曠字不協余靖初校本作曠是也曠該所見一本作曠  
 寫非正體然加山作曠則其字之本作曠明矣鄭祀志作曠者  
 爲誤耳今未可引以爲據則其字之本作曠明矣鄭祀志作曠者  
 今本皆作曠則又後人據鄭祀志改之也曠與曠字音同曠與  
 正攸難隸隸隸隸隸隸隸隸隸隸隸隸隸隸隸隸隸隸隸隸隸  
 謙案曠當作足旁易從曠從曠之字多相亂曠之誤曠曠曠之誤  
 曠矣河水注云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曰有巨壘壘者  
 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所謂巨壘壘風首冠靈山者說  
 文亦風也從風从巛巛思不以爲掌字一統志謂  
 首山在蒲州府永濟縣南四十五里一名襄山  
 肅肅蹲蹲如也肅肅也肅肅也肅肅也肅肅也肅肅也肅肅也  
 五位時敘師古曰鄉讀先謙曰官本注五位也方綱緇玄黃將紹厥  
 後師古曰緇緇天地合氣也玄黃天地之色也易下繫辭曰天地絪  
 大也言天地之氣大興發於黃者天地之絪也玄黃天地之絪也  
 先謙曰官本注緇下無音字合作合引朱和曰注文含氣當作合  
 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師古曰靈輿天子之輿也曰覽序介  
 山嗟文公而慙推兮勤大禹於龍門河水故龍門山禹鑿之曰通  
 地理志潞陰縣有介山汾水注介山即汾山也其山特立周七十  
 里高十餘里晉太康地記及地志記等並言介子推墜於介山即  
 實非也又云汾水南與石桐水合即綿水也水出界休之綿山北  
 流逕石桐寺公索之不得乃封綿爲介子推田以志吾過且旌  
 綿上之山文公索之不得乃封綿爲介子推田以志吾過且旌  
 善人因名斯山爲介山故袁山松郡國志曰界休縣有介山綿上

聚子推廟先謙案界休太原縣今汾州府介休縣東南十五里汾陰河矣官本蒲州府榮河縣北斯蓋地說流傳文人寄託非紀實陰河之詞矣官本蒲州府榮河縣北斯蓋地說流傳文人寄託非紀實注未之作也灑沈薈於豁瀆今播九河於東瀕古災字也沈災洪水也豁開也瀆謂江河淮濟也播布也散九河名在地理志東瀕東瀕官所宜反瀕音頻又音賓補注宋祁曰蕭該音義曰灑沈薈而呼聲讀今該案呀或以爲呵叱問四瀆也孔武仲筆記亦錄此瀕聲昭音義作西旁麗之音疏佳反又注文江河淮濟字上當有四瀆字禹字上當有言字分治別本又注文江河淮濟字上當有瀕聲昭音義作西旁麗之音疏佳反又注文江河淮濟字上當有通孟津河曰廣入十步巖隙鋪跡遺登悲觀而遙望今聊浮游曰功尚存先謙案播九河並舉其委

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師古曰舜耕歷山故云然韋昭音熙先謙曰据宋說音當爲嬉借字河水注蒲阪縣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焉洧二水出焉職帝唐之嵩高兮賑隆周之大寧師古曰賑賑皆視也帝唐貞也嵩亦高唯堯則之一也曰堯曾遊於陽城故於嵩高山職其遺蹟也大寧者詩大雅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職音苦濫反職即覓字補注宋祖曰賑別本作賑爾雅曰相視也沈欽韓曰周語順時觀土韋昭云觀視釋詁風相也郭謂相視也先謙曰嵩即崇字謂觀唐帝之

崇高與大寧爲對後人不知嵩爲崇之借字汨低回而不能去兮故一說云然而顏亦誤引之詳在武紀注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覲陔下與彭城應劭曰覲不正視也彭城項羽所都也晉灼曰改下項羽敗處也師古曰汨汨任意也低徊猶言也汨音于筆反覲音五系反汨汨汨汨南巢之坎圻兮易幽岐之夷平李奇曰南巢桀敗處也易樂也師古曰濊與穢同坎圻不平貌坎音奇汨汨汨汨也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曉晴馬也西岳即華山也曉晴謂曉曉而晴曉也曉音堯曉者土耕反雲霓素而來迎兮澤滲瀰而下降師古曰滲音淋瀰音維降先謙曰滲澤雨露也滲瀰流貌也降禁反瀰蘇林曰瀰音薄酒之瀰先謙曰鬱蕭條其幽藹兮滄汎沛官本注胡作湘薄酒之瀰瀰與滄同字鬱蕭條其幽藹兮滄汎沛

呂豐隆師古曰皆雲雨之貌滄音烏孔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師古曰於西東師古曰皆從命也補注反參天地而獨立兮師古曰廓盪盪其亡雙師古曰天地之言三也盪盪大貌補注何焯曰此狀登占注所云合德遵逝庠歸來師古曰遵路已函夏之大漢兮彼曾



何足與比功服虔曰五夏諸夏也師古曰面也建乾坤之貞兆

兮將悉總之曰羣龍張晏曰乾六龍也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

祝融師古曰鉤芒東方神也西方神玄冥北方神祝融南方神

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

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

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

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

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

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

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

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也禮記云祝融司火也

時患其向小齊宣王之圍四十里時病其太大本百里之文明

相傳有百里七十之異至宣王圍袁范書言五十里疑五為四

之誤周禮天官閭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之文則班氏大國四

十里也樂松說當快此訂正先謙曰官本引宋祁裕民之與奪民

也師古曰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晉灼曰鼎湖

也師古曰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晉灼曰鼎湖

也師古曰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晉灼曰鼎湖

也師古曰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晉灼曰鼎湖

也師古曰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晉灼曰鼎湖

也師古曰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晉灼曰鼎湖

也師古曰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晉灼曰鼎湖

五〇〇

泰山之封烏得七十而有二儀孟康曰言封禪各異也誦古曰堯先謙曰善注管子曰古之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案制與卽同字是曰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

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師古曰爽差也創業垂統皆無差忒五帝三王誰是誰非言文質政教各不同

也補注先諱曰言後世耕業垂緒者俱不見傳文之差遂作頌曰  
爽還而五帝適而三王孰能定其尚質尚文之是非也

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饒地庠俾豐貴正與天庠比崇頌漢德  
也玄宮言清淨也豐與貴同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齊

恒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爲驂乘陋三王之陋薛嶠高舉而

**大興** 師古曰薛亦僻字也嶠舉步貌也音去昭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陞音洽陞諸詮音烏隔反一音於賣反薛

者辟韋昭曰薛平狄反嶠音矯先議案薛薛傳  
字選作狹三王之聖僻蓋本作嶠五臣作矯歷五帝之寥廓泮

三皇之登閔館古曰寥廓空曠也登閔高之也聖帝明君登閔  
張萌反先謙案建道德呂翁而友二義與爲月令是玄冬季月天

五臣本注陸  
運德曰爲師  
左仁義與爲  
用放長玄冬  
季月天  
也隆烈師古  
曰北方色黑  
故曰萬物權  
輿於內且落  
於外師古曰

也且落死也言草木萌生治主於內而枝葉開歿死傷於外也

補注先謙曰善注大戴禮曰孟春百草權輿六臣本徂作殂  
得佳曰于震之詞師古曰震固有靈德之苑圃也開比畏受不周

之制孟康曰西北爲不周風謂冬時也西古曰琨至也音根已終始顓頊玄冥之統應劭曰顓頊玄

冥皆北方之神主殺戮也補注宋祁曰姚本注文  
無之字先謙曰文選已下有奉字六臣本無蓋衍  
迺詔虞人典澤

東延昆鄰西馳闔閭

此假閨爲閨大司馬注鼓聲不過閨又假閨爲閨儲積共儲成卒

夾道供餼音丈紀反輒輦輦夷里亭夷平也輦巨汧渭紇營靈金  
 應劭曰渠禁也師古曰將獵其中故止禁不得人章皇周流出入

日月天與地杳師古曰章皇周流言而偏也謂苑囿之大遙望日月皆從中出入而天地之際杳然懸遠也說者反

曰查爲查解云重查非唯乖理蓋曰失韻補注宋祁曰查然舊依者刊誤改查作查景本無然字先謙曰選查作查善注章皇猶仿

皇也出入日月言其廣大日月似在其中出入也應劭曰沓合也  
先謙案据應說則所見本作沓孫志祖云楚詞天問天何所沓王  
逸主沓合也言天與地會合可互之各二與呂常月壽園壁百里

何所子雲蓋祖屈原之語爾迺虎路三變曰爲言馬圍終百里

而爲殿門爲司馬門殿門在內也師古曰落葉也以繩周繞之也  
三隻三峯聚之山也變音子公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蒲故首義  
日該案晁錯傳中問虎落韋昭曰於城中爲蒲落如落虎矣謂之

虎落先謙案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徑與徑同錢大昭曰邪古與左通

肅慎爲鄒師古曰邪讀爲左案長楊賦回戈邪指亦謂左指  
師古曰鴻濛流荒大荒鴻山特立說鴻音周

警合固會然後先置卓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

白楊觀名補注宋祁曰置景本作置諸詮音置  
靈沼李善云二秦記曰昆明池中有靈沼神池  
賁育之倫蒙盾負

羽杖鏐邪而羅者曰萬計師古曰萬孟賁也育夏育也皆古之勇也鏐邪大戟也羅列遮禽獸鏐音莫

月之天竺夏曆星之飛度如清口垂天言長大如天之垂也師古

戶之朱等曳其星之并旗曰畢田罔也畢熅車罔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李善云古畢之大垂天邊也宋竿太常之竿

青雲爲紛紅蜺爲經屬之序昆侖之虛師古曰紛蜺也經系也屬綴也昆侖西極之山

也。環音下犬反。屬音之欲反。虛頤曰。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

音義曰徐張曼曰紛蕪尾也韋昭曰紛與旒也音邪纒該案說文  
字林三篇曲于音反云纒綌也陳武音環通俗文曰所以懸繩楚  
日靈寢明代反九靈葉姜巢云方言明以絳帶束匏陳楚上惟之

開浦之禮或謂之環故下篇云環環也說文  
環落也巧作維系謂惟韋昭以爲旗上繫  
渙若天星之羅浩如

壽水之波師古曰天星之耀布列也壽水之波言廣大補正先謙曰宮本注未有也字淫淫與與前後

要遍與與在來貌櫓櫓爲櫓明明爲候日善正做冬冬司命瓜瓜發寸張張晏曰榮榮惑法使使司不祥祥天弧弧虛

望敵者  
勞惡言命天弼發身危上二星也補注先謙曰宮本考  
諺云家注誤弼星在參星南顧廣圻云法鮮扁陸離併衍必路師

上當音字聲悉或謂之五見摩韻  
日等馬輕疾飽駢衍言其並廣大也必次比也一日蒲也偏音管  
駢音步千反必音頤一反又音七結反補注先謙曰宮本引蒲故

音義曰新編服虔曰音音詩夜駕車陳貌也該案服云以春秋傳曰高渠彌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闕轡杜預曰司馬法

車二十五乘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弊而從圖鼎王  
人爲伍北蓋角旣法也先議案扁與嫗同鮮歸言鮮明而  
聖姓判文故立聖文易明也古曰激車行或載之車也鴻御

蕭說未當。得耳。輕武。馮緝。紂。獵。直馳貌。徒。微。相。差。次。也。鴻音胡。孔反。網音徒。孔反。捷音捷。補注。宋祁曰。景本注文。無之。車。至。次。也。士

四字先謙曰官本藏作曠是薛該音義曰鴻慈語胡懷反銅白樹

先謙案善注廣雅武健也鴻殷殷軫軫被陵緣阪窮冥極遠者相  
與迴摩高原之上謂古曰殷軫盛也冥幽深也殷軫曰窮極遠者相  
反先謙案文選羽騎營明分殊事蘇林曰明也言其財分明各  
異也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序青林之下孟康曰  
項音戶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序青林之下孟康曰  
音匹人反補注先謙案音韻古曰續紛輻輳也輻輳者聚也  
猶作明者時於是天子適呂陽始出序玄宮謂古曰玄宮  
之宮故撞鴻鍾建九流謂古曰鴻鍾建九流  
靈輿蚩尤並殺蒙公先驅謂古曰蚩尤並殺蒙公先驅  
此文選注如舊曰蒙公先驅也晉灼曰此多說天子事如說是則  
尤居立懸天之旂曳捎星之旂謂古曰尤居立懸天之旂曳捎星之旂  
前作旂改辟懸列缺吐火施鞭謂古曰辟懸列缺吐火施鞭  
難如雷光反義其疾如雷也辛悅允浴淋離廊落戲八鎮  
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前漢八十七上

而開關謂古曰而開關  
從音先勇反又音義洛音容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從  
案字林反增音三從從走貌也尤諸語音余承反洛音勇義陳武  
從猶萃聚也善注允浴盛多之貌也上林賦允浴盛多之貌也  
吸喝滿率鱗羅布列攢呂龍翰謂古曰吸喝滿率鱗羅布列攢呂龍翰  
龍之豪給音許冀反滿音肅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  
舊曰龍音義曰龍音義曰龍音義曰龍音義曰龍音義曰龍音義曰  
率即音義曰率即音義曰率即音義曰率即音義曰率即音義曰  
驢之號切神光音車之號切神光音車之號切神光音車之號切  
羊反補注宋祁曰秋秋音化本音作秋秋音化本音作秋秋音化  
引韓非子秋秋音化本音作秋秋音化本音作秋秋音化本音作  
為據云又諸註秋秋音化本音作秋秋音化本音作秋秋音化本  
為師是善注引強晏曰切近也神光音名案以上下文律之神光  
疑注注望平樂徑竹林謂古曰望平樂徑竹林  
園為宮即竹林也踐惠蘭踐蘭唐謂古曰踐惠蘭踐蘭唐  
日踐韋本作踐又作踐舉羔烈火鑄者施坡謂古曰舉羔烈火鑄者施坡  
先謙曰官本惠作惠

當作技先謙曰方馳千駟校騎萬師謂古曰方馳千駟校騎萬師  
選案作技先謙曰方馳千駟校騎萬師謂古曰方馳千駟校騎萬師  
義曰校張晏音方馳千駟校騎萬師謂古曰方馳千駟校騎萬師  
日德音摩行陳也方馳千駟校騎萬師謂古曰方馳千駟校騎萬師  
交反騎音萬騎音二八人騎音者音者音者音者音者音者音者  
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騎音者音者音者音者音者  
音實音諸語音者音者音者音者音者音者音者音者音者  
選案作技先謙曰方馳千駟校騎萬師謂古曰方馳千駟校騎萬師  
訓之空不能知之不通矣作拉為是洵洵旭旭天動地吸謂古曰洵洵旭旭天動地吸  
音反及動指之反訓之空不能知之不通矣作拉為是洵洵旭旭天動地吸  
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洵洵旭旭天動地吸謂古曰洵洵旭旭天動地吸  
條數千萬里外謂古曰條數千萬里外  
半與律同若夫壯士抗慨殊鄉別趣謂古曰半與律同若夫壯士抗慨殊鄉別趣  
欲師古曰言隨其所欲而各馳騁取之也音者音者音者音者  
皆極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皆極反補注先謙曰官本  
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  
也浮靡水上浮者也音者音者音者音者音者音者音者音者  
補引蕭該音義曰補引蕭該音義曰補引蕭該音義曰補引蕭該音義

反鄭氏斷巨挺搏玄媛謂古曰反鄭氏斷巨挺搏玄媛  
居音反騰空虛距連卷謂古曰居音反騰空虛距連卷  
從音廷騰空虛距連卷謂古曰從音廷騰空虛距連卷  
本亦同先謙案善注引三蒼詁訓曰騰空虛距連卷謂古曰本亦同先謙案善注引三蒼詁訓曰騰空虛距連卷  
門師古曰騰空虛距連卷謂古曰門師古曰騰空虛距連卷  
草音卓音灼曰騰空虛距連卷謂古曰草音卓音灼曰騰空虛距連卷  
族調開先謙案善注引三蒼詁訓曰騰空虛距連卷謂古曰族調開先謙案善注引三蒼詁訓曰騰空虛距連卷  
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森林叢為之生塵謂古曰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森林叢為之生塵  
獲夷之徒松柏掌疾梨謂古曰獲夷之徒松柏掌疾梨  
皆有力者宋祁曰注下更擊字下當有之文音者音者音者音者  
聲此名說如射獵蒙龍麟輕飛謂古曰聲此名說如射獵蒙龍麟輕飛  
設此名說如射獵蒙龍麟輕飛謂古曰設此名說如射獵蒙龍麟輕飛  
履般首帶修蛇謂古曰履般首帶修蛇  
諸本般首帶修蛇謂古曰諸本般首帶修蛇  
作盤先謙案文選履般首帶修蛇謂古曰作盤先謙案文選履般首帶修蛇  
破師古曰履般首帶修蛇謂古曰破師古曰履般首帶修蛇  
破師古曰履般首帶修蛇謂古曰破師古曰履般首帶修蛇



徑周頊曰張鷟王飛三皆水鳥也古其聲飛上  
下翅翼之音若雷霆也鷟音鳥奚反呼音胡反乃使文身之技  
**水格鱗蟲**服虔曰文身迷人也能入水取寶謂注先謙曰  
**犯嚴淵探嚴排崎薄索蛟螭**語古曰嚴言不可犯也蛟水岸蛟嚴  
**義音管**字反曰竅口也銜反補注先謙曰曲曲岸也薄迫也索搜索也  
**龜鼉**新中曰猶音賓師古曰圓形如狗在扶靈鼉郭氏曰扶音性  
**也雅音甫**魚曰猶音賓師古曰圓形如狗在扶靈鼉郭氏曰扶音性  
**音燕捕注先謙曰官本注校作反引諸該音義曰蠃字林曰龜也**  
**以雷鳴善注草**  
**附曰拉拜也**  
**入洞穴出蒼梧**音向曰洞穴海穴也陋古曰洞通  
**經注曰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室穴謂之地脈李說得之**  
**所不通也何焯曰洞穴即具區之謂寔穴謂之地脈李說得之**  
**乘鉅鱗騎京魚**語古曰京大也或浮彭蠡目有虞澤有倬卓師古  
**日曰鑽理也望也有虞謂**  
**舜陵方在江南言遙望也**  
**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師古曰珠  
**在梁章鉅云五臣注流離玉也吳郡賦流離與琨珉凡此言流離**  
**本用琉璃耳晉書音義**  
**瑠璃字林云火齊珠也鞭洛水之虛妃餉屈原與彭胥**師古曰彭

古曰流者言其和液下流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闕幸神雀之林  
奮雲夢侈孟諸師古曰雲夢楚數澤名也春秋昭公三年楚靈王楚穆王欲伐宋昭公導之曰田孟之夢孟詵名文公曰十年諸言今持以二者爲奢侈而改也非章華是靈臺師古曰言自楚靈王章華之臺爲非而周文王靈臺之制周是也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師古曰罕希也士事不飾  
木功不雕承民乎農桑師古曰承舉也補注朱一新曰文選承作舉也宋作丞是也此誤師丞善注聲類云承亦拯字也說文云拯上亦訓爲舉若作承不得訓舉勸之曰弗追補注先謙曰說文云拯上莫遠師古曰儻耦也遠謂失道則時也儻音仕皆反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  
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師古曰虞與娛同補注何焯曰虞對囿乃虞人之虞額李晉云  
通製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補注先謙曰善注觀其有無而加恩施  
放雉蒐收置罟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飯作蓋所曰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師古曰洪大也  
也加勞三皇勛勤五帝不亦至乎迺祇莊雍穆之徒師古曰祇敬也雍



穆和也師古曰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皇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師古曰因回軫還衡師古曰軫輿後橫木也也衡轅前橫木也也背阿房反未央

也  
因

國回軫還衡

也衡轅前橫木也

木

背阿房反未央

虛受堂

1991

楊雄傳第五十七上 終

漢書八十七

揚雄傳第五十七下

漢書八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明年補注宋祁曰李善云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漢書成紀

賦元始三年十二月冬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云羽獵

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元年賦又疑七略誤錢大昕曰此

傳皆取子雲自序與本紀敘事多相應如上云正月從上甘泉

即紀所書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三月行幸河東三月將祭后

土上通師聖臣傳大河漢陰紀所書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也

也云其十二月羽獵即紀所書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也

初年秋復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也

斷為傳誤一則紀失之也戴氏震以本紀元延三年無長楊校獵事

之冬長楊則三年之秋子雲自序必不誤也沈氏沈氏曰羽獵長楊

先賦為次也羽獵賦序但言苑囿之廣秦齊以風先聞有校獵之

詔逆作賦在行幸長楊之前及雄從幸長楊親親轉賦歸奏此賦

在明年爾蓋雄於每篇自敘作賦之由故須別起但承其文再

據奏御之日秘書與校對時寫進之年故參差先後也上將大誇

胡人呂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校獵秋先命之也

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漢中今梁州也斜音七奢反張羅

罔置罟捕熊羆獬豸虎豹狢狐羆羆鹿鹿而長尾鹿亦稱羆也

長臂善搏攫身長金色狢音弋授反攫音獲補注未詳曰李善云

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大如豚而黑尾如白毛射在

名如羆大如豚載曰檻車輪長楊射熊館補注至中楊宮中有射熊

補注音食射曰曰罔為周法音補注法遠會通車也補注曰法

先諸曰山谷為牛馬罔謂之法從禽獸其中補注先諸曰從禽

同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補注令胡客自取其獲也上獵臨觀

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

成文章補注先諸曰官本故藉翰林曰為主人子墨為客卿曰風

無之字文選有

漢書補注 卷八十七下 列傳第五十七下

也風讀曰藉借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

民也仁惠而恩洽動不為身憂百姓也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

左太華而右褒斜師古曰太華即西嶽華山補注先諸曰上文所

言左太華而右褒斜師古曰太華即西嶽華山補注先諸曰上文所

安東故 樛截辟而為之紆南山曰為置山師古曰置山也

先諸曰置山也置山師古曰置山也置山師古曰置山也

山下北 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師古曰千乘

戎獲胡 師古曰獲胡也獲胡師古曰獲胡也獲胡師古曰獲胡也

聚也又引方言曰獲胡也獲胡師古曰獲胡也獲胡師古曰獲胡也

也自為 師古曰自為也自為師古曰自為也自為師古曰自為也

儲胥 師古曰儲胥也儲胥師古曰儲胥也儲胥師古曰儲胥也

孫曰儲 師古曰孫曰儲也孫曰儲也孫曰儲也孫曰儲也

蓄也儲 師古曰蓄也儲也蓄也儲也蓄也儲也蓄也儲也

之迂若 師古曰之迂若也之迂若也之迂若也之迂若也

百二十 師古曰百二十也百二十也百二十也百二十也

如人之 師古曰如人之也如人之也如人之也如人之也

人者及 師古曰人者及也人者及也人者及也人者及也

難同類 師古曰難同類也難同類也難同類也難同類也

非也第 師古曰非也第也非也第也非也第也非也第也

時贊普 師古曰時贊普也時贊普也時贊普也時贊普也

儲畜先 師古曰儲畜先也儲畜先也儲畜先也儲畜先也

于農民 師古曰于農民也于農民也于農民也于農民也

古曰此 師古曰古曰此也古曰此也古曰此也古曰此也

言勞而 師古曰言勞而也言勞而也言勞而也言勞而也

之則不 師古曰之則不也之則不也之則不也之則不也

哉且人 師古曰哉且人也哉且人也哉且人也哉且人也

之則不 師古曰之則不也之則不也之則不也之則不也

哉且人 師古曰哉且人也哉且人也哉且人也哉且人也

之則不 師古曰之則不也之則不也之則不也之則不也

哉且人 師古曰哉且人也哉且人也哉且人也哉且人也

之則不 師古曰之則不也之則不也之則不也之則不也



正交選也亦載此作吮吻樂五臣辭免切云吻也案舊與樂同字句吮吻也音誤以吮爲稍則愈益無據矣趙注視五臣之說固可以金鑑之意至以吮爲稍則愈益無據矣趙注視五臣之說固可以五十步笑之先謙曰官本注債付續引宋本亦云讀一著字先謙案善注文還本完作晚六臣本作晚梁章鉅云元悅字蒼全碑充腹之仁直以充爲吮先謙案善注引服虔曰蒼者蠶書西傷者或幾與蒼金鑑二字解蒼爲蠶則其相本拔蠶者然則分釋吮叢聚金鑑文義較順當從之泮史名屬下讀皆稽顙樹頤扶服蛾伏如涸曰叩頭兩項下向則領頤上向也師古曰樹蟻也師注胡祗反服音蒲北項下向與蜩鳴樹伏音上其伏如蟲蟻也師注宋祁曰蕭該有義案韋昭曰結頸謂領當依古本作仰豳樹頤犁頸領揚也樹舉領膺土也今作稽顙傳寫誤耳服誥詮音共化反先韋昭曰領音蛤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師古曰惕息懼而小

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師古曰幽都北方謂匈奴同戈邪指南越相夷師古曰夷東師也

一日平靡節西征羌焚東馳是昌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師古曰疏也

邠邑也自上仁所不化補注先謙曰仁猶至仁茂德所不綬莫不躡足抗手請獻厥珍師古曰蹏舉也音矯使海內澹然師古曰澹安也音徒監反永亡邊城之災金

諫曰官本低作震文選同此誤字又穴下有之篇二字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曰此取  
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師古曰禦止也補注宋初  
爲是呂車不安軻日未靡旃從者仿佛骹屬而還張晏曰從者覲  
師古曰車不安軻未及止也日未靡旃不移景也仿佛讀曰髣髴  
散古委字也屬音之欲反還猶曰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初作執  
者見仿佛委釋迎旋遂引無見字釋下官有而字從亦所曰奉  
太宗之烈補注齊召南曰案太宗文選作太尊尊高祖也下句文  
爲重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古曰安與叙同合  
出矣善注三王之田文王三季是也尚書仁曰益女作朕室當從  
之梁章鉅云此與田獵賦創道德之厲害仁帝之康同一句法  
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師古曰耰田田之器也音婚姻曰時男女  
莫違師古曰已出愷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師古曰易合韻音  
行簡易下見百年存孤弱補注先謙曰善注禮記曰百年者師  
與之同苦樂補注先謙曰師與率同然後陳鍾鼓之樂鳴鞀磬之





不得其解而改副為割耳... 士者富失士者貧... 當文仕故士或自盛... 驕衍引王云伍子胥... 於事情然終不屈... 李善云顏允孟軻... 音下結反亢音湖... 奇怪之辭... 補注先謙曰善注蘇林曰連楚... 言語不便利也易注蘇林曰連楚... 前漢八十七下

海也入右渠搜... 注前番禹... 日小國也師古曰... 宋祁曰番蘇林音... 塗應助曰魚陽之... 南一尉孟康曰會... 所謂東南一尉也... 并治錢塘太守治... 治錢塘太守治... 後漢章安陽陽二... 安本郡縣南之同... 安本郡縣南之同... 錢師古曰... 引蕭該音義曰... 王念孫云訓微為...

制以質缺對文則微非微經之微... 樂風呂詩書... 倚音於綺反補注沈欽韓曰... 亦不三年居倚廬也... 倚廬本作廬說文... 時必有正訓不作... 于八區師古曰八... 而談者皆擬於阿... 比晏嬰與夷吾... 當塗者入青雲... 失執則為匹夫... 飛不為之少... 一水勃解旁有... 貢鳥夷孔謂鳥... 厲鳥夷孔謂鳥... 也又案應以乘... 為一鳥故以乘... 訓者為雙雙不... 見其乘雙不乘... 介特也... 為一地員焉... 訓為一地員焉... 雙鳥以配四... 覺亦說乘...

覺亦說乘... 雙鳥以配四... 訓為一地員焉... 為一地員焉... 介特也... 見其乘雙不乘... 訓者為雙雙不... 也又案應以乘... 厲鳥夷孔謂鳥... 貢鳥夷孔謂鳥... 一水勃解旁有... 飛不為之少... 失執則為匹夫... 當塗者入青雲... 比晏嬰與夷吾... 而談者皆擬於阿... 于八區師古曰八... 時必有正訓不作... 倚廬本作廬說文... 亦不三年居倚廬也... 倚音於綺反補注... 樂風呂詩書... 制以質缺對文則...



[illegible]

不可爲之時則凶夫蘭先生收功於章臺孟康曰秦昭王趙成王昭王也晉灼曰相如獻璧於此臺師古曰晉說是也謂竊璧入秦秦不與趙地相如詭取其璧使人問曰歸趙也史記始皇本紀云章臺在渭南而秦趙會飲適在邈池非章臺也四皓采榮於南山師古失之補注先謙曰文選作蘭生卽先生也榮謂草木之英采取弓充食公孫創業於金馬孟康曰公孫弘對策金馬門票騎發迹於祁連師古曰霍去病也祁音止夷也司馬長卿竊嘗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曰割損也古言肉歸遺細君是損注并司馬十六字先謙曰割炎武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云名字是炙字之誤文選可證然獨守吾太玄補注先謙曰說文氏字注引易揚雄賦曰等若云云徐鉉云解嘲之文古通注之賦故下文云吾云云接續申雄呂爲賦者將呂風也師古曰風讀曰下呂通刺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風也作賦言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師古曰言專爲廣言之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師古曰言其未篇反浮之正道故觀覽之者但得浮華而無益於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呂風諷諫也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呂風諷諫也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呂風諷諫也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呂風諷諫也





聲震海內之屬動天地必聳身於倉梧之淵官本倉作蒼不階浮雲冀疾風  
 虛舉而上升則不能載膠葛騰九閭師古曰掀源也膠葛上清之  
 掀音戰揭音居足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諺該音義曰揭如泣日  
 掀者也膠葛大也韋昭曰掀音廉畧反字林掀揭也揭掀持也掀  
 音戟先謙案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師古曰燭  
 膠葛猶寥闕  
 謂天地四方入紘入秦山之豈不嵯峨則不能浮滄雲而散歎  
 方之綱維也紘音宏秦山之豈不嵯峨則不能浮滄雲而散歎  
 師古曰嵯峨高貌也浮滄盛也滄雲貌歎音孫出也嵯峨音  
 撫音洋音勃滄音一孔反歎音許昭反補注云念孫出也嵯峨音  
 滄盛也滄字衍各本並同音刪滄雲與散歎音對文則滄當訓  
 爲作嵯峨軒轅雅作也也郭注曰淳然興作貌字或作輦又作  
 勃莊十一年左傳其興也悖焉孟子梁惠王篇則苗淳然輦之矣  
 苾子天地篇則勃然作色皆輦之作之貌先謙曰官本昭作照引宋  
 祁曰蕭該音義曰韋昭曰歐氣之是曰宓犧氏之作易也師古曰  
 發見者也注文許照當作許昭  
 縣絡天地經曰八卦文王附六爻師古曰因孔子錯其象而參其  
 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補注安祁曰然後典謨之篇雖  
 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曰揚鴻烈而章緝熙師古曰造化

作或之聲音許韻反轉注金孫曰變當作從文從中環聲  
婦歸地鳴枝韻餘水溫風經字註張氏謂徐從唐謂乃昆切  
玉篇以回爲二切廣韻乃論方案二切廣雅釋詁也  
玉篇以回爲二切廣韻乃論方案二切廣雅釋詁也  
莊子徐無鬼篇耶人聖愛其鼻端若繩量便匠石斲之釋文耶人  
語書者義作機人於林繁服度云解舒桐澤一發音溫姬幹現  
詩諫非徒變戲音乃昆反東部之機字之音相近音仁灰部古  
故遺從其聲而讀乃昆反東部之機字之音相近音仁灰部古  
例也許罷故讀機爲屈歷英乃昆之音在魂部乃同之音在灰  
之二部多相轉故機字亦與乃昆之音在魂部乃同之音在灰  
高反與機字之音迥不相涉難以世人多見機少見處故漢書說  
文廣雅之機字遂調爲愛與荷聲之理不合然玉篇音救同救誤  
二切曹臣音奴則師古音乃同則字雖滿而不合尚未遇也不知漢  
書機字何時又滿而爲機後人不察遂增乃高一音於乃同之上  
以從師臣之音則誤也乃刀切此與乃昆同反之機字訓爲交  
切玉篇優與頓字今照讀若溫髀而訓爲塗墜顏字乃則友商訓  
余既音參然頓字非優字也可得加以乃高之音乎目優字本無  
爲杖扶斯是機字非優字也可得加以乃高之音乎目優字本無  
乃同之音亦不爲元乃同反也下篇頤機字平聲六豪要似  
集韻上平聲十五灰機假同古也下篇頤機字平聲六豪要似  
刀切說文食獸也或作機一日壽康堂主人此皆惑於俗本誤書



而誤今本莊子釋文引漢書作優其心旁卽中旁之譌然則漢書  
優字之從中不從大甚明今改優爲懷以正其字削去乃高反以  
正其音而正文注注文乃各還其舊矣先謙曰官本優並作優  
應劭曰晉平公鍾工者已爲調矣師曠曰臣竊聽之後世不調也  
至於師涓而果公鍾之工不調是師曠欲善調之鍾爲君子之有知  
音補注宋祁曰注文平公字下當有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  
鑄鍾字沈欽韓曰見呂覽長見篇也師古曰箴  
也師古曰冀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師古曰老子德經云  
其操與師古曰與雄見諸子各已其知舛馳師古曰舛相背  
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呂境世事師古曰大氏大歸也詆訾毀也  
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爲巧辯異辭曰攪亂時政也訾音紫  
迂音于撓音大高反其字從手也補注宋祁曰攪亂時政也訾音紫  
下脫不撓又注文詭異也字下當有撓攪也三字王念孫曰案司  
馬說非也卽猶或也或爲怪迂析辯詭辭也師古注不誤但未釋  
卽字耳卽與或古同義說見釋辭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眾使溺於所聞而不自  
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記麟止補注錢大昭日記當  
訖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師古曰頗音普我反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

前漢八十七下

十九

[illegible]

法應之讓曰爲十三卷師古曰讓與讓同補注先謙曰宮本引讓  
撰字書象論語號曰法言師古曰雄曰  
並音詠補注沈欽韓曰論衡文篇揚子雲作  
法言師古曰雄曰  
蜀富人磨錢千萬顯敞於書子雲

天降生民空同頌蒙鄭氏曰童蒙無所知也緬占曰陸空同音

案字林及碑音同。額與專同。補注先謙以官本升瀛該音義。

日弄反侗音勑勑反  
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謬謬理  
謬也謬謬

行第一  
溫公云行讀如字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師古曰周闕公也迄至也孔孔子也

補注宋祁曰宋咸法言本迄冬爰延子則致所古曰

作說字林曰迄至也火乞反糸行高言非露山下一音指其後亮未  
虛誕益章氏於七十一第子所謀散沙之云一則在劉毅二則大也皇

法也。王、道、息而諸子起也。宋、明、日、法、微、而、人、心、注、云、圖、謀、

也據美也監本閩本作然先謙曰官本作

事有本真陳施於億李有口角啼動不李有口定李有口成李有口本諸身李有口誤李有口

修身第三  
論往不邪曰公意作意與公云云感之人欲陳述其

信此及下。而不能感人名。蓋由外運。所以無太

真不能正己以正物  
故當必本諸身也  
李奇曰聖人能成天道彌主宋祁曰宋咸天

芒芒天道在昔聖考三云曰聖人作大蘇輿曰天道謂天與道也篇中有問天

問道二聖可考也宋作大非李注以天道連屬義亦失之在聖者謂諸古可覩也篇中云惟聖人可以開明又云法者謂唐虞

成周之法也皆其義今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

言不可作姦翼問道第四

謹於聖道 諒問道身四

神心神心 簪悅簪悅 經緯經緯 萬方萬方 留留 下下 同同 引引 蕭蕭 該該 音音 義義 曰曰 悅悅 音音 沆沆 韋韋 昭昭 熙熙 放放 反反

該案今首沈爲是蘇  
與云法言作忽恍  
事繫諸道德仁誼禮  
謨問神第五

明哲煌煌旁燭亡彊師古曰煌煌盛貌也燭也無遺餘也遂于不虞曰保天命

李奇曰常行遜順備不虞補注蘇輿曰說文遜遁也遁亦避也避

彼不虞保全天命所謂明哲保身也篇中問命云或曰顏氏之子

九命乎命乎又云或問活身曰明哲竝其誼也李注未晰

明第六

假言周于天地費于神明師古曰假至也補注宋祁曰司馬溫公

前漢八十七下

案本書云吾寡見人之好假也則暇當從充音遐假卽遐也其首章曰吾寡見人之好假也指比天沈次韓曰神古說非也下云邇

于選吉以<sub>出</sub>以黃<sub>黃</sub>絕于<sub>選</sub>言<sub>李奇曰理過近</sub>異言見第七

通對還 幽弓村眉糸三遠三世人之言也 古寡見第一

聖人聰明淵懿官本學作聽繼天撰元寸君倫經詩凡經常也

范注也補注宋  
日法言作範  
選五百  
注先謙曰官本注在第八下  
第八

立政鼓眾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鄧展曰鼓動也中和之發在於哲民

師古曰哲知也補注宋祁曰司馬溫公云勢富貴哲明也

中將發中和之政任先明民情王念孫曰鍾說知讀如字是也吳

先知古書皆謂哲爲知不當改爲哲見法

九（通）注宋祁曰  
先景本作光

仲尼曰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師古曰言志業不同也齊壹

者聖  
通古今  
聖人大  
道采半  
聖古工  
代反哺  
不部  
別本注

言其文以字上有一字監本無又作字下當有立一字餘與計太史公孔子世家贊云月天子王天下中國是宜乃一

古六藝者折中於人主如語所本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注宋本訖李軌注法古本訖作訖德顏閔注朱一行字生

有行字 股肱肅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謂古曰品藻  
及文 讓淵竊第十一補注宋祁曰李氏注法本無此序云與重  
品重之志以淵中序云其序子又云漢書則有有序卷  
班固之志以淵中序云其序子又云漢書則有有序卷  
班固之志以淵中序云其序子又云漢書則有有序卷  
班固之志以淵中序云其序子又云漢書則有有序卷

君子純終領聞李詩曰領聞也李詩曰領聞也領聞也  
檢押師古曰也李詩曰領聞也領聞也  
聖則讓君子第十二補注宋祁曰李氏注法本無此序云與重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驩心師古曰  
安也古大孝之在於尊嚴祖考安其神讓孝至第十三

贊曰補注錢大昕曰子謂自序之自序云爾然後別述遺事以終  
其篇與此正同補注錢大昕曰子謂自序之自序云爾然後別述遺事以終

之自序云爾師古曰自序之言目之前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  
京師補注宋祁曰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為門下

史補注錢大昕曰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  
京師補注宋祁曰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為門下

尚末盈四十也補注錢大昕曰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  
京師補注宋祁曰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為門下

哀平問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從

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復不侯

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補注宋祁曰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

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  
訓纂補注沈欽韓曰藝文志載訓纂而不及方言應劭序風俗通

云凡九千字其所發明則未若劉向之闡幽也亦以此爾班固  
賦莫善於虞箴作州箴師古曰九賦莫深於離騷師古曰反用  
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師古曰反用  
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師古曰反用

唯劉歆及范滂敬焉師古曰而桓譚已為絕倫師古曰王莽時  
補始建國二年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已符命自立即位之後

欲絕其原呂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師古曰棻亦揚字  
宋祁曰官本注紛作分引

不請師古曰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恐不  
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師古曰反用

何故在此師古曰與讀曰孫補注此雄及莽問之曰雄素不與事  
之遇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師古曰雄不知情師古曰不與事

注先謙曰官本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  
靜作符命師古曰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

符命師古曰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  
靜作符命師古曰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

痛之皆持歸葬於蜀師古曰以此困乏師古曰長安索資比其病男哀

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師古曰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

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師古曰先謙曰言易之

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師古曰三年周昌昌曰據此書雄卒於莽

之天鳳五年戊寅年七十一則雄生適當宣帝甘露元年戊辰至  
成帝即位甫二十二歲陽朔三年己亥王音始拜大司馬車騎將  
軍雄年三十二永始二年丙午音薨雄年三十九與書中所云四  
十餘自蜀游京師為王音門下史語不合案古四字作三傳寫時  
田三字誤加一畫應正作三十餘始合四誤作三後人遂謂雄  
七十歲卒為不可信因將雄卒年缺之焦越則謂雄至京見成  
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莽天鳳五年計五十二歲以  
云雄生年四十餘自蜀游京師王音薨後待詔甘泉賦為四  
年所上則又未將王音拜大司馬及薨年一考之也  
墳補注沈欽韓曰論衡案書篇楊子雲作太元侯鍾子綽而高之  
家長安志楊雄家隸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  
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願君與譚  
不及見也師古曰願念也補注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  
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師古曰謂  
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已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  
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師古曰  
謂周公孔子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師古曰更則  
必度越諸子矣師古曰度過也補注何焯曰李光地云至韓文公  
重始於諸儒或識曰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  
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師古曰絕謂無所附也補注劉自雄之沒至  
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儒林傳第五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國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古之儒者博學厚六藝之文師古曰六藝謂易六書春秋詩書禮記六學者師古曰六藝謂易六書春秋詩書禮記王教之典籍先聖

所引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師古曰陵夷言漸微也又

有也字曰聖德潤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遇數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古曰河不出圖言無瑞應也又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師古曰王既沒言孔子死後於是應

聘諸侯曰各禮行誼師古曰聘諸侯言孔子受聘於魯於是應

答之知微曰孔子則知微明禮義師古曰知微言微子又

於天下顯微是也則所見微也師古曰顯微言微子又

子呂馬陽言微子則微子之微也師古曰微子言微子又

奸七十餘君師古曰奸七十餘君言微子之微又

反魯然後樂止師古曰反魯言微子之微又

雅頌各究觀古今之篇籍師古曰雅頌言微子之微又

堯則之所行師古曰堯則言微子之微又

速也師古曰速也言微子之微又

論語之故師古曰論語言微子之微又

注夏禮下師古曰注夏禮言微子之微又

師古曰師古曰言微子之微又

先王曰師古曰言微子之微又

十二公行事繩之曰文武之道成一王法師古曰言微子之微又

蓋晚而好易讀之章編三絕而為之傳師古曰編所已載又

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孔子

知我者其天乎師古曰知我者言孔子之微又

七十者但言其成數也師古曰七十者言孔子之微又

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師古曰夫或言孔子之微又

明也師古曰明也言孔子之微又

河東郡之西平縣師古曰河東郡言孔子之微又

龍門正義今分州師古曰龍門言孔子之微又

相也師古曰相也言孔子之微又

記亦作子師古曰記亦言孔子之微又

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

師古曰田子方言孔子之微

呂覽言師古曰呂覽言孔子之微又

學於子夏師古曰學於子夏言孔子之微又

莊子師古曰莊子言孔子之微又

爭於戰國師古曰爭於戰國言孔子之微又

孟子孫卿之列師古曰孟子言孔子之微又

及至秦始皇師古曰及至言孔子之微又

生到西漢師古曰生到言孔子之微又

風俗師古曰風俗言孔子之微又

則儒術師古曰則儒術言孔子之微又

儒士師古曰儒士言孔子之微又

儒林傳師古曰儒林傳言孔子之微又

詩孔氏禮器而歸之補注錢大昕曰而歸南監本闕於是孔甲爲

涉博士卒與俱死師古曰孔光傳云劉向傳云陳涉博士死陳下今此

孔子世系云漢年五十七生劉向陳涉博士孔光傳云陳涉博士

名劉甲陳人或謂之子劉或稱孔甲劉樂先王之道請呂不韋陳

加東帛以車二乘聘馬張耳亦謂子魚宜速來以佐王業子魚遂

往至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與談世務子魚以霸王之策勸之王悅

陳又載其將沒戒弟子誦此六句老於陳涉起匹夫歐適成已

立號同適讀曰滿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指紳先生

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曰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

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

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補注先謙曰史記遺於是諸儒始

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奉常諸

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師古曰喟然歎息

千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言陳涉諸儒韓信等亦未皇庠序之事也

師古曰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少用文學

之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實太后又好黃老術

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具官漢興言易自淄川田

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

其人名公生者其號也它皆類此補注先謙曰燕則韓太傅師古

先謙曰官本此下有章昭曰培公之名也人字言春秋於齊

也言禮則魯高堂生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其字言春秋於齊

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賈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爲丞相黜黃

化也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師古曰倫理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

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師古曰詳悉也方道也延字刊誤據史

館本添入齊召南曰案史記作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義甚明

方當是漢書寫本脫正字而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義甚明

旁廣也於義亦通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曰爲天下

先選遺者求而舉之師古曰舉遺者求而舉之太常議子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曰厲賢

材焉師古曰所引詔勸勉之也太常議子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曰厲賢

士平等議師古曰詔勸勉之也太常議子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曰厲賢

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修家業武帝遂用之通鑑於

元朔二年敕此條並云藏辭御史大夫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從

上乃以藏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云曰問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

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師古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官本考證云史記作殷曰庠與孟子

同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

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師古曰繇音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

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師古曰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化也補注

厲賢作厲賢師古曰厲賢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

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師古曰復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

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補注先謙曰金茂病疾一條爲文舉博士狀有身無

同郡縣官補注先謙曰齊召南曰案史記作郡縣官所食邑也此文有

郡或國之縣及道與邑也漢時郡縣有侯國主所食邑是也謂屬於

廷曰縣官故凡言古長不曰縣官也師古曰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

鄉里出入不悖也師古曰悖所聞令相長承上屬所二千石師古

謂郡守及諸王相也師古曰所聞令相長承上屬所二千石師古

謂郡守及諸王相也師古曰所聞令相長承上屬所二千石師古



常籍奏師古曰為名籍而奏補注宋祁曰注文為字下即有秀才

異等輒疑有之字先謙曰宋說非史記鄭中下有者字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

能稱者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相稱其任者奏請補用之也

不字省一罰字義遂不同史記云當是舉主也通考四云諸不稱者謂

沈欽韓曰史記所云當是舉主也通考四云諸不稱者謂

張當曰史記所云當是舉主也通考四云諸不稱者謂

先謙曰史記所云當是舉主也通考四云諸不稱者謂

官本注在下句下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言扶

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昌明布諭下

吏所治禮掌故呂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

禮義而為之又所呂遷留滯之人補注劉歆曰下以字衍刪下

記亦止有下以字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

前漢八十八

裁呂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

百石呂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

一人先用誦多者

石屬蘇林曰屬亦曹史今縣令文書解言為其甲也補注先謙曰

有乃字文義尤顯

用也補注劉歆曰尋此文意本縣小吏弗能完官書故使文學

義為官遷留滯者言故治禮掌故令在之官所遷留滯今遷之

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其以上補左右內史

補為左右內史文學掌故留滯在比二百石以上及百石通一其也

在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

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

與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

吉此數品不足則擇見方為掌故也以補中二千石局以與已同

屬卒史遷而為屬也文學掌故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

平津本意以詔書爾雅深厚非俗吏所解故選文學掌故補卒史

所謂以儒術緣飾吏事也安得云不藉其實用乎備員蓋蒙上不

足之文謂如有不足當以文學掌故充之毋使缺額耳中二千石

屬郡史劉向史大行卒史郎屬郎謂請著功令師古曰功令功令

名若今選舉令補注沈欽韓

日索隱功令即今學令也

呂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賢員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

百石員十二人

呂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

官之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

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

得受業如弟子勿為員

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

本下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

名廣韻商字下注云姓家語有

類此底音必兼反補注

日弟子傳作瞿傳楚人

子弘子傳作瞿傳楚人

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

自橋庇子肅至孫虞士乘皆班氏所補又田何子裝史記作子莊

班氏當以避明帝諱而改曰裝耳先謙曰弟子傳作底傳燕人周

乘羽翮傳齊人田子莊何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

受者不絕也

日高祖用妻後未為林陵益史家本其地追言之也授東武王同

見徙也初徙時未為林陵益史家本其地追言之也授東武王同

子中雅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師古曰孫生授王

生四人而四人皆著易傳也子中同字也

讀日仲補注宋一新日藝文志注服生名光

叔元以字字表之此不得獨異觀顏注於子庸下標它皆類此可

知元光中徵為太中大夫

則太子齊即墨成至城陽相師古曰姓  
魯周霸補注周壽昌曰霸與墨時見郡志  
衡名胡也補注漢中見霸傳後官至膠西內史  
尹之後又云衡魯公字後乃氏馬建祿有衡爵衡方  
僂皆呂易至大官記大官作二千石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記作然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本於楊何之家

丁寬字子襄梁人一王梁項生從田何受易補注錢大昭曰一王

先謙曰官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

謝寬師古曰告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呂東矣補注錢大昭曰一王

宋補注周壽昌曰周王孫故與寬同學是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

以字注文法字富剛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轉相師授也藝文志易傳周氏二篇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

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師古曰故謂

它皆類此補注先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陽田王孫師古曰故謂

謙曰故詰字同師古曰故謂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陽田王孫

縣也音唐又音石補注周壽昌曰梁國未為郡縣注誤傳傳同郡

丁將軍築治之此亦寬通事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

也先謙曰官本師古曰繇與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

施孟梁丘之學師古曰繇與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陽相近讎為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讎

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師古曰與孟喜梁丘賀並為門

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為少府事多過遺子臨分將

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迺授臨等於

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師古曰言從結髮事師也賀不能及詔

拜讎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師古曰三

石渠閣在未央殿離授張禹琅邪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相

北召藏秘書也離授張禹琅邪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相

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為九卿師古曰公卿表無

也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

今俗通作認曰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師古曰曲臺

人之事者取曰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師古曰曲臺

今俗通作認曰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師古曰曲臺

今俗通作認曰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師古曰曲臺

今俗通作認曰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師古曰曲臺

今俗通作認曰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師古曰曲臺

路補注案師古曰漢書家漢書家本悉作毛字風俗通姓氏歸師屯  
氏太昊之良性漢有屯莫如為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  
之子也見左傳漢有毛氏之為壽張問案此莫如非姓毛也伯文王  
屯字晉從本反今人用承呼為毛忽問案此莫如非姓毛也伯文王  
容是傳寫誤漢志漢書世用何為在風俗通而不信錢  
大昭曰據此則顏注非矣顏宋集注漢書家獨未見蕭該音義故  
有此失沈欽韓曰廣韻屯姓後漢書毛氏河東郡與此何誤先謙曰莫  
館陶縣舊置毛州乃屯氏河東郡與此何誤先謙曰莫  
如又見杜琅邪那丹晏容補注宋祁曰此下善詩名莫如至常山  
太守此其知名者也錄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師古曰時人曰卿善為禮

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已禮

經多春秋煩雜遇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

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師古曰

日用為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師古曰同門同師學者也疏通

先榮也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師古曰同門同師學者也疏通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

其病免為丞相掾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補注沈欽  
也無師法者人之大寶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星  
牧子兄師古曰兄皆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補注錢大昕曰  
星之學文有說誤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曰能心計為武騎從太中大夫京房

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師古曰自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

房補注周壽昌曰漢時同名房出為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

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為都司空令補注先

宗正屬官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師古曰

授為已召賀賀入說上善之師古曰說於已賀為郎會八月飲耐

行祠孝昭廟師古曰行先歐旄頭劍挺墮首垂泥中師古曰挺

然引拔出也師古曰地字補注宋祁曰垂字當作面字先刃鄉乘輿

謙曰宋說是也師古曰前漢八十八

車師古曰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

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師古曰霍光傳云任宣

也補注周壽昌曰額注是也然此以外孫直貫下宣子章則義後

傳捕案太后外孫修成於母弟宣子章為公車承補注先後日官

衛之寵子帶與此文法微同宣子章為公車承補注先後日官

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師古曰郎也補注沈欽韓曰

祭服皆玄也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

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已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太中大夫給

事中至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

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執補注沈欽韓曰

石渠議宣帝甘露二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奏經曰通典七十七漢

不合樂何也戴聖問人通漢章元成各云云此即問諸儒於石渠

事杜氏注云臨失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

其姓未之考耳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迺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

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駿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

孫張仲方師古曰姓士孫名張仲方補注劉奉世曰臨代五鹿

也補注沈欽韓曰上云充宗授後人誤改之代充宗者召信臣亦非臨

則受易者梁丘賀也師古曰不可言充宗陸德明字錄云臨傳少府五鹿充

宗及琅邪王駿充宗授平陵士孫張等以朱雲傳也師古曰

之陸序是也師古曰陸文志有五鹿充宗略說三篇沛鄧彭祖子

夏齊衡咸長實師古曰也尹尹宮也見詩傳漢有衡咸傳學祭酒張為

博士至楊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真定太傅咸王

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師古曰延壽其字名敬延壽云嘗從孟喜

問易會喜死房曰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

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曰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

軍大誼略同補注先謙曰上文云楊何字叔唯京氏為異黨焦延

壽獨得隱士之說師古曰當以黨字屬上句異黨猶言異類也錢大昭云

荀紀以黨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曰明災異得幸為石顯所譖誅

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補注先謙曰藝文志及經河東姚平補注

日平見河南乘弘師古曰乘姓也音食說反補注劉敞曰今有乘

房傳又姓四十皆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師古曰費反治易為郎至單父令師古曰單

甫長於卦筮亡章句徒曰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

王璜平中能傳之師古曰中讀曰仲補注先謙曰官本考璜又

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

言出於丁將軍補注周壽昌曰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母將承

康曰明易為郎承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都太守翟祖補注

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  
師高康莽惡之已爲惑眾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  
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補注錢大昭曰後漢伏  
生傳云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

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問伏生治之欲召

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師  
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  
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頴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  
屬讀而已補注劉向傳云伏生之傳讀爲歐陽讀爲王之德其一事  
也鄭賈受周禮讀爲注口元天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  
京猶然馬鄭後就經爲注口元天

大兵起流亡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  
得二十九篇有太誓董仲舒司馬相如所引是也馬鄭諸人以爲  
民間後得即已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召南曰  
太誓者非

案史記但云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此文似衍齊字然以上  
下文推之又似齊字下脫魯字如云齊魯學者於文甚順也

而伏生孫呂治尚書微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

尚書云師古曰治者實流之孫也補注先謙曰周若璠云史記云  
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此指  
安國通今文下則說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國於三人去孔安國  
專歸古文則安國非伏生一派而史及之爲魯失遷意兒寬事  
歐陽生又事孔安國則安國不通今文無由爲博士教授也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補注  
曰倪寬受今文於安國其古文之學自  
授都尉朝也先謙曰案官本倪作兒

俊材補注宋祁曰  
俊字當作雋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知尚書爲樸學弗

好及聞寬說可觀迺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

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師古曰名  
高字子陽

地餘長賁呂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卽位地

餘侍中貴幸至少府補注先謙曰百官  
表在永光元年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卽送

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已廉潔著可已自成及地餘死

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補注宋祁曰  
越本無數字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

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

太傅補注先謙曰尊爲少府  
見公卿表蓋長信少府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

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

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爲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

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爲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眾尤盛知

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補注宋一新曰史失其名蓋當爲都尉之  
官後書注云都尉名殆誤也百官表郡尉  
前漢八十八

秦官景帝中二補注先謙曰百官  
表在永光元年從濟南張生受尚書呂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

簡補注先謙曰簡字從竹從艸多通用  
急貌章凡從竹之字多從艸詩鄭風  
簡兮釋文云本作簡周壽昌曰明凌氏本作簡作簡者誤也史記  
淮南王傳中尉簡思索隱簡姓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

建補注周壽昌曰勝傳作從兄子建案勝稱大  
夏侯建稱小夏侯疑建爲勝從子此傳是也建又事歐陽高勝至  
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

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補注錢大昭曰建當作遷勝太傅  
傳也且建事齊勝傳不得云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令

呂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卽位堪爲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

尚書事爲石顯等所譖補注宋祁曰  
本鄒本無等字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

迺擢堪爲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平卿補注宋祁曰  
本鄒本無卿字及長安許

商長伯牟卿爲博士霸呂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補注宋光字下

更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

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補注錢大昕曰以公卿表攷之永始三

中光祿大夫爲大司農其年又遷光祿勳當云三至九卿也又據

一類曰王應麟藝文志攷證引此作五行論蓋以歷字誤以前朱

屬下讀藝文志有許商五行傳記一篇算術二十六卷號其門人

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

事齊煥欽幼卿爲文學師古曰依孔子弟子顏回曰下爲四科

也章昭音翁決反非錢也煥音桂補注宋祁曰煥字詰也今煥姓

見字者不更書唐林字子高已見鮑宣傳而又書者因三人而類

書請減師丹罪見丹傳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

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

爲博士徒眾尤盛章爲王莽所誅補注宋祁曰詳莽及云敬傳

張山拊字長實平陵人也師古曰拊音膚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事前漢八十八

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補注朱一新曰山拊爲授同縣

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廷君陳畱假倉子

驕無故善修章句爲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

言師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

萬言也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學部桓譚新論曰秦延君說曰若

稽古至二萬言文心雕龍論說爲城陽內史倉昌謁者論石渠至

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自有傳寬中有傳材補注先謙曰

國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尊人亦貞乎夫子聽

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亦文乎謂夫

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檀弓補注近事大司空朱邑補注劉敞曰

先謙曰官本公叔發作公孫發

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

師古曰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師古曰論

黃佐也師古曰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師古曰論

子游子夏商子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夏名儒子游子夏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道王法納乎聖聽師古曰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師古曰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從至公之道也補注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日顏注蓋取毛詩鄭箋義師古曰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師古曰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也補注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尤可悼師古曰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

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實寶爲

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補注宋祁

越本無故字下更有無故二字補注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孔氏有古文尚書補注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家補注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尚書茲多於是矣補注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

東庸生補注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子亦常字也補注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謙曰常見翟方進傳補注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授號徐敖爲右扶風採又傳毛詩授王璜補注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授號徐敖爲右扶風採又傳毛詩授王璜補注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授號徐敖爲右扶風採又傳毛詩授王璜補注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授號徐敖爲右扶風採又傳毛詩授王璜補注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授號徐敖爲右扶風採又傳毛詩授王璜補注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授號徐敖爲右扶風採又傳毛詩授王璜補注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授號徐敖爲右扶風採又傳毛詩授王璜補注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授號徐敖爲右扶風採又傳毛詩授王璜補注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授號徐敖爲右扶風採又傳毛詩授王璜補注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授號徐敖爲右扶風採又傳毛詩授王璜補注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授號徐敖爲右扶風採又傳毛詩授王璜補注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授號徐敖爲右扶風採又傳毛詩授王璜補注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授號徐敖爲右扶風採又傳毛詩授王璜補注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補注  
日新本改論作諸先識劉歆為國師瑒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  
日據宋說所見本作論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為數十補注王引之曰合  
相屬蓋今字之誤今謂伏生所傳之書也字與上下文意不  
為數十也上文曰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是也  
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補注沈欽韓曰書正義鄭  
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  
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  
中候去三千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補注周壽  
能為古霸曰能為百兩微旨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以霸私增如  
不同也中書天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  
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師古曰存者立其學補注沈欽韓曰論衡  
莫能曉知微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神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  
兩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其放奏上成帝出詔尚書以校考  
成帝奇霸之才赦其事亦不減其經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後樊

並謀反迺黜其書補注周壽昌曰並  
反在永始三年

申公魯人也補注周壽昌曰申公名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  
培前所稱申培公者也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曰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補注  
日正義引括地志洋宮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  
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師古曰郢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  
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師古曰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師古  
曰胥靡相係而作役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  
賓客師古曰身既不出門非受業弟子其獨王命召之迺往補注  
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補注齊召南曰案下文  
言申公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大夫邸掌故以百數則此文作于  
餘人是以又案申公為魯詩之師又為魯梁春秋之師故下文言  
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申公獨呂詩經為訓故曰教亡傳師古曰  
指不為解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

子少傳免去武帝初即位臧迺上書簡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  
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曰朝諸侯不  
能就其事師古曰迺適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召蒲  
裏輪駕駟迎申公補注宋祁曰景祐本弟子二人乘輅傳從師古  
音張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  
至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師古曰願念也力行勉力為行也補注  
是也今作不在者後人以意改之耳不至學古兵法鹽鐵論水旱篇云議  
孫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鹽鐵論水旱篇云議  
者責其辭約而指明可於眾人之聽不至繁文辭文義並與此  
相似善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條至御覽人事部百十五引  
此並作不至史記通鑑同漢紀作不致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  
對默然然已招致即已為太中大夫舍魯邸師古曰舍議明堂事  
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師古曰喜音詩得綰臧之過曰  
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師古曰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

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

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陽魯賜東海太守蘭陵修生  
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關門慶忌膠東內史李奇曰封關  
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  
故呂百數申公卒呂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補注朱一  
志取三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蘇林曰免中縣名也李奇  
也皆守學教授章賢治詩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師古曰大江公  
召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江公而無博士二字明矣今本有者即  
是也據晉注此文但作大江公而無博士二字明矣今本有者即  
涉注內博士江公而誤經典釋文序錄云章賢受  
詩於江公及許生即本此傳而亦無博士二字又治禮至丞相  
傳子玄成呂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兒子宣呂詩  
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欽韓曰  
執金吾承武榮碑  
治魯詩章君章碑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東平國無新桃縣在今兗州任城縣北又劉永傳龐參園桃城注在城國桃聚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北又劉永傳龐參園桃城注在城國桃聚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北  
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呂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呂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呂數諫滅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呂亡諫書式對曰臣呂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也師古曰復方目反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也  
呂三百五篇諫是呂亡諫書使者呂問亦得滅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李奇曰先事式後東平唐長實沛褚少孫亦來事式補注周壽昌曰釋文敘錄注云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生正義引張晏云褚少孫孫元成開爲博士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生正義引張晏云褚少孫孫元成開爲博士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生正義引張晏云褚少孫孫元成開爲博士  
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師古曰言所潤師說具盡於此若更潤色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捫衣登堂頌禮甚嚴師古曰捫衣謂曰手內舉之令試誦說有法疑者已益不言蘇林曰已益不言不知之意也如前曰齊俗以不知爲巨師古欲遵此意故效孔子自稱曰吾不知而作之者其無是也錢大昕曰荀子大略篇云言之信者如物在器器之謂信有分限物處益所以愛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器之謂信有分限與處益也區與益雖相近義亦同洪頤煊曰文選陳孔璋爲曹洪神篇酒誥之說僕空焉益者言也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其薦式詔除下爲博士師古曰下除官之書也下音胡據反式微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師古曰勞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師古曰爲魯詩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日其

學官自有此法酒歌驪駒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坐歌吹以相樂也歌驪駒歌之文類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僕夫整駕也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類曰主人禮未畢且無用歸也補注劉敞曰尋文衍一今日諸君爲主客字驪駒者客將歸之狀主人無所歸不當歌也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尙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呂言之師古曰於經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今戴先生云當作何狗曲也語含刺譏不至妄言注非朱一新曰若僅刺譏式何至引爲深恥且狗曲本承曲禮而言若作狗曲是別出義與上文不相引爲深恥且狗曲本承曲禮而言若作狗曲是別出義與上文不相引爲深恥且狗曲本承曲禮而言若作狗曲是別出義與上文不相  
不欲來師古曰諸生強勸我竟爲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爲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呂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爲泗水中尉陳畱許晏爲博士補注宋祁曰字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曰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  
轅固齊人也補注宋祁曰固字下當有生字周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遭殺也補注先謙試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師古曰此非受命更何爲補注宋祁曰注文師古曰下當有則爲字是也此作而益涉下非殺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師古曰語見太公六韜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不貫不韜師古曰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分也師古曰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古匡過曰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

而何固曰必若云師古曰謂必如黃生之言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

不為愚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則殺人幸得無食言湯武為殺是言學者不必論湯武之賢也遂罷補注先謙曰知味者不必須食馬肝此欲令學者必論湯武之賢也

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師古曰家人言僅隸之屬補注先謙曰索隱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作矣先謙曰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云此家人之言也

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注沈欽韓曰說文獄司空也御覽六百四十三引風俗通曰詩云宜其獄司空也迺使固入圜擊箠上知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迺假固利兵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羸

當依史記作下固固字相似又涉上文固字而誤補注先謙曰徐廣注哀王嘉疾免武帝初即位復昌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

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師古曰言深憚之補注先謙曰史固曰公孫子務正學言無曲學呂阿世諸齊曰詩

顯貴皆固之弟子也補注先謙曰史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鄰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

為博士至少府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為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

士白奇是白奇亦從衡授琅邪師丹伏理補注先謙曰蕭望之傳望之師丹伏理

字君穎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事補注周壽昌曰王嘉傳詹事

補注先謙曰漢記馬援傳受齊詩師事穎川滿昌作理高密太傅

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

官徒眾尤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補注先謙曰徐廣注憲王舜

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

也淮南賁生受之師古曰賁音肥燕趙聞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曰易授

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聞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

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師古曰仲舒不

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曰易徵待詔

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

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

之即更從受焉補注周壽昌曰寬饒傳引韓氏易傳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補注王

紀表傳並作義誼授同郡食子公補注宋祁曰誼音義曰案風

策漢有食子公為博士食音嗣沈欽韓曰公子食我見韓非與王

說林上戰國策作司馬食其當是以司馬為氏蕭該誤也

吉吉為昌邑中尉補注先謙曰官自有傳食生為博士授泰山栗

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

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補注王先謙曰經典釋文

大官徒眾尤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補注錢大昭曰鄭氏詩譜云

家河間獻王得而獻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

令補注先謙曰阿武漢郡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為王莽講學大

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補注先謙曰史記禮固自孔子時

於今獨有士禮索隱謝承云秦氏而魯徐生善為頌師古曰漢書

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誦詩為禮容

注宋祁曰注文姚本刪徐氏二字能字下添提議二字沈欽韓曰新書卷六有容經此爲容者所謂諸君也禮王藻少儀亦有說容知其有容也孝文時徐生呂頌爲禮官大夫注沈欽韓曰傳子至孫延襄古曰延襄其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呂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栢生單次皆爲禮官大夫師古曰姓公戶名滿意也與桓生及單次凡三人移太常書所署魯國桓公而取丘諸君呂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已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記因曰爲名師古曰曲臺殿上后倉爲之辭主今記之曰曲臺志云魯宣王時行射禮博射于曲臺宮中天子射宮也前漢書曲臺宮有二郭陽上吳王書云泰畤曲臺之宮應劭注泰畤宮所治之處若漢之未央宮此一曲臺也蓋泰畤宮文帝時未央宮前有殿曲臺宮室溫室承明耳此又一曲臺也蓋漢之曲臺在未央宮中黃圖所謂未央宮東有曲臺殿長門殿所謂曲臺之央矣也秦之曲臺別在一處枚

乘上吳王書曲臺宮此也便即未央宮之曲臺不得言行幸矣正月中行幸曲臺宮即此也授沛后蒼爲記亦必在此蓋即秦之故宮而射故以爲天子射

聞人通漢子方名通漢字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曰博士

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傳注何仲曰此所傳戴氏禮十七篇通漢呂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

又傳族子咸爲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夏侯卿爲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榮之景本作楊榮注同仁爲大鴻臚注平帝元始二年家世傳業榮

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

亦頗受焉而董生爲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贏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師古曰遂謂名份成達者補注宋祁曰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師古曰遂謂名份成達者補注宋祁曰梁相步舒丞相長史補注周壽昌曰徐廣注殷一作段則段字是大至爲郎謂者掌故者以百數見史記注周壽昌曰徐廣注殷一作段則段字是大至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莊孟補注宋一初曰後書云授東海孟卿符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補注周壽昌曰即嚴吏嚴也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莊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師古

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呂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爲元帝少府師古曰中

荆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眾尤盛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注見賊而拜也補注周壽昌曰江賊即江賊傳所云江賊

顏安樂字公孫補注大初曰魯國薛人莊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補注宋祁曰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洽

豐次君師古曰洽音零補注沈欽韓曰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洽任之學始貢禹事贏公成於睦孟至御史大夫

疎廣事孟卿官本疎作疏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莞路

師古曰莞亦管字也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莞路

官本漢書下詔作草下完風俗通氏篇有莞莞二姓云莞姓楚

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莞路爲御史中丞卽此是也又有莞姓楚

音夷吾齊桓佐也見論語漢有莞路爲御史中丞卽此是也

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由來路爲御史中丞禹授穎川堂谿惠

讀名多或除風俗通乃知路爲御史中丞禹授穎川堂谿惠

曰廷堂谿也路爲御史中丞禹授穎川堂谿惠

蓋平朝與茶邑等同校刊石經蓋世儒族也惠授泰山冥都

音莫零反補注宋祁曰蕭該宗周禮冥氏鄒司農云讀如冥氏春

秋之冥劉昌宗莫歷反案都治公羊春秋當是有所注述解釋公

羊故司農云冥氏春秋之冥風俗通氏篇冥都爲丞相史都與

侯國蝦姓禹後見史記漢書有冥都爲丞相史都與

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莞冥之學路授孫寶爲大司農自有

傳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爲郡守九卿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建

年爲左馮翊元壽二年復由復士將軍爲大徒眾尤盛官至大司

鴻臚元始五年又爲大鴻臚益四至九卿徒眾尤盛官至大司

徒自有傳補注劉敞曰徒眾尤盛官至大司

琅邪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補注沈欽韓曰傳不言申

云穀梁傳孫卿傳魯人申公案申公之年不能逮事傳子至

荀卿而其師浮丘伯也蓋荀卿傳浮丘伯傳申公傳子至

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

江公吶於口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吶古訥字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

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師古曰比次也輯合也

先謙曰史記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

作集比其義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

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師古曰唯魯榮廣

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補注錢大昭曰皓星姓也亦廣盡能傳其

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

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

絕迺召千秋爲郎中戶將師古曰戶將官名解在楊偉益覽傳

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使幸穀梁傳曰春秋所使也

孔氏疏云徐邈引尹更始云所使之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

氏是更始之書至晉猶存而班氏未錄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

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曰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

令助之江博士復死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師古曰保宮少府

室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

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

曰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師古曰穀

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

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師古曰使者

監議者也內外引入議所也公羊家既請內許廣而使者因並內

王亥也補注王先慎曰王亥後漢書賈逵傳注作王彥先謙曰注

作謂是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曰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

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師古曰周慶姓至中山太傅授楚

申章昌曼君李奇曰漢中章字曼卿補注宋祁曰蕭該音義

見史記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傅今宜作由章陽復公案後言由是

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則宜從李奇錢大昭曰廣領十

七真育復爲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

戶將補注錢大昭曰長樂戶將不見長樂者太后又受左氏傳

取其變理合者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

農補注宋一新曰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師古曰琅邪之呂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

太常舉方正爲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

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補注先謙曰百

官表中郎有五

官表

官表

官表

官表

官表

官表

官表

官表

官表

官表

官表

官表

官表

官表

官表

官表

官表

官表

官表

官表

官表

官表

官表

官表



官將秩時光祿勳王龔呂外屬內卿如淳曰邛成太后親也與奉

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

呂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呂求助光卒

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

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為弘農歆河內鳳

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

為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補注先謙曰論衡按書篇魯共

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案充承劉向別錄之說然蒼誼京兆尹張

敞補注先謙曰經典序錄貫長卿傳京兆尹太中大夫劉公子皆

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

子長卿為蕩陰令師古曰蕩陰河內之縣也蕩音湯授清河張禹長子如淳曰非

也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

呂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

死授尹更始師古曰禹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授黎陽賈

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呂左氏授王莽至將

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已官祿訖於元

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師古曰寔漸也一經說至百

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益祿利之路然也師古曰言為經學者

所引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補注沈欽韓曰其後立學但施孟

益勸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補注沈欽韓曰其後立學但施孟

出於楊易楊為易田之訛楊本不立博士漢以來言春秋公羊而

易者皆本田何三家皆田易猶大小戴仍后禮也春秋公羊而

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

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

尚書補注宋一經曰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

而已又劉子駿移太常博士書孝文時天下眾書往往出皆諸

子傳說補注漢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則趙氏之言蓋矣本書藝文志

周官經六篇王莽所呂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如淳曰

時劉歆博士

妄之說是當在其

中故兼而存之

儒林傳第五十八終

漢書八十八

循吏傳第五十九 師古曰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情也 漢書八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

呂寬厚清靜為天下師 師古曰師遵也補注齊召南 民作畫一之

歌 師古曰謂歌曰蕭何為法講 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

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師古曰滋益 至於文景遂移風易

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 補注先謙曰吳公皆

謹身帥先居己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

政法度 師古曰 民用彫敝姦軌不禁 師古曰 時少能已化治稱者

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

世務明習文法已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

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

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 師古曰

鐵矣及至孝宣錄仄陋而登至尊 師古曰 匡古制字仄陋言非正

此類興于閭閻 師古曰 閭里門也閭里中門知民事之難難自霍

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 補注宋祁

以已字同 師古曰 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

而考察所行呂質其言 師古曰 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繇然常

稱曰庶民所已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 師古曰

為太守吏民之本也 補注宋祁曰 越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

將久不可欺罔遇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已璽書勉

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已次用之 師古曰

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 師古曰

禮反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 師古曰 召讀曰召補所

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護君子之

遺風矣 師古曰 廩廩言有風采也補注王念孫曰顏以斥言君子

者廩近之意即所謂庶幾也言此數人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

矣 師古曰 廩廩言有風采也補注王念孫曰顏以斥言君子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 補注沈欽韓曰 寰宇記廬州人物云文

試投吾斧高木上斧當挂乃仰投之斧果上挂因之長安後經通

春秋百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 補注沈欽韓曰 華陽國志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 補注沈欽韓曰 寰宇記廬州人物云文

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 補注沈欽韓

蜀物齋計吏已遺博士 如淳曰 金馬書刀者似劍刀形金錯其布

刀也舊時蜀郡工官金馬書刀者似劍刀形金錯其布 師古曰

刀凡蜀刀有環者也布刀也細密環也二說皆煩而不當也 補注宋祁

日注文細密環也景本按史館本改作細密者也沈欽韓曰如晉

鍊剛金馬託形黃文錯環兼勒工三百四十六金馬書刀銘曰巧治

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已為右職 師古曰 郡中黃潤一端數金

招以次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 師古曰 官學之官

也 師古曰 郡中黃潤一端數金

舍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 師古曰 郡中黃潤一端數金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工雅反己豪桀役使徙雲陵師古曰身

之長如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傷於手霸乃叱長奴曰汝貪家財欲得兒寧慮頗有所傷乎乃以兒還弟婦出棠陰比事引風俗通

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  
前司章有德補注宋祁曰景本越本自賜車蓋止以章有德無此二十三字時上垂意於治數下

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師古曰不令百姓皆知也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

詔令在爲字下劉劭曰太守字當在霸爲字下令民咸知上意使

日官本注  
行作亭是  
曰贈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

之於民間勸已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

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言碎而且細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

且見者高之幸矣抽引而出也問之陶位曰村人參表實俗有所言

吏出不敢舍郵亭師古曰舍止也食於道旁烏攫其肉納古曰攫搏持之也攫音

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

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

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曰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釐不敢有所隱

官本釐作釐。鰥寡孤獨有死無巨葬者。總部書言。箠具爲區處。補注宋

當作豬沈欽韓曰方言豚或謂之豚吳揚之閒謂之猪子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師古曰議

吏民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

賊曰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師古曰不欲易午丞老病罪於下若有弗從然後用刑罰也

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尙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補注先謙

曰正猶卽也。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

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弃匿簿書曰盜官物也

公私實耕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豈不如其故

徒相益爲亂凡治迫去其秦甚者耳竊臣外覓內明得更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

先昌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遇士孟川曰關西人諱和滿也補注

反華留音心反案今漢書經字作通字注云適始慙反于謂與

前前後後八年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

已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

孝子弟貞婦順孫曰巨野多日耆讓畔道不拾遺

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師古曰肱書益稷之辭已解於上其賜

爵闔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

田皆已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

三年補注宋祁曰景本三作二王代文彬曰妻係三年作二誤邴吉爲丞相補注周壽昌曰漢孝宣時霸蜀

惟燕作之謂有二男其妻一女而生一子人命之曰三男其子還訟於臺請斷之霸曰非同入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三男其子還母案荀子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若夫黃霸戮三男王尊

殺假子蓋舉其事之類耳法不禁禽獸聚麀然人殺禽獸無罪則戮之可也出棠陰比事未詳所引何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爲

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補注齊召南口案此總計孝宣朝名相而言霸

前不及丙魏後不及定國  
也定國爲相實在霸後  
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鵲

飛集丞相府字曰或作鴝此通用耳鴝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武  
賁所著也武賁鴝色黑出上黨已其闕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

鴉爲鴝鵒案許慎說文鴝音古弄反鳥似鴝而色青出羌中與師古

所引合徐改爲允鴻是鳥聚貌非鳥名沈欽韓曰蕢牖閒評曰宋景文筆記辨漢書黃霸傳對雀二字云顏師古本解作駘雀官本誤以爲鳥雀鳥雀已非鳥名余觀之恐非官本之誤玉篇鳴音

作以是推之則自唐以來已作鴈矣畢憲曾云案說文鴈似雉

似弱而青出羌中顏氏家訓愍楚友婿寶如同從河州來得一息

1

1

7

1

前漢八十九

七

前漢八十九

八





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鋸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

爲長此以和陽三遠上蔡長一長也而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

迹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

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補注先

郡中水泉師古曰行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師古曰閘

所不與其最鉅者鉅盧陵六門堤壩又案信臣於南陽水利無

規地有二十九破之利故遺後書管書及杜母之歌管杜預復其還

捕魚注云續漢書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又作堰以爲

王景傳與將作謁者王吳其修作後漢書吳用景場流雲水乃不

復爲害閼又有過首故字亦作堰水經注載魏劉靖碑云以嘉平

禮數人掌以時爲梁梁鄭司農云梁水堰也堰水爲壩空以倚承

其空是漢人亦作堰也周壽昌曰提隄字通則法志提封作隄封

證可補注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師古曰

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師古曰言用之有次第也補注沈欽韓

水立斗門以均水凡用水先令斗吏入狀官給申帖方許開斗自

田二頃六十畝仍驗其工給水行水之序須自下而上一名溉夏秋

田畔已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

好游敖不引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引視好惡師古

示讀曰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

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

利郡已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

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

御者勿復繕治其張補注何焯曰成帝建始元年秋罷上林宮館

信臣曰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引奉供養及它非法食

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師古曰素所費信臣年老引官卒補注

從中少府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師古曰百

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此舉古制也蜀郡呂文翁九江召父應

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家而南陽亦爲

立祠師古曰

虛受堂十四

循吏傳第五十九 終

漢書八十九

循吏傳第五十九 終

漢書八十九

循吏傳第五十九 終

漢書八十九

循吏傳第五十九 終

漢書八十九

循吏傳第五十九 終

漢書八十九

循吏傳第五十九 終

漢書八十九

循吏傳第五十九 終

漢書八十九







爭權相告言師古曰勝屠姓也補注先謙曰索隱風俗通云勝屠  
公當抵罪議不受刑補注先謙曰議當一字無庸庸作徒勝屠  
陽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師古曰大抵

反禮

趙禹儼人也師古曰儼讀曰部呂佐史補中都官師古曰京師諸

宋改作史文師古曰下當有於字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

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

禹無害師古曰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補注劉奉世曰足以知然

文深應劭曰禹持不可曰居大府武帝時禹曰刀筆吏積勞遷為

御史上曰為能至中大夫補注先謙曰史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

知補注先謙曰禹作吏傳相監司曰法盡自此始補注沈欽韓曰

記作吏傳得相監前漢九十五司同何盡自此始於文不詞史禹

為人廉裾師古曰裾亦傲也與傳居例同為吏曰來舍無食

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注在公卿相造請下來則及古本

是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曰以此意言公卿相造請

禹而禹終不指之朱一新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

求官屬陰罪師古曰不更知嘗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呂禹賊深

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

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峻禹補注先謙曰史禹曰老徙為燕相

補注宋祁曰老數歲詩亂有罪免歸師古曰仲慈也言其心意昏

昌曰猶今俗言昏亂此老年疾也說二說音布內反補注周壽

傳丞義年老頗憚可憐即詩字先謙曰官本注律作詩是

十餘年呂壽卒于家補注何焯曰不覆案求陰罪說師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師古曰剽劫

縱有姊曰壽幸王太后師古曰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

有弟無行不可補注宋祁曰校太后迺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

郎孟康曰姁縱姁名也時古曰姁音贊于反補注先謙曰補上黨

郡中令補注先謙曰治政往少溫籍服少溫籍言無所害之政師古

音於問反籍音才夜反補注先謙曰溫籍無遺事師古曰溫亡也

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遵貴戚呂補按太后外

孫脩成子中師古曰脩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名

子仲但以外戚傳證之時本號曰脩成子仲則不史記作脩成君

必有君字也王文彬云詳顏注似所見本有君字上曰為能遷為

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

為郎呂勇悍從軍音胡旦反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甯成家居

上欲呂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公孫弘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宋福

作少甯成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迺拜

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稅肆郡國出入關者李奇曰肆閱也師古

先謙曰官本注李上有蘇林曰稅音伐閱之閱九字史記無稅字

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師古曰底歌達乳音發其子則博

當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甯成家居南陽及至

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成

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師古曰孔氏暴氏二家素家猶

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師古

縣名也遷為廷尉師古曰廷尉先謙曰史記無尉字王溫舒傳廷

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

中重罪二百餘人補注先謙曰史記重罪下有輕罪二字是也獄

捕之輕繫者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

曰為死罪解脫孟康曰壹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輕繫者

百人以為解脫死罪盡殺之師古曰解脫也謂是日皆報殺四百

餘人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股補注劉敞曰縱掩定襄獄一切捕

報郡中不寒而栗猶民佐吏為治師古曰百姓有素豪猾為罪惡

治公務是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呂鷹

擊毛犖為治師古曰古如鷹擊之擊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師古

也民為姦京師尤甚迺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

所為弗先言縱縱必曰氣陵師古曰言溫舒雖敗壞其功補注

者則縱必敗壞之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盜不勝師古

音趣直指始出矣補注錢大昭曰直指吏之治呂斬殺縛束為務

閭奉呂惡用矣師古曰閭奉以嚴懲之故而見任用言時政向急

尉史記謂其朴擊賣縱廉其治效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

幸甘泉師古曰幸甘泉卒謂病愈也言帝久病得愈而忽然即道不治

上怒曰縱我為不行道乎師古曰衛舍也苞舍在心以

包前漢九十至冬楊可方受告緡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韋昭云有告言縱

目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補注先謙曰杜式人姓名

目為廢格沮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

壞也音材故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補注宋一新曰七字承史

後故讀曰閑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補注宋一新曰七字承史

傳而仍承用於文法為師補注先謙曰少時推理為姦理之推音直人而

王溫舒陽陵人也補注先謙曰少時推理為姦理之推音直人而

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少時推理為姦理之推音直人而

徐廣云或謂發家於義為長已而試縣亭長師古曰試補也補

之試似不當訓補乃已數廢數為吏已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

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補注周壽昌曰廣平為

故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師古曰在豪傑而性果敢一

注宋祁曰豪字下當有榮字周壽昌曰索即其郡人之榮出者不

所畏避也補注似以敢字屬上讀後至不可通王文彬曰周云不

加桀是也而詳其語意仍以豪桀為義富成傳所居郡必夷其豪

安有豪桀而吏之乎蓋郡中之渠魁豪惡溫舒因擇用之觀皆把

下文把其陰重罪師古曰把音布馬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往誤注當依此訂皆把

其陰重罪師古曰把音布馬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往誤注當依此訂皆把

曰縱放也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師古曰言所捕盜

督察視也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師古曰言所捕盜

胡內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即有避回吏之亦滅宗師古曰避回謂不

言避事理也不更言回疑同即因之誤師古望文立訓耳

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

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呂九月至令郡具私

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師古曰以私馬於都吏如居廣平

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

家盡沒入償師古曰以威致罪者既沒入之及令出倍贖或收

其前所得贓入官或還其主也補注先謙曰盡沒入其家以償

入之及令出倍贖也奏行不過二日補注先謙曰史記得可事論

報至流血十餘里師古曰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人既多故血

謙曰言得奏可前漢九十河內皆怪其奏呂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

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補注先謙曰史記會春溫舒頓足

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卒吾事矣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

欽韓曰後書陳寵傳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其好殺行威不愛人

三冬之月肅宗時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其好殺行威不愛人

如此上聞之呂為能遷為中尉補注先謙曰公卿其治復放河內

師古曰放依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徒但也猜疑也取吏

也音甫往史記作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徒但也猜疑也取吏

與之從事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徒但也猜疑也取吏

兩通河內則楊皆麻成關中揚贛成信等師古曰此皆請贓者

揚作楊集解引余廣義縱為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師古曰言溫舒

云麻成一作麻或無治字王念孫曰史記有治字然麻師古注

無治字也治字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坐

法抵罪溫舒復為中尉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鼎三年為人少文

居它悒悒不辯師古曰古為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不舉至於中

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吏苛察淫惡

少年投謁購告言姦師古曰姦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姦廷義異

惡少年作盜賊惡少師古曰惡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惡廷義異

置伯落長司收司姦師古曰姦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姦廷義異

收捕司姦師古曰姦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姦廷義異

賊盜司姦師古曰姦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姦廷義異

目反伯落長三字連讀而師古云置伯及邑落之長則伯讀如字

日收當作牧牧司相監察也詳前王引之溫舒多諸善事有執者即

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師

日謂不居權師古曰不居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不居廷義異

要之職者師古曰要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要廷義異

也謂謂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其治中尉

如此姦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師古曰大氏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大氏廷義異

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師古曰爪牙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爪牙廷義異

得以下皆伏有執者為遊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曰權貴富師古曰得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得廷義異

權貴之家所獲估最重受取致富者師古曰權貴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權貴廷義異

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也

元鼎六年出議有不中意師古曰元鼎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鼎廷義異

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師古曰會稽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會稽廷義異

欲作通天臺而未有入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師古曰欲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欲廷義異

漏未為亭者也師古曰漏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漏廷義異

脫音它治反師古曰脫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脫廷義異

稍遷至御史史事張湯湯數稱曰為廉武帝使督盜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稍遷廷義異

為廉武帝使督盜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為廉武帝廷義異

武使督盜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武使督盜賊廷義異

字絕句而以武帝屬下讀因妄加帝字耳下文曰上以獨能拜為

中尉方指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中尉廷義異

武帝言之師古曰武帝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武帝廷義異

甯成上曰為能拜為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強少文師古曰甯成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甯成廷義異

木石之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師古曰木石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木石廷義異

呂故事多廢抵罪師古曰呂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呂廷義異

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

其尸妻亡去歸葬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其尸妻亡廷義異

鮑甲戌之曰亡已丑之曰死師古曰鮑甲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鮑甲廷義異

亦引此事為證師古曰亦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亦廷義異

楊僕宜陽人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楊僕廷義異

出錢穀為之師師古曰出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出廷義異

謂武功賞官以龍戰士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謂武功廷義異

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關東屬上關東治放尹齊師古曰先謙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先謙廷義異

句宋本誤置宋祁注於督盜賊下關東治放尹齊師古曰句宋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句宋廷義異

敢擊行也師古曰敢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敢廷義異

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軍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

伐前勞師古曰伐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伐廷義異

劉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師古曰劉德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劉德廷義異

樓船將軍卒先陷尋陽破石門得粵船乘因推而前挫辱鋒是其

字詳彼傳師古曰字詳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字詳廷義異

烏足曰驕人哉師古曰烏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烏廷義異

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師古曰為獲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為獲廷義異

嘉其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呂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師古曰嘉其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嘉其廷義異

相之故合建德得也師古曰相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相廷義異

以東越為援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師古曰以東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以東廷義異

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師古曰軍不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軍不廷義異

傳下有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傳下有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傳下有廷義異

音字

一五四

漢書補注

卷九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尹齊東郡人

也

溫舒死家乘千金

呂刀筆吏

呂刀筆吏

呂刀筆吏

呂刀筆吏

呂刀筆吏

呂刀筆吏

呂刀筆吏

也漢書主爵都尉又爲樓船將軍并  
將水軍二印故三組也組印綬也

解說也。行入言分疏。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

多何望丁丑嬰了字數百也師古曰賈誼曰賈補注宋祁曰注文  
 當字疑作古將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爲干蓋五過也師古

肥愛謂不謂如謂曰謂本出軍時欲使之謂蘭池謂明日又不對

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已在外江

盜之開口。存仁乎。今身處深大。將且能率眾。已掩過不僕。惶恐。業

後復與左將軍荀彧俱掌朝鮮爲彧所縛語在朝鮮

傳還免爲庶人補注周壽昌曰據朝鮮傳以罪當誅釐爲庶人病死

咸宜楊人史記注咸宜急就篇姓氏有減罷軍彼注卽引減宣  
減咸通考王記辨人注減亦爲咸先謙呂左史合事可東守高

日楊縣在今平陽府洪洞縣東南十五里  
前漢九十  
土

將軍使買馬河東師古曰將軍蓋許允使而於河東買馬也見官無害言上徵爲庶

宋祁曰：「清化本爲御史中丞判誤據史館本改予依南本添。」  
 及字茂兼曰：「史記丞作中丞比尋下文亦作中丞其明證。」  
 使治

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召微文深詆殺者甚眾師古曰詆誣也稱爲敢決

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師占曰幾音鉅依反王溫舒爲中

原而宣爲左內史免中尉在元鼎六年宣爲左內史在元封元年其治米鹽師古曰米鹽則難也事小大皆親其手自部署縣名費寶物官吏

令丞弗得擅搖痛已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切爲小治辯補注先謙曰史

記辭作辦字同然獨宣小至大補注先謙曰官本至作治史記作致能自行之難已爲經

中廢爲石扶風宣免太初元年爲石扶風中廢不

卒師古曰鄢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師古曰中

人言曰：「此女」

一五四

宣下吏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補注周壽昌曰周傳宣爲左內史周爲廷

明武宗用酷吏然周爲執金吾至御史大夫竇在宣是寺郎序

自殺後數年事勢不相接先謙曰此班沿史記元文  
易田君亡  
討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

法盜賊滋起師古曰滋亦益也南陽有梅免百政師古曰梅百皆姓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百作白

楚有段中杜少師古曰中讀曰仲補注先謙曰史記段作殷徐廣注殷作假齊有徐勃燕趙之

有堅盧范主之屬漢梁楚昆盧徐毅之徒亂齊趙與此文稍異  
 先謙曰官本此下有鄧展曰延篤讀堅曰甄胥灼大羣至數千人

擅補注先謙曰自立名號也自號師古曰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釋解也縛辱郡守都

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趨具食師古曰趨讀曰促小羣已百數掠鹵鄉里

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爲使者督

下使字顏因衍文立訓耳狽弗育禁音居禽反刀傷光邪大夫

昆諸部都尉補注何焯曰史記謂作輔百室云有左右京輔都尉屬中尉當從史記及故九卿張德

萬餘級及呂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苦數千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坐連

諸郡甚者數千人史記  
郡字句此當於連字句  
數歲迺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散卒失亡復

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王康曰沈蔽匿也命亡也補注沈飲

韓曰喪之相連俱死爲沈命也冊府元龜六百十六長慶二年勅  
康買得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曰羣盜起不

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

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亦

便不言唐書上賜伯追所及并生何縣不言之也館曰曰府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韋昭曰負累累

不言也十四字古盜其竈多而漸也上下本爲因口逸文注法  
王念孫曰以避文法本作以文避法史作以文辭避法徐廣云詐  
爲書文有無盜賊是也今本文避二字倒轉則非其言矣後曹杜

魚唇二言三言五言七言八言九言十言十一言十二言十三言十四言十五言十六言十七言十八言十九言二十言二十一言二十二言二十三言二十四言二十五言二十六言二十七言二十八言二十九言三十言三十一言三十二言三十三言三十四言三十五言三十六言三十七言三十八言三十九言四十言四十一言四十二言四十三言四十四言四十五言四十六言四十七言四十八言四十九言五十言五十一言五十二言五十三言五十四言五十五言五十六言五十七言五十八言五十九言六十言六十一言六十二言六十三言六十四言六十五言六十六言六十七言六十八言六十九言七十言七十一言七十二言七十三言七十四言七十五言七十六言七十七言七十八言七十九言八十言八十一言八十二言八十三言八十四言八十五言八十六言八十七言八十八言八十九言九十言九十一言九十二言九十三言九十四言九十五言九十六言九十七言九十八言九十九言一百言一百一十言一百二十言一百三十言一百四十言一百五十言一百六十言一百七十言一百八十言一百九十言二百言二百一十言二百二十言二百三十言二百四十言二百五十言二百六十言二百七十言二百八十言二百九十言三百言三百一十言三百二十言三百三十言三百四十言三百五十言三百六十言三百七十言三百八十言三百九十言四百言四百一十言四百二十言四百三十言四百四十言四百五十言四百六十言四百七十言四百八十言四百九十言五百言五百一十言五百二十言五百三十言五百四十言五百五十言五百六十言五百七十言五百八十言五百九十言六百言六百一十言六百二十言六百三十言六百四十言六百五十言六百六十言六百七十言六百八十言六百九十言七百言七百一十言七百二十言七百三十言七百四十言七百五十言七百六十言七百七十言七百八十言七百九十言八百言八百一十言八百二十言八百三十言八百四十言八百五十言八百六十言八百七十言八百八十言八百九十言九百言九百一十言九百二十言九百三十言九百四十言九百五十言九百六十言九百七十言九百八十言九百九十言一千言一千一十言一千二十言一千三十言一千四十言一千五十言一千六十言一千七十言一千八十言一千九十言二千言二千一十言二千二十言二千三十言二千四十言二千五十言二千六十言二千七十言二千八十言二千九十言三千言三千一十言三千二十言三千三十言三千四十言三千五十言三千六十言三千七十言三千八十言三千九十言四千言四千一十言四千二十言四千三十言四千四十言四千五十言四千六十言四千七十言四千八十言四千九十言五千言五千一十言五千二十言五千三十言五千四十言五千五十言五千六十言五千七十言五千八十言五千九十言六千言六千一十言六千二十言六千三十言六千四十言六千五十言六千六十言六千七十言六千八十言六千九十言七千言七千一十言七千二十言七千三十言七千四十言七千五十言七千六十言七千七十言七千八十言七千九十言八千言八千一十言八千二十言八千三十言八千四十言八千五十言八千六十言八千七十言八千八十言八千九十言九千言九千一十言九千二十言九千三十言九千四十言九千五十言九千六十言九千七十言九千八十言九千九十言

正作以文避法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師古曰東魏鄭郎爲天水司馬功次遷

河南都尉呂從伐爲治郡國盜賊並起遷廣明爲淮陽太守歲餘

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師古曰倩見反倩詐稱光祿大夫

從車騎數十師古曰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

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緇衣乘駟馬至圍師古曰陳

留師古曰廣明爲淮陽太守台此事可令其從試

守尉師古曰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廣明齊夫江德

守尉師古曰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廣明齊夫江德

守尉師古曰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廣明齊夫江德

守尉師古曰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廣明齊夫江德

守尉師古曰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廣明齊夫江德

守尉師古曰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廣明齊夫江德

守尉師古曰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廣明齊夫江德

守尉師古曰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廣明齊夫江德

守尉師古曰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廣明齊夫江德

守尉師古曰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廣明齊夫江德

守尉師古曰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廣明齊夫江德

守尉師古曰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廣明齊夫江德

守尉師古曰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廣明齊夫江德

守尉師古曰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廣明齊夫江德

守尉師古曰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廣明齊夫江德

守尉師古曰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廣明齊夫江德

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師古曰簿責步戶反補注先義曰言本廣明

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爲淮陽守補注宋祁曰淮一作淮姚本改作淮亦敢誅殺吏

民守關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實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師古曰高祖時徙之其地後

其字延年師古曰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爲長史出爲

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師古曰爲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目選

入爲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

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拔劍廷叱羣臣師古曰止於朝廷之中即日

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師古曰決疑定策封陽成侯補注周壽

紀作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師古曰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

昭帝師古曰死後歸其地下故曰下里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

昭帝師古曰死後歸其地下故曰下里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

昭帝師古曰死後歸其地下故曰下里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

昭帝師古曰死後歸其地下故曰下里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

昭帝師古曰死後歸其地下故曰下里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

昭帝師古曰死後歸其地下故曰下里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

昭帝師古曰死後歸其地下故曰下里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

昭帝師古曰死後歸其地下故曰下里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

昭帝師古曰死後歸其地下故曰下里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

昭帝師古曰死後歸其地下故曰下里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

昭帝師古曰死後歸其地下故曰下里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



錄改自作今詳注云自謂乞與之則正文不應云自乞之今兼存王念孫曰案乞字後人所加自當尋句屬錄句與乞出三千萬與之故師古曰句謂乞與之也漢紀作出三千萬與之是也證錄書句字作句與自相似因謂為自徐錯改自作丐即句字也江南本自乞之自下本無乞字後人以師古云乞音氣遂增入乞字不知師古自乞之自下本無乞字非正文所有也通鑑漢紀十六作乞之則願乞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

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悻師古曰悻心動也音換中喘息曰悻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往就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音水李反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獨居齊舍師古曰齊讀曰齊補注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音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前漢九十

前漢九十

五

相府歸為郡吏已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

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補注宋祁曰立字下當有主字王念孫曰宋道補注宋祁曰立字下當有主字王念孫曰宋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師古曰干犯也也音之

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呂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闕內罪

人法至死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移宮門禁止不得入師古曰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

呂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為掾宣帝識之張晏曰識其前拜為

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西羌反強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史從軍敗西羌還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師古曰比得也補注宋祁曰延年不當有還涿

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師古曰廢公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師古曰各以所居東自郡吏目下皆畏避之莫敢與梧師古曰梧也音西為號者師古曰梧也音意亦正作梧師古曰梧也音客放為盜賊師古曰盜賊也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遺掾師古曰遺得其死罪師古曰死罪也得其死罪師古曰死罪也定國謂邑子曰此賢將孫實傳願受將命分當相直時實為京兆尹故亦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

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補注宋祁曰延年太守故稱將尹尹故亦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

按者死師古曰按者死也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

前漢九十

六

黃金二十斤憂強脅息師古曰憂強脅息也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

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已出之其豪傑侵小民

者呂文內之師古曰文內之也眾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

者詭殺之師古曰詭殺之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

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文致不可得反也延年為人短小精

悍敏捷於事師古曰敏捷於事也雖子貢有遺於政事不能絕也師古曰皆觀鄉之師古曰皆觀鄉之也出身不顯師古曰出身不顯也是治下無隱情

然疾惡奉甚中傷者多尤巧為文書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

中主簿親近吏不得聞知奏可師古曰奏可也如神冬月傳屬縣因會

論府上師古曰論府上也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師古曰屠伯也是時張敞

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敬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

急適自書論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應劭曰韓盧六國

孟康曰言其大之取菟也不甚多殺補注何卓曰此謂盧希雖

恨之心非以多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

殺為能者也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

喉咽二周餘斃師古曰喉咽言其所在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

斃斃師古曰斃斃言其所在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

通借莠甚苗穢何可不鋤也師古曰莠穢言其所在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

自矜伐其能終不寢止時黃霸在潁川曰寬恕為治郡中亦平斐

蒙豐年師古曰斐鳳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

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己前師古曰比後近心內

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

豈鳳皇食邪補注宋祁曰府丞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

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常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

師古曰作此言非奇異之功也公卿不知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

為之是嘆官也壽昌安得權此以為權乎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

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應劭曰符符使符也師古曰符符使符也

也補注沈欽韓曰周官典瑞注杜子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

恨會琅邪太守呂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

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耶師古曰與又延年察獄史廉有憾不

入身師古曰延年察獄其後廉而此人乃有憾延年坐選舉

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師古曰言已監被貶秩丞義

年老頗悖師古曰心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

為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師古曰言已監被貶秩丞義

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師古曰言已監被貶秩丞義

泰因飲藥自殺曰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接驗有此數事已結延年

師古曰結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

延年師古曰延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

也師古曰延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

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開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

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師古曰數責延年母大驚便止都

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呂全安愚民願乘刑罰多刑殺

人師古曰呂全欲呂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

師古曰呂全欲呂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

音直用反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二臘

欲飲食故曰初臘師古曰臘及二臘不待卒歲也天災志臘明人

明內案此則人家作臘無不遇小歲飲食者師古曰臘及二臘

主臘祭不復飲食師古解為臘及正歲非也師古曰臘及二臘

云陳修家食每至正臘師古曰臘及二臘不遇小歲飲食者

賀高祖紀太和十五年冬初罷小歲師古曰臘及二臘謂延年

賀高祖紀太和十五年冬初罷小歲師古曰臘及二臘謂延年

有已師古曰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延年我不意當老見壯子

被刑戮也師古曰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延年我不意當老見壯子

也師古曰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延年我不意當老見壯子

遂去歸都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

其母師古曰延年其賢知也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太官東海號曰萬石

嚴師古曰延年嚴師古曰延年嚴師古曰延年嚴師古曰延年

并賞字子心師古曰延年并賞字子心師古曰延年并賞字子心

襲三十年即賞之先也師古曰延年襲三十年即賞之先也

補注先帝曰賜氏曰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材葉邑令左馮翊

今趙州寧晉縣治曰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材葉邑令左馮翊

薛宣奏賞能治劇能為頭陽令師古曰延年薛宣奏賞能治劇能為頭陽令

呂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意於政責戚驕恣紅陽長仲兄

弟交通輕使戚匿亡命師古曰延年弟交通輕使戚匿亡命



多然莫是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已爲儀表師古曰謂表明者補注先其曰儀其汙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姦也道讀曰導亦質曰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師古曰稱音尺孕反補注宋祁曰者歸咎於任之者也本馬遷之微辭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日班固不用史公元例裁篇別出之故

虛受堂

主

酷吏傳第六十終

漢書九十

貨殖傳第六十一

漢書九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同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王先謙補注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關擊柝者謂古者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者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眾也柝音土各反其爵祿奉養宮室

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

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補注先謙曰易履象辭也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於是辯其土地川

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師古曰衍謂地平延者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原下澤曰隰補注宋祁曰注文

地字下疑有衍字下沃疑作教民種樹畜養先謙曰官本種樹作

樹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師古曰藿亂也

亂音五宮反萩音敝所呂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呂時

而用之有節中木末落斧斤不入於山林師古曰禮記月令云季

薪爲牙獺末祭置網不布於墜澤師古曰禮記月令云季

月乃祭獺獺食魚兔也後虞人入澤梁獺祭獸然後田

行數弋繳射也燭者弋之失也後漢書曰燭音燭乃祭鳥用

遂謂青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槩澤不伐天師古曰禮記月

也槩音斷之也此天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也槩音上牙反

五萬反天音鳥也反補注劉奉世曰槩音如可槩之槩旁反

音屬之部槩從差音古音屬部二部絕不相通無緣借槩爲槩

劉寬理各望是也後人誤槩上之廿爲神頭又因師古言古槩

字乃依篆文神頭作與字相似似因誤而漢書出不至槩則北

宋時漢書已謂作與字相似似因誤而漢書出不至槩則北

求而類書已謂作與字相似似因誤而漢書出不至槩則北

盡母謂作與字相似似因誤而漢書出不至槩則北

物謂作與字相似似因誤而漢書出不至槩則北

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曰德齊之曰禮師古曰道

謙曰官本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曰直道而

注在德下

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已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

俱贖師古曰言以其所有非有微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

呂財成輔相天地之宜呂左右民師古曰秦卦象辭也居也左

贊天地之化育以助其成也左右讀曰成也王者資財用以放教

成器器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備取百物而極其功用補注宋

立物立功致用成器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

之書也士相與言仁誼於閑宴師古曰閑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

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并其汲

其義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墾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師古曰

移易補注宋祁曰注未疑有也字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

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

發語也戎翟之語則然于越南句吳耳師古曰吳越也于越南

禹南爲江漢淮汝越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制楚于越與南夷

民於吳越越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制楚于越與南夷

猶言吳越越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制楚于越與南夷

生萬物越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制楚于越與南夷

越夷越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制楚于越與南夷

與其意越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制楚于越與南夷

越則越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制楚于越與南夷

正越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制楚于越與南夷

云越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制楚于越與南夷

古越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制楚于越與南夷

放越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制楚于越與南夷

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曰德齊之曰禮師古曰道

謙曰官本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曰直道而

注在德下















游俠傳第六十二 漢書九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匡 撰

唐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纂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呂

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覬欲也幸得其所欲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

補注先謙曰官百官有司奉法承令呂脩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

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陪重也陪重也陵夷至於戰

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宋齊禮義專任威力也繇

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師古曰繇

信陵君魏無忌平原君趙勝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

無不實禮師古曰實禮也而取孤白裘也補注宋祁曰北注冠是孟康而趙相

虞卿棄國捐君臣周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信

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臣赴平原之急師古曰秦兵圍趙

忌無忌因如姬以竊兵符矯魏信侯命代晉鄙將而令朱亥施

矯晉鄙遂率兵救趙秦兵以卻而趙得全補注齊召南曰案應作

魏稱王久矣不得云魏信侯也師古曰魏信侯也皆曰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而

游談者曰四豪為稱首師古曰魏信侯也皆曰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而

當作擊注同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

網疏闊末之匡改也師古曰匡正也是故代相陳稀從車千乘而吳濞淮

南皆招賓客目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

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騁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

名迹翫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

不悔也師古曰季路孔子弟子也姓仲名由衛人也衛有蒯聵之

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縵而死補注宋祁曰宋萬殺閭公仇牧聞

之趨而至手劍而叱之補注宋祁曰宋萬殺閭公仇牧聞

徒何許節操同於季路補注宋祁曰宋萬殺閭公仇牧聞

謂也言游俠自謂殺身成名補注宋祁曰宋萬殺閭公仇牧聞

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在上視之曰好惡齊之曰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師古曰視

讀曰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舉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下皆類此

而六國五伯之舉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舉人也況於郭解

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

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

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

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

道莫足言者補注蘇輿曰莫庸無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

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閒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

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構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補注

蘇輿曰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閒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

語魁主也顏以爲凡根本之稱意是而微爾班氏父子以謂史公

序游俠則退處七而進奸雄故別謀序文然史公身離刑辱別有

孤憤觀其退處七而進奸雄故別謀序文然史公身離刑辱別有

以自贖交遊莫救云云意可見矣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曰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

士呂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

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也補注劉奉世曰飲其德飲字

當蒙不字言沒非義也飲者為飲而自飲言不欲有其德宋祁曰

注文顯字下請有也字王念孫曰案飲蓋飲字之譌也補注

以飲而德之謂之飲飲者為飲而自飲言不欲有其德宋祁曰

飲也通作飲猶飲之通作飲也補注宋祁曰飲者為飲而自飲言不欲有其德

非飲字之義蓋所見本王作飲也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賸



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師古曰邑屋猶

言彼何辜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尉

史記先謙曰官本史作至踐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爲吏更之事

活反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師古曰直當也次當怪之問其故

之怪問吏解使脫之箕踞者迺謝舉少年聞之愈益慕解

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目十數終不聽師古曰居

不見許也客遇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師古曰曲從其

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迺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

我去令洛陽豪居間迺聽師古曰洛陽豪更言之迺從其言也

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曰不以不敢乘車入其縣庭

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之免出者出之不可者各令

厭其意師古曰厭滿然後迺敢營酒食諸公曰此嚴重之爭爲用

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師

亡命者多歸解故夜將車來迎取其人止而養之及徙豪茂陵

也解貧不中營師古曰中充也營者財不充合從之數也中合符

引如清云不相中猶言不相當合此云不中費者其費少不合

數也索隱贊不滿三百萬已上爲不中下云不中徙解言不合從

爲充非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補注周書

謹兩人不肯薦士所害於上者獨主父憂郭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

軍此其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爲之言是爲其所使也解徒諸公送

者出千餘萬輟人楊季主子爲縣掾局之師古曰掾局其送不

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師古曰驩相親也邑人又殺楊

上書人上聞迺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補注

城縣南二十里臨晉今同州府大荔縣治也補注先謙曰史

解因出關解於關也籍少翁已出解解傳太原補注先謙曰史

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治

所犯爲補注先謙曰爲作也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軼有儒生侍使

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目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

斷舌吏曰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

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目睨殺殺人解不知

此舉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遂族解

郭侯傳高祖父解侯父荒蜀郡太守是解曾孫侯則元孫也自是

之後俠者極眾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

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師古曰中讀皆曰仲補注先太原魯翁孺

字雖爲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師古曰恂恂謹至若北道姚

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師古曰佗羽公子東南西北

字公字它古也字公字索隱趙起名他羽字公字也先謙曰呂本

徒下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聞者耳曷足道哉此迺鄉者朱

家所羞也師古曰鄉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章拒補注陽夏公曰案黃霸

如規矩之矩矩字亦作矩師古曰矩字亦作矩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

或作萬章今各本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師古曰

京兆不復從也師古曰更不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



所常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

奔師古曰博六博也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稽之財也謂

勝也師古曰先謙曰官本其作棋數負進一說謂

事在元平元年故遂有語謂事已更被則向所負進宜不必

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適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

太守官尊祿厚可自償博進矣妻君宣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

詔不諱之蓋史家追書故有其耳耳宣遂妻名也云妻知負博

之狀者善其思之益進音賸白不犯諱也先謙曰顧炎武云荀悅

字史家何苦改之益進音賸白不犯諱也先謙曰顧炎武云荀悅

漢紀云杜陵陳遵字長子上微時與遂戲博數負進上即位稍

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

以償博負矣進乃神皇考之名宣帝不喜用之荀紀為長我大所

云博進之進本當作費與進退字義俱別故詔書下諱且戾悼遂

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元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

為京兆尹至廷尉補注先謙曰初元元年為京兆尹遵少孤與張

疎伯松俱為京兆史疎博學通達呂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

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如淳曰為後進

竝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補注王先慎曰

獨極與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師古曰荷而遵

事數廢西曹呂故事適之師古曰案舊法令而罰之侍曹輒詣寺

舍白遵曰陳卿今日呂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

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師古曰優士

重遵補注師古曰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呂小文資

之迺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都吏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補注先

里久之與扶風相失師古曰意不相得也補注後人斯曰馮異扶

骨肉爭訟路在馮異官署後以馮異官署後以馮異官署後以馮

君郭舉見責問育為之請扶必怒曰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

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

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

門遵者酒師古曰者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

雖有急終不得去師古曰既關門而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

執何須也嘗有部刺史奏事還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當醉時

突入見遵母師古曰雷濕言其大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

補注沈欽韓曰書制律事有期會而違者一曰答三刺史每歲

詣京師問計便計帳使之類案朝集便正一如漢之制史每歲

奏事也母適令從從問出去師古曰以其前門關閉故從後問出

後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

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補注沈欽韓曰朱長文墨池集

遵所主皆藏去呂為榮補注先謙曰去亦疑也音呂反又音舉者陳

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補注周詩昌曰懷想也猶想望

風采顏前漢九十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

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

譽者緣是起為河南太守師古曰縣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

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凡師古曰凡口占書吏且

省官事師古曰占書度也口占其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

驚數月免初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

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

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曰舉直

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師古

屏蔽者師古曰屏蔽者有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誚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

畱宿為侍婢扶臥遵知飲酒餞宴有節師古曰宴食曰禮不入宴

婦之門而湛酒潤肴師古曰湛酒潤肴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



飲食自若師古曰言久之復為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為二千石

而張鍊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引列侯歸長安鍊居

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師古曰鍊

遵晝夜呼號師古曰呼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師古曰屬連續先是

黃門郎楊雄作酒箴已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

物日子猶瓶矣師古曰瓶觀瓶之居居井之眉師古曰眉之於

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繹

徽一旦重礙為賞所輻師古曰輻井索也重縣也賞井巨甄為

井賞所擊則破碎也重音上綱反賞音丁浪反輻音雷雷家

之說或以重為寔或音衛又以賞為費皆失之費音側救反身提

黃泉骨肉為泥師古曰泥泉之中也提音徒計反自用如此不如鴟夷師古

夷泉囊以盛酒即今鴟夷酒也補注先謙曰鴟夷滑稽腹如

大壺師古曰壺滑稽腹如大壺師古曰壺滑稽腹如大壺師古曰壺

吐酒終日不已若今之陽燧尊王先慎曰腹如大壺當作腹大如

十六御覽七百五十八引並作腹大如壺是盡日盛酒入復借醋

其證先謙曰滑稽蓋若今俗所云酒過能鴟夷也屬音之欲反補注沈

猶免日也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師古曰屬車屬音之欲反補注沈

日藝文類聚東方朔別傳曰漢武帝幸甘泉至長平坂上馳道有

蟲赤如牛肝東方朔曰是地必泰之故獄處積憂者得酒而忘以

酒何過乎師古曰過此適大喜之也師古曰喜好愛常謂張鍊吾

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師古曰約不敢差跌師古

者徒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聞師古曰湛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

差獨樂顧不優邪師古曰優鍊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

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師古曰池陽鍊為賊兵所殺師古曰鍊

賊常封官反吏日不夫日為賊所殺桓譚曰為通人之故也補注

沈欽韓曰王符著論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章議注

范書引符書符之王制正義云俗禁若前漢更始至長安大

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師古曰颯

恩澤侯表鴻城侯劉德居元平侯颯嗣王莽敗絕當即此劉

侯劉颯單于欲得詔遵遵陳利害為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

更始敗遵留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呂蒙榮自陽翟徙茂陵師古曰陽翟

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敘送葬皆

千萬呂上妻子通共受之呂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

死讓還南陽贈送行喪家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

為議曹師古曰禮畢衣冠幕之輻輳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

谷口令師古曰谷口左馬師時為大將軍後以光祿大夫養病未嘗為

司徒又不到哀帝世北自原涉為大司徒史丹後人安加丹字劉

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補注先謙曰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

為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

皆歸幕之師古曰幕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

賦也而說者以為高門以下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闔門

至茂陵為五陵之貴其本意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闔門

師古曰闔門與在所闔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

結髮自修品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讎取仇師古曰仇獨不見家

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適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伯姬

於宋恭公恭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大

人少選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建於火而死

陳孝婦者其夫嘗為吏妻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建於火而死

門役父母禮而不取遂使養姑涇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絹  
 金四十斤役之終身號曰孝婦補注沈欽韓曰陳孝婦見列女貞  
 傳文時人先謙曰顏  
 不補注不幸壹爲盜賊所汙遂行淫失失讀曰  
 知補注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師古曰還讀曰旋謂反歸故  
 探補注先謙曰官本約非孝  
 也涉自目爲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

也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仵涉慕之迺  
閭此得已不已之舉先諱曰官本閭作

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仟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仟費用皆卽富  
人長者師古曰卽音牛向反然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

赴人之急爲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師古曰在此里之中宅上補注先涉叩往候叩門家

哭涉因入弔問呂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絜埽除沐浴待涉還至

日鄉讀  
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  
適側席而坐師古曰禮  
自覆者側

席而坐今涉卹  
人之喪故側席  
削牘爲疏師古曰牘木簡也疏音所慮反具衣被棺木下至飯  
含之物分付諸客師古曰飯音扶晚反含音胡紺反諸客奔走市

買至日晷皆會師古曰晷者徒結反補注宋祁曰注交跌字下當有日側也三字涉親闋視已謂

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爲棺斂勞俸畢師古勞俸謂慰神  
徵功饗反勞音郎其月也詩曰比後人而受其言反

雄也喪家子卽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舉過數上聞王莽數收

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爲卿府掾史欲已避客

宋祁曰後漢書上  
字當作後漢書上  
茂陵師古曰戲  
與鹽司  
投箸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

\_\_\_\_\_

乘涉氣與屠爭古律注來師曰與屠爭字下當有者字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師古曰守茂陵令未真爲之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召示眾厲俗遣兩吏脅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爲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

尹公不聽諸家則曰廩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祖自縛償罪耳諸  
廷門謝皇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師古曰涉如

故著衣服初涉與新豐富人祢太伯爲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復音扶目反初涉與新豐富人祢太伯爲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呂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置

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爲寒心涉治家舍舊制皇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爲君計莫若墮壞

洗豕舍條奏其舊惡師古曰墮嬰也音火規反君必得眞令如此涉亦不敢怨  
 矣公如其計果召爲眞令步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

初從車二十乘補注先謙曰其長子名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卽祁太伯母也

諸客見之皆拜傳曰補注先謙曰轉相告呼也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補注劉放曰殺游公父及子謂游公與太子同母也

父自姓于但曰無駝夫人明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  
不覓游公之父也宣仍從顏注匪此於臺中蜀死者多補注王  
會師古曰子受補注先謙曰

附蓋其情也。女系二字屬上讀。取川方界口猶存者甚多。念孫曰：獨於二字義不可通。獨當爲麴草字之誤也。歷中唐書歷中書也。涉於歷中數以難曉之。思而殺人故曰罪。眚於唐書歷中書也。其多誤。歷中數以難曉之。思而殺人故曰罪。眚於唐書歷中書也。

謂本漢書改之孝武紀云郭解任俠晁錯先於壘中者其歌卽用此篇之文故知孝長紀獨字爲後人所改後書于允傳是時西

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死可  
京應注引別誤  
足證今本之誤  
用通先諱曰官本土死作死  
士引宋祁曰越本作十死  
莽迺召見貢曰辜惡赦其  
貢謂實  
師占曰

其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南注錢大昕曰王莽改天水曰鎮戎  
 太守疑本注文後人誤入正文大尹既鎮戎大尹不當更從天  
 南得車林薛安及原步爲家鄉之於欽恭以涉焉鎮戎大尹鎮戎

石之於木也

即王莽所改天水名疑校書者注天水太守說涉至官無幾長安敗  
於旁而誤入正文也索隱作潁川太守說涉至官無幾長安敗  
師古曰無幾言無多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呂應漢  
時也幾言殆也反  
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  
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屠建請涉與相見  
先謙曰官  
本屠牛徒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家舍者為建主簿涉本不  
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  
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言以涉為  
魚肉不以人遇之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  
涉欲亡去申屠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  
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  
宋祁曰十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微取涉於車上師古曰微要送  
越本作干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微取涉於車上也音工堯反  
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師古曰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  
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  
五

虛受堂

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之風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漕漕皆姓  
齊昌曰王莽禁二名此應指其字然如賈逵傳曲叔居發雍  
樂成又以名與字雜書先謙曰馬領在今度陽府環縣東南王莽  
居攝誅鉅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師古曰指其素善強弩將軍  
孫建莽疑建藏匿泛曰問建師古曰泛者以常語問之不切責也  
是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曰寒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  
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曰俠聞於世云

游俠傳第六十二終

漢書九十二

倭幸傳第六十三

漢書九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漢興倭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幸惠有閭孺此兩人非有材能

但曰婉媚貴幸師古曰婉媚也媚悅也補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

說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開津補注宋故

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駿驥師古曰以駿驥毛羽飾冠海貝飾

說在司馬相如傳補注宋傅脂粉化閭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

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師古曰

名伯子補注先謙曰 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師古曰宦者則李延年

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湣于長孝哀時則

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育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

馬都尉栢侯金賞師古曰栢音丁護反補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

為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師古曰過於常也宣帝時侍中中郎

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位尊位彭祖呂恩恩封陽

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敕無所虧損師古曰為其小妻

所毒薨國除補注蘇與曰漢世謂妻為小妻故乘傳取母為小

所毒妻見本書元后傳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南安屬蜀郡

在今嘉定府夾江 呂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

皆善黃船也說文黃船字新附有之云所以進船也師古曰濯

漢通用濯劍屈楚傳注長曰短曰濯師古曰濯也司馬相如傳濯

漢魏間集解引徐廣云著黃船也又引漢書音義云持濯行船

也士水之母故施黃施於船頭以名其郎曰黃頭郎頭兩取之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補注王念孫曰

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暢師古曰黃頭郎推上天案推下有之字

及四十引此說作推之上天史記見之師古曰衣冠帶後謂玄當風上而居帶帶之下也補注宋

注末也字當則先謙曰史記見之師古曰衣冠帶後謂玄當風上而居帶帶之下也補注宋

覺而之漸臺師古曰漸臺有蒼池池中有漸臺覺者首見呂夢中陰目求

推者郎師古曰郎官本目作自史記同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

見也召問其名姓郎名通鄧猶登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此四

登也悅之是小司馬文帝甚說師古曰悅尊幸之日日異師古曰

疑不重日字通亦愿謹不好外交師古曰愿音願又音原雖賜洗沐不欲

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呂十數師古曰鉅萬如者十

鉅萬者以十數爾不官至上大夫師古曰上大夫祿歸老於家

是上大夫即太中大夫也下文上大夫祿義同師古曰文帝時閒知通家

游戲行不公顯也如往也然通無他伎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

身呂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

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嚴道屬蜀

通注沈欽韓曰明志雅州榮經縣東北有銅山鄧氏錢布天下

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通常為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反

角為嗽音古音也先謙曰史記嗽作啗下音亦作啗師古曰不樂從

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

太子齋癰師古曰齋音也齋出其膿血齋音仕客太子嗽癰而色

難之補注先謙曰已而問通嘗為上齋補注先謙曰官太子慙繇

是心恨通師古曰繇音也繇與由同其下繇本繇下有之字太子慙繇

下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齊太子之受

以極形已之愛上耳以爲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無何

人有告通盜出徹外鑄錢之徹者以朝塞爲名徹者取徹德之







師古曰罷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師古曰陵置邑徒

止所徙之家師古曰罷朕呂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曰康

寧師古曰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

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衆鉅萬師古曰衆古累多畜妻妾

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坐執左道補注錢大昭曰坐字上脫

廢處長定宮而后姊嬖為龍領思侯夫人晉灼曰韓實嗣父嬖為

龍領師古曰思侯居長與嬖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嬖賂遺長欲求復

為健仔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許為白上立

呂為左皇后嬖每入長定宮輒與嬖書戲侮許后嬖易無不言師古曰

也嬖師古曰嬖也易輕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為

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呂外親居九卿位

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嬖受長

定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曰當代輔

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師古曰白謂當輔政故原言具言其辜過

根怒曰即如是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

東宮師古曰趣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師古曰欲代曲陽侯

對莽母上車師古曰莽母於長男之妻也上私與長定責人姊通

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迺免長

官遣就國初長為侍中奉兩宮使親密師古曰言為使者傳言語

之紅陽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政立自疑為長毀謗常怨毒長

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師古曰諫從長請車騎師古曰諫者謂也

長呂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為長言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

吏捕融立令融自殺呂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

獄窮治長只服戲得長定宮師古曰傳謀立左皇后皇至大逆死

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師古曰若紅陽侯立就國

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為大司馬久之

還長母及子補注先諫曰官本始長呂外親親近師古曰親近謂近幸

郡屬下有歸字是師古曰始長呂外親親近師古曰親近謂近幸

幸不及富平侯張放常與上臥起俱為微行出入補注何焯曰

湯傳後不入後幸者以張純復顯於建

武中也然不掩其惡所以不失為良史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哀帝立賢

隨太子宮為郎師古曰郎東宮官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師古曰傳

為人美麗自喜師古曰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師古曰說識而問

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

父為雲中侯即日徵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

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案鉅萬貴震朝廷常

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輿師古曰輿謂身臥其上師古曰輿謂身

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便辟善為媚媚自固每賜洗沐不肯

出嘗留中視醫藥補注先諫曰官上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

籍殿中止賢廬師古曰廬謂止處也若吏妻子居官寺舍補注先諫曰

妻放並吏妻子又詔賢女弟呂為昭儀補注錢大昭曰詔南監本

皆得居官寺舍又詔賢女弟呂為昭儀補注錢大昭曰詔南監本

召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呂配椒房師古曰椒房欲配其名故曰椒

風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竝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

萬數遷賢父為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又呂賢妻父

為將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

洞門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門相常也皆借天子之

畫雲氣華鸞山靈水陸或衣以錦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皆曰

南中門南上門南便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

榘轉相連注山池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曰錦錦謂軒閣之板也綿厚縹麗

也音徒奚反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弟盡在董氏

補注先謙曰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玉桺豫呂賜賢無不備具

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編如鏡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綫

要以下玉為桺至足亦綴以黃金為縷補注宋祁曰桺字下當有皆字又令將作為賢起家塋義陵旁內為房剛柏題湊

孟康曰堅師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外為微道周垣數里門闕眾恩甚盛上欲侯賢而未

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祝詛

師古曰謁者后之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迺呂

其功下詔封賢為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冤甚惡躬等數諫爭呂

賢為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

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傳太后從弟喜先為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為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

死明甚憐之上竊重賢欲極其位

師古曰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日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詛雲后舅伍宏呂覽待詔與校

祕書郎楊閣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呂聞咸伏

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

及相丹諸侯王后親

師古曰相姓也音許羽反補注宋祁曰知字上當有中字而宣除用丹為御屬

補注沈欽韓曰知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呂附吳得與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

師古曰依反朕呂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師古曰恭皇后謂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成立義折消未萌

禍難之未萌謂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成立義折消未萌

君上為非反痛恨雲等揚言為羣下所冤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

可惜也師古曰見賢等獲封極幸嫉妒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

師古曰於詩曰蓋君親無將而誅之師古曰將謂是呂季友鳩

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

師古曰季友魯桓公少子傳曰季友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鍼季鴆之公羊

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

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亡

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補注先謙曰官本山作境是

朕閱將軍陷于重刑故曰書飭與敕同將軍遂非不改復與承

相嘉相比師古曰此謂比令嘉有依得呂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

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

孟康曰噬膚減鼻噬食也膚膏也說非也易噬嗑卦九二爻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言白其肌膚也

云為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

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噬膚之恩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

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呂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

序惟稽古建爾于公呂為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

師古曰悉盡也統領也辟之主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

之眾受制於朕以將為命呂兵為威可不慎與

師古曰與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

宜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

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傳之右矣

師古曰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

補注宋祁曰臣單于怪賢年少以問

譯師古曰傳語之人也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

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

賢為大司馬與光竝為三公上故令賢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

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卻入賢至

中門光入閤

補注宋祁曰入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

賓客均敬之禮補注先謙曰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

大夫常侍補注先謙曰中常侍如官得入禁中賢繇是權與人主

俸矣師古曰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太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即位為侍中騎都尉上曰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為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

補注劉敞曰多字病免為中郎將兄弟並列先謙曰案望之傳子育哀帝時為南郡太守病免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此兄弟並列謂育咸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閎閎為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適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

師古曰家人蓋咸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

前漢九十三後

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賢父子親屬宴飲

補注王念孫曰案賢義不相屬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正作與賢父子親屬宴飲漢紀同

側上有酒所師古曰從容視賢笑

師古曰從容視賢笑宋祁曰賢字下當有而字曰自從其所願注若自出從容視賢笑

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適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

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

說師古曰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字或作政攻治也言作治之甚堅牢也功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曰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葬前呂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

補注宋祁曰首字下當有曰字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呂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呂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呂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呂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呂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呂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呂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呂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

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補注宋祁曰入出當作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呂太后詔即闕下冊賢

師古曰元元蒙辜者呂來陰陽不調害並臻師古曰呂蒙辜元元蒙辜師古曰呂蒙辜

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師古曰更惡為大司馬不合眾心非所目折衝緩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

補注何焯曰周禮司短氏注司短掌明室則罪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賢子問云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沈欽韓曰荀子禮論罪人之喪不得書行以昏禮王文彬曰夜葬者蓋賢家惶恐之甚慮有它故乘夜葬疑其詐死有司奏請

發賢棺至獄詎視師古曰詎發家取其葬復風大司徒光奏賢

師古曰風諷曰諷質性巧佞翼姦巨猾封侯王制師古曰放依貴呂萬萬計國家為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為使

前漢九十三

者禮師古曰言不使受賜不拜舉惡暴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

補注先謙曰乃復呂沙畫棺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呂棺師古曰以此物棺

至尊無呂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

官諸呂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都

鉅鹿長安中小民謹誹鄉其弟哭幾獲盜師古曰獲盜也

師古曰獲盜也診其尸師古曰獲盜也

自効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問之而大怒曰它

擊殺謂補注先謙曰劉放曰案後漢傳浮祇為大司馬主簿相涉而試職而王閎王

莽時為牧守補注先謙曰

補注先謙曰

補注先謙曰

補注先謙曰

補注先謙曰

補注先謙曰

補注先謙曰

所居見紀葬敗迺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閭師古曰商容人閭修善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曰閭子補吏至

墨校卒官蕭咸外孫云補注宋祁曰咸字下當有之字

贊曰柔曼之傾意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

觀藉閭鄧韓之徒非一補注先謙曰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爲官本藉作籍

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師古曰言本不以德進繇讀與由同位過

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巨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

哀平哀平之際國多毀矣師古曰毀謂開隙也主疾無嗣弄臣爲輔鼎足不

彊棟幹微撓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傳流

放幸及母后奪位幽廢師古曰謂貶皇后趙氏爲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皇后傳氏退居桂宮咎在

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

柔損矣王者不私人呂官殆爲此也師古曰殆近也

虛受堂

主

佞幸傳第六十三 終

漢書九十三





讀曰鑿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驪戎遂取周之地鹵獲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焦獲昭云戎後來居北山故號曰驪戎中在雍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州涇陽縣城北十數里此鹵獲乃誤文

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馬平王去鄭鎬而東徙于維師古曰平之

子當時秦襄公伐戎至鄭師古曰鄭古字有是字先謙曰鄭是也此說文史

是之時始列為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伐燕而伐齊齊釐公

與戰于齊郊師古曰齊古字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告急齊補注

孫曰齊上脫於字史記同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

餘年而戎翟至維師古曰維古字伐周襄王補注襄王出奔于鄭之汜

邑師古曰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初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為

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

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補注周書曰開戎翟戎

翟呂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師古

日今伊闕南補注東至于衛侵盜尤甚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侵盜

之曰戎狄是膺縛伐僉僉至于太原出車周襄王既居外四年迺

彭彭城彼朔方以為襄王時詩與班義異周襄王既居外四年迺

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迺與師伐戎翟誅子帶迎

內襄王于洛邑當是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獲戎翟居于西河圖

洛之間師古曰洛音洛二居作同地理志圖水出上郡日土縣西

志是也後轉寫者誤為洛水補注洛水出上郡日土縣西

安堡水外流入又東南入河補注洛水出上郡日土縣西

合開光川又東南入河補注洛水出上郡日土縣西

二百里安洛水今發源嶺南府志在洛水之南又東南

入延安府保安縣界去安化東北二百五十里補注洛水出上郡日土縣西

與元和志雲字記皆同先號曰赤翟白翟師古曰赤翟白翟

者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以西有縣諸賦戎

狄獯之戎師古曰獯音天獯音天獯音天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

荔鳥氏胸衍之戎師古曰荔音天荔音天荔音天在新平荔而晉北有林胡樓煩

之戎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如淳曰林胡即獯胡李牧所滅索隱

春秋時北地也虜門樓煩胡地也先謙案朔方燕北有東胡山戎

也後為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

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補注漢書匈奴傳匈奴有餘年趙襄子踰句

餘歲師古曰餘歲莫伯反補注後與韓魏共

注而破之并代呂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補注後與韓魏共

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呂北而魏有西河上郡呂

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

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

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師古曰宣太后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

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

城呂距胡補注呂距胡人呂長城始於始皇非也中國自春秋以

後各有長城補注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

氏師古曰氏音氏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

樓煩師古曰樓煩音樓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師古

音步浪反高關在秦去病傳補注宋祁曰郡本樓煩陰山

為先漢曰索隱在秦去病傳補注宋祁曰郡本樓煩陰山

北也正義括地志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朔方臨戎縣北有

連山陰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上俗名為高關也先謙案路

連山陰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上俗名為高關也先謙案路

黃河向北流之東岸官本注無雲去病三字而置雲中雁門代郡

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卻千餘

里師古曰里音里官本東胡下再有東胡二字史記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

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

也補注沈欽韓曰通典造陽在今河北唐肅州今置上谷漁

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呂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

匈奴師古曰匈奴音胡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蒙恬史記同無數

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成已  
 充之師古曰適音曰適有罪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師古曰正義括地志秦故道在燒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先議案附華池縣在今慶陽府合水東北百二十里縣東漢子午山名曰雲山九因遏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師古曰繕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  
 師古曰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  
 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閼氏生少子師古曰閼氏匈奴皇后號也關  
 冒音墨頓音無別訓姚合城云師古曰匈奴單于號其妻爲閼氏爾  
 如字同馬遷傳亦名莫克反師古曰匈奴單于號其妻爲閼氏爾  
 顏便以皇后解前漢九十四上  
 之太俚俗也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迺使冒頓質於月氏冒  
 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  
 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迺作鳴鏑應劭曰號箭也師古曰鏑  
 念孫曰案作下原印爲字後人已爲部是作鏑師古曰鏑  
 書古作爲者多矣通鑑漢紀三曰魏爲字文選左思魏史詩注曹  
 植名都篇注陸機從軍行注張協七命正所也陳伯之習勒  
 注顏延之陽給事詩注六月次古詩注正所也陳伯之習勒  
 其騎射師古曰射也令曰鳴鏑弱而不悉射者師古曰  
 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師古曰  
 射冒頓立斬之師古曰  
 射復斬之師古曰  
 冒頓知其不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口鳴鏑弱頭曼其左右  
 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  
 冒頓自立爲單于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云冒頓既立時東胡強

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補注先諱曰骨

奴謂賢曰屠者故常呂太子為左屠者王自左右賢王呂下至當

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

官呼衍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其後有須卜氏此三

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呂東師古曰直當也其下

下句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呂西接氏羌各有分地逐

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補注先諱曰匈奴各

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

王師古曰裨音頻移反補注宋祁曰百長下舊相都尉當戶且渠

之屬師古曰渠音且渠姓益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

少史記作大明少字非也五月大會龍城補注沈欽韓曰後書

祭其先天祭其先天

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躡林謀校人畜計八月月中皆會祭處也

尚豎柳枝豎柳枝而祭也鮮卑之俗目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

燂曰案金源有射柳但不於秋而於夏五月沈欽韓曰索隱鄭氏

語解云臨林即松林故地然則胡語名木為臨也新唐書太宗

以鐵勒部思結為臨林州然則胡語名木為臨也新唐書太宗

字義以誤其法拔刀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輒

罰其面也如瀉曰輒輒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輒輒輒輒其骨

義似當從說也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

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師古曰左

尊日上戊己補注錢大昭曰以戊己為吉也周壽昌曰上向字

曰史記十作于正義引舉事常隨月盛壯曰攻戰補注沈欽韓曰

月將滿輒為寇抄先諱曰史記作舉事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

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疑星字衍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

虜賜一卮酒而所得禽獲因呂子之得人呂為奴婢故其戰人人

自為趨利師古曰趨讀善為誘兵呂包敵師古曰包襲取之補注

言善誘利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舉死

者盡得死者家財補注先諱曰史記作舉事後北服渾淪屈射丁

零隔昆龍新華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淪胡反屈音戈主反

屈無龍三字沈欽韓曰魏志注無龍字蓋涉上文龍城而衍史記漢紀

隔昆龍新華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淪胡反屈音戈主反

丁零作丁靈後又作丁令隔昆龍新華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淪胡反

人大臣皆服呂冒頓為賢是時漢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

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

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師古曰雨卒之墮

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

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

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補注先諱曰史

帝於白登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南去平城漢兵中外不得

相救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驍北方盡驍南方盡驍師古

曰驍青馬也驍深黑驍赤馬也驍音龍驍音先補注沈欽韓曰

適使使問厚遺闕氏蓋單于用事之正妻文苑英華有闕氏

之計方行於時命離木之工狀佳人之美云云其奇計益如此闕

氏適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

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

漢有謀亦取闕氏之言適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解引弓弩注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解引弓弩注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解引弓弩注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解引弓弩注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解引弓弩注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解引弓弩注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解引弓弩注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解引弓弩注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解引弓弩注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解引弓弩注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解引弓弩注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解引弓弩注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解引弓弩注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解引弓弩注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解引弓弩注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解引弓弩注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解引弓弩注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解引弓弩注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解引弓弩注

口官本注直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  
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  
鴈門雲中補注先謙曰史居無幾何陳稀反多時也幾音居豈反  
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  
塞是時匈奴奴呂漢將數率眾往降師古曰即謂韓故冒頓常往來  
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之適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  
和親冒頓適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補注  
史記作李其黨數千人往來苦上谷呂東終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寢  
還高后曰孤債之君如高后曰債也債音不餘人兩事適為書使使  
張脈債與之債倉公傳所謂病得生於沮澤之中之地音子孫反  
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如說非前漢九十四上九

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  
主不樂無已自虞師古曰虞願呂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  
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補注宋祁曰發兵而擊之樊噲  
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間季布曰噲可斬也前陳稀反  
於代漢兵三十二萬補注齊召南曰案韓王信反誘匈奴攻漢而  
於代事在十年與平伐之補注高祖七年事也若陳稀之反  
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  
苦七日不食不能穀弩師古曰噲張今歌噲之聲未絕傷痍者甫  
起師古曰噲張而噲欲痛動天下妄言呂十萬眾橫行是  
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  
之書師古曰年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

度單于過聽不足已自汗師古曰汗過也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  
二乘馬二駟呂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  
義補注宋祁曰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  
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補注何焯曰前此  
假地至是入居河南故十四年大入遂至彭陽也匈奴復得陽山北  
先謙曰在北河之南蒙古居衛青所取皆即此地於是文帝下詔  
曰漢與匈奴奴約為昆弟無侵害邊境所呂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  
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地非常故師古曰呂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  
卒歐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師古曰呂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  
自保陵轅邊吏入盜甚驚無道師古曰呂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  
車騎八萬詣高奴師古曰上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  
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補注先謙曰文帝歸罷丞相擊  
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  
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師古曰驩謂也言與所遣  
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師古曰不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  
與漢吏相恨補注先謙曰史記支作氏張作氏王念孫絕二主之  
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呂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  
漢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乃發使將書以報漢呂其故  
不和隣國不附今呂少吏之敗約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小吏故謂右  
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呂天之福史卒良馬力強呂滅夷月  
氏師古曰盡斬殺降下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師古  
之在定上史記皆已為匈奴奴也師古曰皆入匈奴之民并為一  
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師古曰復呂安邊  
民呂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  
帝之志補注先謙曰言故使郎中係康淺奉書請始反師古曰









廣道亡歸師古曰於漢亡還漢亡敖廣敖廣賸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

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補注先謙曰數千

入盜邊武紀秋匈奴盜邊韓安國屯漁陽補注先謙曰數千

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

千餘人補注先謙曰武紀圍將軍安國師古曰即安國時千餘騎

亦且盡會燕救之至補注先謙曰匈奴迺去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

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

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呂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補注

則無漢火通甘泉之患補注先謙曰武紀置朔方五原郡復繕故秦時

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呂子胡

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

中造陽地也補注先謙曰前漢九十四上

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為

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降漢漢封於單為陟安侯

入代郡殺太守共友補注先謙曰其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略千餘人

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補注先謙曰其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略千餘人

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

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

其明年春補注先謙曰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

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以牽綴其東右賢王呂為漢兵不

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

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眾男女萬五千人裨

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補注先謙曰略

千餘人其明年春補注先謙曰六年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

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補注先謙曰師古曰仍領也補注何擊匈奴得首虜

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呂身

脫補注先謙曰而前將軍衛青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

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呂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

故盡沒補注先謙曰介音夏師古曰介特也本將軍并軍至遇單于時特

不必死又言介與單于相見介獨遇單于兵介獨遇單于兵介獨

依史記介與單于相見介獨遇單于兵介獨遇單于兵介獨遇單

沒也分誤為介介獨遇單于兵介獨遇單于兵介獨遇單于兵介

連獨二字單于既得翁侯呂為自次王補注先謙曰呂誘罷漢兵微極而取

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補注先謙曰師古曰直呂誘罷漢兵微極而取

之要其困極然後取之補注先謙曰師古曰直呂誘罷漢兵微極而取

于從之其明年補注先謙曰元朔二年漢使將軍去病將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

補注先謙曰漢使將軍去病將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

補注先謙曰漢使將軍去病將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

補注先謙曰漢使將軍去病將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

補注先謙曰漢使將軍去病將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

補注先謙曰漢使將軍去病將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

補注先謙曰漢使將軍去病將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

補注先謙曰漢使將軍去病將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

補注先謙曰漢使將軍去病將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

補注先謙曰漢使將軍去病將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

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

匈奴左賢王補注何焯曰兩左賢王圖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

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補注劉

既云死者過半又云盡亡其軍與武紀本傳無司者必有一誤先

紀云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餘人獨身脫還合之廣

軍四千死者二千餘故云過半殺耳故傳云

脫還其軍盡亡失益或降或逃故耳故傳云

廣軍幾沒以自當無賞也情事固無不合

合騎侯從眾騎將軍

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

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使票

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

補注

日票騎再西前斬三萬餘人復降四萬八千王不戰軍後出代

攻左王得首虜亦七萬餘人左王不能軍自冒頓之盛控弦之士

三十餘萬於是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其地為武威酒泉郡則

幾耗其種之半

中呂實之

解在食貨志

西滅北地呂西成辛半

補注劉敬曰

明年

日趙信所作因以名城

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

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蠡王呂為單于死迺自立為單

于單于復得其眾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

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

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

王庭漢度河自朔方呂西至令居

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呂北

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土物故者亦萬數

日萬數史記作數萬武紀兩軍

士戰死者數萬人此傳誤也

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

去而漢馬亦少無已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

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

為外臣朝請於邊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

漢使敞使於單于單于

聞敞計大怒雷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雷

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

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

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

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

補注先謙曰元鼎五年

有未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

補注先謙曰元鼎六年

合未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

補注先謙曰元鼎六年

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

補注先謙曰元鼎六年

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

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

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

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

補注先謙曰元鼎五年

有未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

補注先謙曰元鼎六年

合未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

補注先謙曰元鼎六年

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

補注先謙曰元鼎六年

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

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



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周以守事而來補注用事昌曰主客應是匈奴官名舊漢之典客漢書儀云主客尚書王外國事匈奴官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

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補注先無曰史記匈奴傳云匈奴與漢戰匈奴先與漢戰匈奴先與漢戰匈奴先與漢戰

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師古曰音居力反何

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師古曰音居力反何

立斬主客見者而雷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

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

等聞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呂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

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於

漢呂求和親師古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補注王念孫曰

匈奴求和親師古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補注王念孫曰

此言為矣師古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補注王念孫曰

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師古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補注王念孫曰

匈奴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呂翁主妻烏孫王弓分

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師古曰音居力反何

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也師古曰音居力反何

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適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即欲

和親呂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

繒絮食物有品呂和親師古曰音居力反何

古師古曰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

使非中貴人其儒生呂為欲說折其辭辭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

年呂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

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謂呂甘言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

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

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

使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呂為漢殺吾貴使者適雷路充國

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

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適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

野侯屯朔方呂東備胡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

子詹師廬立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

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

漢使雨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呂乖其國使者入匈奴

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雷漢使漢使匈奴者前後十餘

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雷之相當是歲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

築受降城猶已爲遠其明年春漢書補注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

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師古曰期至浚稽山而還漢書補注浚稽山在

武威北漢書補注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

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入

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

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漢書補注王念孫曰此言浞野侯已爲匈奴

所殺軍吏皆恐失將而誅故莫相漢書補注益涉上句而衍史記無

軍遂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迺侵入邊而去

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

適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爲單于師古曰句黎湖

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

亭至盧朐師古曰盧朐山名也漢書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

亭至盧朐師古曰盧朐山名也漢書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

亭至盧朐師古曰盧朐山名也漢書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

亭至盧朐師古曰盧朐山名也漢書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

亭至盧朐師古曰盧朐山名也漢書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

亭至盧朐師古曰盧朐山名也漢書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

亭至盧朐師古曰盧朐山名也漢書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

亭至盧朐師古曰盧朐山名也漢書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

亭至盧朐師古曰盧朐山名也漢書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

亭至盧朐師古曰盧朐山名也漢書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

亭至盧朐師古曰盧朐山名也漢書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

亭至盧朐師古曰盧朐山名也漢書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

亭至盧朐師古曰盧朐山名也漢書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

秋大之師古曰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

城之憂師古曰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

城之憂師古曰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

可以復讎乎曰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

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漢書補注先謙曰武紀天漢元年單

于適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

行音胡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

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書補注先謙曰武紀在

之明年二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

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師古曰幾漢兵物故

什六七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又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

山師古曰涿邪山漢書補注先謙曰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圍涿邪山

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

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適貴陵曰其女妻之

後二歲漢書補注先謙曰武紀天漢三年秋匈奴遣使將軍六萬騎

步兵七萬出朔方漢書補注先謙曰強弩都尉路博德漢書補注先謙曰博

改作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

說也因杆將軍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

重於余吾水北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音力竭反重音直

出焉漢書補注先謙曰余吾水漢書補注先謙曰余吾水

吾疑即此余吾而單于召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

引歸與單于連圍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

歸漢書補注先謙曰史記止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

立爲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爲左賢王

次爲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責人曰爲有病更

立左大將爲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

讓位焉左賢王辭曰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

賢王許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召左大將爲左賢

王許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召左大將爲左賢

王許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召左大將爲左賢

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擇不得代師古曰更昌為日逐王日逐王

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昌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補注先

年二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

兩部都尉補注先據武紀其年當作其明年於是漢遣貳師

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臣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補注

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郅居水師古曰郅居水也音丁左賢

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街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

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師古曰

而追之不見而還也師古曰追邪徑亦是地名師古曰追邪徑亦是地名

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

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軍師兵遮重合侯迺遣關陵侯

將兵別圍車師師古曰關陵侯成也師古曰關陵侯成也師古曰關陵侯成也

眾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

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師古曰貳師遣屬國胡

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

城應劭曰本漢將塞此城將亡其妻率餘眾完保之因以為名也

城張晏曰范氏能胡語者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趙信城范夫人

兩路界內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

其孫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

意適與獄會到居北可復得見乎如淳曰已就誅後雖復欲將匈奴不可得師古曰

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

萬騎度郅居之水一日補注先達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

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補注先達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

史與決眊都尉輝渠侯師古曰輝渠侯也師古曰輝渠侯也師古曰輝渠侯也

注錢大昭曰據表輝渠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不云侯也先謙曰官本注當後作雷電問作陽多下無音字是

日將軍懷異心欲危眾求功恐必敗謀其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

史引兵還至連邪烏燕然山師古曰連邪烏地名也師古曰連邪烏地名也

實惠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師古曰連邪烏地名也師古曰連邪烏地名也

兩路部內先謙曰官本注一音作音一作音一作音一作音一作音

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眾夜蹙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

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呂女妻之尊寵在衛

律上其明年補注先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漠北有強胡

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師古曰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師古曰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

妻師古曰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師古曰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師古曰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

也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

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

者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相誅之故

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

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奴歲

漢書補注 卷九十四上 列傳第六十四上  
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得出兵三歲武帝崩補注先  
帝崩於後元二年距征和四年止二歲也云三前此者漢兵深入  
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極苦之補注古曰孕重墮任者也  
讀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補自單于呂下常有欲和親計後  
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  
人鄉之師古曰鄉讀曰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  
迺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  
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  
等與顯渠閼氏謀置單于死詐橋單于令師古曰橋與橋同與貴  
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  
鞬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師古曰風謂不正言也左賢王右谷

前漢九十四上

天

蠡王呂不得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  
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  
不服反呂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  
肯會龍城師古曰各自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後二年秋匈奴入  
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  
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樓櫓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  
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秦人  
非也彼時匈奴謂中國人秦人後世世古秦人耳西域傳匈奴  
人言言故也彼注其是又太極傳聞宛城中得秦人亦謂中國  
人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  
是遣漢糧也師古曰遺衛律於是止迺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  
馬宏等補注先謙曰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  
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已通

善意補注周壽昌曰傳介子傳引諸曰搜蘭王安歸當為匈奴開  
侯通使發兵略殺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  
光等三輩西使等云樓蘭殺漢使安樂云元風四年大將軍霍  
光遣平樂侯等介子傳介子傳王忠使西域當在元風四  
年前安為匈奴所不得不肯補注先謙曰王忠使西域當在元風四  
于立三歲矣明年師古曰元風四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  
音徒內反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  
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已為道擊之師古曰道即西  
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補注先謙曰復遣九千  
騎屯受降城已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師古曰余吾水上作橋呂備奔走  
日擬有迫急北走是時衛律呂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  
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  
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師古曰風然其侵  
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言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

前漢九十四上

天

死明年補注先謙曰以上下文單于使犁汗王窺邊  
又右谷蠡王居地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  
翼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  
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師古曰無幾謂不多時也幾音居豈分三隊  
入日勒屋蘭番和師古曰皆張掖縣也番音盤補注先謙曰日勒  
番和今涼州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  
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注沈欽韓曰續志張掖屬國  
有官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封  
成安侯補注先謙曰據功臣侯表封在元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  
掖其明年補注先謙曰三年也元風中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  
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曰旁行攻塞外亭長補注  
長當作堂南屬本屬本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漢火候望精明

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  
單于承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  
之師古曰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國充國爲烏桓問數犯塞師古曰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  
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  
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師古曰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初光誠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師古曰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爲平陵侯師古曰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恐師古曰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卽位

前漢九十四上

元

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入馬  
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師古曰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咸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抗健習騎射  
者皆從軍師古曰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  
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  
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  
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下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  
烏孫西域師古曰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以惠爲校尉師古曰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遣校尉常惠使持節發烏孫兵師古曰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眾匈奴聞漢兵大出老  
弱奔走敗畜產遠遁逃師古曰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是呂五將少所得師古曰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御覽八百三十七東漢書紀曰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與  
匈奴等議出兵調度師古曰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  
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師古曰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師古曰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  
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  
使者蒲陰王呂下三百餘級幽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  
至期還天子薄其過竟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  
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  
雞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卽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

前漢九十四上

平

壽諫呂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  
丹余吾水上卽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幽馬牛羊七萬  
餘引兵還上呂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虜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  
遛不進師古曰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正文作遛師古曰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宣紀云祁連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  
字爲後人所改又元后傳史記漢書光武紀不拘以逗  
亦是後人所改又元后傳史記漢書光武紀不拘以逗  
政術部十四引元皆下吏自殺權公孫益壽爲侍御史校尉常惠  
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曰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汗都尉千長將呂下三萬九千餘級師古曰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謂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眾  
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于不可勝數師古曰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於是匈奴遂衰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怨烏孫其冬補注先謙曰單于自本始三年冬單于自

將數萬騎擊烏孫補注先謙曰烏孫本無數字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師古曰雨

其反音于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

攻其北師古曰今音客高相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

數萬匹牛羊甚眾又重呂饒師古曰重呂饒反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

五匈奴大虛弱諸國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

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

者報其直補注同茲欲鄉和親補注周壽昌曰茲與滋同而邊

境少事矣壹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

于是茂地節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呂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

黜前單于所幸顯渠閼氏顯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

不能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呂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單于聞之喜

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

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迺自請與呼盧營王各將萬騎南

旁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警音子移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

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眾等

四人師古曰治眾將五千騎分三隊師古曰隊出塞各數百里捕

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

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備漢其秋匈奴前

所得西嚆居左地者孟康曰嚆音辱匈奴種其君長呂下數千人

皆驅畜產行與颺脫戰所戰殺傷甚眾補注先謙曰遂南降漢其

明年補注先謙曰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師古曰城郭謂

得其王及人眾而去單于復召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

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呂實之補注

曰互詳其明年補注先謙曰四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

萬餘騎屯田右地欲呂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補注先謙曰地節

四年下明年為神爵元年此後二匈奴遣左右與韓各六千騎

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

畜去匈奴遺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餘萬騎旁

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

亡降漢言狀漢言為言兵鹿突盧侯補注周壽昌曰趙充國傳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向旁塞至

符美盧山欲人為寇亡者題除渠堂言之是符美盧山為塞南地

故以封之彼作符此作鹿突盧侯此侯以待時義者此因題除渠堂

羌陽難為言兵侯大約漢設此侯以待時義者此因題除渠堂

本匈奴民來降言狀故封為言兵而加地名為侯例不入表也而

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

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迺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

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

立而黜顯渠閼氏顯渠閼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

去顯渠閼氏語呂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

央使人召諸王未至師古曰郝宿王顯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

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代父

為右賢王師古曰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鞬單于立復修和親

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師古曰伊酋若王宣紀作呼留若王譯音

無定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

用顯渠閼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呂其子

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緄既不得立師古曰緄音先安

歸妻父烏禪師古曰烏禪烏禪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

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呂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

長其眾居右地師古曰長眾為之長帥補注先日逐王先賢揮補注先

本揮作禪引宋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補注先

于許立之國人曰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

鞬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補注先

曰據紀表歸在神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師古曰胥

明年補注先單于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

後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畱庭奧鞬貴人共立

故奧鞬王子為王與俱東徙補注周壽昌曰畱庭者畱居單于庭

鍵王也云至奧鞬城在康居東南地知奧鞬為西域地名此云奧

鞬貴人下云右奧鞬王而其時匈奴故有相此始稱丞相言將萬

單于遣右丞相補注周壽昌曰匈奴故有相此始稱丞相言將萬

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

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

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

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

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且音子余反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

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其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

亦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我師

曰言於汝所居處白死居處白死握衍胸鞬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

王所其民眾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握衍胸鞬單于

立三年而敗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終

漢書九十四

傳第六十四下

漢書九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進士出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纂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呼屠者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

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王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

南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

擊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召其長子都塗

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耆樓頭為右谷蠡王師古曰音替居單

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鞬王為烏藉都

尉音與與王念孫曰替子成篇自妄之身之不為人持接

尉音與與王念孫曰替子成篇自妄之身之不為人持接

尉音與與王念孫曰替子成篇自妄之身之不為人持接

尉音與與王念孫曰替子成篇自妄之身之不為人持接

尉音與與王念孫曰替子成篇自妄之身之不為人持接

尉音與與王念孫曰替子成篇自妄之身之不為人持接

尉音與與王念孫曰替子成篇自妄之身之不為人持接

尉音與與王念孫曰替子成篇自妄之身之不為人持接

尉音與與王念孫曰替子成篇自妄之身之不為人持接

尉音與與王念孫曰替子成篇自妄之身之不為人持接

尉音與與王念孫曰替子成篇自妄之身之不為人持接

尉音與與王念孫曰替子成篇自妄之身之不為人持接

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西南雷關敦地師古曰雷音韻又音對其明

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

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

呼姑地師古曰呼音乃穀反補注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

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耆樓

頭亡歸漢車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

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溫敦師古曰呼遼累者其官號也遼古速字

云宣紀呼遼累單于帥眾來降功臣表成侯王定以匈奴為

屠耆單于于左大將率眾降侯義陽侯厲溫敦以匈奴為

于卒眾降侯此即屈與敦也末嘗為單于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

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補注先謙曰信成烏厲溫敦為義

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

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句王將所主五六

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閭振單于在西邊其

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

在東邊其後二年閭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

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補注先謙曰

呼韓邪走其兵三字王文彬曰此文誤倒當作其兵走郅支都

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

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

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呂服呂馬士戰關為國故有

威名於百蠻補注周壽昌曰外夷相謂為蠻戰死壯士所有也師

有此事耳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

諸國師古曰為諸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

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泰辱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

呂復長百蠻左伊秩誓曰不然疆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爲城郭而居也自且鞮侯單于呂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師古曰且音子餘雖屈疆於此未嘗一日安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已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周壽昌曰匈奴貴人相稱

妻渠堂入侍音力于反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

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願朝三年

正月師古曰會正旦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

爲陳道上注先謙曰通鑑胡計七郡謂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

至長安者也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詔曰殊禮位在諸侯

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呂冠帶衣裳黃金璽綬師古曰璽古諸侯王之制也玉具劍孟康曰標首飾也璽用玉爲之也師古曰諸侯王之制也玉具劍師古曰標首飾也璽用玉爲之也師古曰諸侯王之制也

刀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三而止每射一放兩矢也今則以一矢爲一放也補注流欽曰四發乘矢也

一放兩矢也今則以一矢爲一放也補注流欽曰四發乘矢也

三十發三品二十五發此不當如服說三月三日馬射一品二品

爲一發五已中榮戟十之戰也榮戟師古曰戟一具

日勒馬師古曰勒馬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一襲一具

注宋祁曰注文之字服字當刪錦綺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

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長平

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師古曰謁見其左右當戶之

羣臣皆得列觀補注王念孫曰案臣字後人所加左右當戶之羣

紀云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是羣後人於羣當戶之屬耳宣

下加臣字則義不可通通刪去之早二字亦非及諸蠻夷君長

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

漢書補注 卷九十四下 列傳第六十四下

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師古曰徐自爲所塞

有急保漢受降城師古曰保守也於此自守備注齊召

原郡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

發邊郡士馬百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北

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北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北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北

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師古曰糒飯也

其食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鄧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

遇之甚厚明年補注先謙曰四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

加明年補注先謙曰四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

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呂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始鄧支單

于呂爲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眾西欲攻定右地

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

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道遂鄧支合戰鄧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

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雷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師古曰匈奴

日度音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

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鄧支亡虜欲攻之呂稱漢師古曰稱漢

乃殺鄧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鄧支鄧支見烏孫兵

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遂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逐之

方官遂也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逐遂擊破之師古曰以兵逐之

遂受亦謂迎受之也師古曰遂受因北擊烏揭師古曰烏揭

謂先至待之遂見鄧支受亦非因北擊烏揭師古曰烏揭

前文所謂呼韓邪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師古曰丁令

西丁令即丁零今科布多之北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

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鄧支留都之元帝初

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眾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

萬斛已給焉鄧支單于自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  
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鄧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  
聞既脫皆殺之師古曰於脫得聲問云殺之補注劉效曰鄧支  
呼韓邪故漢責其使也言皆者古有徒眾王念孫曰案劉說是矣  
而未盡也二言鄧支殺之不得云皆殺之也余謂皆字乃專詞  
當在言字上謂劉以降者皆言聞既脫殺之耳呼韓邪單于使  
來漢執薄責之甚急師古曰薄責以文薄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明年漢遣車騎都尉  
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  
令自疑師古曰疑者疑也昌猛見單于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  
足自衛不虞鄧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師古曰塞下無  
所得又不畏鄧支恐北去後難約束師古曰不可昌猛即與為盟  
約曰自今已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  
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師古曰漢人為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有寇發兵

前漢九十四下

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子孫盡如盟昌  
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師古曰諾水即今突厥地  
新唐書薛延陀傳李勣遣敗死上徑視河曲白道諒曰  
諒曰薛延陀追李勣大度設渡漢水即諾水也刑白馬單  
于師古曰契刻撓也音撓呂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  
注宋部曰注文契刻下當有也字呂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  
為飲器者其飲血盟補注沈欽諤曰呂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  
以相祖即此是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曰為單于保塞為藩雖  
欲北去猶不能為危害昌猛擅呂漢國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  
單于得呂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師古曰不可得行宜遣  
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師古曰無狀毫無  
蓋本注上薄其過師古曰以其有詔昌猛呂贖論勿解盟其後呼  
韓邪竟北歸庭人眾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鄧支既殺使者自知負

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  
與諸翁侯計曰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鄧支單于困阨在  
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立之師古曰言與鄧支并力其  
居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鄧支鄧支素恐又恐烏  
孫問康居計大說師古曰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  
橐它驢馬數千匹迎鄧支鄧支人眾中寒道死師古曰中寒傷於  
上也補注宋祁曰景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師古曰時其後都護甘  
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鄧支師古曰語在延壽湯傳鄧  
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已鄧  
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補注沈欽諤曰案文呂故未得  
至漢今鄧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  
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師古曰言

前漢九十四下

欲取漢女而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補注沈欽  
身為漢家婿而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  
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乃使畫工圖其形案圖召幸諸宮人皆賂畫  
工獨王牆自恃容貌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遂不得見後匈奴入  
朝求美人為閼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  
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不得更召乃窮案畫工皆  
市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呂西至敦煌  
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呂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  
者皆曰為便郎中候應呂邊事已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已  
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  
陰山補注沈欽諤曰一統志陰山在吳喇木圖西北二百四十里  
無水草不可駐牧中國得陰山乘高一望寇出及歸皆見必路  
大磧而居其北去中國益遠故陰山為塞邊要地也陰山以南即為  
漠南彼若得陰山則易以範其力而內犯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  
此秦漢唐都關中必逾河而北守陰山也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  
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  
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斥開也攘建



塞微起亭師古曰延謂深也築外城設屯戍守之然

後邊境得用少安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師古曰先謙曰匈奴來

寇少所蔽隱從塞昌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

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

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匈奴得家全活之恩稽首來

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呂罷外城首亭

隧今裁足呂侯望通漢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

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

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匈奴自中國尚建國梁呂制諸侯所已絕臣

下之覬欲也師古曰匈奴設塞微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

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

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師古曰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

今罷乘塞則生變易分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

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何候望急何然時有亡

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

漢書補注 卷九十四下 列傳第六十四下

候望單于自呂保塞守御師古曰通鑑作禦必深德漢

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間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

所呂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

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師古曰將軍口諭單于上書願罷北邊

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師古曰鄉慕禮義

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

呂備塞外也亦呂防中國矣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呂專眾

心也師古曰匈奴之意也朕無疑焉為單于

怪其不能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

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竟

呂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師古曰伊秩訾

疑之左伊秩訾懼誅將其眾千餘人降漢漢呂為關內侯食邑三

百戶令佩其王印師古曰雖於漢為關內侯及竟寧中呼韓邪

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

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留

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

得呂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

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史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為單于充

匈奴師古曰匈奴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號寧胡關氏師古曰

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顯

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莫車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

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師古曰且麋胥皆長

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

顯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顯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師古曰創音初亮反艾讀曰父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其不如立雕陶

莫車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師古曰舍單于卒從顯渠閼氏計立雕陶莫車約令傳國與弟

呼韓邪死雕陶莫車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師古曰復音服案首曰案自雕陶莫車以下凡單于號其冠以若鞮二字刻復株累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虛兒王醢諸屠奴侯入侍且麋胥為

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妻王昭君補注沈欽韓曰吳兢樂府解題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不從胡禮乃吞藥而死此好事者飾之生二女長女云

為須卜居次補注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文選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補注錢大昭曰案云是伊墨居次因

為須卜當之妻故亦稱須卜居次耳沈欽韓曰以常惠與焉孫氏復單于婚居次之居次是其王侯妻號猶今王姬稱福晉也非

之此小女為當于居次文選曰當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平元年單于遣右單于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師古曰漢書衍補注

單于遣右單于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師古曰漢書衍補注漢荀紀作黃渾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反注先謙曰官本作蒲反伊

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曰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補注王念孫曰漢紀孝成紀或作

受是議者皆言宜受其降咸案下文谷永杜欽以為不如勿惟承欽不可也作咸是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曰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

之質師古曰享當也而更受其通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私使伊邪莫演詐降呂卜吉凶受之虧德

沮善師古曰沮壞反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師古曰隙音居反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責漢而以直義來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師古曰竟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呂昭日月之信抑詐讓之謀懷附親之心便辭師古曰便詐遠

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

寧時復株累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胸雷斯侯入侍師古曰胸音

先謙曰官本呂且莫車為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朝二年發行師古曰欲會二年歲首之朝會故豫發其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揮

王烏夷當入侍師古曰涂音徒揮音纏補注呂囊知牙斯為左賢王

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雷若鞮單于烏珠雷單于立呂第二閼氏子樂為左賢王呂第五閼氏子與

為右賢王師古曰此二人皆烏珠雷之弟也第二閼氏即上所謂

日官本第二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

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結生奇材木箭竿

就羽師古曰就大雕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為箭竿生奇材木箭竿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

言其利補注先謙曰胡注言上直欲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猶正徑直也為有不得傷命損威師古曰胡注天子之命不行於夷狄國之威根即但呂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意說單于而來

之藩至匈奴呂語次說單于曰注先謙曰胡語見匈奴入漢

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都尉治番和是三都尉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斷關之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數百人曰復天子厚恩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書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

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呂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

匈奴有溫偶王班固然山銘曰駱溫偶以勞致血尸逐以染

生謂山之所出草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國不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車皆仰此山材木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于遣使上書呂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

法當死更大赦二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明年待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餘仇揮王稽留昆入侍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寔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

卑援寔恐遣子趨遂為質匈奴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貢議單于告令還歸卑援寔

質子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也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國輒有大故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帑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可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奴從此隙矣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呂來

明之呂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

築長城呂界之會漢初興呂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土

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築也音獲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之計其事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安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

遺之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

霸上呂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

國將三十萬眾微於使墜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

萬載之策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餘年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呂臨翰海注補注毛謙曰胡注張

而未宵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  
狼望之北哉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補注先謙曰胡注邊曰為不  
壹勞者不久伏不覲費者不永寧師古曰伏是曰忍百萬之師曰  
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喙口也  
山也師古曰喙口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榮心師古曰榮堅也言其起立不順欲  
掠鳥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曰烏  
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時鮮有所獲師古曰  
賤反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  
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  
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補注  
孫曰案歸死二字於義不可通歸死當為歸化字之誤也此承上  
大化神明而言謂單于攜一國之人來歸王化也下文曰今單于  
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哀紀通鑑漢紀二十六作歸化扶伏  
稱臣師古曰伏音補北反補注然尚羈縻之計不願制師古曰願  
臣師古曰願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師古曰彊音其兩  
本無何者外國天性忿鸞師古曰鸞音竹二反形容魁健師古曰魁健負力怙  
氣師古曰怙難化師古曰難化易隸師古曰隸惡師古曰惡先謙曰胡注隸習也言易習  
於為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  
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  
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  
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諸國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姑繒之壁  
種也在益州見昭紀也籍蕩姐之場師古曰姐音紫補注先謙曰胡  
注元帝永光二年罷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師古曰旃艾師古曰艾近不  
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離已犁其庭掃其  
閭師古曰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師古曰蓄古漢字也  
也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補注先謙曰

日懸絕也師古曰前世重之茲甚師古曰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  
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望國  
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師古曰奈何距曰來厭之辭疏曰無日之期  
補注先謙曰胡注來厭或言從上游來厭人也止  
其來朝鮮以他日而無一定之期則匈奴與漢疏消往昔之恩開  
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師古曰言單于  
之辭以怨漢也師古曰胡注負恃  
也負前言者恃前者有和好之言也歸怨於漢因言自絕終無  
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  
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  
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曰  
於未然謂計策素定樂難折衝補注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  
心於內辯者擊於外師古曰擊擊言使車猶不若未然之時也  
補注先謙曰邊隙既開難場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師古曰置城  
盡謀慮較未然時更難措置師古曰置城  
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呂大萬計者師古曰財用之費豈為康居  
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  
北向相似也迺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  
補注先謙曰胡注謂向者不憚十分之費以臣竊為國不安也唯  
制匈奴今來朝之費十分之一耳乃愛惜之臣竊為國不安也唯  
陛下少雷意於未然未戰已遏邊萌之禍補注先謙曰書奏天子  
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  
斤補注先謙曰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  
名王目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  
壯願從五百人入朝曰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  
朝上曰太歲厭勝所在師古曰厭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師古曰舍  
先謙曰胡注蒲陶本出大宛武帝伐大宛采蒲陶種植之離宮由此得名告之曰加敬於單于師古曰  
以敬於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  
故令止上林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繗繒帛三萬匹絮

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林屯并北度車田廬水道里回遠師古曰回況等乏食單于迺給其糴矣期不還五十餘日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師古曰且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目遂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呂威德至盛異於前師古曰說讀曰說以迺風單于讀曰風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者其女名太后所已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師古曰句姑去胡來王唐兜師古曰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爲王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注非也西域傳姑羌國王號去胡來王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語在西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先謙曰左谷蠡王所居地也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欽使匈奴師古曰匈奴音俞告

前漢九十四下

五

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師古曰既屬漢家今遣之師古曰今遣還補注先謙曰今有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爲作約束自長城已南天子有之長城已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召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其時向未更名應曰臣囊知牙斯更名錄之耳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已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師古曰幾依反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已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服皮口惡都奴西域之谷名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補注先謙曰胡注爲二虜請使者呂問有詔不聽師古曰不會西域諸國王斬呂示之補注先謙曰欲以迺造設四條師古曰此制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

綏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爾封師古曰與單于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爲約束封誦還補注先謙曰若以約束所爲時葬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呂風單于師古曰風約束時葬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呂風單于宜上書募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師古曰悅白太后遣使者言厚賞賜烏漢既班四條後該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已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師古曰故時常稅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之當予匈奴稅補注先謙曰錢大昭曰官本作下匈奴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補注先謙曰錢大昭曰官本作下匈奴使怒收烏桓錢大昭曰官本作及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

前漢九十四下

六

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師古曰去與驅同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而不敢受師古曰受其皮布不遺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璽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師古曰王駿立補字讀如將師之神書通五威將每一將各置前後左右多齎金帛中帥故下云右將軍陳先謙曰官本注在重遣單于下多齎金帛重遣單于諭曉已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補注先謙曰璽字古印家故印即甘璽也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曰新者莽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紱之紐也音弗詔令上故印紱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舉授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補注先謙曰一本本作止不見新印文錢大昭曰官本曰下有新字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爲壽五威



將曰故印紱當曰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  
 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著新紱  
 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  
 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師古曰鄉讀曰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  
 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摧破  
 故印已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師古曰與饒燕士果悍  
 決也悍勇也師古曰與饒燕士果悍  
 日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補注宋祁曰  
 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補注王念孫曰案景祐本  
 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景祐本  
 本即作印者後人不曉印字之義而以意改之耳御覽儀式部四  
 引此正補注王念孫曰案景祐本  
 率所自為破壤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

前漢九十四下

七

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  
 書求故印補注先謙曰顯炎武云故印已壞而云因上書  
 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多呂問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  
 婦女弱小補注先謙曰顯炎武云故印已壞而云因上書  
 之不便者補注先謙曰顯炎武云故印已壞而云因上書  
 力反咸曰請密與單于相間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  
 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決呂問詔報從塞外還之補注  
 宋祁曰決補注先謙曰顯炎武云故印已壞而云因上書  
 一作使單于始用夏侯蒲求地有距漢語後呂求稅烏桓不得  
 因寇略其人民輟由是生重呂印文改易師古曰重故怨恨迺遣  
 右大且渠蒲呼盧等十餘人將兵眾萬騎已護送烏桓為名師古  
 日陽言云護送烏桓人眾實來為寇師古曰重故怨恨迺遣  
 補注宋祁曰汪文陽字易本傳揚師古曰重故怨恨迺遣  
 間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  
 兄狐蘭支將人眾二千餘人毆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置離

匈奴人皆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古  
 亡將也師古曰置離  
 日後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長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已  
 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候任商等見西域頗背叛聞  
 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己校尉刀護  
 師古曰刀音貂補注先遣人與匈奴南單于王南將軍相聞補注  
 昌日案匈奴有左王將右王將左右大將等官無稱將軍者此南  
 單于王所屬稱南將軍殆仿漢官制也先謙曰官本汗作汗下同  
 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  
 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玄商雷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眾  
 別置零吾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雷居單于所數  
 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營將人眾  
 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蒲苞副校尉  
 戴叔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

前漢九十四下

六

呂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  
 咸為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戰十日師古  
 載有旗之戰也戲戰拜助為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  
 莽封苞為宣威公拜為虎牙將軍封級為揚威公拜為虎賁將軍  
 單于問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  
 孫何自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營王呼盧營及左賢王樂將兵  
 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愿告左右  
 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  
 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新即位怙府  
 庫之富欲立威通拜十二部將軍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  
 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嚴衛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  
 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師古曰逐之遣人  
 丁令地合首赤師古曰逐之遣人  
 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

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蠱之螫而己師古曰蠱古反敵與聲同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齋輕糧深入遠戍師古曰約少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師古曰艾讀曰艾下亦同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師古曰延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已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補注先漢曰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

前漢九十四下

五

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師古曰調發也音徒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糲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已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師古曰物故謂死也餘糧尙多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餽鉅薪炭重不可勝師古曰鉅音大食糲飲水已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輒銳者少師古曰輒音直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師古曰累音力如遇險阻衛戍相隨師古曰衛戍也馬尾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呂創艾胡虜師古曰創艾謂率見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呂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呂爲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呂登代助爲順單于厥難將軍陳欽師古曰欽音在下將邪塞下虞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爲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歐畜產去甚眾師古曰歐音同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子角數爲寇兩將呂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師古曰撓攪也音火高反屯而不出吏士罷弊師古曰罷音疲數年之閒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雷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補注先漢曰云是須卜字疑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爲莽所拜故

前漢九十四下

五

遂越與而立咸爲烏累若鞮單于師古曰鞮音力咸反烏累單于咸立呂弟氏子盧渾爲右賢王師古曰渾音胡烏珠雷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呂爲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爲單于故烏珠雷單于授其長子呂爲護于欲傳呂國咸怨烏珠雷單于貶賤已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爲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師古曰虎猛音名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師古曰侯音和親侯王欲者王昭君兄子也師古曰昭音音中部都尉呂聞莽遣欽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師古曰颯音立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長終帶等補注先漢曰官下驩作攝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刀護賊芝音妻子呂

下二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歛

補注宋祁曰廚葬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字上當有右字

作刑名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當於父母交辭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葬賂遺故外不失漢故

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

師曰入為寇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為寇人塞

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

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歆與五威將軍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

使送右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

載已常車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出錢市車縣次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多遺單于金珍因諷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後安

前漢九十四下

至

公當子男奢為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

飲又呂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自差與之師古曰差其十二月還

入塞莽大喜賜飲錢二百萬悉封贈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

死弟左賢王與立為呼都而尸道卑苦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

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諡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呼都而尸單于與既立貪利賞賜遺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戶居次子醯

前漢九十四下

至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皋陶作士詩稱戎

狄是膺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美僖公春秋有追守在四夷春秋左

氏傳昭三十二年楚薳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

四夷言德及遠補注王生慎曰春秋有言也其書或詩稱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臣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

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

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

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

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

已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

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師古曰下有威服而臣畜

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

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

侯呂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與驕謂遵颯曰匈

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開之時也孝宣皇帝輔

侯莽以女妻之故進爵為公師古曰遂音錄任音王補注所已尊

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師古曰言為會漢兵誅莽云奢亦

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德侯先賢揮以匈奴日逐

王李況降侯其孫顯嗣侯此殆即其人風而誤下稱劉顯者必賜姓失載也以故侯從先武得紹封復

匈奴見後書國建武六年使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

侯呂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與驕謂遵颯曰匈

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開之時也孝宣皇帝輔

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已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

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已敗而漢復興亦我

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距師古曰掌謂支柱也音丈庚反又丑

角堂之鄭注堂讀如掌距之掌說文堂此也單于終持此言補注劉向昌曰遵傳云單

直單于大奇之此云單于終持此言是卒末如遵所說也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皋陶作士詩稱戎

狄是膺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美僖公春秋有追守在四夷春秋左

氏傳昭三十二年楚薳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

四夷言德及遠補注王生慎曰春秋有言也其書或詩稱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臣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

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

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

單于薁弓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  
而單于反弓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呂漢女增厚其賂歲  
臣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呂文帝中年赫然發  
憤遂躬戎服親御鞬馬從六郡良材力之士師古曰六郡謂隴西上郡西河也其安定天水河西河武  
帝所置耳史云其土地南迫者也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  
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  
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  
約弓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補注沈欽韓曰列女傳四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恩君夫人不爲利動矣

如匈奴者非可弓仁義說也師古曰此說謂勸諭也獨可說弓厚利結之於天

耳師古曰此說讀曰悅故與之厚利呂沒其意師古曰沒溺也與盟於天呂堅其約

質其愛子弓累其心師古曰累音力端反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

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師古曰震動其心夫賦斂行賄不足弓當三軍之

費城郭之固無已異於貞士之約貞貞曰口城固守不勝而使邊  
城守境之民父兄綏帶補注沈欽韓曰綏帶相親之約也而補注沈欽韓曰綏帶相親之約也  
也補注沈欽韓曰綏帶相親之約也唱謂所食在口者補注沈欽韓曰綏帶相親之約也  
也唱音宴補注沈欽韓曰綏帶相親之約也哺音抽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  
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  
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復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  
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  
單于亦輒拘留漢使已相報復師古曰復其桀驁尙如斯  
同安育已愛子而爲賢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師古曰復其桀驁尙如斯不置實空約和  
親是蒙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師古曰復其桀驁尙如斯  
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  
吾所已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已奉寇讎信  
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師古曰復其桀驁尙如斯  
論口真至孝宣之世

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師古曰直當也因其壞亂幾亡之隙  
師古曰幾近也也音鉅依反權時施宜覆補注先謙曰官本二單於來朝是三世賓漢庭也是臣服遣子入侍  
 二世稱藩賓於漢庭案馬味番三單於來朝是三世賓漢庭也是  
 時邊城晏閒牛馬布野師古曰晏閒也三世無大吠之警務庶亡干戈之  
 役師古曰務古黎字補注先謙曰案魏碑華下民租碑惠滋楊庶幾費鳳碑又作勑堯廟碑作黎此正漢俗黎字不得以爲古先謙曰官本藪作坊三  
 當爲五五世宣元成哀平後六十餘載之閒遭王莽篡位始開邊  
 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  
 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  
 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通字補  
注沈欽韓曰此亦遜之俗字不得爲古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  
 備候應曰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  
 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音妹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

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補注蘇軾曰前所云有關於後世者也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嫵恃一時之事者未必曰經遠也先哲曰論與偷可相注官本必件可謂是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中音竹仲反分九州列五服師古曰九州五服解並在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國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制外內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補注王念孫曰物土貢者各國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物土貢之土貢若禹貢某州貢某物周官某服貢某物也周官載頭掌土之灋以物地事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義以類類同知六年左傳及晉語注並曰初頒也學記北物三類文十八或脩刑政或年左傳能類惡物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曰春秋內諸夏而外夷師古曰春秋成十五年諸侯會吳于鍾離公羊傳曰曷為秋何異也易爲外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師古曰辟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呂

山谷雍呂沙幕

師古曰雍讀曰壘

天地所呂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

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

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呂外而不內疏而不

戚

師古曰戚近也

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

而守之

師古曰懲謂使其創父

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呂禮讓羈縻不絕使

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虛受堂

五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終

漢書九十四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漢書九十五

漢 蘭 一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西夷君長百數十數補注大昭曰西當作南南監本闕本不誤先謙曰官本作南夜郎最大師古

今遠義府桐梓縣東二十里補注大昭曰西當作南南監本闕本不誤先謙曰官本作南夜郎最大師古

名也漢音顯自滇北君長百數十數耶都最大師古曰今之耶都

日治今此皆推結師古曰推音直追反結讀曰驚為驚如推之形

朝鮮傳亦同補注師古曰推音直追反結讀曰驚為驚如推之形

韓云同案感漢書作桐鄉師古曰推音直追反結讀曰驚為驚如推之形

葉榆師古曰葉榆漢志作同益益緣體相似在曲靖府雲南州北

明師古曰葉榆漢志作同益益緣體相似在曲靖府雲南州北

府西昌縣昆明今寧遠府臨源縣治唐編髮師古曰編髮音步與反

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夷呂東北君長百數十數徙都

最大師古曰徙及音都二國也徙後為從縣屬郡都後為沅

縣東徙今雅州自作呂東北君長百數十數冉駹最大師古曰今

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馳音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師古曰土

補注先謙曰官本處作居在蜀之西自駹呂東北補注先謙曰

有記君長百數十數白馬最大補注先謙曰官本處作居在蜀之西自駹呂東北

威王時補注先謙曰官本處作居在蜀之西自駹呂東北

師古曰威王與秦取楚黔中郡事合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

而史記巴下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師古曰

益州滇池縣其澤在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淺淡狀如池故

云滇池補注先謙曰史記方上有地字是此澤一統志滇池在雲

南府昆明縣南昆陽西北旁平地肥饒數千里師古曰池呂兵威

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迺呂其眾王

滇變服從其俗呂長之師古曰為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其處險

韓云敘州府蒙符縣南五里即古五尺道也師古曰為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其處險

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微師古曰

注先謙曰官本闕作問史記同案作關是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

其祚馬楚僮旄牛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

粵殺王郢呂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師古曰番音

日南粵食蒙蜀枸醬師古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根長二

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赤椹耳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二

舛木狀云枸醬單今也生於蕃國者大而紫謂之單發生於番禺

者小而青謂之枸醬可以為食故謂之枸醬交趾九真人家多種

官本赤作桑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師古曰道由先謙曰

無也字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禺音普安反禺音閭補

之上流脈水在後書謂之遼水者也地理志南郡夜郎縣水

東至廣鬱入鬱鬱林郡廣鬱縣水首受夜郎縣水東至四舍入

海是也今日江自貴州東南南流經鬱南首受夜郎縣水東至四舍入

逕廣東廣州入海夜郎侯以竹為姓詳見後書蒙歸至長安問蜀

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補注先謙曰

盤江在貴州境為北盤江出四川烏撒府西北五十里補注先謙曰

河折而南經雲南南盤江界入貴州境經安南衛東南為七星關

經南境首受雲南南盤江界入貴州境經安南衛東南為七星關

經南境首受雲南南盤江界入貴州境經安南衛東南為七星關

經南境首受雲南南盤江界入貴州境經安南衛東南為七星關

經南境首受雲南南盤江界入貴州境經安南衛東南為七星關

經南境首受雲南南盤江界入貴州境經安南衛東南為七星關

經南境首受雲南南盤江界入貴州境經安南衛東南為七星關

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先謙案捐鳥可數千里得

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竊因盛言大夏在漢西

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路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

子迺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開出西南夷師古曰求

也補注先謙曰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光迺謂爲求道師古曰求

南字衍史記無一作貴四歲餘補注宋祁曰掘還史當云爲求

王名補注宋祁曰遷史四歲餘補注宋祁曰掘還史當云爲求

當作書注云嘗一作貴四歲餘補注宋祁曰掘還史當云爲求

閉昆明莫能通師古曰爲昆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

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一州補注王念孫曰王當爲主上文云

一州之主皆其證師古曰四夷部十一引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

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言可專事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

上使馳義侯補注先謙曰武紀作越驍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

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恐發兵與漢行役其國空虛而乃

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

校尉擊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

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古因軍行而便誅之

索隱即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牁郡師古曰古因軍行而便誅之

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夜郎遂入朝上召爲夜郎王南粵破後

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犍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補注先謙曰史

駕郡犍都爲沈黎郡補注先謙曰冉駹爲文山郡記文作汶字同

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使王然于呂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論滇

王入朝師古曰風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補注

日史記讀曰誅師古曰杖猶倚也相依倚爲援而不

深作浸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師古曰杖猶倚也相依倚爲援而不

伏史記作扶師古曰杖猶倚也相依倚爲援而不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補注先謙曰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

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先謙案捐鳥可數千里得

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竊因盛言大夏在漢西

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路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

子迺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開出西南夷師古曰求

也補注先謙曰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光迺謂爲求道師古曰求

南字衍史記無一作貴四歲餘補注宋祁曰掘還史當云爲求

王名補注宋祁曰遷史四歲餘補注宋祁曰掘還史當云爲求

當作書注云嘗一作貴四歲餘補注宋祁曰掘還史當云爲求

閉昆明莫能通師古曰爲昆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

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一州補注王念孫曰王當爲主上文云

一州之主皆其證師古曰四夷部十一引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

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言可專事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

上使馳義侯補注先謙曰武紀作越驍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

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恐發兵與漢行役其國空虛而乃

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

校尉擊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

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古因軍行而便誅之

索隱即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牁郡師古曰古因軍行而便誅之

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夜郎遂入朝上召爲夜郎王南粵破後

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犍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補注先謙曰史

駕郡犍都爲沈黎郡補注先謙曰冉駹爲文山郡記文作汶字同

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使王然于呂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論滇

王入朝師古曰風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補注

日史記讀曰誅師古曰杖猶倚也相依倚爲援而不

深作浸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師古曰杖猶倚也相依倚爲援而不

伏史記作扶師古曰杖猶倚也相依倚爲援而不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補注先謙曰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

善呂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夷事漢

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為西南夷君長百數師古曰先

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牁指同

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言遺水衡都尉師古曰言

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師古曰言

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師古曰言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

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師古曰言見昭紀始元五年上

曰鈞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師古曰言斬首

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為鈞町王師古曰言今臨安府通海縣東北五里大鴻

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開歲武都氏人反師古曰言

龍領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

與鈞町王禹漏臥侯師古曰言孟康曰漏臥夷邑名後為縣師古曰言

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太中大夫匡使

太守察動靜有變迺呂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

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言起在勃之心官

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言要於敵為害也調也從鈞反

太守往呂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執者師古曰言呂為不毛之地亡用

之民聖王不呂勞中國師古曰言不毛言不生草木也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

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為牂牁太守師古曰言立字少遷立

者臨邛人前為連然長不韋師古曰言連然在今雲南府安寧州南不韋

請誅之未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師古曰言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

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言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

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呂興頭示之皆釋兵降師古曰言鈞町王禹

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

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阨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饗道縱反聞

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言趨趣向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言

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盜賊復立爲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

也補注先謙徙爲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爲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入爲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師古曰

侯王邯怨恨師古曰邯其王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補注錢大昕周欽錢大昭曰改太守爲大尹師古曰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

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補注錢大昭曰益州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爲吏士賦斂取足於民師古曰益州

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孟康曰莽改益州爲庸部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

蜀犍爲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蠻夷

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爲邛穀王師古曰枚根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師古曰此漢興者

南粵王趙佗眞定人也師古曰眞定本趙國秦并天下略定揚粵師古曰之分故云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師古曰適徙民與粵雜處師古曰適

有罪者徙之於越十三歲至二世時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秦地與其人雜居師古曰南海尉任囂師古曰囂先誅曰官本注在病

至始皇并天下八歲乃平越地南海尉任囂師古曰囂先誅曰官本注在病

且死下考證云案此郡尉也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師古曰南海之縣也

即今之循州補注先謙曰案在今惠州府龍川縣西北唐循州今府歸善縣東北五里語曰聞陳勝等作亂

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此師古曰辟吾欲與兵絕新道師古曰秦所開道也補注沈欽韓曰廣東新語淳熙陽山縣

險之意也案元和志師古曰任囂城在詔州樂昌縣南五里輿地紀要道

於城在詔州仁化縣北九十里城曰村昔尉佗據粵以五嶺爲界

以定粵境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師古曰先謙

曰官本南北東西數千里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且番禺負山險

險字海南北絕句此以阻字絕句海字爲北字遂云南北數千

里師古曰南海地勢亦不合從史記是至下云東南西北數萬里

乃難以爲據也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爲國郡中

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師古曰被

反讎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師古曰通典度州大庾縣橫浦

在今連州陽山縣東湟谿關在連州西北師古曰盜兵且至急絕道

聚兵自守因稍已法誅秦所置吏師古曰其黨爲守假師古曰令爲郡

史記守假作假守師古曰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

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師古曰卅一年遣陸賈

立佗爲南粵王師古曰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師古曰與衆國也

補注

師古

孟康

師古

補注

錢大

昭曰

益州

爲庸

部

大發

天水

隴西

騎士

廣漢

巴蜀

犍爲

使粵者補注先謙曰陳平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爲太中大夫謁

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

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補注先謙曰顯炎武十三

年傳趙有側室曰寧沈欽韓云內則妾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鄭

云謂夫之生其母側室云云庶人無側室妾昭二十九年傳公行

公爲之生其母側室云云庶人無側室妾昭二十九年傳公行

外呂氏生其母側室云云庶人無側室妾昭二十九年傳公行

伯職正室謂之門子相對又非此義先謙案諸說引與小宗乘外奉北

藩于代道里遠遠塞蔽機愚未嘗致書師古曰言未通高皇帝棄羣

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白臨事補注錢大昭曰白古自字自臨事

也先謙曰官本作自王文彬云白爲自古文是也然師古無注元

文當爲自白乃轉寫誤耳本書自字多有不得於此獨舉古文

不幸有疾日進不衰師古曰言疾呂故詩暴乎治師古曰詩非

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

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呂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

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還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

兩將軍師古曰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

注先謙曰官罷之以賓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補

益於此時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

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

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服苦之而必多殺士卒

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補注先謙曰言欲以子男爵位奴傷已問

吏吏曰高皇帝所召介長沙土也師古曰朕不得擅變焉補注先

本得吏曰得王之地不足爲大得王之財不足爲富服領領呂

南王自治之蘇林曰山領名也如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

一乘之使呂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乘

前忠補注曰改此終今呂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故

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

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

曰顏說非也遺人衣服但計精輟何論綿之厚薄周禮庶人注錦

褚畜也呂覽樂成篇作我衣冠而子產貯之一切經音義四十

一引傳亦爲貯是褚乃貯藏之義莊子至樂篇褚小者不可以懷

大亦所貯之器也蓋御府願王聽樂娛嬖補注王文彬曰謂存問

鄰國師古曰謂東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

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

帝賢天子自今呂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

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

聖旨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師古曰言以孝惠皇帝卽位

義不忍絕所呂賜老夫者厚甚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甚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

士信讓臣師古曰細土別異蠻夷出令曰母子蠻夷外粵金鐵田

器馬牛羊師古曰言非中卽予子牡母與牝師古曰恐老夫處辟

馬牛羊齒已長師古曰言非中卽予子牡母與牝師古曰恐老夫處辟

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

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師古曰風聲吏相與議曰

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呂自高異師古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

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

老夫竊疑長沙王說臣故敢發兵已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

西有西國補注沈欽韓曰淮南人間訓有西國焉傳西國今交州

龍編其眾半羸師古曰羸謂劣弱也補注何焯曰史記作南面稱

王東有閩粵其眾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



師古曰言長沙之人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

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補注鍾作鐘呂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師古曰復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補注沈欽韓曰表與錄紫貝即珂桂

蠶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蠶也蘇林曰漢書帝以獻陵廟載以赤音丁故反補注沈欽韓曰大業拾遺錄隋時始安縣雜戲桂蠶四瓶以蜜漬之紫也辛香有香味啖之去痰飲之疾蘇云赤粉小車者

勅取者之所乘蓋即追鋒車取其疾速生翠四十雙補注沈欽韓曰王會

解蒼梧背桂海虞衡志翡翠出海南孔雀二雙味死再拜呂聞

皇帝陛下陸賈還報補注沈欽韓曰劉覽百九十四歲壽明廣州記曰附佗築臺呂朔望升拜號為朝堂又仿

江構起華館以送前漢九十五文帝大說師古曰說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人

朝請師古曰請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

至武帝建元四年補注王鳴盛曰史記作至建元四年帝元帝建元四年自稱老夫處粵四十九年即應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

六十餘佗孫胡為南粵王補注沈欽韓曰案後漢書南粵王孫胡

歲矣蓋佗之太子早卒立三年閩粵王師古曰閩與兵南學邊邑

傳王師古曰立也今本擊南二字誤又說南粵王立義

不明且南粵在閩粵之西不當言南擊也文選長楊賦注正

典與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與兵侵臣臣不敢與兵唯天子詔之於

是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守職約職而不諫師古曰諫臣之為與師遣

兩將軍往討閩粵補注先謙曰據武兵未喻領閩粵王弟餘善殺

鄧呂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遇

與兵誅閩粵死亡已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鄧亦行已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曰

怵好語入見師古曰怵誘也不可被誘怵以好語而入漢朝也補注

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

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曰文王嬰齊嗣立即滅其先武

帝文帝李奇曰去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師古曰邯鄲

先謙曰史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師古曰史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

使者風諭師古曰風諭曰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呂

用漢法比內諸侯師古曰嬰齊約也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

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

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及嬰齊薨

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

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令決策也補注沈欽韓

明缺是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

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

倚漢威師古曰倚倚倚反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

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

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除其故

諫朝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留師古曰留撫之師古曰撫王太后后飭治行

裝重資為入朝具師古曰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

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

有連孟康曰蒼梧王名王連連婚也師古曰蒼梧王

也師古曰也王太后后在秦趙同於平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



首大反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  
 解在高紀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  
 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常侯師古曰校  
 今行軍總管司馬也補注朱一新曰史作其故校尉司馬蓋以故  
 校尉而今為軍司馬也故功臣表云蘇弘以失波司馬得南越王  
 建德侯今問有校司馬之稱也此故其二字誤倒又說南越王  
 尉字師古問為之說耳先謙曰建德侯仍封南越侯郎都稽  
 得嘉為臨蔡侯孟康曰建德侯仍封南越侯郎都稽蒼梧王趙光  
 與粵王同姓開漢兵至降為隨侯又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  
 道侯師古曰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  
 定侯師古曰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  
 軍名取也功臣表云又作及粵將軍取已軍降為隨侯師古曰  
 屬南陽音來影反師古曰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  
 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師古曰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  
 瀨將軍兵及駟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已其地為儋  
 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  
 樓船將軍已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  
 亡

前漢九十五

五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補  
 先謙曰集解徐廣曰騶一作騶索隱徐秦并天下廢為君長已其  
 說是上云騶騶此別云閩不姓騶也秦并天下廢為君長已其  
 地為閩中郡師古曰閩不姓騶也秦并天下廢為君長已其  
 屬而無諸與搖其地如故閩秦末久旋率兵從諸侯滅及諸  
 秦故不入三十六郡之數先謙曰徐廣云今建侯官是及諸  
 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師古曰吳芮  
 河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羽主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不  
 反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羽主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不  
 王師古曰呂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  
 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治臨海師古曰地名臨海  
 朱有海漢車輿以治治之為縣在國滅之後又其民盡徙故  
 治李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論其功師古曰追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

前漢九十五

去

迺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東甌今温州永  
 東甌在東甌之東師古曰東甌在東甌之東  
 字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師古曰招閩粵未肯行獨東甌  
 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呂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  
 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粗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粗發兵圍東  
 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粗人相攻擊固  
 其常不足為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請蚡言當救天子遣助  
 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粗引兵去東甌  
 請舉國從中國補注王念孫曰東甌當依上文作東甌此步下文  
 此不當稱東甌也師古曰東甌當依上文作東甌此步下文  
 邊防二通漢紀九並作東甌迺悉與眾處江淮之間師古曰與史  
 是六年閩粗擊南粗南粗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呂聞上遣  
 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喻領閩  
 粗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已擅發兵不請故天  
 子兵來誅漢兵眾強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  
 更來也補注先謙曰漢兵眾強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  
 官本注盛強作強盛滅國乃止今殺王曰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  
 完不聽迺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師古曰王  
 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殯利莫大  
 焉迺便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  
 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誅孫繇君丑不與謀師古曰孫繇君丑  
 讀曰師古曰乃使郎中將立丑為繇王補注先謙曰官本中郎繇王  
 將劉說誤師古曰奉閩粗祭祀餘善呂殺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  
 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與師曰餘善首誅郢師  
 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粗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粗反餘  
 善上書請呂卒八十補注先謙曰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補



不可 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  
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呂聞上許之已故滿得已兵威財物侵降

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師古曰傳子死傳孫右渠者其孫名也所誘漢亡人滋多師古曰又未嘗入見師古曰不渠者其孫名也又未嘗入見師古曰不渠者其孫名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也

日史記作眞師古曰眞音旁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師古曰涉何譙音

也音才何去至界臨沮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師古曰裨音才

其名美弗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師古曰美弗詰音即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

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造樓船將軍楊僕

從齊浮勃海補注先謙曰胡注僕從齊浮勃海蓋自青萊以北幽

言也沈欽韓云于欽齊乘北自平州過石邑至徐州少門海部而

海之口闊五百餘里紀要海在幽平關者皆謂之遼海東西浩濶

千有餘里薛季宣云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邑東望碣石其後

也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師古曰荀彘音右渠發兵距

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如淳曰遼東兵多也補注先謙曰史記

坐法斬者即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師古曰坐法斬音樓船將齊兵

七千人先至王險補注先謙曰武帝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

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

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

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將詐殺臣

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餽軍糧師古曰餽

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之遂

不度沮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補注先謙曰此又一衛山左將

非表中義陽侯衛山也

軍破沮水上軍迺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

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倚中幸師古曰素倚中幸將燕代卒悍

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人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

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

迺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師古曰與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隙降

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隙降

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師古曰不肯心附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師古曰

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師古曰將軍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師古曰

先謙曰史記和作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師古曰

引官本前作制率作卒師古曰引官本前乃使衛山諭降右渠師古曰乃使

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師古曰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師古曰決與左

奪今兩將圍城又乖異已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

之補注先謙曰正有便宜得已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

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

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已爲然而已節召樓

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師古曰

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補注先謙曰史記尼谿相參

將軍王夷師古曰王夷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記故皆稱相師古曰

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爲何謂尼谿人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

名失之矣不富尋下又乎吹音煩師古曰吹音煩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

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師古曰今執獨左將軍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

能與猶言不如也師古曰能與猶言不如也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

顏皆未曉與字之義史記與下有戰字則後人妄加之也與爲敵

何奴傳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言不能敵漢兵也師古曰何奴傳



漢書補注 卷九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遇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  
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補注先謙曰官本  
政當作攻一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師古曰右渠降相路人子最師古  
本作改字  
前漢九十五  
王

漢書補注 卷九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遇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  
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補注先謙曰官本  
政當作攻一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師古曰右渠降相路人子最師古  
本作改字  
前漢九十五  
王

及東粵滅國遷眾繇王居股等猶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  
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  
涉何遭世富盛能成功補注先謙曰官本然已勤矣師古曰已甚也  
追觀太宗填撫尉佗師古曰言文帝以恩德安撫之也填音竹勞  
一作豈古所謂招攜呂禮懷遠師古曰言春秋左氏傳信  
恩德豈古所謂招攜呂禮懷遠師古曰言春秋左氏傳信  
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待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虛受堂

王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六十五

漢書九十五



赤色蒙古語謂石爲齊老謂北極星爲噶達素謂黃金爲阿勒坦山麓之石遠望如北極星故蒙古道皆其地曰阿勒坦噶達素齊老又東北流三百里入鄂敦塔拉中其泉數百泓即元史所謂火敦流爾東南流宿海者也又東南流三百里蒲爲札達淖爾又出流五十里折而東南百四十里又南流二百六十里折而東南三百里又東北流二百四十里經阿爾縣柁山柁山在西南羌今在西藏山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縣柁山之地自古言河源者多不獨此傳綜括詳盡蓋堅迎北單于親至私渠海定謂道長西域本其家乘以誇國史故所後儒異議有指河符節之小積石爲出於積石因曰山海經之訛而後儒異議有指河符節之小積石爲貢之非實是轉以班所言積石爲安又謂載張騫河源事乃意度記云阿彌陀河多池北面類服師子口流出從多河繞池一而域記云阿彌陀河源云蓋初唐人猶祖魏說也

**域有兩道**補注徐松曰隋書裴矩傳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爲三道皆在天下山南山北爲匈奴故無道也隋既有山南之兩道又增山北一道漢隋之南道今不置驛謂之北道道往烏魯木齊伊宰官由往西遼書西域傳又言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出山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百里從莎車西行二百里至蔥嶺蔥嶺西行一千三百里至師師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至蔥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路爲一道案至師師至漢之南道是言四出者實惟一道而已數其餘二道皆李廣利傳起敦煌西爲人多出上國不能食分爲兩道分自敦煌李廣利傳起敦煌西爲人多出上國不能食分爲數軍從

**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師古曰波河南道從鄯善步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補注徐松曰鄯善北者密爾岱山英額齊盤山庫克雅爾山及和闐諸山之北張騫傳並南山謂此也殆近本紀並勒海以東正義並步浪反並皆倚傍之假借字步浪利傳從沂河山顏注沂流而上則此云波爲波之假借字步浪利傳從沂河山顏注沂流而上則此云南岸以達葉爾羌地河水東注波義也白河義亦通先謙曰後書西域書云政使汗國至爲都善當漢衡出西域者胥由此自都善西而由且未得地汗國至爲都善當漢衡出西域者胥由此自波河行此南道也其出時關不經鄯善西北至莎車所謂傍南山成盧至渠勒又西道之南所謂僻南不常孔道者也

**南道西踰**

慈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師古曰氏音支補注先謙曰由莎車而西

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補注徐松

分南北道補注徐松

居奄蔡焉補注徐松

西自都護治所西至奄蔡補注徐松

里種補注徐松

通典補注徐松

也其北為康居補注徐松

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補注徐松

匈奴西邊日逐王補注徐松

界西二十四里補注徐松

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補注徐松

地治之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補注徐松

地在周時為西戎白翟所居補注徐松

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補注徐松

界中國補注徐松

徐松補注徐松

為事補注徐松

擊破匈奴補注徐松

地補注徐松

酒泉郡補注徐松

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補注徐松

今甘肅州府補注徐松

門迎軍補注徐松

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補注徐松

西域者益得職補注徐松

其職補注徐松

事之職補注徐松

卿不克補注徐松

義景紀補注徐松

廉明補注徐松

羅布補注徐松

亭之亭補注徐松

城胡補注徐松

界中國補注徐松

徐松補注徐松

為事補注徐松

擊破匈奴補注徐松

地補注徐松

酒泉郡補注徐松

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補注徐松

今甘肅州府補注徐松

門迎軍補注徐松

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補注徐松

西域者益得職補注徐松

其職補注徐松

事之職補注徐松

卿不克補注徐松

義景紀補注徐松

廉明補注徐松

羅布補注徐松

亭之亭補注徐松

城胡補注徐松

擊擊之昔古曰軌與渠同補注爲可一有變日間可安輯安輯之可  
城即北齊名南曰案本傳言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徐松曰  
而車師國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十里遼東至都護治所  
在三百五十里則鳥壘尚在車師西密與龜茲相近非伊吾地  
對在前漢書聞其名未說非也徐松曰今庫車城屬策特爾軍臺  
地其東有孫志山皆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徐松曰  
水引玉門陽關出之河南濱塔里木大河於西域爲中故都  
北岸故土地肥饒曰車師楚南至河岸二百里  
護治焉補注徐松曰立莫府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補注徐松曰  
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六百石後  
書西域傳序元帝置戊己二校尉據傳序言校尉有二人據表言  
校尉似祇前者獨烏條傳有已校吳仁傑謂狄兵有戊校已校之分  
尉則兼戊己爲稱吳氏戊己言兩郡設官之制不同先漢有戊校已  
校兵而尉之官稱則兼戊己後漢有戊己校尉戊校尉已校尉各

以校兵爲名顏於表下注云有戊校尉已校尉亦誤至戊己之名  
顏位有二義一說戊己校尉鎮安西城無常治處猶甲乙等各有  
前說爲是又引馬融傳注謂戊己居中爲中堅土爲事故取其  
名屯田說皆非按尉已田車師亦非無常治者顏前說亦不爲得  
唯漢官儀厭勝之說爲近蓋戊己校尉所以兼匈奴而護西域西  
域在西爲金匈奴在北爲水戊己校尉以制匈奴而護西域其特  
傳云己用厭勝之義也以屯田車師前王庭補注徐松曰後王庭  
制之亦用厭勝之義也以屯田車師前王庭補注徐松曰後王庭  
漢路也田常在渠犂昭帝時分置輪臺宣帝時別田車師皆不久  
卽罷至元帝時屯田車師前王庭方能渠犂之屯故陳湯傳言發  
軍師士不言渠犂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  
人降都護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擊匈奴蒲類澤得單于使香蒲陰  
表蓋未侯周壽昌曰李陵降蓋無不侯者他句如降伏者不可證特  
封侯不見表者亦可如趙充國傳封若零弟澤爲歸降王繼留且  
種二人爲侯陽難爲言兵侯匈奴傳匈奴始中封卓受寬爲歸漢言  
表皆未見史表云御史大夫楊賜侯岑邁而侯表無之辰都護分  
太子傅女尚平與侯嗣子平與侯姓名表中俱無者也



車師後王之西為烏訾離地呂處之補注徐松曰蒲類王舊在西蓋

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補注徐松出

陽關自近者始補注徐松曰漢中關山碑出入於詳亦借詳為翔

東山以嶺之西南由烏弋山離轉北而東至蔥嶺西得安息四國

北至焉耆焉耆之北即天山車師地於此終焉先謙曰官本出陽

關提文不姑羌孟康曰姑羌音兒師古曰羌者牧羊人從人牧羊

元成傳云起敦煌酒泉張掖以兩姑羌裂匈奴之右臂羌種繁多

雲南羌方今哀牢郡善降附歸德也西域圖考姑羌國云姑月氏

來王師古曰胡來王唐胡戎來附漢也補注先謙去陽關千八百里

得通故不言校以樓蘭去陽關長安里數其地極險之地五胡侯

長安六千三百里補注徐松曰傳特於姑羌樓蘭兩國標去陽

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長安知陽關之去長安四五百里辟

立西羌傳故因西域道里所經並言補注先謙曰官本提

併小宛焉耆疏勒且末四國亦見於關涉車傳下三國晉魏仍為

都三百里而後書云波西國考西域圖志都善國在蒲昌海

里此西域之門戶則蒲昌海以東皆其地今鳴順之千里戈壁皆

東地焉耆之北河自且末國東來經焉耆城而東入焉耆水

東入焉耆水焉耆水西接都善連三沙海焉耆水東入焉耆水

東入焉耆水焉耆水西接都善連三沙海焉耆水東入焉耆水

東入焉耆水焉耆水西接都善連三沙海焉耆水東入焉耆水

東入焉耆水焉耆水西接都善連三沙海焉耆水東入焉耆水

東入焉耆水焉耆水西接都善連三沙海焉耆水東入焉耆水

東入焉耆水焉耆水西接都善連三沙海焉耆水東入焉耆水

東入焉耆水焉耆水西接都善連三沙海焉耆水東入焉耆水

車馬二王一作車馬困暴兵威一作困暴呂動烏孫大宛之屬注古曰暴謂驅揚也補注徐曰史記暴作舉  
動作則至是時進大宛未通烏孫已與還封破奴爲泥野侯恢爲  
漢和親不得言舉兵因之漢書義長  
浩侯蘇林曰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  
補注徐曰史記作酒泉  
郭列亭障至敦煌郡之玉門關也亭障者  
猶顯道有密文亭障至南昆侖障之類  
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  
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  
宛  
補注徐曰史記作大宛  
傳再出三王  
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  
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  
補注徐曰因樓  
任文將兵屯玉門關  
補注徐曰任文見匈奴傳是爲貳師後距  
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補注徐曰  
距抵拒也說文無拒字依許義距當作距  
捕得生口知狀呂聞上  
詔文便遣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  
補注徐曰太初二年漢以貳  
師隨後見李廣傳文之後距蓋  
兵隨後見李廣傳文之後距蓋  
亦隨後師軍後故便道至樓蘭  
簿責王  
師古曰以文簿一責  
謙曰官本正戶  
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自安願徙國入  
上簿作步是  
前漢九十六上  
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  
師古曰以亦因使候司匈奴  
補注先謙  
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  
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  
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常立者樓蘭更立王  
補注徐曰即  
漢復責其質子  
補注徐曰  
一子質匈奴  
補注徐曰  
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  
爲王  
師古曰匈奴在漢前  
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  
補注徐曰  
質漢皆不還  
補注徐曰  
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  
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水草  
補注徐曰案即今噶順  
北即口龍堆  
常主發等  
補注徐曰  
展片索懸發導謂發譯令人導引  
負水



南與婁羌西與渠鞞接辟南不當道補注各注曰條言不當道之國三皆與婁羌相屬

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一千四百人  
大國案新唐書言勝兵四

千八蓋其時... 渠勒皮山五國地故盧打... 左右騎君東西城長... 治之西域為今額里... 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 魏書于闐在蔥嶺之北... 今之雪山姑蓋在北... 魏書北去龜茲千四... 刺斯南大雪山北... 正當嶺西突先... 之北西還于闐... 北入達里阿... 克山南有水出... 達里木水皆出... 哈爾巴什紅帽... 較合勝吉斯... 此合西域傳與... 境為安也... 諸部皆不還... 羅跋無其東水... 自皮山國東... 關已東水皆... 北流還于闐... 各百里後... 利為西源矣... 里而塔里齊... 博克巴里齊... 今葉爾羌河... 末水即下與... 道或有... 高居... 西日烏玉河...

城西二十里... 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國... 治皮山城... 同之乾竺... 諸國皆在... 千三百八十里... 五百人... 至都護治所... 鄭氏曰... 是烏... 南與天... 注三國... 云或三... 北至姑... 西南當... 八十里... 烏托... 天竺... 補注... 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皮山不容去長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  
安反近疑有誤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  
人紀以爲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  
合蒲鞬補注徐松曰蒲鞬云南北西與難兜接補注徐松曰縣度  
兜爲山居田石開達摩悉帝國在南山開地西夜國下沙石草漫  
寒風妻如雞植麥有白草補注徐松曰後漢書西域傳下沙石草漫  
豆少樹林乏花果有白草補注徐松曰後漢書西域傳下沙石草漫  
此草故別言之累石爲室補注徐松曰後漢書西域傳下沙石草漫  
師古曰自高山下豁洞中飲出小步馬孟康曰此說非也小步能步也師古  
水接連即其手謂之爲步也步者罕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  
孟說是也明史西域傳納失者罕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  
蓋小步馬師古云百步千步者罕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  
謂之碎走此多馬之能步驟各有不同豈一見徐松曰依顏說今唐  
說不爲非也先謙曰官本注細步下有言其二字有驢無牛其西  
則有縣度引郭義恭曰烏耗之西有驢無牛其西  
度故國得其名也又云釋法顯又言度河便到烏耗音近字異也去  
卽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先謙案烏耗音近字異也去

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補注徐松曰陽關之與都護相去二千  
里徑直也去長安當一萬二千里而此路去陽關都護道里差相  
似者蓋縣度與陽關皆偏南故雖遠而路去都護治所五千二百  
里補注徐松曰據此文是烏耗縣度者石山也補注徐松曰漢書  
車西南有縣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古人以爲在莎  
持而度因以名之釋法顯西域傳曰度越山惟石壁立境於此  
順嶺西南行十五里其道阻險絕人入北天竺境於此  
之目眩下有石名新頭河其水西流經此山有石壁立境於此  
梯者凡度七百梯地勢險峻人入北天竺境於此  
恒通河元帝時置戍八十里其水西流經此山有石壁立境於此  
實正是漢所往來何云張騫未至乎通典云今案懸志意謂通  
經屬縣度山也徐松曰長放行由之莫能分則然法顯宋四  
里豁谷不通御覽引徐松曰豁谷巨綱案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補注徐松曰後漢書西夜有傳云一名漂沙漢  
見莎車傳下徐松云考傳文依附無雷鳥耗異字合不言西夜莎  
車言西夜不言子合此傳亦明言西夜與胡異字合不言西夜莎  
石截然爲二國惟蒲鞬下兼言西夜子合而河水注所引仍無西  
夜二字且漢書之例固有連言二國者如烏代山離云與黎軒條

支接補注山國云與善且未接豈以文義相屬遂指爲一國乎  
下傳所云地理證以他書皆傳本奪漏因以號子合呼建是號子者其  
一范氏之論爲不察矣後漢書云其王號子合呼建是號子者其  
句是猶未考後漢書云其王號子合呼建是號子者其  
班固未誤爲一國范氏偶未審耳本國各書俱有西夜國之名  
有號子合呼建是號子合呼建是號子合呼建是號子合呼建是號子  
去數百年不得引此作證先謙案後漢書云其王號子合呼建是號子  
時爲朱居樂可爲朱俱波並見西域傳供有西夜蒲鞬後漢書云  
四國地西夜國考云西夜在西夜西夜今乾竺特之西境宋雲往天  
竺由皮山取道於此子合呼建是號子合呼建是號子合呼建是號子  
南境治呼健谷師古曰子合呼建是號子合呼建是號子合呼建是號子  
健爲萬里中谷各去長安萬二百里補注徐松曰漢書西域傳下  
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補注徐松曰漢書西域傳下  
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補注徐松曰漢書西域傳下  
子合西南與烏耗北與莎車補注徐松曰漢書西域傳下  
以達西南與烏耗北與莎車補注徐松曰漢書西域傳下

率接補注徐松曰蒲鞬云南北西與難兜接補注徐松曰縣度  
昭曰反當作及國本不皆西夜類也補注徐松曰五國西夜與胡  
異胡故後漢書傳馬援傳西域胡國名是漢時名西夜氏  
云說文西胡凡二見言其種類羌氏行國注徐松曰南領羌氏羌  
夷胡以別匈奴之北胡其種類羌氏行國注徐松曰南領羌氏羌  
益美與氏爲一者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補注徐  
別西夜  
蒲鞬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蒲鞬國西經蒲鞬漢後無考河水注  
云在今河西少爾爾羌之界分流之王治蒲鞬谷補注徐松曰蒲  
水當自此東流至葉爾羌合其水而流之蒲鞬谷補注徐松曰蒲  
先謙曰蒲鞬國考云蒲鞬國在西夜國之北蒲鞬國在西夜國之北  
在今甘肅特設北境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蒲  
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補注徐松曰蒲鞬國在西夜國之北  
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補注徐松曰蒲鞬國在西夜國之北  
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蒲鞬國在西夜國之北

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疏勒在莎車北蒲南與西夜子合接徐松注  
無西夜子引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蒲犂在無雷南  
尉各一人寄田莎車補注徐松曰蓋種俗與子合同上言蒲犂類  
西夜此言種俗同

依耐國補注先謙曰魏志注三國時屬疏勒今為英吉沙爾直隸  
國水經注云當在河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今蒲洛爾北境西夜子合蒲犂依耐國唐為朱俱波國王治蒲犂  
孫曰案上文言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

千六百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補注徐松曰  
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補注徐松曰依耐國北

五百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依耐國北接疏勒莎車西  
餘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依耐國北接疏勒莎車西

至無雷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依耐國北接疏勒莎車西  
西南傳文書之無雷距蒲犂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依耐國北

十里依耐在二國適中里數疑有誤補注徐松曰依耐國北  
日河水注河水自無雷東流逕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師占曰

俗也少穀寄田疏勒莎車補注徐松曰依耐國北接疏勒莎車西  
無雷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莎車國西無雷國

沙谷出谷分焉補注徐松曰依耐國北接疏勒莎車西  
國水經注云當在河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城記補注先謙曰魏志注三國時屬疏勒今為英吉沙爾直隸  
今西夜子合蒲犂依耐國唐為朱俱波國王治蒲犂

域水經注云當在河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塞勒道勒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水又折而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烏蘇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維爾水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河或即疏勒水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達勒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城也補注徐松曰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補注徐松曰  
九千九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補注徐松曰  
合與其遠就其說以從創覽如得據水經注之為愈也書長安

依耐國補注先謙曰魏志注三國時屬疏勒今為英吉沙爾直隸  
國水經注云當在河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今蒲洛爾北境西夜子合蒲犂依耐國唐為朱俱波國王治蒲犂  
孫曰案上文言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

千六百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補注徐松曰  
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補注徐松曰依耐國北

五百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依耐國北接疏勒莎車西  
餘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依耐國北接疏勒莎車西

至無雷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依耐國北接疏勒莎車西  
西南傳文書之無雷距蒲犂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依耐國北

十里依耐在二國適中里數疑有誤補注徐松曰依耐國北  
日河水注河水自無雷東流逕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師占曰

俗也少穀寄田疏勒莎車補注徐松曰依耐國北接疏勒莎車西  
無雷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莎車國西無雷國

沙谷出谷分焉補注徐松曰依耐國北接疏勒莎車西  
國水經注云當在河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城記補注先謙曰魏志注三國時屬疏勒今為英吉沙爾直隸  
今西夜子合蒲犂依耐國唐為朱俱波國王治蒲犂

域水經注云當在河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塞勒道勒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水又折而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烏蘇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維爾水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河或即疏勒水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達勒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嶺南河又東北流逕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王治蒲犂



者也及氏謂壁部此傳之壁流離漢武梁祠堂畫及吳國山碑  
皆有壁流離字今本漢書注脫壁字讀者誤以壁與流離爲二物矣  
壁與流離近又案元應所說孟言青色蓋它畜與諸國同自武  
帝始通蜀賓自目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古  
日割劫也音煩妙反補注徐松曰據清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  
書其王姓昭武唐西域記云上俗野僊烏頭勞王蓋共合謀攻蜀  
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補注先謙曰百官表王復欲害忠  
覺之適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其國小如康居五王共合謀攻蜀  
賓殺其王補注徐松曰所殺者烏頭勞非是立陰末赴爲蜀賓王授  
印綬補注徐松曰益外國後軍候趙德使蜀賓與陰末赴相失古  
日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  
無鎖字乃後人誤取注文加之也古者以鐵連係罪人謂之琅  
當說文作琅端云琅也鐵也琅當德即鎖德也故師古云琅當長  
鎖也不得又於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巨絕  
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補注徐松曰縣度在烏托國西二百二十  
里前漢九十六上

語意不完通鑑紀二十三已與今本同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  
後漢書西域傳注引此正作悔過來順  
皆行賈賤人謂西域賈胡欲通貨市賈目獻爲名故煩使者送  
至縣度恐失實見欺非奉獻之實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  
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師古曰言德懸不屬漢者凡四  
日皮山南即天爲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師古曰夜  
印度境時不屬漢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師古曰夜  
分而持之也刀建斗解在李廣傳補注徐松曰五更之義顏氏家訓  
云假令正月建寅斗柄杓夕則指寅曉則指午五更至午四更退  
冬夏之月晝夜長短更替然夜擊持行故名曰斗蘇林曰形如銅  
常作五者之間更思也經也故曰五斗蘇林曰形如銅  
無絲師古曰溫器也銅師今俗或呼銅鉢先謙曰官本曰形如銅  
作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自贍師古曰稟給  
讀曰飲次下並同補注國或貧小不能食補注徐松曰或樂點不  
先謙曰官本次作以國或貧小不能食補注徐松曰或樂點不  
肯給補注徐松曰如李廣利傳所謂當擁疆漢之節餒山谷之閒  
師古曰餓飢乞句無所得師古曰乞亦乞也音工大反補離一二  
也音能賄反乞句無所得師古曰乞亦乞也音工大反補離一二  
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師古曰離亦又惡大頭痛小頭痛之  
山補注徐松曰通典山在渴樂陀因西南來嶺異物志云山皆  
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爲也唐書喝榮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  
陀都城負徒多河西南即頭痛山師古曰頭痛山一名反補又有三池補注徐  
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注徐松曰頭痛山一名反補又有三池補注徐  
有龍子行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使風雪之困盤石阪補注  
徐松曰西域記曰又始羅國道陞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  
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臨崢嶸不測之深師古曰崢嶸深  
臨崢嶸者言門徑而復險狹後漢書其間四百里中往來不得復下  
耕反者言其難行也後漢書其間四百里中往來不得復下  
臨崢嶸者言門徑而復險狹後漢書其間四百里中往來不得復下  
深也深本謂字唐人避諱改行者騎步相持絕索相引二千餘里  
之後發書作不測之滿可證行者騎步相持絕索相引二千餘里  
乃到縣度補注徐松曰佛國記云滇越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  
度無所下水岸險絕其山惟石磴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  
足無所下有水如新頭河若人有磴石通路者皆曰度七屬  
賓之境有磴石通河兩岸相去八十里行步相持絕索相引二十  
許里方到縣度師古曰本漢書官本考證云千字誤當以十爲正畜

隊未半阮谷盡靡碎師古曰墜亦墜也靡散也陳音直類反靡音  
當人墮執不得相收視師古曰收視不得收視也陳音直類反靡音  
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制五服也陳音直類反靡音  
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持呂事無用  
師古曰罷讀曰疲所待謂中國非久長計也補注徐松曰通使者  
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皮山也補注徐松曰注道一作道通  
之先讓曰官本作道於是鳳白從欽言廟實實利賞賜買市其使  
數年而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補注先謙曰陳湯傳作山離烏弋後書德若傳下  
考云在今波斯國南境給嶺南地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  
爾斯補注徐松曰爾斯丹有南境給嶺南地  
烏弋山離國王補注先謙曰陳湯傳作山離烏弋後書德若傳下  
考云在今波斯國南境給嶺南地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  
爾斯補注徐松曰爾斯丹有南境給嶺南地

先謙曰戶口勝兵語意不完以上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  
日行東與屬實補注徐松曰屬實言西南與烏弋山離接蓋互文  
至烏弋山離國王補注先謙曰陳湯傳作山離烏弋後書德若傳下  
考云在今波斯國南境給嶺南地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  
爾斯補注徐松曰爾斯丹有南境給嶺南地

支國去西海數百里西域國考云條支在今我羅斯極南之擣里  
支國去西海數百里西域國考云條支在今我羅斯極南之擣里  
支國去西海數百里西域國考云條支在今我羅斯極南之擣里  
支國去西海數百里西域國考云條支在今我羅斯極南之擣里  
支國去西海數百里西域國考云條支在今我羅斯極南之擣里

為外國師古曰安息後役屬條支為外國  
王獻條支大鳥師古曰安息後役屬條支為外國  
王獻條支大鳥師古曰安息後役屬條支為外國  
王獻條支大鳥師古曰安息後役屬條支為外國  
王獻條支大鳥師古曰安息後役屬條支為外國

九年遣使送幻人師古曰安息後役屬條支為外國  
斗以草藥納其口師古曰安息後役屬條支為外國  
斗以草藥納其口師古曰安息後役屬條支為外國  
斗以草藥納其口師古曰安息後役屬條支為外國  
斗以草藥納其口師古曰安息後役屬條支為外國





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注控弦者謂能引弓者也  
故強輕匈奴師古曰自恃其疆盛而輕匈奴也  
本居敦煌祁連山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連山以西案張氏益以今甘肅南山為祁連山也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武威後諸祁連山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祁連山以西案張氏益以今甘肅南山為祁連山也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文二而老上單于殺月氏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年開引作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殺月氏王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之師古曰解都嬌水北為王庭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都嬌水北為王庭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羌號小月氏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依諸羌王為傳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漢人結居在張掖者號曰義從胡靈帝紀所稱北宮伯玉與光零

危執者也又後魏書小月氏國都懷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  
多羅子也寄多羅為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  
氏先居西平漢後之開張掖郡與羌無異其俗以金銀為貨隨畜  
牧移徙亦無城郭城東十里有一城名曰大夏本無大君長民弱畏  
所請百文德圖也小大夏本無大君長民弱畏  
戰故月氏徒來皆臣畜之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受節度之理稟當為王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節度之理稟當為王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食也計有五翎侯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食也計有五翎侯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密凡五部翎侯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一曰休密翎侯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城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關七千八百二里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去陽關言則休密去雙摩去貴霜二百里貴霜去於  
額二百二十里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密翎侯遠古籍流傳宜有訛奪今各以後魏書校正後魏書云休  
密翎侯在四月氏東一千五百里是當作去都護  
二曰雙摩翎侯治雙摩城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書雙摩在休密西五百里當作去都護三千  
九百七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七百一十二里  
三曰貴霜翎侯治護濕城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自立為上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城漢達焉天竺諸國稍  
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號大月氏云後魏書班固後魏書班固在  
折薛莫孫西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  
里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去都護四千三百四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七百七十二里  
四曰於都護翎侯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山谷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補注徐松曰東漢書月氏王溫德居祁連山北  
開後魏書於都護在貴霜西一百里當作去都護四  
千一百三十四里去陽關六千八百七十二里

五日高附頡侯治高附城補注先謙曰後書云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之弱則夫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爲五胡侯數非其實也後漢安帝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後魏書云開浮調國故高附頡侯在弗敏沙南山谷間西域圖考云高附在月氏西南安息東尉資西北當在今阿母河南布哈爾南境阿富汗之去都護六千四百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西北境也  
補注徐松曰據後魏書高附在阿母南一百里當去都護四千二百三十四里去陽關九千九百七十三里若以偏南不當孔道則去陽關或凡五胡侯皆屬大月氏補注徐松曰高附之去  
康居國補注先謙曰後魏書云康居國者康居之後也隋書書同是前康居國有康國之稱魏志晉書仍爲康居又後魏有者古國云故康居國又一名薩木健亦曰蘇林建西王冬治樂越隱地師古曰樂音傳康一名薩木健亦曰蘇林建西王冬治樂越隱地師古曰樂音域圖考云今爲哈薩克右部地  
徐松曰傳蓋言康居國王治卑闐城至冬所居樂越隱地馬行七日至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以下去長安去都護皆陸卑闐城言之傳文疑有奪誤先謙曰官本原作到卑闐城師古曰闐音匿下文並同本國言至康居卑闐城是卑闐爲城名陳陽傳涉康居徐松曰大宛國言至康居卑闐城是卑闐爲城名陳陽傳涉康居界至闐池西疑城因也爲名此建治之地也其王冬夏皆不居之

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補注先謙曰通鑑注元帝時康居遣子入侍陳湯貢獻補注先謙曰胡注既遣然自  
言絕遠獨驎不肯與諸國相望補注徐松曰胡注既遣然自  
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呂失二國也補注先謙曰胡  
國之叛服漢雖皆受其質子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漢嘉元年按諸  
侍案烏孫小昆彌時然三國內相輸還交通如故補注先謙曰三  
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補注徐松曰三國見合不能相親信離不  
能相臣役目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補注先  
室女下嫁烏孫也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補注徐松曰服而  
距絕之於義不順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補注徐松曰服而  
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咄都護吏補注徐松曰服而  
日飲首於禁反咄音徒蓋反補注徐松曰都護吏胡曰此度之何故補注徐松曰服而  
旁國補注徐松曰服而  
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補注徐松曰服而  
匈奴百蠻大國補注徐松曰服而  
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日之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補注徐松曰服而  
日不通使臣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補注徐松曰服而  
於其國也補注徐松曰服而  
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囊駝食皆苦之補注徐松曰服而  
此事爲困若補注徐松曰敦煌郡戶萬一千有奇酒泉郡戶萬八補注徐松曰服而  
千有奇故爲小郡康居在北道而蘇軾輿記已入吐火羅境在蔥補注徐松曰服而  
嶺西南故得從南道補注徐松曰服而  
苦之通考作苦之補注徐松曰服而  
居不拜使者坐都護使更於馬孫使下欲賈市許爲好辭是謂驕黠補注徐松曰服而

之國非謂康居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師古曰以此終  
使者也顏說誤徐松曰漢官儀馬曰羈牛曰其康居西北可二  
羈靡而未絕補注徐松曰漢官儀馬曰羈牛曰其康居西北可二  
千里有奄蔡國補注徐松曰漢官儀馬曰羈牛曰其康居西北可二  
奄蔡一名溫那沙周書同西域傳云奄蔡國在俄羅斯之西古之  
伯利斯即北海者也後書有奄蔡國又在奄蔡北言奄蔡控弦  
小國蓋傳聞不同蓋奄蔡國在俄羅斯之西古之奄蔡國在俄羅  
者十餘萬大與康居同俗補注徐松曰漢官儀馬曰羈牛曰其康居  
南與康居接其國多駝畜水草地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  
云奄蔡國也先漢曰官本大作人見不遠岸舉高以該早後魏  
補注徐松曰說文曰高遠也言遠望不見岸舉高以該早後魏  
書業特居於大澤即今所謂裏海東岸本俄羅斯屬地也河水注謂  
源云此北海也今所謂裏海東岸本俄羅斯屬地也河水注謂  
之雷音海徐松云雷音海乃鹹海非裏海也此北海當爲裏海  
疑康居有小王五補注徐松曰漢官儀馬曰羈牛曰其康居  
一曰蘇離王治蘇離城師古曰蘇離音下戒反補注徐松曰新唐書  
居小王蘇離城故地有鐵門山左右嶺峭石色如鐵西域記揭霜  
那國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行六十里入山山路崎嶇險危險  
既絕人理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人鐵門者左右帶  
山以鐵鑄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旁石壁其色如鐵設門扉  
又選國案此在康居極南境其險固遂以爲名出鐵門至覲  
連上爲文是晉書四夷傳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  
伊列鄰接其王居蘇離城地和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  
於蘇離矣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補注徐松曰去都護里  
北去康居二百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五十五里補注徐松曰去都護里  
此不同者蘇離在蔥嶺西南  
入蔥嶺山南道徑達陽關也  
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補注徐松曰唐書何國或曰屈霜你迦曰  
屈霜你迦國周千四百五十里東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  
狹南北長案此在康居極東境  
陽關八千二百五十五里補注徐松曰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  
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補注徐松曰唐書何國或曰屈霜你迦曰  
小窳匿城地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真珠河亦曰賈河東  
南有大山生慈葱西域記緒時曰唐書何國或曰屈霜你迦曰  
書以緒時爲大宛蓋又爲大宛所并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

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補注徐松曰唐書何國或曰屈霜你迦曰  
千六百八十里  
四曰罽王治罽城補注徐松曰唐書安國一日布哈又曰捕喝西  
地西域記捕喝國周千六百七十里東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  
東西長南北狹案此在康居東境  
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補注徐松曰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  
距五百二十里似在附墨西六百餘里傳文去都護之數相  
捕喝國是罽城在附墨西六百餘里傳文去都護之數相  
五曰烏鞬王治烏鞬城補注徐松曰唐書火尋  
刊居烏鞬水之陽康居小三與罽城故地西域記資利習彌國過  
順縛得河兩岸東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餘里案此在康居東南  
境去都護六千九百六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去  
捕喝國又西南三百餘里至罽城那國是較蘇離近三百餘里而傳  
紀都護之數遠於蘇離千一百三十里陽關之數遠於蘇離三百  
里陽關又轉近二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補注徐松曰後漢書見莎車傳下亦見魏晉後魏唐紀傳  
圖考云由疏勒而西出所傳唐爲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時西域  
皆其地今放平地理元時所謂賽馬爾庫城也其西北境兼有今布  
哈爾之地見四裔考及海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五  
十里茲里數積算當去長安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里去陽關七  
千五百里里先謙曰官本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補注徐  
又小於副王後書班超傳月氏有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  
治所四千三百一十一里補注徐松曰去都護四千三百一十一里  
一十里窳匿王治窳匿城在蔥嶺西北故以大宛西南至大月氏  
六百九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都護四千三百一十一里  
月氏接補注徐松曰大月氏是月氏西至大宛北與康居南與大  
宛大宛乃送之康居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徐松  
康居俗同大月氏也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徐松  
云暑溼田稻故史記大宛傳云大宛俗土著耕田田稻麥大月氏







然者已遠漢而漢多財物師古曰遠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

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補注徐松曰神野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百里師古曰桃槐國補注徐松曰計

域記觀貨運國東扼蔥嶺自觀貨運西至阻密國其國東西六百

里又東至赤鄂街那國其國東西四百餘里又東至忽露摩國

和衍那國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饒沙國其國東西三百餘

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

以下無考唐書地理志有桃槐州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徐松

案此下疑有奪文

休循國補注徐松曰後漢紀伯休循先謙曰河水注西河自捐毒

西水西道記云洛陽伽藍記魏末雲云入漢盤陀國界西行不見

日登蔥嶺山自此以西山路崎嶇長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阻

實在於斯漢盤陀國今之阿賴地也喀喇庫勒大池駟觀西流之

毒傳云西上蔥嶺則休循是矣又云喀喇庫勒大池駟觀西流之

沿水西出之岸百里日布魯滿又西四百六十里日大河橋梁枝

流出焉又西百九十里日布魯滿又西四百六十里日大河橋梁枝

云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影河合而西流蓋

哈喇庫勒西流之水南下流必匯一其水即縛影河也西域圖

考云哈喇庫勒西流之水南下流必匯一其水即縛影河也西域圖

注蘇海無疑惟哈喇庫勒向有一支經喀喇山而西流者或北

歸那林河或即南流同入王治鳥飛谷補注先謙曰西域記云達

唐書護密元魏所置州名也休循更名為護密與在蔥嶺西

捐毒國補注徐松曰後漢紀伯休循先謙曰河水注西河自捐毒

山多雪不可耕作與捐毒國異不得云田也

捐毒國補注徐松曰後漢紀伯休循先謙曰河水注西河自捐毒

休循接壤王治之西不通涉西域焉云云巴爾坤之南地

屬薩爾巴噶什布魯特部河水注西河重源有三一出捐毒國

西南博洛爾達達克山即鄯善諸部落皆在蔥嶺南捐毒國今

布魯特部落其西流之水口指拔達克山以西之水西北流至布

爾都部落其西流之水口指拔達克山以西之水西北流至布

吉爾都部落其西流之水口指拔達克山以西之水西北流至布

安九千八百六十里長安一萬三千里

四十戶三百八十口一千一百勝兵五百人補注徐松曰漢

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補注徐松曰漢

疏勒以西北休循南與蔥嶺屬師古曰屬也音之欲反補注

毒是蒙上東至烏焉徐松曰蔥嶺屬徐松曰蔥嶺屬徐松曰

魯特地與休循共之捐毒休循為北道西無人民西上蔥嶺則

休循也補注徐松曰河水注西河休循為北道西無人民西上蔥嶺則

里西北至大宛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補注徐松曰河水注西河休循為北道西無人民西上蔥嶺則

烏孫隨水草依蔥嶺補注徐松曰河水注西河休循為北道西無人民西上蔥嶺則

莎車國補注徐松曰河水注西河休循為北道西無人民西上蔥嶺則

運莎車城南下入溫宿國水經圖說云此言北河枝河東運莎車國南

則漢諸地其境則南有葉爾羌地故疏勒南至莎車也西域圖考

云地終有蔥嶺南河即唐之從多河有塞勒庫勒為外藩總匯

爲次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補注徐松曰南

都尉二人譚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補注徐松曰南

日以去陽關數減之當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南

文以明西北也先謙曰後書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南

云莎車東北至疏勒疑有誤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南

鐵山之下天子祭鐵山山出青玉補注徐松曰南

公主小子萬年補注徐松曰南

子死時萬年在漢補注徐松曰南

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

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補注徐松曰南

并殺漢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補注徐松曰南

候馮奉世補注徐松曰南

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大夫補注徐松曰南

疏勒國補注徐松曰南

疏勒國補注徐松曰南

疏勒國補注徐松曰南

疏勒國補注徐松曰南

疏勒國補注徐松曰南

疏勒國補注徐松曰南

疏勒國補注徐松曰南

疏勒國補注徐松曰南

別什托海會通水倫嶺水爲爾必楚兌河又東南流逕哈喇歸

謂赤烏爲赤烏池又東南與雅雅爾河會南源雅雅爾河出自哈

喇嘛池池在東南與雅雅爾河會南源雅雅爾河出自哈

喇嘛池池在東南與雅雅爾河會南源雅雅爾河出自哈

喇嘛池池在東南與雅雅爾河會南源雅雅爾河出自哈

喇嘛池池在東南與雅雅爾河會南源雅雅爾河出自哈

喇嘛池池在東南與雅雅爾河會南源雅雅爾河出自哈

喇嘛池池在東南與雅雅爾河會南源雅雅爾河出自哈

喇嘛池池在東南與雅雅爾河會南源雅雅爾河出自哈

喇嘛池池在東南與雅雅爾河會南源雅雅爾河出自哈

喇嘛池池在東南與雅雅爾河會南源雅雅爾河出自哈

喇嘛池池在東南與雅雅爾河會南源雅雅爾河出自哈

喇嘛池池在東南與雅雅爾河會南源雅雅爾河出自哈

喇嘛池池在東南與雅雅爾河會南源雅雅爾河出自哈

喇嘛池池在東南與雅雅爾河會南源雅雅爾河出自哈

喇嘛池池在東南與雅雅爾河會南源雅雅爾河出自哈

喇嘛池池在東南與雅雅爾河會南源雅雅爾河出自哈

喇嘛池池在東南與雅雅爾河會南源雅雅爾河出自哈

喇嘛池池在東南與雅雅爾河會南源雅雅爾河出自哈

喇嘛池池在東南與雅雅爾河會南源雅雅爾河出自哈

喇嘛池池在東南與雅雅爾河會南源雅雅爾河出自哈

東西相距約千里今烏什至喀什噶爾略同其中大山縣巨尉頭在溫宿之西北故與疏勒山道不通今固勒扎巴什諸山是也  
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補注徐松曰徑道山徑之道也今自烏什至喀什噶爾驛程二千二百二十里而沿田畜隨水草補注徐松曰城郭國故田畜近烏孫故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虛受堂

望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終

漢書九十六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烏孫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云班勇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等十七國

數為焉耆所侵而烏孫從之焉耆西徙焉耆後魏書云其國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之實非松乃松心木耳說文玉篇皆云楠松心木高誘淮南王書

注楠讀如姓楠氏之楠攷竟陵縣武來山一名楠木山樂史稱郡

國志云楚武王即卒此山洪又云讀在萬不田作種樹植也補注

松地一近山人向呼為楠木也音讀若門不田作種樹植也補注

故不田作種樹植也音讀若門不田作種樹植也補注

民剛惡貪狼無信官本復作很多寇盜最為疆國故服匈奴師古

謂舊時也服屬於匈奴也補注徐松後漢書曰大宛傳

曰史記張敖于令昆莫長守於西域後漢書曰大宛傳

萬習攻戰取羈屬不肯往朝會師古曰言昆莫收屬之而已補

少會單于祠五月大會龍祭其先天地鬼神東與匈奴師古

以地其東則車師是與匈奴接西北與康居南與城郭諸國

北附康居西與大宛相補注徐松曰捐毒休備北境南與城郭諸國

相接補注王念孫曰相字後人加傳凡言某國與某國接者南

與城郭諸國接無相字則此亦當然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並接者南

日謂姑墨溫宿龍茲焉者徐松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

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補注徐松曰南越縣度在西南也後烏孫昆其擊

破大月氏補注徐松曰張騫傳烏孫王號昆莫其父難兜靡本

靡其地人民大月氏俱在祁連山南大月氏攻殺難兜靡

于焉養食還見狼乳之又烏孫肉新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

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

西攻破大月氏徙西大月氏徙西大月氏徙西大月氏徙西大月氏徙西

也顏注以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徐松

大夏爲民去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補注徐松

之不善者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補注徐松

置在元鼎元年今烏孫雖疆大可厚招令東居故地補注徐松

招以益東居妻呂公主與爲昆弟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約爲兄

其法於烏孫也呂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

補注劉敞曰衍位字徐松曰騫傳言拜爲中郎將二三昆莫見騫

百人馬各二千五百羊以萬數齎金幣詣直數千鉅萬昆莫見騫

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大慈謂曰騫知樂夷貪故謂之天子致

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將昆莫起拜其它如故補注徐

上充下曲項形制稍大疑此是漢制兼似  
兩制者謂之秦漢並用秦漢之法

烏孫昆莫呂爲右夫人

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爲莎車王補注徐松曰莎車傳言小子萬年此云次子互異爲王在地節中傳



之次曰大樂為左大將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賁妻小女素光為若呼師侯妻補注徐松曰下烏孫有布就師侯見張騫傳

如五師侯之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補注徐松曰下匈奴使

之見下傳車師與匈奴為一補注徐松曰下共侵烏孫唯天子孫救

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帝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遣使因惠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

居即此地名匈奴以此事屬於昭帝公主上書時與此異收人

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明友乘鳥桓擊之匈奴欲得漢公主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已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

乃出兵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領侯呂下五

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傳注南面以西為右匈奴之西方接烏孫案匈奴傳蒲類將軍兵

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假借字又後書和帝紀注庭謂單于所居故名王犁汗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

賢王犁汗王四子分三隊又有左犁汗王威南犁汗王都尉千

蓋次於賢王者左犁汗王或作右犁汗王威南犁汗王都尉千

長騎將弓下四萬級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尉七十餘萬頭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虜獲還封黑為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

封傳曰故用漢道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

後書張騫傳大昆彌遣使元康二年望之於神爵元年為大鴻臚

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望元康二年望之於神爵元年為大鴻臚

尉文有大鴻臚之則元康為神爵之誤今案本始四年距神

爵二年凡十一年烏孫有大功不憚十一年乃往賜之不足據一

也常惠傳惠因便道擊龜茲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

從事霍光死於地節二年若至神爵光死已八年不足據二也且

傳救龜茲事元康元年來朝常惠傳明言斬姑真而還未言復

龜茲又得請於元康元年來朝常惠傳明言斬姑真而還未言復

至烏孫不應烏孫是時遣女入京而惠遲至神爵不足據三也即

以龜茲下公卿議之傳云還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歸降三也即

上書詔下公卿議之傳云還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歸降三也即

配元貴靡未出塞省歸摩死惠上書云云望之復以為不可蓋先

是始云大鴻臚望之舍本傳而用此傳非謂大鴻臚時也此傳因

蓋惠於本始四年賜烏孫地節元年即新姑真還京至元康二年

詔遣常惠將兵揚威武車師旁其時車師王在烏孫故烏孫因惠

上書是元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呂漢外孫元貴靡為副得令復

尚漢公主結婚重親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

三年僅六又重絕故業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取聘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弟子相夫為公主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也楚王在烏孫已四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

十年不應向有少弟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

故學烏孫言而後遣嫁徐松曰舍苑中以容車駟天子自臨

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盧侯光

祿大夫惠為副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五百餘里聞烏孫昆彌歸降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

乘塞列庭聞烏孫昆彌歸降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

之約謂青烏孫之約立岑陁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

與主和號曰狂王周昌曰此從後號之也下云惠上書願留

失眾又云烏孫所患苦不止不與主和一惠上書願留

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

負約而立 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曰爲烏孫持兩端難約結

元貴靡 補注徐松曰蕭望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還竟未

得安 補注徐松曰蕭望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還竟未

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蘇役將興 補注徐松曰蓋公主

發勞 其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尙楚主解憂生一男

子 補注徐松曰通鑑注候衛候也爲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

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 補注徐松曰蓋公主

也是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遇解

去 補注徐松曰通鑑繫此事於漢道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

賜金二十斤采綰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本脫 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率檻車至長安斬之 補注徐松曰和

之也 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率檻車至長安斬之 補注徐松曰和

道近河北岸在今道之南也 車騎將軍長史張翁 補注徐松曰百

有長史 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 補注徐松曰將軍中郎將

千石益張翁爲適之副使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安故翁謂也下副使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主頭罵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季都別將醫養視狂王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徐松曰但言送都是翁 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 補注徐松曰

時已還故公主和意昌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委罪曰公上意則將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胡俱去居北山中 補注徐松曰

嶺以東至博羅山出天山以內 揚言毋寧匈奴奴兵來 補注徐松曰

曰北故曰北山此又烏孫在山南之 補注徐松曰

烏孫木水境皆匈奴也 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漢

還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 補注徐松曰

河掉

表注謂志記之今之堅壁是 穿卑號侯并曰西孟東曰大并六通

在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倉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記中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也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出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賞賜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大將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烏就屠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昆彌之號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送馮夫人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車詔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與辛武賢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烏就屠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長幼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烏就屠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惠將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表注謂志記之今之堅壁是 穿卑號侯并曰西孟東曰大并六通

在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倉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記中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也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出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賞賜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大將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烏就屠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昆彌之號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送馮夫人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車詔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與辛武賢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烏就屠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長幼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烏就屠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惠將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萬餘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摩皆病死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迎之公主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女三人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主卒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之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十二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是歲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甘露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三年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也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公主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歸於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三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是歲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甘露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三年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也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公主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歸於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三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是歲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甘露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三年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也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公主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歸於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三 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七十賜曰公主田宅奴婢補注宋祁曰舊本主作第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

後二歲卒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三孫因畱守墳墓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墳墓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又云時人昆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星靡代為大昆彌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貴靡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星靡代為大昆彌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時必非幼少也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彌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彌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彌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彌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彌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彌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彌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彌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彌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彌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彌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彌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彌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彌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彌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彌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彌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彌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彌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彌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彌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彌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宗傳作兄以下文及會宗傳時大昆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告民牧馬畜無使人牧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徐松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受也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薩克部入內地牧馬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徐松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受也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馬百收租為一之類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徐松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受也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蓋加之誤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小昆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日領詐降刺殺離栗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與都護圖方略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京師者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傳載未振將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日安日之子名安卑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徐松曰段會宗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字徐松曰汪校亦無復使段會宗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留關內候是歲元延二年也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難極殺末振將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已為堅守都尉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徐松曰以賈功特置此官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金印紫綬更與銅墨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印果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越遂為匈奴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之音是本共謀殺大昆彌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欲藉兵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萬之眾東出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反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會宗安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補注徐松曰益黃龍元年

日道千步。其地為縣城北也。曰鉞。此責徐松。

至宋仍爲寇茲唐書曰邱茲一口屈茲







行邊師古曰分封侯國以行邊更反補注徐松曰昭紀有承祖  
儀注儀注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職罪免者為微事終衣  
奉執賀正月衛霍傳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  
大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或即郭昌歟嚴敕太  
事以二千石以職罪免者為之臣昌或即郭昌歟嚴敕太  
守都尉明燹火補注徐松曰漢舊儀邊郡太守選士馬謹斥候

交草疏引鄭氏曰焚乾也願陛下遣使使西國臣安其意  
徐松曰蓋以貳師降臣昧死請上書言徐松曰通鑑見秦  
古法去味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  
死曰稽首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  
為狂得使天下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  
愁苦不可追悔前高紀如道注引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  
錢也補注徐松曰高紀如道注引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  
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治海兵車馬惠紀應劭注漢律人出  
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口增三十是百五十為  
十餘年百姓是重困老弱孤獨也師古曰重而今又請遣卒田輪  
不加賦是重困老弱孤獨也師古曰重而今又請遣卒田輪  
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補注徐松曰今南道里計之輪臺前

陵侯擊車師時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補注徐松曰  
師據後傳事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國皆近車師者  
在征和四年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國皆近車師者  
三國外或且末山國焉者數子弟非必侍子案征和皆先歸發奇  
元年樓蘭請其侍子以下蠶室不遣是別有子弟也  
食迎漢軍師古曰畜謂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補注徐松

王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  
諸國兵而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  
載不足曰竟師古曰土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塞尚  
載破車師時軍食尚多而士所彊者盡食畜產藏者道死數千人

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補注徐松曰明年始罷  
起張掖不甚遠補注徐松曰酒泉漢史卒出玉門迎軍又使張  
尚斷謂甚眾師古曰斷謂言其前後離斷不相遠及也師古斷補

披斷與斯義師古曰斷謂言其前後離斷不相遠及也師古斷補  
同家林時言異者朕之不明曰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

置城下補注徐松曰馳言秦人我句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  
若波也音長補注徐松曰胡注據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  
至唐及漢朝則謂中國為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駭言  
者駭馬來言也案匈奴傳衛律謀擊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  
與秦人等之亦以漢降匈奴者謂之秦人又漢使者久留不還  
補注徐松曰胡注久故與師遺貳師將軍注錢大昭曰胡注  
下不還謂師遺貳師將軍注錢大昭曰胡注  
徐松曰師古曰胡注久故與師遺貳師將軍注錢大昭曰胡注  
任匈奴古者卿大夫與謀師古曰與參目善龜不吉不行師古

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示為文學謂學經  
大夫二千石者太子太傅少傅皆是大匠大夫郎中郎中郎中郎中  
衡都尉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皆是大匠大夫郎中郎中郎中郎中  
學郎大夫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  
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其屬國之郡尉野侯以丞蓋事族此

是破奴別皆曰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見補注徐松曰馬或曰為欲  
呂見疆師古曰見顯示補注宋祁曰別本欲字下有式字劉賡  
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此申明見疆以視其不足也  
補注徐松曰謂以易卜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康曰枯楊  
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補注徐松曰大過上五體震五  
在震下為馬足與為兩兩相承納馬之象大過乾老坤生坤為

故曰匈奴敗匈奴困敗匈奴困敗匈奴困敗匈奴困敗匈奴困敗  
曰者眾人之言也大過九五象傳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故眾  
對匈奴書者言此三說以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  
下又注考之星氣占也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  
皆曰為言補注徐松曰胡注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

又曰北伐行將於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還將行也補注徐松  
謂為釜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遺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吉  
所說於文義不與卦作下言卜諸將孰吉則貳師最吉也下言  
云卜漢軍一將不吉即其證今作卦者涉上下文卦字而誤漢紀

正作故朕親發貳師下蒲山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漢遣貳師將軍  
山也匈奴傳又云使石大尉與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  
衛律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尉與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  
反繆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安也補注錢大昭曰惠棟易漢程  
以敗也惠氏又云大過震游故云北卦也外克內應震世之北所  
丑土乃震之財故云外克內應故云應克世當時諸臣重合侯母虜  
以漢為內卦匈奴為外卦故皆云云而實反繆也重合侯母虜  
侯者合侯奔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先謙曰官本母作得  
言問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呂詛軍師古  
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羊牛補注徐松曰匈奴傳衛律胡巫單  
言先單于怒戾太子傳多胡巫上林中蓋匈奴有此巫蠱之術  
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  
吉補注徐松曰漢將尚有商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師古  
音耐補注徐松曰通惟貳師敗也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師古  
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非與也失一狼走千羊補注徐松曰此  
謂因失一狼千羊亦不能過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  
自存狼喻將帥羊喻士卒過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

略并自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  
離散也補注徐松曰匈奴專思亭隧注遠謂深遠之處開通  
行也依說文當作謂塞上亭守邊火者也後書西羌傳作亭  
是擾勞天下非所自優民也補注徐松曰詩大雅傳優也今朕不  
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補注徐松曰田廣明為大鴻臚四年  
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巨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師古曰伯讀不  
為況今大漢也補注徐松曰胡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按搜索問  
在蓋欲使刺單于以報忿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按搜索問  
呂所聞謂提挈之也按謂兩人夾持其書後援搜索恐其挾兵刃  
今邊塞未正闕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出皮肉為利辛苦而  
漢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師古曰言邊塞有闕出逃亡之人而止者  
獸故令漢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  
亡文書補注沈欽韓曰言上軍簿時皆不能得其闕出之數非謂  
守燧火之卒奔亡徐松曰武紀注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  
計京師上之此上集蓋即上計漢之上計使唐謂朝集使也得者  
登也言上之簿亦不登載得登聲字先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  
諫曰官本注止作主合作今亡作上是

通知之師古曰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  
生得之也或為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補注徐松曰禁止擅賦補注徐松曰  
分得之也當今務在禁苛暴補注徐松曰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  
有擅賦力本農補注徐松曰力本農謂勸農力本農復令孟康曰  
今止不復行力本農補注徐松曰力本農謂勸農力本農復令孟康曰  
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音至此復修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  
復因養馬以免後馬多絕音至此復修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  
徐松曰平養馬以免後馬多絕音至此復修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  
之意而以五說為非未得其解先謙曰官本注文在而巳下  
缺母之武備與上計也同來赴對也補注徐松曰師古曰  
師古曰與上計也同來赴對也補注徐松曰師古曰  
所謂與計借也邊馬有額馬死略盡故補之即由是不復出軍而  
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呂明休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  
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補注徐松曰貳師後行攻輪臺還過  
杆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  
龜茲何呂得受杆彌質補注徐松曰匈奴青漢受即將賴丹入至  
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補注徐松曰龜茲疑於背漢論伐功篇文學

城庫之使勢地十有餘年未見種蠶之功而見靡弊之效而反  
御史大夫持政之十有餘年未見種蠶之功而見靡弊之效而反  
中國也西域篇大夫曰羣臣議以為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  
遂擊服會先帝乘羣臣以故匈奴不率警如為山未成一貫而止  
也徐松曰武帝時欲用未果故皆議行之  
校尉補注徐松曰即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徐松  
云渠犂在東輪臺在西皆傍塔里木河北岸先謙曰西域水道記  
古爾里木東輪臺在西皆傍塔里木河北岸先謙曰西域水道記  
又南百餘里九多營時城郭田疇有故小城又南二十里有故大城  
軍臺南兩程之閒平原行天南近河東渠犂故六十里運車馬  
故地漢於此置都護以爲西域之中河水又東運庫爾勒莊北庫  
勒勒之境東接哈喇沙爾城西域之南又東運庫爾勒莊北庫  
餘里北至多羅經二百里至阿依庫庫庫庫庫庫庫庫庫庫庫庫  
勒南至塔里木河二百里至阿依庫庫庫庫庫庫庫庫庫庫庫庫  
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  
田補注徐松曰輪臺為今玉古爾地在庫庫庫庫庫庫庫庫庫庫  
城東三百二十里庫庫庫庫庫庫庫庫庫庫庫庫庫庫庫庫庫庫  
而上書謝漢陰木地之焉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

孫還補注徐松曰事便宜發諸國兵師古曰以便宜擅發兵也補  
擊之在節元年合五萬人攻龜茲補注徐松曰常惠傳惠請便道  
風惠以便宜從事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貴臣前殺校尉  
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言五萬者舉成數賴丹龜茲王謝曰適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  
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補注徐松曰學鼓琴漢  
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補注徐松曰至烏孫而過龜茲  
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  
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  
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向漢外孫為昆弟補注徐松曰言與主女  
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補注徐松曰劉昭禮儀  
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光朝  
貢畢見屬郡計吏皆庭觀庭燎宮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  
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補注徐松曰用公主之賜  
車騎旗鼓吹數十人補注徐松曰劉昭百官志大將軍賜官騎  
也張騫吹也後書班超傳注引古今樂錄橫吹胡樂綺繡雜繒琦珍  
凡數十萬師古曰琦音奇補注徐松曰玉篇引埤蒼云琦瑋也後  
言其直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  
治宮室作徹道周衛出入傳呼補注徐松曰漢舊儀皇帝起居儀  
則衛官填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呼止人清道撞鐘鼓補注徐松  
儀志諸行出入皆鳴鐘皆作樂東京雜記如漢家儀外國胡人告曰  
驢非驢馬非馬補注徐松曰沈欽韓曰楚策史疾謂楚王曰若龜茲王所  
謂驢也補注徐松曰說文驢父馬母者也崔豹曰驢驘實死其  
子承德自謂漢外孫補注徐松曰弟史號驢成哀帝時往來尤數  
漢遇之亦甚親密東通尉犁六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渠犂在烏  
止三百里渠犂東通不得有六百餘也疑六字有誤或  
中隔故堯溫出之水而哈勒噶山中道險故迂曲歟

尉犁國補注徐松曰漢書見沙車焉者傳亦見可奇記魏志注三  
率國又西出沙山鐵勒谷又西南流逕連城國注裂以為田下尉  
渠犂水經謂說云蓋在博斯騰淖爾之西庫車之東後漢班超討  
焉耆自西而東先至尉犁焉耆絕羣橋以拒漢軍今喀喇沙爾所  
屬南布爾津城仍舊焉耆都尉治焉耆之西庫車之東後漢班超  
山猶相傳曰沙山西水道記云博斯騰淖爾山北山東接額爾格齊  
海都河之南又西南折而南入山復南折而西逕哈勒噶  
阿爾庫臺南音書云西北折而南入山復南折而西逕哈勒噶  
遼留谷今自庫爾勒北二十里至鐵口所屬遼留谷也入山徑路  
有題鐵關焉樓及宿鐵關西館詩下嶺處要書或謂焉耆參  
河水又西行三十餘里出山故水經注曰又西出沙山鐵勒谷也  
葦蕩凡七十餘里又逕車爾楚軍臺南凡三百里仍為海都河王  
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據傳鄭吉從尉  
去長安當作六千九百三十八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  
千人補注徐松曰漢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  
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補注徐松曰後魏書龜茲  
其境得至南與鄯善且未接  
危須國補注徐松曰後書見焉耆傳下魏志注三國時屬焉耆又  
焉耆來導於危須國西又東南流注於敦薨之蘇川流所積澗水  
斯源溢流為海下入尉犁水經圖說云海都河匯於喀喇沙爾之  
南為博斯騰淖爾東西廣三百餘里南北半之即敦薨之數也西  
水經注曰焉耆王治危須城補注徐松曰危須城當去長安七千二  
百九十里補注徐松曰以去都護里數計之當作去長安六  
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補注徐松曰漢  
徐松曰匈奴嘗在焉耆危須尉犁間賦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  
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補注  
曰據河水注文是焉耆在西危須在東焉耆  
言西蒙上為文河水注引此傳作西至焉耆  
焉耆國補注徐松曰後書有傳又云自沙車東北經尉頭溫宿姑  
者西域記作焉耆尼語音有增減耳晉書後魏周隋唐仍為焉  
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遇唐書橫六百里縱四百里



水又西會爾瑪里雅鮮水入溝逕水鳥博木萬寧乎流百川道集有砥柱西  
嶽之險又東南分爲東行爲南北二支東至達蘭嶺之陰復合  
爲一河名曰鴨博烏蘇河在焉者西北是其焉言之致致吐魯  
又東南流會烏蘇河烏蘇河烏蘭烏蘇之源一博爾圖河發自吐魯  
番托克遜軍臺之東南西流逕博爾圖山口入焉一哈布齊城水  
發自哈布齊城山有二三俱入烏蘭烏蘇與裕勒都斯兩河置軍臺  
南流爲海都河又有三流哈喇沙爾城西門外五里兩崖置軍臺  
河廣三里諺曰通天河西繞至城南折而東北流百數十里  
又東結爲大澤曰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敕堯之水二源俱導出  
屈而東南流注於敦薨之渚其時小水稱焉者運流焉香之野  
於危須國西又東南流注敦薨之藪然則焉者之水東流又分爲  
數者謂淖爾也淖爾西岸有故城諺曰四十里城言距鎮城四郭  
李格討焉者焉者城四面皆水孝格去長安七千三百里補注徐  
命將土浮水而度所謂四水之中矣

去都護里數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八百三十八里去陽關二千  
三百二十八里後魏書焉者城西南去瓜州三千二百里案故瓜州  
在今安西州城西南八十里陽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  
萬又在瓜州西南故瓜州較近

傳云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貪營離國以虎柳奴降王茲力支是其國爲車師後王所分置並初立此地名也益初李暹回國爲車師所滅後復立魏志云三國時屬車師後部西域屬焉云今紛在縣地王治于婁谷補注徐松曰以改定車師後國去長安里數車師已分爲前後及山北六國不應其後國幅員尙千餘里計車師分西三國且彌耳距不過百里烏貪營離以四十里補注徐松曰克達山中故王治谷中也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補注徐松曰漢記七百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補注徐松曰漢記七百人或都護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卑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注徐松曰且彌在天山東烏貪營離去卑桓于四百餘里補注徐松曰且彌在天山西亦不能南接且彌後書云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烏孫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故烏貪營離西與之接







善君各一人師古曰卿讀曰卿補注徐松曰車師譯長二人西南

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十五里鳥望四百里則此去都護當作千二百

三十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補注徐松曰亦蒙上西南爲文以今

山改設臺站故近遠也焉耆去柳中九百十五里故後魏書云

焉耆國東去高昌九百里先謙曰後書云前部南通焉耆北道

車師後王國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今漢水陸兩路又焉耆國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都護治所也後漢書云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長治以其地爲西州以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今城之南也後漢書云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安八千九百五十里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五十里以此城之則去長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安當作八千六百七十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兵千八百九十人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補注徐松曰傳有輔國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此當有輔國侯後漢書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後漢書云後漢書云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車師都尉國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治也後漢書云後漢書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居此亦名高昌壁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車師後城長國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置以有人民名之焉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十官本九作五勝兵二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傳漢使貳師將軍擊匈奴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兵物故十六七繼以李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漢未得征和四年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車師擊匈奴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萬騎擊匈奴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過車師北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國兵別擊車師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臣屬漢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侯別國車師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還此漢爭車師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宣帝卽位遣五將將兵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前將軍韓增凡五將也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太子軍猶欲召爲質軍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漢道通烏孫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吉校尉司馬憲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罪人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秋匈奴傳以此爲事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將田士千五百人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王尚在其北石城中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擊破車光營城也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犂田秋收畢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民呂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師古曰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後王國



與匈奴南將軍地接補注徐松曰在匈奴南境與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

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補注徐松曰官本繫作繫姑句數已牛

羊賊吏補注徐松曰說文賊以財物枉法也呂刑之過法

求出不得姑句家子端生火其妻股紫厥補注徐松曰音子侯反謂姑句曰

補注徐松曰子端生火此兵氣也補注徐松曰音子侯反謂姑句曰

者憂兵傷利呂用兵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補注徐松曰

王謂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補注徐松曰

此後書云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

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

五百里此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案拓入匈奴補注

徐松曰隋書西域傳高昌國者漢車師前王庭漢武帝遣兵西討

師旅頗繁其中尤國者因自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壁案元歐陽主

齊高昌侯氏家傳云高昌者今哈刺和錦也其地有漢高昌高

言高昌最詳今名哈喇和卓漢交河城東二十里為今吐魯番廣

安城廣安城又東六十里為哈喇和卓即後漢之柳中由此北入

山為後部東又去胡來王唐兜補注徐松曰大昭曰姑羌國比大種赤

水羌師古曰比近也音頻麻反補注徐松曰後書西羌傳羌愛

北參種在武都龍牛種在越嶲白馬種在廣漢又有五十二種

八十九種舊唐書太宗紀劉總管薛萬均薛萬徹破吐谷渾於赤

水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已時救助補注徐松曰

元始中唐兜困急怨欲東守玉門關補注徐松曰玉門關

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

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

內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呂付使者補注徐松曰王昌等

莽使中郎王萌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師

日蓬受師先王作之見即受將字補注徐松曰匈奴界上逢受師

皮已破割保惡都奴之界匈奴傳注西域之谷名先議曰

逢受師事作通受通傳也單于遣使送補注徐松曰匈奴因請其

大會陳兵斬姑句唐兜已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補注徐松曰

已廣新公甄豐為右伯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二年以符命

為左當出西域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二年以符命

伯當出西域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二年以符命

將股親左將尸泥支謀曰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二年以符命

伯尊之辭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麥導譯補注徐松曰

五威將過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二年以符命

其王為侯北出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

者至匈奴庭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護聞之補注徐松曰

副所求也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護聞之補注徐松曰

召置離騷問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二年以符命

城師古曰塔婁城名均音劣婁音樓補注徐松曰

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騷補注徐松曰

眾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補注徐松曰

聖單于恨怒遂受孤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

護司馬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二年以符命

補注徐松曰後城長國在後漢書西域傳匈奴復還入匈奴

護車師前部之北先謙曰孤蘭支疑更有支字補注徐松曰

護病遣史陳良屯相且谷備匈奴寇補注徐松曰

徐松曰劉昭伯官志戊己校尉有丞無史據此傳是有史二人案

漢制戊己校尉不言長史者護馬桓護羌二校尉皆比二千石其

屬得置六百石之長史西域官制護羌校尉屬比二千石戊

己校尉屬長史則此二史或屬之長史或屬之副校尉或屬之司馬丞韓

玄領諸壁右曲候任商領諸壁補注徐松曰

或丞兼攝司馬也劉昭曰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下有屬司馬

一軍也此六部司馬之屬也王莽傳始建國二年以符命

一處故五文曰之部也王莽傳始建國二年以符命

諸國頗背叛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二年以符命

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眾降匈奴補注徐松曰

耳可降匈奴也補注徐松曰



一傳注補法徐松曰要即將數千騎至校尉府舊諸亭令燔積薪  
死匈奴傳作悉死也補注徐松曰亭置漢之  
師古曰示為焚火也補注徐松曰亭置漢  
之地即傳所謂亭為焚火者假為寇至分告諸壁曰匈奴十萬  
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百四人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  
曰官本作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難徐松曰古然字補注校尉開  
門擊鼓收吏士補注徐松曰見漢火良等隨人遂殺校尉刀護及  
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補注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  
後也止留戊已校尉城補注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  
城而後昔云匈奴車師共圍戊已校尉城不遠後漢因之建初元年段彭解  
明證益前漢校尉城去交河城不遠後漢因之建初元年段彭解  
再定西域復置戊已校尉乃移治高昌也班固  
軍相聞南將軍相聞南將軍蓋屬南將軍王  
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已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  
于曰良帶為烏賁都尉師古曰賁音奔補注徐松曰匈奴傳云  
客吾水上田故性以良帶二人為都尉匈奴傳作單于號良帶曰  
烏桓都將軍是為都尉官而龍以將軍之號王莽傳始建國二年  
十一月立國將軍建泰西國將軍欽上言九月辛巳戊已校尉史陳  
良終帶共賊殺校尉護劫略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王入匈奴  
孫建欽但欽後三歲單于死匈奴傳立二十一年歲建國五年死弟  
烏桑單于咸立師古曰桑音力追反復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  
于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刀護者芝音妻子曰  
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其後莽復欺  
詐單于和親遂絕補注徐松曰欺詐請前給匈奴大擊北邊而西  
域亦瓦解焉書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補注徐松  
事在始建天鳳二年補注先謙曰三遇遣五威將軍王駿補注徐松  
國五年天鳳二年補注徐松曰後將戊已校尉補注徐松曰出西  
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食兵如莎車龜茲兵是焉者詐降而聚兵  
自備後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為數部入焉耆焉耆伏兵

要遮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為反間還其襲擊駿等皆殺之唯  
戊已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引  
兵還莽封欽為刻胡子郭展曰刻音彰師古曰刻絕也音子小反  
傳作剽徐松曰說文剽絕也又引夏書曰天用剽絕其命蓋作剽  
者向書王莽傳將遣大司寇征伐剽絕之矣徐松曰天用剽絕其命蓋作剽  
拜欽為外將軍又封佐帥何封為集胡男皆見莽傳李崇收餘  
士還保龜茲補注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  
兵誅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補注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  
凡八年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補注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  
耳謂最舉其數最凡不可通凡國五十五補注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  
日五十四故自譯長補注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  
人監補注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  
千長日八人補注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  
無傳將相至侯王補注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  
百七十六人補注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徐松曰  
者其數益懸百長而康居大月氏安息屬賓烏弋之屬皆已絕遠  
宿戶皆在匈奴傳而康居大月氏安息屬賓烏弋之屬皆已絕遠  
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更至其國屬賓烏弋之屬皆已絕遠  
不替錄總領也  
贊曰此文稱焉耆為本志謂焉耆為全錄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  
從西國結黨南羌師古曰焉耆為全錄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  
所開四郡皆在河西補注徐松曰焉耆為全錄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  
上郡河西酒泉之地後漢書云西羌之患也焉耆為全錄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  
云四郡河西酒泉之地後漢書云西羌之患也焉耆為全錄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  
人以其不書焉耆之地後漢書云西羌之患也焉耆為全錄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  
是也四郡河西酒泉之地後漢書云西羌之患也焉耆為全錄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  
酒泉河西酒泉之地後漢書云西羌之患也焉耆為全錄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  
奴右臂劉欽上議以武帝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元隔絕南  
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字武紀臣瓚注沙土

日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補注徐松曰高惠文景至孝武帝天下  
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補注徐松曰漢官儀牧師諸苑三十萬頭故

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部補注徐松曰漢書地理志珠崖郡屬南越

象布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部補注徐松曰漢書地理志珠崖郡屬南越

引此並作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部補注徐松曰漢書地理志珠崖郡屬南越

明矣此並作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部補注徐松曰漢書地理志珠崖郡屬南越

銅果布之漢建珠崖七部補注徐松曰漢書地理志珠崖郡屬南越

理德耳郡元帝時始棄珠崖七部補注徐松曰漢書地理志珠崖郡屬南越

健爲者感枸牂竹杖則開牂柯越補注徐松曰漢書地理志牂牁郡屬南越

亦非西南夷以爲武都郡補注徐松曰漢書地理志武都郡屬南越

定西南夷以爲武都郡補注徐松曰漢書地理志武都郡屬南越

血之馬充於黃門補注徐松曰漢書地理志武都郡屬南越

珠璣壁東方朔傳注引亦作絡天子負繡依襲翠被憑玉几而處

其中師古曰依讀曰展展如小屏風而畫爲繡文也白與黑謂之

記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錦飾其綦被以翠羽設酒池肉林呂

四夷之容補注徐松曰漢書地理志珠崖郡屬南越

秋觀大夏殿之北宮自未央殿北宮出經壽宮南入長樂宮北宮

以鐵籠重不能開也補注徐松曰漢書地理志珠崖郡屬南越

亦言酒池肉林補注徐松曰漢書地理志珠崖郡屬南越

盧海中楊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巨觀視之補注徐松曰漢書地理志珠崖郡屬南越

餘之人也所稱樂人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今巴州屬四川

其無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樂之散漫也

入殿前激水化爲大波反音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龍成黃龍八丈

出殿前激水化爲大波反音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龍成黃龍八丈

補注徐松曰漢書地理志珠崖郡屬南越

其用之正且唯無所抵耳巴俞並用作樂畢作魚龍曼延蓋後漢相

又謂局出身藏形於斗中鍾磬並用作樂畢作魚龍曼延蓋後漢相

作徒引來謂曰注文入丈一作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

不可勝計補注徐松曰漢書地理志珠崖郡屬南越

爲代朝故盛賓馬之往來受賞賜及有功之士凡百餘鉅萬天子

酒權酒酷筭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補注徐松曰漢書地理志珠崖郡屬南越

租及六畜爲若馬民力屈財用竭師古曰居音其勿反補注徐松

凶年補注徐松曰漢書地理志珠崖郡屬南越

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目末年遂棄

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

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隄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曰爲此

天地所忌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補注徐松曰漢書地理志珠崖郡屬南越

序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也補注徐松曰史記索隱引王肅尚書注西戎西域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  
服致其貢物也引非上威服作非盛威武西域諸國各有君長  
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  
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  
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已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  
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向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  
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補注周壽昌曰聖上稱光  
武也與藝文志稱武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補注徐松曰  
帝同通考引作聖人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補注徐松曰  
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建  
武十四年莎車王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關貢獻十七年賢復  
遣使奉獻請都護二十一年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  
子入侍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通考  
引作聖人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  
之矣亦何已尚茲師古曰西戎即序說以前昔周公相成王越  
雲氏重九譯而獻白雉至王問周公公曰德不  
加焉則君子不覆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復此  
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雨雷也意中國  
有聖人乎蓋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政以萬宗廟太  
宗漢文帝也御走馬謂有人獻于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  
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費引也補注徐松曰孟堅生  
於建武八年明帝永平五年始詣校書郎修漢書至建初乃成是  
作書正當明帝章帝時而此費稱光武為聖上者蓋叔皮之辭孟  
堅因而不改考叔皮卒於建武三十年西域貢獻請都護在十四  
年至二十一年叔皮目擊時事言之固詳  
也先謙曰官本注說下以作已至作成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漢書九十六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 師古曰繼體謂嗣位也守文言遵成法不用武功也非獨

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 呂山 師古曰禹娶塗

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 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

也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於是湯 殷之興也 呂有娥 又有契 師古曰

名其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商為桀始有契氏女湯妃也娥音嵩

並史記所無而漢書補之先謙案據考證作又而而紂之滅也 嬖

官本正文又作及南監本同以下文例之作及而而紂之滅也 嬖

姐已 師古曰姐已紂之妃有蘇氏女也武王伐紂載於牧野紂師倒

戈不為之戰武王克殷致天之罰斬姐已頭 周之興也以姜嫄及

縣之於小白旗以爲紂之亡者由此女也 周之興也以姜嫄及

太任太姒 師古曰姜嫄有邰氏之女帝嚳之妃也履大人迹而生

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 師古曰褒姒周幽王母也武王克殷而

首關雎 師古曰雎美也雎降 師古曰雎降二女于姬周言克欲觀舜之

已二女妻之雎能以治 春秋識不親迎 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二

通女不書此何以也 禮注自本並無南監本同 夫婦之際人道之

大倫也 師古曰禮之用唯昏姻為兢兢 師古曰兢兢戒慎也 夫婦之際人道之

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 師古曰與能弘道末如命

何 師古曰未無也論語載孔子曰人能弘道末如命 師古曰末如命

注先謙曰上及此注二 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

之子況卑下乎 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奪其所好而移其本

必不行者下也 意謂沈沈於婦曰秦策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

母敢思也此令必不行之者也 師古曰此令必不行之者也 師古曰

能成子姓 師古曰姓生也補注先謙 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 補

先謙曰素隱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 師古曰論語

與命與仁等是豈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 師古曰論語

罕者希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 師古曰性命論語稱子貢曰夫子

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合

非唯失於文句實乃大乖意旨 師古曰此注先謙案據考證作又而而

諫曰上及此注二條本無南監本同 漢興因秦之稱號 師古曰

錄也後書云秦爵列九品即此傳 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

皇太后適稱皇后 師古曰適讀曰嫡以嫡后亦稱皇太后 師古曰

孫曰案此文本作正適稱皇后 師古曰適讀曰嫡以嫡后亦稱皇太后

大雅大明傳紂殷之正適也初漢因之是古書多以正適連文周以

漢皇后正適稱皇后 師古曰適讀曰嫡以嫡后亦稱皇太后 師古曰

一引此並作正適稱皇后 師古曰適讀曰嫡以嫡后亦稱皇太后 師古曰

美人長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 師古曰長善也八七祿秩

有補注沈欽韓曰魏書后妃傳美人視三品親田八子班婕妤傳

昭儀宮至武帝制婕妤嬪娥倅華充依各有爵位 師古曰婕言

少使長使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什美稱也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死後至而依倅序也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那夫人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司服有女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衣為華也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容充華是為九嬪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也凡十四等云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王健仔視上卿比列侯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千石也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比大上造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比中更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師古曰婕言

八百石比右庶長師古曰右庶長十一爵人視八百石補注王念孫曰良

同視八百石當依漢紀作良人視七百石此亦涉上八百石比左庶長

石比公乘師古曰公乘第五官視三百石師古曰五大少使視四百

皆視百石師古曰百石無謂其和娛靈保林夏使夜者

安眾如林師古曰安眾如林也使夜者師古曰安眾如林也

東寶林師古曰東寶林也使夜者師古曰東寶林也

云師古師古曰云師古也使夜者師古曰云師古也

升五官呂下葬司馬門外師古曰升五官呂下葬司馬門外

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師古曰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

公見而異之乃呂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漢王元年

封呂公為臨泗侯二年立孝惠為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

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戚夫人善為趙國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

之曲侍婢數千皆習之後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曰

為不類己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曰

夜啼泣欲立其子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

見戚夫人侍高帝常以趙王如意為言而高祖思之幾牛日不言

呂后年長常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留長安幾代太子

者數師古曰者數也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留侯之

策得無易呂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為列將從征

伐長兄澤為周呂侯次兄釋之為建成侯建高祖而侯者三人高

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后適令永巷

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春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

曰春薄草常與死為伍師古曰與死為伍也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師古曰

此下皆同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耶師古曰乃欲倚女子耶

誅之師古曰誅之也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耶師古曰乃欲倚女子耶

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

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

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師古曰趙王死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瘡藥師古曰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瘡藥

也飲音於禁反使居鞠域中師古曰也飲音於禁反使居鞠域中

名曰人彘居數月適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適

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

終不能復治天下師古曰終不能復治天下

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師古曰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

年十五補注沈欽韓曰法言重黎篇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

亦云年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

曰解猶解陳平曰何解辟疆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

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

心安君等幸脫禍矣師古曰心安君等幸脫禍矣

之太后說其哭適哀師古曰之太后說其哭適哀

為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共王恢師古曰為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共王恢

燕靈王建師古曰燕靈王建

傳同是建末為后後傳云王薨有美人遂立周呂侯子台為呂

王師古曰王

作台子通為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為列侯追尊父呂公為呂





信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寶皇后補注周壽昌曰初學記四引世王傳曰寶氏少小頭

室為后之瑞景帝母也呂太后時呂夏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

人目賜諸王各五人寶姬與在行中師古曰與家在清河願如趙

近家師古曰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師古曰主遣宦者吏請宦

也籍謂名簿也伍猶列也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

行寶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迺肯行至代代王獨幸寶姬

生女嫫師古曰嫫音匹昭反孝惠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

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師古曰更

公衡反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寶姬男最長立為太子寶

姬為皇后女為館陶長公主師古曰年最長故謂長公主明年

封少子武為代王後徙梁師古曰初封代是為梁孝王寶皇后親

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觀音工曉反補注錢大昭

清河縣非也沈欽韓曰御覽三百九十六補決錄曰文帝寶后

名衛清河觀津人父遺秦之亂隱身漁釣墮觀津而卒景帝即位

登尊號遺使更與父所墮淵而築起大墜觀津城南青山是也

案唐書寶建德傳建德遣使往觀津祠寶青之墓置守家二十家

冀州武邑縣有觀津鎮於是薄太后迺詔有司追封寶后父為

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

園法補注先謙曰官寶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

貧為人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

炭算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卧者師古曰厭音一甲反少君獨脫不死

先謙曰官本無此注自卜數日當為侯補注周壽昌曰劉敞云日

帝朝安所云數日也元后傳使卜數者相政君顏注數計也若言

命書也從其家之長安師古曰從其主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

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

其所識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補注先謙曰姊去我西時與我

決傳舍中句沐沐我已飯我乃去師古曰乞沐具而為之沐沐

是寶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迺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

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師古曰恐其後擅權此兩

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又復放呂氏大事也師古曰放於是

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寶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呂

富貴驕人寶皇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無子文帝

崩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

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寶嬰俠喜士師古曰喜

寶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寶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

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

景帝六歲是也而以建元為元光則是參錯又當言元光四十五

年而云五十一再三乖謬皆是此傳誤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建元

六年合葬霸陵遺詔盡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嫫師古曰嫫

居補注先謙曰長公主主事詳東方朔傳至武帝時魏其侯寶嬰為丞相後誅

李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取呂為

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為皇后無子無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

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亭南

李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

也為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為長陵田氏婦生男

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

貴欲倚兩女師古曰倚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也倚音於綺反補

見本與顏同先謙案高紀呂嬃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

人本傳寵嬖禍端于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何例皆

與此同班氏非不知文義者無緣改訂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補注周昌曰言奪諸金氏怒而不肯也決別也蘇武傳與武決去周昌決別也又曰與武決決別去我西時與我王去上與相有泣而決乃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

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曰入其懷曰告太子太子曰此責徵也補注韓曰漢武內傳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龍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問其故曰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龍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

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為太子而王夫人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諸栗姬短補注先謙曰史記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諸栗姬短與諸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

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耳嬖者所夢日符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記之也符猶瑞應也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師古曰趣大行奏事六年更名大行令此景帝七年事

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師古曰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益侯初皇后始入太子家後女弟兒姁亦復入師古曰姁音許于反

皇后長女為平陽公主次南宮公主次隆慮公主師古曰隆慮音慮皇后立

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為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追尊王仲為共侯師古曰共槐里起

共侯法初皇太后微時所謂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師古曰言隨流俗而在民間未顯貴補注錢大昕曰子孫俗蓋金氏女之名先謙曰說也是也補注錢大昕曰子孫俗蓋金氏女之名先謙曰說也是也補注錢大昕曰子孫俗蓋金氏女

藏之深也補注先謙曰官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為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男號修成子仲長安令義敬所捕案

帝十五歲元朔三年崩補注先謙曰官本此與合志云史記合葬陽陵

為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為妃補注先謙曰官本此與合志云史記合葬陽陵

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師古曰欲飲韓曰謂欲致子夫於死大長公主

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之予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

弟上乃召見之孟生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

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  
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  
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師古曰緣因也雅意素舊之意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南監  
本同緣上雅意者緣上以後禮葬夫人之意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  
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  
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  
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補注周壽昌曰禮記  
婦人不飾不敢見舅  
姑夫人妾不敢以燕嬖見帝師古曰婿與情  
同謂不嚴飾上曰夫人弟一見我  
師古曰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  
弟但也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獻而不復言師古曰鄉讀曰嚮  
轉面而嚮裏也獻  
音虛敬音於是上不說而起師古曰說讀曰悅  
補注先謙夫人姊  
妹讓之曰師古曰責也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

前漢九十七上

三

此篇此篇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篇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兄弟也我呂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呂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師古曰弛解也師古曰弛解也師古曰弛解也愛弛則恩絕上所呂攀攀顧念我者乃呂平生容貌也師古曰攀音力全反又讀曰戀補注錢大昭曰易小畜碑唐公房及景君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孫曰必畏惡吐棄我意文義不明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正作有吐棄我意補注沈欽韓曰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呂后禮葬焉長安志李夫人墓亦名召仙臺崇二十丈周二百六十步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補注周壽昌曰封禪書有所幸王人是即前所云趙之王夫人非李夫人也王李皆早卒而王欲在李前視李夫人先卒可知李夫人有子爲昌邑哀王其封以天漢

四年少翁之誅在元狩四年距王封時已二十三年王封上一年而裴梁之曰哀年必不永即以後通鑑據史記作王夫人注曰齊王閔之母生即班史有誤也鈞七傳云紀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是胡注所本亦明班史有誤也鈞七傳云紀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是胡注所本益之西漢先生紀謂漢書史記並誤其考異云少翁之死在元狩四年前諸先生稱云元狩六年帝欲王諸子時齊王閔母王夫人病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王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願君雅賜浴曰先帝以來無王雅賜者關東之國莫勝於齊乃立閔爲齊王是元狩六年王夫人尚無恙而少翁之死已二年矣豈得云致鬼如王夫人之貌乎故於年紀除其姓云上有所幸王夫人云案王氏考校詳辨然武帝分封三子皆在元狩六年齊王閔封時不必其母猶存封齊之語或先有成約後踐其言未可定也諸補史記每有年與事不相應者史公當武帝朝此當不舛似宜從史記作王夫人爲是無姓也迺夜張燈燭設帷帳官本作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師古曰夫人之神於帳中坐又出而徐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師古曰言所見之狀定是夫人以否補注先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師古曰姍姍行貌先慎曰詩桑柔旒旒有偏釋文偏作翩是偏與翩通作韋昭周語注翩翩動搖不休止之意此偏亦當讀爲翩言望之何偏然姍姍

前漢九十七上

主药

則讀如本字矣武帝思懷李夫人不可  
復得時穿昆明之池泛翔禽之舟自造歌曲使女吹歌之時日  
西傾涼風激水水泛歌聲甚遠因賦落葉哀曲之曲曰羅袂兮  
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朱莫落葉依於重扇望彼美之女兮  
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息於延涼室卧聽李夫人授香薷蕪之香  
帝驚起而香氣著衣枕歷月不歇遂改延涼室爲遺芳殿  
日美連娟兮脩嫵兮師古曰壽美也連娟纖弱  
日樓截也音子小反補注沈欽韓曰甘誓作剗絕釋文剗子六反  
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王鶯切韻同案說文剗絕也引夏書天  
用剗絕其命廣雅剗天也則剗乃正字作巢者或體  
或乃省刀此又加木旁非也說文輶車中守草輶  
貯兮泯不歸乎故鄉燕故絕意補注何焯曰新宮即設帷帳也  
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  
陽孟康曰山椒山陵也置輿馬於山陵也師古曰自參鬱鬱以下皆言夫人身處幽室有怨對也修長也陽明也  
秋氣潛  
日淒淒兮桂枝落而銷亡師古曰淒淒淒淒之意也桂枝芳香亦  
諫曰宮本潛作潛是此注不誤南  
監本作潛尤非淒淒與淒淒異



崩漢九十七上

十五

從作徒是南監本亦作從姓奴太息嘆種子今蠶歎不見帝哀其

予昭帝母也家下

前漢九十七上

吾愛之心終立以真年稱母少恐女主寵恣爾國家猶與久之

師古曰與鉤弋使仔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師古曰譴責也  
先讀曰漢鉤弋使仔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師古曰譴責也  
宮時暴風揭席百姓感傷其後帝問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  
對曰人言曰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則非兒曹愚人所知也  
驕奢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召后邪因葬雲陽師古曰在  
今土俗人  
大司馬大將軍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鉤弋使仔為皇  
太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三千戶追尊外祖趙父為順成侯詔  
右扶風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順成侯有姊君姁賜錢二  
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  
者唯趙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榮補注錢大昭曰榮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為  
羽林期門郎補注先漢曰百官表羽林為期門也從武帝

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榮奉蓋雖風常屬車師古曰

音之反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遷未央殿令補注先漢曰百上嘗

體不安及愈見馬師古曰見謂見之音胡也反馬多瘦

上大怒令曰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榮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

夜憂懼意誠不在馬師古曰言末卒泣數行下上曰為忠由是親

近為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為大將軍太僕榮為左

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日前捕斬反者莽通功封榮為安陽侯初

榮子安取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榮常代光入決事昭帝

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其養帝師古曰共音

反亮蓋主私近子客河開丁外人師古曰外人客名也上與大將

軍間之不絕主驪有詔外人侍長主補注何人曰詔使侍主故燕

始也長主內周陽氏女合配耦帝補注周陽侯侯康遂氏周陽

也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曰為尚幼不聽  
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  
主時得入為后師古曰以呂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師古曰  
呂后所居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  
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婕妤安  
為騎都尉月餘遂立為皇后年甫六歲師古曰甫始也補注周壽  
安呂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日昌驕淫受賜  
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補注周壽昌曰漢呼大樂見其服飾  
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補注周壽昌曰與後母及父諸良  
人侍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妾也侍御則兼婢矣補注周壽昌曰  
欽尚敬武公主主亡子封侯其姬妾得稱良人趙充國傳充國孫  
有身是主家妾可稱良人侯家亦稱之師古曰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

大將軍光為丁外人求侯師古曰求請之及榮欲妄官祿外人師古曰

德故云安光執正皆不聽又榮妻父所幸充國為太監監闈入殿中下

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四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

是榮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立亦怨望

榮安即記光過失于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

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

不忍除之師古曰事見禮記故曰觀過知仁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

過斯知仁矣師古曰此言者謂子路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為姊陛

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曰問光光執不許及

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榮安榮安恚怒師古曰恚怒也遂結黨

與謀殺光誘微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榮或曰當如皇后何

安曰逐廢之何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補注

用皇后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

凡此百世之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語在霍光傳桀

安宗族既滅皇后呂年少不與謀師古曰與亦光外孫故得不廢

皇后母前死葬茂陵郭東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

守如法師古曰法皇后自使私奴婢婢守桀安家師古曰廟記云

在霍光家東去師古曰光家東去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

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綺多其帶服虔曰窮綺有窮

師古曰使令所使之人也綺古字也窮綺也師古曰窮綺有窮

即今之緇襦袴也令音力征反音下昆反後宮莫有進者皇后

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補注洪顯曰昭紀始元四年

為皇后年十六歲則帝崩補注三月立皇后上官氏此傳云立

時后年十五四當帝崩補注三月立皇后上官氏此傳云立

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即位為太皇太后補注何氏曰

如劉原父說凡立四十七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台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補注沈欽卿曰西京雜記宣帝被奴繫郡邸獄

枚大如八銖錢補注沈欽卿曰西京雜記宣帝被奴繫郡邸獄

神所福及即大位補注沈欽卿曰西京雜記宣帝被奴繫郡邸獄

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補注沈欽卿曰西京雜記宣帝被奴繫郡邸獄

左右孺子案左傳南孺子之子列女傳四衛夫人謂魯女為

養我甚謹則通稱貴妾為孺子矣又王子侯表東城侯遺孺子

亦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貞

君兄恭呂元鼎四年入為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師古曰進者

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史皇孫有一男號

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太子繫獄積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師古曰

憐皇曾孫無所歸載呂附史恭補注錢大昭曰附南監本闕恭母

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補注錢大昭曰附南監本闕恭母

於掖庭遂登至尊位是為宣帝而貞君及恭已死恭三子皆呂舊

恩封長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及高子丹呂功

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

傳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皇孫皇孫妻

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

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

夫人諡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

在戾太子傳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媼媼男無故無故弟武皆

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媼初上即位數遣使

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既得王媼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

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媼媼言名安人補注周壽

以下至皆入太子家補注周壽本涿郡蠡吾平鄉師古曰蠡音禮補注先

任宣所錄考問之辭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師古曰蠡音禮補注先

南監本十四嫁為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為廣望王迺始婦師古

日廣望亦涿郡之縣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

侯子劉仲卿宅補注周壽昌曰廣望節侯名忠中山靖

始曰子我翁須自養長之媼為翁須作縑單衣師古曰縑即今

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

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曰我與之媼即與翁須逃走之平

鄉師古曰仲卿載迺始共求媼媼惶急補注先謙曰將翁須歸曰

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師古曰言不奈何欲予它人仲卿詐曰不

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師古曰呼音火

日官本當之柳宿補注錢大昭曰柳宿武帝封中山盧奴東北三十里

望都縣東北四十二里補注錢大昭曰柳宿武帝封中山盧奴東北三十里

望都縣東北四十二里補注錢大昭曰柳宿武帝封中山盧奴東北三十里

望都縣東北四十二里補注錢大昭曰柳宿武帝封中山盧奴東北三十里

望都縣東北四十二里補注錢大昭曰柳宿武帝封中山盧奴東北三十里

望都縣東北四十二里補注錢大昭曰柳宿武帝封中山盧奴東北三十里

望都縣東北四十二里補注錢大昭曰柳宿武帝封中山盧奴東北三十里

望都縣東北四十二里補注錢大昭曰柳宿武帝封中山盧奴東北三十里

望都縣東北四十二里補注錢大昭曰柳宿武帝封中山盧奴東北三十里

同處師古曰此媼與翁須共宿明日迺始畱視翁須媼還求錢欲

隨至邯鄲媼歸糶買未具迺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

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補注先謙曰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

對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等五

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仲卿妻

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師古曰其者仲卿妻之名奏王媼悼后母明白上皆

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間賞賜巨鉅萬計頃之制詔御史

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巨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封

舅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補注錢大昕曰外

六百初迺始呂本始四年病死後三歲家迺富貴追賜諡曰思成

侯詔涿郡治家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薨

諡曰思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顯成廟南置園邑長丞師古

傳日本號廣明故太子傳云皇孫及王夫人罷涿郡思成園王氏

侯者二人無故子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為昌邑王郎從武帝

上甘泉誤取它郎牽曰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

下蠶室孟康曰死罪囚欲就獄者聽之補注周壽昌曰誤取一後

為宦者承補注先謙曰少府上官榮謀反時廣漢部素分搜索罪

人也索者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織

封師古曰殿中廬也所止宿廬舍在廣漢素不得它吏往得之師

日須得此索者用為樂之廣漢坐論為鬼薪輸掖庭後為暴室

反其補注先謙曰具當作寶

嗇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寺居師古曰寺者掖

先謙曰官本無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

刑呂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呂女孫妻之是時

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

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呂女安世怒曰曾孫迺衛太子後也幸得

目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子女事於是賀止時許廣漢有女

平君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師古曰歐侯氏姓

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言當大貴

母獨喜賀聞許嗇夫有女迺置酒請之師古曰請召也酒酣為言

曾孫體近下人乃闕內侯師古曰闕內侯姓廣漢重令為介

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姬聞之怒師古曰姬聞之怒廣漢重令為介

庭令也賀為令己為高夫故重其媒介不以姬言中阻師古

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是時霍將

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師古

韓曰儀音端晉灼曰儀音端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謂附向之補注沈欽

之證先謙曰官本無服注六字及晉說是也四字亦未有言上乃

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既立霍光曰后父

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

女道無從師古曰從因也由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治于衍者

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

夫人行師古曰行入宮也為我求安池監補注沈欽安池在解州

屏去之字謂衍少夫幸報我目事師古曰報我目事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

我亦欲報少夫可乎師古曰報少夫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

累少夫師古曰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

累少夫師古曰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

累少夫師古曰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

累少夫師古曰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

累少夫師古曰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

師古曰免乳爲產子也大故大事也乳音人喻反補注王先慎今

日續列女傳免作挽下同說文師古曰免身也免即免之省

皇后常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謂除去也成君即得爲皇

后矣如業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師古曰業力謂力也衍曰藥雜治當先營安可師古曰

日與眾營共難治之人師古曰與眾營共難治之人顯曰在少夫爲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

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持附子齋人

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呂欽皇后師古曰欽皇后

澤蘭丸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師古曰澤蘭丸封曰無

有遂加煩懣師古曰煩懣衍出過見顯相勞問師古曰勞問封曰亦未

敢重謝衍師古曰敢重謝衍出過見顯相勞問師古曰勞問封曰亦未

爲兩放何功而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獄劾

不道顯恐事急師古曰不道顯恐事急急猶言惶遽耳霍光傳霍山謂顯曰聞民開謠言

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霍氏毒殺許皇后霍山謂顯曰聞民開謠言

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霍氏毒殺許皇后霍山謂顯曰聞民開謠言

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霍氏毒殺許皇后霍山謂顯曰聞民開謠言

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霍氏毒殺許皇后霍山謂顯曰聞民開謠言

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霍氏毒殺許皇后霍山謂顯曰聞民開謠言

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霍氏毒殺許皇后霍山謂顯曰聞民開謠言

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霍氏毒殺許皇后霍山謂顯曰聞民開謠言

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霍氏毒殺許皇后霍山謂顯曰聞民開謠言

殺許后顯因爲成君衣補師古曰殺許后顯因爲成君衣補

文義不明師古曰文義不明顯因爲成君衣補師古曰殺許后顯因爲成君衣補

語注本作衣師古曰語注本作衣顯因爲成君衣補師古曰殺許后顯因爲成君衣補

加女子以明之王師古曰加女子以明之王顯因爲成君衣補師古曰殺許后顯因爲成君衣補

皇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曰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

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曰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

甚盛賞賜官屬曰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顯房燕師古曰

日顯與立三歲而光薨後一歲上立許后男爲太子昌成君者爲

平恩侯顯怒惠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特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

爲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軛先嘗之

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顯泄顯遂與諸婿昆弟謀反發覺皆

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博陸

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

目承天命烏呼傷哉師古曰目承天命烏呼傷哉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

五年廢處昭臺宮師古曰五年廢處昭臺宮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

亭東師古曰亭東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

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目功伐封侯居位宣帝曰光故封

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爲列侯侯者前後四人師古曰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爲列侯侯者前後四人

宣王皇后師古曰宣王皇后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

父奉光奉光少時好同雜師古曰父奉光奉光少時好同雜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

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人

後宮師古曰後宮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

廢後上師古曰廢後上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



依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於是遇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妤爲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爲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光爲邛成侯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卽位爲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爲安平侯後二年奉光薨諡曰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帝崩成帝卽位爲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爲關內侯食邑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咸皆至左右將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爲邛成太后邛成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別爲墳王后陵次宣帝陵東故曰東園也奉光孫勳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曰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脩之義恩結于心師古曰質惟讀曰贊邛成共侯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爲邛成侯至王莽乃絕

虛受堂

重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終

漢書九十七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漢書九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土先謙補注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師古曰十侯者陽平

安成侯崇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  
安陽侯音新部侯莽也五大司馬者鳳音商根莽也一曰鳳嗣禁  
爲侯不當重數而十人者治于長即其一也補注何焯曰元后傳  
云後又封太后子淳于長爲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則  
願注後說是周壽昌曰家者專指王家而言不得併戚屬數之禁  
鳳父子繼侯當爲兩人若必拘論將莽之禁逆亦不得列十侯內  
矣 外戚莫盛焉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恭哀

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呂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  
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懼說狀師古曰說元帝

國虛受堂

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卽

位立許妃爲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爲大司馬

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呂元舅陽平侯王鳳爲

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呂爲故事后父重於帝舅補注沈欽

說天子不臣王后之父卿覽四百十袁嶠與褚左軍解交曰乃說

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

之漸必生乖忤之患師古曰眇亦細也忤違也不可不慎衛將軍

之日盛於蓋侯師古曰蓋侯王信也武帝衛皇近世之事語尙

在於長老之耳補注先謙曰謂高氏以尊唯將軍察焉久之上欲

專委任鳳迺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已吏職自察師古曰察

音力賜黃金二百斤呂特進侯就朝位補注周壽昌曰此即後書

瑞反賜黃金二百斤呂特進侯就朝位補注周壽昌曰此即後書

漢書補注 卷九十七下 列傳第六十七下

史書自爲妃至卽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

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

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廷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補注

皇后迺上疏曰妾誇布服羈食孟康曰誇大也布之衣也羈粗

音夸羈音刺補注先謙曰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

之下備後宮婦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沔穢不修曠職尸

官師古曰沔與汗同曠空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

足已塞責迺王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輿駕所發諸官

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皆如竟寧以前

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師

日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也上音時掌師古曰覆

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五字南監本同師古曰覆

官本無此注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

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晉灼曰竟寧元帝時也

善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家吏今壹受詔如此且

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

取也師古曰未央宮天子之宮故其財物皇后不言妾家府亦不

當得妾竊惑焉師古曰此言幸得賜湯沐邑已自奉養亦小發取

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

不能撻其意卽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如前師古曰詔書本云

耳而吏乃謂衣服虛置師古曰詔書本云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

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已詔書矣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此二

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忤悞必欲自勝師古曰官吏也忤悞

也師古曰官吏也忤悞幸妾尙貴時猶已不急事操人貴時謂侍

一六五

所訴補注先謙曰言今日益厲吏侵凌又得補注陛下見妾在椒房終

不肯給妾織微師古曰言皇后自無所賜補注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

所仰乎師古曰內邪言內中邪者補注也邪語辭也卿言牛向反補

所爲句織微內即上云織微之問也補注疏婉者善用虛字後又

爲待詔補已而贊易其中師古曰託言此繼擬待別詔有所補疏

言舊故時中宮嘗爲此師古曰左右多竊怨者甚恥爲之及故事以特

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

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師古曰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

府有所取也師古曰若謂如未奉詔之前補注其萌身所以約制妾者

恐失人理師古曰若謂如未奉詔之前補注其萌身所以約制妾者

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師古曰言今止當減損車馬制度

賜人於事則可師古曰言今止當減損車馬制度

之衣服自當如舊也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補注沈欽韓曰

二篇本此端遇竟寧前師古曰比前而正也言不得以他竟寧前於

今世而比之豈可耶師古曰言今時國家制度故時酒肉有所

賜外家輒上表乃決補注先謙曰決謂斷定也上表乃決即上文

子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師古曰言妾甚少

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師古曰言妾多事率眾多不可勝曰文陳

以文書陳之不可勝言師古曰言妾多事率眾多不可勝曰文陳

食賜上左右酒肉留宿明日平旦歸中宮案此云自見益五日之

三字及注未十字句也師古曰言妾多事率眾多不可勝曰文陳

之言曰報曰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眾陽之宗天光之

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

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師古曰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爲眾

莫若日蝕大白漢興日蝕亦爲呂霍之屬見呂今接之豈有此等

之效與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之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忠唯義是從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官樂安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音鳥補注九漢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鮮有冒頓郅支之倫也

方外內鄉百蠻賓服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

有微後宮也當何呂塞之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者建始元年正月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宮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補注張揖曰五行

極是謂不建釋之云皇也極中建立也玩氏用今文說據谷永

傳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文異說所謂以災異說洪範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皇大傳作王二字通訓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師古曰視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監本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

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說言傳相驚震補注先謙曰官

入殿咸莫覺知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陵邑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子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補注錢大昕曰五

喪牛于易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不顧卽百姓百姓呼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也師古曰言本無上條及此注南監本同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日說讀 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  
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  
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  
災及宗廟足爲塞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  
日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欲盡也既亦盡耳春秋書日有食之  
既故認引以爲言也索音先各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音字南  
同 己猶戊也亥復水也 爲君亥爲水陰氣也 時陰盛咎在內於  
戊己虧君體著經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眾備未  
重益大來數益甚 補注先謙曰 成形之禍月已迫切不救之患日  
覆雲深 師古曰覆甚 咎敗灼灼若此豈可已忽哉 師古曰灼灼明  
也補注先謙曰 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維 師古曰彤祖已日惟先  
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已成三德 師古曰解並  
飭椒房及掖庭耳 師古曰謂祖已所言皆 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

前漢九十七下

五

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 師古曰條謂分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  
刺三字一讀使大長秋來白之板也刺音干陽反補注齊召南曰其條  
日釋名書稱刺書以筆刺簡之上也畫姓名於奏上曰畫刺也  
更拘於法亦安足過 補注先謙曰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 師古曰  
枉曲也言意在且財帛之省 補注錢大昭曰帛南監本闕 特牛之  
正曲遂過於直 本並作幣先謙曰官本作幣 幣 師古曰  
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 師古曰襲  
重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 祖宗且不血食何戚侯也傳不云乎  
此注及下二條南監本同 已約失之者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鮮少也謂能行儉約  
真曰論語集解引某氏云魯則驕溢招禍 審皇后欲從其奢與 師古曰  
儉約則無憂患以約爲儉約其義最古 日與讀 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  
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 師古曰  
反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  
如之何何必改作 師古曰事見論語長府藏貨之府也閔子騫孔  
子弟子也名損仍因也貫事也言因循舊事則可

何乃便更改作乎 補注先謙曰 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  
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也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老成人舊故之臣  
注未有也字南監本同 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  
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 師古曰言  
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 皇后其刻心秉德  
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 右 師古曰  
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 師古曰減省羣事謙約爲  
右 謙約爲先其孝東宮母闕朝望 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 推誠示  
究爰何不減 師古曰究竟也爰于也減善也 養名顯行已息眾謹  
師古曰謹謹眾何不善言何事而不善也 養名顯行已息眾謹  
毋忽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 師古曰比  
先謙曰官本類作類比三年日蝕謂河平 三年八月四年三月陽朔元年二月也 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  
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爲鳳所不佑 師古曰佑助也補

前漢九十七下

六

陽朔三年后廢在鴻嘉三年去鳳死四年 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  
矣言此者以見后之廢由王氏肇端也 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爲媚道 補注董敦復曰表  
志千乘郡有平安侯國當是王莽所封若豫章郡之安平侯國則  
長沙孝王子所封涿郡之安平侯國也先謙曰錢說是也事  
在鴻嘉三年剛侯章薨趙侯淵嗣已四年時事昭合則安平當從  
王氏淵嗣侯如故蓋當時寬典也 祝釐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  
鳳等 師古曰 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  
處昭臺宮 師古曰在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  
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宮 師古曰三輔黃圖後  
九年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  
人謁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  
魂神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平恩侯旦及親屬在  
山陽郡者是歲廢后敗先是廢后姊嬪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

通師古曰經者后因爲之小妻長給之曰師古曰我能白東京補注

周書曰古者后之立實得長力時復立許后爲左皇后補注沈欽

長主往來通后東宮故許后信之復立許后爲左皇后補注沈欽

帝竟有此意廢后因嫌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書有評設

師古曰許后也後漢書曰許后也師古曰後漢書曰許后也師古曰

反讓與後漢書曰許后也師古曰後漢書曰許后也師古曰後漢書

節賜廢后樂自裁葬延陵交道廢西補注沈欽欽韓曰一統志交道

安志去長安六十里

幸成班婕妤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蛾而大幸無後之頃

也師古曰蛾與爲使仔居增成舍應劭曰後宮有八區增城第三

時後宮古字通昭陽飛羽增成舍也補注齊召南曰案黃圖武帝

鳳皇宮焉等殿焉西都賦西京賦俱作鸞鸞再就館舍產子也

首灼曰謂陽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補注沈欽欽韓曰拾遺

蘇與和觀以漆爲柱鋪黑絨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宮中美人

皆服早衣自班婕妤已下咸帶玄纁皆佩綈錦更以木蘭紗

綰單之至有遊宮乃乘欄宴幸嘗欲與婕妤同載補注沈欽欽韓

既罷靜寂自舞而步不揚塵前漢九十七下

引漢官儀曰皇后使侍從曰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各

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師古曰嬖愛也音必計反補注先謙

今欲同輩得無近似之乎師古曰近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

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不食禽獸之肉

德象女師之篇師古曰詩謂問誰以下也班婕妤德象女師之篇

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班婕妤即是詩篇蓋失之矣每進

補注王先慎曰續列女傳此下自必三復之四字語意較足每進

見上疏依則古禮師古曰則法也補注沈欽欽韓曰自鴻嘉後上稍隆

內寵補注周書曰古者未逮陽朔至鴻嘉許班皆失寵矣婕妤進

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

日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日自亦從

也疑衛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

後漢書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師古曰命富貴在天師古曰命富貴在天師古曰命

命富貴在天師古曰命富貴在天師古曰命富貴在天師古曰命

福爲邪欲自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師古曰不臣也

其無知愆之何益望不爲也上善其對憐問之賜黃金百斤趙氏

姊弟驕妒便倖恐久見寵求其養太后長信宮師古曰共音居用

上許焉便倖退處東宮作賦幽傷悼其辭曰承祖考之遺德今何

性命之淑靈師古曰何也登薄軀於宮闕今充下陳於後庭師古曰

家望皇之渥惠今當日月之盛明師古曰渥厚也揚光烈之翕赫今

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今竊庶幾乎嘉時師古曰嘉善也補注

南監每痛寐而牽思今申佩離白自思也師古曰離往也之帶也

人父親結其難而戒之陳女圖曰鏡監令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

故云日思也牽古累字陳女圖曰鏡監令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

之作戒令張晏曰書云乾桑之晨惟哀哀閭之爲郵師古曰小雅

日赫赫宗周雲賦滅之閭妻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嫺之母周

師古曰赫赫宗周雲賦滅之閭妻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嫺之母

任嫺之嫺嫺嫺嫺嫺嫺嫺嫺嫺嫺嫺嫺嫺嫺嫺嫺嫺嫺嫺嫺嫺

摩及今敢舍心而忘茲師古曰忘也女虞兮榮任嫺之母周

師古曰忘也女虞兮榮任嫺之母周師古曰忘也女虞兮榮任嫺

館名也生于此館皆失之也師古曰二觀並在林中仍強也離

道也補注沈欽欽韓曰黃圖上林苑有陽觀陰觀德觀觀德觀德

觀通作豈妾人之殃咎兮師古曰咎也人禍也人禍也人禍也

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曉莫而昧幽師古曰昧也昧也

讀如莫字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師古曰罪比於天

也音皮音義等列也共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師古曰

音居用反音義等列也共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師古曰

注先漢書曰古者未逮陽朔至鴻嘉許班皆失寵矣婕妤進

之餘休安下地休休也重日更作也音直用反潛玄宮兮幽



呂清應門開兮禁闕扇師古曰正門謂之應門扇短闕也音工樊

中扇外開亦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妻兮綠草生師古曰落水氣

草貌也落音臺妻音妻補注周壽昌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

風冷冷師古曰風動發聲也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綵紛兮紉素聲師

並聲近神眇眇兮密覲處君不御兮誰爲榮師古曰覲視令丹

堦思君兮履綦師古曰丹堦赤地也師古曰基履下跡也言仰視

兮雲屋雙涕兮橫流師古曰雲屋言其懸翳狀若雲也西京雜記成

帝設雲帳雲帳模於甘泉紫殿世謂三雲殿案顧左右兮和顏

酌羽觴兮銷憂劉德曰酒行疾如羽也孟康曰羽觴爵也作生爵

見師古曰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

兮極休師古曰休也休也休美也補注先謙曰謂所勉處特兮極樂

與福祿兮無期師古曰此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師古曰綠衣

上僧夫人失位白華小賦篇周人刺幽王黜申至成帝廟庖行充

奉聞陵薨因葬國中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師古曰本宮人以賜賜阿主家也宮人

庭中也事見漢書儀言長安者以別甘泉等諸宮省也補注沈欽

韓曰漢舊儀宮人擇官婢年八歲以上侍皇后以下年三十五出

嫁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師古

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爲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

補注沈欽曰官本考遠云案五石志河陽平原縣有阿陽無陽阿

亦作河陽先諸家地理志陽阿平原縣有阿陽無陽阿

阿以就顏說則此師古偶然誤記後人輒改平原之河陽爲陽

阿以就顏說則此師古偶然誤記後人輒改平原之河陽爲陽

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封趙

婕妤父臨爲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婕妤爲皇后補注沈欽韓曰西

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嘉辰賞追已長前白罷

姊慈膺洪冊謹上禮三十五條以陳願躍之心

昌陵功封爲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補注

韓曰西京雜記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

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第一皆擅

宮居昭陽舍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昭陽殿織珠爲簾風至

五色流蘇帶以絳文綵綬金銀花鏤每好風日簾光影照雉一

殿鈴鐸之聲驚動左右設木畫屏風文如蜘蛛絲縷玉珠光

象刻作龍蛇紫其間鱗甲分明見者莫不繞膝匠人丁緩李菊巧

爲天下其中庭彤朱而殿上聚漆師古曰漆漆物謂之聚漆巧

第一再著漆者謂之拍漆拍即聚漆之轉重耳聚字或作聚音義

與衆同今關西俗云黑聚盤朱聚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補注先

謙曰官本注又下有音切皆銅香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音

塗以金塗銅上也是也音即也合反補注王念孫曰冒字涉注文而衍

景祐本無冒字是也音即也合反補注王念孫曰冒字涉注文而衍

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西都賦注藝文類聚居處部一白玉階師

曰階所由登也璧帶往往爲黃金釭面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師

升殿陛也璧帶之中往往以金爲釭若中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

帶者也於璧帶之中往往以金爲釭若中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

玉釭音工流俗謂之藍田山名出美玉也白後宮未嘗有焉姊弟

年卒皆無子慶安世年十五爲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爲雙鳳鸞

一六六九

也畫漏上十刻而崩民開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

大司馬曰補注劉敞曰是時光爲丞相未拜又無大司馬空然則

左右侍燕近難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

儀自殺哀帝既立尊趙皇后爲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

欽爲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補注大

元是四年省司隸校尉二年哀帝補注大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

宮侍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孫業史望補注大

黃門王舜吳恭斯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泰故趙昭儀御者子客子

王編藏兼等補注先謙曰官本傳作備南監本同皆曰宮即曉子

女前屬中宮爲學事補注沈欽韓曰周禮序官女通詩授皇后

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爲夫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

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

中宮乳掖庭牛官舍師古曰乳產也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

持詔記補注先謙曰胡注詔記與詔書有別詔記後世謂之手

絲綿方底師古曰綿厚也錄其色也方底盛書囊形若今之算

儀曰印授以赤衣師古曰赤衣也封御史中丞印補注何焯曰御史中丞在殿

宮中事皆御史中丞所掌故用其印補注何焯曰御史中丞在殿

印當藏殿中與御史大夫別一印也補注何焯曰御史中丞在殿

漢凡定著令即制御史此益可證補注何焯曰御史中丞在殿

產兒婢六人盡置累室獄母問兒女誰兒也補注先謙曰母當

武迎置獄宮曰善賊我兒胞師古曰胞謂胎承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

日意言是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師古曰

故令於背書對辭師古曰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

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臣因

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

子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

武書意何如曰慳也服虔曰慳直視貌也時占曰得武三兒門舜

舜受詔內兒殿中爲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冀母令漏泄舜

爲乳母時兒生八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于武中

小線錄記曰告武武懷中物告于獄中婦人武自曉之師古曰

反武懷中物告武武懷中物告于獄中婦人武自曉之師古曰

意兒舜懷中物告武武懷中物告于獄中婦人武自曉之師古曰

沈欽韓曰王莽傳曰赤衣也師古曰赤衣也今書本傳子或作擊補注

孟說及到者應說是也六字說未片非也師古曰言本注爲

不可復入文自知之師古曰清曰汝師古曰偉能即宮師古曰宮讀善已

日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領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

俗呼爲主頭者是也師古曰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師古曰

之乎先謙曰危殆殆也師古曰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謂太后

太后得聞也宮欲殺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

過罪過也師古曰女我知汝無師古曰自殺邪若外家也師古曰至外舍死也師古曰

謙曰或我曹言願自殺師古曰曹言願自殺師古曰曹言願自殺師古曰

猶或也師古曰武皆表奏狀師古曰武皆表奏狀師古曰武皆表奏狀師古曰

居虬反師古曰武皆表奏狀師古曰武皆表奏狀師古曰武皆表奏狀師古曰

也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師古曰武皆表奏狀師古曰武皆表奏狀師古曰

置何所也師古曰許美人前在上林沐沐館師古曰沐沐館師古曰

入飾室中若舍師古曰許美人前在上林沐沐館師古曰沐沐館師古曰

之地耳師古曰注誤會本句意與下兩語背師古曰注誤會本句意與下兩語背師古曰

置飾室廣南之飾室舍如增成舍甲舍丙舍之類師古曰注誤會本句意與下兩語背師古曰

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夏子師古曰本懷字師古曰其十一月乳師古曰

子也音而樹反其下亦同詔使嚴持乳豎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師古曰給誑也中召  
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宮中來師古曰給誑也中召  
官本南監本不誤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  
立耶晉灼曰昭儀前帝不得立許美人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  
美人在內中何從得兒而生也故前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  
言何從生中次此下乃始言約耳以手自擣擣築也慰音直類  
反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  
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師古曰故以許美人殊不可曉也師  
曰言其不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為何師古曰何為  
蘇廣曰婦人傳知作如於義為長先謀曰官本為作謂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師古曰女請  
同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  
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  
人當有呂子女受來置飾室中師古曰簾戶美人曰蓋篋一  
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  
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師古曰緘束篋之帝使客子偏兼  
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呼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  
綿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子武皆封已御史中丞印  
曰告武篋中有死兒理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  
中故長定計貴人師古曰後漢書曰即許后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  
業任嫗公孫賈師古曰後漢書曰即許后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  
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師古曰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  
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呂大婢羊子等賜  
子業等各且十人已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師古曰屬元延二  
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師古曰姓吾丘名遵掖庭丞吏曰下皆與  
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

前漢九十七下

三

族人得無不敢乎師古曰是家謂成帝也不敢斥故言是家師古  
及當止不敢言也師古曰是家謂成帝也不敢斥故言是家師古  
罪至族滅也者家謂昭儀何敢指帝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  
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者錢不足  
計事師古曰票騎將軍謂曲陽侯王根也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  
義與上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師古曰  
獨為勿漏泄其語師古曰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  
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大赦師古曰孝元皇帝下  
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師古曰窮治盡伏辜天  
下目為當師古曰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  
焉春秋予之師古曰趙昭儀傾亂聖朝親  
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呂  
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許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  
尊貴之位迫近帷幄師古曰羣下寒心非所已懲  
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承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  
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訴皆為庶人師古曰陽侯訴趙欽兄子成陽侯訴皆為庶人  
子新嗣新成侯欽以皇太后弟封建平元年皆坐弟昭儀親將  
嗣免表以欽與訴皆為昭儀之兄傳以訴為欽兄子必有一謀將  
家屬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師古曰  
次下亦同師古曰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大伯見歷知適遠循固讓師古曰  
知適謂王季即文王之父也師古曰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  
王季曰崇聖嗣幸有天下師古曰先謙曰官本無此語子孫承業七八百  
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曰尊號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  
然後適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帝自知繼嗣不目時立念雖未有皇  
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  
主驕盛則言欲無極師古曰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

前漢九十七下

五



后多已珍寶賂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軍王根陰爲王求漢嗣  
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爲八長計更稱譽定陶王師古曰更上亦音工衡反  
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爲太子語在哀紀月餘天子立楚孝  
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閭崇以爲春秋不  
以父命廢王父命師古曰王父謂祖也爲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  
傅趙玄以爲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  
府以光祿勳師丹爲太傅詔傳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  
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得相  
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一至太子家成帝  
曰太子丞正統補注先謙曰有本丞作承南監本同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  
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  
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得

前漢九十七下

成帝崩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一至未央宮補注先謙曰此傳太后得見帝境政實王太后有以敬之其後何武不從孔光之請令傅太后居北宮哀帝遂無能自主矣  
昌侯董宏希指師古曰希望天子意指也上書言宜立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  
奏宏懷邪誤朝不遵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迺自令王太  
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  
后爲恭皇太后丁姬爲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  
宮補注先謙曰宮中下宮指傅太后也追尊恭皇太后父爲崇祖侯恭皇后父爲  
哀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  
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后丁姬爲帝太后  
後又更號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稱承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  
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爲皇太后竝四太后各  
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爲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

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如前日廟之前日殿中以後日殿博太后父同產弟四  
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師古曰中子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  
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爲太后父  
崇祖侯後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  
業爲陽信侯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恩澤侯表作陽新侯案信新同字追尊惲爲陽信侯  
鄭氏傳氏侯者凡六人補注王念孫曰六當爲四此泐下文六人  
人傳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姬與中山孝王母馮  
太后竝事元帝追怨之陷以視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  
陵稱孝元傳皇后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補注先謙曰師丁將軍始出漢書  
陽瑕王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爲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  
爲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即傅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  
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爲帝太后兩  
兄忠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賢死封忠子滿爲平周侯太后叔  
父憲望望爲左將軍憲爲太僕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丁氏  
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  
餘人丁姬以一二二年間舉與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執權執不  
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  
則同穴師古曰同穴也附葬之禮自周魯爲孝子事亡如事存帝  
合葬而許之師古曰許也附葬之禮自周魯爲孝子事亡如事存帝  
太后竝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  
霞山東宣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傅罪惡莽以太皇太后





狂而易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傳責擅去狀師古曰傳責以文傳一責謂

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傳昭儀也素常

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

國者百餘人分繫洛陽魏郡鉅鹿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

吏立師古曰官為中謁者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傳太后

指幾得封侯師古曰幾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傳太后

十人巫劉吾服祝詛豎徐遂成言言君之曰武帝時豎修氏刺治

武帝得二千萬耳師古曰刺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

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

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師古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

先未死有司請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為庶人徙雲陽宮既死有司

復奏太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侯參君

之習夫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奔為孝王后有兩女

有司奏免為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

侯史立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

入大辟為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為

庶人徙合浦云師古曰但罪由立不追復宜爵邑及孝王

必為葬所深畏亦表滅之矣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廬奴入官至衛尉子豪女弟為

宣帝健仔生楚孝王長女又為元帝健仔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

山孝王無子以上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

帝年二歲師古曰先謙曰官本中孝王薨代為王哀帝崩無嗣太皇

太后之意報以類國雖者葬之私以帝為成帝後母衛姬及外

家不當得至京師迺更立宗室桃鄉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

後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衛姬璽綬即拜為中山孝王后以苦經

縣為湯沐邑又賜帝舅衛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三妹謁臣號

修義君哉皮為承禮君子為尊德君師古曰修義君哉皮為承禮君子為尊德君

長子字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記教衛后

上書謝恩因陳丁傳舊惡幾得至京師師古曰莽白太皇太后

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為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傳太后

丁姬諱天逆理上僧位號師古曰徙定陶王於信都為共王立廟

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毋聖人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

其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神人侮聖人之言此

文引之也每古傳字師古曰注先謙曰官本注止有師古曰每古傳字

七字前壞亂法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天震怒火燒其殿

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師古曰道備延竟令孝哀帝受其

餘災大失天心天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絕廢師古曰景為信都

王精魂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

敗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迺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

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義賞善聖王之

制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

各百斤增傳相以下秩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字復

教令上書求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字盡誅衛氏支屬衛寶女為

中山王后免后徙合浦師古曰徙其唯衛后在王莽

人前自信如此何法未必果是衍字王先慎曰年上脫后字成帝  
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  
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  
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  
采禮記云皆禮納不問名謂采擇其可者太師光大司徒馬宮  
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歆  
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皮弁以鹿皮  
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績字或作績績謂績績之若今  
之襪爲也補注沈欽韓曰績志績事者冠皮弁細麻衣卓領袖下  
素裳所謂皮弁素績也以禮辭下筵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  
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  
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師古曰日本自莽第以皇后在  
此宮以第爲句宮字連下豐歆讀即前文大司豐歆授皇后璽綬  
徒宮大司空豐光祿大夫歆三人也顏說失之豐歆授皇后璽綬  
師古曰綬所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師古曰取時日之便  
以繫轡音第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師古曰取時日之便  
以繫轡音第起所包廣遠在南山之下若城內上林高帝時即有之蕭何所請  
藏幣平年書楊可告諸錢上林府物重是也后自莽第入宮皆在  
城內無行至南山下上林之理蓋在城內上林去宮甚近故可使  
解耳顏注便時不明章懷注楊處傳引此解云待吉時而後入其  
傳住許時耳此時非指吉時如以之便時爲吉時以此解爲便  
亦可通矣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  
封父安漢公地滿百畝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公以下至駙宰  
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  
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賜公夫人  
號曰功顯君前注先諡曰  
上脫太字食邑封公子安爲襄新侯臨爲賞都侯  
后立歲餘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爲孺子莽攝帝位尊皇后  
爲皇太后三年莽即眞以嬰爲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爲定安公太

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爲人婉嫵有節操師古曰婉順也嫵  
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爲黃皇室主自劉氏  
主者若漢之稱公主自謂士德故云黃皇室  
主者若漢之稱公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襍飾將暨  
往問疾師古曰襍盛飾也音丈又音衆一曰襍首飾也在兩耳後  
飾也此亦漢時語后大怒答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  
復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側面目目見漢家自投火  
中而死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師  
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  
流謙鬼神害盈而禍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女寵之興繇至微  
而體至尊師古曰繇窮富貴而不曰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  
也序自漢興終于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  
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  
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幸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已能  
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噤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元后傳第六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漢書九十八

唐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 補注周壽昌曰後書張衡傳承平中為侍

至於獨年用紀其詳宜為元后本紀班氏立元后傳於諸后已

則當時未用其年也蓋元后崩於莽建國五年越十一年莽乃威

不先於先世而特書曰王莽之姑明莽之既成也此傳 莽自

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 師古曰述其本系兩注周壽昌

八世生虞舜舜起為酒曰為姓 師古曰為姓也水曲曰酒言

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諸說皆云曰為姓也水曲曰酒言

案舜居甥水田以為姓先謙案水曲官本南監本作曲也該 至周

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字敬仲齊 至周

日齊古 齊桓公曰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 至周

宋祁曰舊 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 至漢

本三傳 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 至漢

項籍傳 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 至漢

濟北王 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 至漢

安失國 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 至漢

陵先 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 至漢

郡羣盜 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 至漢

掃皆縱 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 至漢

千石者 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 至漢

見酷吏 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 至漢

封子孫 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 至漢

氏為怨 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 至漢

斷東平 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 至漢

德之元 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 至漢

陽雄士火相乘 後李奇曰此趙繆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

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 張晏曰陰數

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也春秋傳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亥

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哀帝下 今王翁孺從正直其地 師古曰直亦

更元帝二年哀帝下 今王翁孺從正直其地 師古曰直亦

有也字 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麓地也 師古曰

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 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此下

蓋王翁孺生樂季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

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僂妻凡有四女

八男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

元卿譚子元 補注宋祁曰譚字上當有次字先謙曰崇少子商子

夏立子叔根稚卿遜時季卿唯願崇與元后政君同母母適妻魏

郡李氏女也 師古曰適後已如去更嫁為河內尚賓妻初李親任

政君在身 師古曰適後已如去更嫁為河內尚賓妻初李親任

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 補注宋祁曰東

趙王 補注宋祁曰東 趙王 補注宋祁曰東 趙王 補注宋祁曰東

當行時 補注宋祁曰東 當行時 補注宋祁曰東 當行時 補注宋祁曰東

也數者 補注宋祁曰東 也數者 補注宋祁曰東 也數者 補注宋祁曰東

鳳中獻 補注宋祁曰東 鳳中獻 補注宋祁曰東 鳳中獻 補注宋祁曰東

子所愛 補注宋祁曰東 子所愛 補注宋祁曰東 子所愛 補注宋祁曰東

人更祝 補注宋祁曰東 人更祝 補注宋祁曰東 人更祝 補注宋祁曰東

子悲悲 補注宋祁曰東 子悲悲 補注宋祁曰東 子悲悲 補注宋祁曰東

日越本 補注宋祁曰東 日越本 補注宋祁曰東 日越本 補注宋祁曰東

后擇後 補注宋祁曰東 后擇後 補注宋祁曰東 后擇後 補注宋祁曰東

宣帝聞 補注宋祁曰東 宣帝聞 補注宋祁曰東 宣帝聞 補注宋祁曰東

太子恨 補注宋祁曰東 太子恨 補注宋祁曰東 太子恨 補注宋祁曰東

欲順適 補注宋祁曰東 欲順適 補注宋祁曰東 欲順適 補注宋祁曰東

其意適 補注宋祁曰東 其意適 補注宋祁曰東 其意適 補注宋祁曰東

日與讀及太子朝皇后迺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

所欲注沈欽韓曰漢舊儀女御長如侍中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

后意故言不得已注周壽昌曰時政君方為後宮家人子又獨衣絳絳

坐近太子注師古曰諸于大掖長御即已為太子宮又獨衣絳絳

諸于注師古曰諸于大掖長御即已為太子宮又獨衣絳絳

本有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注師古曰濁

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姬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

於甲館畫堂注師古曰甲館畫堂宣帝愛之自名曰驚字太孫常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

是為孝元帝立太孫為太子曰母王姬為婕妤封父禁為陽平侯

後三日婕妤立為皇后禁位特進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

禁薨諡曰頃侯長子鳳嗣侯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王鳳以五

日子長及戶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

其父曰勿舉其母竊舉之後為孟嘗君號其母為薛公六家以古

祥也遂舉之為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

博恭慎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注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

元帝不為能而傳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

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注師古曰側席常有欲廢太子而立共

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注師古

助也注師古曰語在丹傳上亦呂皇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

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為孝成帝帝皇后為皇太后呂鳳為大

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

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

其夏黃霧四塞終日注師古曰黃霧天子呂問諫大夫楊興博士

駟勝等對皆曰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

太后諸弟皆曰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嘗有也故天為見

異注師古曰見顯示言事者多曰為然鳳於是懼上書辭

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注師古曰諒闇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補注先謙

諒信下有也字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曰明聖德下無曰益

政治今有弟星天地赤黃之異注師古曰弟咎在臣鳳當伏顯戮曰

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曰承天心因乞骸骨

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曰陰陽錯繆

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子

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

將軍曰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

之不逮毋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諡曰共侯有遺

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

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

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注張晏曰同父則為同產不必餘畢

侯矣太后母李親荀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

禁還李親注師古曰召太后憐參欲召田蚡為比而封之注李奇曰田

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上曰封田氏非正也呂參為侍中水衡

都尉注師古曰比田氏比也音必察反也上曰封田氏非正也呂參為侍中水衡

也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

事上遂謙讓無所顯注師古曰謙讓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

少子欲通達有奇異材注師古曰奇異欲曰為中常侍召取衣

無上召見欲誦讀詩賦甚說之注師古曰說欲曰為中常侍召取衣

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注師古曰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

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注師古曰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



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曰爲不可遏止其見憚如此  
上卽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多疾疾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  
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呂往事爲繼介謂  
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共王之來朝也天子不遣歸國上謂  
太子也言無繼介之嫌怒共王之下命無常不可謂繼介謂  
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謂古曰下命無常不可謂繼介謂  
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謂古曰下命無常不可謂繼介謂  
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將軍鳳心不便共王  
在京師會日創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爲非常異定陶王驤親於  
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謂古曰詭正非常謂  
補注先謙曰宜適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謂古曰言追共  
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直敢言以爲鳳建共王之國非是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曰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佐善而災惡謂  
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在並作佑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師古曰近所呂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中安百姓此正義善事  
富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諷政者也今聞大將軍  
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於上顯擅朝事呂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顯君之咎  
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內省責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行篤有威重位冠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諂諂隨鳳  
委曲卒用閹門之事爲鳳所罷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配御至尊託已爲宜子內之後宮苟已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  
任身就館也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師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作或就欲韓曰列子湯問篇越之東有輞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  
而食之謂之宜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  
所自見足已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令久典事宣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  
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  
吾不聞社稷計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  
信實直知謀有餘野王曰王舅出呂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  
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呂代鳳  
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侍中音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駑愚得呂外屬兄弟七人  
封爲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至陽朔初已十年此當陽朔元年奏則七字誤也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  
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曰日蝕之咎在於  
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平呂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任從受陛下呂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  
念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皮反不當呂無益之故有離復門之心誠歲餘呂來所苦加侵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實也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衙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

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古曰黃圖云未央宮於是上怒呂讓車騎將軍

音補注先謙曰事議音者商根兄弟欲自諫謝太后上聞之大

怒適使尚書賁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

澧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瑱孟康曰以青瑱中天子制也如漢日門櫺格再重

如人衣領再重者寺名曰青瑱漢書曰天子制也如漢日門櫺格再重

漢官儀曰天子宗廟殿上曰丹墀先紅陽侯立父子臧匿盜狴亡

命賓客為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

補注先謙曰顯炎武云省戶御禁門也禁門獨曰禁中者門戶

自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陽平侯名禁當時

避之故曰省中先謙案上占曰省中者商立根三人下又云商當時

立根皆負斧質謝此不當止省中者商立根三人下又云商當時

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日樂禍敗過此身自為之而欲自諫朝

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已危亂國外家宗族疆上一身寢

弱日久師古曰今將一施之行刑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師古曰

舍師古曰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補注先謙曰

交紀注昭文帝時舅也奏事車騎將軍音藉彙請罪師古曰白坐

幾也補注先謙曰官下南監本籍作通通用字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

久之平阿侯壽薨諡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

曼寡婦渠俱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師古曰比音必謀反補

常曰為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

追封曼為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為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

于長為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八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

而薨也迺復進成都侯商呂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

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

為修營數諒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中贈如大將軍諡曰敬侯子

舜嗣侯為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軍而紅

陽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憫之更召

為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中贈如大將軍故事諡曰

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迺

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

百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諡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綏

和元上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為王

王祖母定陶傳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為王求漢嗣根為言上

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為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迺益

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

長呂外屬能謀議為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

伏罪與紅陽侯立相連師古曰伏罪謂陰伏未發者也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

長傳故曲陽侯根薦莽自代上亦召為莽有忠直節補注先謙曰

直字遂擢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

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

乞骸骨而退上迺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

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

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補注先謙曰

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已莽為特

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

善呂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補注先謙曰

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師古曰效顯

注文獻立作政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師古曰橫

第宅補注先謙曰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青瑱

謂上公曰戶下 有下字起士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下青  
此皆下字 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  
離宮水衡共張 反張音竹亮反 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  
邪欲焚朝政 師古曰堯 推親近吏主簿張業已為尚書蔽上墜下  
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  
臣師古曰至親謂 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  
於成帝為舅 故掖庭女樂五官殿嚴王飛君等 五官視三百石補注明壽昌曰  
公聘取言公然聘 置酒歌舞相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  
取為妻無顧忌也 成帝侯況幸得呂外親繼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  
掖庭貴人呂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  
根況父子至厚也 今遇背忘恩義呂根嘗建社稷之策 師古曰謂  
也 嗣造就國免況為庶人歸故郡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

前漢九十八

七

後二歲 傳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  
馬貶抑尊號之議 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賦置趙昭儀親屬皆就  
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  
重稱述陛下至德 呂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  
豈不欲呂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 師古曰言 太皇太后春秋七十  
數更憂傷 師古曰更等 敕令親屬引領呂避丁傅 師古曰引領自  
行道之人為之 頃涕泣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哀  
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  
多訟新都侯莽者 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曲陽  
侯根薨國除四年哀帝崩無子 太皇太后已莽為大司馬與共徵  
立中山王莽哀帝後是為平帝 帝年九歲 補注元壽曰 常年被疾  
太后臨朝委政於莽 莽顯成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

直莽內憚之 令大臣已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誅耀太后言輔  
政致太平 羣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  
殺賜立諡曰 荒侯子柱嗣仁諡曰刺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  
明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后 師古曰風 又奏尊莽為宰衡莽  
母及兩子皆封為列侯 語在莽傳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己功德又  
內媚事旁側長御 呂下賂遺呂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  
恩君君力為廣惠 君弟為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  
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 莽欲虞樂呂市其權 張晏曰以遊觀  
而買師古曰此處與娛同補注先 酒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  
謙曰官本注無此字南監本有 有郊字劉奉世曰言郊不必二十里也 補注宋祁曰近字下當存見孤  
寡貞婦春幸蒨館 師古曰蒨有蒨觀益蒨蒨之所也 率皇后列侯夫人桑  
遵霸水而祓除 師古曰桑桑桑也遵霸也 師古曰先謙曰

前漢九十八

七

少牢是月上已 官民皆絮於東流水上日洗濯祓 夏遊節宿鄂杜  
之閒 宿川是也 補注宋祁曰緱一今之御 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  
山宮冬饗飲飛羽 師古曰飛羽 補注沈欽韓曰黃羽 師古曰飛羽  
明飛羽 師古曰飛羽 補注沈欽韓曰黃羽 師古曰飛羽  
列西京賦後宮則昭陽之殿 師古曰昭陽 補注沈欽韓曰黃羽 師古曰飛羽  
在上登長平館 師古曰長平 補注沈欽韓曰黃羽 師古曰飛羽  
至屬縣輒施恩惠 賜民錢帛牛酒歲已為常太后從容言曰 師古曰  
容反 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年尚頗識之 師古曰  
武志反 莽因曰太子宮幸近可壹往遊觀不足為勞於是太后  
幸太子宮甚說 師古曰說 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 師古曰外舍  
弄兒也 補注沈欽韓曰 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 師古曰外舍  
日官本注官作言 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無子  
莽徵宣帝玄孫 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呂卜相為最

吉迺公卿奏請立嬰為孺子師古曰風令宰衡安漢公莽踐祚

居攝補注先謙曰如周公傳成王故事太后不為可力不能禁

於是莽遂為攝皇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眾侯劉崇及東郡

太守翟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師古曰更太后聞之曰人心不

相遠也師古曰言我雖婦人亦知莽必自危不可其後莽遂

召符命自立為真皇帝先奉諸符瑞曰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

祖入咸陽補注上念孫曰高祖上不當有漢字此涉下文漢傳國

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

子因御服其璽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曰孺子未立補注宋

陽侯舜論指舜素謹教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為莽求

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師古曰既無

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師古曰孤寄言不復顧恩義人

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己金

匱符命為新皇帝師古曰若亦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

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

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曰下皆垂涕

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

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問舜語切恐莽欲脅

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補注沈欽韓曰玉璽記元后出璽投地

遣使求璽後后怒不與如此數事乃呼使者師古曰紀使受璽

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許爾與元后事亦相類師古曰

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補注宋祁曰知而族滅本知作

今猶即也師古曰說迺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師古曰說迺為太后置

酒未央宮漸臺大縱眾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

不見聽而莽疏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

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呂奉天命莽迺車駕至東宮親

呂其書曰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志莽因曰此諄德之臣

也師古曰諄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璽文補注先謙

陽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師古曰服虔曰銅璽如璽形以

文母皇太后莽迺下詔曰予視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視其文

字非刻非書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為子更命太皇太后為

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補注宋祁曰照監本作協於新

麻沙本所載然宋景文公卒於仁宗時遺奏請擇宗室為七世之

主安得見照監本耶但室字疑衍姑存此說以見宋本固有與

者矣師古曰故交代之際信於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為西王母

共具之祥師古曰當為歷代為母昭然著明予祇畏天命敢不

欽承謹呂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曰

後聽許莽於是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初莽為安漢公時

又詔太后奏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呂禮配食云及莽

改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師古曰

毀也音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呂為文母暮食堂

晉灼曰暮音撰既成名曰長壽宮呂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呂太

后好出遊觀迺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

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與

此何罪於汝無所過預何為壞之師古曰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

廟為如令有知我迺人之妃妾豈宜尊帝之堂呂陳饋食哉私謂

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祚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

知太后怨恨求所呂媚太后無不為然愈不說師古曰說莽更漢



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更漢制也師古曰更亦改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

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補注沈欽韓曰通典高堂隆議

終而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

祝穆事文類聚國朝用漢臘蓋冬至後第三戌大墓日也是為臘宋

其祖咸於王莽時猶用漢家臘臘不可在十一月也後書陳寵傳獨

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補注王念孫曰御覽服章部五太后年八

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揚雄

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補注王先慎曰

苑二十十五古文著其協於元城沙麓泰陰精者補注先謙曰官本謂夢

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

恩立少子丹為中山太守補注何焯曰後書王丹別是一人周壽

帝時太皇太后立桃鄉侯為中山王奉孝王後立之封紅陽在成

守此或是王莽時然莽已易中山曰常山易太守世祖初起丹降

為卒正連率大尹之名亦不得稱中山太守矣志

為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泓為武桓侯至今師古曰泓音於宏

表云建武元年泓以父丹為將軍戰死往反補注周壽昌曰

與上有舊侯與傳同而後書未載丹事三代春秋所記王公國君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已來補注宋祁曰三代春秋所記王公國君

與其失世稀不己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

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數音所角反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

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師古曰更工衡反補注先五將

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師古曰

圓反解在不欲已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元后傳第六十八 終

漢書九十八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漢書九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呂元成世封

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傳師古曰外戚傳言

鳳本廟禁爲侯補注齊召南曰案外戚及元后傳言十侯自元后

親屬計之并數定侯高干長也此專言王氏故云九侯周壽昌

不能與也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九侯作九者唯莽父曼蚤死

不侯師古曰蚤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修靡師古曰乘因

本注咸作盛是呂興馬聲色佚游相高師古曰佚莽獨孤貧因

折節爲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師古

義反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敦備師古曰又外交英俊內事

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師古曰謂伯父也以莽

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呂託太后及帝拜

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呂封

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賞閭上谷都尉陽竝中

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爲新

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

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與馬衣振振施賓客師古曰家無

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之師古曰

反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

慙師古曰激急動也而愧也莽兄永爲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

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師古曰振整也奉羊酒勞遺其師

恩施下竟同學師古曰竟諸生縱觀長老嘆息光年小於莽子宇

莽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

比客罷數起焉師古曰此音必寐爲私買侍婢補注先謙曰官

是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師古曰莽聞此兒

種宜子師古曰此兒爲買之即日呂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呂材能爲九卿先進在莽右師古曰名位

也莽陰求其罪過補注先謙曰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

莽呂獲忠直語在長傳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爲大司馬

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師

日鳳商音根四人皆爲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

諸當作聘請呂爲掾史賞賜邑錢補注先謙曰邑入悉呂享士愈

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

補注沈欽韓曰方言蔽膝謂之帷或謂之被襦宋南楚

之開謂之大巾自關東西謂之蔽膝齊魯之鄉謂之襦釋器衣蔽

前謂之襦陳祥道禮書劉熙曰釋以蔽前婦人蔽膝亦如之

唐志婦人蔽膝音如其夫案隋志乘輿及公卿冕服者被隨裳色

絳紗蔽膝皇后六服俱絳紗蔽膝然則禮服仍存絳紗之名常服

則蔽見之者呂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

即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

骸骨哀帝遣尙書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臣朕得奉宗

廟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師古曰移書言病也呂著

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師古曰朕甚悲傷焉已詔尙書待君奏

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

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郎不起皇帝郎不敢聽政太后復令

莽視事時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

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



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師古曰安猶徐

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

章孫建為爪牙師古曰周壽昌曰傳介子等傳贊云孫建以威重顯

子尋歆子棻師古曰棻或作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曰材能幸於

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師古曰風讀曰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

后下詔曰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

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師古曰比蕭

有大功當著之邪師古曰將曰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

有美號故周公及身而在託號於周補注先謙曰官本託莽有定

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補注先謙曰官本託莽有定

條光等功賞復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

漢書補注 卷九十九上 列傳第六十九上

君臣選故而辭曰疾師古曰選善也國家欲養君任重不可關

乃肯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為傳相忠孝仁

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師古曰呂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

茂著益封萬戶師古曰呂舜為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信

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郎中衛勳勞建議定策封邯為承陽

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曰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為三公典周公

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補注先謙曰官本託莽有定

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補注先謙曰官本託莽有定

公曰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為

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羣僚眾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師古曰

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師古曰言莽致白雉之故賜嘉號曰安

漢公輔翼于帝期於致平師古曰致太平毋違朕意莽受太傅安漢公號

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師古曰奉所食之奉也舍人私府吏

扶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於下人作故是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司空官閭莽復

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呂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

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

樂下惠士民解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補注何焯曰上尊宗廟請

惑太后下施恩澤以明白言願須百姓家給非空言誠示信眾庶也請在平紀莽既說眾庶師古

本閭本作意先謙曰官本意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

誦曰風奏言往者吏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

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

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師古曰比至平帝加元服以

反補注宋祁曰元服下當有者字今眾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呂安

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呂康寧孔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也巍巍高貌也言舜禹之

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諫曰官本南監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

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呂知其稱否於是

莽人人延問致密恩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

倖矣莽欲呂虛名說太后師古曰說白言親承前孝哀丁傳奢侈

之後百姓未膳者多太后宜且衣綰練頗損膳呂視天下師古曰

帛無交者帛無交者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

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帥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

御膳誠非所呂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

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問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莫莢朱

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師古曰休美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

精休神闕略思慮師古曰闕寬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補

先謙曰官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唯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

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闕師古曰闕門闕也首城闕也

閭內之修而無外之志師古曰閭門闕也首城闕也國不蒙佑皇帝年在繼祿未任親政

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師古曰

是呂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師古曰南子衛靈公夫人

見南子勤身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奮則視之呂儉師古曰儉

豐孰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師古曰授今誠未皇

于輕靡而備味師古曰皇服庶幾與百僚有成其賜之哉師古曰

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師古曰素食即菜左右呂白太后遣使召詔

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呂時食肉愛身為

國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

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師古曰譏呂定六年傳

非禮也何休云呂定六年傳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

女須卜居次入侍所呂誑羅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

莽既尊重欲呂女配帝為皇后呂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

秋宮未建廷媵未充師古曰媵與按同音通用補注乃者國家

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師古曰取正十二

女之義師古曰義呂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

者適子女師古曰適呂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

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

與眾女並采太后呂為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



庶民諸生郎吏目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目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眾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目貳正統師古曰皇后之位當在莽女也補莽白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師古曰窈窕幽閑也宜承大序奉祭祀補注先謙曰官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王則水相也遇父母謂泰卦乾下兌上天下於地是配享之卦師古曰王音于故反補注劉歆曰子謂但言父母得位安知是泰卦乎錢大昭曰服虔云卜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者為金背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水為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補注沈欽韓曰洪範云信鄉侯修

前漢九十九上

上言師古曰王侯表清河綱王子豹始封新鄉侯傳爵至曾孫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從作徒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褻紀子稱侯師古曰解在外戚恩澤侯也補注沈欽韓曰公羊隱二年見經稱子桓二年稱紀侯何休云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安漢公國未稱古制音尺孕反其下百里穀梁解云時王所進亦事下有司皆白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呂重宗廟孝之至也修言應禮可許請目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目配至尊復聽眾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補注先謙曰師古曰莽稱聖德臣莽國邑足目共朝貢師古曰共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補注沈欽韓帝聘皇后黃金萬斤後書梁皇后紀依孝惠皇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案宋書志尚書朱整議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也四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宋志所徵是為錢二萬萬莽深辭讓

受四千萬而目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騰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亡幾師古曰亡幾不多也亡讀曰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三千萬莽復目其千萬分子九族貧者陳崇時為大司徒司直與張敞孫疎相善疎者博通士為崇草奏稱莽功德師古曰立其崇奏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束修師古曰束修謂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師古曰兩宮謂成帝及太后被諸父赫赫之光師古曰被財饒執足亡所悟意師古曰悟逆也無人能逆其意也音皮義反注師古曰被財饒執足亡所悟意師古曰悟逆也無人能逆其意也南監本作悟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正也拂音佛惡衣惡食陋車驚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眾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師古曰下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問曰貧而無詔而樂富而好禮者補注先謙曰公之謂矣及為侍中故定陵侯官本注無云字前漢九十九上

前漢九十九上

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師古曰言其事也周公誅管蔡季子鳩叔牙師古曰解公之謂矣是呂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呂國統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師古曰欲令丁公手劾之目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輿坐師古曰坐呂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師古曰人之詩美仲山甫之德茹食也強圉強梁圉扞也補注宋祁曰公監本越本無不侮鰥寡四字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蒸人作悉民公之謂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懼彼面刺輿坐之義倭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壹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師古曰詭違也辟讀曰解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應劭曰胥原子胥屈原也師古曰遠去朝廷而就其侯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師古曰直類反補注沈欽韓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頹師古曰大雅瞻仰之詩也殄盡也頹病也言為政不善賢人奔亡矣天下邦國盡頹病也頹與



魯公儀子不如閼葵張晏曰令尹子文自毀其家曰紆楚國之難  
閼葵於楚也公儀子魯國相公義休也拔其園葵不奪閼夫之利  
食菜曰茹人茹反補注欲諱曰楚語閼曰成王閼夫之利  
朝不及夕也每朝設脯一束棧一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屋  
師古曰白屋謂庶人也 婁省朝政綜管眾治師古曰婁古屢字補注  
呂白茅覆屋者也 在下親見牧守已下考迹雅素補注先謙曰謂審知白黑詩云夙  
夜匪解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師古曰乾乾自強之意惕懼也厲病也  
下條注及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師古曰乾乾自強之意惕懼也厲病也  
之謂矣比三世為三公再奉送大行師古曰比類也秉冢宰職填安國家  
師古曰填四海輻奏補注先謙曰奏子誤靡不得所書曰納於大  
音竹刃反 四風輻奏師古曰虞書舜典敘舜之德麓錄也言堯使舜  
麓列風雷雨不迷師古曰虞書舜典敘舜之德麓錄也言堯使舜  
風雷不迷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列作烈 公之謂矣此皆  
南監本無注官本注有上有舜字風雷作雷風 公之謂矣此皆  
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師古曰鮮音先踐反補注先謙曰官本  
而公包其終始一呂貫之可謂備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謂弟子  
恕補注先謙曰官 是呂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  
知人之効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  
呂伯禹賜玄圭周公受郊祀師古曰尚書禹貢玄圭主告厥  
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  
乘命魯公世祀周公於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旂十  
注疏益曰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師古曰王言天降賢材以助  
不敢擅公德行為天下紀師古曰按度也紀理也謂觀公功勳為  
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紀立而褒不副師古曰誠非所呂厚國家  
順天心也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褒殊禮奏事  
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師古曰  
同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繇旄頭壹明樊

噲封二千戶孟康曰公孫戎奴也高帝時為旄頭郎一日均曰楚漢  
反封戎二千戶師古曰此公孫戎耳非戎奴也 孝文皇帝褒賞絳侯  
也戎奴自武帝時人孟說誤矣絳侯與戎同 孝文皇帝褒賞絳侯  
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呂封衛  
青青子三人或在緹緹皆為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  
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絳侯卽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  
之遞據相扶之執其事雖醜要不能遂李奇曰言勃之功不遂而  
醜也言勃欲謀諸呂其事雖醜要不能遂李奇曰言勃之功不遂而  
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霍光卽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補注先  
霍光卽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補注先  
卽則字通作下並同 霍光卽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補注先  
作勝未嘗遭時不行昭假離朝師古曰昭假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離  
古曰假升也昭假言昭假而升之也昭假言昭假而升之也昭假言昭假而升之也  
師古曰昭假言昭假而升之也昭假言昭假而升之也昭假言昭假而升之也  
服說其是也與與昭假言昭假而升之也昭假言昭假而升之也昭假言昭假而升之也  
昭假言昭假而升之也昭假言昭假而升之也昭假言昭假而升之也  
斷歷久統政曠世師古曰此言景帝崩已歷久武帝自統大政又數十年  
以喻莽當國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徵之累  
師古曰此言景帝崩已歷久武帝自統大政又數十年  
得其人也累音力瑞反 及至青戎標末之功師古曰標末之功  
戎也師古曰標末之功師古曰標末之功  
音也師古曰標末之功師古曰標末之功  
則漢謂刀末為標末之功師古曰標末之功  
俗文刀鋒曰劍劍鋒曰劍師古曰劍鋒曰劍  
未也謂劍之鋒也標末之功師古曰標末之功  
休云標末之功也劍鋒曰劍師古曰劍鋒曰劍  
指青功下文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  
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  
周公等盛齊隆乘其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師古曰若  
者所云也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亡原者賞不  
霍青戎也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亡原者賞不  
限德亡首者褒不檢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也無首謂無

一六九

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

與作於度百里之限師古曰度亦踰越也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師古曰解並在

前兼有奄之民師古曰商賜呂附庸殷民六族  
師古曰謂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句氏

大路大旂師古曰解已在前也備注先謙曰封父之繁弱

夏后之璜師古曰封父古諸侯也紮弱大祝宗卜史師古曰太祝太宗太卜太

史記  
四庫  
官備  
物典  
策  
書也  
一曰  
既典  
有策  
備物  
而加  
之策  
官司  
彝器  
師古  
曰官  
也

彝器常用之器也。一曰彝祭宗廟酒器也。周禮有六彝彝法也。言

傳  
白牡之牲  
師古曰  
禮記周  
明堂位  
於季夏  
用白牡  
郊望之  
禮  
師古曰  
郊

於郊也望謂望山川而祭之也附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詩曰王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謂命周公以封伯  
子父俱延

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

封師古曰周公六子伯禽之弟也補注周壽詩曰王言不雖生德

前漢九十九上

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報對也當有善言則用如之不如當其言也

非報也服虔曰報賞當如其德不如德者非報也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

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於令

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

悼公於是曰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

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古師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

日事見左傳襄取其臣竭忠呂辭功君知臣呂遂賞也補注先謙

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

於王事何有師古曰言臻其極無闕遺補注先謙曰言王事無不舉也顏訓意隔唯陛下深惟祖宗

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虞周之盛

本與師古曰敕備敕盡伯禽之賜無違周公之報也今天法有設後

世有祖師占曰祖始也呂氏爲法之始補注錢大昭曰今當作令先謙曰官本南監本作令天下幸甚太后

呂視羣公師古曰視讀曰示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欲擅權白

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

擾也音火高反幾音鉅依反補注先今帝呂幼年復奉太宗爲成

帝後宜明一統之義呂戒前事爲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卽

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之爵關內侯皆畱

中山不得至京師  
莽子宇非莽隔絕  
衛氏恐帝長大後  
見恐宇卽

私遣人與竇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語在衛口傳莽不聽字

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補注王先慎章曰爲莽不可諫而

前漢九十九上

好鬼神可爲變怪。呂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字卽使。

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

師古曰繫獄須產子已殺之師古曰須待也葬奏言字爲呂寬等所誣誤焉其名

流言惑眾惡與管蔡同罪

其誅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

上聖亡奈下愚子何呂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

主而行管蔡之誅不曰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周公誅四國之

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飾古曰四國錯三流收維夷耳公共專意異國期於致平

師古曰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桀素非議

己者內及敬武公主師古曰元帝女弟也補注梁王立紅陽侯立平

阿侯補述何焯曰先使者追守皆自殺死者已百數思結復以每內震焉

震  
大司馬獲事秦言安漢公遭子留六營蔡之宰子愛至深

為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遺舉喟然憤發作書八篇曰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曰教授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曰著官簿比孝經師古曰著官簿言用之得選舉也補注周壽昌曰孝也蓋立四年春郊祀高祖曰配天宗祀孝文皇帝曰配上帝四月丁未葬女立為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師古曰行省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恩是八人也先謙案官本注在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惠之義大赦天下下南監本無注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

前漢九十九上

七

石三公言事稱敢言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召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韍師古曰此韍印之組也補注封公子男二人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為一萬萬曰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曰直功師古曰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眠事邪將當遂行其實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韍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郵召陵新野之田為入尤多師古曰治平之化當日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曰尊皇后非

為公也功顯君戶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師古曰信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眠事也音居力反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葬乃起眠事上書言臣曰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臣新都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為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為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為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為新都侯號為安漢公官為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如淳曰前時飢省官職今豐宜復之也師古曰宰治也治臣愚曰為宰衡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事者謂大臣也治官曰正百僚平海內為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誤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

前漢九十九上

六

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執如相國師古曰相國謂組也朕親臨授馬莽乃復曰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長御奉供養者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士辭萬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師古曰鄉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呂加師古曰鄉德乃在焉馬入周之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乃謂曰我小人也不可以履君之庭遂相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黃門期門羽林師古曰自後出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師古曰相代而持也補注先代宰衡掾史秩六百三公卿敢言之師古曰相代而持也補注先併從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補注沈欽韓曰案御覽五百三十四黃圖曰禮小學在公宮之南太學在城南泂陽位也去城七里王莽為宰



衡起靈臺一作長門宮南去三百步起國學于郭內之西  
 門出殿南宮博士之官寺門北出正於其中央為射宮  
 周環之北之東為常滿倉倉之北為會館但列槐樹數百行  
 門南出無繡屋諸生胡望倉此北為會館但列槐樹數百行  
 門南出無繡屋諸生胡望倉此北為會館但列槐樹數百行  
 同舍行無遠近皆隨檐雨不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  
 通一藝教授十一人呂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  
 識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孟康曰史籍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  
 直救反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  
 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羣臣奏言昔周公奉  
 繼體之祠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造千  
 載莫能興師古曰墮毀也今安漢公起于第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  
 功德爛然師古曰爛然也公呂八月載生魄庚子師古曰載始也奉使

朝用書孟康曰賦賦營築越若胡辛丑師古曰胡明也辛丑者  
 也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師古曰平

王上賜呂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服虔曰大國乘車如驪  
 馬二駟師古曰驪也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大風吹長安城東門  
 屋瓦且盡五年正月祿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八  
 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補注宋祁曰禮畢封孝宣曾孫信  
 等三十六人為列侯餘皆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  
 呂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  
 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臣亟加賞於安漢公師古曰亟

也於是莽上書曰臣呂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師古曰稱伏念  
 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臣治民作樂呂移風四海奔走百蠻並  
 轅師古曰轅也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  
 已下至於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下有葭莩之故師古曰葭莩也  
 故以爲師古曰葭莩也又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曰臣莽爲  
 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愧也雖性愚鄙  
 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小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汚辱聖朝今天下  
 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舜  
 等輔政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呂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  
 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羣賢  
 之籌畫而上呂聞不能得什伍師古曰言皆不當被無益之辜所  
 呂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公之故也古師

日休底廢也補注宋祁曰陛下不忍眾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  
 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

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即有所聞非則臣莽當被註上誤朝之罪古師  
 居師古曰居也反如無他謹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  
 惟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此財與裁同通用補注先甄邯等白太  
 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於天下是呂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  
 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  
 陳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宋祁曰復雖曉喻罷遣猶不肯去告  
 呂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  
 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  
 公制作畢成羣公呂聞究于前議師古曰究竟也其九錫禮儀亟奏師古曰亟

也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補注宋祁曰越

九百二人皆曰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貴厚

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張晏曰宗臣有勳

者也周禮上公九命九錫也師古曰登等謂今九族親睦百

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此已上皆取義典致堯德之言也補

本無自字聖瑞畢澤太平已洽師古曰泰亦與泰同補

盛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衡配之

所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呂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

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師古曰禮含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

請命錫奏可策曰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于前殿延

登請詔之補注沈欽韓曰請當為視觀禮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

儀拜丞相皇帝延登觀詔之師古曰延進也補

議曰官本作親南監本與此同曰公進虛聽朕言虛已而聽也前

于豐始立此臺兆庶自勸就其功作故大雅靈臺之詩曰經始靈

臺經之營之庶人攻之不日成之作雖謂周公營洛邑以為王都

所成周也周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

作洛誥豐鎬相近故總曰鎬京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使居之故云

度也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天之義

修立郊禘宗祀之禮曰光大孝是曰四海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

俗不召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師古曰璧圭漸染朝化而

本道遵衛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於神明祖考嘉

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龜龍眾祥之瑞七百有餘

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

宰衡位在上公補注先謙曰官今加九命之錫補注周壽昌曰莽

馬三弓矢四斧鉞五節師古曰鉞斧鉞也命珪七朱戶八納陛九虎賁無樂

亦異蓋皆有樂懸無命珪也此恐出王莽其旨助祭共文武之職師古曰

漢書補注 卷九十九上 列傳第六十九上

漢書補注 卷九十九上 列傳第六十九上

日以圭九命青玉珪師古曰青者春色東朱戶納陸孟康曰納  
 為之師古曰不使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陸故  
 內之師古曰下也諸家之釋文句雖義皆不了故無取云補注陳  
 景雲曰宋均禮含文嘉注云動作有禮納陸以安其體文選魏公  
 九錫文納陸以登李周翰注納陸者致于殿兩階之間便其上殿  
 此蓋漢人相承之說宋史呂端傳真宗以御榻體洪大宮庭階兒  
 稍峻持合梓人為納陸是納陸為安體而設信矣小顏獨采孟解  
 宋均說亦不可廢 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  
 祝卜史官皆置喬夫佐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為門衛當出入  
 者傳籍師古曰傳籍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孟康曰傳符  
 張翥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 呂楚王邸為安漢公第大繕治通  
 有章昭曰傳二封啟也八字 周衛祖廟及寢皆為朱戶納陸陳崇又奏安漢公祠祖廟出城  
 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有騎士所呂重國也奏可  
 其秋莽呂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  
 一為壯火以地二為化故火為水如今通子午以協之補注沈欽  
 韓曰元和志子午關在長安縣南百里王莽通子午道因置此關  
 長安志子午鎮去縣南四十里上 子午  
 帝元初二年罷子午道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今作令是 子午  
 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子午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言通南  
 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  
 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午道耳師古曰子午  
 道補注劉奉世曰史文以從杜陵徑漢中為子午道耳師古曰子午  
 非史意也何焯曰通梁漢道者即莽所為顏前說是也第不當並  
 舉在宜慶二州界者耳劉盡非之 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  
 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補注周壽  
 子著令城御史府高祖高后行之成帝令太子又奏為市無二賈  
 得絕馳道亦著令至此莽公然奏請定著令矣 漢天  
 師古曰官統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  
 之制犯者象刑師古曰象刑解在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呂治明  
 堂宣教化封為列侯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陳崇等八人以宣  
 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迺遣  
 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

豪良願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補  
 先謙曰詳 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降意  
 地理志 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不長丈  
 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蠶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  
 地出鳳皇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  
 屬宜呂時處業置屬國領護補注先謙曰處業事下莽莽復奏曰  
 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  
 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  
 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為臣妾昔唐堯橫被  
 四表補注錢大昭曰橫即光也後亦亡呂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  
 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臣又聞  
 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呂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  
 服虔曰唐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 凡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  
 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為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  
 三萬餘里不可為九謹呂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呂應正始奏可  
 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徒之西海徙者呂千萬數民始怨矣泉陵侯  
 劉慶上書師古曰王子侯年表泉陵侯劉慶長沙定王子本始四  
 是也此傳及釋義傳並云泉陵地理志 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  
 泉陵屬零陵郡而表作取陵表為誤也 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  
 宜如慶言冬榮惑入月中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秦時戴聖秉圭  
 願呂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師古曰許依周公  
 也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  
 六百石呂上皆服喪三年補注河焯曰雖曰欺偽然臣為奏尊孝  
 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

有法於易非聖人者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官本祚作阼如

遂告訖之義隆治平之化遂成也共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



臣節補注先謙曰胡注帝皇后補注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補注其宮謂以安漢公第為宮家謂其家國謂如諸侯禮故事補注其所封新鄧國采謂以武功縣為采地

下脫儀字官臣昧死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於明堂養三老五

更成禮而去師古曰更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補注何焯曰

言行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補注先謙曰何焯曰

而後立嬰不復令有君臣之分也又止立為皇太子補注先謙曰何焯曰

不利於孺子補注先謙曰何焯曰

邯鄲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補注先謙曰何焯曰

月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師古曰安眾侯月長沙定王子

補注周壽昌曰漢宗室起義誅莽者始崇而嚴鄉侯信武平侯璜

繼之徐鄉侯快陵侯智扶恩侯貴等又繼之王子侯表建武

年劉寵以崇從父弟紹封建武十三年子松嗣侯班安漢公莽專

氏作表時尚有存補注先謙曰何焯曰

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

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

此美膺此名響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昃之恩陛下夕

惕之念哉何謂師古曰先為設補注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師古曰屑屑

之意也補注先謙曰何焯曰

迹秦晉謂之屑屑又屑屑往勞也補注先謙曰何焯曰

動作切切也補注先謙曰何焯曰

夜寐後漢書王良傳何其往來補注先謙曰何焯曰

屑屑而無時休息補注先謙曰何焯曰

劉氏也師古曰為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補注先謙曰何焯曰

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師古曰悖乖也補注先謙曰何焯曰

與兵動眾欲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

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奔

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師古曰半步曰跬謂一舉足也補注先謙曰何焯曰

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師古曰孩提補注先謙曰何焯曰

同時斷斬懸頭竿杪師古曰杪末也補注先謙曰何焯曰



門什其牆師古曰什倒也補注宋祁曰刃其軀舊作刊其夷其屋

焚其器師古曰夷平也補注應聲落地則時成創言達地則時即

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

憤之願願為宗室倡始師古曰倡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

日賜諸侯用承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曰明好惡視四方師古曰

莽太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或見

忠孝著焉其曰杜衍戶千封嘉為師禮侯補注錢大昭曰師當作

侯長安謂之語曰補注先謙曰官本欲求封過張伯松師古曰力

宅後謀反者皆汙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曰莽權輕也宜

帝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

吏置率更令廟殿廚長丞中庶子虎賁呂下百餘人補注先謙曰

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補注先

功敘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郎步兵將軍建皆為誘進

單于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

心說德師古曰說音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為同心侯林

是歲西羌龐恬傳帟等師古曰帟音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

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詠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二春

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呂下不得挾黃

金輸御府受直補注先謙曰百官表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

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義命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師古曰東平

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

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詔作策師古曰放依也大詔周

王奇王級將兵拒之曰太保甄邯為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

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師古曰行

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圍司威陳崇使監軍師古曰為使而監軍於

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

始發而反虜仍破師古曰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

師古曰說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於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尙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曰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曰配上帝是曰四海之內各曰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曰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曰事其先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其字引宋祁曰邵本先字上有其字此天子之孝也秦爲亡道殘滅諸侯曰爲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實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統大綱廣封功德曰勸善興滅繼絕曰永世是

前漢九十九上

三

巨大化流通曰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流言東郡逆賊惑眾西士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厥辜補注王念孫曰言伏辜者多矣字或作服服伏備三字古皆讀如制制之制故字亦相通趙策今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服制備是其例也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補注宋祁曰越本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等有明文蘇林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地四等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師古曰文公一侯二等伯子男三等補注蘇興曰白虎通引含文公一侯二等伯子男三等補注蘇興曰白虎春秋三等益今文家說如是而云無其文者詞不見於經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郭平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監視也二代夏殷也郁文章貌補注先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爲侯伯次爲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補注

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凡數百人擊西海者曰羌爲號槐里以武爲號翟義曰虜爲號羣臣復奏言太后修功錄德遠者千載近者當世或曰文封或曰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背依踐祚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師古曰宜進二子爵皆爲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子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爲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詔曰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爲新舉公賞都侯臨爲褒新公封光爲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曰封莽孫宗爲新都侯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曰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眞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補注何焯曰權奸貪位奪情自王莽始少阿義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曰統立天功興

前漢九十九上

三

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師古曰輯字與集同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天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曰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曰成周道師古曰猶擁也補注劉敞曰子謂屏者即荀子所言屏成王而及武王屏攝師也是曰殷有翼翼之化師古曰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師古曰周有刑錯之功師古曰周禮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師古曰周有刑錯之功師古曰之師古曰委任安漢公宰尹羣儉衡平天下師古曰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師古曰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目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曰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師古曰則天祐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師古曰孔子至

一嬰兒學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曰趣驅之趨驅之品樂方作孔子至彼而及謂之三月不知肉味云云也故取金而日之不可階也人賢者日也也猶可喻也仲尼不可及也而論之曰夫子之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置也蓋如平見雖覆一置進吾往之實者轍焉器所

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曰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祚先謙曰官奉漢太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也元長也謂立莽孫宗為新為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為體承宗廟之祭奉都侯也俾使也為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為體承宗廟之祭奉

前漢九十九上

聖

子嘉嗣爵為侯莽下書曰退密之義訖于季冬張晏曰平帝以元至此再葬年也師古曰書放動乃祖百姓如始五年十二月崩退密八音退止也密靜也謂不作樂也故莽引之補注劉奉世曰密帝崩至居攝之年十二月實三葬非再葬也蓋莽自謂義經遇年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耳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補注先謙齊郡有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師古曰千人官廣饒縣其姓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雲其名

前漢九十九上

詔

使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師古曰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曰壬子之日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取說師古曰眠古視字也視其文而說其意也補注馬國公發漢郡安平人象之兄師古之叔訓也後書崔駰傳其以後功率於位至大司空其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味道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斬丹轅轅於新世此事莽所為也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買良識書臧蘭臺師古曰蘭臺宮中臣莽曰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師古曰孟長也孟侯者言為此周公居攝稱王之王也補注蘇與北此雖莽假借其文蓋今文說意如此故其仿大誥也文直作僣與帝若曰親親方王肅偽孔以大誥之方為成王是知書凡言周公若王命者上皆言周公以別之知多方多士篇是也大誥康誥不然知王是周公莽故特假引二篇文也莽稱引多

今文說者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

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已解在上臣

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

敬皇帝師古曰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為初始元年補注先謙曰通鑑作始初考與云莽傳作初始荀漏

刻呂百二十為度補注先謙曰通鑑作始初考與云莽傳作初始荀漏

孺子師古曰降長也成就之使其長大也補注劉奉世曰此居攝

事疑傳令與周之成王此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

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眾庶知其奉符

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曰視即真之漸矣師古曰視期門郎張充

等六人補注先謙曰平帝元年始元年謀共劫莽立楚王補注先謙

王舒發補注先謙曰平帝元年始元年謀共劫莽立楚王補注先謙

帝補注先謙曰平帝元年始元年謀共劫莽立楚王補注先謙

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

銅匱為兩檢補注先謙曰平帝元年始元年謀共劫莽立楚王補注先謙

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子黃帝金策書補注先謙曰平帝元年始元年

字先謙曰某書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

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師古

則著也凡為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即日

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補注先謙曰平帝元年始元年

令無高廟補注先謙曰平帝元年始元年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

命使漢補注先謙曰平帝元年始元年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

位於莽補注先謙曰平帝元年始元年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

子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

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

屬子呂天下兆民師古曰屬委付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

屬子呂天下兆民師古曰屬委付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

傳國金策之書子甚祇畏不敢不受呂戊辰直定師古曰於建除

皆取吉祥周壽昌曰淮南天文訓云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

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申為破主酉為危主戌為成主

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今日者書以

隨月成開亦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今日者書以

取諸此也上云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注云其日當建與此同隋

律志云後魏景明中并州人王顯達獻古銅權一枚上銘八十

一字其銘云律權石重四鈞又云黃帝初祖德市于庚虞帝始祖

德市于辛歲在大梁龍集戊辰直定天命有人據市德授正號即

真改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稽當年是權亦莽此日所制

故有戊辰直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

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師古曰微幟通謂旌旗呂十二月

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補注先謙曰平帝元年始元年

云建國者謀也皆當有始字何焯曰魏曹叡景初元年改用建丑

以意忘日在正月為解其亦以莽呂雞鳴為時補注先謙曰平帝元年始元年

書自謂代漢得地統中從而改耶補注先謙曰平帝元年始元年

之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補注先謙曰平帝元年始元年

應正補注先謙曰平帝元年始元年之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

用白補注先謙曰平帝元年始元年之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

使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曰承皇天上帝威

命也補注先謙曰平帝元年始元年使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曰承皇天上帝威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終

漢書九十九

漢書九十九

漢書九十九

漢書九十九

漢書九十九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漢書九十九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王先謙補注

始建國元年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荀悅漢紀記莽事自始建國於正統而盡沒其正月朔補注先謙曰莽以十二月莽帥公侯卿

士奉皇太后璽師古曰璽謂璽之組音弗補注王先謙曰元后

皇太后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為初莽妻宜春侯王氏女立為

皇后師古曰王莽為丞相初封宜春本生四男宇獲安臨二子前

誅死安頗荒忽師古曰荒忽謂之義音壁封宇子六人千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吉為功成

公宗為功崇公世為功昭公利為功著公大赦天下莽迺策命孺

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迺太祖師古曰右讀也歷世十二享國二百

一十載歷數在于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師古曰大

於戲師古曰於戲敬天之休師古曰休美也往踐迺位母廢子命又曰其

已平平安德澤陰陽重凡凡師古曰五縣也萬萬師古曰萬合反南

平原故城在今濟南府平原縣南安德故城在今陵縣南師古曰

本注在定地方百里為定安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

後並補注先謙曰行其正朔服色補注先謙曰胡世世其事其祖

宗永已命德茂功享歷代之祀焉德補注先謙曰名名字通命已孝

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師古曰歔

許氣曰昔明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子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

意哀哀哀中傅將孺子下殿補注先謙曰官本考云後書

注引前書音義中傅室者也

北

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輔臣皆封拜補注先謙

獻金匱圖補注先謙曰呂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

字當去旁馬字大司徒就德侯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少阿義和京

兆尹紅休侯劉歆為國師嘉新公補注先謙曰少阿晉灼音義作

依倚之倚李奇言廣漢梓潼袁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

公太保後承承陽侯甄邯師古曰承陽音丞補注先謙曰承南本

丞注係下有陽字為大司馬承新公不進侯王尋為大司徒章新

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大阿右拂

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師古曰拂讀曰彌補注先謙曰為更

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

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為前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

十一公補注先謙曰四輔三王興者故城門令史補注先謙曰胡

掌文書師古曰掌王盛者賣餅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

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曰視神焉師古曰視餘皆拜為郎是日封

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為郡守補注先謙曰通皆

徙為諫大夫改明光宮為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曰故大鴻臚府

為定安公第補注先謙曰郡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救阿乳母不

得與語補注先謙曰阿下當有保字謂救阿保及乳母也李尋

紀孝平紀正作救阿保乳母常在四壁中師古曰不得有所見

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召女孫宇子妻之莽策羣子曰歲星

司肅東獄太師典致時雨應劭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厥

澤以時也補注先謙曰服物生於東方故戒水也故申戒厥任欲使兩

先謙曰典主也試字誤官本南監本皆作下同青燁登平考

景昌暑服虔曰暑音暉如清口青氣之光輝也補注先謙曰言青陽之

景出也補注先謙曰暑音暉如清口青氣之光輝也補注先謙曰言青陽之





以常作已

系屬上。而方氏反外。樂不博。今方氏寧云。巨子前在大熱至。

于攝假師古曰大麓者謂為大司馬宰衡時安引彈劾于大麓深  
惟漢氏三七之既赤德氣盡思索廣求師古曰索亦求也音山客  
濟之師古曰幾然自孔子作春秋已為後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  
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張晏曰漢哀帝即位六年平赤  
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于呂天下  
師古曰為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師古曰廢劉而興王夫  
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  
作佩之長三尺廣一寸四方或用五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  
今有五在者銘其一而曰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  
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其底加冠  
纓頭縫刻其上而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  
白黃四色是常帝令祇融以教變能應災剷瘴莫我敢當其一銘  
曰疾日曜卯帝命化賴兩國往住有金土中得玉剛卯者家大小  
庶疫剷瘴莫我敢當兩國往住有金土中得玉剛卯者家大小  
及文服說是也前漢九十九中  
金刀也補注沈欽韓曰說文殺大剛卯也以逐精鬼瘴與瘴同  
兩雅釋文孫炎云疫疫病也後漢志以玉其下以黑犀象牙周壽昌  
曰吳志注疫謂別諸侯王公侯以白玉其下以黑犀象牙周壽昌  
之謂別諸侯然故劉琨卿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  
字同音異然漢書王莽傳論卿金刀故以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  
據此則裴雖主皮義而亦未廢莽說也先漢曰官本注三尺作三  
寸用五有五並作玉耳作玉耳作玉耳作玉耳作玉耳作玉耳  
四文字相類多減半假借文云西月剛卯中央四方赤青白黃四  
色是常帝命教成禮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文不可識吳云所見玉剛卯從無三寸長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  
一寸廣者似以晉說為長是無三寸長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  
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官為佩除刀錢勿已為利承順天心快  
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  
十者為二品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是歲四月徐鄉  
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師古曰快膠東恭王子也而王  
疑表試補注宋邵曰遠本無是歲二字章昭云徐鄉東萊縣不  
也沈欽韓曰一統志徐鄉故城在登州府黃縣西南五十里快兄  
殷故漢膠東王時政為扶崇公快舉兵攻即墨殷閉城門自繫獄

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長廣莽曰昔  
子之祖濟南愍王因於燕寇自齊臨淄出保于莒宗人田單廣設  
奇謀獲殺燕將復定齊國今即墨士大夫復同心殄滅反虜子甚  
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殷等不快之妻子宅親屬當坐者皆勿  
治弔問死傷賜亡者葬錢人五萬殷知大命深疾惡快已故輒伏  
厥辜其滿殷國戶萬地方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餘人莽曰古者設  
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師  
足也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厚賦稅自供奉罷  
民力呂極欲師古曰罷壞聖制廢井田是呂兼井起貪鄙生強者  
規田呂千數弱者皆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師  
也補注先謙曰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蘭制於民臣顯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  
為利至略賣人妻子補注沈欽韓曰方言就室曰投於道曰略逆  
天心詩人倫師古曰詩人倫也前漢九十九中終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師古曰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也書曰予則奴戮女師古曰夏書甘誓之辭也  
者以為貴引之性生也書曰予則奴戮女師古曰夏書甘誓之辭也  
豈及子之謂乎女讀曰汝補注先謙曰官本當作孥唯不用命  
者然後被此辜矣官本當作孥漢氏滅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  
更賦罷癘咸出師古曰更賦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  
十稅一實什稅五也師古曰更賦父子夫婦終年耕芸師古曰芸  
所得不足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郭貧者不厭糟糠  
窮而為姦師古曰俱陷于辜刑用不錯師古曰錯置也音干故反  
子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師古曰口井時則有嘉禾之祥  
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  
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  
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惟此三行爲第一

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  
補注先謙曰海內上疑有與字新室既定神祇歡喜申曰福應吉瑞累仍師古曰中重也  
仍類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師古曰大雅  
言有功德宜於眾人者則受天之福祿天乃保安此之謂也五威  
而佑助之命以邦國也申謂重其意也右讀曰佑此之謂也五威  
將奉符命齋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師古曰外及匈奴西  
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賜吏爵人二級民  
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蠻夷幣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  
乾文車鄭氏曰畫天駕六馬鄭氏曰坤為六地數背負鸞鳥之毛服飾  
甚偉師古曰鸞鳥非也鸞音鸞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  
五帥衣冠軍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師古曰色者東方青南方  
二之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  
下迄于四表師古曰迄靡所不至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  
夫餘師古曰夫餘亦東北夷也南出者險徼外歷益州師古曰險  
貶句町王為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  
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陳饒椎破之語在  
匈奴傳單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後卒曰此皆畔饒還拜為大將軍  
封威德子冬雷師古曰桐華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司  
上公目下中城主十二城門策命統睦侯陳崇曰咨爾崇夫不用  
命者亂之原也大姦猾者賊之本也錯偽金錢者妨實貨之道也  
驕奢踰制者兇害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  
成也師古曰易上繫之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拜爵王庭謝恩私  
門者祿去公室政從亡矣師古曰凡此六條國之綱  
紀是用建爾作司命補注大昭曰司命上疑脫五威二字周詩  
五威司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國師古曰引詩大

辭其義並帝命帥統睦于朝師古曰帥偕也命說符侯崔發曰  
解於上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師古曰暴客謂暴暴之人來為寇害者也柝音他  
各反補注宋女作五威中城將軍師古曰女讀曰汝中其作關中  
曰師亦作柝師古曰女作五威中城將軍師古曰女讀曰汝中其作關中  
德既成天下說符師古曰命明威侯王級曰繞雷之固南當荆楚  
服度曰臨險之道師古曰謂之繞雷者言四面塞險其道屈曲谿  
谷之水回繞而雷也其處即今商州界七盤十二盤是也雷音力  
救反補注沈欽韓曰長安志縹緲在藍田縣東南通典七盤二十  
縹緲屈之險路也注十二盤縹緲在藍田縣東南通典七盤二十  
折故有九縹之名亦取之為號矣女作五威前關將軍振武奮  
衛明威于前命尉睦侯王嘉曰羊頭之隄北當燕趙師古曰羊頭  
頭山在潞州長子縣東五十六里女作五威後關將軍壺口捶扼  
尉睦于後師古曰壺口亦山名也捶扼謂命堂威侯王奇曰補注  
孫曰堂威當依下文作堂威後放此看雷之險東當鄭衛師古曰  
也雷池也皆在陝女作五威左關將軍函谷批難掌威于左師古  
縣之東雷音莫善反前漢九十九中  
曰批謂糾閉之也函谷故關今在桃林縣界批音步結反補注宋  
祁曰掌當作堂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曰案晉灼音義作批難  
字林云擊也父迷反廣雅曰批擊也釋名曰命懷羌子王福曰汧  
批兩指相裨助共擊也先謙案宋說誤見上命懷羌子王福曰汧  
龍之阻西當戎狄師古曰汧扶風汧縣有吳山汧水之阻龍謂女  
作五威右關將軍成固據守懷羌于右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  
錢於郡國是歲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師古曰碧者女子名人分鑄  
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師古曰汝讀曰促莽收捕殺之治  
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師古曰任安之人職真定劉都等謀  
舉兵發覺皆誅真定常山大雨雹師古曰雨二年二月赦天下五  
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無違  
命者封將為子帥為男初設六筦之令師古曰筦亦管字也管主  
昭曰謂禁地而灌明一路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  
以專之如筦者十七字山大澤眾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子民收息百月三



如言日出百錢與民用月收其犧和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  
息三錢也師古曰貨言壯鼓反犧和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  
師古曰督視察之傳音張懸反補禁民不得挾弩鎧徒西海補注  
日通鑑作犯者匈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略吏民十  
徒西海此疑脫匈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略吏民十

一月立國將軍建秦西域將欽上言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巳校尉  
史陳良終帶其賊殺校尉補注護師古曰刁補注劫略吏士  
自稱廢漢大將軍補注亡補注漢將軍同此意白言謂之廢漢亡漢耳  
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補注知何處言何省文漢鏡歌

艾而張羅夷於何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與成帝下妻子也  
師古曰下妻猶言小妻補注洪頤煊曰小妻妾也下妻非小妻後  
漢光武紀建武七年詔吏人遺飢死及為青徐賊所掠為奴婢下  
妻欲去雷者悉聽之補注下妻也下妻非妾王昌傳郎綰是詐稱真子與  
聽之說文囑一曰下妻也下妻非妾王昌傳郎綰是詐稱真子與  
云母故成帝詔者亦非妾屬先劉氏當復補注音扶補注反趣空宮師古  
讀口官本南監本注未有也字劉氏當復補注音扶補注反趣空宮師古  
促收繫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補注宋祁曰男違

字大逆無道請論仲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奏可補注先謙曰可  
當更有又漢氏高皇帝比著戒云罷吏卒為實食師古曰比類也  
勿使吏卒守漢廟欲為奇食之實於王氏廟中補注沈欽韓曰云  
書大傳始奏肆夏納以教成舜為賓客而再為主人樂進贊曰  
尚放太室之義唐為虞賓至今案此實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  
食之義也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著作者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  
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為諸侯者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  
久未定前故安眾侯劉崇徐鄉侯劉快師古曰並陵鄉侯劉賀師  
日楚思師古曰更師古曰今狂狡之虜或妄自稱亡漢將軍或稱成  
更聚眾謀反師古曰更師古曰今狂狡之虜或妄自稱亡漢將軍或稱成  
帝子子與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牙故也臣愚  
呂為漢高皇帝為新室實享食明堂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增也  
皆不宜復入其廟元帝與皇太后為體師古曰夫聖恩所隆禮亦  
宜之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為諸侯者呂戶多少就

前漢九十九中

三

五等之差其為吏者皆罷待除於家師古曰罷黜其職各使上當  
天心稱高皇帝神靈師古曰神靈師古曰塞狂狡之萌莽曰可嘉新公國師  
呂符命為子四輔明德侯劉襲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  
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師古曰昌言師古曰昌言師古曰昌言師古曰昌言  
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其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呂  
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黃皇室主絕之於漢也冬  
十二月雷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莽曰降奴服于知師古曰  
改單于之名也威侮五行師古曰引夏書甘誓之文背畔四條師古曰  
本名彘知牙斯威侮五行師古曰引夏書甘誓之文背畔四條師古曰  
在匈奴侵犯西域延及邊蠻為元元害辜當夷滅命遣立國將軍孫  
建等凡十二將十道並出其行皇天之威罰于知師古曰共  
惟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師古曰稽侯師古曰稽侯師古曰稽侯師古曰  
也八字累世忠孝保塞守微不忍呂一知之罪滅稽侯師古曰  
今分匈奴國土人民呂為十五立稽侯師古曰孫十五人為單于遣  
中郎將蘭苞戴級馳之塞下召拜當為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  
知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將軍苗詵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厭  
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師古曰一涉反振武將軍王嘉平  
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參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師古  
音所林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章昭曰誅將將軍陽俊討穢  
琴音疏禁反字林曰琴支條聲麗也十七字誅將將軍陽俊討穢  
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徧裨  
呂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眾郡委輸五  
大夫衣妻兵器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  
呂軍興法從事師古曰古曰傳音張懸反趣音促補注劉奉世曰五天  
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莽曰錢幣訖不行師古  
也復下書曰民食為命呂貴為食是呂八政呂食為首寶貨皆

前漢九十九中

五

漢書補注 卷九十九中 列傳第六十九中



言其土肥美也殖生也異時常置田官乃曰並為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

假曰助軍糧是時諸將將邊須大衆集師古曰吏士放縱而內郡

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補注先謙曰胡

州漢末公孫度自稱平州牧魏始分幽州置平州平字誤也錢大

新云并州平州也地理志作平周蓋古字通用胡郡在并州部內

故云并州蓋并州分幽州所置公孫度自立為平州牧本此錢氏以

為并州一縣流亡豈足概并之亂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

補注先謙曰胡注七公四卿及三公也遣著武將軍遂並等填名

都師古曰遂音錄原音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緣邊

大郡督大姦猾擅弄兵者皆便為姦於外撓亂州郡師古曰撓音

從貨賂為市侵漁百姓莽下書曰虜知罪當夷滅故遣猛將分十

二部將同時出一舉而決絕之矣內置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有

二人誠欲曰司不奉命令軍人咸正也今則不然各為權勢恐獨

良民師古曰獨曰威反妄封人頸得錢者去師古曰權臣妄曰法

願錢乃去封師古曰毒蠱並作農民離散師古曰司監若此可謂稱

不師古曰稱師古曰自今曰來敢犯此者輒捕繫召名問然猶放縱自若

而蘭苞戴級到塞下招誘單于弟咸咸子登入塞齊拜咸為孝單

于賜黃金千斤錦繡甚多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為順單于雷郎注

王先慎曰如拜咸子助為順單于助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

病死以代為順單于見匈奴傳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

寢劇死師古曰心動曰悸發漸也師古曰莽篡位後病悸

喘息曰悸是也師古曰莽篡位後病悸

昔齊太公曰淑德累世為周氏太師蓋子之所監也師古曰其

呂舜子延襲父爵為安新公延弟哀新侯匡為太師將軍永為新

室輔為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曰大夫曰故大司徒馬宮為師疑

故少府宗伯鳳為傅丞博士袁聖為阿輔京兆尹王嘉為保拂師古

曰補請是為四師故向書令唐林為胥附補注周壽昌曰胥附博

士李充為奔走師古曰諫大夫趙襄為先後中郎將廉丹為禦

侮是為四友又置師友祭酒及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

祭酒補注先謙曰師友侍中諫議三秩上卿琅邪左咸為講春秋

頴川滿昌為講詩長安國為講易平陽唐昌為講書沛郡陳咸

為講禮崔發為講樂祭酒遺謁者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翼勝為

太子師友祭酒補注先謙曰勝不應徵不食而死寧始將軍姚

恂免侍中崇祿侯孔永為寧始將軍是歲池陽縣有小人景長尺

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據持萬物補注錢大昭曰據南監本闕小大

各相稱師古曰車馬及物補注三日止潁河郡蝗生師古曰謂潁河南

音河決魏郡泛清河曰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補注

先謙曰胡注莽曾祖賀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何焯

以下冢墓在魏郡元城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何焯

已故百姓不附前漢九十九中四年二月赦天下夏赤氣出東南竟天厭難將

軍陳歆補注錢大昭曰言捕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

所為莽怒斬其子登於長安曰視諸蠻夷師古曰視大司馬甄邯

死寧始將軍孔永為大司馬侍中大贊侯輔為寧始將軍莽每當

出輒先按索城中名曰橫按師古曰索音山各反橫音胡孟反補注

入宮殿者亦當索也漢儀三公領兵人見令虎賁執刀挾之觀

橫先也釋言挑大也師古曰橫音山各反橫音胡孟反補注

及後書安帝詔馬異傳俱作橫按師古曰橫音山各反橫音胡孟反補注

是月橫按五日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予呂不德襲于聖

祖為萬國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呂美風俗補注

九字追監前代爰綱爰紀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師古曰

上詩國十五播徧九州師古曰播徧九州師古曰播徧九州師古曰

都鄭為王師古曰都鄭為王師古曰都鄭為王師古曰都鄭為王師古曰

有九有之言師古曰商頤玄鳥之詩美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

司馬則無徐梁補注宋祁曰治化本無無并二字帝王相改各有云為或昭其事

或大其本厥義著明其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

居予之受命蓋亦如之其呂洛陽為新室東都常安為新室西都

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為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員千

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呂侯有功諸公一同補注王元彬曰左

國一河曰是以侯國官區人方有眾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眾

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補注沈氏曰韓曰大宗伯職注鄭司

受則土於周室眾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

成眾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呂下降殺呂兩師古曰兩兩而降

於一成如淳曰左襄公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謂以兩至

於一成如淳曰左襄公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謂以兩至

於一成如淳曰左襄公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謂以兩至

於一成如淳曰左襄公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謂以兩至

於一成如淳曰左襄公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謂以兩至

於一成如淳曰左襄公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謂以兩至

於一成如淳曰左襄公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謂以兩至

於一成如淳曰左襄公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謂以兩至

於一成如淳曰左襄公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謂以兩至

於一成如淳曰左襄公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謂以兩至

於一成如淳曰左襄公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謂以兩至

於一成如淳曰左襄公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謂以兩至

莽曰師古曰孟姓井田雖望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

秦知順民之心可呂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

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師古曰復雖堯舜

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

莽知民怨補注王念孫曰通典食貨一作莽知民怨案作怨者原

怨也師古曰怨者後人不曉古義而改之也怨即怨也說文怨

愁也後漢書明帝紀云百姓愁怨無告謂是怨與怨同義

策云上下相愁民無所聊謂上下相愁怨也補注王念孫曰怨與怨

生乃反愁人謂反怨人也下文天下愈愁即承此愁字而言則本

作愁明矣又莽知民怨遇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呂

四字食貨志凡兩見

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初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呂為

侯王邯怨怒不附師古曰邯句町王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

邯弟承起兵攻殺歆先是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強迫

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歸

咎於高句驪侯驕驍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驕起正有宅心宜令

州郡且尉安之師古曰假令驕有惡心亦當且慰安今畏被呂大

罪恐其遂畔師古曰假令驕有惡心亦當且慰安今畏被呂大

有和者師古曰和應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

安穢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驕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

大說下書曰遇者命遣猛將共行天罰師古曰恭誅滅虜知分焉

十二部或斷其右臂或斬其左腋或潰其胸腹或絀其兩脅師古

音與今年刑在東方張晏曰是歲在王申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驕

平定東域虜知殄滅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羣神社稷宗廟佑助之

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虓虎之力也師古曰地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布告天下令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

北與西南夷皆亂云莽志方盛曰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

建部之北 李命書曰 重入金吾 日如 發回入空 京絲 絲 日 續

皇春和章尹將章肉之所而地且無道狎須闕才朋曰安聖骨古





東萊房夙夜郡東郡為壽良郡矣後書邪形傳引東觀記云王莽別鉅鹿為成郡居下曲陽志皆未之及也至河南之榮陽別為所遷亦見於本傳汝南分郡縣已亭為名者三百六十邑應符命為賞都則地理志已言之郡縣已亭為名者三百六十邑應符命文也緣邊又置竟尉尉男為之音曰竟諸侯國開田為黜陟增減云師古曰開音開呂疑有莽下書曰常安西郡曰六鄉眾縣曰六尉義陽東郡曰六州補注劉奉世曰州當為郡義陽即此義陽也眾縣曰六隊粟米之內曰內郡師古曰馬貢去王城四百里納其外曰近郡有郭微者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服是為惟城諸在侯服是為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為惟翰師古曰采采服也在賓服是為惟屏師古曰賓服即古衛服在揆文教舊武衛是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為惟藩師古曰凡此惟雅板之篇云价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惟德惟寧宗子惟城以為名號也解在諸侯王表補注先謙曰官本王下有年字南監各目其方為稱總為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本無此句

前漢九十九中

五

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制詔陳雷大尹太尉其呂益歲呂南付新平蘇林曰陳雷雷縣改曰益縣屬淮陽不屬陳雷豈莽時改屬乎新平故淮陽呂雍巨呂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補注周壽昌曰據此漢梁國至莽時已稱郡矣呂封巨呂東付治亭治亭故東郡呂陳雷呂西付祈隧祈隧故榮陽補注劉奉世曰此祈隧梁陽置郡陳雷已無復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許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今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為六旬補注周壽昌曰甲子用此始也古皆以甲子為冠呂戊子為元日呂戊寅之旬為忌日師古曰香謂娶妻也補注錢大昕曰戊寅寅支剋幹故為忌日百姓多不從者旬奴單于知死弗威立為單于求和親莽遣使者厚賂之詐許還其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即執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燔燒良等於城北令吏

民會觀之緣邊大飢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師古曰行還言軍士久屯塞苦邊郡無日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校尉韓威進曰呂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蟲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齋斗糧飢食虜肉渴飲其血可呂橫行莽壯其言呂威為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填都尉諸屯兵補注先謙曰胡注莽置四會匈奴使還單于知侍子登前誅死發兵寇邊莽復發軍屯於是邊民流入內郡為人奴婢迺禁吏民敢挾邊民者棄市益州蠻夷殺大尹程隆三邊盡反遣平蠻將軍馬援將兵擊之補注錢大昕曰當從西南夷傳作寧始將軍侯輔免講易祭酒戴參為寧始將軍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夫皆佐酒師古曰大赦天下是時日中見星大司馬苗詡左遷司命呂延德侯陳茂為大司馬詡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

前漢九十九中

五

補注王念孫曰諫言上脫民字則語意不完漢紀孝平紀通鑑漢紀三十皆有民字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師古曰莽自謂黃德故有此妖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單于咸既和親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迺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呂他舉繫獄欽曰是欲呂我為說於匈奴也師古曰說解說也託言以其遂自殺莽選儒生能諷對者師古曰諷與專專專對濟南王咸為大使五威將琅邪伏黯等為師使送登屍敕令掘單于知墓棘鞭其屍又令匈奴卻塞於漠北責單于馬萬匹牛三萬頭羊十萬頭及稍所略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補注劉放曰稍所略非辭當云所鈔略傳寫略於邊民也莽好為大言如此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責單于背畔之辜應敵從橫單于不能誦遂致命而還之補注劉奉世曰之字衍塞威病死封其子為伯伏黯等皆為子莽意呂為制定則天下自



以十率多少而東岳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  
損其祿可證補注先謙曰官本岳南嶽太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  
郡西嶽國師寧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嶽國將衛  
將軍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  
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泊前七部服虔曰大司馬保此官皆  
故特七部師古曰泊亦泉字也泉及也隊音遂此下並同大司徒保樂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  
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保子卿虞卿共卿工卿  
師尉尉尉所隊後隊中部泊後十郡師古曰其讀曰龔補注劉放  
納言卿作仕卿大司徒保樂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  
卿不合分爲兩也劉奉世曰其言七部亦當云七郡然其有二十  
郡合五部十郡共二十五郡也先謙曰官本龔作供南監本無注  
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補注劉奉世曰莽所六司  
卿即所謂三公司卿曰司允司直司若者也後人不曉此當但云司  
又妄加兩六字耳前漢九十九中亦呂十率

多少而損其祿郎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委者補注先謙曰  
呂太官膳羞備損而爲節師古曰言諸侯辟任附城羣吏亦各保  
其災害幾上下同心師古曰幾勸進農業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煩  
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呂自  
其給師古曰其是月戊辰長平館西岸崩邕涇水不流毀而北行  
在涇水之南涇水東南流入渭爲岸所壅故毀而北行遣大司空  
王邑行視師古曰行還奏狀羣臣上壽呂爲河圖所謂呂土填水  
讀與黃同師古曰填匈奴滅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萌等  
將兵擊匈奴補注先謙曰至邊止屯七月辛酉霸城門災民閒所  
謂青門也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長安城東出南門戊子晦日有食之  
大赦天下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四行各一人師古曰依  
四科補注劉奉世曰四行蓋前已舉德行大司馬陳茂呂日食免  
言語政事文學令復令舉之非光祿四行

武建伯嚴尤爲大司馬如淳曰莽之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  
夜不絕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師古曰虞書敘舜之德也  
引門鳴者明當修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羣臣皆賀所  
舉四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焉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疾疫  
死者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五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更  
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補注先謙曰胡注莽置州牧部  
爲庸部牧則一擊句町頗斬首有勝莽徵丹熊丹熊願益調度必  
克乃還復大賦斂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補注錢大昭曰就都故  
廣都縣置上言自越嵩遠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屬反畔呂來積且  
十年服虔曰遠久縣也仇牛等越嵩旁夷補注沈欽郡縣距擊不  
已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焚道呂南山險高深茂多毆眾遠居  
師古曰毆費呂億計吏士離毒氣死者什七師古曰今丹熊懼於  
與擊同費呂億計吏士離毒氣死者什七師古曰今丹熊懼於

自詭期會師古曰詭責也調發諸郡兵殺復嘗民取其十四師古曰  
人嘗財十取其四也補注王先慎曰空破梁州功終不遂師古曰  
皆量也見齊語高注列子說符張注師古曰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寤  
曰英亦未可厚非復呂英爲長沙連率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  
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剗剗之師古曰剗剗量度五藏師古曰度呂  
竹筴導其脉知所終始師古曰筴竹挺也音庭補注先云可呂治  
病師古曰呂呂血脉之原則盡攻療之道也補注宋祁曰諸該音  
字林曰筴筴絲是歲遣大使五威將軍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巳  
管也師古曰反是歲遣大使五威將軍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巳  
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諸國前殺都護但欽欲欲襲之  
命佐帥何封戊巳校尉郭欽別將師古曰別領兵在馬耆詐降伏  
兵擊駿等皆死欽封後到襲擊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欽爲填  
外將軍師古曰斬封剗胡子師古曰剗音子小反補注先謙曰官

何封爲集胡男西域自此絕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終

虛受堂

至

漢書九十九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師友祭酒唐林故諫議祭酒琅邪紀遠 師古

從其首領耳 孝弟忠恕敬上愛下博通舊聞德行醇備至於黃 髮靡有愆失 師古曰黃髮老耄也

位皆特進見禮如三公 賜弟一區錢三百萬 師古曰官本第

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通於義理 當添於字通字下當添之字論

之思之至於再三自始建國之元已來九年于茲迺今定矣予親

設文石之平 疑注沈欽韓曰後書西都賦左賦右平注引決陳菁

茅四色之土 師古曰尚書禹貢苞匭菁茅師古曰菁茅名也茅

菁茅也土有五而此云四者中央之土不以封也菁音積補注

引鄭注菁茅之有毛刺者周書作洛篇乃建大社于周中其

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黑土中央黃土以黃土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

方一面之土盡以黃土為之亦同顏見此云四色之

案此則方色土上皆冒黃土為之亦同顏見此云四色之

不封誤也 欽告于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妣曰班授之 師古曰

班布 各就厥國養牧民人用成功業其在緣邊若江南 師古曰

非詔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予其祿

師古曰調謂發取之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復

音徒鈞反次下亦同 不能盡得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饕餮 師古曰饕餮

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是歲復明六筭之令每一

筭下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眾 師古曰浸眾

浸作 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

下愈愁盜賊起 師古曰起 納言馮常呂六筭諫 師古曰

掌持大夫後人有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嚴茂知前 莽大怒免

之稱納言劉氏以爲誤者而不虛也 莽大怒免

常官置執法左右刺殺選用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 師古曰

隊者 如漢制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事臨淮瓜田儀等爲盜賊依

阻會稽長州之苑 師古曰苑田名儀師古曰長州即枚乘所云長州

地 琅邪女子呂母亦起初呂母子爲縣吏爲宰所冤殺 師古曰宰

先謙曰莽改 母散家財呂酤酒買兵弩 師古曰酤厚貧窮少年得

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 師古曰海曲縣在密

市王匡王鳳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 已祭子墓引兵入海其

眾浸多後皆萬數莽遣使者即赦盜賊 就其相聚爲盜處而赦之

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同其故皆曰慈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

得不足 呂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呂愁民

補注王念孫曰慈讀爲孽好也言民坐鄰伍鑄錢挾銅姦

吏遂借此以斂取民財故下句云民窮悉起爲盜賊也爾雅孽

聚也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慈也鄭注 民窮悉起爲盜賊莽大怒免

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減不久莽說輒遷

之師古曰說 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 師古曰威斗

當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

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家外一在家內時三公居

江左者惟鄧禹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家外一在家內時三公居

復有一石路都尉徒爲之墓案莽篡位以來後承頭馬大

司馬建國三年即死鄧禹之墓案莽篡位以來後承頭馬大

符悉涉傳會 師古曰五色采石及銅爲之 師古曰五色

者曰五石銅爲之 師古曰五色采石及銅爲之 師古曰五色

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呂厭勝眾兵 師古曰厭勝成令司命負之

莽出在前入在御旁 師古曰王念孫曰此本在莽出則在前入則御

也後人不曉御字之義而改入則御旁爲入在御旁又刪去上句

則字其失甚矣通鑑已與今本同御旁人事部百二十七器物部

在御入御旁 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五年正月朔

北軍南門災補注先謙曰胡注北軍門之南出者也呂大司馬司允費與爲荊州牧

見問到部方略與對曰荆楊之民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楊作楊率依阻山澤

以漁采爲業師古曰漁謂捕魚也南監本楊作楊六榮稅山澤妨奪民

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爲盜賊與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

田里假貸犁牛種食師古曰實音土戴反闢其租賦師古曰闢可已解釋安

集師古曰幾莽怒免與官天下吏已不得奉祿並爲盜利郡尹縣

宰家累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冒已來諸軍吏

及緣邊吏大夫呂上爲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

之四已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贛師古曰傳音張戀開反

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補注先謙曰幾呂禁姦讀曰幾姦愈甚

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維祉冠

存已夏處南山臧薄冰文穎曰祉福祚也冠存已欲襲代也應劭曰夏處南山就陰涼也臧薄冰亦以除暑

也前漢九十九下二曰肅聖寶繼應劭曰莽自謂承聖舜後能肅

蘇林曰宗自言以德見封又宗舅呂寬家前徙合浦私與宗通發

覺按驗宗自殺莽曰宗屬爲皇孫爵爲上公知寬等叛逆族類而

與交通刻銅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厭足窺欲非望春秋之義君親

母將將而誅焉師古曰春秋公羊傳之辭也以公子牙將爲殺逆

殺作弑南監本迷惑失道自取此辜焉呼哀哉宗本名會宗呂制作去二

名今復名會宗貶厥爵改厥號賜諡爲功崇繆伯已諸伯之禮葬

于故同穀城郡師古曰同者宗所封一之地宗姊妨爲衛將軍王與夫人祝詛

姑殺婢已絕口事發覺莽使中常侍譴責問妨師古曰譴責反

并引責與皆自殺事連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

沈欽韓曰製感司罰故以號司命之官非呂驕仁迺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

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冠其好怪如此師古曰言莽性好事

呂直道侯王涉爲衛將軍涉者曲陽侯根子也根成帝世爲大司

馬薦莽自代莽恩之師古曰懷其舊恩也呂爲曲陽非令稱師古曰令善也

稱乃追諡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是歲赤眉力子都樊崇等

劉歆曰力當作刀齊召南曰案通鑑作刀子都然本文及已饑饉

後書並作力姓諸曰力姓黃帝臣力牧之後似力字不誤

相聚起於琅邪轉鈔掠眾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

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

布天下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僊上天師古曰僊古仙字

孫曰此本作皆僊而上天今本脫而字則句法局促不張樂崑崙

虞山之上補注沈欽韓曰穆天子傳古曰辛酉天子升於崑崙之

山之陽度補注沈欽韓曰穆天子傳古曰辛酉天子升於崑崙之

疑崑之訛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終南山之上服虔曰長安

終南故秦地前漢九十九下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諫矣復已寧始將軍爲更

始將軍呂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李奇曰

諸當生者也師古曰下繫之辭體化合變故曰日新予其饗哉欲已誑耀百姓銷解賊眾

皆笑之補注宋祁曰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注新樂莽所作羣臣

始冠麟韋之弁李奇曰鹿皮冠補注沈欽韓曰說文麟大牡鹿也

也或聞其樂聲曰清厲而哀補注先謙曰官本哀作哀非與國之聲也是時關

東饑旱數年力子都等黨眾多師古曰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

不能克徵還更遣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壘擊蠻夷

若豆等太傅穰叔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補注先謙曰胡注莽

叔官案清議言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

吏民奴補注周詩昌曰凡吏民之奴也名曰猪突豨勇呂爲銳卒一切稅天下吏

民營三十取一繅帛皆輸長安令公卿已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

多少各曰稊爲差又博寡有奇技術可曰攻

匈奴者將待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曰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

楫音占三楫所以刺舟也音集其字從木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

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奔軼試之取大鳥

鼎爲兩翼胡隔反頭與身皆老毛迎弓腰斜升雙首並怡

右骨都侯頊小當其妻王昭君女也嘗內附莽遣昭君兄子和平親

侯王歛誘呼嘗至塞下補注先謙曰百本南監本嘗作當是將詣長安強立曰爲

須卜善于後安公臨古曰善者匈奴之號也始欲誘迎當大司

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

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豪街一胡人耳

湯傳莫音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廉丹擊匈奴  
工早反

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與而立當代之師古曰與音助見爲

單干之名出車城西橫竅補注先謙曰車疑作車未發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西

夷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西作四數諫不從善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

言邊事凡三篇奏言風諫莽師古曰風諫日諷及當出廷議光固言何奴

可且曰爲後先憂山東盜賊并大怒乃策九曰視事四年繕夷獫狁

夏不能退將寢則寢寢不能殄溺不晷天威不弔諸命泉仙自溺  
寺必不多師古則覺古說字也兒恨言其恨屢見於容貌

非且事議師古曰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馬武建伯印

師古曰漢書歸故郡曰降符伯董忠爲大司馬冀平連率田況補注

日胡注蘇地志北奏郡縣皆民不實  
師古曰舉百姓  
皆財不以實數  
莽復三十

親一日況忠言憂國進爵爲伯賜錢二百萬眾庶皆詈之補注宋祁曰詈

當作青徐民多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夙夜連率

有奇士長丈大十

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

北渠城以達東爲召又大人故城在黃縣東北二十里此因巨姓

傳也。以女淫泆與區也。音類又音貢。車耳。不能盡三馬。不能服良日。大車四馬。建虎旗。設旂。指闕。防外。則充。技。三載。饔食。

本云臥則就  
此皇天所  
輔新室也  
願陛下作  
大甲高車  
寶育之

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

之曰視養師古曰視鎮安天下博意欲曰風華晉灼曰諷言出

汪周壽昌曰班固幽通賦巨莽聞惡之留霸在所新豐師古曰在所謂其見

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

高六二歲虎也補注蘇輿曰御覽七十八引顏竣始學記云天

喜六千歲屋勢也地立有天皇十二頭乳口云靈山萬八千淺地

皇十二道治萬八千歲  
此合天地皇歷數之  
地皇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書曰方出

軍行師敢有趨謹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師古曰趨謹謂趨走而謹謹出須待也盡

歲止師古曰至此歲盡而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弓目

夏不決四也。二月壬申日正黑帝惡之下書曰：「逝者日中見晦，陰  
專易黑氣爲逆。」補注宋祁曰：「讀該音義曰：昧字林云：日旁作未言。」

子案易曰日中見昧非百性莫不驚聖也或大將軍王補注劉

北城二字無理當是北城字而大字前有南城司軍此王匡又別

州牧號爲大將軍是莽  
有大將軍之制可也  
這吏考問上變事者欲蔽上之明是呂適

見于天師古曰適音適適也曰正于理塞大異焉莽見四方盜

賊多復欲厭之師古曰厭言一葉反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

將兵爲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師古曰獻音檢謂斗魁及杓末如勺之形也補注沈欽韓曰崔豹古

止於帝上曰花苑之象故因而作華蓋先諫曰宮本儀作義



上林苑中晉云在甘泉苑中故謀案池上有郎池漢蘇輿曰語傷  
洛誥詩王頌正義引鄭注因謂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  
服田相食願以義爲鄉注云觀玉爲玉北與古義不合案洪範云  
惟辟玉食此語所本言惟此地宜於玉食也元謙曰合本南監本  
浪作郎彼皮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補注沈欽韓曰渭水注  
之皮作彼皮是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補注沈欽韓曰渭水注  
故渠出焉新水又北逕王莽九廟南又云昆明故渠東逕河也  
陂北又東合次水亦曰清渠又東逕長安縣南東逕明堂南案諸  
書俱不著金水推其地望疑卽昆明亦惟玉食子將新築焉補注  
渠也黃圖漢明堂在長安西南七里古曰益所開金  
曰官本南監於是遂營長安城南古曰益所開金  
本新作堤是於是遂營長安城南古曰益所開金  
月甲申莽立戟行視師古曰立戟謂立親舉築三下司徒王尋  
大司空王邑持節及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人將作師古曰  
作之崔發張卽說莽曰德盛者文縛師古曰文縛文宜崇其制度  
宣視海內師古曰視且令萬世之後無呂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  
工匠諸圖畫呂望法度補注沈欽韓曰及吏民呂義入錢穀助  
作者駱驛道路師古曰絡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

九

元宮及平樂堂路陽祿館凡十餘所師古曰自漢章以下至揚祿皆上林苑中館稱注劉敞曰  
建章與宮同名疑當是字誤取其材瓦呂起九廟是月大雨六十餘日令民入  
米六百斛爲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  
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補注土念孫曰帝虞當爲虞帝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  
曰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廟不煊云師古曰煊毀也  
日陽平頃王戚禰昭廟九曰新都顯王戚禰穆廟殿皆重屋太初  
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楹師古曰薄楹柱  
上桡卽今所謂飾以金銀瑀文師古曰瑀字與彫同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  
格也楹音盧下師古曰本因高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補注宋祁曰帶  
下當作本王念孫曰因高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補注宋祁曰帶  
然則席高增下卽因高增下故此通傳本利因高地而建云席因也  
下者更增築也隸書席字或作席漢石經作席又脫其广而爲  
作席隸書作席

漢書補注 卷九十九下 列傳第六十九下

功費數百年萬卒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  
兵曰誅莽師古曰馬適也求名也大司空王丹發覺聞莽遣三公大夫  
逮治黨與師古曰逮逮捕也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爲  
輔國侯自莽爲不順時令百姓怨恨莽猶安之又下書曰惟設此  
壹切之法呂來常安六鄉巨邑之都枹鼓稀鳴盜賊衰少師古曰呂大也  
抱所以擊鼓者也音孚其字從木百姓安土歲呂有年此乃立權之力也今胡虜  
未滅誅蠻夷未絕焚江湖海澤麻沸盜賊未盡破殄師古曰殄殄言知乳取而  
沛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眾動搖今復壹行此令盡二年  
止之呂全元元救愚姦是歲罷大小錢更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  
一寸直貨錢二十五補注錢人所曰食貨志作貨泉錢卽泉字貨錢徑一寸重五銖枚  
直一兩品並行敢盜鑄錢及偏行布貨伍人知不發舉皆沒入爲  
官奴婢師古曰伍人阿伍之人若今伍保者也補注宋祁曰漚化本景本入字下有官字周壽昌曰下犯鑄錢下亦有沒入  
前漢九十九下

十

下並無官字也。太傅平髮死，巨子虞唐爲太傅，襲巨國虛民。魯  
咎在胥泰，乃身短衣小襲，乘牝馬柴車。師古曰：柴車，鄒機車。補注：先謙曰：胡注漢之盛，乘符  
批者禁不得聚會鄉閭，陷官然朝市之閒從。籍橐瓦器，籍案去  
可知矣。唐尊爲上公，而乘牝馬，亦以矯世也。  
而劣也。食器又曰歷遺公卿。師古曰：歷遺公卿也。出見男女不異路者  
以瓦爲食器。又曰歷遺公卿。師古曰：歷遺公卿也。出見男女不異路者  
尊自下車，呂象刑赭幘汚染其衣。師古曰：赭幘，以罪聞而說之。  
曰說讀。下詔申敕公卿思與厥齊。師古曰：令與尊同此舉行也。論  
曰悅。然封尊爲平化侯，是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  
號曰下江兵。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上入南郡屯藍  
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三舍墊爲池。師古曰：墊，陷也。音丁念反。  
理志在石。扶風美陽二年正月，荊州牧位三公，刺舉忠解。師古曰：解，更置牧  
監副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是月莽妻死，諡曰孝睦皇后。  
葬渭陵，長壽園西。令承侍文母名陵曰億年。初，莽妻曰莽數殺其



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幸之後

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情師公女師古曰情為星

宮中且有白衣會補注周壽昌曰為治也言能治星學也後書廣陵思王荆傳語臨

者疑白衣為喪及不知民庶會於宮中為莽敗亂之兆也先謙曰

胡注晉天文志木與金合為白衣之會土與金合亦為白衣之會

言宮中者以所會臨喜曰為所謀且成後貶為統義陽王出在外

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

俱三十而死師古曰仲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

不知死命所在李奇曰中室臨之母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殿也師

自保全不可得耳補注周壽昌曰中室富依李訓莽時內宮俱稱

室如元后稱新室文母平帝后稱黃室主故臨亦稱其母為中

也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

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莽欲祕之使殺家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

中補注先謙曰胡注司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使

侍中票騎將軍同說侯林賜魂衣璽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沈

上魏衣也補注周壽昌曰魂衣當為魂衣也魂衣當為魂衣也魂衣當為魂衣也

策書曰符命文立臨為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即位三萬六千

歲後為臨之後者乃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曰臨為太子有列

風之變輒順符命立為統義陽王在此之前自此之後不作信順

弗蒙厥佑天年隕命嗚呼哀哉迹行賜諡曰繆王又詔國師公

臨本不知星事從惜起情亦自殺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為侯

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與增秩生男匡女舉開

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國已其不明故也師古曰言侍者或與外人

也補注周壽昌曰莽為侯就國時僞為延通所生子女不可分明

女未敢顯言於人其不明之故在此若侍者與私通本交中並

無此言莽豈不足道然謂其侍者私通外人自知及安疾甚莽自

所生子女不明而故留之莽之恨惡未必必此也

病無子為安作奏使上言與等母雖微賤屬皇子不可已棄章

視羣公師古曰視讀曰示皆曰安友于兄弟師古曰友愛也宜

及春夏加封爵於是已王車遣使者迎興等封興為功脩公匡為

功建公羣為睦脩任捷為睦逮任補注先謙曰捷後為匈奴後安

達任李奇曰達遠邑也師古曰達音錄莽男封皆孫公明公壽病

死功女皆冠履陳是時之諺此達又達之諺也師古曰莽妻莽壞漢

死作功明壽所封國名師古曰莽妻莽壞漢

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補注先謙曰魏成大尹與卜

者王況謀況謂焉曰新室即位已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

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並侵百姓怨恨盜賊並起漢家當復

興君姓李李香徵徵火也師古曰徵音竹里反補注先謙當為漢

輔因為焉作讖書言文帝發忿居地下起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

師古曰起江中劉信執敵報怨復續古先四年當發軍江湖有盜

謂曰促前漢九十九下

自稱樊王姓為劉氏萬人成行師古曰行不受赦令欲動秦雒陽

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揚光歲星入東井其號當行師古曰號又言

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合十餘萬言焉令吏寫其書吏亡告之

莽遣使者即捕焉獄治皆死三輔盜賊麻起師古曰言起者如亂

麻言多而難理也上云師古曰言起者如亂

江南海澤麻亦此意乃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

中建鳴鼓攻賊幘補注周壽昌曰長安莽改常安而使者隨其後

遣太師儀仲景尚更始將軍護軍王黨將兵擊青徐國師和仲曹

放助郭興擊句町補注先謙曰句町在越嶲郡

天下穀幣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已百萬數欲已擊匈奴

秋隕霜殺殺關東大饑蝗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

男子檻車兒女子步已錢鎖環當其頸傳詣鍾官百十萬數師古

當長鍾也鍾官主鑄錢之官也補注王念孫曰鍾字後人所加

當其頸即鍾其頸不得及也師古曰鍾字後人所加

見本已誤白帖四十五引作以鎖與當其頸無鎖字先謙曰以鎖鎖器乎不其頸猶言以鐵鎖其頸耳若云以鐵鎖其頸知是何等詞甚矣

到者易其夫婦師古曰改相配愁苦死者什六七孫喜詞甚矣

景尚曹放等補注先謙曰汪遠孫云前作士孫喜此脫士擊賊不能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師古曰事先謙案官本作慈擊賊不氏爲輔補注先謙曰後書李道傳通成事賈矣亦見光武紀欲厭之師古曰厭音一葉反迺拜侍中掌牧大夫李琴爲大將軍揚州牧賜名聖師古曰改其書名以使將兵舊擊上谷儲夏自請願說瓜田儀聖代讖琴音所林反使將兵舊擊上谷儲夏自請願說瓜田儀劉虔曰儲夏人姓也補注莽曰爲中郎使出儀師古曰說儀文降劉泰世曰注脫一名字

未出而死師古曰上文書莽求其尸葬之爲起冢祠室諡曰瓜室

殤男茂昌招來其餘師古曰茂然無肯降者閏月丙辰大赦天下

天下大服民私服在詔書前亦釋除張晏曰莽妻本以此歲死天下大服也私服自喪其親皆

除之鄭陽成脩獻符命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呂百二十女致神僊

前漢九十九下

三

師古曰行音下

莽於是遣注散大夫譙者咎四十五人分往天下注更反注補注先謙  
曰百官志中散大夫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莽夢長樂宮  
戟六百石時屬司中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莽夢長樂宮  
銅人五枚起立注補注先謙曰史記正義三輔舊事云聚天下兵器  
水經注後漢卓錫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  
一銅人五枚起立注補注先謙曰史記正義三輔舊事云聚天下兵器  
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尙方工鑄滅所夢銅人膾文注師古曰講反  
補注先謙曰十又感漢高廟神靈注師古曰謂夢見說漢補注周壽  
二枚鑄其五又感漢高廟神靈注師古曰謂夢見說漢補注周壽  
感此事也顏謂夢見認真無據莽果夢認真告人耶注造虎賁  
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注師古曰提擲斧壞戶闢注師古曰以  
湯赭鞭鞭灑屋壁注師古曰桃湯灑之赭覆殺之也赭赤也補注  
三桃湯乎公曰桃湯起於衛女沐死者道間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  
夫死因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道間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  
令中軍北壘居高寢注師古曰徙北軍壘之兵士於高廟寢中屯居  
門內外此當或言黃帝時建華蓋曰登僊莽乃造華蓋九重高八  
作北軍中壘或言黃帝時建華蓋曰登僊莽乃造華蓋九重高八

丈一尺金璫羽葆師古曰羽葆形如扇也轂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幘  
紅告有屈膝可上師古曰轂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幘  
言漢爲念孫曰幘上脫赤字御黃車部引作黃衣赤幘續志云武  
車赤幘成其威也朱一新曰莽時漢行恐不用赤幘御覽不足  
脈續志乃漢制車上人擊鼓輓者皆呼登僊莽出令在前百官竊  
未可以證莽制車上人擊鼓輓者皆呼登僊莽出令在前百官竊  
言此似轆車非僊物也師古曰轆車載喪車音而補注沈欽韓曰  
車輓路四輪追地而行有似於轆因取名焉疏云以二軸而  
貫四輪此亦四輪故云似轆車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輓作輓是歲  
南郡秦豐眾且萬人補注先謙曰豐號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  
博呂八投服虔曰博交經以八箭投之補注王念孫曰經博亦聚  
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  
漏刻補注先謙曰胡注言其得罪罪於天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  
議師古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凶爲吉亂天文  
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僞已媼名位賊夫人之子師古曰論語  
子路使子  
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前漢九十九下羔未知政道而使宰邑所以  
古

爲賊害也。致祿引此而言。補注宋祁曰：侯土當有唐魯二字。師嘉信公。補注錢大昭曰：是劉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曰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爲五原卒。正呂百姓怨非故。補注周壽昌曰：莽誦曰：誅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眾意而出之。師古曰：歷反。初四方皆曰：飢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補注先漢曰：官本眾雖萬數。豈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師古曰：禮記曰：祭酒。但言不爲大流。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曰闕而已。師古曰：隨注而意也。蜀音空穴反。補注先謙曰：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闕中胡注曰：古改亂所傳曰：給口體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闕中兵而死。師古曰：中傷也。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師古曰：不曉此意也。是



先謙曰官本無注末四字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已施仁道其更名霸館爲長存館霸橋爲長存橋是月赤眉殺太師犧仲景尙關東人相食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出也東都門外道送王匡官本南監本注無於字天大雨霑衣止補注先謙曰官本止長老歎曰是爲泣軍衣者謂之謂兵不露者謂之泣兵又十一引魏武兵書按要曰大軍將行雨霑衣冠是謂泣兵其師有喪大將始行雨霑衣則與莽曰惟陽九之厄與害氣會究于去年枯旱霜蝗飢饉薦臻師古曰薦仍也百姓困乏流離道路于春尤甚予甚悼之今使東嶽太師特進更始將軍廉丹東出也東都門外道送王匡道分遣大夫謁者並開諸倉已全元元太師公因與廉丹大使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之竟州填撫所掌師古曰填撫所掌也及青徐故不軌盜賊未盡解散前漢九十九下後復屯聚者皆清潔之期於安兆黎矣師古曰黎衆也太師更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尙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費師古曰重費也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薄開諸倉已賑贖之師古曰薄與費同猶恐未足其且聞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悉聽之勿令出稅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孟康曰戊土也莽所行政令太師更始將軍廉丹東出也東都門外道送王匡元日皆以戊爲忌日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孟康曰戊土也莽所郭全州得師古曰郭全州得也如令吏更猾師古曰更也幸而擢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師古曰幸而擢之也易不三乎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師古曰益

言上以益下則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師古曰艾治也容序羣公可不憂哉師古曰容者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皆復聚眾攻擊鄉聚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荆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船從渭入河補注先謙曰官本船作舳引來至華陰迺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繼韓盧而責之獲也師古曰繼也韓盧古韓夏蝗從東方來蜚蔽天師古曰蜚古先謙曰官本也至長安人未央宮緣殿閣莽發吏民設購賞捕擊莽召天下穀貴欲厭之師古曰厭一葉反爲大倉置衛交戟名曰政始掖門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迺置養贍官粟食之師古曰稟給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粟飢死者十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補注先謙曰唐德宗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曰省費爲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飢饉已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餅肉羹持入視莽師古曰視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師古曰索盧姓也恢名也反城索音先各反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爲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亦別校董憲等眾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爲新拔城罷勞師古曰罷常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師古曰成昌地名也補注先謙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關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爲生馳奔賊皆戰死師古曰奔字也莽傷之下書曰惟公多擁選士精兵眾郡縣爲倉穀帶藏皆得自調師古曰調發取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誦諫師古曰誦諫也音徒鈞反忽於詔策離

諡曰果公國將哀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爲將破殺

蚩尤補注先謙曰中黃直黃帝將破蚩尤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

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

錢大昭曰此疑即誅將軍師古曰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

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慶師古曰霸昌

素狂直迺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劭曰齊斧也亡其利也亡其利

古曰此易卦上九爻辭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六十三志林

也齊當爲齊凡師出必齋戒入廟受斧故云齊也案釋言斬齊

斬齊言齊戒非也錢站云易齊斧于夏作齊斧效工記通四方

貢作齊是資與齊通自劫去莽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

攻城邑殺二千石呂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

窮計迫迺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師古曰行

奴婢山澤六筭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

未發補注先謙曰待會世祖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師古

祖謂光武帝補注錢大昭曰伯升光武之兄帥春陵子弟數千

人招致新市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

江兵成丹王常等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

南行五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詣術數家皆繆對言天文

安善羣賊且滅莽差呂自安四年正月漢兵得下江王常等呂爲

助兵補注先謙曰擊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皆斬之殺其眾

數萬人初京師聞青徐賊眾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師古

官本主補注先謙曰上言旌旗則表識所以題別不當論爲號先謙曰

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諡邪師古

也自黃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飢寒羣

盜犬羊相聚不知爲之耳莽大說師古曰說羣臣盡服及後漢兵

劉伯升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既殺甄阜移書稱說莽聞之憂懼

漢兵乘勝遂圍宛城初世祖族兄聖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

朔補注周壽昌曰後書光武紀作二月惠棟以爲後書誤者非也

年爲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師古曰視

染其須髮補注周壽昌曰染須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爲

皇后補注王念孫曰杜陵上原有立字謂於近處淑女中選立史

通鑑同聘黃金三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巨萬計莽親迎

於前殿兩階間成同牢之禮于上西堂備禮嬪美御和人三位視

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

十人皆佩印綬執弓鞬師古曰鞬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

御衣也帶之者亦男子之年也故莽放之師古曰放皇后父

譙爲和平侯拜爲寧始將軍譙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風發屋折

木羣臣上壽曰迺庚子雨水灑道辛丑清靚無塵師古曰靚其夕

殺風迅疾從東北來師古曰殺辛丑之官日也其爲風爲順后

誼明母道得溫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師古曰

萬年補注先謙曰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師古曰禮三載師古曰

草薶師古曰薶元元驩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莽日與方士

涿郡昭君等於後宮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大赦天下然猶曰故漢

氏晉陵侯子劉伯升與其族人婚姻黨與妄流言惑眾悖畔天



命及手害更始將軍廉丹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巨賜及北狄胡  
康逆與南夷虜苦豆孟遷不用此書師古曰與胡單于名也  
名也古伯升已下孟遷以上不在故令之限有能捕得此人者皆  
也補注先漢書曰伯升字叔孫官本前監本作伯升

封爲上公食邑萬戶賜寶貨五千萬又詔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司  
命孔仁兗州牧壽良卒正王閭揚州牧李聖丞進所部州郡兵  
日亟凡三十萬眾迫措青徐盜賊師古曰措讀與策同納言將軍

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騎將軍王巡師古曰巡字從馬非官  
名字之誤也尤茂前云大將軍此云左隊大夫王吳亟進所部州  
將軍未知孰然其多如此者

郡兵凡十萬眾迫措前隊醜虜師古曰醜大前曰莽改南陽爲前隊  
王莽指斥之詞無所隱諱所以著明告曰生活丹青之信師古曰  
莽之惡於光武盛德初無損也

來降者不殺之也丹復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之矣大司  
青之信言明著也

空隆新公宗室戚屬前曰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壞西擊則逆  
前漢九十九下

賊靡碎師古曰靡散也此遇新室威實之臣也如點賊不解散將遣  
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剿絕之矣師古曰剿也音子小反

作子遣七公幹士隗囂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云囂等既出  
因逃亡矣補注周壽昌曰隗囂即囂也後書囂傳云囂師囂四

月世祖與王常等別攻潁川下昆陽鄧定陵師古曰定陵一名莽  
聞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洛陽師古曰洛陽一名莽

眾郡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東得顯封爵政決於邑除  
用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補注先漢書曰藝文志兵書五十三

百七十一篇是略戰言兵法者有六十三家也後漢書光武紀各  
亦云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爲軍吏

持圖書受器械備軍吏傾府庫以遺邑多齎珍寶猛獸欲視饒富  
用脩山東師古曰示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

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六

漢書補注 卷九十九下 列傳第六十九下

月邑與司徒尋發雒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昆陽陽時已降漢  
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二公會二公縱兵圍昆陽嚴尤曰稱尊號  
者在宛下宜亟進師古曰亟急也彼欲說城自定矣邑曰百萬之師所過

當滅今屠此城喋血而進師古曰喋音喋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城數  
十重城中請降不許嚴尤又曰歸師勿遏圍城爲之闕師古曰此

也過遲也開不合也補注沈欽韓曰曹操往軍爭篇司馬法曰開其三面開其一而所以示生路也可如兵法使得  
逸出曰怖宛下邑又不聽會世祖悉發鄧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

陽尋邑易之師古曰輕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師古曰巡行軍陳  
救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

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並戰邑走軍飢天風蜚瓦師古曰蜚古  
謙曰官本天作大是雨如注水大眾崩壞號呼師古曰蜚虎豹股栗

中所有即前云多蕭珍寶猛獸也士卒奔走各還歸其郡邑獨  
前漢九十九下

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聞之震恐盜賊竝起又聞  
漢兵言莽鳩殺孝平帝莽迺會公卿曰下於王路堂開所爲平帝

請命金膝之策泣曰視羣臣師古曰視命明學男張即稱說其德  
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師古曰三人

陵而望不敢前進至于三歲不能起也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  
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劉升翟義爲伏戎之兵於新皇帝

世猶殄滅不興也羣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數人言劉  
伯升等皆行大戮臣知其詐也補注先漢書曰官本

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師古曰涉侯王恨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養生  
却老君惠好天文識記爲涉言星宇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

姓名是也涉信其言曰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殿中廬道語  
星宿師古曰廬道謂說之也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歆涕泣言誠欲與

一七二九

公共安宗族師古曰誠實也補注奈何不信涉也歆因爲言天文

人事東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小破病補注周壽昌曰哀侯即王

病功顯君素著酒師古曰嗜疑帝本非我家子也如清曰言莽

殿中如同心合謀共劫持帝東降南陽天子可曰全宗族不者俱

夷滅矣伊休侯者欲長子也爲侍中五官中郎將莽素愛之歆怨

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患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星出

迺可忠司中大贊起武侯孫叔亦主兵復與倂謀倂歸家顏色

變不能食妻怪問之語其狀妻曰告弟雲陽陳邯邯欲告之七月

倂與邯俱告莽遣使召忠等時忠方講兵都肄師古曰肄習

二反音亦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發恐漏泄不如遂斬使者勒兵入

忠不聽遂與歆涉會省戶下莽令燹彈責問皆服中黃門各拔刃

將忠等送廬忠拔劍欲自刎侍中王望傳言大司馬反黃門持劍

共格殺之省中相驚傳勒兵至邯署皆拔刃張弩更始將軍史譔

行諸署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劉奉世曰或言更始或言更始

譔爲更始將軍其軍已在劉聖公改元爲更始之號當是時官本

告更始將軍下吏更始將軍譔度謂諸將皆當字之更始官本

告更始將軍下吏更始將軍譔度謂諸將皆當字之更始官本

厭凶師古曰厭當使虎賁官斬馬劍挫忠師古曰挫音干盛呂竹

器傳曰反虜出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士爲忠所誅誤謀反未發

覺者收忠宗族呂醇醢毒藥尺白刃盡焚并一坎而埋之補注先

本南監下劉歆王涉皆自殺莽召二人骨肉舊臣惡其內潰師古

告也故隱其誅伊休侯莽又曰素謹欲訖不告師古曰訖

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師古曰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

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補注錢大昭曰莽使

筮之曰髮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迺子之皇祖叔父子僞

欲來迎我也莽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

國欲誅邑與計議師古曰誅音呼補注先崔發曰邑素小心今失

大衆而微恐其執節引決宜有巨慰其意於是莽遣發馳傳諭

邑師古曰謂諭告我年老母適子師古曰適讀曰適補注欲傳邑

目天下敕亡得謝見勿復道師古曰亡得謝見勿復道到曰爲大

司馬大長秋張邯爲大司徒崔發爲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詎爲國

師同說侯林爲衛將軍莽憂懣不能食師古曰懣音宜飲酒啗

魚師古曰魚音但下亦類此鰓海魚也音適補注先謙曰曹操亦

差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師古曰馮讀曰憑補注性好

時日小數及事迫急賣爲厭勝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罽毼曰毋

使民復思也補注王念孫曰此本作毋使民復思漢也今本脫漢

正作復思漢紀孝又曰墨滂色其周垣師古曰垣音故反號

將至曰歲宿申水爲助將軍補注周壽昌曰宋小字本至右庚刻

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又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水滅發火如此

屬不可勝記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成紀魂崔兄弟共

劫大尹李育師古曰育音成紀魂崔兄弟共

呂兄子隗囂爲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卒王旬補注先

傳作安定并其眾移書郡縣數舉罪惡萬於桀紂是月析人鄧曄

于匡起兵南鄉百餘人師古曰于音析縣之鄉名析

關師古曰關音曄巨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請降盡得

其眾曄白稱輔漢左將軍匡右將軍拔析丹水攻武關都尉朱萌

山海經之渭水也渭水又北注于渭一統志小赤水

承明黃皇主所居也。弄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婦女譟

七三

諱曰當奈何時葬紺衲服師古曰讙古啼字也紺深青而揭赤色也衲純也純爲紺服也衲音均又弋旬

也反釋注云謂曰帶璽執持虞帝官本弋作式首補注先謙曰胡注虞帝安得

卜令用式之法其局以樞木爲天裏心爲地刻十二辰下布十二辰以加占常以月將加卜時視日辰陰陽以立四課至今六壬及地師並用式周壽昌曰周禮春官太史太師抱天時處古制地師鄭司農注云大出師則太史抱式以知天時處古制地師並用

周官敎用此制蓋拭卽今之星盤也以木爲之藝文志五行家有  
漢門式法二十卷漢門式二十卷卽此亦作榻博雅堂道林樹也  
揚天所以推陰陽安式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

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子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驍其如子何故莽引之以爲言也

自前殿下椒除服虔曰廊行閣道下者也師古曰除殿陛之道也椒取芳香之名也西出白虎門

未央宮臺在滄池中建章臺在太液池中程大昌云滄者漬也言臺在水中受其漸漬也凡臺之環浸於水者皆可名漸臺離子廉

反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尙干  
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師古曰罷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開關

至漸臺師古曰開闕猶言崎嶇展轉也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

漸臺眾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  
弓復射豆兵接王邑父平

人室下舖時眾兵上臺補注先兼曰胡文補後王揖趙博萬詠唐

尊三盈中骨有王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男殺參三韓故事作屠  
 兒杜虞手殺葬東觀漢記取其綬校尉東海公實就故大行治禮  
 亦作杜虞吳姓也古字通先經當禮故識天子綬也補註錢大

昭曰歷觀魯自公賓庚戌致韓曰續志鴻臚大行令王治禮郎四  
十七兒矣問緩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隙間師古曰隙間也音鄒就識

斬莽首金華曰東漢臺東海公臺東海公客就得其首傳詔宛傳詔宛侯軍人分裂莽身支

節肌骨鬻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鬻切千段也補注沈欽韓曰徐陵集與楊僕射

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師古曰舍止宿也妻莽後宮乘其車

服六日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補注沈欽韓曰東觀  
記作申 呂王憲得璽綬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  
唐志

莽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共提擊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或切食其舌

其眾降已而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劍自刺死及曹部監  
杜善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補正沈欽韓曰寰字記姑

與安成侯張普璽兵誅王莽普乃背約詣莽曰陳霸遂伐普於新  
莽之野案水經注潁水又逕豫章郡北爲津步有故守賈萌廟  
萌與安成侯張普爭地爲普所害即日靈見津南故民爲立廟晉書  
萌與安成侯張普爭地爲普所害即日靈見津南故民爲立廟晉書

全祖望云御覽引謝承後漢書謂是討莽而死又引安底紀謂爭地而死王莽傳則是爲莽後漢書謂是討莽而死其亦異矣豈同時

先後之間有二賈誼又皆爲南州牧守耶皆守郡不降爲漢兵所誅賞都大尹王欽及郭欽守京師倉聞莽死乃降更始義之皆封爲侯太師王匡國將

袁章降雒陽傳詣宛斬之嚴尤陳茂敗昆陽下走至沛郡譙自稱  
漢將召會吏民尤爲稱說王莽篡位天時所亡聖漢復興狀茂伏

而涕泣聞故漢鍾武侯劉聖聚眾汝南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劉聖後書劉元傳作聖

郡縣皆舉城降天下悉歸漢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爲詩建古曰妄言  
建至發降之後復譚說師古曰妄言建令丞相劉賜斬建建古曰妄言

諶王延王林王吳趙闕亦降復見殺初諸假號兵人人望封侯申

簪不能下馳白更始二年二月更始到長安下詔大赦非王莽子

他皆隨其罪故王良宗族得全三輔悉平更始者長安居長樂宮

府藏完具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案堵復故更始至歲餘政  
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眾數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  
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飢餓相食  
死者數十萬長安為虛師古曰虛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掘  
唯霸陵杜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天下艾安師古曰艾讀曰又補注劉歆曰王莽三十八為大司馬五十一居攝五十四即真六十八誅死居攝三年號初始元年始建國五天鳳六

地皇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呂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  
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  
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  
者之色而所行則違之朋黨比周故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  
能在家在國皆有名譽故贊引之乘四父歷世之權補注先謙曰鳳音商根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

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隱呂成篡盜之禍師古曰肆推

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  
執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己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師古曰

呼季反滔天虐民窮凶極惡師古曰滔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  
逞其欲焉是呂四海之內蹶然喪其樂生之心師古曰蹶然眾口

補注先謙曰官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  
下城邑為虛師古曰虛巨壘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

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  
書呂立私議莽誦六藝呂文姦言師古曰呂六經同歸殊塗俱用

滅亡皆坑龍絕氣非命之運師古曰運高位也師古曰非命非天命之命也

補注先謙曰坑亢借字紫色師古曰紫聲餘分間位師古曰聲餘分間位

官本作先謙曰坑亢借字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分師古曰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分

引詩匪難謂鳴藹聖王之驅除云爾  
蘇林曰聖王光武也為光武  
驅除也師古曰言驅逐蠹除

虛受堂

三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終  
漢書九十九



敘傳第七上師古曰有敘漢書以後分爲下卷補注齊召南  
一孤蓋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唐傳以爲班固真本深因  
求其秘之及爲江夏太守以書餉鄒陽王範獻於東宮非隸  
之遺傳太子以漢書真本令之選與張辯到泚陸襄等參校異同  
月之錄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略云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  
敘傳號爲中篇今西郎臣固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事行而古本  
思慮二十餘年又其父彪以建武中爲徐公司徒掾望都長子不合  
表上於朝乎又其父彪以建武中爲徐公司徒掾望都長子不合  
列傳於前書此謂眞本必非賈也意者好事之徒所爲耶永平中  
何由有紙受詔以定其案然則今本漢書確是據矣稱敘  
曹大家受詔以定其案然則今本漢書確是據矣稱敘  
傳爲中篇有阿義乎光詔曰官本南監本無願注十三字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天虛受堂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補注宋祁曰今越本無之字子文初生

棄於薺中而虎乳之

於子之文馬邠夫人使兼諸曹中獸乳之邠子田見之  
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晉與夢同並音莫風反又商莫鳳反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擇如音曰穀音橫牛羊乳音曰橫師古曰穀讀如本字又音乃詩反厥音烏擇字或作

第雄音金無是軍祁曰消化本作走人  
 當作穀說文穀乳也从子穀聲左莊三十  
 年薛穀奴走

反漢書作發音同是唐本亦有作發音方音虎江

故名穀於擇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昌爲號師古曰子文之子昌爲楚

令尹補注先漢口通鑑補注左傳莊三十年申公園莊殺令尹子

一七四

爲字者古曰馬邑人聶壹之類也今流俗本多改此聶壹字爲參非也壹生濡濡爲任陝州郡

歌之儒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曰茂材爲長子令師古曰上黨

本司生兄舉老兼爲郎積功勞至可豐都討

司農奏課車最人爲左曹補廷先謙交討補廷先謙

越騎校尉掌越騎左右成帝之初女爲婕妤上第貴累千金

建昌凌萬凌孝臣補注先謙曰事詳成大臣召家皆占數于長安

師古曰古度也自隱度家之曰數而著名籍也占音之贍反補注

周壽昌曰後世班彪傳云扶風安陵人先謙曰之下曰字誤官本南監本

作口  
伯所  
受  
大  
竇  
三  
鳳  
竇  
白  
耳  
功  
建  
補  
注  
周  
壽  
昌  
曰  
劉  
孝  
勳  
上  
季  
也

齊詩十卷韋立鷹伯宜韋學此蓋如後世侍講侍讀之類後  
馬嚴傳陸子轉爲郎令勸學皆中焉葉傳以明尚書以入勸講

事見嘉慶帝御制詩

事見正海差錯即謂知從事之稱

同字林暉近也吉反客貌長麗誦誦有法拜爲中常侍先謙

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

論於金華殿中師古曰金華殿在未央宮中詔自受焉既

與大... 人... 司... 於... 許... 商... 聖... 奉... 車... 都... 討... 敗... 于... 金... 華... 之... 業... 絕... 備... 史... 先...

出於土者土爲主。洵光臨曰玉成帝。王於青蒲執卷。

上卷之末曰：「自絢之歸，承統之緒也。」師古曰：「家本亡墓志。」

周平王使紙素也綺今細綾也並貴戚子弟之服寥不裘不會

主重六十一。李義府。服恩。吳道南。古。蘇古曰。叛私恩而殺人。吏追

元事作石李善作石幸作石范作石弟作石道作石捕作石之又作石殺作石吏作石補作石注作石宋作石郭作石曰作石

報惡寇治後先難曰官本李作季仇不作嫌與宋所見異在

醫自謀應詔守鉅野襄太守期音基上遣侍中中郎將王猛馳傳

代伯護單于音張懸反升奉璽書印綬卽拜伯爲定襄太守日卽

所居而年定寡聞伯素貴年少自講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

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請召也迎延滿堂日爲供

王<sup>曰</sup>富平定陵侯張放<sup>曰</sup>淳于長等始愛幸上爲微行行則同  
 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sup>服虔曰</sup>  
 有餘白<sup>曰</sup>慙者謂之也孟康曰舉白兒輪飲酒盡不也師古曰謂持  
 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之名也飲有  
 不盡者則以此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曰官本不<sup>曰</sup>釀者浮以大  
 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sup>曰</sup>宿達先讓曰官本不釀者浮以大  
 也談关大噱<sup>師古曰</sup>关古笑字也噱笑聲也者其意時乘輿輦  
 坐張畫屏風<sup>師古曰</sup>坐畫紉醉踞<sup>曰</sup>姬<sup>補注沈氏韓曰</sup>初學記二  
 黃門侍郎<sup>曰</sup>散所校列女傳種<sup>曰</sup>類相從爲<sup>曰</sup>七篇<sup>曰</sup>以著禍福榮辱之效  
 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案如言則畫紉醉踞<sup>曰</sup>姬<sup>曰</sup>者亦  
 娶孽傳<sup>曰</sup>耳作長夜之樂上召伯新起數目<sup>曰</sup>禮<sup>曰</sup>之視而敬之因顧指書  
 而問伯紉爲無道至於是庠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sup>師古曰</sup>  
 書泰誓<sup>曰</sup>何有踞肆於朝<sup>師古曰</sup>肆<sup>曰</sup>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  
 之辭<sup>曰</sup>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紉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  
 也<sup>曰</sup>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紉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  
 若此此置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召告去也<sup>師古曰</sup>微子發  
 之卿士封於微

也音必寢反宜遣富平侯巨執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已  
 風丞相御史師古曰風讀曰諷補注先諫曰通鑑考異云案放傳  
 方遂以三月丁酉爲御史大夫然則秦放過御史音者疑非  
 音也周壽昌云放傳作上諸舅害其寵不昇屬音爲是奏富平  
 侯罪過上迺出放爲邊都尉補注先諫曰嚴云邊郡往往置都  
 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張晏曰謂上所言班侍  
 異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辱如淳曰富平侯張放復來所舉宜寵  
 之奉詔補注先諫曰今猶卽也是時許商爲少府師丹爲光祿勳上於是引  
 商丹入爲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如淳曰兩師  
 注錢大昕曰公卿表元延年侍中光祿大夫趙彭大伯爲侍中  
 水衡都尉三年卒計其年正許商師丹除侍中光祿大夫之時也  
 伯爲水衡都尉表失載疑趙彭卽班伯之爲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  
 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  
 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旌博

學有俊材左將軍師丹舉賢良方正

補注代謙曰官本傳史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師丹為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

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呂王音霍方進等絕法舉過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師古曰論天

其字耳補注周壽昌曰班氏常議大史公先黃老而後六經故年  
持於論論莊子後為其父表明此語後書云彪性沈重好古  
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冀州時魏郡據魏招輯英俊  
曰輯與集同補注宋祁曰整字下常有右字周而公孫述稱帝於  
蜀漢天下雲擾師古曰雲擾天永光耀曰整肅借字而公孫述稱帝於  
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適定其抑者從橫之  
事復起於今乎師古曰抑抑補注周壽昌曰抑義詳左昭十  
廣雅意疑也韓詩云抑意也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師古曰迭  
光謙曰後書彪傳作意者互也音大  
結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  
師古曰古諸侯之國各別為本根既微枝葉強大師古曰日本根謂  
政補注先謙曰官本別作分王室也枝葉謂  
諸侯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執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  
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師古曰假音工  
反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後書於此條同

各字句稍有增損危自上起二句後書創載於王氏擅朝因竊位  
號之下又方今雄傑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下後書即詩  
云皇矣上帝四句又王命論全矣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  
後書但載其目而不述其文也  
位而不根於民師古曰言是已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  
先謙曰官  
本款作數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  
謀而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師古曰宋祁曰  
念孫曰作城者星也雄傑帶州城者謂雄傑是立各帶一州之域  
也其指突城與城字形相似故云若州城則  
彭越宋王瑞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  
志也師古曰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  
矣天之視下赫然甚明監察國求人所定而授之師古曰今民皆謳吟  
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師古曰鄉曰先生言周漢之執可也  
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  
其鹿劉季逐而拊之師古曰拊偏持其足也音居職反補注先謙  
曰謂季捷而得之故王命論特駁正此語

時民復知漢序補注沈欽韓曰漢當作秦先謙曰沈欽韓亦既感  
有因然後書亦作漢則時民當謂今時之人既感  
嚮言又慈狂狡之不息補注宋祁曰章昭音義作火旁息音意既  
反字林音息是以今漢書止作息字先謙  
此治世唐詩師古曰適著王命論曰救時難其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  
咨爾舜天之應數在爾躬舜亦曰命禹師古曰事泉于稷契咸佐  
唐虞師古曰周壽昌曰稷契與禹同字本作稷補注宋祁曰尚書音巨微反  
光濟四海奕世載德師古曰官本乘作承南監太與此同至于湯  
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  
師古曰言堯舜以文德相禪湯武以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  
征伐代興各上師古曰天命下順人心  
世著乎春秋師古曰謂士會歸晉其處者為劉氏補注顧炎武曰  
援龍於紫龍氏以事孔甲如師古注則又其甚焉也蘇與曰士會  
二語確是後人增益當引昭二十九年傳為注文選李注兼引兩  
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曰章帝帝之符由  
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業之業師古  
曰案

古累字補注宋祁曰師古曰下言有豐古豐字四字先  
謙曰宋說不可解當是所見本作鄭此文豐豐誤倒耳然後精誠  
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  
運世無本功德不紀師古曰不為人所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師古曰  
起也屈音其勿反補注先謙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曰  
曰屈屈借字又還作屈屈起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曰  
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  
不知神器有命不可已智力求也師古曰劉德曰神器也李奇曰帝王  
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  
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師古  
曰思有恒褐之褻儋石之畜師古曰衣調親身之衣也音先列  
解在刪通傳者丁濫反畜音讀曰蓄補注先謙曰官本位作和注列  
說文恒恒使布長綆音義曰字林曰衣袂衣也衣袂衣也衣袂衣也  
念孫云衣與袂不同字袂親身衣也衣袂衣也衣袂衣也衣袂衣也  
在衣中作袂轉寫小異耳與袂衣之袂字從執者不同此言恒褐









引諸該音讀曰... 景兮慶未得其云已... 贏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序三止... 師已成性兮重醉行而自耦... 漢書補注 卷一百上 列傳第七十一

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性... 算祀于聖通... 道悠長而世短兮憂冥默而不周... 漢書補注 卷一百上 列傳第七十一

體此其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其成敗考其負勝觀其富貴各取  
一槩故或聽聲言或先見粗體或占色理或觀成儀或察心志或省  
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兄弟相體  
同原而分流也較顏解爲切  
師古曰言神明之道雖在人心之前已定命矣然亦  
隨其所行以致禍福師古曰轉也言人之生命有遭遇不能  
濟今故遭罹而羸縮必濟免於困厄各隨其所以致羸虧也三  
藥同於一體今雖移盈然不忒盈者賢而獲勝虧者害于羸勝于  
古曰樊書樂武子也勝樂桓子也盈樂桓子也存叔五氏傳稱秦  
伯問於史欽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欽氏乎樂擊沐虐以甚  
況其子乎樂擊曰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父懿之惡實彰  
將於是乎任其後至襄公二十一年終爲范宣子所逐而出奔楚  
自楚適齊二十三年自齊入于晉晉人遂滅欽氏也補注先謙曰  
文選作雖移洞參差其紛錯兮斯眾兆之所惑也補注先謙曰洞  
易而不忒  
明也言報應參差紛錯士秋  
獨深明之眾人不能無惑也  
曰姪周賈誼也賈誼也憤亂也放盡惑亂死生既福之正也補注  
先謙曰官本引諸該音義曰賈誼者義作心旁賈字林曰憤憤  
也李奇曰憤慙也該音義曰憤慙也該音義作心旁賈字林曰憤憤  
譏案此及文選作賈案注皆譏爲憤慙也  
前漢一百上  
七

曰矯情兮信畏義而屈服孟康曰莊周不欲爲狴牛冀諫惡忌服  
舉言齊死生壹禍福而心實不然是差謬也補注先所貴聖人之  
諫曰善注引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  
 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師古曰斷誼謂以諒  
 有惡而不避師古曰吉富貴人之所欣得其節則君子不  
 約而不貳兮迺德而無累師古曰孔甚也禮也言守其甚約  
可矣詩大雅蒸人之篇曰德輿如毛人鮮克舉之  
轡音七九反又音猶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人作民  
 兮夷惠舛而齊聲師古曰三仁紂賢臣也論語稱微子去之箕子  
夷也惠柳下惠也論語又稱逸人伯夷死孔子殷有三仁焉桀下  
惠少連賦古微子箕子比下所行各異而並稱仁伯夷不義武王  
伐殷至于不食周粟而死桀下惠三黜不去慰父母之邦志執秉  
也俱有令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言義曰桀子林充宿反  
 木偃息曰蕩魂兮申重譴師古曰木段于木也客居魏  
嘗不執也余欲改提兮申重譴曰魏君賢者是禮國人稱之未可阿也  
秦遂止兵申欲中包胥則即楚也蘇足下傷起如請也楚君王時  
吳師入郢昭王曰哀哀公出師救楚而致吳師昭王反國將責包胥  
 秦楚號哭七日哀哀公出師救楚而致吳師昭王反國將責包胥

曰官本注稱人作稍仁賦作忠是引宋祁曰注文賦舊本作難而  
 焚躬曰衛上兮喏顧志而弗營師曰所紀紀信四時也處商洛深  
 山義未嘗替者得自養其志無所營師曰所紀紀信四時也處商洛深  
 利祿也高詒注呂氏春秋韓非子篇淮南原道篇並云營惑也不惑象  
 傳不營以祿處則本樂作營惑也言不可惑以祿也此語雖  
 可營淮南御覽篇耳目不羈思慮不營東都賦神氣拔換耳目弗  
 營漢老干銘樂居下位祿執弗營望邑令費鳳碑退已道弟不營  
 榮祿義並與此同下文云四咤迦泰古之逸民弗營作弗領咤後  
 人即此所謂喏志而弗營也文選弗營作弗領咤後侯中木之  
 真不曉營字之義而改之耳先謙曰官本陸並作喏侯中木之  
 區別兮苟能實而必榮要沒世而不朽兮邁先民之所程應劭曰  
 張晏曰苟能有仁義之道必有榮名也師古曰矣發語辭也爾雅  
 曰伊慳侯也程正也吉人之操行所尚不同立德立言期于不朽  
 亦猶道也論語稱子夏曰君子之逍營諸草木區以別矣故賦引  
 爲正道也論語稱子夏曰君子之逍營諸草木區以別矣故賦引  
 之補注宋祁曰侯周詩曰侯文王孫子觀天罔之紘覆兮實斐謀  
 毛傳曰侯雉也先謙曰官本括作柏觀天罔之紘覆兮實斐謀  
 而相順應劭詩大雅蕩之篇曰天生烝人其命匪諶易上繫辭曰

天之所與匪同雖也猶言天道恒誠是輔佐應是順故引以爲善注  
 引項岱曰天網大謨先聖之大猷今亦以惡而助信劉德曰從近  
 覆人上非不信也古鄒宇詩小雅巧言之篇曰秩秩六云聖人謀之  
 謀也經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易上繫辭曰人之所助者信也賦  
 論語稱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易上繫辭曰人之所助者信也賦  
 獲者能謀聖人之助謨音皋又音莫補注先謙曰志所依履信者必  
 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九成烈皇來集論語云孔子在齊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此言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子異代應助曰庶  
 孔子左舜千歲也紹嘉公係殷後爲二代之容補注先謙曰宥木南監本係作孫  
 作春秋素王之文有觀明禮修之信而致麟漢封其後爲褒成又  
 紹嘉公係殷後爲二代之容補注先謙曰宥木南監本係作孫  
 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游睇而援號兮分虎發而石  
 開師古曰養養由基也楚之善射者游睇流視也李也楚王使田基射  
 以爲猛獸而射之中石沒羽也補注周書昌曰陳思王集自謙令  
 曰昔魏樂李黃式致石問句本此先謙曰官本微作微引宋師由  
 微當作微游潛本家文選義曰該案春秋作養由今漢書志篇高誘  
 與潘亦互用先謙案文選作流流欽韓云秋作養由今漢書志篇高誘  
 注引此作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師古曰信操末技猶  
 養流暗

必然兮矧湛躬於道真師古曰矧況也湛讀曰耽躬親也射者微  
大道而不倦者乎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諸論義登孔顯而上下  
曰漢文選作先謙案今文選作耽與沈同登孔顯而上下  
兮緯羣龍之所經漢文選作先謙案今文選作耽與沈同  
說孔顯是也孟說經緯是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己而遺形也張晏曰真正也觀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遺忘況外物者張晏曰真正也觀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通情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不審彭祖之詩可以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冥昧之中皆立其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其見天地之心乎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謙曰官本引諸論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達於天地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之性命也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民之表兮舍生取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義也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痛兮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先謙曰官本引諸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有變論者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補注先謙曰官本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太素不染也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永平中為郎典校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固無功於時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張范蔡之時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曰賓戲主人曰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選列作訓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立德其次有立功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貴又其次也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是已聖詰之治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樓皇皇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安之意也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孔席不煥師古曰通情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突不黔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先謙案善注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者昔人之上務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子幸游帝王之世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其文炳矣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首尾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音鳥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師古曰突不黔也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雖景而必駭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必驚懼之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音義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通用字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外銳思於豪芒之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廣也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賈於當已用不效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鮮音上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賈用不售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如濤波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補注先謙曰官本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漢書先謙曰官本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計補注先謙曰官本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庫主人道爾而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華閭道德之實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謂之突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光之獨也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音義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穢周失其御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伯方軌戰國橫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於七雄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城闕分裂諸夏師古曰突不黔也孔顯而上下孔顯而上下



雄飛先下音二音本引蕭該音義曰破案字林音孝龍戰而虎爭游  
輔注先下音二音本引蕭該音義曰破案字林音孝龍戰而虎爭游  
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細古曰颺讀與揚同補注先謙曰  
召音義作風颺云颺風之聚魄者也音厄今漢書並作風颺該案章  
而電激也說文曰颺或作威颺者消堯反先謙文選作颺其餘  
森飛昂附煜雲其間者蓋不可勝載師古曰森飛風也煜雲光貌  
煜又音育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煜音近霍叔音爲青雲音至連之草字林  
反害古于俠反服虔口煜音近霍叔音爲青雲音至連之草字林  
甲反震音也一曰眾言也子當此之時捫柯摩鈍鉉刀皆能壹斷  
師古曰捫按也音女角反顛音丁緩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計縱作  
喚引蕭該音義曰捫牽翻曰捫牽翻外傳曰東施謂宋燕曰鎔刀  
鎔引蕭該音義曰捫牽翻曰捫牽翻外傳曰東施謂宋燕曰鎔刀  
畜之前干將用之不亦難乎晉書詩王承謂王敦曰鎔刀豈無一  
割之用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巨願眴而捐相印也應  
語本此  
為陳邱郭萬將得之位面自費讓明魏新道何侯不尊秦爲帝魏  
時周郎郭萬將得之位面自費讓明魏新道何侯不尊秦爲帝魏  
齊爲奉所購也息走趙趙烈慶嗣與齊有款然忘意事於是解相  
印開行與奔號公子無忌也李奇曰晏  
躡也距也師古曰躡音厥又音其月反夫嗽發投曲感耳之聲合

之律度淫謳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李奇曰繩不正之音也師古曰絃其聲嘶嘶小管  
 而發也按曲應合屈曲也感耳動應熙熙之耳也然其不合律度  
 君子所不聽也在屈非正之聲也不謂調繩之繩也亦君子所反  
 補注宋詞曰一本無也字先謙曰官本引蕭子云反  
 補注之曲也先謙亦善注引項禮曰投曲按合歌曲也文義甚順  
 顏注屈曲益爲誤因執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  
 子之法也師古曰辭偶當時之會而不可以移易易者上先及  
 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師古曰從亡命漂說鰲旅騁辭師古曰漂  
 遙反補注先謙曰善注引項商軼挾三衛已贊孝公李斯能時務  
 僭曰委君之注謂之亡命齊王庸反  
 而要始皇應劭曰王充富國強民爲三衛也師古曰彼皆隨風雲之會  
補注王念孫曰風雲當依文選作風塵北涉上文特驗風雲而賀  
漢塵之會謂之國兵爭時也商軼李斯之遇合與下文所釋風雲  
得言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執師古曰顛據微乘邪曰求一日之  
富貴師古曰微乘也微所以要之也微古音竟又微字或作  
之時不可謂之求也宋子曰微小道也古弔反師古曰西鄉賦  
微道詞錯詞小道指道也然則持微乘邪云云指合懷小道乘邪

富貴曰朝為榮華夕而焦瘁清反瘁瘁即瘁也福不盈職職益於世  
 季命曰當富貴之間不謂不滿曰故言不盈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引謙該言義曰背字詩曰日晷也才賜反先謙官本益作官  
 文選同益字誤謙愈詩榮華不凶人且曰自悔李斯書先自悔  
 滿眼咎責塞兩儀即用此文  
 也況吉士而是賴庠賴古也且功不可呂虛成名不可呂偽立韓  
 說辯呂微君補注先謙曰文選微作微非呂行詐曰賈國新古曰賈市說難既  
 酉其身適囚秦貨既貴厥宗亦隨應劭曰西古自秦之西首誰也  
 千金於秦立任楚為王封十萬戶侯以欺事曰彼也補古曰豈不  
 幸幼兄子楚任道而云此奇貨可居故趙氏謀謂是為秦貨耳安  
 說效千金乎應遺失之矣補注先謙曰史記謂非傳作販換  
 五藏內外儲成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  
 洩死不畏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索隱曰史記謂非傳作販換  
 也先謙曰官本引謙該言義曰西鄰氏曰西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王念孫云西孰也秋當作孰與西鄰氏曰西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改西孰為就孰也秋當作孰與西鄰氏曰西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也物咸成孰也史記晉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西立宗懿曰西  
 世本作孰孰與西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也章詒生為終終與

就義相近故爾雅房就址訓爲終郭訓爲然則於義稍疏應訓  
 頌改讀王云首讀爲城非先議案文選善注云舊本有就義不  
 引應劭曰西好也與頌引異隨文選亦作頌是故仲尼抗浮雲  
 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張晏曰孔十善吾浩然之氣而無害則  
 塞乎天地之間也師古  
 日浩然極盡之氣也 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后貳也 師古曰  
 音方今大漢洒埽羣穢夷險芟荒 師古曰西音所解反氣也 迂遠也  
 子發開也今諸本皆作埤字案左意六年傳受夷之說廊童  
 文引作埤云以足用夷則埤字案左意六年傳受夷之說廊童  
 紘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昌天下也矣之如日威之  
 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 師古曰函音容 是呂六合之內莫不同原  
 其流沐浴玄德 師古曰原水氣之本 稟印太和枝附葉著 師古曰  
 師著首 直昭反 譬猶甲木之殖山林鳥魚之統川澤 師古曰統  
 者蕃滋矣時者蒼落 師古曰蒼與落同 今予處皇世而論戰國

耀所聞而疑所覩師古曰覩見欲從旄敦而度高岸泰山懷汎濫而測深庫重淵亦未至也地勢曰爾雅前高曰旄丘如覆敦者敦音丁回反變音徒各反決音決謂注水也音丁回反變音徒各反決音決謂注水也音丁回反變音徒各反決音決謂注水也後下字正出當作上出字先謙曰官本引諸音義曰旄旄音高後下字正出當作上出字先謙曰官本引諸音義曰旄旄音高音丁回反變音徒各反決音決謂注水也雅同整下水又亡周反今人呼爲旄音垂解多矣決蓋舊作汎與爾音範湧出曰澗泉音澗實曰若夫缺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連於後者默而已庠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師古曰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師古曰說傳說也解已帝也釣於渭水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得非龍非蛇非豹非狐乃呂太王之輔果遇呂尚於渭陽與語大悅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公望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沂鄭氏曰五達爲康四達爲邳邳水之崖也師古曰齊甯甯成也聲激謂叩角所歌也沂音牛丘反該案事出爾雅該讀康如字未詳韋氏音沂章昭曰五達爲康呼坑反謂橋也吾恩反王念孫云根當爲根文選亦作根下邳縣名非水名則不得言邳岸章本作岸而訓爲橋是也良受書於邳父本在橋上非在水濱邳岸即岸耳先謙曰皆竣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師古曰信合韻音新補注先謙曰古辭字引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蕭該音義曰詞字書曰古辭字引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繇新語曰興師古曰優繇不仕也師古曰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師古曰董下帷今文作班班用今文故文選楊雄覃思法言大玄師古曰玄典引亦作班章說文辯治也楊雄覃思法言大玄師古曰玄本官本南監皆及皆君之門闢究先聖之靈奧師古曰靈奧其文用納庠聖師古曰納庠聖音苦本反婆娑庠術藝之場休息庠篇籍之圃已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庠聖師古曰納庠聖與讀若迺夷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師古曰夷伯夷也思也三黜厥業於單瓢孔終篇於西狩師古曰西狩也官本引章義曰單瓢字書曰簞也聲盈塞於天淵眞吾徒之

師表也且吾聞之壹陰壹陽天墜之方師古曰墜之網有同有異聖喆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師古曰天符名其舍諸師古曰舍廢也諸之已味道之腴師古曰其氏之璧璽於荆石師古曰璽千載而流夜光也師古曰夜光有翼者漢子原水也師古曰原水頭蒼也師古曰頭蒼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師古曰應龍閭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師古曰閭苦迺身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豪分師古曰苦迺也蘇鵬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師古曰蘇鵬軼能於相馭鳥獲抗力於千鈞師古曰軼能故密爾自娛於斯文靜也安也師古曰密爾敘傳第七十上 終



中宗明明實用刑名劉進曰至簡實道也邵以爲故非時舉傳  
納聽斷惟精李奇曰時是也於是時也選用賢者師占曰傳讀曰  
而用之補注劉處書舜典曰敷納以言敷納以言敷納以言敷納以言  
時舉謂時而變之也柔遠能邇燁燁威靈師占曰陳書舜典曰  
善也故引之云龍荒幕朔莫不來庭孟康曰謂白龍堆荒服沙  
龍城非謂白龍不顯祖烈尚於有成也烈業也述宣紀第八  
堆也朔北方也也烈業也

11.



陽張晏曰天子盛威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炎城矣師古曰作允信也說注宋祁曰邵本如字作燎亦字作光先謙曰文選亦見本燎作如述成紀第十

孝哀彬彬克鑑威神師古曰彬彬文質備也言哀帝急孝成之時字從手補注先謙曰官本此彫落洪支底劇鼎臣服虔曰彫落謂底下有如指曰搖言驚大彭落洪支底劇鼎臣支廢退王氏也誅也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易曰鼎折耳其形也誅也者濕股言東平王雲其義也補注劉婉嬖董公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機實凶師古曰應劭曰言以重賢為三公乃欲其成天功也易大過撓而凶也師古曰婉嬖美說亮助也尚書舜典曰亮亮天功故引之也撓曲也音女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撓並作撓述哀紀第十一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師古曰造威也這家業遺家不造故引之也言其自就寧衡而無周公伊不成周頌曰閔予小子尹之忠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寧作宰述平紀第十二

漢初受命諸侯並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述異姓諸侯王表第一

補注先謙曰政諸曰征與諸侯力政義同前漢一百下

四

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述諸侯王表第二

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師古曰茂合述王子侯表第三

受命之初贊功剖符奕世弘業爵士迺昭師古曰贊功佐命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師古曰言景武之時以以後雖承平尚有以勳獲爵士者補注宋郿曰監本漸本越二字亦猶有紹王念孫曰蓋本漸本越本也紹字在小河圖命庖雒在語語二韻古聲相近故漢人多有通用者下文曰河圖命庖雒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迭敘世代宣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微是賜禹往知成列王事之表又曰大上寔子伯兮今武仲氏王代旌宅于楚戊寅淫孽平陸迺昭又曰宗幽既昏淫子姦女戎敗我寶龜亡豐邕又曰西戎即序喪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皆以語遂亡豐邕又曰西戎即序喪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皆以語小亡豐邕又曰西戎即序喪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皆以語有紹土則文不成義矣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述

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補注錢大昭曰哀字

亡德不報爰存二代應劭曰二代二王後也師古曰二代謂殷周

祭祀宰相外戚昭避見戒張晏曰避是也明其是者戒其非也補

九字也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注先謙曰官本此下有韋昭曰昭明也

漢通於秦有革有因劉德曰通至也補注蘇輿曰如劉說當云秦

謂之由通然則通亦正猶舉僚職並列其人管灼曰猶音應灼之

反謂大略也補注先謙曰猶舉僚職並列其人管灼曰猶音應灼之

述百官並列其人後敘公卿大臣姓名也述百官公卿表第七

篇章博舉通于上下上補注先謙曰略差名號九品之敘述古今人

表第八元元本本數始於一張晏曰數之元本產氣黃鍾造計秒忽劉德

禾芒也忽細絲網細者也師古曰秒音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劉德

眇其字從禾補注先謙曰計亦算也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劉德

始天地四方人之始也度量權衡歷算追出師古曰追古攸官失

師古曰解在禮樂志前漢一百下壹彼壹此庶研其幾述律歷

學微六家分乖劉德曰六家謂黃帝壹彼壹此庶研其幾述律歷

志第一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劉德曰兌下乾上履坤下震上豫履禮也豫

下澤履雷出地奮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鄭衛荒淫風流

豫故具引其文紛亂也音莫踐反補注劉德曰鄭衛荒淫風流

民化涵涵紛紛紛亂也音莫踐反補注劉德曰鄭衛荒淫風流

絲絲其應韓詩相近略存大綱已舊舊文述禮樂志第二

雷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則是效劉德曰鄭衛荒淫風流

也師古曰易象辭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故引之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

厥初生民食貨惟先補注錢大昭曰割制廬井定爾士田什一供

貢下富上尊商已足用茂選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摧古今

監世盈虛師古曰揚舉也推引也揚摧者舉而引之陳其趣也推

凡以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下文曰略表山川影其制判述地理

志第八皆是此意莊子徐無鬼篇則曰略表山川影其制判述地理

子釋文引詩慎注揚摧者舉而引之陳其趣也推

左思蜀都賦請為揚摧者舉而引之陳其趣也推

表張晏注略舉揚摧者舉而引之陳其趣也推

世論較而論之李善注揚摧者舉而引之陳其趣也推

故廣雅通訓揚摧者舉而引之陳其趣也推

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禮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豐季季

未淫祀營信巫史營惑也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氏曰臚岱季氏

旅聲相近其義公造時揚子法言問黎篇若者襄公始營西時以祭白

帝是造西時揚子法言問黎篇若者襄公始營西時以祭白

徒緣間而起師古曰謂方士瞻前顧後正其終始述郊祀志第五

炫炫上天縣象著明師古曰炫炫光耀之貌日月周輝星辰垂精

百官立法宮室混成張晏曰星辰有宮室百官降應王政景昌燭

形張晏曰王政失於此星三季之後厥事故紛師古曰三季三代

亂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志第六

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迪敘李奇曰河圖即八卦也

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

坤作墜執高下九則張晏曰易曰地執坤劉德曰九則九州士田



益降及秦漢革劃五等制立郡縣師古曰刻音刻削之對師古曰

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師古曰四載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

秦決南淮服虔曰河竭而南亡移亦河移徙也加淮口泰

漢北亡八支此則八支漢書卷之八

張晏曰河決瓠子武成有平年後遂滂沱劉他曰成帝河決

王延世爰及溝渠利我國家述溝洫志第九

禮正義書卦契後作師古曰契與伏同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經

遺世罔弘師古曰罔無也無羣言紛亂諸子相騰騰師古曰秦人是

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已別應劭曰諸道陰陽法名

錄略序洪烈師古曰洪大述藝文志第十

上媵下暴惟盜是伐師古曰易上繫辭云小人而暴君子之器盜

謂秦胡勝廣燔起梁籍扇烈師古曰扇起也烈也

放懷詐虐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

張陳之交旂如父子師古曰旂如父子也

應劭曰遂述也師古曰遂述也

三榜之起本根既朽劉德曰詩云包有三榜爾雖曰烈榜餘也謂

沐浴尸鄉北面奉首旅人幕殉義過黃鳥劉德曰黃鳥之詩刺秦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萬尹江湖張晏曰吳南為番陽今

雲起龍襄化為侯王師古曰襄舉也

英彭仕為侯王師古曰彭仕為侯王

外戚下外戚師古曰外戚下外戚

開鎮我北疆師古曰北疆

薄位尊非昨惟殃師古曰殃

盧吳傳第四

賈廩從旅為鎮淮楚師古曰淮楚

勞有勳澤王琅邪權激諸呂師古曰諸呂

受吳疆土踰矩師古曰矩

晉灼曰雖戒勿反而反竟用此師古曰此

豈若耶述荆燕吳傳第五

太上四子伯兮早天仲氏王代旂宅于楚師古曰旂宅于楚

只此序方論高祖兄伯及仲故引二句為之師古曰只此序方論高祖兄伯及仲故引二句為之

博學三世成名師古曰三世成名

漢行匈奴中布曰噲可斬也時欒公哭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誼  
欒明主布歷燕齊叔亦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田叔死送之以  
金齊貴樂布述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補注周壽昌曰謂隱王如意其王  
友一為高后所殺二為高

后所逼淮厲自亡燕靈絕嗣齊悼特昌掩有東土補注先謙曰自  
掩與奄同

岱祖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斃適齊亡祀城陽濟北後承

我國張晏曰齊北王志吳楚反後魏王苗川中齊國絕悼惠  
王後唯城陽王武帝乃劉臨苗川悼惠王冢以與苗川

八日適漢曰嫡趙趙景王臣漢社稷武鏡音糾述高五王傳第

倚與元勳包漢舉信劉德曰包取也師古曰包漢謂勳高祖且鎮  
王侯中也舉信舉韓信也信合韻音新

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宮定制修文平陽玄默繼而弗革師古  
曰革

一遺蕭何約束不變改也民用作歌化我滄德漢之宗臣是謂

相國補注周壽昌曰漢初相國  
惟此兩人後皆為丞相述蕭何曹參傳第九

留侯襲秦作漢腹心劉德曰襲秦惟始  
圖折武關解陜鴻門

折武關謂從沛公入武關說令為疑兵推齊銷印補注先謙曰推  
齊謂信欲為假

又昭秦將以利劫因其怠懈擊之傾也推齊銷印補注先謙曰推  
齊謂信欲為假

齊王印而推之役遂奉詔封信師古曰信亦韓信也謂於  
垓下圍項時招賓四老惟靈嗣君陳公擾攘歸漢遇安

也信合韻音新招賓四老惟靈嗣君陳公擾攘歸漢遇安師古曰  
信亦韓信也謂於

養斃范亡項走狄擒韓師古曰走狄謂解平城之  
圍也禽韓游雲夢也六奇既設我罔

艱難師古曰安國廷爭致仕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

吳楚有勳述張陳王周傳第十

舞陽鼓刀滕公殿駟師古曰鼓刀  
謂屠狗也穎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

並乘天衢師古曰述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師古曰志記也多定漢章程律度之緒建

平質直犯上千色師古曰平字當為成傳寫誤耳廣阿之室食厥

舊德張晏曰狂放也吏遇呂后不詳放孽傷主吏也師古曰  
故安

執節責通請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師古曰易蹇卦六二爻辭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此言申

不為己身實有蹇蹇之節也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襲陳留進收敖倉塞隘杜津王基已張師  
古曰

日杜亦塞也謂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呂文李奇曰  
師古曰

也師古曰賈誼賈誼謂同喟然歎曰夫子博我以文謂以文章問博

我此言賈誼賈誼謂同喟然歎曰夫子博我以文謂以文章問博

師古曰賈誼賈誼謂同喟然歎曰夫子博我以文謂以文章問博

賈誼謂同喟然歎曰夫子博我以文謂以文章問博

師古曰賈誼賈誼謂同喟然歎曰夫子博我以文謂以文章問博

劉敬伯成卒而來納納內強關中外和匈奴叔孫奉常與時抑揚

稅介免胃禮義是創師古曰稅舍也介甲也創始也錢大昭曰  
師古曰

義文誼人所宜也義己之威儀也漢書何焯曰或疑作儀儀大昭曰

日詩小雅小人之篇曰或恐或謀言有智者有謀者易述鄺陸朱

觀卦六四爻辭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故合而為言述鄺陸朱

婁叔孫傳第十三師古曰婁朱婁本其舊族耳

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巨荒敢行稱亂害世薦亡師  
古曰

也補注錢大昭曰小雅正月云云又言於雨鄭箋容仍也述淮南衡

山濟北傳第十四

蒯通壹說三雄是敗覆鄺驕韓田橫顛沛被之拘係適成患害師  
古曰

父言汪波初不從王反上繫其充躬罔極交亂弘大師古曰小雅  
充躬罔極交亂弘大

充躬罔極交亂弘大師古曰小雅  
充躬罔極交亂弘大

萬石溫溫幼穉聖君師古曰萬石溫溫幼穉聖君  
師古曰

云遷遇之也非謂籍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曰溫溫恭人維師古曰  
萬石溫溫幼穉聖君

逢遇選也至無氏所宋相風云今兩難釋諸進逐也師古曰  
萬石溫溫幼穉聖君

可與遇也古語云字通字通字通字通字通字通字通字通字通

謂諸也注云相下宿音義通也故反言宜雨子孫天仲仲

道宿也注云相下宿音義通也故反言宜雨子孫天仲仲

以爲辭也夫慶社于齊不言動民師曰慶爲齊衛直周張淑慎其於驕反其身懷其身淑善也引此詩言以美四人也述萬石衛直周張傳

第十六

孝文三王代孝二梁師曰代孝王參及懷折亡嗣孝乃尊光古師

曰折謂天也孝內爲母弟外扞吳楚恬寵矜功儲欲失所思心既

亦謂梁孝王也師曰五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既告妖師曰五日折謂天也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德之隅師曰詩大雅抑之篇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言有兼隅之隅師曰詩大雅抑之篇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言有兼隅

魏其翽翽好節慕聲師曰翽翽自喜之貌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

既敗用成師曰翽翽自喜之貌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

許慎曰挺抑也聲類曰挺一曰柔也老子曰挺植以爲器安國壯

趾王恢兵首孟康曰挺一曰柔也老子曰挺植以爲器安國壯

古曰壯于趾大壯初九爻辭也壯爲不宜征行也彼若天命此近人咎

足也直謂國車也此耳不言不宜征行也彼若天命此近人咎

壯趾天命也謀兵人咎也述賈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景十三王承文之慶師曰言景帝武帝所以皆得王者由

新曰長沙之後光武中興中山之後昭烈分鼎皆文之慶也朱一

顏注曰魯恭館室江都師曰景帝武帝所以皆得王者由

諺者少年輕薄毀鈔息惠之鈔如道音推錢大昭云說文諺諺

也一日諺猶淮南子脩務訓云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諺高誘

曰諺輕利趙敬險諛中山淫營師曰諺輕利也一曰侯也長沙寂

漠廣川亡聲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師曰諺輕利也一曰侯也長沙寂

爲不信四國絕祀河間賢明師曰諺輕利也一曰侯也長沙寂

禮樂是修爲漢宗英述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李廣恂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勳北鄰師曰李廣也躬戰七十

遂死于軍敢怨衛青見討去病師曰李廣也躬戰七十

日泰蘇武信節不誅王命師曰李廣也躬戰七十

長平栢相上將之元師曰李廣也躬戰七十

戎車七征衝輞閑閑師曰李廣也躬戰七十

冠軍森勇紛紜師曰李廣也躬戰七十

奴也震合韻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師曰李廣也躬戰七十

音之入反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抑抑舒舒再相諸侯師古曰爾雅云抑抑也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師古曰屬屬也訪對爲世純儒師古曰純善言也訪對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文豔用寡子虛烏有萬言淫麗託風終始師古曰萬寄詞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爲辭宗賦頌之首師古曰蔚文絲盛也音鬱補注先同進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平津斤斤晚躋金門師古曰斤斤明察也躋升也既登爵位祿賜顯賢師古曰顯賢也之補注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布衾疎食用儉飭身師古曰飭同敕卜式耕牧目求其志忠寤明君通爵通試兒生疊疊東髮修學

張湯遂達補注先謙曰遂達二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肝忘食師古曰肝忘食也此敘言張湯見愛於武帝補注錢大昭曰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

湯傳第二十九

杜周治文唯上淺深師古曰言觀天子之意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和

列于名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師古曰倫類也述杜周傳第三十

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戮胡社李奇曰李廣利胡社之非金之血也致死爲福每生作師古曰每食也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師古曰爾雅云抑抑也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師古曰屬屬也訪對爲世純儒師古曰純善言也訪對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文豔用寡子虛烏有萬言淫麗託風終始師古曰萬寄詞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爲辭宗賦頌之首師古曰蔚文絲盛也音鬱補注先同進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平津斤斤晚躋金門師古曰斤斤明察也躋升也既登爵位祿賜顯賢師古曰顯賢也之補注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布衾疎食用儉飭身師古曰飭同敕卜式耕牧目求其志忠寤明君通爵通試兒生疊疊東髮修學

張湯遂達補注先謙曰遂達二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肝忘食師古曰肝忘食也此敘言張湯見愛於武帝補注錢大昭曰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

湯傳第二十九

杜周治文唯上淺深師古曰言觀天子之意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和

列于名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師古曰倫類也述杜周傳第三十

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戮胡社李奇曰李廣利胡社之非金之血也致死爲福每生作師古曰每食也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師古曰爾雅云抑抑也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師古曰屬屬也訪對爲世純儒師古曰純善言也訪對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文豔用寡子虛烏有萬言淫麗託風終始師古曰萬寄詞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爲辭宗賦頌之首師古曰蔚文絲盛也音鬱補注先同進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平津斤斤晚躋金門師古曰斤斤明察也躋升也既登爵位祿賜顯賢師古曰顯賢也之補注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布衾疎食用儉飭身師古曰飭同敕卜式耕牧目求其志忠寤明君通爵通試兒生疊疊東髮修學

張湯遂達補注先謙曰遂達二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肝忘食師古曰肝忘食也此敘言張湯見愛於武帝補注錢大昭曰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

湯傳第二十九

杜周治文唯上淺深師古曰言觀天子之意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和

列于名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師古曰倫類也述杜周傳第三十

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戮胡社李奇曰李廣利胡社之非金之血也致死爲福每生作師古曰每食也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王孫藏葬建邺新將雲廷許禹福逾刺鳳師古曰：逾，遠也。謂狂狷傲近。  
其喪師古曰：喪，中。也。論語：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  
仲反補注：沈氏云：葬，上。葬，狂。葬，狷。葬，中。葬，中行。葬，與之。葬，必也。葬，狂狷。  
一龍補注：沈氏云：葬，上。葬，狂。葬，狷。葬，中。葬，中行。葬，與之。葬，必也。葬，狂狷。  
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博陸堂受遺武皇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堂堂乎張，雍雍乎昭。  
末命導揚補注：先謙曰：武帝崩，太子弗能，命也。光能導揚也。遺家不造。  
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懷祿耽寵漸化不詳補注：先謙曰：詳，詳也。

陰妻之逆至于而亡師古曰：陰，陰也。妻，妻也。逆，逆也。至于，至于也。而，而也。亡，亡也。  
信師古曰：信，信也。休，休也。居，居也。王，王也。之子，之子也。故，故也。官，官也。本，本也。注，注也。有，有也。字，字也。程，程也。侯，侯也。狄，狄也。孝，孝也。恭，恭也。忠，忠也。

述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晡師古曰：晡，晡也。白，白也。髮，髮也。  
言其言并可師古曰：言，言也。其，其也。可，可也。上，上也。諭，諭也。其，其也。信，信也。  
為萬占法也師古曰：為，為也。萬，萬也。占，占也。法，法也。也，也。

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義陽樓蘭長羅毘彌安遠日逐義成郭支陳湯誕節救在三思師古曰：義，義也。陽，陽也。樓，樓也。蘭，蘭也。長，長也。羅，羅也。毘，毘也。彌，彌也。安，安也。遠，遠也。日，日也。逐，逐也。義，義也。成，成也。郭，郭也。支，支也。陳，陳也。湯，湯也。誕，誕也。節，節也。救，救也。在，在也。三，三也。思，思也。

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不疑廣敏應變當理師古曰：不，不也。疑，疑也。廣，廣也。敏，敏也。應，應也。變，變也。當，當也。理，理也。  
曰殷士師古曰：曰，曰也。殷，殷也。士，士也。  
子也故引以師古曰：子，子也。故，故也。引，引也。以，以也。  
妖老定國之祚于其仁考廣德當宣近於知恥師古曰：妖，妖也。老，老也。定，定也。國，國也。之，之也。祚，祚也。于，于也。其，其也。仁，仁也。考，考也。廣，廣也。德，德也。當，當也。宣，宣也。近，近也。於，於也。知，知也。恥，恥也。

歲惡民流便乞骸骨去此為知恥師古曰：歲，歲也。惡，惡也。民，民也。流，流也。便，便也。乞，乞也。骸，骸也。骨，骨也。去，去也。此，此也。為，為也。知，知也。恥，恥也。  
貴曰師古曰：貴，貴也。曰，曰也。  
貽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師古曰：貽，貽也。彭，彭也。宣，宣也。見，見也。險，險也。而，而也。止，止也。異，異也。乎，乎也。苟，苟也。患，患也。失，失也。之，之也。者，者也。矣，矣。

十一

四結遜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師古曰：四，四也。結，結也。遜，遜也。秦，秦也。古，古也。之，之也。逸，逸也。民，民也。不，不也。營，營也。不，不也。拔，拔也。嚴，嚴也。平，平也。鄭，鄭也。真，真也。

易曰不可樂以祿又曰師古曰：易，易也。曰，曰也。不，不也。可，可也。樂，樂也。以，以也。祿，祿也。又，又也。曰，曰也。  
禹既黃髮已德來仕師古曰：禹，禹也。既，既也。黃，黃也。髮，髮也。已，已也。德，德也。來，來也。仕，仕也。  
舍惟正身勝死師古曰：舍，舍也。惟，惟也。正，正也。身，身也。勝，勝也。死，死也。  
好之世好以和順師古曰：好，好也。之，之也。世，世也。好，好也。以，以也。和，和也。順，順也。  
二

扶陽濟濟聞詩聞禮玄成退讓仍世作相師古曰：扶，扶也。陽，陽也。濟，濟也。濟，濟也。聞，聞也。詩，詩也。聞，聞也。禮，禮也。玄，玄也。成，成也。退，退也。讓，讓也。仍，仍也。世，世也。作，作也。相，相也。

是漢革自孝元諸儒變度師古曰：是，是也。漢，漢也。革，革也。自，自也。孝，孝也。元，元也。諸，諸也。儒，儒也。變，變也。度，度也。

南監本國之誕章博載其路師古曰：南，南也。監，監也。本，本也。國，國也。之，之也。誕，誕也。章，章也。博，博也。載，載也。其，其也。路，路也。

十三

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師古曰：高，高也。平，平也。師，師也。師，師也。惟，惟也。辟，辟也。作，作也。威，威也。圖，圖也。黜，黜也。凶，凶也。害，害也。天，天也。子，子也。是，是也。毗，毗也。

慶流苗裔師古曰：慶，慶也。流，流也。苗，苗也。裔，裔也。

占往知來幽贊神明師古曰：占，占也。往，往也。知，知也。來，來也。幽，幽也。贊，贊也。神，神也。明，明也。

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師古曰：易，易也。幽，幽也。贊，贊也。於，於也。神，神也。明，明也。而，而也。生，生也。蓍，蓍也。

解也言人則不能傳師古曰：解，解也。言，言也。人，人也。則，則也。不，不也。能，能也。傳，傳也。

語稱孔子曰多聞師古曰：語，語也。稱，稱也。孔，孔也。子，子也。曰，曰也。多，多也。聞，聞也。

也淺為尤悔深作敦師古曰：也，也。淺，淺也。為，為也。尤，尤也。悔，悔也。深，深也。作，作也。敦，敦也。

述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朗既和且平師古曰：廣，廣也。漢，漢也。尹，尹也。京，京也。克，克也。聰，聰也。克，克也。明，明也。延，延也。壽，壽也。作，作也。朗，朗也。既，既也。和，和也。且，且也。平，平也。

歸承風帝揚厥聲師古曰：歸，歸也。承，承也。風，風也。帝，帝也。揚，揚也。厥，厥也。聲，聲也。

進也古文雅自進也師古曰：進，進也。也，也。文，文也。雅，雅也。自，自也。進，進也。

超起邦家之彥師古曰：超，超也。起，起也。邦，邦也。家，家也。之，之也。彥，彥也。

兩王傳第四十六

章死非學士民所歎述趙尹韓張師古曰：章，章也。死，死也。非，非也。學，學也。士，士也。民，民也。所，所也。歎，歎也。述，述也。趙，趙也。尹，尹也。韓，韓也。張，張也。

易曰不可樂以祿又曰師古曰：易，易也。曰，曰也。不，不也。可，可也。樂，樂也。以，以也。祿，祿也。又，又也。曰，曰也。  
禹既黃髮已德來仕師古曰：禹，禹也。既，既也。黃，黃也。髮，髮也。已，已也。德，德也。來，來也。仕，仕也。  
舍惟正身勝死師古曰：舍，舍也。惟，惟也。正，正也。身，身也。勝，勝也。死，死也。  
好之世好以和順師古曰：好，好也。之，之也。世，世也。好，好也。以，以也。和，和也。順，順也。  
二



竟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繁好剛輔亦慕直師古曰繁是皆陷狂狷

不典不式師古曰典經崇執言責隆持官守射是言責之官也哀

帝及傳太后欲封從弟商崇諫不聽也晉灼曰實曲定陵並有立

志師古曰志立也志師古曰志立也志師古曰志立也

言及傳太后欲封從弟商崇諫不聽也晉灼曰實曲定陵並有立

此敘文母將孫何是敘說也蘇林曰慎行步安舒也師古曰不肯露索

長情慎慎觀霍不舉蘇林曰慎行步安舒也師古曰不肯露索

錢太昭曰論語與與而見霍光故不得大官也慎者弋於反補注

石許師古曰石許也石許師古曰石許也石許師古曰石許也

詳幸師古曰詳幸也詳幸師古曰詳幸也詳幸師古曰詳幸也

子明光發迹西疆列於禦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宣之四子淮陽聰敏師古曰敏疾舅氏還陰幾陷大理師古曰還

辭幾陷王於大罪也還音美舅氏還陰幾陷大理師古曰還

失軌師古曰失軌也失軌師古曰失軌也失軌師古曰失軌也

短母歸戎里張晏曰戎氏女元之二王孫後大宗師古曰元

官本哀下昭而不穆大命更登師古曰昭而不穆也師古曰昭而不穆也

反補注何焯曰謂世王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樂安寶喪古之文學師古曰寶喪盛貌也音弋救反學台通音下

民具爾瞻困于三司師古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曰赫赫具民

乃為不善乎師古曰乃為不善乎乃為不善乎師古曰乃為不善乎

之臣司謀校尉王駿劾奏師古曰駿劾奏師古曰駿劾奏

疾師古曰疾也疾師古曰疾也疾師古曰疾也

樂昌為實不撓不詘師古曰詘多是用廢黜師古曰詘多是用廢黜

也師古曰也也師古曰也也師古曰也

副君既忠且謀師古曰副君既忠且謀師古曰副君既忠且謀

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師古曰

其位師古曰其位其位師古曰其位其位師古曰其位

不睦步宗為鯨鯢師古曰鯨鯢師古曰鯨鯢

統徵政缺災書屢發承陳厥咎戒在三七師古曰三七師古曰三七

指丁傳略竊占術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哀平之卹丁傳莽賢武嘉威之乃喪厥身師古曰喪厥身師古曰喪厥身

列貞臣述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輟而覃思草法師古曰

作賦師古曰作賦作賦師古曰作賦作賦師古曰作賦

公輔師古曰公輔公輔師古曰公輔公輔師古曰公輔

全在師古曰全在全在師古曰全在全在師古曰全在

南監師古曰南監南監師古曰南監南監師古曰南監

廣亡秦滅我聖文師古曰廣亡秦滅我聖文師古曰廣亡秦滅我聖文

可師古曰可可師古曰可可師古曰可

始師古曰始始師古曰始始師古曰始

始師古曰始始師古曰始始師古曰始

誰毀難舉其有試師古曰誦誦稱孔子曰吾之於人雖毀難舉  
而刑引引引引引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此敘言人之從政可試  
召刑引引引引引師古曰誦誦稱孔子曰吾之於人雖毀難舉  
召刑引引引引引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此敘言人之從政可試  
召刑引引引引引師古曰誦誦稱孔子曰吾之於人雖毀難舉  
召刑引引引引引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此敘言人之從政可試

十九

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興曾是強圉培克為雄師古曰詩大雅蕩之篇曰曾是強圉培克為雄

克好聚敵害人師古曰言任用此人為虐克強圉培克為雄

虐已威殃亦凶終師古曰言任用此人為虐克強圉培克為雄

虐者已威述酷吏傳第六十師古曰言任用此人為虐克強圉培克為雄

四民食方固有兼業師古曰言任用此人為虐克強圉培克為雄

匱乏蓋均無貧遺王之法師古曰言任用此人為虐克強圉培克為雄

引之補注先謙曰師古曰言任用此人為虐克強圉培克為雄

官本貧匱作匱乏師古曰言任用此人為虐克強圉培克為雄

貨士庶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師古曰言任用此人為虐克強圉培克為雄

當與傳侯服玉食敗俗傷化師古曰言任用此人為虐克強圉培克為雄

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威師古曰言任用此人為虐克強圉培克為雄

作威作惠師古曰言任用此人為虐克強圉培克為雄

禮法之謂二句文意上下師古曰言任用此人為虐克強圉培克為雄

記其如古史記殷本紀作有罪師古曰言任用此人為虐克強圉培克為雄

法言問道篇莊周中韓不乖師古曰言任用此人為虐克強圉培克為雄

也班固典引言莊周中韓不乖師古曰言任用此人為虐克強圉培克為雄

不可通段至哉古文述游俠傳第六十二師古曰言任用此人為虐克強圉培克為雄

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師古曰言任用此人為虐克強圉培克為雄

疾何人斯河之梁時而惡之也師古曰言任用此人為虐克強圉培克為雄

於惟帝典夷猾夏師古曰言任用此人為虐克強圉培克為雄

漢書補注 卷一百下 列傳第七十下

也周宣懷之亦列風雅師古曰周宣懷之亦列風雅

周也我敗我驪遂亡師古曰周宣懷之亦列風雅

漢初定創奴強盛圍我平城師古曰周宣懷之亦列風雅

斯怒王師雷起雲擊朔野師古曰周宣懷之亦列風雅

威靈五世來服師古曰周宣懷之亦列風雅

典式述何奴傳第六十四師古曰周宣懷之亦列風雅

西南外夷種別城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師古曰周宣懷之亦列風雅

悠悠外字故知禹禹之南師古曰周宣懷之亦列風雅

則所見本已謂作禹禹之南師古曰周宣懷之亦列風雅

則符謂封之也皆恃其岷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師古曰周宣懷之亦列風雅

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師古曰周宣懷之亦列風雅

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師古曰周宣懷之亦列風雅

觀兵荒服不旅師古曰周宣懷之亦列風雅

神圖遠甚勤王師驛驛致誅大宛師古曰周宣懷之亦列風雅

郭好漢也魏詩葛洪之論曰師古曰周宣懷之亦列風雅

反言漢也魏詩葛洪之論曰師古曰周宣懷之亦列風雅

愛也郭漢也魏詩葛洪之論曰師古曰周宣懷之亦列風雅

多美文也或作低氏通作低師古曰周宣懷之亦列風雅

瀕音類又音實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師古曰周宣懷之亦列風雅

前代惟邊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師古曰周宣懷之亦列風雅

詭矣禍福刑于外威師古曰周宣懷之亦列風雅

姬嫁魏宗文產德師古曰周宣懷之亦列風雅

后違意考盤于代師古曰周宣懷之亦列風雅

樂王氏从微世武作嗣子夫既興扇而不終師古曰鉤弋憂傷孝昭曰登上宮幼尊類禍厥宗應劭曰詩云是類是禍征伐告我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禍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言上宮后雖幼尊貴家族禍後得以免血拿外戚傳榮安宗族既漢皇后母前死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皇守榮安家是也史弟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饗國二族後光恭哀產元天而不遂邛成乘序履尊三世張晏曰至成帝乃崩也師古飛燕之妖禍成厥妹丁傅偕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乃喪馮衛師古馮昭儀中山孝王后也為王莽所滅惠張景薄武陳宣霍成許哀傅衛姬中山孝王后也為王莽所滅惠張景薄武陳宣霍成許哀傅平王之作事雖欲養非天所度師古曰王起也度居也言惠帝至心羨慕以非天意所居故終用不昌也度首徒各反補注王先懷所見本正作人字先謙曰注怨咎若茲如何不恪師古曰述外戚惠帝下當脫張皇后三字

傳第六十七

前漢一百一

三

盧受堂

三

元后姬母月精見表師古曰遭成之逸政自諸舅師古曰言成帝政於陽平作威誅加卿宰師古曰謂王成都煌煌假我明光師古曰煌煌貌補注先謙曰謂王曲陽故敵亦朱其望師古曰故敵氣盛商從帝借明光宮避暑錢大昭曰說文敵敵氣出兒從人不從文光新都亢極作亂以亡謹曰官本南監本敵作敵朱堂謂魯上赤瑕

述元后傳第六十八

咨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張晏曰築名偽稽黃虞繆稱典文師古曰眾怨神怒惡復誅臻張晏曰復周也錄至也十周必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百王之極究其姦昏述王莽傳第六十九

凡漢書敘帝皇

張晏曰

二紀也

十列官司建侯王

張晏曰百官表

統陰陽

張晏曰

二紀也

十列官司建侯王

張晏曰百官表

三光日月星也陰陽五行志也閼元極步三光張晏曰閼至也

理該萬方張晏曰人理古今人表萬方謂郊祀神緯六經綴道綱張志也總百氏贊篇章師古曰信惟文學之神人說也補注蘇與曰班書多而古之盡在漢書耳亦不皆如張氏所說也補注蘇與曰班書多存古字目視學者故云正文字後來史家抄遺斯例以歐宋修唐書猶不弟有則俗字吳縝述敘傳第七十

敘傳第七十下

敘傳第七十下

終

漢書一百

(京)新登字 189 號

漢 書 補 注 (全二冊)

(清)王先謙 補注

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號)。

北京通縣蘭空印刷廠印刷

書目文獻出版社發行

新華書店經銷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112.5 印張

199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 冊

ISBN 7-5013-0965-5

K·135 定價: 286 元

















